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日出版
六月十四日再版

（重校再版）

引言 丁文江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前途 胡適
憲政問題 胡適
上海戰事的結束 胡適之
參加國難會議之回顧 蔣廷黻
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翁文灝
中國的包工制 湛然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富文齋 西單商場君中書社 新月書店（代定） 東安市場佩文齋 各大學售書處（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 天津書局（代定） 五馬路亞東圖書館 四馬路新月書店 四馬路現代書局
上海 時代公論社
南京 中央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甘肅書報社
蘭州 新生命書局
武昌 華新報社
開封 安徽省立圖書館
安慶

引言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刋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我們叫這刋物做「獨立評論」，因爲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我們幾個人的知識見解是很有限的，我們的判斷主張是難免錯誤的。我們很誠懇的請求社會的批評，並且歡迎各方面的投稿。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

丁文江

本月十五日犬養毅在日本首相官邸被刺，不但日本的政治完全露骨的恐怖化，而且從此以後，恐怕日本的政黨內閣與立憲政治要根本動搖了。

在凶手沒有審訊以前，我們原不能斷定主凶的背影，但是暴動的人都是着海陸軍的制服，可見行凶的人都是軍人。自從一九二九年民政黨組閣以來，因爲世界經濟恐慌，失業的日多，青年的軍人，對于政黨政治已經明目張膽的攻擊。最初藉口民政黨對中國外交軟化，攻擊政府。于是濱口遂被暗殺。若榯內閣時代，井上大藏大臣繼續實行他的緊縮政策，海陸軍都受影響，軍人怨恨更深。但是當日民政黨的要人，比較的清廉，所以社會上對于軍人的舉動，還有相當的反對。等到去年九月東三省事變起來，軍人的主張完全勝利；一方面中國不能抵抗，一方面美國和國聯並沒有干涉的舉動，于是日本大多數的青年，都贊成軍閥，厭惡政黨。軍人專政和法西斯蒂主義，漸漸得到日本社會的同情。

去年十二月政友會組閣，重新選舉的結果，政友會在議會佔有絕對的多數：四百四十六個名額，政友會佔有三百餘名之多。但是政友會內部極其複雜：犬養毅的死黨，不過二十多人；此外有鈴木系，久原系，床次系，舊政友系和中立派。因爲各系不能相下，而中立派擁護犬養，所以犬養可以組閣，而實際上對于黨的統治指揮，都談不到。本年三月因爲內務大臣的更選，黨內幾乎發生破裂。其後經床次調解，方暫時告一段落。但是黨內意見極不一致，一切政策都不能實行。

政友會的大敵不是民政黨，而是軍人。軍人是主張根本不承認國聯，對中國澈底用兵的。文治派的政客對于世界大勢比較的明瞭，不能完全服從軍人的意旨，于是軍人把從前厭惡民政黨的心理，一轉移到政友會的身上。政友會抵抗軍閥的能力，還不如從前的民政黨，因爲從前民政黨的首領，如濱口，如井上，都有清廉之名，受社會上相當的敬仰。政友會的歷史，污點甚多：除去犬養，高橋幾個人以外，許多人都有過行賄營私的嫌疑，爲社會所指摘。因此軍人攻擊他們，更可以得國民的同情。

軍人與政友會公開的衝突，第一次是更換南滿鐵道總裁的問題。南滿鐵道總裁是著名的肥缺，向來都是黨出身

的政客去做。民政黨的內閣任用不是黨員的內田康哉做總裁，頗得一般人的稱許。犬養內閣不敢公然撤換內田，于是先逼江口副總裁辭職，使內田不安于位。但是內田的輿論狠好，許多人不贊成政友會的舉動。軍閥遂乘機反對，說當外交重要的時候，政府不應該只顧黨的利害。犬養沒法，只好慰留內田留任。政友會內閣的威信遂從此掃地。

同時對國聯的態度，對中國的外交，軍人同政黨的意見日見衝突。三月十四日荒木陸軍大臣在新聞紙發表意見，說日本應該採取獨立外交政策，建立東亞的門羅主義，不准英美干涉遠東的政治。但是政黨只知道爭政權，專門的外交官只知道追隨英美：所以在政黨內閣之下，決不能實行這種外交。

五月六日日本的報紙忽然宣傳一種狠可驚異的新聞。內容的大概說，目前日本內憂外患非有強有力的政府不可。政友會雖在新議會有絕對的多數，而內部分裂，政策不定，不能擔當重任。樞密院副院長平沼騏一郎承受荒木的意旨，得內閣官書記長森恪的同意，向各面活動，預備于本月臨時議會開會的時候，推翻政友會內閣，另行組織軍人的法西斯蒂內閣。

這種消息的確實，大概是毫無問題。因爲五月八日政友會關東大會在橫濱公園開會，犬養毅演說，就公開的討論這個問題。他說：「近來一部分人有否認議會的傾向，以爲議會距政治實際迂遠，不能改善。我們相信議會政治的妙用有十分改善的可能。政界百弊的根源是因爲選舉要莫大的金錢，所以先不可不改正現行選舉法。……改正了制度，然後政治家能活用牠。……我們相信可以把否認現行政治制度的極左傾和極右傾的大部分緩和同化。」

這段演說，就變了犬養毅的催命符！

不論何人來繼犬養組閣，軍人的法斯西蒂運動不久一定要成功的。政友會的勢力以鈴木爲最大，然而各系聯合起來反對他，鈴木也無法統治。最可注意的是與鈴木接近的森恪也加入了法斯西蒂運動。以目前情勢而論，政友會或者要擁戴高橋大藏大臣，來和緩各派。但是此事縱然成功，也不過短期的過渡。因爲不但政友會內部不團結，民政黨自從井上被刺以後也毫無生氣，都不能抵抗；而且軍人的主張，大得社會的歡迎。我們只要看全民社分裂以後，一部分人出來組織國民社會黨，就可以知道日本政治的眞正趨向了。

軍人的主張是：否認國聯，排斥英美在遠東的勢力，

建立東亞門羅主義，對中國澈底的強硬。現在這種主張不久要具體化了。可憐我們國內的統治者還是四分五裂，還要借外交問題來爭政權！　一九三二，五，十六。

附註：此文寫成後，報載犬養毅已於五月十六晨因傷重死了，高橋藏相已奉命代理首相，陸相與海相皆引咎辭職。軍人有反對政黨內閣之說。（編者）

憲政問題

胡適

最近幾個月之中，憲政的運動頗有進展。國難會議開會之前，多數非國民黨的會員都表示贊成早日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政府與國民黨的領袖對于這一點頗多疑慮，所以把「內政」一類問題不列入國難會議討論範圍之內。許多會員因此不願意赴會。然而國難會議開會時，居然也有一個「內政改革案」的產生與通過，決定於本年十月十日以前成立國民代表大會，由各大都市職業團體及各省區地方人民選出代表三百人以上組成之。

不久政府依據去年十二月底國民黨四中全會的決議案，通過了市參議會與縣參議會的組織法。

住在上海的孫科先生於四月二十四日發表他的抗日救國綱領，其中主要的主張是（一）於本年十月由立法院起草憲法草案；（二）明年四月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議決憲法，決定頒布日期；（三）全國人民在不危害中華民國不違反三民主義之原則下，皆得自由組織政治團體，參加政治；（四）於本年十月召集各省省民代表會。

此外還有民選立法院和監察院委員各半數的辦法，聽說政府擬有草案，正在審查中了。孫科先生則主立法和監察兩院的委員都由國民代表大會選舉。

住在香港的胡漢民先生近來也屢次發表談話，表示他贊成憲政的實行。並且贊成黨外可以有黨了。

○　○　○

我們考察這些主張，可以說，這些主張無論內容有多大的出入，都可以表示憲政運動的開始進展。其中最大的異點，約有這些：

第一，政府派不主張縮短訓政年限，要到民國三十四年才算訓政結束；而在野派（包括暫時在野的孫科先生們）則主張提早憲政的開始。其實這一點不成多大問題。如果在這兩年半之中，政府和人民都能積極準備憲政的施行，如果訓政的目的是（如注精衛先生去年十二月十日說的

）『在訓練民衆行使政權』。——那麼，兩年半的光陰也許是值得的。如果訓政的延長只是爲了保持政治飯碗，畏懼人民參政，執政權而不能做點治國利民的事業，號稱訓政而所行所爲都不足爲訓，——那麼，訓政多延一日只是爲當國的政黨多造一日的罪孽而已。

第二，政府派（包括國難會議中通過提出政治改革案的先生們）雖然勉强承認民意機關的必要，而處處縮小民意機關的權限。如國難會議原案的國民代表大會，只有議決預算決算，國債，重要國際條約的三項職權。反之，在野派如孫科先生則主張國民代表大會有很大的權限，爲「代表中華民國國民統治國家之最高權力機關，不受解散及任何之干涉」。這一點是值得討論的。晉國難會議原案辯護的梅思平先生（在時代公論第六號）說：『我們從過去北京時代國會的經驗看起來，知道在初行民治的國家，議會的權力越大，他的腐化也越容易。』歷史是可以有種種看法的。我們研究民國初年國會的歷史，也可以說：在初行民治的國家，如果解散國會之權在行政首領手裏，議會政治是不够制裁那反民治的惡勢力的。梅思平先生指出『質問，查辦，彈劾諸權，都變成敲竹槓的利器；官吏任命的同意權，簡直是納賄的好機會。』梅先生何不進一步說：預算決算和國債的議決權更是敲竹槓和納賄的好機會？敲財政部的竹槓，豈不更肥？如此說來，還是爽性不要議會爲妙！

○　○　○

奇怪，在這個憲政問題剛開始進展的時候，悲觀的論調早已起來了。在時代公論第六號，我們得讀何浩若先生的『不關重要的國民代表會』一文，根本懷疑民主政治的功用。他的結論是：

民主政治便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便是保護有產階級而壓迫貧苦民衆的政治。……

建國首要在民生；舍民生而談民主，便是舍本求末。

在國聞週報第九卷十八期上，我們得讀季廉先生的『憲政能救中國？』一文，也是根本懷疑憲政的，他說，實行憲政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教育進步，（二）交通發達，（三）政風良好。因爲中國沒有這三個條作，憲政是無望的。況且憲政論的根本立場就不甚健全，因爲

第一，從理論上言，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現在資本主義早踏上沒落的階段，議會政治更破綻畢露了。

第二，從事實上言，英美的民主政治並不足取法。

第三，從中國需要上言，憲政不能解決目前困難如「土皇帝」及共產黨等等。

第四，爲立國久遠計，我們不應拾資本主義的唾餘，我們應該採用『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這種議論都不是在短評裏所能討論的。我們只想在這裏提出幾個問題，作這種討論的引子：

第一，我們要明白憲政和議會政治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種方式，不是資產階級所能專有，也不是專爲資本主義而設的。在歷史的過程上，議會政治確曾作過中產階級向獨裁君主作戰的武器，但現今各國的普遍選舉權實行後，也曾屢次有工黨代表因議會政治而得掌握政權。近百年來所有保障農工和制裁資產階級的種種『社會立法』，也都從議會裏產生出來。一種政治制度就好比一輛汽車，全靠誰來駕駛，也全靠爲什麼目的來駕駛。我們不因爲汽車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而就不用汽車，也不應該用『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一類的話來抹煞議會政治。

第二，議會政治與憲政不是反對『民生』的東西，也不是和季廉先生所謂『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不相容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難道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式？如果只有這一種方式，那麼，不信中國可行憲政的先生們，難道以爲中國已具備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條件了嗎？

第三，我們不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憲政論無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須依據法律，和政府對於人民應負責任，兩個原則而已。議會政治只是人民舉代表來辦政治的制度而已。今日之土皇帝固然難制裁，但黨不能制裁土皇帝，政府不能制裁土皇帝，我們何妨試試人民代表的制裁能力呢？當倪嗣冲馬聯甲盤踞安徽的時代，一個很腐敗的省議會，居然能反抗鹽斤加價，居然能使安徽全省人民不增加一個錢的負擔。現在堂堂黨國之下，有誰能制裁我們的綏靖主任呢！季廉先生舉出最近一月二十日何應欽部長提議削減各軍經費，二十二日便有各軍駐京七十二軍事機關代表齊赴軍部請願，要求維持原案。季廉先生何不想想，那七十二個軍事機關都有駐京代表在那裏督他們七十二位土皇帝爭權利，我們四萬五千萬的老百姓受了無窮的寃屈，不應該請幾位國民代表去說說話，伸伸寃嗎？難道我們應該袖手坐待季廉先生說的『那應運而生的政治集團』起來，才有救星嗎？

一九三二，五，十六

上海戰事的結束

適之

上海停戰協定已於五月五日簽字了。協定的全文凡五條，附文三件，都已見五月六日的各報。協定中最不滿人意的是沒有明文規定日軍撤退的期限。在完全撤退以前，日軍仍可暫駐和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築路毗連的區域。日軍的撤退已在五月六日開始了。

日軍撤退期限的問題曾引起最久的爭執，停戰會議幾乎因此破裂。國際聯盟特別委員會的草案本主張：由關係各國合組混合委員會，得用大多數的表決，規定日軍撤退的時期。但這一條最受日本反對，後來由英國公使藍博森提出調和辦法，根據停戰協定附件三所規定，混合委員會對於締約國之一方忘於履行協定第一二三條時，有喚起注意之權。這就是否認混合委員會有規定日軍撤退之權。

撤兵期限的問題，以國聯十九國特別委員會的壓迫，終不能得日本的承認。所以此次協定第二條只規定「日本軍隊撤退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前狀態」的原則，而沒有撤退日期的確定。

此次的協定本是一種「城下之盟」，我們對他本來就不存多大的奢望，所以我們對於這次簽定的條文雖然不能滿意，也不願苛責當局的諸人。平心而論，此次協定的結果，確定了日本撤兵的原則，收回了日軍佔據的各地，拒絕了那盛傳一時的『中立市』的野心企圖，確定了撤退區域內中國警察維持治安的主權：這都不能不請是中國停戰代表失敗之中的成功。

我們忍痛回想，自一月二十八日以來，我國死傷了幾千個愛國健兒，損失了幾十萬萬元的財產，結果只換得了這樣的一紙城下之盟約。這自然是最可痛心的事。然而我們把眼光放的遠一點，也可以在慘霧之中看見一線的光明。我們覺得，這三個月的淞滬事件至少有兩種教訓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是因這事件發見了我國民的抵抗力，增高了我民族的自信心。自九一八以來，許多愛國的人都陷入了極端的悲觀，眼見那「勇於私鬬，怯於公戰」的惡劣現狀，都幾乎不信這個民族有競爭生存的能力了。十九路軍在淞滬一帶的三十多日的血戰，用熱血和愛國心晉我民族一洗無抵抗的奇恥，使敵人震驚，使全世界起敬，使中國人人感覺一種新的生命，新的希望。雖然血肉搏戰終久抵不住世

界最精的武器，然而這一個月的抵抗可算是已爲我們這個老病民族注射了一針返老還童的靈藥。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九十年中，不會有過這樣振衰起懦的興奮劑。民族自信力的恢復，國家的振作，都可以說是在這一役建立下了精神的基礎。

第二，因這事件的外交經過，稍稍引起了政府負責任的態度。自九一八以來，政府除了迷信國聯與九國公約之外，幾乎束手無策。民衆的激昂，本是意中的事；政府應該利用激昂的民氣和國際的輿論，來爭外交上的勝利。但政府一味敷衍民衆，高唱「抵抗到底」而實無抵抗的準備，高唱「兼用外交」而實無外交的方針。天不能助那不自助之人，何況那無制裁實力的國聯？一誤再誤，直至整個的東三省丟了，政府還在高唱絕交，而不抵抗的怪論！這種不戰不和又不交涉的外交，不能不說是政府的大罪過。但自從淞滬戰事發生以來，尤其是停戰之後，政府的外交似乎稍稍表示一點負責任的態度。上海在全國經濟上財政上的特殊重要地位，使政府不能不急謀結束戰事，救濟工商業，恢復政府的財政來源。上海在國際商業上的特殊地位，又使有關係的各國不能不出力斡旋。停戰會議開始以來，中間有不少的波折，也有不少的輿論非難，但中央政府始終表示負責任的態度，極力慰留辭職的代表，明白表示中央決心負交涉結果的責任。前日上海憤激的民衆有毆辱我國代表郭泰祺君的舉動，汪精衛君爲此事正式表示『停戰會議經過情形，迭經中央及政府審核，認爲力持大體，不辱使命』。這種積極負責任的態度，可算是政府的一大進步。八個月的國難，到今日才看見這一點點肯負外交責任的表示，眞叫我們不勝感慨係之了！

廿一，五，八。

附註：此文寫成之後，日本政府已宣布決定一個月之內撤完駐軍。

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

蔣廷黻

國難會議發表之初，我對牠就不抱甚大的希望，因爲我根本不信任何會議能救國。不但不能救國——普遍的救國——就是對目前的國難有所補助也是很困難的。個人單獨想不出辦法，而望把想不出辦法的個人集在一處就能找出辦法來——這豈不是夢想？當時有一派想利用國難會議來改造中國的政治局面，即所謂取消黨治，實行憲政，設

立聯合政府。這些提議的發生是極自然的。國難未發生以前，國人對政府久已不滿意。所謂國民黨訓政，論其成績，尚不及宣統年間滿清的預備立憲。又加上了東北三省的喪失，宜乎人民要求政治的改造。但改造能在國難時期成功嗎？改造的運動不至引起更大的糾紛而分散國人對外的力量嗎？改造成功就能於國難有所補助嗎？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是由於一黨專政的原則，還是因爲國民黨的專政是不光明呢？人民對國民黨的信仰雖然不大，對在野各黨派的信仰是更大嗎？因爲我心中有了這些疑問，所以我覺得這般提倡政治根本改造的人過於樂觀，偏於理想；國難會議是不能這麼利用的。

同時還有一派人對於國難會議的召集過於猜疑。他們說這會議的用意不過要找人替政府『分謗』。這兩個字——『分謗』——最足表現中國人玩政治的滑頭和卑鄙。『謗』也要看是什麼樣的『謗』。避謗不能作爲有血氣的人的人生哲學。如果政府是在那裏竭力的去幹，在這時這地這種狀況之下，政府只能幹到這種地步，而人民不能諒解，偏偏要與政府爲難，那末，這樣的謗分擔一點，是義不容辭的。萬一政府是有心誤國或賣國，那末，謗有應得，會員應羣起而攻之。照我看來，「分謗」二字是不應出世的。會議之應否召集；既召集了，會員是否赴會，都不應該與分謗不分謗有關係。這種滑頭心理不改命，中國會教我們滑亡了！

憑良心說，國民政府雖不好，日本佔據東三省不是因此而起的。再憑良心說，政府雖不好，政府人員的平均道德和知識也不在在野人士平均道德和知識之下。政府爲政府計，能對外得一勝利，牠的權威也就加高了。政府苦於沒有辦法，而其所以沒有辦法因爲力量不夠：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增加政府的力量；最低限度，爲政府壯膽：這是國難會議可有的使命。政府所聘的會員既然很雜——其實不但各黨派，各地方，各職業，甚至各時代都有代表——會議更能完成這個使命。對外的目的大致國人的意見是一致的。政府的政策，在這個當兒，也沒有多大的選擇。保存國家領土和行政的完整這是絲毫不可減少的最低限度。與日本和而能達此目的當然是和；不能呢，當然是戰。戰而敗，敗而亡——這樣的亡國是遠勝於不抵抗而亡的。在這個立場上，政府和會議是容易得諒解的。有了這個諒解，會議可以對政府說：「這樣的，你只管努力作去。我們可擔保你無後顧之憂。有政客想與你搗亂的，我們羣起來制止：有軍界野心家想趁機來爭地盤的，我們至少使他

爲全國人民所共棄。到了對外戰爭開始以後，在軍事有關各方面，我們無不盡力幫助你。你——政府——只要瞻前；我們來顧後。」政府得了那個表示，牠的負擔就可減輕多少。同時日本人西洋人也知道了中國雖然不統一，不是日本人所說的「現代式的國家」，至少對日本、對東北問題，中國人不分黨派階級是一致的，且是有決心的。我對國難會議雖不抱很大的希望，這個精神作用的希望我曾有過的。

不幸，事與願違。開會以前，枝節橫生。我的理想的國難會議也無從實現了。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倘在開會以前的四個月，無黨派色彩的領袖肯出力壓制黨派的競爭，這個理想未嘗無實現的可能。一般人的感想根本討厭在此時期鬧黨。至於憲法呢，二十年前也與中國人民行過結婚禮，渡過短期的蜜月，可是不久夫婦不和就離婚了。我不覺得中國人民對舊婦有一點回想之心。在這種空氣之下，有領袖肯出來以停止黨爭一致對外來號召天下是容易成功的。失敗之咎不能不歸之於在野的無政黨色彩的領袖。以後我的赴會不過把會議當作一種政治標本可供研究者的剖解。

到會的人士，國民黨員，尤其是左派的居多數。此外有幾個毫無所爲的人如我自己的。民國元二年的議員也有幾個，這些可說是中國初期革命的產物。國民黨左派的會員可說是近年革命的產物。論議會規則的熟習，口才，普通知識，舊革命家遠不如新革命家！會議的組織——主席團，審查委員會等——給了大會許多節省時間的便宜。國民黨似乎已經練熟了這種開會的專門技藝。或者這就是我們中國二十年革命在政治訓練上的貢獻。

主要的議案當然是設立民意機關案。其主旨是：訓政時期不縮短——其實也只有兩年了——；在未行憲政以前，由人民選舉國民代表會議。會員約三百人，大都市佔一半左右。其職權有二：監督財政及審查條約。可注意的，這個國民代表會議的選舉法不承認一人一票的基本民治原則。十九世紀中葉的自由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請提出抗議罷！更可注意的是提案人——梅思平先生——在大會的演說詞，他不主張即時立憲，但主張設立這個「民意機關」，因爲——這是他說的話——憲法不是人造的，是生長的；曹錕的憲法美則美矣，因無歷史的背景所以未曾生效。我聽了這段演說覺得我們的政治知識實大進步了。可惜民國初年在南京製憲法的時候，梅先生未在場！可惜孫中山先生最初立志革命的時候，梅先生的政治哲學尚未出世！

可惜梅先生不澈底，因爲兩年的民意機關實不能供給憲政那必須的歷史背景！

政府對國難會議的態度全不一致，連行政院本身就不一致，外交部，軍政部，財政部，倘以牠們對會議的報告爲標準，顯然是無誠意的。汪精衞先生則又當別論。他的人品和演說就是誠懇的象徵。他是天生的民衆領袖。長期抵抗的戰爭一開始，他就是我們的 Gambetta。他的政治前途恐須靠與民衆接近。這或者就是在洛陽民意機關所以能產生的原故。

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翁文灝

大家知道鋼鐵在近代工業中是如何的重要，所以豐富的鐵礦幾乎是近代國家富强的一個最重要條件。假使有一國如日本努力求他的工業和軍事上發展，而天生的資源中偏缺乏最要緊的鐵礦，他們將如何彌補這個缺憾呢。看他們如何用人力戰勝這個天然的困難，我們就可想見人家做事是如何的努力。

據地質調查的結果日本本國所有的鐵礦砂儲藏量總算起來不過六千萬噸。中國鐵礦雖說不多，但即就交通較便的地方計算也可有九萬萬餘噸（連東三省在內）。所以中國鐵礦至少要比日本多十五倍以上。但是照現在的鋼鐵業看來，除了遼寧幾處日本人經營的鐵廠之外中國新式煉鐵廠出產的生鐵每年不過一萬噸，鍊鋼爐都停了，連一噸也不產。日本的鋼鐵業却是非常的發達。每年要出生鐵一百七十多萬噸，鋼件二百萬噸以上。他的鋼料自用有餘，還可行銷遠東各地與歐美出品相競爭。日本的化鐵爐每年要用礦砂三百萬噸，如果專用本國的礦砂來煉鐵，他的全國儲量不到二十年就要完了。所以他們對于本國礦砂用的非常節省，不願輕易開採，現在所開採的每年不到二十萬噸。其餘百分的七十的鐵砂需要額都向他處設法取得供給。如何能達此目的當然是狠不容易的事。

日本所用鐵砂的來源第一便是中國的長江流域。在一八九〇年的前後中日兩國幾乎同時開始西法鋼鐵業的經營，中國方面創辦漢陽鐵廠，日本也在門司西面的八幡設立最大的國營鐵廠。日本國營鐵廠設于八幡的理由在於靠近九州筑後煤田，易得焦煤的供給。但對于鐵砂的供給他們實在毫無把握，所以聽到了湖北大冶鐵礦的豐富他們便立

刻要收爲己有。恰好中國辦理漢陽鋼鐵因缺乏經驗屢次失敗資本不足，於是便進行售砂的交涉。一八九九年大冶鐵礦與八幡鐵廠第一次訂立售砂的合同，一九〇〇年八幡纔得開爐出鐵。可見日本最大的八幡鐵廠的鐵砂供給自始即靠大冶鐵礦爲唯一重要的來源。這種關係中國當時似乎不狠知道，一批一批的只管售砂作爲一種籌款方法。到了民國元二年中國政府與漢冶萍公司爭先的要向日本借款，結果是訂立借款合同要在四十年內供給日本礦砂及生鐵，合共等于礦砂三千萬噸。其實大冶鐵礦爲漢冶萍公司所有的實際不過二千萬噸，所以他們把大冶鐵礦整個的賣盡了，還要倒欠日本鐵砂一千萬噸。

大冶鐵礦儲量的不足日本人也漸漸的明白了，所以他們又想攫取安徽省內的鐵礦。但民國三四年間中國政府已覺悟日本壟斷中國鐵礦的野心及保存礦產爲自己發展的重要，所以日本人的進行已不及從前的順利。他們往往利用威迫利誘各種手段以求達到他們的目的。所以雖然經過若干阻力究竟被他們在繁昌當塗二縣買去了不少鐵砂。從民國七年到現在止，安徽鐵砂往日本的也已不下五百萬噸。近幾年來長江流域即湖北安徽二省鐵砂運往日本，每年約計九十餘萬噸，十年便可賣出一千萬噸，六十年便可等於日本全國鐵礦的儲量了。

但是長江鐵礦儲量亦甚有限，即使中國方面不加限制，也眼見得四五十年便可開完，而況中國已有相當覺悟。所以日本人早就向他方面另打主意，便是朝鮮及中國遼寧省的鐵礦的開發。朝鮮鐵礦砂的產額從以前的每年幾萬噸到民國八年突增至四十餘萬噸，到現在每年五六十萬噸，一部份在本地煉，一部份也運往日本。遼寧鐵礦先有中日合辦的本溪湖公司，出產不甚多，到民國四年二十一條要求內便有合辦安山等地鐵礦在內。其實安山鐵礦名爲合辦，鐵廠都是南滿鐵道會社獨辦，所以事實上完全成爲日本人獨佔事業。到現在遼寧省內每年開採鐵砂八十萬噸，都是他們的利益。不過遼寧鐵砂儲量雖然非常豐富，但是成分太低，所以沒法把他運到日本國內去，只好就地設廠煉鐵，把生鐵運出去。至於是否就地煉鋼呢，他們還有許多討論尚未決定。

南滿鐵砂既然就地製煉自成一局，朝鮮鐵礦亦不甚多，此後產額恐亦有減無加，長江鐵礦除已售者外中國又有亡羊補牢留爲自用的趨勢，所以日本的鐵砂供給雖然費盡心機還是覺得不足。於是他們再向各處張羅，居然又爲了相當結果。最重要的是馬來半島鐵礦的取得。其中最大的

是新嘉坡西北柔佛的鐵礦，民國十年就有日本人向本地政府領得礦權，僱用華工大施開採。又有脫崙噶奴邦的鐵礦也于民國十六年由田中政府中人給八幡鐵廠訂立了長期售砂合同。所以自從民國十三年起馬來鐵砂向日本進口的逐年增加，到現在每年已有一百萬噸左右，已在長江鐵砂之上。馬來鐵砂成分甚高頗與長江鐵砂的性質相近，日本既得了那方面重要的供給所以對中國的抵制政策便不怕了。甚至在最近時期還有中國人要售砂他偏不願收買的神氣。因爲中國老的鐵廠都停閉了，新的還沒有辦成，所以開鐵礦的人有砂無處賣，原來是專靠日本人做主顧的，現在日本却並不在乎此了，豈不可歎！

日本以一個鐵礦儲量最貧的國家竟能發展遠東最大的鋼鐵業，實在狠虧他們的經營。即如遼寧安山一帶鐵礦有許多西洋技師還說成分太低不能化煉，日本人却努力研究居然大規模出鐵了，雖然經濟上成功或失敗還待細考，但已見得他們做事的魄力。中國鐵礦照面積人口比例看來也不算甚多，而且煉焦煙煤與鐵礦大抵距離甚遠，交通上更有許多困難，但是與日本比較起來總還是中國礦產多些。然而光緒中葉中日兩國同時發起的鋼鐵業—漢陽鐵廠與八幡鐵廠—何以則一煙消灰滅，一則產量擴充到每天三千噸之多巍然爲遠東鋼鐵業的巨擘呢？在民國十年以前日本人正努力取得遠東各處鐵礦之時候，英美政府或資本家似乎還有要想設法與他競爭的意思，所以美國曾經派人到中國調查了一次，英國也曾想在遠東經營鋼鐵業。但是距離太遠了，英美的若干計畫都沒有實現，現在似乎都已甘拜下風了。婆律賓鐵礦甚多，但他們沒有自己化煉的計畫，還存售砂與日本的希望。澳洲似乎最多只能自給。印度賣鐵買鋼，英國鋼料已在那裏感覺日本出品的競爭。俄國也似乎感覺煤鐵遠離交通不便的困難。

中國的包工制

洪　然

我們的勞工，比從前覺悟了：他們現在大多數有了工會的組織，能用團體的力量要求增加他們的工資，改良他們的待遇。近幾年來，罷工的事各處發生了不少。不但資本家方面着了急，就是社會裡一般的人對于勞工的境遇，對于他們的心理及行動，亦發生了相當的注意。但是有一個極大的問題，在勞資兩方，都沒有研究；社會一般的人

，更沒有討論。這個問題，就是各處通行的包工制。

包工制是什麼呢？就是資本方面不與工人直接發生關係；將所有工作，包給第三者；由第三者，即包工者，僱人辦理。只要工作的結果合格，資方就照原來與包工者議定的價目付錢。對于工作需用的人數，工人實得的工資，全都不管。工人方面，只要得到包工者許給他們每人的錢，亦就滿意：資方到底給了多少錢，與他們所得的相差多少，他們一概不問。

在現時勞工覺悟的期間，大家最反對的是「不勞而獲」。凡所作的事，不應社會有用的需要，不是生產程序中所必需而獲得利益的，都是不勞而獲。資本是一種儲蓄的勞力，又是墊付工價及原料機器價值的必需品，在生產程序中是不可少的。勞工不必說，自然是生產的要素了。但是包工的既不供給資本，又不自己勞力。因爲資方的懶惰，勞方的知識簡單，就得了極大的利益。即使在生產上有些微的幫助，他們所得的利益，遠過于他們在生產上所盡的責任。所以我們社會裏的包工者，都是不勞而獲的人，包工制是不勞而獲的制度。

我現在將我最近二年以內調查所得的事實，寫些出來，證明我以上所說的話。

上海有一某公司，每年在上海一處所銷的貨物，有八十萬噸左右。他們的貨物，用輪船裝到了上海，有起艙，上棧，出棧，過駁等各樣的工作。公司照合同付給包工的工價如下：

起艙	每噸銀九分
上棧	二錢五分
出棧	二錢一分
過駁	二錢

但是工人所得的，究竟是多少呢？

(甲)起艙　這件工作，就是將貨物從艙內起出，放在船面上。所用工人，共有三種：一種是在艙底將貨物裝在竹籮裏，預備起重機將竹籮提放在船面上的；一種是將岸上空籮檢齊，送還艙裏的；一種是管起重機的鈎子的。裝這項貨物的輪船，載重每隻都在五千八百噸左右。需用起艙的工人，是每船裝籮的至多十人（至少八人），檢籮的一人，司鈎的二人。全船四艙，需用裝籮的四十人，檢籮的四人，司鈎的八人。工作的速率，每日九小時，可起一千五百噸。

包工的付給工人的工資，是按每天九小時的工作。裝籮的及檢籮的，每人制錢二千二百文，司鈎的每人大

洋二元。照去年四月二日上海的銀市，每制錢三千六百八十五文，合銀一兩的計算，裝籮同檢籮的每人每日九小時的工作，可得銀子六錢，司鈎的每人每日九小時，可得銀七錢二分。

三種工人合在一起，每噸所得的報酬是多少呢？

裝籮工人，每日九小時，每人可裝十七噸半。照每日六錢的工資計算，裝籮工人實得酬報，是每噸合銀一分六厘。司鈎及檢籮的，合在一起，每噸合銀五厘四毫。三種工人合在一起，每噸共得銀子二分一厘四毫。包工獲利每噸六分八厘六毫！

全船照五千八百噸計算，公司付給包工的五百二十二兩，工人實得一百廿四兩一錢二分！如公司所出的錢全給工人，每人每日九小時的工作，平均應得二兩五錢八分。

(乙)上棧　就是將貨物從船面抬到棧內。工作的方法，是二人用一槓棒，抬了裝滿貨物的竹籮，從船面經過跳板，走入棧內，將貨物倒在貨堆上。需用的人數，視起艙時所用鈎子而定。起艙用一個鈎子，上棧就須有十二或十三根槓棒。起艙用兩個鈎子，上棧就須用廿五根槓棒。照全船用八個鈎子，一天起貨一千五百噸的標準，上棧須有一百根槓棒，每根槓棒，一天九小時，可抬十五噸。

包工的付給槓夫，每槓二人，每日九小時，官價五千二百制錢，實付八折，四千一百六十文。即每日每槓二人得銀一兩一錢三分，每噸工人實得七分五釐。公司付給包工的錢，每噸二錢五分。

每船包工的得一千四百五十兩，工人實得四百卅五兩！若是公司所出的錢，全給工人，每槓二人每日應得三兩七錢五分，每人每日應得一兩八錢七分。

(丙)出棧　就是二人用一槓棒，將一竹籮從棧內貨堆，將籮裝滿，抬到岸邊，倒入駁船的工作。

公司付給包工的錢每噸二錢一分。包工的付給工人，每噸官價二百六十制錢，實付八折，計二百零八文。折合銀價每噸五分六釐。

因爲出棧工作，不是整日不斷的。有駁船來裝貨，才有工作，所以全日工資，不易計算。

(丁)過駁　就是從大船直接將貨物倒入旁靠的駁船。公司給包工的，每噸銀子二錢。包工的付給工人，每噸一百六十制錢，合銀四分一釐。

以上的事實，可列成一表如下：

	公司付每噸價	工人實得每噸價	百分比例	工人實得每日工價	如無包工工人每日可得
起艙	銀 九分	二分一釐四毫	二三・八	六錢	二兩五錢八分
上棧	二錢五分	七分五釐	三〇・〇	五錢五分一釐	一兩八錢七分
出棧	二錢一分	五分六釐	二六・六		
過駁	二錢	四分一釐	二〇・五		

照此表看起來，實際工作的工人，所得甚微。公司所出的工價，從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都被包工的得去了。如有人到上海碼頭去看輪船卸貨，就可看見所有的工人，都是穿着破衣，赤着雙足，滿頭灰土，帶着汗不停的工作。遇是熱天，更是受苦。包工的却都不在場：只派幾個監工的，在碼頭督促。上海的物價高貴，生活艱難。工人每日所得，不過三頓粗飯；有家小的，妻女還須到紗廠工作，以補不足。至于包工的，却都是上海的大富翁了。

現在談勞工問題的，他們不是說資方剝削勞方，就說是勞方壓迫資方。但是就以上的事實看起來，在包工制度底下的生產事業，是勞資兩方，都受了包工的剝削及壓迫。

廣告價目

地位 / 尺寸	前封面內頁	後封面外頁	後封面內頁
全頁	二五元	二五元	二十元
半頁	十三元	十三元	十元
四分一	七元	七元	五元
八分一	四元	四元	三元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

第二號 要目

日本的新內閣	丁文江
財政部整理內債辦法的分析	姚森
日本的財政	丁文江
吾國人的吃飯問題	吳憲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書評)	哲
庚款與教育(通信)	叔永

第三號 要目

廢止內戰大同盟	胡適
郵政罷工感言	孟眞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畫	丁文江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翁文灝
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	叔永
志摩日記的一頁	徐志摩

第四號 要目

監察院與汪精衛	孟眞
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蔣廷黻
停付庚款事件	叔永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翁文灝
定縣見聞雜錄	濤鳴
與志摩的最後一別	楊振聲

第五號 要目

論對日外交方針	胡適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孟眞
建設與計畫	詠霓
漫遊散記(一)	丁文江
赤色麵包(新書介紹)	衡哲

獨立評論

第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版

日本的新內閣　丁文江
財政部整理內債辦法的分析　姚森
日本的財政　丁文江
吾國人的吃飯問題　吳憲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書評）　哲
庚款與教育（通信）　叔永

獨立評論　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共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國外加郵費八角。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日本的新內閣

丁文江

在犬養被刺的次日，我們就覺得日本的政治要發生重大的變化；預料軍人的法斯西蒂運動不久一定要成功。果然因爲軍人反對的結果，在國會擁有大多數的政友會不能繼續握政權，而組閣的使命反屬於海軍大將齋藤實子爵。

犬養毅於十五日夜間因傷而死，代理內閣總理的高橋于十六日率領全體閣員向天皇辭職。直到廿二日使齋藤組閣的命令方始發表。一星期之久，組閣的人選纔能決定，是日本政治史上從來所沒有的。

組閣的困難並不是因爲政友會沒有首領。我們最初以爲政友會內部不統一，新總裁不容易產生。但是政黨中人知道軍人反對政黨政治，惟恐他們藉口政友會不統一，出而干政，所以於十六日由政友會的元老岡崎望月兩人向床次談判。結果床次完全同意推舉鈴木爲總裁，並且用推薦的方式產生，避免投票。但是因爲陸軍方面極端的反對，組閣的使命遂不能下于鈴木。

陸軍的意見是推舉法斯西蒂運動的首領平沼麒組閣。表面上說國家有大難的時候，非有「舉國一致」的內閣不能號召，實際上所謂「舉國一致」，不過是軍人獨裁的變相。

同時政友會和民政黨都有擁護憲政的表示，反對軍人干政，與軍部對抗。於是牧野內大臣上奏天皇，照日本的慣例，請垂詢于西園寺元老。西園寺於十九日到東京，與政黨領袖及海陸軍重臣見面，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在他沒有到東京以前，鈴木于十八日曾與荒木會見，請他諒解。但是軍部將校反因此硬化，荒木也不能制止。

因此倉富樞密院長和牧野內大臣提出折衷的辦法，向西園寺推薦山木權兵衛與齋藤實擇一組閣，號稱爲「協力內閣」；不完全否認政黨，但不令一黨擁有政權。西園寺最後于廿二日推薦齋藤實，就是這種調停政策的實現。

不令議會中最大黨的首領組閣，日本原有狠多的前例，不能說是違背憲法，但是事實上已經走出最近十年來的憲法常軌。其結果如何，狠難預言。陸軍方面的主張，這次還不能完全實現，大原因是海陸軍不能一致。日本的海軍與陸軍，派別不同，各有傳統的政策。政治上的勢力，向來陸軍優於海軍。如陸軍的舊日的首領是山縣有朋，在他未死的時候，完全掌握日本的政權。而海軍方面的東鄉

元帥向來不肯與聞政治。犬養被刺以後，海軍方面曾有不干涉政治的表示。所以西園寺利用海軍的第二名首領齋藤實組閣，一方面和緩政黨的反對，一方面避免完全屈服於陸軍的嫌疑。因爲齋藤于原敬時代被任爲朝鮮總督，連任八年，與政友會，民政黨都有感情，而陸軍對於海軍不能無所顧忌，一時或者可以苟安。

齋藤實內閣的運命，第一要看閣員的分配。西園寺的主張是以政黨爲基礎，組織協力內閣。換言之就是兩黨的混合內閣。民政黨在議會是絕對少數，一部分熱中的投機分子，一定歡迎協力內閣。政友會雖是大多數的政黨，然而內部極不一致。不願意鈴木的床次和久原等人，或者願意入閣。若是鈴木系不能滿意，則政友會或者分裂，齋藤實可以利用贊成協力內閣的議員與他抵抗。

我們所要注意的是爲甚麼日本忽然有「舉國一致」內閣和「協力」內閣的提議？在普通政治狀況之下，這種主張是不能實現的。日本的兩大政黨政策上主張根本不同；政友會是主張積極的，所以對外主張强硬，對內主張膨脹(inflation)；增發公債，擴張紙幣發行額，都是這種主張的結果。民政黨是主張緊縮的，所以對外主張妥協，對內主張減政；不發公債，金解禁，減少軍備，都是這種主張的結果。要使得這兩種根本不同的主張可以合作，成立所謂協力內閣，或是舉國一致內閣，一定是國家眞正出了重大的事故，各方面不能不協力，不一致。日本內政的危險完全沒有到這種程度。軍人所謂國難，完全指實行對於中國的侵略政策，或是因爲對於中國侵略而發生的危險（如日俄衝突列强干涉）而言。可見得這一次的政變，是日本軍人對於中國政策絕對硬化的結果。所以齋藤的協力內閣縱然沒有陸軍的「舉國一致」內閣的澈底，但是一定比政黨內閣還要積極，這是可以斷言的。

此外我們還有兩件事應該注意的。第一是西園寺到東京的時候，有人散傳單說，「與其尊重元老的意思，不若請問八千萬同胞」。這可見在軍人干政之下，左傾分子并沒有完全消滅。第二是二十日陸軍部軍事參議會表示，若是政黨繼續組閣，難免再發生不祥事件。換言之，日本的陸軍軍人公然以恐怖手段威嚇政黨。並且廿一日陸軍當局集議要澈底根究護憲聯盟圍攻擊軍部干政的傳單。在這種狀況之下，要希望日本政治安定，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日本政治不安定并不是中國之福，所以我們正不必幸災樂禍，尤其不可自己騙自己，希望一時的苟安！

廿一，五，廿三

財政部整理內債辦法的分析

姚　森

在國難期中，財政金融界有一件狠重大的事，就是本年二月底財政部所發表的整理內債辦法。發表以後，全國人民因爲一致對外，多不十分注意，報紙上也沒有詳細的評論。事實上整理案的辦法，對于財政金融及人民生計都有極大的影響。所以雖然已經過去了三箇月，仍舊有討論的價值。

政府所整理的公債，包括十五年以前北京政府所發的公債在內，現在我們把十五年以前，同十五年以後所發的公債，作一簡表如下：

（一）北京政府發行的內債（七年至十五年）十四種

有担保者七種，無確實担保者七種。

發行總額爲二五八，三五二，〇〇三元。

截至二十一年一月底未償還額爲一九三，八八八，八六〇元。

（二）國民政府發行的內債（十六年至二十年）二十一種

皆有稅收担保。

發行總額爲八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截至二十年一月底未償還額爲六三二，一八一，五〇五元。

總計　內債發行總額

一，〇七五，三五二，〇〇三元。

未償還額

八二六，〇七〇，三六五元。

看上列兩表，二十年來內債發行總額共十億另七千萬元：其中北京政府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十五年，共發行二萬五千八百萬元，平均每年發行一千七百餘萬元。國民政府從民國十六年到民國二十年，五年之中共發行八萬一千七百萬元，而其中二十年一年中所發行的有三萬零六百萬元（另有二十年賑災及二十年金融兩種，共一萬六千萬元，未行銷市上，不計在內）平均每年發行一萬六千餘萬元。二者比較，國民政府所發行的內債，幾乎十倍於北京政府。這不是因爲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國民經濟日見良好，購買公債的能力增加；也不是因爲北京政府財政比較寬裕。近五年來國民政府所以能發行這許多公債的原因：第一，

是稅收增加。在北京政府時代，中央稅收極少，担保無着，而且內債基金歸總稅務司保管發行，內債非經總稅務司允許不能舉辦。國民政府成立後，稅收增加，公債基金由內國銀行團組織基金委員會管理，政府隨時可以發行內債。第二，是金融業停滯。銀行原應該依賴工商業放款以資生存；連年內爭，百業停滯，致全國金融界無處可投資，爲保持本息計，祇能購買公債以套利息。（即買入本月期貨，賣出下月期貨，本月交割，收入公債交出現欵，下月交割，收入現欵交出公債，所得買賣的差數卽是利息，謂之「套利」。）所以內債可以暢銷，債價得以維持。第三，是投機者多。連年內地苦於兵匪，不能安居，中產階級紛紛携資避居上海。上海生活奇昂，久居不易，所以都做投機事業以作發財之想。公債市場，無現貨交易，做期貨一萬，祇須交証據金八百圓。到期如無力收現，可在銀行押款或套至下月，（卽賣出本月，買進下月。）本輕而利大，致投機者日見增多。上海的証券交易所每日所成交的數目約在千萬以上，可証投機者之多。第四，是北京政府所發行的多爲公債，國民政府所發行的多爲庫券。公債還本付息，年分兩次；庫券則按月攤還本息，較爲活動。北京政府所發行的公債，最大年息八釐；國民政府所發行的庫券至少年息八釐，多數爲月息八釐；發行時雖說九八實收，結價時平均不過七扣，以每月收回之利息，同還本所得的差數合併計算，利息實在月息分半以上。

綜觀上面所說，可以知道近五年來公債之所以能發行，價格之所以能維持，都是因爲經濟不健康的原故。同時政府揮霍過度，收支不能相抵，公債越發越多。中央收入每年不過六萬六千萬元左右，而內債還本付息就佔有二萬萬元之譜。再除去了三萬五千萬元的軍費和一萬萬元的外債，還剩什麼呢？我們早已料到將來必出於整理之一途。去年九月十八事變發生以後，稅收驟減，金融界爲補充實力起見，都將到期的套利公債交出，吸收現金，並停止公債抵押。所以市場的價格狂跌，一蹶不振。當本年元旦孫科做行政院長，就有停止本息的提議，因爲銀行界反對，沒有實行。二月宋子文再起，遂有二十一年二月底的整理辦法，當時上海事變發生，銀行界一致擁護政府，安然通過。

財政部所定整理辦法，約有這幾點：

（1）利息一律改爲長年六釐。

（2）還本期限，由財政部擬定程表，分別展延。

（3）每月由海關稅入劃出八百六十萬元，作爲支配各

振作，即須負此事之全部責任。現在的交通部既不在王伯羣手，且交通部長又是一位愛國而勇于負責的人，大可藉此機會痛痛快快把郵務情況和盤托出，斷然整理。只能先做到這一步，才可以取信於國人，然後可以強力制裁出軌的舉動。若高談綱紀，而將自身之健全問題掩着，政府的威信是維持不下的。且郵務腐敗積年已久，現在的交通部負責者任職不到半年，何必代北京的交通部王伯羣的交通部受過？所以我以爲交次陳孚木所打的官話，頗像是專對自己過不去的。

二，郵政罷工確是一件不可爲訓的事。郵政罷工之危迫人民生活，至輕也僅僅下於自來水電燈罷工一等，國家社會愈有組織，愈擔當這事不起。這樣獲罪人民的事，是於郵工最不利的。縱以罷工有所得，而最後結果所得的不償所失。此次罷工雖在國難期中，而所以未曾激動人民公憤者，一因罷工恰在政府加郵資以後，人民正恨政府之謬舉，二因罷工的文章不曾全做在郵工利益上。然而這樣的環境湊合，後來是難得再有的。敬告郵務工友，這樣舉動，一之爲甚，不可以再。

三，所謂「以郵養郵」者，固是一個很合道理的標語，然而斷不能解作以郵資養郵工。郵政是一個有機體，牠應該有有機體的發展性。郵政盈餘固應分一部份爲郵工的利益，然而添郵路——航空郵在內——增郵局，確是必要的事情。航空郵是近代國家的必備品，在遼闊而交通不便的中國尤其是絕對的必要，否則新疆甘肅儼如外國。此時中國航空郵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至於交通部以及鐵道部管的航空公司是否腐敗，用人是否得當，乃是關于局務精良或腐敗的問題，不關航路之應否存在。至於開闢普通的郵路，增加偏遠的郵局，都是郵政發展的經程上必要的事業。郵工待遇固應合於社會主義的要求——我們相信一切職工應享此權利——我們同時也要顧全中國人的一般經濟狀況，和郵政的事業。

然則當前的所謂「郵基」問題只是一句話，即是「把郵政建設在一個『建強的商業基礎』之上」；所有除積弊，去冗員，維持並增加郵工的效率，保障員工，以考試登庸，以甄別加薪，以買賣的便利定匯業局之獨立與否，不再做奢侈的建築，等等，都是這個主義下的實際方案。郵工所提出的事件，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不特此中大可研究，此外亦不少可以研究者，郵務效率其一也。政府必須有誠意，有膽量，有方法，澈底的整頓郵務，然後可以維持其威信，然後可以彌補其郵政加價之失人心；若特別注

類				
二十年金融	週八釐	同	三十月	
七年長期	週六釐	同	七二月	
十四年公債	週八釐	同	十五月	
二四庫券	週八釐	同	三十月	
第三類				
整理六釐	週六釐	週六釐	十七年	
整理七釐	週七釐	同	十七年三月	
春節庫券	週八釐	同	十六年	
治安債券	週八釐	同	四年	
第四類				
十七年金短	週八釐	週六釐	不延	
十七年金長	週二釐半	週二釐半	不延	
海河公債	月八釐	週六釐	不延	
江浙絲業	週八釐	週六釐	四二月	

新定整理辦法使政府能得的便宜，我們看這個表就可以完全明白了。卽如本年二月底到期還本付息的債券十一種，依舊程表與新程表計算，有這樣大的不同：

依舊程表

元

應還本 8,570,049.46

應付息 3,984,590.54

12,554,640.00

依新程表

應還本 3,417,000.00

應付息 2,667,707.53

6,084,707.53

就這一個月(二月)，內債的負担減輕了六百萬元；以百分計，減去了百分之五十。此次整理內債的功用，可以推想了。

但是照上列的辦法，各債的利息減少三分之一，期限延長一倍，欲恢復去年九月十八以前的公債行市，必不可能。將來交易所開市，以票面最多之統稅鹽稅作標準，市價大約不過四扣。照此計算，持票人損失當在十分之四以上。內債未償還總額爲八萬二千六百餘萬元，持票人損失卽爲三萬三千萬元。政府每年還債的支出，從兩萬萬元減爲一萬萬零。如果政府將來的財政能收支相抵，收入不十分減少，公債信用可以維持，則國民雖然受了很大的犧牲，爲共赴國難計，也許還算值得。若是仍照二十一年以前的辦法，財政當局只能爲政府增加收入，而不能過問支出的是否正當，又不能爲國家的財政做澈底的計畫，縱然因爲市價的關係，不能再發行新債，那些已經整理的公債，必不能維持目前的價格了。日子久了，這幾年之內，國民所借給政府的八萬萬八千萬元，終必完全犧牲。到那時候，中產階級必然破產；靠中產階級維持的政府，又豈能單獨生存嗎？

我們已經說過，這樣重大的改革，決不是北京北平兩個大學的校長所能評定的。不但他們本身有切己的關係，評定一定十分爲難，而且縱然他們破除一切困難來改革，未必能得到多數人的信服。我們以爲改革第一步，應仿照英國所謂王家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 的辦法，先切實的調查研究。這種委員會，在英國的習慣，不但有權可以調取于所調查有關係的卷宗賬目，而且可以用法庭的儀式開會，招集証人請他們答覆問題，表示意見。開會的時間無論何人可以旁聽。問答的話報紙上逐一登載。如是一方面使得多數人同時有機會了解事實的眞相，一方面免除一切密秘運動。調查完了，委員會公同做一報告，如意見不能一致。少數的委員可以另自做一報告。這種報告都由政府公佈。然後以牠爲根據把改革方案提出議會。假如中央政府設立一個調查委員會，派七個到九個資望學識爲社會所公認而與北平各大學校院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充當委員。給與他們同英國王家委員會一樣的權限，到北平來調查。不但他們可以把各校院的設備，賬目，統計，教職員和學生的成績，澈底的調查，而且可以把發生疑問的各點，招集有關係的人，請他們公開的說明。這樣一來，凡一切腐敗的內容，無從掩飾，而萬一外面所傳說，攻擊的話，與事實不符，當事人可以有機會更正否認。事實既然完全明瞭，而且爲一般人所公認，然後做一個整個的計畫，選擇設備最完，或是成績最優的院系做每系的根底，把其他重複駢枝的院系一齊裁減歸併，任何人也不能反對。

這種辦法，看來好像迂緩，其實並不難實行——只要政府有改革的決心公道的誠意。在這種辦法沒有得到結果以前，政府應組織一個大學畢業試驗委員會，也以與北平各大學沒有關係的人來做委員，于本年或下學年來北平放試各大學應該畢業的學生。然後以各校放試的成績互相比較，得到各校學生成績的大概。放試的結果應該立刻公佈，使人人都知道眞相。成績太壞的院系，立刻禁止她下半年再行招放新生。

若是不然，政府隨便的處置，縱然公道，一般人不明眞相，也不能心服，何況不經愼重的公開研究，單憑一兩個人的意見，處置絕不會公道呢？處置不公道，或是受處置的人不能心服，一定要發生狠大的糾紛，于各大學院系不但沒有好處，而且使將來的改革，更發生一重障礙。

廿一，五，廿七。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翁文灝

一，全國人口集中於少數區域

近數年來對於中國人口研究的人頗多，很有幾篇重要文字，但那幾位著述家的目的皆注重於人口數目的估計，沒有討論到人口分布的情形和他的意義。我狠想從這一方面做一些工作，可惜有若干材料的測算尚未完全，須等將來再圖發表。但是大概的結論也用不著專等精密的數字，現在不妨提出討論，數字雖待修改，意義或不至大有出入。

中國人口姑作爲四萬四千萬人，面積照通常承認的數目是四百二十七萬八千方哩；平均密度是每方哩一百零三人。日本人口平均密度據說是每方哩四百一十人，中國比他們幾乎少三倍，表面上看來似乎中國還是地廣人希，其實不然。以上所說的中國總面積包括三千尺以上的蒙古高原，一萬尺以上的西藏高原，以及許多又高又峻的山脈，再加溫度的低下與雨量的缺乏，這種地方都是極端不適宜於人生，不能與其他地方一概而論。中國全國的面積三千尺以下的只有三分之一，而一萬尺以上的却有五分之一。全年降雨量不到二十吋的地方至少佔全面積的二分之一。在如此環境之下，人口分布當然是絕對不能平均的。

簡單的說來，中國人口是集中在狠少數的幾個地方，第一是白河黃河及淮河平原。在冀魯豫皖諸省之間，爲中國最大的平原，也可稱爲中原區，共有人口約八千萬人，密度約每方哩六百五十人。第二是揚子江的中下流平原，包括洞庭湖鄱陽湖安徽及太湖流域等好幾個局部盆地，但爲揚子江所連貫故可稱爲揚子區，共有人口約七千萬人，密度約每方哩八百五十人，局部的多至一千人以上。第三是以上平原附近的邱陵地，如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低山寬谷，以及局部盆地，茲擬總名之爲邱陵區，合起來人口總數約九千萬人，平均密度約每方哩三百五十人。第四是浙閩粵三省爲主的東南沿海區，人口算他七千萬人。平均密度約與上同。假如我們在中國地圖上從北平起，沿太行山脈向南，經過鄭州宜昌常德寶慶梧州到欽州畫一條線，上述四個人口最多的區域皆在此線以東。四個區域合計面積約六十四萬方哩，（和新疆一省差不多）佔全國百分之十五，人口合計則有三萬一千萬人，佔全國百分之七

。因爲不但救災的損失一時不能恢復，而建築繁榮的計畫更增加了膨脹的期限和程度。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春天，鈴木財團破產，影響到台灣貴族兩銀行，金融界遂發生了空前的大恐慌。同時三十六家銀行停止付款。政府一面令日本銀行救濟各銀行，由政府擔保五億圓的損失；一面用二億元救濟台灣銀行，一時金融方得安定，然而國債又因此增加了七億圓。

民政黨的內閣（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九年七月，民政黨內閣成立，井上準之助爲大藏大臣。他的政策是(一)金解禁，(二)緊縮政策。

日本從一九一七年九月起，卽禁止金銀出口，歐戰終了仍未能開禁。其結果是匯兌價格不定，物價指數不能低落，財政上永遠是膨脹政策。井上是向來主張恢復金本位的，所以上台之後，第一是籌畫取消禁止金銀出口的法令。恰巧一九二九年對外貿易，入超只有六千七百萬；國際貸借總賬，比較于日本有利。當時日本銀行所存現金還有十億〇六百萬圓。井上又于倫敦紐約兩處儲存現金五千萬元。然後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一日解除金出口之禁。不久金圓就恢復歐戰以前的匯兌價，同時物價指數也于六月中低落到一九一六年春天的程度。

實行緊縮政策却不如金解禁的容易。井上的主張：一不募新債，二不辦新事業，三極力縮減歲出。不募新債之能否實行，當然要看第二與第三是否能貫澈。而且原有的經常歲入不能減少。不幸自一九二九年起，世界工商業大不振，美國絲貨不銷，銀價低落，中國購買力減少；英屬屬殖民地又增加關稅，于是日本對外貿易，大受影響。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貿易總數平均每年出口爲二十億三千九百萬，進口爲二十二億四千二百萬。一九三〇年出口減爲十四億六千九百萬，進口減爲十五億四千六百萬。不但關稅收入受了直接的影響，而且各種工商業都陷于困境，政府還要拿出錢來救濟。所以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的決算，歲入爲十八億二千六百萬，歲出爲十七億三千六百萬元，表面上雖有盈餘，其實歲入之中，經常收入只有十四億八千一百萬，其餘所謂臨時收入一億九千萬還是新公債。不過歲出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的決算，已減少了七千八百多萬，不能不說是井上的成績。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的預算更比往年爲難。經井上努力的結果成立的預算爲十六億一千萬元，較之上年，又節省了一億二千五百萬。但是因爲收入比預算減少了二億四千九百萬，雖然極力節省支出，結果還虧了一億七千一百萬，不

能不挪用下年度盈餘及賑災公債餘額彌補。

一九三一年的預算，于是年一月提出議會。井上詳細說明因爲百物跌價的關係，預料本年收入要減少一億四千九百萬。同時因爲失業的人太多政府設法救濟，要用九千二百萬興築鐵路公路，用九千五百萬借款于小商人，農民和漁業。一面節省海軍修理費，減削政費，定預算爲十四億一千萬元。是爲日本一九二二年以來最少之預算案。但是實行之後發生了種種困難。一方面減俸案頗遭反對，不能不酌量通融，所省尙不足一千萬元，而陸軍當局雖贊成裁兵四師團，要求移節省費用于軍械；結果僅海軍省減八十萬元，陸軍反增加一百二十餘萬元。一方面收入逐次減少：計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九月，對外貿易出口不過八億八千八百萬元，進口九億七千五百萬元：比一九三〇年同月份進出口合計，已經減少六億七千八百萬元。到了九月，兩件重大的事變，遂使政府財政上沒有辦法。

第一是東三省的侵略。自九月十八日事變以後日本的對外貿易，大受影響。看下列的表自然明白：

日本對中國各部的貿易表

東三省		北部		中南部	
輸入(到日本)	輸出(從日本)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百萬元					
一九三一年十月 二，七一	〇，九三	四，一三	三，九一	三，三七	四，五六
十一月 四，二二	〇，八一	三，九六	一，七〇	二，七四	二，二七
十二月 五，三二	〇，五一	三，二〇	一，九八	三，五三	一，七三
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九月每月平均數 二，一四	一，〇四	三，八四	〇，八六	四，六八	八，八六
一九三〇年十月至十二月每月平均數 一，八二	二，八五	三，九三	六，三一	三，九五	一〇，五九

從上列表看起來，從中國輸入日本的貨物，九月以後，影響還不很大，而由日本輸出到中國的貨物，每月平均比一九三〇年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八，比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的每月平均，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八。全國的對外貿易：

一九三一年十月到十二月，輸入共計爲二億三千八百萬，輸出二億三千五百萬。比一九三〇年最後的三個月，輸入減少了百分之十九，輸出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財政經濟的困難，當然可想而知。

第二是九月二十日，英國的禁金出口。當一九三〇年一月，日本解放金禁的時候，日本銀行所有的金幣，共爲十億四千三百萬圓。以後因爲貿易入超的關係每月逐次減少，但是到一九三一年的九月，還存有八億一千八百萬圓。而十月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八十九天之間，金幣流出國外，有三億五千一百萬圓之多。其原因固然是國際貸借有虧，匯兌跌價，政府不得不運金幣出口。尤其是因爲日本的資本家，唯恐國內紙幣落價，紛紛購買外國貨幣，及用外國貨幣發行的公債，所以現金逃出國外。

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若槻內閣最後成立預算，歲入爲十三億零七百萬，歲出爲十四億七千九百餘萬。出入不敷共爲一億七千二百萬圓。井上也不能不打破不發公債之政策。但是他仍堅持緊縮政策，幷且維持金本位，于是民政黨內部發生破裂。政友會遂出而組閣。

犬養內閣

犬養內閣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成立。所編的預算大致抄襲若槻內閣的原案，初定爲十三億九千七百萬圓。表面上看起來，比若槻內閣的預算，反爲減少，但是實際上並不是如此。第一犬養內閣的預算，把本年減債基金的支付從四千九百萬圓，減爲一千八百萬圓（此外特別會計的減債基金也從二千四百萬，減爲八百萬圓）。第二許多費用，都陸續的列入追加預算。在三月中臨時議會開會的時候，軍事費一項就追加六千七百萬。等到四月十二日閣議通過的追加預算爲八千九百萬。所以本年的實行預算爲十五億四千四百多萬。同時收入項下不但未增，而且大減。到二月底的統計，上年度歲入不過八億五千〇五萬，而歲出已經有十億八千一百萬圓。本年一般會計的經常收入，預算爲十二億六千四百萬，除臨時歲入三千八百萬之外，要發公債二億四千一百萬之多。其中已經決定爲東三省事變費用的有五千九百萬。其餘的一億八千一百九十萬，大部分爲抵補歲入的不足（所謂赤字公債）。這單是一般會計。此外特別會計收支也不相抵，又要發公債七千三百萬。兩種合計起來，公債額共爲三億一千萬圓。據東京朝日新聞的預計，本年的軍事費，匯兌損失費，失業救濟費等等，將來都要加發公債，總數恐怕要到六億圓。上年度日本的國債總額爲六十億。一年內再發六億，就等于百分之十

的增加了。

與財政有密切關係的就是政府的金融政策。犬養內閣一成立，首先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再行禁止現金出口。當日的希望，以爲(一)可以免除現金再行流出國外；(二)國際匯兌跌價，出口貨物可以增加，工業可以復活；(三)國內物價提高，稅收可以驟增。但是實行五個月之結果，幾乎完全與希望相反。

第一政府爲維持相當匯兌價格起見，仍是要運現金出口。一九三一年底，日本銀行所存現金，還有四億六千九百萬。到了本年四月三十日，只剩了四億二千九百萬。四個多月，現金又減少了四千萬圓。

第二國際匯兌雖然跌價，而世界商業，毫無起色。日本的生絲主顧，又把關稅增高。結果本年一月到四月的對外貿易（殖民地在內）輸入爲五億四千八百萬，輸出爲三億四千二百萬，入超爲二億〇五百萬，爲日本從來之所未有。受影響最大的是生絲業。因爲絲價陸續跌落，政府爲救濟絲業起見，只好把所謂補償生絲，和共同保管生絲（都是生絲的存貨），一齊在海外處分。損失的負擔，除以前定的補償額三千萬之外，國庫再損失二千三百萬。同時製絲家担任三千五百萬，銀行一千五百萬。這一筆損失就在一億圓以上。

第三國內物價必需品雖然相當的增高，而都與政府的稅收，沒有多大的關係。因爲日本最重要的收入是租稅，是不隨物價轉移的。所得稅，營業稅，都是根據上年的數目課稅。酒稅是論量的。煙草專賣的利益，因爲原料加價收入反爲減少。

由此看起來，禁止金出口的結果，可以說完全失敗。舉凡「膨脹」政策一時的好處，都沒有得着，而匯兌不但低落，幷且價格不能安定；上下常在三十到四十（美金分數）之間，將來還有到三十以下的危險。同時日本銀行的現金只存有四億二千多萬，而到五月三日，紙幣已經超過十一億二千七百萬。目前政府決定修正日本銀行發行紙幣的條例。其最要的點是：(一)把原來的保證發行額，從一億二千萬，擴充到十億；(二)把限外發行稅，從百分之五，減爲百分之三。原來日本銀行于現金準備之外，又可以用政府的公債等証券爲保證金，發行一億二千萬的紙幣。如現有現金四億圓，就可以發行五億二千萬圓。發過了此數，謂之限外發行。政府照所發行限外的數目收百分之五的稅，以限制濫發紙幣。現在的修正案，一面擴充發行的限制額，一面減收限外發行稅，完全是希望積極實行「膨

脹」的政策。

五月一日，大藏省又決定用預金部（大部分爲郵政儲蓄）項下二億圓借給勸業，興業，拓殖，農業各銀行，爲各項承受不動產抵押券的保証。如果各行利息有損失，可以用此款抵補。這是所謂「不動產資金化」方案。因爲日本各地方銀行，承受不動產抵押品的，大部分財產固定不能流通，經濟異常的困難。政友會主張用國庫支出來救濟。高橋大藏大臣初起很反對；最後纔用上列的方法來解決，比較的國庫損失不多。但是各銀行不動產的抵押品至少在十六億以上。二億圓的救濟，能發生多大的效果，還是疑問。而且將來勸業興業等銀行的不動產投資，本錢無着，預金部的二億圓是否能收回，也沒有把握。

結論

一國的財政經濟全看兩件事實爲定：第一是預算收支是否相抵；第二是國際貸借總賬的盈虧。我們看見日本自從歐戰以後到如今，歲入總是不足，貿易總有入超。到了本年，歲入的不足在三億五千萬到五億之間。對外貿易入超四個月在二億以上，本年至少也有四億。國際貸借的總賬，至少總虧到十億。因爲禁止現金出口的原故，匯兌已經跌價。國外的支付，以日金計算，已經要加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所以將來國際貸借的付款，一定要增加紙幣的發行；同時紙幣增加，匯兌更要低落。照最近的計畫，日本銀行限內的發行可以到十四億。限外發行稅既然預備減少，將來限外發行必不能免。我們可以預言，本年之內，紙幣或者要到二十億左右；匯兌價格，或者要落到二十五分以下。如此則國內的物價恐怕增加到一倍以上。

這種狀況，一半由於世界商業的不振，一半由於侵略中國的結果。此後軍備不能減少，收支恐怕永遠不能相抵。中國方面縱然抵制日貨不能如近六個月的澈底，但是感情不恢復，對中國的貿易也不能有很大進步。

但是我們要覺悟的是照目前現狀，日本的經濟雖然很可悲觀，距崩潰的程度遼遠。短期以內不會有絕大的變動。我們不是可以單希望日本自敗，而就放棄我們的自衛運動的。

參攷書報

朝日年鑑　昭和七年
國勢俱樂部　昭和七年二月
經濟論叢　昭和七年二月
Japan, 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ppraisal, by H. G. Moulton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32: Japanese Finance Since the War, by A. Andreades

吾國人之吃飯問題

吳憲

國事敗壞至此，溯其原因，咎在乎人。國人之大病有二：一曰自私，二曰懦弱。前者乃道德問題，俟他日再論。後者則體育問題，與營養有密切關係，故作是篇。

園丁之養花也，栽諸沃土，灌以肥料，而後可望其枝葉茂盛，花蕚輝煌。牧人之養畜也，放諸新草，飼以蔬菽，而後可望其皮毛豐滿，骨格堅強。苟非有適宜之土壤，則雖奇葩珍卉，亦將見其枯槁。非有適宜之養料，則雖駿馬良羊，亦將見其瘠弱矣。動植物之生長，至何程度，視乎營養。人類何獨不然？人之體育，一視乎遺傳，二視乎環境。而環境中之最要分子，則爲食物。蓋人身一毛一髮，其物質皆取諸食物。一舉一動，其能力皆來自食物。遺傳雖優，非有適宜之營養，亦無以發展其天賦之美質也。

吾人之食物，不外植物動物兩種。完全植物之膳食爲素食。完全動物之膳食爲葷食。動植兼用者爲雜食。世界各國之膳食，大半爲雜食，但有偏於素者，有偏於葷者。

太古之世，人以游獵爲生，所食之物，皆動物也。其後人知取火，烹飪之法以興，堅固之穀粒，可以使之軟化，人類之食物，遂葷素兼備。吾國農業發達甚早，三代之世，人民之膳食，已以五穀爲重。然其時獵狩之事，散見於典籍者尚多。且地廣人稀，人民不受經濟壓迫，食物可自由選擇。是以穀食之風方興，而肉食之風未艾也。秦漢以降，文事日興，武風漸弛，農爲邦本，而游獵之事，漸不聞焉。且人口日繁，生計日窘，人民之膳食，遂偏於素食。何者？肉食貴而穀食賤也。況自佛教流入中土以來，迷信之徒，以殺生爲罪惡。俗人食長齋者，雖不甚衆，而以素食爲美德之觀念，深刻人心，於吾國人之膳食，亦有相當之影響焉。

歐西諸國，開化較吾國爲晚。況以嚴寒之地，而爭雄者十餘國。磨礪砥礪，人有戒懼之心。是以文事雖興，而武風未弛。富貴之家，至今以游獵爲娛樂，其民族之精神

可見矣。且競爭劇烈、人口之增加不速，經濟之壓迫不甚。迨乎近世，承平日久，科學昌明，工業發達，人口漸繁。而天假以舟車之利，開拓殖民地於美澳非三大洲。歐洲雖小，國無人滿之患，民有致富之術。其饍食之偏於葷食，勢使然也。

素食與葷食，苟配合適當，皆可以供最低限度之營養的需要，然而優劣懸殊。質言之，幼者皆可以生長，而遲速不同；長者可以生育，而嬰兒之强弱不同；老者可以生存，而壽命之長短不同也。世界諸民族之饍食，皆足以供最低限度之營養的需要。不然，則滅絕久矣。然其體育發達之程度，觀其體格之大小，精神之强弱，即可知其迥不相同。此其屬於遺傳者固不尠，而由於饍食之不同者，亦多多也。檀香山之華人，粵人之後也。但今日檀香山華人之體格，比之粵人，偉大遠甚。二十世紀之初年由日本遷往美國加利福尼省之日人，比其同輩親族之生長於日本者，亦較爲高大。此乃環境改良所致，而饍食之改良，實其主因。聞者疑吾言乎？則請觀動物之營養的試驗。

鼠之生理，與人類相同者甚多。即以饍食而論，則鼠與人皆葷素雜食者也。吾嘗擇同胎之小鼠若干頭，於斷乳之後，分爲兩群。一羣食葷一羣食素。此兩群之鼠，各孳乳而浸蕃，今已十數傳矣。是二羣之饍食，皆足以供營養最低限度之需要。然試以素食者與葷食者，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日而語矣。欲知素食與葷食之優劣，請言食物之成分及其功用。

食物所含之物質，其要者有五：一曰糖類，二曰脂肪類，三曰蛋白質類，四曰鹽類，五曰維生素類。糖與脂肪皆所以供體內燃燒之用。其於人身，猶之煤炭之於機器也。蛋白質亦可以充燃料。但其主要功用，則在乎供給搆造肌膚之材料。鹽類之物，如鐵之於血，鈣之於骨，亦供搆造。但鹽類之大部，其功用在於調節生理。此四類物質之外，尚有一種有機物質，在食物中爲量至微，而爲營養所必需。其功用亦在調節生理。因未經鑑定爲何物，故暫以維生素名之。維生素之已經發現者有六種：甲以防乾眼之病，乙以防脚氣之病，丙以防血疳之病，丁以防軟骨之病，戊以防不生育之病，庚以防癩皮之病。

以上所述五類物質，動植物中皆有之，第多寡不同已耳。素食與葷食營養價值之不同，即由於此。舉其大者有四點。

一，食物中有渣滓，可以利大便。但渣滓太多，則食物之消化與吸收，均發生障礙。植物之渣滓，比動物多。

是以素食者比葷食者，多食而少得。

二，植物之蛋白質，不若動物蛋白質之適用。凡生物各有其特殊之蛋白質。人體之蛋白質，比之植物之蛋白質，相差甚遠，比之動物之蛋白質則較近。故以植物之蛋白質，改造人體之蛋白質，則可用者十之五六，不可用者十之四五。若以動物之蛋白質改造，則可用者十之七八，不可用者之二三而已。

三，植物中鹽類之成分，大半比之動物爲高。但牛乳中鈣質之多，而且易於消化，爲任何植物，所不能及。

四，各種維生素，皆來自植物。但其成分，有不若動物之高者。肝臟中維生素之富，即綠葉之菜蔬，亦所不及。

總而言之，營養之要素，植物中雖皆有之，而其成分不若動物之高。草食之動物，具鉅大之臼齒，又有複胃與長腸，故能食多量之草，而取其菁華。人類之消化器官，非可比草食之動物。直接取諸植物，不若間接取諸動物。猶之登山採玉，入海尋珠，不若購之珠寶店之易易也。

英美諸國人民之饍食，有精確之統計。其成年男子平均每日所食之各種食物，皆有數可稽。吾國人之饍食，素無統計。然近年以來，關於饍食之調查有數起。所得結果，雖不能視爲全國人民之平均，而中等社會之饍食，於此可見一斑矣。茲將中美兩國人民之饍食，列表如左。

中美兩國饍食成分之比較（以百分計）

	美國中等家庭		北平中等家庭		北平工人家庭		上海工人家庭	
	蛋白質	發熱量	蛋白質	發熱量	蛋白質	發熱量	蛋白質	發熱量
總數	一〇六公分	三三五六單位	九一•七公分	二九七七單位	七五•九公分	二五九五單位	八八•一公分	二九一三單位
穀類	三七•三	三八•三	七三•九	八二•〇			六八•二	七七•一
豆類	算在蔬菜內		一〇•八	三•八			一五•五	五•四
魚及肉類	三五•三	一九•〇	九•七	六•一	一•七	〇•九	五•四	三•四

蛋及牛乳	一六●二		○●九	○●三			○●八	○●三	
油	○●三	一○●一		三●九				七●九	
糖及澱粉	○●一	一○●一		○●四	一●九	二●七		○●六	
蔬菜及水菓	一○●四	一二●四	三●八	二●五	六●三	二●八	八●六	四●○	
雜物	○●三	○●四	○●九	一●一	一●八	○●八	一●七	一●二	
備考	見許孟氏「食物與營養化學」		見吳憲吳嚴彩韻「北平人膳食之研究」		見陶孟和「北平生活之分析」		見楊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		

試以吾國人之膳食，與美國比較，則我之偏於素，彼之偏於葷，顯而易見。城市之居民且然，鄉間更勿論矣。按發熱量計算，植物的食物，在彼之膳食中，佔十之五六，在我則佔十之九。美國人每日每人得一百公分之蛋白質。吾國人得九十公分。二者相差不遠。但彼之蛋白質，屬於動物者過半，而我之蛋白質，則屬於動物者十不及一。牛乳鷄蛋二者，食物中之最優者也。美國人不特用牛乳爲飲料。即冲湯煮菜，亦在在用之。鷄蛋之用法尤多。是以此二種食物，在美國人之膳食中，以發熱量論，佔十分之一。以蛋白質論，則佔百分之十五。吾國鷄蛋之產量雖不少，而輸出甚多。中等之家，視爲盛饌。若牛乳則用者更鮮矣。吾人膳食之所以遜於西人，由於肉類之缺乏者爲輕，由於牛乳鷄蛋之缺乏者爲重。綠葉之菜蔬，乃植物的食物中之最優者，以其富於維生素與鹽類也。米與麵之維生素與鹽類之成分甚低，而尤以白米白麵爲然。以之供飽有餘，養生則不足。吾人之膳食，雖曰偏於素食，實只偏於穀食。葉類之物，如菠菜油菜之屬，比之西人，不特未曾多用，而且較少。此似不可信，而實易於了解也。俗謂用膳曰吃飯。是吾人之膳，以飯或麵爲主體。其他食物，皆輔助品，用以開胃口便下咽而已。兩塊鹽菜，可以配一碗飯。一根葱可以和一斤餅。此吾人所常見也。西人之膳食，葷素兼用，各採其優。吾人之膳食，葷食之優點既缺，而素食之優點，又未能盡量採擇。宜乎營養之不良矣。

因營養太劣所生之病，如乾眼脚氣軟骨等等皆吾國所

常見，然其數尙不多也。若因營養之劣而不甚劣，體質衰弱，而無特殊之病狀可稽者，則十人之中，恐有八九。斯乃吾國積弱之直接原因，惟知之者尙鮮耳。此不僅吾國爲然。試以亞洲食米諸國人民之體格精力，與歐美食肉飲乳之人相較，則强弱勝負之數，最待問政治的狀況而後知哉？遺傳不可變，而營養可以改良。有心國事者，幸勿以飲食爲小事而忽之也。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書評）

書名與著者　HUMANITY UPROOTED, by Maurice Hindus.

出版者 Cape and Smith, New York

這是一本實地研究蘇俄革命的著作。全書共分三編，二十一章。第一編凡九章，講一切制度的革命，而集中于宗教、產業、個人，及性與愛的四個題目。第二編凡八章，講組成俄國社會的各種人民，一農民，二平民，三共產黨，四青年，五智識階級，六哥薩克，七猶太人，八婦女。第三編曰『尋求』，乃是世界各國對俄態度的研究，凡四章，爲英國，美國，革命，及戰爭。

作者本是俄產，到十四歲時，方跟著他的家人來到美國，故他最能了解俄民的心理。同時，因他的高等教育是在美國得來的，故他又能不爲本國的習俗思想所錮蔽，而能以超然的眼光，來觀察那變化的社會現象。他又爲著作此書之故，到俄國去了六次，故他的觀察是精密的，是科學化的。他在寫作之時，極力的避免主觀的褒貶，任讀者自己去下斷語，這尤其是本書的特別優點。因爲對於一個掀天動地的普遍人生一切活動的大試驗，如蘇俄革命所表現的，我們是應該用客觀的及虛心的態度去觀察的。何況那個試驗尙正在猛烈進行之中？

本書雖重客觀，却不枯寂，他有的是文學的意味。比如在第二編中，我們可以看見一種種的人民，各穿着不同的衣服，負着不同的擔子，懷着不同的恐懼與希望，在蘇維埃新制度之下，結隊游行，有飽的，也有餓的，也有歡呼高唱的，也有短吁長嘆的，形形色色，各呈不同的個性及對于環境的適應。這幾乎要使此書成爲一本好小說了。除去文學意味之外，本書又是一本極爲具體而又極爲經濟的著作。全書之中，沒有一個情形不是用事實來寫明的，

也沒有一件事實是濫引的。作者看清楚了他的題目，抓住了題目中的幾個中心點，再用全副精力去寫他們。這是本書技術成功的第二個理由。

我們讀過此書之後，所發生的感想是什麼？

第一，我們更加深信，制度的改革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人的理智與情感的改革，却困難得多，尤其是在情感方面。故我們讀了第一編制度的革命之後，心中雖然充滿了希望，然讀到第二編時，不免又發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感了。這個矛盾現象本是人類本體的弱點，不過他在革命過程中更爲顯着罷了。

第二，那些自以爲進化民族的人生觀與蘇俄的人生觀相比之下，似乎前者的封建臭味還是十分濃淳。比如靠了種種人爲的激刺，一般青年對于性的關係，都不自知的發生一種病態的興奮與追求。而我們讀了此書之後，知道蘇俄的青年男女因爲沒有神秘的激刺之故，乃是現代人民中最少性的自覺者。這實是一個極康健的現象；雖然這在流淚派的詩人看來，未免有點煞風景。

第三，我們感到革命的不經濟。即使一切革命都是進步，那進步亦如激流冲岸，冲塌一度堤岸，留下一層泥土，這泥土的代價可算是大了。但在這個愚闇及自私的社會中，舍此之外，似乎又沒有旁的道路。

第四——這是我們中國人最不應輕輕放過的一點——是蘇俄現在最期望的，乃是在世界各國創造一個『緊急的革命形勢——An imminetly revolutionary situation——』，而在世界各國中，中國乃是創造這個形勢的條件最完備的國家！所以在資本國家看來，我們固然是天字第一號的市場及投資地點，在反資本的蘇俄看來，我們又是產生世界革命的理想區域。四方風雨，交集一身，我們打算怎樣的自處？

總而言之，我們讀過此書之後，絕不能再說這樣的一句膚淺話『蘇俄是值得讚美的』，或是『蘇俄是應該詛咒的』，我們的唯一結論，是『我們若欲了解現代的世界，及預知他未來的命運，是非親到蘇俄去住幾年不可的。』

（哲）

庚款與教育（通信）

適之兄：

我此次南下，經過南京，無意中買了幾本中央大學教授們新出的一種週報『時代公論』看看。在這個週報的第二期中有程其保先生著的『庚款與教育』一文，對於各國

庚款的退還及用途有所論列。本來程先生是我們的老朋友，他的關於『庚款與教育』的意見，是我們早已領教過的。不過此次在他所發表的文章中間，有的爲我們所不能了解的，有的爲程先生對於事實未能了解的，我以爲有一點討論解釋的必要。現趁着船中無事，把他寫出來，請你斟酌發表如何？

第一，程先生說『自美國首創退還一部分庚款，開辦清華學校，各國皆隨聲附和，截至現在，退還庚款者有英，美，俄，比，日諸國。（日本庚款以辦法未得我方同意，當屬懸案。）』據我所知，退還庚款的，除了上舉各國之外，尚有法國，而日本則係自己直接管理所謂東方文化事業，決不能認爲退還。但我所不解的，程先生既主張各國庚款，應有『通盤之籌畫』，何以討論所及，僅舉美國爲例，而置其他各國於不論不議之列？程先生動云『各國已經退還之庚款，爲數約近萬萬。』不悟若僅就一九二四起退還之美款一方面而言，每年所得之數，不過國幣百數十萬而已。這個數目，抵不過一個國立大學的經費。程先生若問『十餘年來，所謂教育事業何在？所謂文化又復何在？』我們可以說近幾年來，由美款設立的圖書館，生物館，調查所，科學研究補助金……似乎至少與中國的大學教育有同樣價值罷？

第二，程先生說『各國庚款之保管權，大都付之於少數之人，故其用途亦怕爲少數人所支配』。又說『各國庚款既直接或間接以提倡教育文化事業爲標榜，則負有主持全國教育之責者，應有全權支配之權。』照程先生的意思，各國庚款委員會都不必組織。只要把各退還的庚款交與中央教育部就得了。因爲一個庚款委員會的委員，人數是不能太多的。所以一組織庚款委員會，庚款的保管權就不能不『付之於少數之人』。再說『主持全國教育之責者』當然是除了中央教育部外，沒有第二個機關。不過我們回頭想想，當日庚款委員會的設立，不是因爲恐怕政府官吏挪用庚款作軍費政費的原故嗎？這種疑慮，在今日似乎還不能完全免除。我們不看見俄款的挪用嗎？不看見最近英美庚款的停付一年嗎？教育部對于這種事件，何嘗有抗議的能力？全權的支配更不用說了。我們對於程先生爲受教育經費的困難，而仍能保持他信賴中央教育部的決心，固然表示欽佩；但這個問題，恐怕不是這樣單簡的方法可以解決的罷？

第三，程先生不贊成庚款的支配，『所謂提倡，所謂協助，均屬零星，毫無通盤之籌畫，以至輕重緩急，未曾

顧及』；而同時對於中基會在北平新設的圖書館，以爲用款過巨，又不贊成。程先生對於中基會補助科學研究辦法，以爲『此校五千，彼校一萬，……零星碎散，實際上對於研究事業，或因款項微細，或因計畫缺乏，究難切實執行』；而同時對於北大『每年獲得二十萬之補助費』與中大教育系『區區萬元之數，獨不可得』，不勝其憤慨不平之情。我們所曉得的，中基會的分配款項，有一個『主要政策』，是圖吾國自然科學的發達，要圖自然科學的發達，所以提倡科學研究。要提倡科學研究，所以要設立科學研究教席，設立調查所，設立一個較大的參攷圖書館，而不主張設立許多分散的民衆圖書館。這些事業，在程先生以爲是『因人設事』，實則是由『詳細擬定』的『主要政策』而來。至於集中財力，做一點比較有效的事業，也是近年中基會『主要政策』之一。程先生若見到這一點，似不必因北大的得了補助，與中大教育系的未得補助，（實則中大理學院農學院皆曾受相當的補助，教育學院亦有中基會設立的教授席），而認爲『不平之例，未有甚於此者』了。

總之，我們對於程先生——可以說無論何人——發表的關於庚款用於教育的意見，表示歡迎；但對於他們有誤會或不合事實的地方，也不能不加以解釋及討論，我個人的意思，以爲庚款用於教育，現在不過是一極小部分。除了美款用於清華大學及中基會，法款的一部分用於中法大學外，其餘所謂幾千萬萬的英庚款俄庚款及其他庚款，何嘗用在教育上來？現在就美庚款的一部分，也要發生問題了。教育界的同人要責成美款的一部分以全部庚款萬萬元的效果，是不可能的事體。我們希望教育界同人，再拿出前幾年的熱心與勇氣，多爭出一點庚款來辦教育，那嗎，教育經費就有一條出路了。

叔永　二一，五，四，書於安慶船中。

寄售處

北平

北平各大學售書處
北大出版部
國立北平圖書館
米市大街新月書店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佩文齋富文齋
東安市場佩文齋
西單遊藝商場君中書局

上海

四馬路
新月書店
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

本刊歡迎各地代派，另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三號

廢止內戰大同盟　胡適
郵政罷工感言　孟真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畫　丁文江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翁文灝
一，全國人口集中於少數區域
二，人口集中太密故生活低下
三，東北是天留的新農區
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　叔永
志摩日記的一頁　徐志摩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共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國外加郵費八角。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處

北平：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富文齋　西單遊藝商場　君中書社　米市大街新月書店　東安市場佩文齋　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法租界天津書局

天津：

上海：五馬路東亞圖書館　四馬路新月書店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五日出版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再版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三版

廢止內戰大同盟

胡適

五月二十五日全國商會聯合會，上海市商會，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聯合通電全國，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同盟章程十條，其中第二條說的是廢止內戰運動的方法，共分三個步驟：

（一）平時發表文字或演說，宣傳內戰的罪惡。

（二）如有政治糾紛發生足以引起內戰時，本會應勸告雙方信任若何民意機關（正式國民代表機關未成立前，法定民間職業團體可替代之）調處之，任何一方不得以武力解決。

（三）不幸內戰竟發生時，本會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應一致拒絕合作，更得採用和平適宜方法制止之。

這個通電發表後，北方輿論大體贊成，但也有很悲觀的論調。有北平晨報五月二十八日的社論，對於上列三項方法，都很懷疑。第一項宣傳和平，晨報認爲「紙上空論」；第二項調解辦法，「亦與第一方法，得同一結論」。第三項不合作及制止方法，晨報認財閥拒絕合作爲比較有效，但「僅賴此一法，尚未足以止戰」。

晨報的結論是：

> 今日我國所需要者，不特斷絕內戰禍根，且當消滅敵對狀態。……欲求取消敵對狀態，祇在政治上謀其公正與光明而已。而公正光明政治之實現，則有待於全民之奮鬥。……倘不求內戰之根源，而謀長治久安之道，則內戰既未得苟免，而國難亦無可挽救。

這種批評自有他的立場，但我們不應該因爲一時沒有根本治療方法而就非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廢止內戰的運動並不是反對「公正光明政治之實現」。我們都會說：沒有公正光明的政治，內戰必不能完全廢止。然而我們也可以說：內戰不斷發生的狀態之下，也決沒有公正光明的政治可說。這是一串連環套，在文人筆下顛來倒去，永遠解不開。但在事實上，這種連環套，止有學那位齊國君王后一鎚敲碎玉連環的方法，敲斷的一點就是解決的一點。今日東南人士的發起廢止內戰運動，也不過是認定這連環套上的一個起點，想喚起全國人的努力，先擊破這一點。這正是中國政治具體化的一個好現象。不然，我們只好高談「

根本解決」，「全民奮鬥」，「長治久安」，而這一整套的迴環終沒有解開的希望。

我是贊成這個廢止內戰運動的。我贊成這個運動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爲這個運動的發起可以代表國內財閥商人的一種新覺悟。內戰不全是軍人造成的，是有錢階級和有鎗階級合夥造成的。此次上海的商業和銀錢業的領袖，從切身的痛苦和恥辱裏得到一點點悔悟，公然宣言他們願意用「拒絕合作」爲制止內戰的一種方法，並且宣言「更得採用和平適宜方法制止之」。所謂「和平適宜方法」，我們希望他們老實指出即是罷市罷工的手段。倘使南北各經濟中心的商業銀錢業領袖眞能有這點「一致拒絕合作」的決心，再加上民衆的援助，我們相信內戰發生的機會應該可以消除不少。

但這一點並不是我贊成這個運動的主要理由。我相信這個運動可以造成一種道德的制裁力。近幾年來，大家濫用名詞；明明是內戰，偏叫做護什麼的革命，或叫做倒什麼的革命。礮火停息之後，人民死傷了整千整萬之後，半年一載之後，當日機關鎗對打的仇敵又早已攜手合作了，當日共同作戰的文武同志也許又早已分崩離析，準備第二次機關鎗對打了。大家回頭想想，究竟打倒了誰？究竟擁護了什麼？究竟解決了什麼糾紛？究竟革了什麼的命？現在這個廢止內戰的運動，只是要人把拳頭叫做拳頭，巴掌叫做巴掌，內戰叫做內戰。凡用武力來伸張私人或黨派的意見，凡用武力來謀政治糾紛的解決，凡用武力來壓迫剷除政治上的異己者，都是內戰，都是應該廢止的。這種心理本是多數人所同有，只是在那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壓迫之下，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直到外患來臨，國家遭了最大的恥辱，人民才敢出來公然宣告內戰時罪惡。這雖然是太晚了的覺悟，然而這點覺悟究竟是一大進步。我們應該積極抓住這個因外患而痛恨內戰的心理，造成一種有力的道德制裁。悲觀的人們也許要嘲笑「道德制裁」的迂闊無力。但我們試看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中央政府曾陷入最弱最窮的危急狀態，然而各方的土皇帝和軍人政客至今還不敢公然開始內戰，並且曾有幾處的軍人聲明不再參加內戰。這裏我們不能不承認一種無形的道德制裁的力量。今日的廢止內戰運動卽是繼續擴充這半年來因國難而興起的道德制裁，要使他成爲有形的，有組織的，自覺的權威。如果我們受了此番大恥辱之後，還不能造成全國一致制止內戰的道德權威，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眞成不可救的了！

最後，我們也感覺大同盟章程列舉的方法很有可以討

論的餘地。五月二十七日天津益世報有一篇贊成廢止內戰運動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今日希望廢戰運動成功，根本卽須設法免除武力維護政權，武力爭奪政權的事實。在此點上，唯一方法卽在建設和平方式改換政權之政制。今日倡廢止內戰大同盟的人卽應澈底認淸目前的政治環境，在今日局勢下，和平方式改換政權之政制是否已經存在？

其實大同盟的發起人早已認淸了在目前局勢之下完全沒有和平方式改換政權的政制，所以他們想暫時用那現有的民間職業團體來作調處政治糾紛的機關。我們也承認只有早日走上憲政的路才可以根本免除用武力攘奪政權的內戰。在憲政實行之前，我們希望廢止內戰運動應該努力做到這幾件：

第一，大同盟應要該求那些曾經表示不參加內戰的軍人加入這個運動。如十九路軍，在日本發難之前就表示不肯打廣東。我們希望陳銘樞先生們能擴充這一點不肯打廣東的志願，進一步作軍人反對內戰的大運動。

第二，大同盟應該忠告現在掌握政權的國民黨至少要先在黨內建立「和平方式改換政權」的制度，不可再年年火併唱武戲給黨外人喊倒好了。

第三，大同盟既有用經濟不合作來制止內戰的決心，應該同時做提倡裁兵的運動。每年花三萬多萬元供養的軍隊，一旦國家有危急，不能守土，不能抗敵，或者發慷慨激昂的通電而不肯受政府的電調赴援，淞滬：這種軍隊除了內戰殺同胞之外是別無用處的。

第四，大同盟應該督促政府早日實行憲政，因爲只有法律的解決可以根本替代武力的解決。

同盟章程第三條說：「本會除專爲廢止內戰運動外，不得爲他種之行爲。」我們提出的這幾點大概不能算是「他種之行爲」罷？

☆　☆　☆　☆　☆

郵政罷工感言

孟　真

這次郵政大罷工，突然發動，驟然停止，除去給社會一個幾天的大不便大損失以外，更使人驚異，何以這樣大

事起得這樣急驟，不有作用，焉能這樣倏然動作呢？於是「背景」之疑是人人心上有的，不待政府這樣表示，並且扣留了交通部郵務司長郵政總局局長，人民已經免不了想，這事的「裏面」不簡單了。然而這事政府處置得總算不大差，事情一發，陳公博等便飛到上海，三五天內，便成立了一個公式而復工。我們希望這次事件能弄出一個好結果，而不希望牠樹一個惡榜樣，不妨從局外人的皮毛觀察上，談談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我們以爲求政事之進步，每每不可推求「背景」。凡事總有一個背景，這背景每每複雜到大聖人不能分解的地步。若處理一事，就背景推闡下去，可以引起無限的枝節和感情，愈弄愈不得要領，若但就票面理處，是是非非，應當不應當，轉可以看得清楚，處分得乾脆。求政治上軌道，非略去枝節不可，即非以公開的立場爲注視之對象不可，即非忽視背景不可。這話誠然不是對歷史政治哲學家說的，然確是「實際政治」的一個要律。

第二，我們以爲就「民國」的立場論，凡是政府與人民或人民的一部分衝突，只有「民國」的勝利或失敗可言，並無政府或其反抗人之勝利或失敗可說。凡一事鬥爭之結果，可益于國的結果，兩方皆無喪失面子之可言。反之，若有有害於國的結果，兩方皆無志得意滿的權利。

所以我們懇切盼望這事將來之根本解決，在政府不必苦苦追求背景，在郵工不必斤斤計校勝利。這話具體說來如下：

一，我們雖非熟知郵務的人，然年來感覺，深慮郵務的情形是江河日下了！若干年前非經考試不得入郵界的，近年頗有不走這一道的了！若干年前郵政是盈餘的，現在年復一年的虧短了！當年郵務的效率是差強人意的，現在是不能保持的了！總而言之，官場的腐化侵入郵政了！誰負這事的責任呢？或者不應歸罪于一方面，然歷年的交通部是不能辭其咎的。截至五個月前，四五年來交通部未換長官，故王伯羣等尤不能不負責任。即如所謂儲金匯業局者，郵界與報界久已對之議論紛紛，說交部曾以個人或眷屬的關係，引用了些並無資格無能力與經驗的人。此事真實到如何地步，我們誠然不能揣想，然交通部並不曾對此事拿出事實的辯證來以息流言，則亦徒召網紀之凌遲而已。凡是一事之腐化，每每發端於主持者自己之不振作，管理者徇其自己之私，即不能不遷就被管理者擴張其自己之利益，於是雙方的日就敗壞。然則縱使郵工之年年加俸爲郵政虧累之一主要原因，而交通部及郵務管理人之自己不

振作，即須負此事之全部責任。現在的交通部既不在王伯羣手，且交通部長又是一位愛國而勇于負責的人，大可藉此機會痛痛快快把郵務情況和盤托出，斷然整理。只能先做到這一步，才可以取信於國人，然後可以強力制裁出軌的舉動。若高談綱紀，而將自身之健全問題掩着，政府的威信是維持不下的。且郵務腐敗積年已久，現在的交通部負責者任職不到半年，何必代北京的交通部王伯羣的交通部受過？所以我以爲交次陳孚木所打的官話，頗像是專對自己過不去的。

二，郵政罷工確是一件不可爲訓的事。郵政罷工之危迫人民生活，至輕也僅僅下於自來水電燈罷工一等，國家社會愈有組織，愈擔當這事不起。這樣獲罪人民的事，是於郵工最不利的。縱以罷工有所得，而最後結果所得的不償所失。此次罷工雖在國難期中，而所以未曾激動人民公憤者，一因罷工恰在政府加郵資以後，人民正恨政府之謬舉，二因罷工的文章不曾全做在郵工利益上。然而這樣的環境湊合，後來是難得再有的。敬告郵務工友，這樣舉動，一之爲甚，不可以再。

三，所謂「以郵養郵」者，固是一個很合道理的標語，然而斷不能解作以郵資養郵工。郵政是一個有機體，牠應該有有機體的發展性。郵政盈餘固應分一部份爲郵工的利益，然而添郵路——航空郵在內——增郵局，確是必要的事情。航空郵是近代國家的必備品，在遼闊而交通不便的中國尤其是絕對的必要，否則新疆甘肅儼如外國。此時中國航空郵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至於交通部以及鐵道部管的航空公司是否腐敗，用人是否得當，乃是關于局務精良或腐敗的問題，不關航路之應否存在。至於開闢普通的郵路，增加偏遠的郵局，都是郵政發展的經程上必要的事業。郵工待遇固應合於社會主義的要求——我們相信一切職工應享此權利——我們同時也要顧全中國人的一般經濟狀況，和郵政的事業。

然則當前的所謂「郵基」問題只是一句話，即是「把郵政建設在一個『建強的商業基礎』之上」；所有除積弊，去冗員，維持並增加郵工的效率，保障員工，以考試登庸，以甄別加薪，以買賣的便利定匯業局之獨立與否，不再做奢侈的建築，等等，都是這個主義下的實際方案。郵工所提出的事件，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不特此中大可研究，此外亦不少可以研究者，郵務效率其一也。政府必須有誠意，有膽量，有方法，激底的整頓郵務，然後可以維持其威信，然後可以彌補其郵政加價之失人心；若特別注

意背景，必弄得一團糟。郵工必須站在郵政進步的立場上，然後可得國人之同情，若以私人之利益，每每危害及人民的生活，中國人雖愚鈍，也免不了有起來自衛之一日。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劃

丁文江

近幾天北平的報紙忽然宣傳教育部因北平公私立各大學院共有十二個，計三十多學院，「院系重疊，勢難發展」，有電令到平，令蔣夢麟沈尹默二人組織評定會，將相同學系歸併。同時發表教育界某要人的談話說「北平各大學均具有相當歷史。例如北平大學之各學院，均爲以前之獨立大學；農，工，醫又爲北方教育之骨幹。師大爲全國師資之最高學府，清華更具特殊精神……交通大學直隸交部。……北大成績甚佳，惟其學系與國立各校重複。法學院北平大學有之，文理二學院師範，北平，清華，三校均有，故可合併者僅北大一校」

聽說到本日止部令尚未到北平，所以我們無從曉得這種消息的眞假。但是北平各大學校院，很多重複，很不經濟。如果教育部眞有決心改革，使高等教育得合理化，我們是極端贊成的。不過這是一件狠重大狠不容易的事。事前必須有公開的，公平的調查，然後可以定合併的標準。決不是蔣夢麟沈尹默兩個人所能評定的。

合併的標準我們以爲應該完全以學生的成績爲定。學校的目的是教育學生。假如教育的結果，學地質的學生不認得岩石，學化學的不能做分析，學文學的文法不通，這種學校無論牠有多麼長久的歷史，都應該裁併。若是不然，滿清政府有二百七十年的歷史，就不應該被人革命了。

北平各大學的種種不能滿人意的狀況，當然不是一天養成功的，也不是可以歸咎于那一個人的——這也是「俱有相當歷史」的。學校的當局未嘗不說要改革。但是最大的理由，是經費不能按時領到。教職員變了學校的債主，當然有特殊的地位，改革起來，困難更大。然而平心而論，北平的各國立大學，每年的經費有三百六十萬，就是只領到一半，也還有一百八十萬。加上清華的一百二十萬元，一共也有三百萬。各大學的學生一共不過五千人，平均每一個學生每年要費國家六百元。果眞各大學能合理化，就是照目前的情況，經費也應該可以夠用的。

我們已經說過，這樣重大的改革，決不是北京北平兩個大學的校長所能評定的。不但他們本身有切己的關係，評定一定十分爲難，而且縱然他們破除一切困難來改革，未必能得到多數人的信服。我們以爲改革第一步，應仿照英國所謂王家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 的辦法，先切實的調查研究。這種委員會，在英國的習慣，不但有權可以調取于所調查有關係的卷宗賬目，而且可以用法庭的儀式開會，招集証人請他們答覆問題，表示意見。開會的時間無論何人可以旁聽。問答的話報紙上逐一登載。如是一方面使得多數人同時有機會了解事實的眞相，一方面免除一切密秘運動。調查完了，委員會公同做一報告，如意見不能一致。少數的委員可以另自做一報告。這種報告都由政府公佈。然後以牠爲根據把改革方案提出議會。假如中央政府設立一個調查委員會，派七個到九個資望學識爲社會所公認而與北平各大學校院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充當委員。給與他們同英國王家委員會一樣的權限，到北平來調查。不但他們可以把各校院的設備，賬目，統計，教職員和學生的成績，澈底的調查，而且可以把發生疑問的各點，招集有關係的人，請他們公開的說明。這樣一來，凡一切腐敗的內容，無從掩飾，而萬一外面所傳說，攻擊的話，與事實不符，當事人可以有機會更正否認。事實既然完全明瞭，而且爲一般人所公認，然後做一個整個的計畫，選擇設備最完，或是成績最優的院系做每系的根底，把其他重複駢枝的院系一齊裁減歸併，任何人也不能反對。

這種辦法，看來好像迂緩，其實並不難實行——只要政府有改革的決心公道的誠意。在這種辦法沒有得到結果以前，政府應組織一個大學畢業試驗委員會，也以與北平各大學沒有關係的人來做委員，于本年或下學年來北平放試各大學應該畢業的學生。然後以各校放試的成績互相比較，得到各校學生成績的大概。放試的結果應該立刻公佈，使人人都知道眞相。成績太壞的院系，立刻禁止她下半年再行招放新生。

若是不然，政府隨便的處置，縱然公道，一般人不明眞相，也不能心服，何況不經愼重的公開研究，單憑一兩個人的意見，處置絕不會公道呢？處置不公道，或是受處置的人不能心服，一定要發生狠大的糾紛，于各大學院系不但沒有好處，而且使將來的改革，更發生一重障礙。

廿一，五，廿七。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翁文灝

一，全國人口集中於少數區域

近數年來對於中國人口研究的人頗多，很有幾篇重要文字，但那幾位著述家的目的皆注重於人口數目的估計，沒有討論到人口分布的情形和他的意義。我狠想從這一方面做一些工作，可惜有若干材料的測算尚未完全，須等將來再圖發表。但是大概的結論也用不著專等精密的數字，現在不妨提出討論，數字雖待修改，意義或不至大有出入。

中國人口姑作爲四萬四千萬人，面積照通常承認的數目是四百二十七萬八千方哩；平均密度是每方哩一百零三人。日本人口平均密度據說是每方哩四百一十人，中國比他們幾乎少三倍，表面上看來似乎中國還是地廣人希，其實不然。以上所說的中國總面積包括三千尺以上的蒙古高原，一萬尺以上的西藏高原，以及許多又高又峻的山脈，再加溫度的低下與雨量的缺乏，這種地方都是極端不適宜於人生，不能與其他地方一概而論。中國全國的面積三千尺以下的只有三分之一，而一萬尺以上的却有五分之一。全年降雨量不到二十吋的地方至少佔全面積的二分之一。在如此環境之下，人口分布當然是絕對不能平均的。

簡單的說來，中國人口是集中在狠少數的幾個地方，第一是白河黃河及淮河平原。在冀魯豫皖諸省之間，爲中國最大的平原，也可稱爲中原區，共有人口約八千萬人，密度約每方哩六百五十人。第二是揚子江的中下流平原，包括洞庭湖鄱陽湖安徽及太湖流域等好幾個局部盆地，但爲揚子江所連貫故可稱爲揚子區，共有人口約七千萬人，密度約每方哩八百五十人，局部的多至一千人以上。第三是以上平原附近的邱陵地，如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低山寬谷，以及局部盆地，茲擬總名之爲邱陵區，合起來人口總數約九千萬人，平均密度約每方哩三百五十人。第四是浙閩粵三省爲主的東南沿海區，人口算他七千萬人。平均密度約與上同。假如我們在中國地圖上從北平起，沿太行山脈向南，經過鄭州宜昌常德寶慶梧州到欽州畫一條線，上述四個人口最多的區域皆在此線以東。四個區域合計面積約六十四萬方哩，（和新疆一省差不多）佔全國百分之十五，人口合計則有三萬一千萬人，佔全國百分之七

十以上。人口密度總平均約每方哩四百八十人，遠在日本德國以上，與荷蘭相近，而其中的中原區與揚子區人口之多，更遠在世界各國中人口密度最高的英國和比國之上。

在上述各區域之外尚有四川盆地亦爲人口集中之地，四川省的人口密度雖然只有每方哩二百幾人，但沿邊山地人口極稀，四千四百萬個四川人差不多都集中於赤色盆地之內，平均密度約每方哩六百人，局部的成都平原甚且多至八百餘人乃至一千人。

以上五個區域總算起來約計面積七十萬方哩，佔全國百分之十七弱，他的人口則有三萬五千數百萬人，佔全國百分之八十三強，密度總平均每方哩多至五百人。其餘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乃分佈於其他百分之八十三的面積，平均密度每方哩只有三十五人。可見中國人口分布是極端的不平均。我們雖然號稱擁有如何大的土地，但是我們眞正利用的不過狠少的一部份，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土地究竟是否能利用呢，應該如何利用呢，這便是當前問題。

二，人口集中太密故生活低下

從以上所說各區域的人口密度，我們可以計算每人可以分得到養活他的土地面積。照一方哩約四千畝計算，中原區每人得六畝，揚子區每人得四畝七分，邱陵區及東南沿海區每人得十一畝，四川盆地區每人得六畝半，總平均每人得六畝半。每人分得畝數略多的區域當然是因爲那邊的土地不好，並不是那邊的人民較富。而且事實上每人分得的若干畝土地還不盡是可以耕種的。因爲上列區域內還包括不少的山巒江湖第宅道路等等不能生產的面積。如果專從可以耕種的地方計算，每人分得的當然還不及上列之多。美國人倍開（Baker）整理中國農業統計，算出每人分得耕地的面積（把他們的一個愛克化作六畝）是直隸四畝，山東三畝，江蘇二畝半，廣東一畝半。劉大鈞的估計是湖北五畝四，江浙二畝一。其餘可以類推。據國際聯盟會出版的佛靈（Vollie）的估計，耕地在每人七畝以下至三分六釐的要佔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以上數目正可互相証明其大致不錯。假使我們眞要平均田產的話，我們平均每個人大約只得三畝田地，世界上眞不容易找得出比我們再窮的國民。

據金陵大學卜克（Buck）教授的考察，中國麥田的產量大約與美國相等，美國每個愛克每年約產十二倍舍，即合中國每畝六斗。如果每人只有三畝田，則我們平均每人

每年只能吃一石八斗，如何能吃得飽？即使在上述若干區內利用各種方法來增加農產推廣種植，增加一倍已了不得；我們也僅僅足以維持最低的生活。稍有水旱兵災，雖吃盡草根樹皮，還是不能生活。這種窮苦現象是一切談經濟談建設的人所不可忽略的。

所以中國土地雖廣，但人口壓迫已到世界少見的嚴重，要減少這種壓迫似乎只有二條路。第一是歷史上常走的路，人口多了便起內亂，內亂之後互相殘殺，人口減少暫得少康。但太平之後人口又增，又起內亂，如此周而復始。所以我想近來李四光先生所談的中國歷史戰亂的循環周期，一定與人口增加率有密切關係。第二條路是和平的，將人口太密地方的人，有計畫的移殖於人口稀少的區域，去開闢尚未開闢的地方。中國土地面積既如此之大，人口分布又如此不平均，似乎這條路是應該走的大路。惟是如此，所以開發東北呀，開發西北呀，便成爲普通的呼聲。但可惜究竟移民的可能限度能到若干，移民的方向應在那裏，往往毫無研究，只是憑空冥想，或是任意空談，如何能有結果。最顯明的例是負有建設重責的某國立機關發表的開發西北計劃，開頭便說甘肅有可墾之田一千四百七十八萬餘頃，比全省面積還大二倍有半，常識如此，計劃如何能成！

三　東北是天留的新農區

中國人以農業民族爲中堅，所以要求中國人可以繁殖之地，其地必須適於農業爲發展。中國人的農業發展從來是由北而南，至中原區起始，揚子區以及沿海區一一都開發了。只有東北方面向來開墾僅到遼河下游與遼東半島，地勢上原與河北山東相連。較北的地方，亦即松遼平原之大部份，向來爲東北民族所居；以游牧漁獵爲生，從古以來未經多少墾植。比較進步的滿洲人因武力征服了中國幾乎全數入關，同化于漢人，更剩得一片曠土無人經營。直等到二十世紀才有大批的中國人從關內出去，每年自十萬乃至一百萬人。東三省的人口一八八零年華納（Wagner）估計爲一千二百萬人，一九一〇年民政部的估計還只一千五百萬人，那三十年之間只多了三百萬人，增加很慢。但到現在已有三千萬人。這三十年之間，多了一千五百萬人，增加一倍，顯是移民出關的結果。

遼吉黑三省人口約計三千萬人，平均密度僅每方哩八十人。但大多數人口皆集中於松遼平原，即嫩江松花江及遼河的寬谷。在此平原上約已有二千萬人，平均密度約每

方哩一百五十人。此平原的面積共有十二萬方哩，比中原區相去無幾，比揚子區還要大些。他的雨量有每年自二十吋至三十餘吋，並不在中原區之下，局部的且更在其上。他的土壤在遼河流域與中原區相近，在松花江及嫩江區域則爲有名的黑土(Chennozem)與灰土(Podzol)，富於植物滋養質，不假肥料自然豐富。且其多地方在中國人開墾以前向未經農業民族的開闢，爲世界上現已少見之處女土。他的溫度固然較低，但在農作需要的時期天氣甚熱，稻米都能生長。種植最多的是富於營養質之大豆，次爲高粱，又次爲小米，又次爲麥。在本篇第一章所述五區域之外，適於中國人農業發展的實在要以松遼平原爲最好了。

照松遼平原的種種環境，人口可以增殖到每方哩五百人，不過到此程度又要像中原區一樣大感壓迫了。所以我們應該從低計算，假定可增至每方哩三百五十人，像邱陵區一樣。如此則除現在人口外，每方哩還可增加二百人，十二萬方哩大約可再容納二千萬人。假如全從中原區移植，一方面開發東北的新天地，一方面能使中原區域減少人口四分之一，即可使我們每人多增加一畝田。

現在東北有國際競爭的關係，將來不知如何結局。其實東北的富源不祇農業，在礦業工業都很重要，但中國人天生的還只是農業的民族，在農業以外的競爭是不足畏的。至於開發一個新地方的農業，則中國人眞是天然的好工具，他國人決沒有像中國受人口壓迫之嚴重，肯逃命似的輦路藍縷去墾荒。假使閉塞了中國人移植的門路，一定也會停滯了或延緩了東北農業的發展，實在也非地方之福。我們中國方面更應該覺悟東北平原是我們農業民族唯一最好的出路，萬不可輕輕的放棄。在地勢上看松遼平原東北西三面皆爲山脈所包，只有南路與中原區天然相連，實在是分不開的。

（下期續完）

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

叔永

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教育的「黨化」，便成了教育界的一個重要問題。可是問題雖然重要，却不曾有人討論過。這當然是言論不自由的結果，而非問題的本身無可討論的餘地。作者現在提出這個問題，不敢說有甚麼深切的研究，但狠希望作一個討論的發端。

黨化教育是國民黨固定的政策嗎？這句話許多國民黨

的朋友們根本上就不承認。眞的，民國十七年大學院召集全國教育會議，曾經正式議決，取消『黨化教育』這個名詞。不過黨化教育的進行，仍是目前的一個事實。這事實的發生，正是國民黨一貫政策的表現，名詞的存在與否，是不關重要的。

那嗎，黨化教育究竟是甚麼？切實說來，不外下列兩個意義：

（一）把黨的主義或主張，融合在教課中間，使牠漸漸的浸灌到學生腦經裏去。

（二）教育的事業，由黨的機關或人才去主持，使牠完全受黨指揮。

以上兩種意義，當然不是絕不相關，而有相助相成的作用。譬如說，要做灌輸黨義的工作，最要緊的方法，是抓住重要教育機關；而同時在黨化教育名義之下，也可以使壟斷教育的行動，成一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毅然行之而無所顧慮。

但是，照這樣辦法，黨化教育便可實現嗎？我們可以不遲疑地回答說不可能。現在我們試看一看不可能的理由在那裏。

第一教育的目的與黨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說來，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爲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爲本位的。在黨的場合，設如人與組織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自然要犧牲人的利益以顧全組織的利益。我們只看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對於發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計畫，一點沒有注意，但小學的黨義教科書，却非有不可。教科書與黨義有不合的地方，非嚴密審查不可。老實說來，教八九歲的小孩們，去念那些甚麼『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的教科文字，不但不能得他們的理解，簡直於小孩們心靈的發展有重大的妨害。但這是黨化教育所不能免的結果。

我們暫且離開小學教育，就一般的教育來說。一個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須對於事理有正確圓滿的了解，對於行事有獨立自信的精神。要養成這樣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識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識上的好奇心，方能對於各種的問題或事務，加以獨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結果，纔是我們信仰的根據。這種教育的方法，在黨的立場看來，是最危險的。他們的信仰，是早經確定的了；他們的問題，是怎麼的擁護這個信仰。因爲要擁護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因爲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識上的好奇心。這個

情形，恰恰與十七世紀初年，歐洲宗教的專制思想相類。當時的教會，不願意一般人有自由思想，於是乎不惜用教會的法庭來壓制葛理略，逼着他發誓承認地球繞日的學說，是和聖經牴觸的，是不對的。他們那種辦法，不但是要壓服葛理略，使他不再妖言惑衆，幷且要懲一儆百，使同時的人不敢有新出的思想。但是他們所得的效果是怎麼？葛理略在簽名悔罪書之後，口中卽喃喃的說道，『地球是動的』；而地球繞日的眞理，也不因葛理略的受壓迫而遂至湮滅。自近世文藝復興以來，專制思想與自由思想衝突的結果，總是專制思想失敗，黨化教育也不能獨成例外。

照上面所說的看來，黨化教育，幾乎成了一個矛盾的名詞。那就是說，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而黨化教育的不能成立，更不待言了。

第二黨化政策，雖然與教育的原則不相符合，設使黨的主義或主張，可藉教育以宣傳，也不失爲黨化教育的一個大理由。關於這一層，我們的答案是；在特殊的情形下，是可能的；在普遍的情形下，是不可能的。但是黨化教育的目的，當然在普遍而非特殊，所以我們的答案，還是一個不可能。我們所謂特殊的情形，譬如現今的黨務幹校，中央政治學校之類。以這樣特別組織的學校來宣傳黨義，自然是可能的。不幸我們現在要黨化的學校，不是這樣的一類，而是全國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學程度的學校。在這些學校裏面去宣傳黨義，便立刻有許多問題發生。我們會經聽見中小學校的黨義教課，怎樣的學生不感興趣；大學校的黨義教員，怎樣的被學生轟了又轟，趕了又趕。這不見得是因爲教員不濟，而是因爲黨義這一門功課，實在不爲學生所歡迎。黨義不爲學生所歡迎，也不是黨義之過，而是凡挾貴得勢的主義，所必得的結果。所以天主教自定爲羅馬的國教後而天主教就漸漸衰落，我國的孔教（假定孔教也是一個教），自漢武帝定於一尊後而孔教也從此不振。這種歷史上的前例，是不勝枚舉的。我們以爲宣傳黨義的最好方法，是把黨義放在一個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牠放在特殊階級之上，使牠失了自由競爭的機會。因爲一放在特殊階級之上，牠既不用與人競爭，便漸漸地失去向上改進的本能；同時在課室中或教科中強迫輸入的黨義，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這豈不是南轅北轍，愛之適以害之嗎！近年以來，國人對於國民黨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爲政府的種種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謂黨教化育，於黨義的傳播，幷無一點好處，也可以

概見了。

以上係就黨化教育在傳播黨義而言，牠的失敗，是不難預先斷定的。現在我們要討論一下黨化教育的又一方面，用黨的機關或人才來主持教育事業。

我國的政客中間近來有一種新的主張，或可以說是誤信，以爲一個政黨或政客，要在政治舞台上活動，必須有一個有勢力的學校，作他們的後盾。因此他們在台上的時候，儘管於教育漠不關心，但一到下台他們便拚命的抓學校，做校長。有的容許是因爲閒着無聊，慰情勝無，有的的確是想利用學校地盤，造成一班嘍囉，將來替他盡那登台捧場，搖旗吶喊的義務。這個情形，可以說明許多學校的風潮，何以發生，也可以說明許多學校教育，經過政客官僚的熱心，而愈加腐敗。一言以蔽之，辦學校以教育爲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來辦教育，是非失敗不可的。

國民黨是一個成功的政黨，他的第一義務，在使全國教育循序平均的發達，原用不着存甚麼割據疆域，封殖勢力的思想。不幸這個黨化教育的政策，把牠不知不覺的引到包攬學校的地位；既然包攬學校，便免不了一班官僚政客地盤勢力的野心。結果，徒然塗加了教育界無數的紛擾，且使一班人對於黨人抓學校的行爲，發生了不少的疑慮與反感。關於這一層，我們不必繁徵博引，只請讀者檢查一下一兩年來，幾個國立大學易長風潮的近事，便可明白了。

以上是我們對於這個重大問題提出的一個單簡討論。設如我們在黨或黨外的朋友們，對於這個問題還有更詳盡的討論，我們非常歡迎，我們現在先請提出兩句單簡的說話，來作本文的結束；

（一）黨化與教育，是不能幷立的：有了黨化，便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先取消黨化。

（二）國民政府，是應該對全國教育負責的。所以牠的義務，應該先發展教育，再說黨化。

志摩日記的一頁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日記——

耶穌誕日，蟄居終日，屋爐火熱，坐久便惛惛欲睡。月色昏懞，如嫠負披紗，態色至慘。每一坐靜，即馳神郊外，衰草上有風動焉。

詩意亦偶有來者，然恍惚即逝，不可捕捉。雲亦少暇，心不靜，如水常擾，景不留也。

鄰食亦一墮志事。習成，少聞即感不懌，非手有所拈，口有所嚼，即不能安坐。眉害我也。

榴子漸爰，色亦漸衰。眉持刀奮切，無當意者，則棄置弗食。然此時令爲之，榴實無咎。

雪裏紅燒細花生，眞耐啖。爐邊白薯亦焦粹透味。糖葫蘆色艷艷迎人，蜜汁櫻桃一瓶，僅存底漿。然媚兒猶曉曉苦口不嘗新味，嬾哉！

臘梅當已吐黃，紅梅亦蚤結蕾。眉亦自道好花，尤媚梅，奈何屋具太俗艷，即邀冷香客來，盧不俳適。想想一枚疎影，一彎寒月，一領清谿，一條板橙，意境何嘗不遠妙？然眉兒怕冷，甯躲繡花被中熏穌入夢也！

並坐壁爐前，火光照面，譚去春顏色，來春消息。戶外有木葉飛脫作響，坐墊殊輭細，肌息尤醉人。眉不願此否？

快樂時辰容易過，是眞的。容易過故痕跡不深，追憶時亦只一片春光爛熳，不辨枝條。苦痛正是反面，故爾容易記認。

眉，你我幾時到山中做神仙去？

關在籠子裏的仙鶴，與家鷄有多少分別？

臭紳士！有架子就該罵，管他紳士不紳士！

朋友交情有時像是糕上的糖衣，天氣一燥，就裂紋路，你要聯住它，除非再勻上一層糖去。

只有戀愛專制，從沒有戀愛自由。專制不一定是壞事。自由像是一件腰身做太肥了的大褂。我加意穿瘦的，不問時宜。

翊唐開口便問文章做得怎樣了。文章原不必用字來砌，一凝睇，一含嗔，一紅臉，一滾淚，一親吻，一相偎，有眞和諧，就有眞文章，不必貪多，做得這一篇文章，就有交代。

今年北京火氣太旺，天空中的雪都叫烘化了。

總得接近泥土。將來即不能抗着鋤頭耕田，至少也得拿一把鐵鍬試種種白薯芋艿學壽之類。眉，我替你定做一把分量輕，把手便的，何如？

志摩的日記殘稿，是他和眉結婚前在北京的日記，文字最可愛，所以我鈔了一份。獨立評論出版後，有些讀者嫌我們登的文字太專門了，太單調了，所以我們從這一期起添一點文藝作品，就用志摩的這文來開始。

適之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出版

監察院與汪精衛 …… 孟眞
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 蔣廷黻
停付庚款事件 …… 叔永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 翁文灝
四，西北的農業區只有少小幾處
五，此外地方人口皆不易繁殖
定縣見聞雜錄 …… 濤鳴
與志摩的最後一別 …… 楊振聲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八角。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富文齋西單遊藝商場君中書社　米市大街新月書店（代定）　東安市場佩文齋

天津　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法租界天津書局　大生書局　五馬路東亞圖書館

上海　四馬路新月書店　中央大學內時代公論社

南京

監察院與汪精衛

孟眞

監察院委員高友唐四人彈劾汪精衛違法成立上海停戰協定。高友唐等四人的提案通過於監察院，故成了監察院的彈劾。彈章一上，便送發各報，被南京警備部扣了，監察院又于次日通知各報照發。我們知道他所彈劾的是指責汪精衛等未經立法院通過便簽字，不是說他「喪權誤國」等等，換言之，乃是以法律的立點彈劾，不是以政治的立點彈劾。

法律的立點應求法律的解決。關于此節，汪精衛的答辯如下：（錄自五月三十日北平晨報所載南京特約通信）

『…主席，兄弟自聞悉監察院長于右任同志，以上海停戰協定未經立法院通過爲理由，對於兄弟提出彈劾的消息，卽決定兩個意思，其一是上海停戰協定不能推翻，其二是兄弟個人願意接受彈劾。何以上海停戰協定不能推翻呢？四月三十日，行政院曾派外交次長徐謨同志，出席立法院，報告此次協定內容與其經過。五月三日，兄弟向中央政治會議第二十九次臨時會議報告此次協定內容與其經過之後，並曾聲明，此案曾經報告立法院，惟應否先提交立法院通過，然後批准，敬候指示。隨經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如下：「此次協定既非搆和條約，應照外交部所擬辦法，交行政院，俟辦理完竣，再由行政院向立法院報告」。依此決議，則于右任同志的彈劾案，實無從成立，按照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五條，「憲法未頒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各院，各自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則行政院遵照中央政治議議決，辦理此案，自屬當然，兄弟所謂上海停戰協定，不能推翻者以此。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此次協定非搆和條約」，實爲至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爲目前應付國難之根本方針。抵抗不是宣戰，停戰也不是搆和。一月二十八日，行政院長曾令滬淞駐軍對於日本軍隊之侵佔閘北斷然抵抗。二月二十日又曾拒絕日本的哀的美敦書，當時都是未經立法院通過的，爲什麼監察院不以此爲理由，而加以彈劾呢？就因爲抵抗不是宣戰。抵抗既然不是宣戰，自然停戰不是搆和。于右任同志的彈劾案內，引國民政府組織法第二十七條：「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大赦案宣戰案媾

和案及其他重要國際事項之職權」。以爲停戰協定，即使不是媾和案，却不能不說是重要國際事項。殊不知所謂「重要國際事項」其範圍至爲廣泛，若無解釋，則外交部所辦的事件，何者應先經立法院議決，何者不應先經立法院議決，實無一定的標準，可以隨時發生爭執。兄弟所以請求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就是爲此。』

我以爲這個回答是中肯的。監察院既以法律的立點彈劾，則應認清負此事法律之責任者爲中政會，那麼，若再彈劾，只能彈劾中政會。不過中政會是不能彈劾的，因爲中政會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會議，而「……監察……各院各自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監察院不能彈劾牠自己所對之負責之機關。此事中央的處置，是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一個決議注銷。我以爲在法律的立點上論，這辦法是不錯的，因爲此事責任既在中政會，而以中政會與中常會的關係，即不啻責任在中常會，然則只有中央監察委員會有權平衡此事了。

此事經過之最應使人不滿意者，是牠頗有掀動政潮的形跡，而監察權之行使，若有了政治作用，是極其不幸的事。

何以說這事有掀動政潮的形跡呢？監察院一上彈章，便送到報上發表，警備部扣了，牠又設法達到發表的目的。警備部本不應該扣，然監察院的確不應該在中央決定之前，送報發表。我曾經碰到一個監察院委員，問他何以監察院參的官那樣少，他說，實在參了不少，只是在中央決定之前，多不發表，若發表了，也很够驚動人們的了。我後來又問一個監察院委員，他也如此說。我想，這辦法是頗對的，因爲政府中一事之解決，先在報上混一陣，每每生枝節。監察院的作用，應收清政之實，不應博敢言之名，所以大體上應以先在中央解決後再發表爲是。這個辦法，正所以增進監察的功能，避免無謂的枝節。這個辦法，誠然不應是沒有例外的，凡是一切不至成爲政治鬥爭的彈劾，大可早早給我們老百姓知道。不過此次彈劾汪精衛事，却恰恰應當在先解決後送報的範圍內，因爲這事在這個時候，最容易引出無限的政治糾紛來。上海停戰協定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其是其非正待詳密的考量：汪精衛違法不違法不是一句簡單的話，其眞其否亦待中央的解釋。且上海事件本是極複雜的事，其法律的政治的方面均應計較得到，而且此時正有一堆人在上海，專待機而鬧，又有一般人在廣州，專待機而鬧，所鬧皆是政爭的鬧，換言之，即是在上海協定之政治的法律的意義以外的鬥爭，即是將上

海協定作爲政爭工具的鬥爭。果然蕭佛成先生響應于廣州，大大的發揮了于右任先生一陣，而請他擴大彈劾，彈劾不已。若使我們以小人之心度人，我們可說這是「求仁得仁」，若以君子之心待人，這可說是「出于意外」。如果然這事哄動全國，大多以爲大規模的政爭與政變已暴發了。監察院能將若干受賄索賕的事件待政府解決再發表，何獨對此一件煤油上揩火柴的事獨不能先待中央之處理？此事接二聯三，迭報，辭職，遠引，再彈劾，大像一個愛國的宣示(Demonstration)。這樣，在監察院是失態的！這樣失態、在政治上是極危險的！因爲在未能達到維持風紀的目的以前，先可弄出一場大案亂來。

何以說監察權之行使，一有政爭的作用是極不幸呢？監察的作用，有淺有深，淺是清仕途、振綱紀，深是平衡政事，弼輔國體。所有清風亮節，直言敢諫之臣，史籍相傳以爲美談，這誠然是美談了，然而明朝很多清風亮節直言敢諫之臣，何以愈閹愈糟，直閹到亡國？明之亡國，那些給事中老爺們負不少的責任，因爲他們分黨分派，有門有類，吵的政局永不能穩定，政治永不能進行，任遂事者，一籌莫展，戰也不是，守也不是，這是什麼緣故呢？這緣故很容易解釋：他們的不肖之徒，借彈章作政爭，他們的賢者，又不知政治的大體，事無大小，一齊付之感情，政治失其安定，失其重心，國家安得不亂且亡？歐陽永叔說，諫官與宰相等，因爲凡百有司，各有專職，只有宰相與諫官可以論列一切的。唯其如此，諫官應與宰相同有認識政治大體之必要。所以清風亮節的諫官，固是美談，體大扶危的諫官，尤合大道。唐朝韓退之責備陽城，做了五年諫議大夫，不發一言，以爲不足以振諫官直言之風氣。過了兩年，陽城遇姦臣裴延齡害陸宣公事，大諫特諫，諫得裴賊不登相位，宣公不致被害，自己失了諫官。歐陽永叔說他「一諫而罷，以塞其責」，這眞是誣枉陽夫子的話。陽城是一位認識政治的人，可以他的化行中條，政成道州爲証。他初徵爲諫議大夫時，直是喝酒，不談小事，直到陸贄有見殺之慮，然後大諫。推陽城的行事，當是以爲有宣公等在朝，諫官不必談瑣碎，一旦天昏地闇，諫議大夫義應扶危定傾。韓退之歐陽永叔都是文人，雖有才氣，却不大了解實際政治，以爲諫官只在敢言，這眞把事情看小了。只有司馬君實的話最對，認識最深，他說，「居是官(諫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溫公是實際政治家，不是文人，故能說出

這樣最澈底的話來。把溫公的話參合著明季的政治一看，我們尤其不能不佩服溫公之見識卓越，且歐陽永叔所要求的范諫議，只是一個七品小官，韓退之所譏的陽城，也不過居下大夫之秩，今之五權制度，監察與行政立法齊尊，爲監察院長者，其地位遠非唐宋諫官之比，實是一個平章宰相，則對于國家政事，尤應有大體的認識，不便拿出明代給事中的態度來，自是不待說的。監察權用作政爭，必不能收監察之效，必致亂政之實，而以今日監察院之地位論，若不從最大處着想，勢必流成政爭，至少也要被人借作政爭的。

兩年來于右任先生所領導的監察院成績如何，我們雖不能斷言，然而確不是不說話的，也不是盡能滿人意的。比理想不足，比事實差可，在五院中，他算是作些事的。雖然不曾辦了何人（辦人不是監察院的事）却也參了（多是間接的）幾個皇親國戚，較之司法考試，高明得多了。然而大體上能滿我們的意嗎？曰，不能。去年二月二十八日之政變，無端一個院長被關起來，我們覺得此風一開，大禍真要臨頭了！已而果然！當時于公恰逢其鄉先賢陽公所逢之大關頭，似乎于公應有舉動了，然而不然！有人說監察院原本要參胡的。將彼時于公靜默的態度和此時動氣的態度一比，我們誠不免于惶惑。我們深知于不是軍閥，且革命二十餘年，自有其獨立的立場，決不至有意無意的爲軍閥做工具，則去年之默然，不可以欒龍佐命揣之，今日之昌言，不可以別有作用論之，他必然對兩事都有他的見地。不過，我們總應希望他老先生還是在大事上細心想想，權衡輕重，謂清政事之前因後果，然後可以盡監察院之最大的責任。今日之局，恐怕已經談不到好政府壞政府的問題了，只是有政府無政府的問題了，汪如一倒，我們實在想不起更能出產一個政府，因爲蔣已單身出不了臺了，然而此時外交內患，斷斷不許無政府的（關于此事下次再論。）明朝的諫官把明朝吵得無政府，希望今之諫官不要弄得現在無政府。現在亡國的條件幾乎應有盡有，比起明朝亡國的局勢來，都是變本加厲的，所以大可不必再添給事中譁衆的一齣戲！

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蔣廷黻

一星期以前，日報忽傳陳果夫先生在中政會有所謂「澈底改造教育之新動議」。電文雖簡略，大旨已甚明顯。陳先生的提議就是中國的教育應於十年之內專重農工醫各項專門人材的造就。他的辦法不外停辦高等學校的文，法及藝術各科，而移其經費作爲擴充農工醫科目之用。我們初讀這電文的時候，以爲必是報紙造謠，不可置信。後來雖然知道了消息的可靠，仍以爲不必評論，因爲這不過是一種提議。將來中政會是否通過；通過了，是否實行；實行到什麼程度和時期：這些都是問題，恐怕還是連提案人不能答覆的問題。但是這個提案究竟代表一種思想。近年來，發表類似的主張的亦頗有人。作爲一種思想的代表看，陳果夫的教育政策大有共同研究的必要。

提案的根本思想可分三點說明：

一、中國的病根在於窮；挽救的方法當靠生財；生財必須有生財的教育，而農工醫等科就是生財的教育。這個邏輯的連環似乎是很顯明的，堅固的。我們承認第一環和第二環的確是不可破的堅固，但談到「生財的教育」就大有疑問了。我們暫且不問教育是否應限於生財的；就以生財爲教育的目的而論，專辦農工醫等項未必就達得到目的。中國近二十年受過農工醫教育而不從事於農工醫諸職業的大有人在。學醫而不行醫的比較少些。學過農而從事於農業的簡直是例外。學過工程而改就他種職業或閑居無事的也不少。近年教育和職業所以不能相輔而行的原故是很複雜的。一方面，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制度與狀況不容這般所謂專門人材執行專門事業。另一方面，專門人材的專門知識和經驗都不夠；或雖是夠了，但他們的生活習慣或慾望阻止他們從事於生財的事業。人是整個的：當作生財的動物，他仍是同時受專門職案內的和專門職業外的知識和觀念的支配。社會也是整個的：徒求物質的改造而不求精神和制度的改造：其結果必會連物質亦不能改造。

前清同治光緒年間，曾國藩，李鴻章，奕訢，文祥諸人也曾專心專意圖謀中國的物質改造。他們雖然偏重了軍事，但他們也辦輪船，修鐵路，設電線，立紗廠。倘若他

們的眼光不是這樣偏狹，倘若他們覺悟了中國的問題是整個現代化的問題，那末，中國何得有今天的內亂和外侮？與他們同時但比他們眼光較遠的郭嵩燾，出使倫敦時，曾寫給李鴻章說：『嵩燾所見（日本留英學生）二十餘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爲世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戶部尚書恩婁葉歐摹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效行之。……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郭嵩燾在那時就能看到日本的留學政策遠勝於中國的專求造船造礮的政策，這是我們不能不佩服的。中國近五十年進步之慢與乎日本近五十年進步之快，一部份就是由於教育政策的不同。

二、文科，法科，及藝術科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爲牠們一方面費了國家的錢，另一方面又替國家造了許多不知法不守法的份子。那末，何不把這些不生財而徒費錢的教育停了？我們要知道，大學的科目是應人求知的慾和社會的需要而生產的，並非憑空揑造的。無論大學有無文科，法科，及藝術科，人們自然而然的要知道政治經濟制度的所以然，人生的所以然，文化的來源和變遷，美的所以然和美的創造。國家怕亂就把這些功課停了；停了的結果徒然使國家更加亂，因爲國人的思想更加會亂。關於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使人不去思想是不可能的。爲國家社會計，大學正應求思想的訓練化，那就是說，科學化。這可以說，就是大學的使命。

三、中國的教育向來無全盤的計畫。近年世界各國，尤其是蘇俄，都注重國家生活的計畫化，包括教育在內。關於這一點，我們是完全贊成的。不過計畫要根據事實，要經過客觀的，仔細的調查。第一，我們要知道中國現有多少農業專家，多少工程師，多少醫生，及其他技師。五年之後，十年之後，中國將需要多少，將需要那種，及什麼程度。就工程說：我們是要土木工程師，機械工程師，還是電學工程師呢？如若是要電學工程師，我們是要電力工程師，還是要電氣交通工程師呢？或者中國現在所最需要的工程師還是各門工程都具有普通知識和經驗的？第二，我們要知道全國國立省立私立的高等學校共有多少，總共經費多少及分配的方法，是否文科法科占了太多，什麼經費可省。此外我們還要知道全國能够及願意擔任應用學科的教職的有多少，究竟一年內，二年內，能得多少學生。第三，小學及中學的教育也須經過類似的調查。不這樣辦，反憑空通過議案，突然裁這個，加那個，這不是計畫

化，反是意氣化。通過了，也不過等於一紙空文；就是實行了，也不過形式的，短期的。中國近年的教育忽而學美，忽而仿法；忽而由專改大，忽而由大改專。效果永遠是沒有的，不過國人飽受了糾紛和混亂。推其故，皆因定政策的人不願出定政策的代價，不願事先費力去調查。

中國教育之宜改良，這是人人所承認的。國家對教育有通盤籌畫的責任和權力，這也是人人所承認的。在計畫之中，斟酌時代的需要，政府可以區別科目的緩急而定經費的多少，這也是必須的。但在政府定教育政策的時候，我們希望政府對於上面所說的三點加以攷慮，不要輕舉妄動。最後我們希望政府對於教育本身及對於大學在國家生活上的地位能有深切的認識與了解。教育的目的是教養全人的。教育愈能教養全人，其增加生財的効力愈大。大學——包括各門科目，提倡各種求知的學府——是文化的結晶，也是促進文化最要的利器。大學的課程很繁雜，因爲現代的文化是複雜的。大學所以要包括全知識界，因爲這種辦法有種種精神上及行政上的方便，因爲學問是一貫的。近年中國處處設大學固不對，但無論教育政策是怎樣的，三五個完全的大學是全國所必須努力建設的。教育改良是可以的，因改良而摧殘是不可以的。

停付庚款事件

叔永

在這個國難當頭，財政困難的時期裡，財政的當局，居然能辦到停付庚子賠款一年的交涉，那不能不說是政府外交的一或者應該說是財政的一成功。不過在我們恭賀政府的成功以前，我們不要忘記了下列的兩個事實。

一，據我們所知，此次答應我們停付庚款一年的，只有英美兩國，其餘如日本，法國，意大利等賠款數目較大的國家，都不曾停付。

二，英美兩國的庚款，早已退還與中國，做了我們的教育及實業經費了。所以此次的停付，與其說是對於英美兩國而停付，不如說是對於國內的教育實業而停付，較爲切當。

照上面所舉的兩個事實看來，所謂外交的成功，根本上就不是怎麼一回事。不但如此，我們以爲若是停付庚款，僅僅限於英美兩國的話，與其說是外交的成功，不如說

是外交的失敗！至少也是外交的失態。事情是狠顯然的。我們政府開始停付賠款的交涉，決不限於英美兩國，而必定對於日本，法國，意大利等國，都有同樣的交涉。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交涉的結果，止有英美兩國，允許停付一年，而其餘的日本，法國，意大利等國，都毫無影響。這是第一個失敗。第二個失敗，是英美兩國的賠款，早已退還在中國人手中，英美兩國，不過是慷他人之慨，拿中國人自己的錢來給他們兩國賣一個情面。更進一步說，已經退還的賠款，已經指定教育文化用途的賠款，應該問中國教育文化事業是否需要此款，沒有再向英美兩國請求的必要。現在我們對於這種不必要的請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僅僅得到。即使不是外交的失敗，也不能不說是外交的失態。

關於外交一方面的種種失敗，既如上所說了，關於財政一方面又是怎樣？我們曉得英國庚款每年約有英金六十萬磅。美國的庚款，合第一第二兩次退還的計算，每年約有美金一百九十萬元。（其中屬於清華大學的約有美金一百三十餘萬元。屬於中華教育文化基金等事會的約有美金五十餘萬元。）拿現在的金價換算，約合國幣八百餘萬元。英磅部分，拿現在磅價換，也可合國幣一千餘萬元。兩項合計，不到國幣二千萬元。這個數目，拿來與國庫歲入六億餘萬元相比較，不到三十分之一，可見得他與國家的財政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可是這個數目，從教育一方面看來，他的關係就狠大了。我們曉得，英國庚款的一部分，在倫敦購買鐵道材料，一部分投資於國內的各種實業，也就是將來教育事業的基金。美款第一次退還的部分，做了清華大學及留美學生的經費，第二次退還的部分，做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基金及事業費。這兩個機關與國內教育文化事業的關係，是國人所深知洞悉，用不着我們多說的。單就美款部分而論，每年約八百萬元，幾乎等於國庫支出的教育經費的四分之三。（十九年度中央豫算，國庫支出的教育經費爲一千二百餘萬元。）所以美款的停付，即等於國家的教育經費，忽然減少了八九百萬元。這在教育界上，當然是一件狠重要的事，值得我們注意的。

據我們所曉得，這件事情正在進行，還未達到最後決定的程度；同時清華大學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當局與中央財政當局接洽的結果，財政當局允許在停付期內，由中央銀行撥出二百萬元，作爲維持清華大學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事業費。拿二百萬與八百萬比較，不過全數四分之一，這個數目，不足以維持兩個機關的一個

事業，是顯而易見的。同時我們要問財政當局把這一點教育文化事業的經費，硬搶了去，究竟有甚麼用處？充其量不過多發軍費的一成半成，或多買幾架機關槍或幾架飛機罷了。在這國難嚴重的時期，維持幾個重要的教育文化機關，比多買幾架機關槍或飛機要重要得多。這是一點極普通的常識。希望我們當局的政治家，不要因爲財政困難的原故，把一點極普通的常識也忘記了。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續第三期）

翁文灝

四，西北的農業區只有少小幾處

現在開發西北的呼聲是狠高了。其實西北交通不便，鑛業工業都不容易發展，因爲他的產品只能供給本地，不能運銷外面。而本地又是人口稀薄，生活甚低，銷耗的力量甚是有限。固然鐵路延長公路推廣之後，可以好些，但也不能完全銷滅了天然的距離。譬如有大同的煤在前，綏遠大青山的煤礦便不易外運。在鐵路未到豐鎮以前，大青山的煤還能外銷到豐鎮，在鐵路到了綏遠之後大同的煤反而內銷到綏遠。陝西也是一樣。隴海鐵路到了西安之後，陝西的煤未必出潼關，而河南的煤一定要到陝西。所以開發交通固然是十分必要，但是地方到底能否開發，還是根本的要靠農業。況且中國人是天然的農業民族，畜牧森林等經營紙上雖有人提倡，事實上從來未見有幾分能够實行，而且究竟也養不了狠多的人。

如果我們承認發展農業是開發西北根本之計，我們便不能不感覺西北農田的缺乏，像某機關的移民九千萬的計畫未免幼稚得可憐。

西北面積雖廣，但有種種天然限制。(一)雨量太少，最好的區域也在二十吋以下，更有許多不到十吋的地方，所以非有灌溉的水利，農業是極困難或不可能。(二)大部份是山脈及高原，不適耕種。(三)大部份是沙漠，最好的一部份算是黃土，冲積平原面積極少。從以上幾個條件我們可以把西北最好的農業區確定如左。

最好的當然是局部平原，可以有較大的灌溉水利的區域。這種平原都是面積甚少散而不整。現在把他列舉出來。第一，是陝西的渭河平原，從鄠縣到華陰，狠窄的一條

，面積最多四千五百方哩，約合一千八百萬畝。其土壤爲黃土或黃土再沉澱的冲積土。每年平均雨量十四吋，但旱年只有十吋左右。此平原有南北二山出來的河流，可以灌溉。其中最大的是涇水，據李儀祉先生的計算，因地勢的關係，最多也祇能灌溉四百四十萬畝，即一千方哩稍强。

第二是綏遠平原，大部份在薩拉齊，托克托二縣境內，面積約三千方哩，合一千二百萬餘畝。綏遠平均雨量約十五吋，變化大約從十吋到二十吋。向來只有用大靑山下來的水灌溉沿山一帶的扇形冲積地。去年始得華洋義賑會的幫助開了民生渠，引用黃河之水。可以灌溉的面積不到六百方哩，約合二百四十萬畝。但總渠自西而東，引水稍感困難。又據美藉土壤學家潛德頓（Pendleton）的調查，頗慮土壤鹹性狠廣，渠水通了之後地下水逐漸升高，也許會將地下鹼質因毛細管作用逐漸引至地面，日久將更加重土壤鹼性。

第三是河套平原，即黃河以北，包頭以西，五原至定口一帶。面積約四千方哩，即一千六百萬畝。已有從前所開的永濟等八十渠引用黃河的水利，灌溉的面積約一千八百方哩，合七百三十餘萬畝。並非全平原皆富水利。河套平原的土質與綏遠平原是差不多的，也有一大部份的鹼土。但是河套開渠的時期已較長，不知是否曾將鹼性加烈，從此點應可証明潘德頓學說之是否可靠。也許水利的好處究竟勝過鹼土的害處。

第四是寧夏平原，從靑銅峽到石嘴子窄長的一條，也有四千方哩，即一千六百萬畝。寧夏平原從秦漢以來即有渠灌田，漢唐元淸代有興修，向爲西北的樂土，不但種麥而且有名出米，可見水利之富。不過靠西爲賀蘭山脈所限，故灌溉範圍無從擴充，天生的只有此一窄帶可以耕種。

第五要算甘肅省的西部，涼州肅州甘州一帶。大致以涼肅甘三州爲中心，分爲三區。可以屯田闢墾的地方，各有四千方哩上下。合起來共有一萬二千方哩，即約四千八百萬畝。此區域內的水利不是靠什麼大河，而是靠高山上溶解的雪水及深溝中的溪流。因爲此狹長地帶北有合黎山，南有祁連山，後者尤爲高大，在一萬五千尺以上。山下雨水不多，而山上水量較足。每年春夏之間積雪消融，溪流漲發，恰值農作需水的時候，引渠灌田不怕旱荒。在荒涼的西北眞是難得的農業要區。他的地位介在蒙古戈壁及靑海荒原之間，像一只臂膊似的從甘肅省伸入新疆省，從古以來是中國通中亞的惟一要道　我們要進而經營新疆或退而保存陝甘，皆非發展此要道不可。

第六便是新疆各地，新疆的面積眞大極了，比浙江省要大十七倍。但新疆幾乎全部份是內陸盆地，四面高山環繞，氣候太乾，沙漠甚廣，要想安插下像浙江的二千萬人，實在絕不可能。比較的水土豐富的地方，只有沿崑崙及天山山脚的一窄帶可以用山水灌田。在崑崙山的脚下要算婼羌，且末，于闐，莎車，疎勒附近幾處水利最好，但向北便是流沙，所以面積不能甚廣。這一帶水利加以修整，約估最多可有田地一萬方哩，即四千萬畝。天山的兩邊，北有迪化烏蘇一帶，南有拜城阿克蘇一帶，也可利用些山水，合計起來恐怕還不到一萬方哩，姑作爲七千方哩。還有伊犁河流域，要算新疆水土最好之地。但是較大部份已劃入俄境，在新疆境內的田地最多不能過三千方哩。所以新疆全境容易開墾之地，從寬估計也不過二萬方哩，即八千萬畝。

以上六區地方合計面積約四萬七千方哩，還不及東三省的松遼平原之一半，土壤也不及東北之肥。西北的農業區實在不過這少小幾處。假定人口密度發展到每方哩三百人，則共計可容人口一千四百萬人，到每方哩四百人則共計可容一千九百萬人，似乎已臻極度。而且在這幾個區域內現在已有不少人口，如加以大略估計，渭河平原人口密度至少已有每方哩三百人，全平原可加的不到五十萬人。綏遠河套及寧夏平原可加的每區也不過幾十萬人，合計算他二百萬人。涼肅甘及甘肅省其他各地最多也許可加二百萬人。新疆各地合計現在也許已有三百萬人，可加的或者可到三百萬人。如此西北各農業區，可加的人口不過八百萬人，從寬作爲一千萬人已是西北殖民之最高限度了。

同時我們也要知道以上幾個區域雖然面積不大，他們的地位却非常重要。渭河平原是中國的腹地，經營甘新的大本營。綏遠河套寧夏各區是中國對蒙古的前衞，蒙古沙漠不能經營，再遠的外蒙終是鞭長莫及，只有這三區恰是天生的農業邊區。涼肅甘一帶是中國對中亞的咽喉，也非充實他守住他不可。新疆的可耕地照上估計固亦不少，但因零星散布，又且地近俄邊，恐還須等甘肅充實了之後纔能輪及於他。西北之希望既然不過如此，所以我們雖然急須開發西北，但萬不可因此反放鬆了中原東南及東北的經營。

五，此外地方人口皆不易繁殖

以上各區域總計約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二十五，還有百分七十五的面積作什麼呢？我們可以把他分爲三等來說。

第一等最好的是黃土高原，包括甘肅東部，陝西北部

，山西全省，察綏南部及河南西部，面積甚廣，平均現在人口密度約每方哩一百五十人，總數約三千萬人。在此區域內狠有局部的平原，如河南之伊洛流域，山西的忻代及汾河平原，甘肅的平凉等處，較有灌溉之利，地方比較繁富。但面積太少，不能過於發展。洛陽之不易建都即以此故。至於黃土高原的本身黃土並非不肥，但雨量不足井水又深，在灌溉水利缺乏的地方農業決不能盛。而且峭壁深溝，往往爲不能耕種之地。此類區域採用耐旱種子，改良農業方法，或可略增生產。但人口密度增到每方哩二百人至二百五十人恐已不甚容易，所以最多尙可四散的加一千萬人，但只能四散，不易集中爲繁盛區域。

其次是幾個乾旱的盆地，如新疆的塔里木及準噶爾盆地之一部份，地面雖是浮沙，地下尙有潛水，在若干地方例如疏勒河的舊河床，以及準噶爾，塔里木兩盆地的邊緣，潛水面並不甚深，也許可開自流井用以灌溉，使沙漠化爲良田。但此法適用亦必不能過廣，故經營儘應努力，希望不可太奢。

再次之即爲沙漠的流沙，戈壁的石田，參差的山巒，冷峭的高原，無論如何皆非人口繁殖之地。雖然偶有幾處羣山間的小平原，例如秦嶺大巴山間的漢中盆地，究亦面積甚小，在這樣約略計算中於大數目上不會發生影響。

中國人向來好以地大物博自豪。大多數的人往往默認一切土地皆可同等利用，只要有人去開發。其實地的好壞大有分別，好的地方一方哩養一千人綽有餘裕，壞的地方一方哩養五十人還甚困難。這種分別在中國尤其是格外明顯，格外重大，這是講開發土地的人所必須親切認識的。也有許多人往往援古証今，說什麼漢唐舊都關中天府，其實渭河平原自古以來只有那一塊，漢朝時候早就感覺糧食欠缺，不够發展，甚至要想鑿穿秦嶺去運漢中之粟。而況現在經濟的比例尺與古不同，尤其是交通的關係，離海愈遠，發展愈難。天然的形勢是如此，我們不可專戀高遠的理想，抹殺了淺近的事實。（完）

濤　鳴

定縣見聞雜錄

我前幾天應朋友的邀請，到定縣去參觀平民教育促進會（以下簡稱平教會）的工作。雖然住的不過幾天，却受

了很深的印象，並且發生不少的感想。所以把我看見和聽見的事情，拉雜寫出來，給沒有到過定縣的朋友們看看。

我們到定縣的時候是晚上。我同幾個朋友坐洋車進城。據車夫說，定縣只有八九十輛的洋車，所以坐洋車的人很少，當地居民出門，大半騎驢。平漢路定州車站在定縣城外，平教會在城內，相距有好幾里路。城內同城外是一樣的荒野；我們要不是走過那永久不關的城門，就不曉得什麼時候是進城了。城內有一條馬路，是平教會提倡修築的。路傍另外有一條大車路。據車夫說，這馬路當初是很好的。不過近二三年來，定縣駐了許多的兵，他們用大車來運軍需，都是不走大車路，而偏要走馬路。所以現在這一條路是已經壞的不堪了。

平教會的辦公處，是從前定州的貢院，建於清道光年間，算是定縣獨一無二之大建築物。地方紳士對於平教會的工作，十分了解，出力贊助，所以把貢院借給他們用。貢院前有很高大的照牆一座。牆上寫「除文盲，作新民」六個大字。這就是平教會的標語。

我在會裡宿了一夜，第二天起來吃早飯，我吃了三個饅頭一碗小米稀飯和幾塊鹽菜。據說這是好飯。大多數的農民，差不多就是吃白薯和小米兩件東西。青菜不多用。除了元旦端午中秋三節外，全年差不多沒有看見肉類的食物。農民用油極省。用油的法子，是用鐵絲穿過一個制錢的方孔，把牠鈎住，然後把錢放在油裏。用油的時候把錢拿出來，放在菜裏頭。他們絕不肯把油從油瓶直接倒出來，因爲這樣就怕用的太多了。

我參觀平教會的第一天，差不多可以說是上課。整天就是坐下來，如學生一樣，聽他們會裏的人說明會的各種工作。頭一件事，就是社會調查。這一種工作，可以說是會裏工作的基礎。因爲我們想改良平民的生活，當然是先要知道現在平民的生活的狀況，纔能想出來可以實行的法子去改良牠。好像醫生治病，是先要知道病人的狀況，然後纔能對症下藥。

社會調查部已經有幾年的歷史。所得的成績也很不少。從歷史地理人口政治以至於交通教育經濟風俗等等，都有調查與統計。所以平教會各種工作的計劃，都是切合事實的。

我聽平教會的人說社會調查部的工作，經過了許多的困難。因爲農民受過了貪官及軍閥的教訓，凡事都不肯實說。有十畝地，只說五六畝，因爲怕抽捐。有十個壯丁，只說四五人，因爲怕拉夫。並且農民的腦筋不慣於精確的

估計，就是無利益關係的問題，也不肯直截答復。平教會裡有一個調查員，到鄉村去調查，問一個農民說：你這村裡有多少家？他說，有幾百家。問是二三百家或且是八九百家？他說一二百家。問是一百多家或且是二百多家？他說一百來家。問一百來家是不到一百家，到底是幾十家？他說八九十家。又問到底是八十幾家？他纔說出來八十三家。

社會調查的結果，很多有眞趣的材料。據說他們現在正在整理，不久可以出一本的詳細報告。有一件事據我看是很重要的，可以先說一說。那就是人口的問題。吾國人口，號稱四百兆。這是幾十年來的傳說，到現在實在多少，沒有人知道的。有的人說加了，有的人說減了，都是不可靠的。據人口學專家松氏（Sundbarg）說，人口之增或減的趨勢，可以從軸的成分看出來。比方把人口分爲三類：年齡在十四歲以下者爲第一類，十五歲至四十九歲之間者爲第二類，五十歲以上者爲第三類。那麼人口之增或減或不增不減，可以從下表看出來。

人口增減之趨勢	十四歲以下	十五歲至四十九歲	五十歲以上
甲 增	四十	五十	一十
乙 不增不減	三十三	五十	十七
丙 減	二十	五十	三十

定縣 三十三 五十 十七 以百分計

現在定縣人口的成分，剛剛和表中乙種的人口相符。假使定縣的情況，可以代表全國，那麼吾國的人口，可以說是不增不減的。

定縣農民，每家平均有二十五畝田地。每家男女老幼，共有六口。比方把他折作成年男子計算，每家就有四·七人口。每畝每年收入，作十元計算，每家收入就是二百五十元。平均每成年男子每月收入不到五塊錢（四塊八毛五）。一切生活費，都靠在這五塊錢。這種生活，可以算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了。在這種生活狀況之下，人口是不會增加的。

平教會的朋友常說，中國人民的四大毛病，是愚窮弱私。這是多數人所公認的。所以平教會主張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救愚，以生計教育救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這四種教育，會裏人都不憚勞煩，詳細的說給我聽，可是我現在記得不大清楚了。舉其大者，關於文字教育方面，除了平民千字課外，還有平民讀本，青年補習文藝課本等等，以爲粗識文字的平民讀物。關於藝術方面，他們提倡平民所能欣賞而有普及性之圖畫音樂戲劇等

等。關於生計教育方面，他們教農民改良猪種，以增產肉之量；改良鷄種，以增產蛋之量。此外棉花玉蜀黍大花生高粱等等，亦正設計改良，並且教農民用誘虫燈殺虫燈等等方法，以除害虫。用過新法而知道牠的好處的農民，就由會指定爲「表証農家」，叫他轉教別的農民。

衛生方面的工作，開辦雖不過二三年，也有相當的成績。關於預防方面，他們有一個計劃，要縣裏個個人種痘。這一件事，差不多是辦成了。關於治療的工作，城內有新蓋的醫院一院，可以容五十個病人，不久就可以開診。鄉村間有試辦診療所兩處，是村民同平教會合辦的。診療所裏有大夫一人和助手一人，他們的薪水及藥品，都歸平教會擔任。此外有司務一人，是村民捐的。燈油什用，亦歸村民擔任。村民來所診病，只收掛號費兩個銅子。診療所的收入雖少，開支也少。大夫每月薪水，不過五六十元。每一治療所，可以供幾十村的需要。據說比方每村每月捐二元錢，那診療所就可以經濟獨立了。平教會所辦的事業，都是預備以後交給農民自辦。鄉村裏頭的診療所，算是一例。

公民教育之目的，在培養公共心，訓練團結力，以爲民治的基礎，可以算是四大教育中最重要的，同時也是最難的最後的。總得生計教育有相當成效之後，公民教育纔談得到。

以上所說四種是教育的內容。至於教育的方法，則有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種。學校式的教育，已經有好成績。據說「平民學校」的畢業生，同高等小學的畢業生一同放試時，前者比後者放的好許多。因爲「平民學校」的教材，都是切於實用的。關於社會式和家庭式的教育，平教會的法子，是叫農民自己組織各種的團體，如息訟會，戒烟會，賽棋會，平校畢業同學會等等。據說定縣人好訟，往往因小事而打官司，到傾家破產的地步。自平教會來定縣工作以來，這種風氣已漸漸改變了。

我有一天同朋友騎驢出城到鄉村去參觀。我們出城，不是從城門走，是從城牆走。差不多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出城。因爲定縣城牆，雖然是很高大，已經年久失修，並且定縣三天有兩天起風。牆的兩面，不曉得從那一年代起，堆積沙土一直到現在，差不多與城牆一樣高，像一個大坡了。

我們走到一個鄉村，叫做高頭村。這村是平教會定縣實驗區的中心村，比較的可以是摩登的鄉村。我們去的那一天，剛剛有熊希齡先生來村參觀。村裡的農民，執旗幟

出來歡迎。男男女女都出來逛熱鬧。我看見一個婦人，手裏抱一個小孩，在人叢中走。這小孩的頭和臉，是用一張紅布的小棉被完全蓋住。我覺得很奇怪。我同行的朋友，是平教會裏衛生部的人。他看這個情形，就問那婦人爲什麼把她的小孩子蒙頭蓋面抱到路上來？雙方交換了幾句話，我們纔知道那小孩子是犯猩紅熱的病。我聽到這一句話，更覺得奇怪。我就問我的朋友說，你們衛生部，爲什麼不把這種病人關起來以免傳染？我的朋友說，沒有辦法。除非他們病得要死，來求我們，然後我們纔能提出條件來，要他們聽。不然，同他們說什麼公共衛生的話，都是不行的。

因爲這一件事，我心裏生了一個感想。就是我們現在要想把我們的國家弄好，只有兩個辦法。第一是使教育普及。人民知識程度增高以後，自然會來想法子去改良他的環境。這是自下而上的辦法，同時也是根本的辦法。但是時間恐怕太長了。第二是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運用政治的力量，來强迫人民改進他的環境。這是自上而下的辦法，是治標的不是治本的，並且有許多人反對的。但是政府果然是有力量的，並且是正大光明的，就是專制一點也無妨。可是照中國現在的情形看起來，兩種辦法，是要雙管齊下，單獨來都是不容易奏效的。比方要人民做一件事，一定先要他們知道這一件事是對于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纔願意去做。同時政府也得强迫他們去做，纔沒有人不做。平教會的工作，完全是照第一辦法。雖然牠有相當的成績，却是會裏有人已經覺得政治力量的重要。現在他們的工作，還在試驗時期。等到實施時期，恐怕是要政府幫助的。

我在鄉村裏看見一件事，是南方人沒有看見過的。定縣農民養豬的很多。豬的食料，一部分是人的糞。豬欄和廁所往往是在一塊兒的。廁所裏頭有預備給人家蹲的地方，比豬站的地方，高二三尺。所以農民出恭的時候，他的豬就在傍邊等吃！

南方人養豬，有的用廚房的廢物，沒有聽過用糞的。定縣人以養養豬，無他，窮而已矣。農民窮到這個地步，但是除正當的國稅省稅地方稅之外，還須繳納種種臨時特稅。這種稅的用處，是很少人知道的。近幾年來，因爲內戰的關係，定縣受了兵災的損失，不知若干萬。平教會也有估計，但其數目，我已經忘了。農民窮到這個地步，飯都不能吃飽。但是用麻醉劑的人却很多。據說定縣每年「白面」的生意，可以到一百萬。這豈不是一樁怪事嗎？假

使以政治的力量，來辦平教會的事，我敢說他們的成績，一定是比現在的好的多。

定縣是窮極了。有的地方比定縣好些。但是也有的地方比定縣更窮的。平均來說，定縣大概是可以代表中國的鄉村。中國人口，在城市的有十之二，在鄉村的有十之八。我們住在城市的人，看見的事情，已經是夠不上摩登的國家。但是我們不到鄉村去，是沒有看見過中國的。這樣又窮又愚又弱又私的中國，除非强有力的政府，來行四大教育，恐怕强盛的日子，不知道是在那一天呢。

與志摩最後的一別

楊振聲

記得我們最後的一別，還是去年六月裡在北平中山公園後池子邊上，直談到夜深十二點以後。那是怎樣富有詩意的一個夏夜！

月亮沒有。星斗是滿滿的，坐在枝葉翁鬱的老柏樹底下，對面是古城下一行的路燈，下面池子裏的魚潑剌潑剌的飛跳，身子鬆鬆嬾嬾的斜靠在池邊的長椅上，脚跷在臨池的欄杆上，瞇着眼吸煙，得，這是多好的一個談天的環境與談天的姿勢！"Marvellous"，他叫。

于是我們談到星星的幽隱，談到池魚的荒唐，談到古城上樓閣的黑輪，談到池子裏掩映的燈影，談到夏夜的溫柔與不羈，談到愛情的曲折與飄忽。最後，又談到他個人的事情上去了。如紫藤的糾繆，如綠柳的牽惹。如野風的渺茫，如花霧的迷離。我窺見他靈感的波濤，多情的掙扎！那是多有趣味而又不能發表的一段呀！

已是半夜以後了，露水把火柴打潮了，煙都抽不着。

「沈靜着聽那夏夜的神祕吧」。他說。

忽然遠遠的幽幽的來了一陣細樂之聲。

「聽，那故宮的鬼樂！」他笑着說。

那音樂眞像似從故宮方面來。「你想這音樂是在幽宮的一角，幾個幽靈泣訴故宮的舊恨好呢？還是在千門萬戶的不夜之宮，三千女魂一齊歌舞好呢？」是我問。

「晤！你去幽宮罷，我得先看了歌舞，再到幽宮去找你。」他灣了嘴笑。

我們尋着樂聲往東走，經過一段幽涼的長路，到了來

今雨軒，也不見跳舞的。

「這音樂眞來的古怪！」他側着耳朵說。

出了公園的前門，我們又順着天安門東走，高大的城根下，只有我們兩個影子。

「小曼來好幾封快信催我回去了。」他有所思的說。

「你怎樣還不走呢？」

「等飛機呀！」

「幹麼必須坐飛機？」

「快歐。」

「你等上一星期呢？別頑皮啦？乖乖的坐車去罷。回頭坐船，到青島還得來看我們，我們陪你逛勞山。」

「飛機過濟南，我在天空望你們。等着，看我向你們招手兒罷。」

「我明天也就回去了。」

「這樣快！幾時見？」

「你一準到青島來。」

「好罷。」

志摩，你是答應我們了！但我們等來等去，只等到了一個驚心的消息！

許多朋友來信說，「志摩死了，我們那裡更找到像他這樣一個可愛的人！」

是的，我們的損失不只是一個朋友，又是一個詩人，一個散文家，更重要的是人類中失掉了一曲「廣陵散！」

談到詩，志摩實在給了它一個新的體魄，雖然在音節上還未能達到調諧的完美。可是，只要詩得了新的體魄，它不自然會找一個適當的調子嗎？我常想新詩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然是胡適之先生們打破舊詩的樊籠，造成新詩的雛形。然在這一階段中作白話詩的都還脫不了舊詩的氣味。只在形式上把詩的用字白話化，把平仄的拘束給打破了。而內容上還不能算是如何的新。及至志摩以充分西洋詩的薰陶來寫新詩，不但形式一脫舊詩的範疇，而取材，用字，結構及氣味，都不是舊詩而是新詩了。爲方便，可說是到了第二階段。如他初期的嬰兒白旗毒藥諸篇，是何等的力量！但這種散文式的詩，到底是丟了詩的主要成份——音樂的美！志摩詩的進展，音節漸漸的西詩化，這是看得出來的。但以單音字與複音字的不同，中西語調的差異，中國新詩的音節，不是可以整個西洋化的。這必要從中國語言中找出它自身的音樂來纔使得。所以第三階段，就是新詩音節的追求。自六年前聞一多先生與志摩在晨報所創辦的詩刊以至今日新月出版的詩刊，都是在這一

方向努力的行程。而志摩的猛虎集已較志摩的詩音節爲調諧了。誰知在這最後的奮鬥中，我正正想看他偉大的成績時，他却折風而殂呢！

至于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爲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直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骰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眞足，文章裏永不看出懈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湧，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確有他獨到的風格，在散文裏不能不讓他佔一席地。比之於詩，正因爲散文沒有形式的追求與束縛，所以更容易現表他不羈的天才了。

再談到志摩的爲人，那比他的散文還有趣，就說他是一部無韻的詩罷。節奏他是沒有，結構更講不到，但那瀟洒勁，直是烝空的一縷行雲，任風的東西南北吹，反正他自己沒有方向。他自如的在空中卷舒，讓你看了有趣味就得，旁的目的他沒有。他不灑雨，因爲雨會使人苦悶；他不會遮了月光，因爲那是煞風景。他一生決不讓人苦悶，決不煞風景。曾記得他說過，「爲什麽不讓旁人快樂？自己吃點虧又算什麽！」朋友們，你見過多少人有這樣義氣？

他所處的環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沒聽見他抱怨過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抨擊多了，但他并未抨擊過旁人。難道他是滑？我敢說沒有一個認識他的朋友會有這個印象的，因爲他是那般的天眞！他只是不與你計較是非罷了。他喜歡種種奇奇怪怪的事，他一生在搜求人生的奇蹟和宇宙的寶藏。那怕是醜，能醜得出奇也美；那怕是壞，壞得有趣就好。反正他不是當媒婆，作法官，誰管那些。他只是這樣一個鑑賞家，在人生的行程中，採取奇葩異卉，織成詩人的袈裟，讓哭喪着臉的人們看了，鈎上一抹笑容。這人生就輕鬆多了！

我們試想想這可憐的人們。誰不是仗着瞎子摸象的智慧，還着蒼蠅碰壁的才能，在人生中摸索！唯一引路的青燈，總是那些先聖往哲今聖時哲們的格言，把我們格成這些方方板板的塊塊兒。於是又把所見的一切，現在不知不覺中，與自己這個塊塊兒比上一比，稍有出入，便罵人家是錯了。於是是非善惡，批評叫罵，把人生鬧的一塌糊塗，這般多蠢，多可憐！志摩他就不——一點也不。偏偏這一曲廣陵散，又在人間消失了！

時代公論第十期出版了！　南京中央大學本社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出版

論對日外交方針 胡適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孟眞
建設與計畫 詠霓
漫遊散記(一) 丁文江
△不吉利的澡盆
△私帶軍械
△板橋驛一壁上題詩與滇越鐵路
赤色麵包(新書介紹) 衡哲

獨立評論 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富文齋 西單商場君中書社 米市大街新月書店

天津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上海 大生書局 五馬路東亞圖書館 四馬路新月書店

南京 中央大學內時代公論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

開封 華新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論對日外交方針

胡適

五月三十一日的天津大公報有一篇很重要的社論，題爲，「對日新方針之確立與進行」，其中的主旨是：

外交應自主自動，乃獨立國當然之態度。今日東北情勢經益於我不利，要當確定方針，昭告中外。藉令一時無法交涉，亦須明示態度，永作努力目標。

關於這個方針的綱領，大公報說，

今日主要問題乃爲如何取銷僞國，促進交涉機運。關於進行的步驟，大公報主張：

中國要應自動宣布：願於國聯好意周旋之下，與日本開始東三省善後交涉，其法應仿華府會議時交還膠島之例，令中日出席國聯之代表，在歐洲簽立政治的協定，由日本聲明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交回從古各地。其詳細辦法則由兩國派員在中國開會協議。

如果日本不願在國聯解決，則可擴大範圍，根據九國公約之精神，仿照上海停戰之辦法，由遠東有關係之各國，連俄國在內，互相邀約，在中國開一國際會議，進行中日爭議之調解，請兩國依友邦之獻議，以自動的形式，派代表簽訂上述原則的條件，而後商定實施細則。

我們讀了大公報的這篇社論，眞有不堪回首的感慨！去年九月以後，袞袞諸公無人敢負外交的責任，事事推諉，日日拖延，就把整個東三省送在日本人手裏。民衆高呼「不撤兵，不交涉」，政府也就樂得躲在這個喊聲裏，束手不作外交上的策畫。國際聯盟的理想主義者，——如德拉蒙，拉西門諸先生，——自然希望這個自有國聯以來的最大國際爭端能够由國聯處理解決。倘使他們的理想能够實現，國聯可以一躍而爲世界政治的共主，和平的重心，這自然是人類史上的一大進步。但國聯負責任的政治家，眼見日本的强烈抗拒，明知國聯威信之不可輕易嘗試作孤注之一擲，也明知中日直接交涉之不可避免，所以屢次的國聯議決案中無一次不暗示兩國直接交涉的途徑。然而中國的政客，不明世界的形勢，又沒有肯負外交責任的決心，所

以始終只利用國聯來做延宕的工具，從不會運用國聯的組織和國際的同情來做外交上的奮鬥。名爲借賴國聯，實則躲避責任，貽誤國家。四五個月延宕的結果，毀了這班國聯理想家的希望，毀了國聯本身的權威，只造成了滿洲的僞國，並且促進了日本軍閥的法西斯蒂的運動。

現在滿洲僞國的招牌已撐起來了，日本軍閥和浪人已在那僞國的影子底下實行統治滿洲了。日本五月政變以後的聯合內閣與議會公然討論承認『滿洲國』的時機了。悲觀的論者已感覺此時幾乎有雖欲交涉而不可能的形勢了！在這個時期，我國當局方才有討論對日外交方針的表示，方才擬議所謂「自動的」外交方案。「亡羊而補牢」，雖然太晚，究竟遠勝於這半年來的推諉延宕的誤國行爲。大公報所謂「今日東北情勢經益於我不利，要當確定方針，昭示中外；藉令一時無法交涉，亦須明示態度，永作努力目標」，是我們極表同意的。此時若再不確立對日外交的方針，若再不肯積極謀外交上的挽救方法，將來只有於我更不利的情勢，決沒有驟變或漸變爲於我有利的新局面，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大公報主張兩種交涉方法已引見上文了。六月十二日大公報社論又申明此意，而稍異同，其文云：

至其協商方式，或在歐洲由中日代表非正式交換意見，待至商洽成熟，然後由國聯正式調停，簽訂大綱；或由國聯主持，在遠東召集一種國際會議，於各國好意周旋之下，由中日兩國商訂解決辦法。

這幾種方式，我們認爲是在今日情勢之下較爲切近事實的辦法。我們希望政府和國人都能平心考慮這些提議。

大公報六月十二日的社論中又有這樣一句很大胆的提議：

日本前任幣原外相曾有五項本原則之提出，今苟據以接受協商，則國聯幹旋當易著手。

這裏所指的五項基本原則，即是日本政府去年十月十九日通告我國駐日公使，同時告報國聯行政院的；在十月二十六夜，日本政府發表長篇聲明書，其中第四節又重提此五項原則爲中日直接交涉的先決原則，其文如下：

（一）否認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動。

（二）尊重中國領土之保全。

（三）澈底的取締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的憎惡之念之有組織的運動。

（四）對於滿洲各地之日本帝國臣民之一切和平的業

務與以有效的保護。

（五）尊重日本帝國在滿洲之條約上的權益。

這五項原則，當時我國施肇基代表對於最後一項，曾表示願將條約解釋問題提交公斷。十一月十六日國聯行政院在巴黎開會，白里安扶病主席，在演說詞中又提到這五項原則，他以爲前四項皆爲國聯行政院議案所包括，中國不會有異議；至於第五點，依施代表來函的輪廓，尚有相互諒解的餘地。依此看來，中國代表當日爭論之點只在民國四年中日條約的效力問題。但終以此一問題，國聯行政院所欲斡旋的中日直接交涉就無法實現。其時日本軍隊節節進展，巴黎之會未散，馬占山已敗退，黑龍江已淪陷了。其後遼西又失，整個東三省在武力佔據之下，日本政局又已大變，軍人更跋扈了，一面攻佔錦滬，一面成立滿洲僞國。當日提出五項原則時所謂「確立兩國間常態關係之基礎大綱之協商，和日本軍隊撤回鐵路附屬地內」的問題，簡直沒有人重提了。我們現在平心回想，不能不承認大公報（五月三十）的議論的精警，大公報說：

自中國言，不承認民四中日條約，實則日本在東三省之行爲早經超越該約，而縱容日本之超過者，固爲中國自身也。如韓僑到處移殖，承種水田，乃出中國官許。故解決中日糾紛，應當根據事實情況，不可拘泥理論。

民四中日條約至今還有人稱爲「二十一條」，其實此約及其換文，除去已有新條約替代的（關於山東的部份），或已經日本在華府會議聲明放棄的（換文七關於南滿及東蒙鐵路投資及借款的優先權，換文九關於南滿聘用顧問的優先權，及二十一條第五項的保留）之外，其中採用二十一條的條款不過六條，而這六條所給予日本的權利，在事實上無一條不是日本享受至今的，並且在事實上往往超過條約的權利，如大公報所舉的例子。此種事實上的享用與超越，都在九一八事件之前；我們所爭的是紙上的廢約，而敵人所至今享受的乃是事實上的實惠。我們不能抗阻事實上的喪權失地，反因否認這條約而授敵人以不顧條約信義的口實。我們所持的理由是：「此約與他約有異，乃受威脅而承認者」。我們當日既不能抗拒「威脅」，則這「威脅」之下所簽訂的條約自應忍辱承認，至能報仇雪恥或和平修改之時爲止。況且事至今日，豈但這六七條的權利無法收回？連整個的東北都斷送掉了！如果這六七條的承認可以使我們恢復東三省的領土與行政權的完整，如果這條約的承認可以給我們一個重新在外交上圖謀挽救東北的機會，我們實在想不出有何理由可以

固執這條約的否認。

我們很欽佩大公報肯冒犯全國所謂清議，屢次作平允的，負責任的忠告。我這篇文字不過是引伸他們的社論，作一種很誠懇的共鳴。現在我且檃括大公報的主張，參加自己的一點意見，提出下列的幾條，作爲本文的結論，並且希望作爲國人討論對日外交方針的一個底子：

（一）中國政府應該表示願意依據十月中日本在國聯提出的五項原則，進行與日本交涉東三省的善後問題。

（二）交涉的方式略如大公報所提議，仿華府會議的前例，在國聯或有關係的友邦斡旋之下進行兩國全權代表的交涉。其地點或在國聯，或在中國，或在中立的地點如檀香山之類，皆可。

（三）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僞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

（四）中國應該自動的聲明，在滿洲國取消之後，在中國恢復東北領土與行政主權時，東三省的政治組織應該儘量現代化，政府人選應該以人才爲標準，決不使軍閥割據的政治復活。

（五）中國不妨自動的主張東三省的解除軍備，中國與日本俄國皆不得在東三省駐紮軍隊。

（六）中國不妨自動的主張：東三省原有軍隊現駐關內者，應該逐漸編遣，使他們有家可歸的仍回關外，無家可歸的應由東三省政府量移至北滿各地留墾。其經費應由東三省財政整頓後之盈餘項下籌畫供給；其編遣計畫，應由中央政府與北平綏靖公署會同聘任國內外專家妥籌。

（七）關於鐵路的爭議，應該由兩國鐵路專家會議，依據現有各種條約，作切合事實的協商。

（八）關於土地商租的問題，中國應該要求：在政治改良與司法革新的條件之下，日本臣民在東三省居住或經營農工商業者不得享受領事裁判權。

（九）中日兩國締結的新條約，不但應該解決積年久懸的爭端，並且應該遠瞩將來，確立遠東兩大民族可以實行共存共榮的基礎。

廿一，六，十三夜。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孟眞

中國現在所處的危機，「國難」二字不足以盡之。國難是一個國家雖不常有而總當有過的事情，中國現在的危機却是有史以來的最大危機。從內說，是文化的崩潰，社會的分裂，從外說，是若干倍危險于一九一四年的局面。何以說現在是社會與文化的崩潰呢？有史以來，一國立國之本，最大者有三事，一、政治重心，二、國民經濟，三、技術程度。中國現在政治沒有有力而穩定的重心，國民經濟整個分崩，而技術程度不及世界潮流者數百年。請看中國的共產黨，何嘗恰是俄國或德國有主義有經驗的革命黨？中國的共產黨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的崩潰而已。又請看中國的學潮，何嘗是所謂牛津運動，與十九世紀之德國學潮？乃是政府不是政府，校長不是校長，教員不是教員，所以學生不是學生而成之教育總崩潰現象。又請看所謂軍閥，何嘗成閥？只是叫化子頭兒，國民總失業，然後軍閥要有多少叫化子便有多少叫化子。中國本無皇室貴族，而士大夫階級整個失其重心作用，故流氓苦力平分南北政府（此一俚語是我的一位朋友說的。）社會組織與文化效用整個崩潰，今又以天災外患，加速度進行。何以說現在局面的危險若干倍于一九一四年呢？一九一四年僅是幾個帝國主義以膨脹之故不能相容，故出于拚命，彼時各國國民潛蓄的實力甚大，而社會危局不如今日之深刻化。現在則四海凋零，列國疲敝，休息猶不能更始，而工業革命所種下的種子，民族主義所種下的種子，大戰所種下的種子，都是愈釀愈深刻的，以疲敝的根基，運不制的感情，一旦暴發，其凶烈十倍于大戰，其紊亂百倍于大戰。而且上次大戰是奧拓曼（土耳其）帝國之形勢直接演成的，今後大亂之必是中華民國之形勢直接演成的，現在已可推知，則中國萬不能再以對上次大戰的態度對後之大亂。

照這樣形勢，雖有一個最好的政府，中國未必不亡，若根本沒有了政府，必成亡種之亡。人家正以其經濟的政治的軍備的一切最有組織之能力全力對付我，我若全然表示出原形質的狀態出來，焉有生路？

所以好政府固是我們所希望，而沒有了政府乃是萬萬了不得的，最可怕者，是中國此時大有沒有政府的可能，因爲在此時中國形勢之下，能組織政府的花樣是很少的。

第一，此時中國政治若離了國民黨便沒有了政府。國民黨施政之成敗另是一問題，然國民黨在此時的中國中是比較上差有組織的一個政團，此外除共產黨有一種潛勢力以外，中國並沒有第二個有組織的政團。請國民黨交出政權，固不易，而接受政權爲尤難。一切殘餘的政治組織，如安福系，研究系，政學系，江蘇省教育會系等等，和一切的殘餘軍閥，如所謂皖系，直系，奉系，陳炯明系等等，雖高官地盤至今猶有佔據者，然比比他們過去的成績，看看他們今日之力量，那一個能站起接受政權？兩三月前演所謂「國難會議」一齣戲時，有些人要以國難會議產新政府，要以國難會議與國民黨算賬，此事之是非居心都不論，這想頭眞正再幼稚也沒有了！天下那有以做官的手段達到革命的目的的！且責國民黨交出政權，給誰何人？給安福系？給研究系？給北洋系？給青紅幫？給所謂「全民」？縱使國民黨甘心禪代，其結果只是演一齣子嗆子之的故事，燕國亡得更快些。今日之局，國民黨一經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亂。

第二，此時國民黨之中心人物，能負國家之責任者，已經很少了。國民黨以歷年的「家爭」，中國人民出了一個死亡數十萬，財產喪失數十萬萬的代價，而國民黨自身之損失，亦不在少處。喪失牠的信用，墮落牠的領袖，紊亂牠的組織。國民黨今日之站得住者，不是牠自身充分的有站得住的力量，乃是其他結合沒有站得起來的力量。這不是國民黨應該自喜，而是國民黨應該自警的。我們至今猶同情于國民黨的人，尤其盼望國民黨領袖認清這個危機，而深自策勵。今日國民黨的領袖，曰胡，曰汪，曰蔣。他們三人之有領袖地位，自然不是無因的。胡之人格堅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蔣之意志有强力，這是反對他們的人也不能不承認的。然而如說汪先生的政務精練，或蔣先生的近代知識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務之精練，近代知識之充分，確是今日主持一個國家之事務所應必有的。事實如此，這不能說不是今日中國的大困難之一。現在胡先生是不會到南京的，汪蔣合作而以汪負政治責任正面的政府，似乎還不是在此日局勢下的一個不好的事情。尤可顧慮者，是汪之行政院若塌台，我們頗想不出能更有一個政府出來，能够眞有政府的効用，好壞且不論。這個意思，且分幾層去說。

甲，汪精衛自做行政院長以來，頗負責任，而大體不誤。上海事件之結局自不能很滿我們的意思，然比起不負責任的拖延，國人損失尚小。且此事結局似乎是今日情況下的最多可得到者，此事之未附有政治條件，現在事實已足証明。汪之對付此事，事實上指出來他未存沽名避責之心。至于其他事件，都不見得有滑頭的態度，不曾說大話做小事。目前外交問題，俄交，國聯，等等，看來他是在有計畫的進行中。綜合起自有行政院以來的四個院長，譚組菴，蔣介石，孫哲生，汪精衛，汪尚是差强的。

乙，若干批評汪精衛的話，每不足爲大病。我聽人說，汪精衛上台兩個月，只是位置分配忙，一切舊有同派人索求地位，鬧得他頭大，而出了無數的笑話。我以爲這誠然是不幸的事，然而這是國民黨的普通現象，且此現象不足爲國民黨的深病。國民黨，或改組派，以在野革命的地位，自有牠的部隊，一旦上台，這現象是免不了的。這現象誠不可以鼓勵，而南京若已經建設出一個「文官服務」（Civil Service）的系統出來，這辦法是萬做不得的。不過今日南京還不曾建設出此事來，而汪派此舉尚不至使政務大不得了。且所新用之人，比其當年王正廷王伯羣孔祥熙輩所用者，算是高明得多。又有人說，汪之處理事務異常紊亂。這却不是等閑的事，然若施政之方策有計畫，此事可以在各部分的組織上得點救濟。

丙，我們誠不能說汪的政府是如何值得讚美的，然代替他者，正無其人。汪之行政院如塌台，則繼承者當不出個方式，一，出來一個居政府虛名而毫無政府効用的。這樣是萬萬不得了的。二，蔣之復政。這是行不通的。前年去年蔣確曾有過把政治建設起來的機會，然而他把那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放棄了。今日長江流域地方秩序之喪失，外交布置之忽略，極多用非其才之大官，國家實力之銷耗，他負的責任至少不比任何一人小，所以他現在是不能單身出馬的，他出來便是一陣大紊亂。水滸所說「一條棍棒等身齊，打得出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的方式，在中國的其他時候未必不是一個可用的政治實策，然而現在的中國此法是行不來了。愈順民之欲者，愈能以强力專政，而求專政必先順民之欲。我們姑且卑之無甚高論，亦應知道人民安居樂業然後天下歸心。現在國人對蔣公之感想又何如？

在如此的一個局面之下，所以我以爲一有政潮，便有無政府之危險，而今日之局，豈是容許中國無政府的？即是法國式的「內閣危機」也是要不得的。一切不願亡種滅國的人，幸勿此時興風作浪，這不是可以苟且爲之的！

不過汪的政府實在無多根基，而使汪精衛的行政院不倒，中國不至無政府者，負最大之責者仍是汪氏，他若不好生幹，瓦解是不能很遲的。因此，我們希望他抖起精神來，應付此日之局面。第一要積極的布置外交形勢，第二要建設社會的安寧秩序，第三要計算實力，並布置着，以備國際上的劇烈變化。

建設與計畫

詠霓

「建設」是近幾年來狠普遍的一個口號，中央地方都有人在極力喊著。但究竟成功了幾件，實現了幾分，實在不容易舉例。在建設呼聲初起的時候，大家聽了眞是非常高興。幾年之後只聞空言，不見實績，大家便有些灰心。即使眞有若干誠意的計畫，大家也往往不敢相信，甚且懷疑到主張的人或者別有用意。在如此情形之中，如果還要將並無把握的理想事業，一味空言宣傳，不但於事無濟，而且反要使國民對於政府減少信用，與宣傳目的正好背道而馳。所以從前俄國雖曾用宣傳喚起實行的興趣，目前中國恐祇有拿實用來挽回宣傳的信用。但如何實行方能成功呢，這便值得詳細討論了。

現在所稱爲「建設」事業之意義也很籠統，大約如造路採礦開工廠興水利等等有益於經濟發展的事業，都可以歸入此類。其實這類事業在前清光緒年間已經開始提倡，而且提倡得狠是出力，不過結果却都失敗了。當時最足以喚起中國人注意建設的，也是中日戰爭。光緒二十年以後，幾年之中中央及地方政府興辦的鐵路煤礦鋼鐵廠造紙纖呢各廠都有。而且對於外國資本原來是狠小心而不歡迎的，光緒二十年以後便大大的開放。下了幾次「上諭」，要「招徠」外資開發富源，把各省礦產幾府幾屬的劃給外商去辦。當時雖少宣傳，却能實行！但是實行的結果却是完全失敗了。失敗的原因，第一是政府整個的政策眞太糊塗。譬如外資開礦固然也有利益，但豈能將全省或幾府的礦權還空送給外國公司。等到國民反抗，中國政府倒向出資贖回。從光緒末年到民國初年這種贖礦錢總共快到一千萬元。狠有若干外國人未花資本一文，便賺了一大宗贖礦的錢去。中國如果拿贖礦的錢來自己開礦，也早可開成幾處好礦了。所以事先沒有研究胡亂實行，結果眞是危險。

第二個失敗原因是當時舉辦的各個事業本身的經濟條件原未完備。即使順風進行，結果也非失敗不可。張之洞所辦漢陽鋼鐵廠的歷史，便是狠好一個實例。地質調查所出版的中國鐵礦志內有一段記載狠有趣味，摘引如下。

『前清光緒中葉建築蘆漢鐵路之議起時，張文襄督兩廣，謂造路須先製鋼軌，製軌必先煉鐵，因議籌建鐵廠於廣東，委中國駐英公使代詢設廠計畫，並購買機爐等事。其實礦在何處，煤在何地，尚茫然也。駐英公使據此詢英國機器廠名梯賽特者，廠主謂須先將鐵礦煤焦寄廠化驗，並須將礦量及距離地點詳細說明，方可計畫用何種方法，何式煉爐以製煉，非可貿然將事也。公使薛福成以是言告文襄，文襄曰中國之大何處無煤鐵佳礦，但照英國所有者購辦一份可也。造機爐既定，文襄調用兩湖，……遂議建鐵廠於湖北。會盛宣懷所雇之英礦師……發見大冶鐵礦……有議設爐於大冶者，文襄曰大冶照料不便，若建廠於武漢，吾猶及見鐵廠之煙突也。乃得地於龜山之麓，……而地址狹小，一帶水田，不得不以鉅資經營之。又於各處徵詢煤礦，最後得馬鞍煤礦，所費已不貲。……又徵求煤焦之法，而不知馬鞍山之煤灰磺並重，實不宜於煉焦也。英國梯賽特初定機爐時以不得中國煤鐵性質，故照英國所用酸法，配成大煉鋼爐(卽色麻爐)二座，……運載來華，遂於漢陽設廠。……惟煉得生鐵，不能合用，而鋼軌更無論矣。……』

所以漢陽鋼鐵廠眞是冒昧建設的一個好例。煤鐵來源尚未知道，便決定鋼鐵廠的地址，只要當局者在他的衙門裏能看見煙囪的冒煙！灰礦並重的煤，硬要拿來煉焦。沒有化驗鐵礦成分之先，便定做了最忌燐份的酸性鋼爐，而後來所用的却是含燐頗多的大冶鐵砂。結果是產出鋼鐵脆而無用，成本又高，只得廢了舊爐重新設備。資本虛耗既多，所以不能不借欵，不能不賣砂，因此便與日本人結了不解之緣，所以漢冶萍的失敗固然是由於後來的糊塗與貪私，但實在也因爲建設之初早種下了失敗根苗，使得後來不容易成功。

從此看來建設眞不是容易事。建設必先有計畫，計畫又必須有實在根據，不能憑空設想，亦不能全抄外國成法。計畫的必要中國現在大約已普遍承認的了，所以近幾年來雖然沒有多大建設，却天天可聽見許多計畫。但是計畫的內容往往離事實甚遠，所以一經實行便即失敗。

這種計畫的失敗，第一原因是不問本地情形，硬抄本國成法。例如要開某種工廠，當然須先調查原料來源，原料不足自然設廠無用。但是『中國之大佳礦何處蔑有，』至今還有許多人能保留着張之洞的豪氣。所以努力建設的某省，曾費巨資建了一座硫酸製造廠，廠成了偏找不到硫化鐵礦，至今擱着無用。

其實關於中國資源的大略根據，並非沒有。至少對於重要礦產的調查，現在已有了若干無疑的重要結論。不過有許多人總不願意讀現成的報告，偏喜歡做他們趁心的好夢。所以至今常常聽見許多離開事實的大計畫，例如山西尺許厚的褐鐵礦，四川幾寸厚的菱鐵礦，以及蒙古沙漠邊上，都可以樹立中國鋼鐵業的大中心。而聽者似乎並不覺得奇怪。

還有一部份人以爲建設計畫是狠容易的事。所以無論怎樣重要的計畫，「當局」要人自己不用費心，只要叫幾個初畢業的科員去起草。起草成了，要人們看都不看，只須做一篇序文，或題幾個大字，就可發表出去，作爲他們的成績。科員們既無經驗，又少參攷，更無研究的組織與機會，迫於地位不能不強作解人，限期交卷便算完事。如此計畫不但決不能行，並且往往把極淺近的事實亦弄得錯悞顛倒。把不相干的數目字濫抄幾篇，連他們自己都不明白牠的根據及意義。如此計畫即使當作文章看，也實在太不成話。

其實正當程序恰是相反。應該由富有學識的頭腦來做計畫，再叫各部份的工作者各就所專去調查研究，去徵集應備的材料，或解決局部的問題。而這種計畫大部份純是專門問題，必須先搜集已有的材料，考察實際的情形，然後方能下手，決不是普通行政機關四壁蕭然毫無參攷設備的辦公室內所能憑空杜撰的。

講到參攷材料，又感覺有系統的整理的必要。例如水利計畫是必須有水文測量做參攷的。因爲水文測量歷久未成，所以水利工程受了許多耽誤。這種辦理不經濟的情形，在建設委員會出版的整理導淮圖案報告內說的甚爲透澈。他說。

『……淮河流域地形河道及水文測量工作與整治計畫等……自民國紀元前一年起迄今已十有八年，其間尤以導淮測量處施測最勤，成績最佳。……其所遺圖案皆散存前全國水利局及江北運河工程局，今歲本會派員……接收，……但亦不過十分之六七。尚有一部份……以無底冊可稽，未能接收。餘皆

散佚不存，搜集靡由，尤以水文測量圖底全部遺失最爲可惜。

……據此可知淮河流域蘇皖兩省地形有測一次者，有複測二次或三次者，亦有一部份區域遺留未測者，因之各河流域分野及其面積，無從得精確之計算。事權不統一，工作無系統，用費不經濟，皆過去之缺點。……』

每一次測量當然要費許多款項與時間，方始做了若干工作。工作做到半途，政局變化了，機關改組或是長官換人，一切推翻重新起頭，再做原來已做的工作，當然要費雙倍的款項，只得一份的成績。而況如此者並不止一次。同一地方一次二次三次的去測量他。但是旁邊要緊的地方却整個遺漏了，所以眞正要用的時候還是不完全。如果把屢次重複的費用與工夫來推廣與補充，豈不都可完成了麼？這樣的情形其實並不祇淮河的測量，例如山東河北的南運河，從前測量的圖說聽說也不知去向了。諸如此類的事情，並不是局部的小事，經費的虛耗事業的躭悞，都是於國計民命有重大關係值得公衆的注意與監察的。

從這樣事情我們應得的教訓是政府對於建設機關及專門事業要愼重變更，不可不顧一切的輕易改組。這種事業與空洞的政治不同，積漸的進步雖然有時似乎稍慢，但是總算起來却比年年從頭做起還要快些。進步是歷次的工作相繼續相積累而成的，尤其是重大的建設事業，非逐步前進不會成功。如抹殺前人的結果，要一切自我作始，事業便不會有進步。俄國的革命要算狠澈底的了，但對於專門機關還是大多數保存或恢復了原來的基礎。中國的革命從來不曾澈底，但是官僚地位的爭奪却比什麼都利害。

古人說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現在可以說五年建設，必須先有五年的測量調查和研究。所以俄國五年建設計畫比較可能，因爲他們預備功夫究竟比我們開始得早了許久。他們第二個五年建設計畫成功必定更大，因爲已有第一個五年工作做了基礎。中國在前清末年的建設事業，差不多都是毫無計畫貿然實行，所以用力雖大而成効甚微，甚且還引起許多危險。民國以來方始有些測量調查研究的工作，但仍未盡得實用，或者因爲不能一貫進行，所有成績大半損失。或者因爲當局主持的人沒有利用此種材料的能力及信心，所以事業上仍得不著指導。在如此情形之中，如果依樣畫葫蘆，也强來一個四年或五年計畫，我狠怕東施効顰結果不如預期。

也有一部份人不究失敗的原因，而設法改進，却輕易

的對自己失了信用，便主張中國建設事業非整個的請教外國人來辦不可。關於特別的專門事業，借材異地當然是狠可以，而且有時是必要的。但是一國的整個計畫，或是重要事業的中心組織，究竟還是要中國人自己能擔任方好。如認爲一切事情都應該完全交外人去做，我們本國人只準備掛名尸位，坐享其成，未免過於自暴自棄，而且天下也決沒有如此便宜事。

漫游散記（一）

丁文江

這二十年來因爲職務的關係，常常在內地旅行，二十二省差不多都走遍了。旅行的途中，偶然也有日記。但是始終沒有整理。現在把其中比較有興趣的事情，摘錄出來，給適之補篇幅。因爲次序沒有一定，事實也不能聯貫，所以叫做散記。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

◉不吉利的澡盆

我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十日從歐洲經過西貢海防，到了勞開。距我出國留學的時候，差不多整整的七年。那時候滇越鐵路剛剛通車。從河內起，到昆明，要走三天，每天要下車住。勞開是第一天的宿站，在紅河的右岸，對河的河口，就是雲南地方。

我直接從歐洲回來，沒有帶舖蓋，下了車要想找一個外國旅舘過夜。到了站口，遇見了一個華安棧的接客的，再三拉我到他那裏住。我到客棧一看，是一個廣東的酒樓；客房的佈置，也與上海香港的廣東酒樓一樣，用半截木板隔開，一間一間的連貫在一排。而且各房都沒有窗子。陽歷五月勞開的溫度已經在華氏九十度左右，一進屋衣服立刻濕透。我要出去找外國旅舘。接客的人說，「先生不要忙，我帶你看我們頂好的房間。」

果然酒樓的後邊，樓上有一間大房，房裏有一張床，一張棹子，一把椅子。床上掛着白洋紗帳子，舖着一張席子，放着一個小磁枕頭，比普通的客房好得多。我于是就勉強住下。汗出多了，要想洗澡：叫茶房拿一個盆來。他只是搖頭說「盆不乾淨。」我說「不管他，拿來再說。」

等了一會他拿了一個圓木桶來，雖然太小却是狠新的，並沒有甚麼不乾淨。他打了水來，就板起面孔對我說道，「先生，你不管盆乾淨不乾淨，一定要洗，洗出晦氣來，不要怪我」。我再三細看，竟看不出不乾淨的所在。他也急了，纔說道，「先生！你難道看不出這是女人用的盆！」我方纔知道，用女子用過的盆洗澡是不吉利的！

我洗了澡，四面細看，房裏牆壁上一點東西都沒有，只掛着一張琵琶。我恍然大悟，這是妓女接客的房間，所以有不吉利的澡盆。果然吃了晚飯，左右隔壁都彈唱起來。一直到早上四點，纔漸漸沒有聲息。我通夜沒有能睡，不但彈唱的鬧得利害，而且不放帳子睡，蚊子太多，放了帳子，悶熱得受不住，蓆子上又有汗臭味，枕頭是又硬又方的。好容易挨到天亮，剛剛有點睡着，茶房已經來開早飯了。

這是我回來第一次住中國客棧的經驗！

◉私帶軍械

五月十一日六點鐘，我從勞開上車過紅河橋，到了中國境內的河口。在勞開法國的稅關已經把我行李草草的查驗過一次。到了河口，中國的海關又有人上車來查驗。一個紅頭髮的外國人同了兩個中國助手，走上三等車，眼光就注視到我身上。

「你是中國人嗎？怎麼沒有辮子？」，這位紅頭髮的先生用純粹的愛爾蘭口音問我。

「我是剛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到雲南來游歷。」

「留學生！你帶得有軍火麼？」

這一句話可把我呆住了。我有一個愛爾蘭的同學，他到火車站送我的時候，拿了一桿英國陸軍用的八寸長的手鎗給我。他說，「聽說你要到中國內地去旅行，不可不帶軍械。這是我常用的一件東西。送給你防身，而且做個紀念。可惜我沒有子彈了。你到了倫敦，千萬買幾百粒帶去」。我到倫敦，忙了上路，忘記去買子彈，只把一支空鎗帶走。不想一到本國，就因此發生了麻煩。

「我有一支手鎗，是一個愛爾蘭的同學送給我做紀念的」。我只好硬起頭皮老實的告訴他，一面拿手鎗出來給他。

「阿！我也是愛爾蘭人。這是軍械，不能私帶的。你有護照麼？」

「我有，我有！」我連忙把駐英公使發的一張護照給他看。他問他的中國助手，護照上寫的甚麼。

「護照上說他是英國留學生，回國來游歷的。並沒有

提起手鎗」。

「沒有提起手鎗，有護照也不行的！你知道私帶軍火，在中國是有罪的嗎？子彈呢」？

「我只有鎗，沒有子彈」。

他一面搖着頭，一面把我的行李反覆細查。

「你這個人太奇怪了，竟帶了一支空鎗」！

「我對你說過，是一個同學送給我做紀念的」。

他想了一想，對我說道，『手鎗當然是要充公的。照例你私帶軍械，我應該把你送中國官廳扣留審問。但是你沒有帶子彈，又有使館的護照，我不難爲你了。但是這幾天接到命令，因爲廣東有留學生鬧革命，對于留學生，特別的注意。我不能不報告蒙自海關道台。我下去就得打電報，看你的運氣罷」！

我眼睜睜的看着這個愛爾蘭人把我的愛爾蘭朋友送我的手鎗拿着下車去了。火車到了蒙自，上來兩個警察，對于我狠注意。我把護照給他們看過，他們並沒有提起手鎗。大概紅頭髮先生電報打晚了，或是竟沒有打。我雖然犯了私帶軍械的罪，居然逃出了法網！

◉板橋驛—壁上題詩與滇越鐵路

我在昆明住了兩個多星期。當時葉浩吾先生做雲南高等學堂的監督，極力的留我在雲南教書。我因爲離開中國已七年了，決意先由貴州湖南回家一次。葉先生幫我做衣服舖蓋，僱夫子，介紹我見雲南提學使葉爾愷先生，派了兩名穿號掛子的徒手護兵送我到鎮遠。從昆明經貴陽到鎮遠旱路一千六百里，按站走要走二十八天。我帶得有許多儀器書籍，本來想僱牲口。以後一打聽，馬行裡的規矩，僱牲口至少十二匹纔肯單走，不然要給人結伴，極不方便。只好做三個竹架子，僱夫子抬行李。我自己坐一乘『滑槓』。這是一種極單簡的竹轎。用兩根長竹子做槓，前後綑兩根橫竹板。中間掛一塊木板做座位，把舖蓋打開，舖在上邊。前面再掛一根小竹子做踏脚，只有兩個人就可以走長路，比四個人的轎子省便的多。一共八個夫子，一個空身的夫頭。都是從麻鄉約行裏僱來的。麻鄉約是西南最有名的夫行，專做運輸的買賣，據說創辦的麻鄉約是四川人，跟楊玉科平雲南回亂有功。他不願意做官，就組織了一個夫行。凡有四川，雲南，貴州旅行的人，都得請教他。半路上夫子偷東西或是逃走，都由他行裏負責。一直到民國十九年我到四川貴州的時候，重慶貴陽都還有他的分行存在。

五月二十九日我裝了假辮子，留了鬍子，穿上馬褂袍子，帶着黑紗的瓜皮小帽，同九個夫子，兩名護勇，九點鐘從昆明出發，下午一點半到板橋驛，夫子就不肯走，說前面沒有宿處了。住的客棧，狠像北方的「四合廂」的房子。前邊三間是橫房廚房，朝南的是三間上房；東西各有三間廂房。我住的上房：地是土舖的，棹子也放不平。屋上瓦極薄，透光的不止一處。那一日下小雨，房子裏面已經漏濕了好幾處，房後面有窗，開了一看，正對着馬槽猪圈，立刻飛進來無數的蒼蠅。房子裏面一張床，一張棹子，一條板橙，都堆滿了灰。棹子上有半分厚的黑油灰，擦不掉，抹不去。最不得了是我八點鐘吃的早飯，一點半到店，三點半纔有飯吃。因爲客棧的規矩，只供給白飯，菜由客人自備。客人一到，先要買菜，然後挨着次序做菜。後到的客人。要等先到的吃過了，鍋子方始有空。我沒有帶廚子。幸虧帶的兩個護勇，有一個姓陳的跟趙爾豐當過哨官，到過西藏，是老手出門的。他雖不是廚子，在軍營裏住久了，會得炒青菜，雞子，不然沿路上只好吃白飯了。我纔曉得勞開的華安棧，已經是百二十分近代化的了。

外面下雨，不能出門，坐在房裡餓着肚子等飯吃，異常的煩悶，忽然看見牆上題滿的詩，仔細一看，都不狠通，惟有一首引起我的注意：

「萬里作工還被虐，鄉山回首欲歸難。十人同路餘三個，五日奔波始一餐。乞食幾家飯糝信，千人有客愧袁安。寄言來往衣冠者，末路應憐范叔寒。」丙午春偕同輩作工于滇省，不堪法人之虐待，相率辭歸。既出省城，資斧斷絕，同行者十人，惟存余三人而已。寒宵不寐，書此以自寫苦況。津門窮客」

丙午是一九〇六年，是滇越鐵路開工的第三年。這條鐵路是一米突寬的狹軌鐵道，最陡的坡度是四十分之一。全路工程異常的困難。從勞開到蒙自，一一三英里，有一二八個山洞；蒙自到昆明，一七六英里，還有三十個山洞。全線二八九英里，一共有一五八個山洞；山洞的總長度爲十一英里有半，所以全線的二十五之一，都是山洞。建築費每公里爲三十五萬五千佛郎。而且路線的大部分在極深的峽谷裡面，溫度濕度極高，「瘴氣」極其利害。法國人修路的時候，本地人怕瘴氣，不肯去做工。于是法國人同包工的意大利人到山東直隸兩省，大登廣告，招募工人。招去的一萬多，死去五千以上。南溪一段，有『一根枕木一條命』的傳說。這一位「津門窮客」一定是一萬多

人中的一個，被法國或意大利人騙到雲南來的。當日招工的時候，山東直隸的地方官極力的幫外國人忙。到了雲南以後，雲南的地方官對於他們的待遇絕對不敢過問。這是在中國修鐵路最可痛的歷史。所以津門窮客的詩雖不好，却有保存的價值。

赤色麵包（新書介紹）

衡哲

書名　The Red Bread

著者　Maurice Hindus

出版者　Cape and Smith, New York. 1931.

這是繼續 Humanity Uprooted(看本刊第二期）的一本書。前書是泛述蘇俄革命一切的——制度，人民，及外交——此書則是專述集農制度的。前書因範圍太廣，故所述大抵屬于外表，此書則因注意力的集中，故能作深刻的人心的探求，而爲農民申訴他們對于集農制的歡樂與怨懼。

革命本是一個無情的輾路機，他只懂得他的使命，他不懂得什麼叫做人情。此書的最大優點，是能用客觀的眼光，藝術的文筆，具體的說話與行爲，隨事隨地的把這個人情與制度的衝突表現出來，使讀者能充分了解雙方的心理——農民的痛苦，與革命家的煩憂。

一個農民這樣的對著者說：

『誰聽見過，拋棄了我們的田地，我們的牛馬，我們的傢具，我們的房屋，成天成年的做工，與他人平分所有的物件？一家的人尚不能個個相安，尚要時時相罵打架，你說，我們這一羣路人倒能相安如一家的人嗎？』

『是的，有的女人有十個孩子，便十個孩子有牛奶吃，有的女人只有一個孩子，也只有一個孩子吃牛奶。她們做的却是同樣的工作。唉，這算得公平嗎？』（三十三至三十四頁）

但革命家却對農民這樣說：

『你們這一羣不爭氣的，告訴我，假如你們老守著你們各人的田地，還有什麼希望？想想看……你們的人口是年年增加，你們的田畝便越分越小。你們

的阡陌是那樣的多而不平，即有機器也將不能使用。你們只能使用舊法，享受舊苦。在這樣制度之下，你們除了覆滅與餓死，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三十九頁）

集農制自然是于農民有利的，尤其是在貧農。在此制度之下，一切耕種與畜牧是有組織的，是科學化的，所謂用力少而成效大，實不能不說是農業史上的一個大進步。但富農與中農的犧牲確是狠大的，尤其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十年的冬天，所謂組織隊（The Organizers）在鄉村的强暴行爲，實使農民痛心疾首。他們用强硬的手段——監獄，充軍，沒收產業——强迫農民加入那個集農制。這個情形，斯丹林（Stalin）及中央政府那有不知的道理？但爲什麼直到一九三十年的三月，他們方下令禁止這個强迫農民的行爲呢？我以爲著者的解釋是很對的：

『我們實不能不說，他們（指斯丹林及政黨各方的人）的遲遲禁止，是出于有意的。他們是在圖一個大利。我們再聽聽下面斯丹林的報告，便明白這個大利是什麼了。這個運動（即是一九廿九年冬間强迫農民加入集農制的運動）給了政府二百萬普得（Poods）的穀籽，又爲集農場獲到了價值四萬萬金盧布的農作品，又使四分之一有餘的農民加入了這個農場……靠了這些集農場及國有農田，俄國在一九三十年，遂又重爲世界穀場上的一個大勢力了……從黨的立場上看來，這些獲得是很重大的，但是，他的代價也是同樣的大。』（七十三至七十四頁）

爲什麼『從黨的立場上看來，這些獲得是很重大的』呢？因爲蘇俄的目的不但在經濟自給，無求于人。幷且要人來求我，俾蘇俄能成爲工業世界的領袖。他的手段是集中農產品及工業品，而集農制乃是此手段中的一個重要步驟。說到這裏，我又忍不住要譯引一段斯丹林的說話了。

『我們正在開足了馬力往工業化的路上走，往社會化的路上走，把那個古老的，退化的俄國，遺在後面。我們將成爲一個鋼鐵的國家，一個摩托的國家，一個機器犂的國家。我們把蘇維埃放到一個汽車上，把他的農夫放到一個機器犂上，到了那時，我們再請那些自謂文化甚高的資本家來，和我們比賽比賽，看到底誰是落伍，誰是進步？』（八十七頁）

這樣的大言，這樣的自信力，這樣的驚人計畫，又何怪他們對于農民的犧牲與痛苦，漠然無動于中呢？一個輾路機正在工作之時，是絕對不能爲了一條小虫，一根枯艸，或一條黃毛小狗，而停止他的進行的啊！這是我們讀了赤色麵包之後，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想。

獨立評論

第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版

所謂剿匪問題　丁文江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　何廉

鮑羅廷時代之蘇俄遠東政策　蔣廷黻

漫游散記（二）　丁文江

△「地無三里平」

△「人無三兩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共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富文齋　現代書局　西單商場君中書社　新月書店（代定）　東安市場佩文齋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五馬路亞東圖書館　四馬路新月書店　四馬路現代書局

上海　時代公論社

南京　中央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所謂「剿匪」問題

丁文江

現在國民政府又要大規模的「勦匪」了。不但派定了勦匪總司令和副司令，而且蔣介石先生已經出發到了廬山；李濟琛先生也有不日到蚌埠指揮的消息。但是同時忽然財政部長提出了辭職的呈文。

我們雖然不知道財政當局辭職的內幕，揣想起來，恐怕與勦匪經費問題總有關係。去年九月以前的財政狀況，中央的收入預算有六萬萬六七千萬，而軍費的支出，每月是二千八百萬，佔全部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去內外債的擔負，政費已經沒有着落，不能不靠發公債周轉。目前中央的收入，除去還債以外，每月不過一千五百萬。其中軍費是一千三百萬，政費二百萬。在財政當局以為軍費已經佔了政府的眞正收入百分之八十六。公債既沒有法子發，政費又沒有法子減，勦匪再不能增加額外的經費。在軍事當局則以為不但調動軍隊，不能沒有特別的經費，而且軍餉減成發給，軍心不能穩固，勦匪就無從下手。兩方面的觀察不同，當然免不了衝突。

我以為這不是單是軍事和財政的問題，是國民政府整個的問題。我們先要知道「勦匪」兩個字怎樣解釋。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所謂匪，就是武裝的共產黨。自從國民黨反共以來，對于反共的名詞，經過了幾次的變遷。最初的時候是「清共」，以後是「討共」，到了最近是「勦匪」。但是共產黨並沒有因為國民黨對于他們改變了稱呼，就喪失了他們政黨的資格；更沒有因為由「清」而「討」而「勦」，減少了武裝的實力。同時國民政府和政府的軍隊，却因為改變了口號，發生了心理上的變化。「匪」不是內亂，「剿匪」不是內爭，名稱一變換，就可以粉飾太平，說軍政時期終了了。

這種粉飾太平的辦法仍然不能抹煞事實。事實上是長江流域產生了第二個政府：政府之下，一樣的有委員，有主席，有軍長，有師長。政府之上，一樣的有黨部，有黨員。江西，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合併起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在這個政府統治之下。最近平漢，津浦兩條幹路都發生了危險。于是國民政府又提議要大規模的用兵，但是所用的口號還是「勦匪」。

我們對于國民政府，要請他們正式承認共產黨不是匪，是政敵。認清了這一點，政府負責任的人，纔能够感覺到他們切身的利害。認清了這一點，纔能够明白政敵不是單靠軍隊可以消滅的。一個政治團體的生命，日子久了，總得靠他政治上的成績纔可以保存。共產黨所以有今天，是湖北，江西，安徽幾個主席幫他們忙的。最近政府似乎也有決心改革這幾省的政治，所以撤換了這幾省的主席，但主席雖然換了新人，而舊主席仍然是「綏靖主任。」綏靖的成績我們絲毫沒有看見，而綏靖主任却大有督軍化的趨勢。省政府的文官如何能制裁那有兵有鎗的新督軍？稅收仍然在軍人委派的人的手裏。軍人委任的縣長，省政府也休想更動得一個兩個！只看見省城裡添了一個非現役軍人的主席，只看見舊主席換了新衙頭，然而一省政治的改革在這種雙料政制之下我們真不知從何說起！製造遍地的土匪和共產黨的，原是這些舊主席和他們手下的虎狼。現在掛牌去「綏靖」的，仍然是這些舊主席變成的新督軍！如果他們有「綏靖」的能力，又何須政府的大舉征伐？如果他們不能綏靖，只能造匪養亂，政府又何愛於這些變相督軍，偏要維持他們來虐民樹敵呢？

共產黨是有組織，有主義，有軍隊鎗械的政敵。國民政府爲自衛計，想用兵力剷除這樣迫脅牠自身存在的政敵，這種心理是一個政府不能沒有的。然而政府何不自己反省：究竟這種政敵是誰造成的？是什麼東西造成的？

無疑的，共產黨是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稅而不行一絲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內亂造成的，是政府軍隊「齊寇兵，資盜糧」造成的。

昨天在一處的席上聽見汪精衛先生談起此次廬山會議得着各地將領長官的報告，說共產黨在他們佔據的地方並沒有實行他們的共產主義的政策，所以只可說他們用「威迫」，而不能說他們用「利誘」。

我們要請汪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們平心想想：即使共產黨不曾實行他們的共產主義政策，難道國民黨在當國的幾年之中曾經實行過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等政策嗎？他們不能「利誘」老百姓，難道國民黨的政治有何種「利」可以「誘」老百姓嗎？同是「威迫」，何以擁有百萬大兵的政府之「威」反不如紅軍和梭標隊之「威」的有效呢？政府諸公何不想想：威迫與利誘之外，是不是還有「避害」「救死」等等途徑在老百姓心裡更爲重要迫切呢？

昨天聽了汪先生的談話之後，回家看見大公報社論的「剿匪要義」。大公報所謂「要義」，只是一句話：「於

全國中懲治一萬貪污文武官」！

我們也有一點「剿匪要義」：

第一，用現在政府調來剿匪的有紀律有訓練的軍隊來解決皖鄂贛三省的不良軍隊，澈底裁遣。

第二，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計畫和行動，用全力整頓江浙皖鄂贛五省的政治。

第三，裁撤戴季陶先生的考試衙門，在這五省澈底實行考試任官的制度。

第四，取消這五省內的一切苛捐雜稅。

第五，澈底整頓這五省的司法行政和財務行政。

（附註）丁先生寫成此文，給我全權修改。從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來不及送給丁先生審校了，只好由我聲明負責。（胡適）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

何廉

農業之生產要素，爲土地勞工資本三者。盖務農之先決條件，必有土地；然有地而無勞力，則地荒；有勞力而無資本，則將多勞而鮮獲。故必三者具備，且其分配適宜，農業始能發展，農產始可以期其豐穰。

土地　吾國面積計爲四，三〇〇，〇〇〇方英里，約佔全世界面積百分之五强，較之日本，約大二十九倍有餘，除英俄外，世界皆莫能逮。第此項面積中所包括之土地，爲類不一，有三千尺以上之蒙古高原，一萬尺以上之西藏高原，此外尚有甚多大山脈和溫度低下雨量缺乏之沙地，此種土地，均極端不宜於耕殖。據美國農部專家貝克君之估計，我國土地中有充分雨量之可耕地，約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其中百分之九十至九五，皆在本部十八省及東三省。此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之中，氣候過寒不適耕種者，約佔百分之五，所餘可耕地爲一，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其中山岳池沼之地，及因其他地形關係不能耕種者，倣美國之比例，作爲百分之四十，則所餘者約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再舉其中土壤過瘠不能耕作者，作爲百分之五，所餘可耕地之淨數，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僅佔全國面積總數四分之一强。我國人口總數之估計不一

，吾人姑以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爲準，則平均每英里可耕地之人口密度爲三一一，較之日本每英里可耕地之人口密度（二七七四），約小九倍；英國每英里可耕地之人口密度（二一七〇），約小七倍。惟吾國可耕地，雖估計之數，爲七萬萬英畝，而實際之已耕已殖者，爲數有限，且太半集中於中原區（即白河黃河淮河等平原）揚子區（即揚子江下流平原）邱陵區（即中原區揚子區之邱陵地如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之低山寬谷）與沿海區（浙閩粵三省之東南）四區。其可耕而未耕之地，除東北之天然農區外，餘則或待水利之興治，或待鐵路之修築，墾發之功，非可望於旦夕。東北三省可耕地之儲量，計有四千四百萬英畝，惜該處土地之取得及分配，缺乏定法，人民生命之安全，缺乏保障，以及幣制之紛亂，信用制度及銷售制度之不改善，均足使移民墾殖，困難叢生。年來直魯豫之農民，雖移赴關外者甚多，然按之實際，移赴東北之動機，由於東三省土地之利動者少，由於原藉環境之壓迫者多。自九一八以後，東北之紛亂益甚，移民返藉者，日多一日。作者最近赴山東益都昌邑等縣調查，得知該地今年因東北移民返藉過多之故，農工工資，較年前此時低落至一倍以上。

我國可耕地之已耕者，爲數多少，僅有估計可考。貝克估計爲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劉季陶估計爲二八一，〇〇〇，〇〇〇英畝，此外尚有估計爲二四六，〇〇〇，〇〇〇英畝（見Report on Crops, markets May 1923），及二六三，〇〇〇，〇〇〇英畝（見Report of Agricultual Commission, 1914）者。此四種估計之中，以劉君之估計爲最高，若以此最高之數爲準，則吾國現時之平均，每英畝已耕地之人口密度爲一〇二四强，每人有已耕地〇・六二英畝。按照英美諸邦現時之生活程度，每人須耕地二英畝半始足以供營養之資。若以此數衡之，則吾國平均每人之已耕地，尚少四倍。若與美國現時平均每人已耕地三・六英畝相比，則少六倍。因此之故，中國農家之耕殖面積（crop area），至爲侷仄。據金陵大學皖直豫陝浙閩蘇七省之農村經濟調查所得，平均每農家之耕殖面積，爲五英畝零一，此數似尚較高。作者在山東所調查之結果，農家之耕殖面積，少至一英畝或一英畝以下者，約佔調查家數（約三千餘家散佈於益都昌邑二縣）百分之五五。吾人姑以金陵大學之調查爲準，則我國農家耕殖面積，小於美國者（約六二英畝）約十二倍有餘，即與丹麥（約三三英畝）相較，亦小六倍以上。農家耕殖之面積，狹小

如此，其收入之微，即可想見。按諸作者在山東之調查，平均每農家之淨收入，僅一四二元，其中百分之十七，尙爲農家之副業收入。所謂淨收入者，即農家全年農務收入減去其全年農務支出之謂。倘以每家五口計算，則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僅二八元四角，此與我國平均每人國入三十元之估計，相差無幾。農民生活程度之低下，於此可以見矣。

勞工　吾國農民佔人口總數四分之三（約三萬四千萬），爲數可謂極鉅。歐美各國農民佔人口總和之百分數，計美爲百分之二六，法爲百分之四二，德爲百分之三一，英爲百分之七，東亞爲日本，農民佔其人口總數百分之五五，印度佔百分之七二。是中國農民佔人口總數之百分數，較世界任何國家爲高，即較以農國著稱之印度亦過之。農村人口衆多，工資低賤，故農場工作，幾全用人力。據金陵大學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每英畝植棉所用之人力勞工爲六五〇小時，較美國（一一六小時）約多五倍半，種薯所需之人力勞工爲四七四小時，較美國（八二小時）約多六倍，種麥所需之人力勞工爲二四〇小時，較美國（十小時）約多二四倍。

農民耕種時所用之人力勞工，既已如此之多，其勞工費在農務支出總額內所佔之比例，自必至鉅。據金陵大學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每英畝農務支出中百分之六四（約二十元）爲勞工費（包括僱工主農及其家屬之任工作者）最高者爲百分之八一（約七十元），最低者爲百分之二九（約四元）。按作者在山東益都昌邑等縣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每英畝農務支出中百分之七十爲勞工費（約三五元）。在東三省東山裏一帶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每英畝農務支出中百分之六十爲勞工費（約七元伍角）中國農村之工資甚低，而每英畝所用之勞工費，對農務支出之比例若是之高，此足徵便宜勞工非經濟之勞工也。美人貝克以每小時農工所得之收穫爲標準，比較中美農工之效率，謂中國農工每小時種玉蜀黍之所得僅一·一基羅格姆，美國則爲四五·五基羅格姆，種小麥中國僅一·六，美國則爲三九·四，種米中國僅二·三，美國則爲一八·七。就此數字觀之，美國農工種玉蜀黍與小麥之效率，高於中國農工者約四十倍，即種米亦高八倍有餘。

農工可分爲主農，家屬工人，，及僱工三種。三者在中國農村中之重要，尙無準確之統計可考。且各地情形互異，亦不能一概而論。據金陵大學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百分之一九爲僱工，百分之三八爲主農，百分之四三爲家

屬工人。三者之分配，隨農家耕殖面積之大小而異，大概言之，二英畝或二英畝以下之小農，平均僱工工資佔勞工費之百分數爲四；三英畝至七英畝之中農，其平均僱工工資佔勞工費之百分數爲一四；八英畝以上之大農，其僱工工資平均占勞工費百分之三二。金陵大學之調查結果，與作者在山東益都昌邑調查之所得相似，山東農民之勞工費中，平均百分之十八爲僱工之工資，其中小農平均百分之六爲僱工工資；中農平均百分之十五爲僱工工資；大農平均百分之三七爲僱工工資。東三省則迥異於是，其僱工工資在勞工費中，平均約佔百分之四五，最高者約達百分之六五，是蓋由於東省之農家僱工較多，工資較高故也。由此亦可推知吾國鄉村中之農民，除東三省外，其非地主非佃農而爲無產之工資工人者，極爲少數。此極少數之工資工人，在中國農村中之地位，一如法國丹麥及德國南部之無產農業工人，尙不能自成爲一階級。大部分之農業工人，其本身亦擁些許之土地，或爲地主之佃戶，僅以其農隙之餘力，爲人傭工。故吾國鄉村之經濟，目前尙無顯著之無產農工階級問題，所有者爲多數耕地甚少之農民耳。

資本

農民之資本缺乏，實爲發展吾國農業最大問題之一。據金陵大學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每農家之資本，計一七六九元，其中百分之九二爲不動產，如土地房屋樹林之類，百分之四爲牲口，百分之二爲農具，百分之二爲種子及糧食。作者在山東益都昌邑調查所佔計之結果，與金陵大學所得者大略相同。茲將其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平均每家資本佔計之分配列左。

自耕農　資本一七〇〇元（不動產——土地房屋佔百分之九二；牲口佔百分之三；種子及糧食佔百分之二；農具佔百分之三。）

半自耕農　資本一一二〇元（不動產——土地房屋佔百分之八六；牲口佔百分之五；種子及糧食佔百分之五；農具佔五分之三）。

佃農　資本二四五元（不動產——土地房屋佔百分之四三；牲口佔百分之二六；種子及糧食佔百分之一四；農具佔百分之一七）。

據上表所示，吾人所須注意者有二：（一）佃農資本較自耕農半自耕農均遠少。上表所載佃農之平均每家資本，尙不足以表示吾國多數佃農窘困之情形。據作者之調查，山東佃農之資本，在五〇元以下者，約占調查範圍內所有佃農全數（五百餘家）五分之二，大率僅有農具及牲口二種

。(二)資本甚微，農具所占資本總額之比例尤小，故耕種所用之動力，大都均爲人力及畜力二種。水力風力及機力，雖現在中國各處亦有用之者，要多限於灌溉而已。貝克估計我國人力及畜力用爲農場之動力者，約四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力。倘已耕地以劉季陶之估計爲準，則每六英畝耕地，約有一馬力。每農家所有動力，（每農家之耕種面積，以金陵大學之調查平均五•一英畝爲準。）尙不足一馬力。美國平均每七英畝耕地用一馬力，而每農家所有可用之動力，則爲八馬力。是中國農民耕地一英畝所用之馬力，較美國農民耕地一英畝所用之馬力尙多，而美國每農家所有可用之馬力則九倍於中國之農家所有。推其故，蓋因中美兩國農場所用動力之性質不同所致。美國農務工作，多賴機器以爲之用，而所恃於人力者少；中國農民資本微薄，而勞工之工資至低，故農民之耕殖，則純賴人力與畜力，所謂資本之農具，殊甚鮮也。

結論　綜括上述：我國之農業生產要素，就土地言，可耕之地，現已耕者尙祇十分之四；其他十分之六，除東三省爲天然農區外，餘則均有待於水利及交通之建設。其已耕之地，數額既不足以敷農民之耕稼，而農民之耕稼方法，又均墨守舊規，故結果所產不增，農民之生活甚低。就勞工言，鄉村之人力過剩，工資甚低，農民耕稼之時，大率多賴人力，故農務費中之勞工費絕高，而各個人之生產額甚低。就資本言，農民之資本甚微，其所用之農具，爲數千年來相沿用之物，無資力以置新式農器。且利農業工人之工資低賤，一切多以人力爲之，故結果每畝所用之動力多而生產少。

吾國之農地，設者均謂已達集約耕種(Mtensive Cultivation)之情形。就上述各點証之，足徵殊未盡然。蓋所謂集約者，只能自每畝所用之人力言之耳，農器之設備，及耕植之科學方法，則尙未足以言集約。約言之，吾國之農業，實爲資本不足人力過用。故今後吾國之農業生產問題，在如何改善土地勞工資本三者分配之比例。

鮑羅廷時代之蘇俄遠東政策

——一個蘇俄外交官的披露——

蔣廷黻

去年英國一個書店出版了一部「一個蘇俄外交官的披

露」。著者的姓氏是伯沙達甫斯奇（Bessedovsky）。伯氏原來是在烏苦連(Ukraine)革命界活動的，但不與列寧表同情。自列寧宣布新經濟政策以後，伯氏一派的人解散了他們的組織而起始與列寧合作。一九二二年，伯氏充當駐維也納的總領事，不久陞代理公使。是年秋又轉任駐波蘭的代理公使。隸屬於蘇俄外交部三年之後，伯氏改到國際貿易部服務。一次蘇俄想派他到美國去作商業代表；又一次派他到南美去：均因故未果。於是在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蘇俄派他到日本去作參贊，同時兼代理公使。因出使日本的關係，伯氏始深知蘇俄的遠東政策之內幕。他這部自傳給與我們的興趣也在乎此。伯氏描寫蘇俄外交官吏的缺乏常識似乎有時太過度了。至於蘇俄怎樣利用使館的特殊權利在各國鼓煽革命——伯氏言之甚詳。我們若無旁証，則必謂他有意寫一部神話故事。不過他原來不與列寧表同情；就是在蘇俄政界服務的時候，他時常批評當局者的政策；最後在巴黎他與斯搭林完全決裂了。所以他要有心的或無心的與蘇俄爲難，這也是人之常情。

伯氏在東京服務的時候——民國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九月——正是中國革命最緊急的時候。革命軍從珠江出師而占領長江；鮑羅廷以客卿而支派中國的革命，都是這時候的事情。在華北：民國十四年冬郭松齡倒戈；十五年正月張作霖氏逮捕了中東鐵路的經理易范諾夫（Ivanoff）；是年四月又派警察進蘇俄使館去搜查。讀者倘記憶這些事情就能領會伯氏披露的重要。

受任以後，就職以前，伯氏當然向上峰請訓。外交部長齊趣林談了一陣日本的政治，如軍閥的跋扈，海陸軍的競爭，財閥派別的衝突，以及日美將來的戰爭；最後表示他對蘇俄駐日公使哥蒲（Kopp）的不滿，說他暗中阻碍了鮑羅廷和加拉罕在中國的進行。伯氏的使命是去變更哥蒲的手段，使日本給蘇俄在中國行動的自由。

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梅爾尼可夫（Melnikov）與伯氏的談話更加詳細。照梅氏的觀察，日俄的衝突有好幾點。第一：鐵路運輸的競爭，其背後就是大連與海參崴的競爭。

「第二：鐵路的建築。一看地圖，你就知道他們（日本人）想在軍事及經濟方面包圍我們的鐵路。最帶恐嚇性的路線要算洮南到昂昂溪線，將來還可向庫頁島發展(原文如此)，及吉林到敦化線，將來可延長到清津。第一線橫截中東鐵路，並且過內興安嶺的軍防區。第二線正與我們的鐵路平行，剝奪我們的路的經濟重要，且給日本人從東向西鑽營

的保障。我們雖再三抗議，但是總無效果。日本人說，這些路不是他們建築的，是張作霖建築的……

「第三：張作霖。張作霖想把我們驅出中東路，而加拉罕在張馮戰爭最緊急的時候又慫恿了郭松齡的倒戈，於是大得罪了張氏。加拉罕當然答應了郭松齡天下是他的（郭的），但實際加拉罕全食言了。郭捨了他的命，和他妻子的命。她原是哈爾濱商業學校的學生。加拉罕與郭松齡的交涉就是她居中的。加拉罕曾要求中政會調兵進攻齊齊哈爾，以援吳俊陞的後路。在新門屯之戰，吳氏的馬隊果然決了最後勝負。我當時曾贊成允許加拉罕的要求，因爲三四旅人就可長驅直入，但是中政會是怕日本人的。張作霖知道了這種情形，於是毅然逮捕易范諾夫。現在張作霖硬想把我逐出中東路」。

當張氏逮捕易范諾夫的時候，莫斯科曾想出師哈爾濱，但是齊趣林教哥蒲探試日本的口氣，而哥蒲報告說日本準備同時調一師團到哈爾濱。莫斯科就決定靜待。梅爾尼可夫想「哥蒲不過撒謊，目的在於給加拉罕一點麻煩」。

在莫斯科與東京的角鬥之中，梅氏以爲蘇俄很有幾件利器。東海的魚，黑龍江東北的森林，及庫頁島的煤礦和油礦都是引誘日人的好餌，足以使日本不動，讓蘇俄在中國活動。

外交次長李特維諾夫（Litvinov）的觀察就大不同了。照他看來，鮑羅廷「不過是芝加哥交易所一個油棍，原名Grusenberg」而加拉罕不過是鮑羅廷的走狗。李氏對伯氏說：

鮑羅廷曾回來爲中國籌款，帶了一件他和加拉罕簽字的意見書。他要求五千萬元，五萬枝槍，一百十五尊礮。中政會那班傻子費了兩天工夫來決定。這樣作下去，我們簡直不會有餘款，可以經營國際貿易。中政會要齊趣林出席。他稱病；每次中政會要和他商議中國的事情，他總有不消化的病。我替他出席了。我堅決的主張不再費一文錢，因爲我們對馮玉祥的忠信絕無擔保。擁護他的結果不過助他在北京建設强有力的政府，及訓練一個好軍隊；他將來惟一的目標不過把我們逐出滿洲，甚至逐出濱海省。斯搭林於是大發怒，說協助馮玉祥不過是中國蘇維埃化的初步。費了許多無聊的辯論，中政會終決定給鮑羅廷他所要求的百分之三十。我簡直氣死了，想馮玉祥這個流氓又要得一千五百萬元，

等於妄費了。」

斯搭林給伯氏的訓令不外這句話：「你必須阻止日本與英國的連合干涉。隨便你用什麼手段，但你必須記得成敗是要你負最後責任的。」伯氏問他蘇俄是否願意割讓庫頁島的北部和海參崴給日本作爲代價，斯搭林回答說：

「我不是外交家，我不能給你具體的意見。如果蘇維埃能在北京成功，就是放棄葉爾庫斯克以東的地帶，我們還能保蘇維埃的安全。事事都要看現在的局勢。蒲來斯特立他維斯克尙要重演好幾次呢！就是中國的革命須要蒲來斯特立他維斯克並不減於俄國革命。」

伯氏得到這些訓令以後，就去東京上任了。在東京，他不久知道了哥蒲的意見。哥蒲覺得中國不但沒有共產革命的資格，連資產革命的資格都沒有。莫斯科不可忘記中國的民衆運動不但有損於英國的利益，並且有損於日本的和美國的利益。英日合作雖不可能——因爲自聯盟取消和新嘉坡建港以後，日本是敵視英國的——日本在華中的利益也很大。爲保護這些利益，日本不惜單獨行動。到某等程度，日本不致反對蘇俄的行動，因爲日本想趁機奪取英國的勢力，但過了這等程度，日本是不能容許的。中國人也不是一班小孩，任憑鮑羅廷和加拉罕去玩弄。要中國人承認蘇俄完全是大公無私，蘇俄必須退還中東路和黑龍江北岸的土地。現在蘇俄的政策徒然使俄國喪失中國的友誼。伯氏與日本外務次長出淵的談話也給他同樣的印象。關於東三省，出淵尤其要蘇俄不多事。

駐北平的俄國使館人員有時到東京去見伯氏。其中之一，維台爾尼可夫（Vedernikov）和伯氏談過鮑羅廷與蔣介石衝突的原委：

「他（維氏）說根據一切的報告，蔣介石是個忠實的民主主義者，且是個有經驗的革命家。這樣的人永不會讓蘇維埃化中國。鮑羅廷一起始他的陰謀，蔣氏必敵視我們。蔣氏政策的突變一定引起國民黨的內鬨，使他失掉他以往的社會根據。他的革命工作受了這打擊以後，他勢不能不放棄改造中國的企圖。因此中國的革命份子必致痛恨我們。鮑羅廷，維氏告訴我，曾訓令蔣氏的俄籍軍事顧問，教他們與第三國際合作。實際這就是教他們倒戈：那這是說，要他們在蔣氏地位危急且有其他領袖足以代之的時候一部份的反蔣。這事頗容易作，因爲蔣氏的敵人不少；其中最要者就是孫傳芳。」

加倫將軍及其同事以爲鮑羅廷這個辦法顯然不合于軍人的道德，但莫斯科終擁護了鮑羅廷。維氏說過鮑羅廷實際倒蔣的計畫：

「當革命軍進攻孫傳芳張宗昌的時候，蔣氏得着鮑羅廷給德富羅斯奇（Davrosky）的密碼電，教他阻碍軍隊的前進。鮑羅廷以爲蔣氏一得上海，其權威必大加增，以後就不能再倒他了。有些中國軍官已受了鮑羅廷的錢，應許贊助共產主義。在上海呢，已起始訓練赤軍。鮑羅廷的計畫簡單極了：使蔣的軍隊失敗，舉一個贊助共產主義的軍官來替他。同時赤軍在上海發動，把張宗昌的軍隊逐出……。上海之變一成功，一個蘇維埃式的革命政府就在那裏組織起來，中國的赤軍也有所憑依了。」

但這個密碼電被人截取了。蔣氏把德富羅斯奇關起來。上海終落在他手裏。以後蘇俄要利用汪精衛；不成，就收買了賀龍和葉挺。

民國十五六年當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大關鍵。伯氏所述不無史料的價值。

附註：伯氏的書原名如下：

Revelatiozs of a' Soviet Diplomat. By Gregory Bessedovsky. Trans Lated by Matthew Norgate London, Williams asd Norgate, 1931. PP.276.

漫游散記（二）

丁文江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續）

◉「地無三里平」—雍正以前的地圖—新舊驛道

貴州有個俗語說，「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初聽得的時候，覺得未免形容過分。等到在貴州旅行久了，纔知道這三句話都與事實相去不遠。我第一次在貴州境內旅行了一個月零七天，下了十五天的雨。民國十八十九兩年再到貴州，旅行了五個月，只有二十八天是眞正的晴天。可見得「天無三日晴」的話是不錯的。我現在要舉幾個例，証明貴州是「地無三里平」的。但是

在這個以前，先要說明通行的貴州地圖的錯誤。

從昆明經過馬龍，霑益到白水鎮，有英國軍官戴維士所測的地圖；沿路的距離高度都還可信。過了白水向平彝縣，再向東到貴州境內就只有武昌輿地學會所出版的略圖可供參攷：高度完全沒有測過。照這個圖，從平彝到貴陽的驛道，要經過亦資孔，普安，盤江，鐵索橋，永寧，關索嶺到安順的黃菓樹。我從平彝起，就自己用指南針步測草圖，並用氣壓表測量高度。過了亦資孔，我以爲一定快要到普安了，而大路忽然走向了東北，經兩頭河，劉官屯，楊松，罐子窖，花貢，向毛口河。以上的地名除劉官屯，毛口河以外，都不見于圖上。從亦資孔到毛口河要走五天。我天天打聽甚麼時候可以到普安，天天不得要領。以後快到毛口河，我詳細問我的夫頭。他說大路不但不經過普安，而且幷不走鐵索橋，關索嶺。一過了毛口河就到郎岱，然後再經坡貢到安順的黃菓樹。他走了幾十次，都只知道這一條驛道。我當時大惑不解，何以武昌輿地學會的圖竟會把驛道都弄錯了。以後到了貴陽，買了一部貴州通志，方始知道老的驛道原是走普安，鐵索橋，關索嶺，大概如圖所載，但是雍正七年鄂爾泰已經奏明把驛道改到毛口河，郎岱了。再仔細一想，武昌輿地學會的圖就是所謂胡文忠公地圖，是根據乾隆年的大內輿圖翻刻的。大內輿圖雖是在乾隆年刻的，實際是用康熙年間天主教教士所測的圖做藍本的，並未加以絲毫修正。新驛道是雍正七年改的，圖是康熙年間測的，當然不會相符合的。所可怪的是這是雲貴兩省的大道，每年來往的士大夫不在少數，竟沒有人發見圖的錯誤！因爲不但是武昌輿地學會的圖如此，所有商務印書館的『最新』中國地圖，和英，德，法，日文的一百萬分之一的圖都是如此！一條貫通兩省的驛道，在圖上錯誤了二百多年，沒有人發見，足見我們這二百多年地理學的退步。

據鄂爾泰的奏疏，因爲舊驛道經過盤江，鐵索橋等處，異常的難走，所以纔改修新道。但是據我當日的實測，經毛口河，郎岱的新路也極其不平，而且向東北繞了一個大灣子，要遠了將近六十里路，狠不可解。當日狠想找個機會，把舊驛道也測量一回，來做比較，但是始終未得如願。直到民國十八年鐵道部提議要修滇湘鐵路，派了一隊人測量路線，一位姓周的隊長誤聽了本地人的話，從亦資孔經過劉官屯，盤江鐵索橋，關索嶺測量了一條路綫到黃菓樹，方纔把這問題解決了。我現在把周工程師所測的舊驛道和我所測的新驛道，擇要列成兩個表如下：

舊驛道（高度以出海面公尺計算，距離以公里計算，各地自西往東排列）

地名	高度	從劉官屯的距離	各地間的距離
劉官屯	一，六二四	——	——
三板橋	一，四六七	二二·二	二二·二
普安縣	一，六六七	二八·七	六·五
江西坡頂	一，六一〇	四二·七	一四·〇
洒米河	九〇〇	四八·六	五·九
江東坡頂	一，五〇〇	五二·五	三·九
安南縣	一，五一九	六〇·六	八·一
盤江鐵索橋	六二〇	八〇·四	一九·八
永寧縣	一，四五四	九〇·九	一〇·五
北口	九三一	一〇〇·一	九·二
關索嶺	一，一一〇	一〇五·二	五·一
壩陵橋	九〇三	一一四·四	九·二
黃菓樹	一，〇〇八	一二八·五	四·一

新驛道

地名	高度	從劉官屯起的距離	各地間的距離
劉官屯	一，六二四	——	——
楊松	一，四四三	二一·三	二一·三
江西坡頂	一，五二五	二六·三	五·〇
江西坡底	一，二二〇	二九·七	三·四
炒米舖河	一，一九九	三八·五	八·八
雞子窖	一，四七三	四四·五	六·〇
鐵場	一，五八八	四八·三	三·八
河底	一，〇三三	六二·七	一四·四
花貢	一，一八〇	七一·二	八·五
毛口河西坡	一，二六八	八三·六	一二·四
毛口河	七一一	九三·九	一〇·三
三王廟	一，七九四	一〇五·一	一一·二
郎岱縣	一，四三二	一一五·四	一〇三
坡貢	一，二〇二	一四一·二	二五·八
黃菓樹	一，〇〇八	一五三·二	一二·〇

細看上面的兩個表，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地理知識。雲南東部是一個一，九〇〇公尺上下的高原；昆明的高度是一，八九二公尺，可以代表雲南東部的高原。貴陽的高度是一，〇九五公尺，可以代表貴州中部的高原。從昆明向東到平彝，經過的山不過二，〇〇〇公尺，所以路比較的好走。平彝的高度與昆明差不多。但是一過平彝經過兩道小山路就向下；亦資孔的高度不過一千七百多公尺，劉官屯剛過一千六百公尺但是路是逐漸向下的，還不十

分崎嶇。黃菓樹在貴州中部高原的西邊，高度是一，〇〇八公尺，與貴陽差不多。若是從劉官屯到黃菓樹，路也是逐漸低下去的，則一百公里，低下六百公尺，坡度並不能算陡。無奈劉官屯與黃菓樹之間，有三條狠深的峽谷：在第一表上所看見的是（一）洒米河，（二）盤江，（三）北口。洒米河，北口都是北盤江的支谷。北盤江在鐵索橋這一處高度只有六百多公尺，洒米河，北口只有九百公尺。這三個峽谷的東西兩岸都是陡坡，成爲交通上絕大障碍。在第二表上所看見的是，（一）炒米舖河（河西也有個江西坡，但是與第一表的江西坡不在一條水中），（二）鐵塲河，（三）毛口河。毛口河就是北盤江的上流，炒米舖河和鐵塲河都是牠的支谷。所以也是三條峽谷，兩岸也都是陡巖。在這種地形之下，要從雲南東部直接修一條鐵路，通到貴陽，事實上絕不可能。

我們又可以了解爲甚麼在貴州「地無三里平」的了。第一牠是一個高原，但是比西面的雲南東部高原要低八九百公尺；從高的高原向比較低的高原走，路當然不能平。第二貴州高原中間又有許多五百公尺到一千公尺深的峽谷。第三所謂高原並不是平原，中間處處都有邱陵起伏，地形極其複雜。中國舊圖上硬要把這種複雜的邱陵峽谷畫成了長蛇式的山脈，無怪牠一無是處了。

要是拿新驛道來與雍正七年前的舊驛道比較，還是新驛道的路好走，因爲新驛道雖然也有三個大峽谷，兩岸的坡度，除去毛口河到三王廟一段之外，都比舊驛道的洒米河，鐵索橋，北口三處的峭壁要平。所以路雖然要遠到六十里，還是值得繞越；鄂爾泰把驛道改到毛口河，郎倍，還是不錯的。

◉人無三兩銀——貴州人吃鹽的方法

我是生長在揚子江下游的北岸的。沒有到歐洲去以前，曾經到江南去過。從小就聽見說江南是中國的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是我並不覺得江南有甚麼好處，尤其不知道爲甚麼蘇州可以代表天堂。到了歐洲以後，更覺得蘇州的六尺寬的石板路，弓背式的石橋，滿河的臭水，和滿街的馬桶是人間的地獄。等到我坐滇越鐵路到雲南，看見河口到蒙自的路，在高山峽谷裏面走，幾十里沒有人煙，而且火車裏頭二等都沒有客人，三等裡也不過三四個人。所有的中國旅客都在四等車裡面，我漸漸感覺到江南的好處。從昆明出發向貴州走，經過頭一個城是馬龍州，城是土墻砌的，城裏不過幾百口人。我更知道雲南不是個「好地方」。但是雲南雖然是一個邱陵起伏的高

原，中間還有許多「壩子」——西南人叫山中間的平原爲「壩子」。如昆明壩子，曲靖壩子，中間滿是水田，二里一個村，三里一個場，好像沙漠中的水草地，還有幾分江南的風景。一到了貴州境內，連這種壩子都沒有了。每天所看見的，不是光禿禿的石頭山，沒有水，沒有土，沒有樹，沒有人家，就是狠深的峽谷，兩岸一上一下，都是幾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峽谷的支谷裏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幾處村落。所謂城市都在這種比較淺而寬的峽谷裏面，例如貴陽；或是比較大的古落水塘中間，例如安順。從雲貴交界的亦資孔驛起，到沅江上游航路終點的鎮遠止，一千里路，經過郎岱，鎮寧，安順，安平，清鎮，貴陽，龍里，貴定，清平，施秉，黃平，鎮遠十二個州縣，人口過一萬以上的只有貴陽，安順兩縣。如黃平，清平號稱爲州縣，人口還不到一千。沿途的鎮市村落，沒有過一百戶的。統計路線所經過的一千里路，自西到東，穿過全省，路邊上的居民，一共不到十六萬人，若是除去貴陽，安順兩個大城，其餘的不過四萬多人！

田地人口如此的少，省政府的收入當然狠是有限——在前清時代，貴州全省的田賦不到一百萬兩，不過抵上江南的一個大縣。農產本來極少，而且因爲「地無三里平」的原故，通省沒有車輪子的影子。除去靠湖南邊境，有幾條河，能勉强通小民船之外，一切的運輸不是人揹，就是馬駝。當我第一次到貴州的時候，人工還狠便宜，每一百斤的貨物，運一天的路，運價只要兩角多錢。在當日貴州生活狀況之下，除了鴉片之外，農產物已經絕對不能外運。農產物之外，只有少數的木材，硃砂，水銀，運出湖南。然而有兩件必需品，貴州不產，非向外省運來不可：第一是食鹽，第二是棉花。由這一點看起來，貴州連雲南都比不上；因爲雲南本省有鹽井，鹽比較的便宜。棉花也得向外面去買，但是雲南每年產一百萬元的銅，一千多萬元的錫，都銷到外省，所以省的貿易還是出超。貴州則幾于一無所有。要吃鹽，穿衣服，唯一的辦法，是把貴州的鴉片運出去交換。但是宣統三年的時候，禁烟是極嚴厲的。沒有鴉片出口，食鹽棉花都發生了問題。所以「人無三兩銀」的話，在我第一次到貴州的時候，尤其是有目共覩的事實。

最足以使得我永久不忘的，是貴州勞動階級吃鹽的方法。我一到了貴州境內，就只看見辣子，少看見鹽粑（四川來的成塊的鹽叫做鹽粑）。大路邊的飯舖子，桌上所陳列的是，白米飯，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裏面都沒有

一顆一粒鹽屑，另外有一隻碗裏面放一塊狠小的鹽粑。吃飯的人，吃得淡了，倒幾滴水在這碗裡，然後把這幾滴鹽水倒在飯菜裏，得一點鹹味。我從兩頭河到楊松的時候，在半路上「打尖」。一個夫子喊道，「老板娘！拿點水來放在鹽碗裏」。一個五十多歲老婦人走了出來，慢慢的說道「鹽碗裡放不得水的！放了水化得太快了。你們嫌淡，拿起來放在嘴裏呷呷就好了」。果然那個夫子照她的話把那塊鹽拿起來呷了一呷。不到一刻工夫，我眼看見這一塊鹽在九個夫子的口裏各進出了一次！

我以後把這一段故事告訴我的亡友 遵義人 蹇季常。他說，「你眞是少見多怪了。我告訴你一個故事，纔眞正可以代表我們貴州人吃鹽的方法。有一家人家，父子三個一桌吃飯。父親把一塊鹽高高的掛在桌子當中。對他的兩個兒子說道，『你們覺得淡的時候，吃三口飯，看一看鹽，就可以過癮了，不必吃鹽』。等了一會，他的大兒子叫道，『父親，弟弟吃一口，就看一看鹽！』『你聽他去罷。他不懂得事，等他鹹死！』

我聽了這個故事以後，只好向他苦笑道，「謝謝上帝！我沒有生在你們貴州！』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 尺寸	前封面內頁	後封面外頁	後封面內頁
全頁	二五元	二五元	二十元
半頁	十三元	十三元	十元
四分一	七元	七元	五元
八分一	四元	四元	三元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

注意

本刊第一號再版，現已出刊，惟因印刷關係，印書不多，而訂閱待讀者，復大有人在，凡愛讀　諸君，固宜從速訂購，以免向隅；但其餘第二至第五各期亦存書無多，尤宜捷足，蓋俟再版，又須勞久待矣！

本刊已出各號的要目：

第一號

引言　丁文江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　胡適
憲政問題　適之
上海戰事的結束　蔣廷黻
參加國難會議之回顧　蔣廷黻
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翁文灝
中國的包工制　湛然

第二號

日本的新內閣　丁文江
財政部整理內債辦法的分析　姚森
日本的財政　丁文江
吾國人的吃飯問題　吳憲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書評）　哲
庚款與教育（通信）　叔永

第三號

廢止內戰大同盟　胡適
郵政龍工感言　孟眞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畫　丁文江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翁文灝
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　叔永
志摩日記的一頁　徐志摩

第四號

監察院與汪精衛　孟眞
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蔣廷黻
停付庚款事件　叔永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翁文灝
定縣見聞雜錄　濤鳴
與志摩的最後一別　楊振聲

第五號

論對日外交方針　胡適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孟眞
建設與計畫　詠霓
漫遊散記（一）　丁文江
赤色麵包（新書介紹）　衡哲

歡迎訂閱與代售

時代公論

第十二號六月十七日出版

時事述評　朝發金陵……（昀）
暮宿金城……（易）
赫赫兩件怪事……（易）
國民黨的出路……薩孟武
怎樣剿匪？……郭壽華
中國青年與青年中國……張其昀
再說「青年的出路問題」……潘菽
什麼是汎繫主義的教育？……羅廷光
憶經濟學大家季特教授……樓桐孫
論近代詩（二）……汪辟疆
讀稼軒文感言……王易
白娘娘（五幕劇）……（四）……顧一樵
（讀者論壇）論政治領袖與羣衆……章之鴻
。……。致陳果夫先生商……程其保
。……。通訊……教育改革意見書……黃天任
。……。打破虛僞粉飾……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本社叢刊之一張其昀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發行預約（價一元二角）定七月十日出版（出版後售價一元六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三日出版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胡適
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僞國　周炳琳
從軍記　盛成
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　經農
定縣見聞雜錄正誤（通信）　何容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鶴閣　富文齋　現代書局　西單商場君中書社　新月書店（代定）　偶文齋（代定）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時代公論社　中央書局　正中書局

南京　花牌樓書店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蕪湯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廣州　神州國光社

瓊州　海口會文書局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胡適

這一兩個星期裏，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爲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眞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

○　○　○　○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着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閒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裏，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閑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餬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眇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裏，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銷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着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你在那俘虜牢獄裏，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麼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爲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爲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爲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爲」的求知識了。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眞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撙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已，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裏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裏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爲餬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頑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凡一個人用他的閑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爲一個人的前程

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閑暇時間，他用他的閑暇來打馬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閑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閑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閑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 S. 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佔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爲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閑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有了這種心愛的頑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爲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綫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够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菲希特死的時候（1814），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裏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裏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菌在生物體中的發展；（3）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牠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証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証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晉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裏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二十一，六，二十七夜。

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僞國

周炳琳

顧維鈞氏到京向政府報告參加國聯調查團調查東北經過情形後，即被邀偕行政院長汪精衛外交部長羅文幹等赴

導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會晤于廬山，議商今後政治大計，其中最重要的討論殆屬于對日新方針之確立。廬山會議後返京，汪羅顧諸氏復來平。在辭職中之宋子文氏亦於此時打銷辭意，與諸氏俱來。四氏到平後，連日在行動與談話上表示，令人判明其任務側重在外交問題。因國聯調查團不久即東渡，故先與該團交換意見。聞已有兩次之會見。同時，羅文幹氏對新聞記者表示，外交宜求之在己，不宜依賴他人。

可知對日問題近來已在急轉直下中，政府當局已在抖擻精神以應付此危艱之局。吾儕見此，不但解除了南京將有政變之疑慮，幷敢信對日外交僵局將從此開始被打破。

惟所謂「求之在己」，此時雖未便追問究有何具體方案，應已在確定其方向中。據本日北平晨報載汪精衛氏對各記者詢問各點之答復，中有「……抵制日貨，非因滬事而起，實因東北問題而生。此事人民有自由權利，政府既不能干涉，亦不便干涉。關外義勇軍亦應加接濟。此可爲諸君告者。」幾句話。特別提及抵制日貨與接濟關外義勇軍，自然不見得便是說我們的新方針定後專賴這兩種方法來運用，但如果在不久之將來政府無其他宣示或行動足以証實此「求之在己」之說話，我恐怕人民將疑政府本就沒有新方針，只是一時興奮，隨便說說而已。

至少在表面上，政府還沒有已經確定的新方針。但最近羅外長對記者說過：「現在我國雖未對外宣戰，而實際已陷于戰事外交。山海關問題，關係東北全部，不僅是山海關一地已也。我們決定根據原來精神前進，設法謀一出路。」他又說：「去年九月到十二月間，國聯議決日軍應退至南滿附屬地，而日軍反進攻黑龍江。今年三月，國聯議決上海撤兵，其結果適相反。而所謂九國非戰公約及五國照會，最後之效力又將如何？上海方面因抵抗之故，藍博森詹森等乃得調停簽字撤兵協定。故無論至何地方，完全在自己靠自己。」從這幾句話看起來，又似乎外交當局確有了深刻的認識與强固的決心，並非一時興奮，隨便說說。

○　○　○

在此彷彿已經有了對日新方針，而又若尚未作較具體的決定之當口，此新方針之實質究應如何始能收不喪權辱國之實效，乃一極關重要之問題。依我個人所見，確定此新方針應着眼于下面幾點：

第一，此新方針之實行應能收振奮關內外民氣之效。

第二，此新方針之實行應能轉變國際視聽，增强國際

間對滿洲事變之注意。

第三，此新方針之實行，其本身應能稍抑制日本之野心。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北方受刺激較深，故民氣亦較激昂。一二八事變發生之後，南方受刺激較深，故民氣亦較激昂。自一二八事變轉移了全國人之視線到上海後，東北事件之深刻映象逐漸磨滅。自上海撤兵協定成立後，南方民氣亦逐漸銷沉。到了今日，關內已無復民氣可言。關外在日本軍閥運用傀儡政府橫施壓迫之下，民衆之憤慨蓄而未宣，其潛力本甚大。但若關內不爲援救，久之亦將轉生失望。因爲但見敵與賊壓力日增，未見同胞奮臂興起，結果亦惟飲泣吞聲，消失其抵抗力而已。故在今日，若非全國一致作有組織的動作，足以重振關內民氣，維繫關外人心，東北失地決無收復之望。汪精衛氏在對記者談話中特別提出抵制日貨與接濟關外義勇軍，殆已有怵于民氣銷沉，國將淪亡之大禍。但不在整個緊張的空氣籠罩之下，抵制日貨只是國人之無組織的極散漫的動作而已，其效力甚微。證諸歷次抵貨運動一遇空氣稍緩和即弛懈下去，應知信有是理。無整個的聯絡與指揮，而徒給予零星的接濟，關外義勇軍亦終將因勢力分散而處處受挫。此二事在民氣已振奮起來，幷有一種舉動使此振奮的空氣瀰漫于全國之時，行之始有效。並非由此二事之實行即能振奮民氣。其間因果關係不可倒置。

日本軍閥乘世界經濟凋弊，西洋列强方注全力于本身及彼此間矛盾之解除之時，謀攫奪滿洲，國際間對此非不重視。但因不能分心力到此，故取延宕主義，冀由時日之假與徐謀傳統的對華勢力平衡政策之保持。日本軍閥亦知時間要素在其併吞滿洲之計畫中有戰略上的價值，故邇來於經營滿洲極其激進。事已如此，中國欲以一國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自然是萬無此力。不能不引他國力量相助。但他國力量適在此時不能東顧，若中國自己不能掙扎一下，勢將立遭摧毀。故時間要素在中國之抵制日本中亦有戰略上的價值。不寧惟是，中國若眞能在此時掙扎一下，必且在轉移視聽中促起西洋列强對遠東事態注意力之尖銳化，而縮短其延宕時間。國聯調查團將提出之報告書當然全是理智的，欲其還此而採取行動，尚須授以情感的推動。中國若能於此時奮發對付强敵，對於世界人類之情感自必有大刺激。故此時必須有一種舉動，其實行能轉移世人耳目，增强國際間對於遠東危機之注意力。政府當局對于此點似亦有了相當的認識。若是不然，何以羅外長告訴記者，

上海因抵抗之故乃得藍博森暨詹森調停成立撤兵協定？

時機迫矣，卽不從取攻勢以求對日整個問題出路之打出設想，自亦當取守勢爲此整個問題之解決預留迴翔之餘地。日方現正併力吞滿洲，正是稍縱卽逝之時。若我方不於此時積極行動使形成相持之勢，等到日本實行吞併滿洲或毫不掩飾的運用傀儡政府，我們豈尙能自救，國際間制裁豈尙能施用？不寧惟是，在戰略上日本必更進一步利用傀儡政府侵入關內，得勢則逐步推進，被阻亦足成屏蔽，在此屏蔽之後積極經營，正好遂其大欲。山海關方面爲何近來益復緊張？此中線索可玩味得之。故羅文幹氏謂山海關問題關係東北全部，不僅是山海關一地之問題，實具卓見。在此嚴重情勢之下，我們惟有突進始得保關內，惟有突進始能救東北。非如此不能成相持之勢，爲時間一要素留地步；非如此不能稍抑日本之野心。日閥以迅速成功爲利，我方以成相持之局爲利。相持之局成，日方財政將益陷窘境，日閥之聲譽將趨低落，日本社會將有解體之虞：日本將畢竟少斂其蠻橫，少恢復其理性。上海因抵抗之故，未完全爲城下之盟，固由于經此而國際間視聽爲之轉移，國際調解發生相當效力，然大半還是因爲日閥受了重創，不能不少抑其野心。

○　○　○　○

依我個人所見，對日新方針中應有討伐僞國一着爲其主要部分。我們本應早有討伐僞國一舉，目前政府似在隱約中捉摸新方針，汪羅二氏談話中又似表示其對于此舉有相當的認識，故不妨在此明白說出來。自然，此事是下決心求自救，要有相當的準備與組織。同時，對僞國與對日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爲何要討伐僞國？也無庸再申說其理由了。

最近天津大公報社，與胡適之先生在本評論（第五期）中，都有文論對日外交方針。其着眼都在對日問題最後解決中我們應持之態度。胡先生佩服大公報之有膽量，敢說平允的負責任的話。我亦佩服胡先生之始終不搖動其「智識上之誠實」。但我覺得中日間糾紛之最後解決誠非持如大公報社與胡先生所主張之純理性的態度不可，此情也，勢也。只可惜日本軍閥一味蠻強，根本不講理性，卽令吾國外交當局依大公報社與胡先生指出之塗徑，未必定有把握能使日本軍閥踏入同一平面以解決中日間整個糾紛。

廿一，六，二十夜。

從軍記

盛成

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圍着一張圓桌子，垂頭喪氣，如同家裡死了父母一般，你看着我，我望着你，悲鴻也不畫畫了，次彭也不寫劇了，滄昌也不出診了；唯有我，將桌子一拍，叫道：「我走了！……中國是有希望的！……中國的希望，在十九路軍之敗，不在十九路軍之勝！……」這恐怕就是國聯特委會開會的前一天晚上，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的晚上！

三月十六日下午我就乘平浦車南下。當時送行者，有悲鴻及同學多人。同車者，有左舜生王造時。車中談了不少國事，而他們都說沒有辦法。十八日到京，見了我的老師歐陽竟無先生。他對我說「要打！」又見了十九路軍的領袖陳真如先生，他叫我到前方去看看。這可說是我從戎的開始。

二十一日，我就搭法國參贊的專車，到前方去了。當晚，車停蘇州站，夜半宿在車中。寒山寺有華僑義勇軍駐紮，鐘聲是聽不到的。第二天早上，見着美國參贊。他的階級，雖比法國參贊小，他的態度，却比法國參贊好。正午，車抵正儀站，我同鄭參謀下車，到十九路軍總指揮部（自從眞茹退出，就駐在正儀）。他去請示，是否帶法參贊，到前綫去。我去送禮，將凱馬爾送我他的肖像，轉贈把蔡廷楷將軍。幷請求入伍。蔡將軍適在蘇州博習醫院休養，未能見面。

總部不讓法參贊去前線。因爲大家懷疑他，實在他那種半拿翁半婦人的態度，令我都懷疑他後面有鬼。商之至再，我們陪他一同到太倉去視察前線。由總部交通處預備了一隻小火輪。我們由崑山下車，乘船去太倉。在前方服務的童子軍以及交通處唐處長都來接我們。冒看唐處長，到有一點像李石曾，不過唐處長，帶的是軍帽。

兩個童子軍，兩個兵，陪我們到太倉去。一個童子軍，是雲南人，他來前方服務，已經一個多月了。另一個能說法國話，他曾在上海法文學堂念過書的。這位法國參贊，就想在他嘴裏套實話，這個孩子，調皮得狠！他怕他是偵探對他談戰事的經過，日本人怕死。兩個兵不是廣東人

，是山東人，從前都是在張發奎部下的。

船到了太倉，軍士排隊來歡迎法參贊。進城，經過三月四日日本飛機炸毀的兩座樓房。破瓦搖椽，特立在城市的中心！太倉縣長趙恩鈺，是我朋友趙壽人的姪兒。壽人回國的時候，他的通信地址，是上海趙恩鈺轉的。忽然想起此事，前方談到故人，格外的親熱！趙縣長就留我住在太倉。同時他介紹我張團長吳營長。那個法國人，也狠想同我一齊躺擱在太倉。總部不許可。假如日本人來進犯，我們不能負責。他狠羨慕我是一個中國人。

西洋鬼子去後，東洋鬼子來了。太倉逼近瀏河，由嘉定到太倉又有汽車大道。天天有日兵來犯，時時有機關槍與「三八四」大正十一年所造新式槍的小接觸。最痛快的一次，要算四月二十一日那天，我軍第六團與敵軍第五十聯隊在太倉朝陽門外新木橋附近的接觸。霹靂之間，那些既笨且重又無經驗又不善跑的日本兵倒下了好幾個。日本人倒不還手，他們趕緊來搶死兵的屍首。我軍見他們來奪屍首，又開槍，又打死了幾個。我軍奪回敵屍二名。一名武田利久司，一名北澤竹一。同時奪回許多戰利品：鎗彈，軍裝，種種。在日兵屍內，搜出符咒多件。上書有「武運長久御守」「御守護」「正位松尾稻荷御守」「陣中守護黑本尊御影」「南無妙法蓮華……」「撿拾撿撿」等等。上畫有神像，佛像，兩三角交叉之五角，米字形的雙十交叉等等。千奇百怪，迷信之至！

張團長君嵩，是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七十八師一百五十六旅第六團的團長，也就是閘北最先抵抗，吳淞最後退出的張團長。他有二十多天不曾睡覺，喜歡與日本人在槍林彈雨中來週旋。吳營長履遜是第六團第三營的營長。駐在太倉東門外。少年英俊。他要機關槍，就到日本人那裏去拿，他取回了「三八四」，沒有子彈；他說後頭沒有，前面藏的很多；不要怕，你們跟我取去些來！

我同一張一吳，談了三天。他們教我去見翁旅長。他們說：「我們十九路軍，只有翁旅長。你不可不去看他。并且我們希望你不要離開了十九路軍。」第二天，那個法國人又來了。遂帶了他出東門去看看。東洋人見了西洋人，也不客氣起來開了許多槍。法參贊駭得面白如紙，真是個白色人種！他跪在地上，好像祈禱上帝一般。我們動也不動。回城之後，他反說，這槍好像是中國兵開的，專爲來駭他的！

三月二十四日，我離了太倉，去唯亭看翁旅長。過崑山，路上行的，都是軍人。聽說四十七師來時搶，八十七

師八十八師退時也搶。我在浴堂，得識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一百二十一旅的旅長張勵安徽人。

第二天，我見了翁旅長。他駐在距離唯亭北六里許的肖溼村。他的旅部，藏在竹林深處。我到的時候，他正在那裏和人謙禮。他不背收慰勞品。你去我來，那巨人的長影，逛來逛去，這就是淞口英雄翁旅長麼？

翁旅長名照垣，是一個怪傑。他見了我的時候，也不曾說話，他說：「好了，你就住在此地吧。……我們分頭進行……你有沒有決心？」我就住下了。他不說話，我也不說話。你研究我，我研究你。

軍中的生活就起頭了。我住在一間村屋裏。一早即起身，八時早餐。下午四時晚餐。一天吃兩頓飯。在這個期間，我曾請假幾天，回家看我的慈母。四月十日，我又回前方。翁旅長給我三十塊錢叫我到蘇州去做軍衣。一天就做好了。我於是乎武裝起來。翁旅長給我一根武裝袋子。我出進的時候，衛兵也向我行起禮來了。

當時，有許多義勇軍，附屬於一百五十六旅，翁旅長同我討論訓練義勇軍的方法。他的意思，想叫我做政治部主任。幷且說政治部的權限，在軍事之上。義勇軍好比憲兵，能管軍隊的。有一天晚上，我同副官長，騎馬到唯亭上海各大學義勇軍去訓話。大家非常歡迎！後來我又到鐵血軍去訓話，結果都不錯。

翁旅長因想恢復十九路軍隨營學生義勇軍訓練處，令我到南京巡練總監部去備案。四月十六日晚間，他與我在月下竹林中比肩閒步，談了一夕話。十八日早，到京見陳真如。我那次見他行軍禮。他狠發怪。他上次見我之後，曾有信給我說：「茲擬具介紹函，幷派陳德光送先生，往十九路軍見名將領。敬希先生盡情指導。如軍中未便展懷抱，請回京，俾得承教爲幸！」他的介紹函，我不曾用着，陳德光先生，我不曾見着，十九路軍的名將領，我不要見；我狠願同下級軍官與士兵在一處，請他們盡情來指導我，這次回京，却拿來一張呈文，要請他幫忙恢復軍政部所取銷的十九路軍隨營學生義勇軍訓練處。我藉了這個機會，向李任潮行了幾個軍禮。請他將訓練處快快批准了。可是欵子無着，我又見了朱子橋將軍。那時他正在南京。

四月二十四早起，辭別了朱將軍，回唯亭。在車站遇着了翁旅長，報告一切經過，同回旅部。旅部已由肖溼村遷入鎮內區公所。政治部在旅部隔壁民房中成立。上海各大學義勇軍駐唯亭鎮中心小學，上海市民義勇軍，駐城隍廟。南京鐵血義勇軍，駐下塘米棧。醫務處在民衆教育館

。每日五時起身，五時半上操，日間工作。在各隊部調出同志來，作政治工作。政治部，分：教育，設計，社會，編纂，四科。政治部工作，注重在識字運動。幷擬請陶知行湯茂如俞慶棠高踐四諸先生來，主持此項運動。社會科分宣傳與組織兩股。其目的在使軍民一致團結起來。五月一日下午四時，在唯亭中心小學，開識字運動籌備委員會。出席者有翁旅長唯亭王區長公安局長，農會長，商會長，維持會，民衆教育館，各團體代表，及無錫民衆教育學院俞慶棠先生。

五月四日，開唯亭民衆大會。情勢極其緊張！因明日即中日協定在上海公布簽字之期。當時全場大聲疾呼「打倒某某某！」打倒賣國賊之聲浪，大半從農民與市民口中吐出來。而這個大會的影響，使我們一切政治工作，立時停止，七十八師調往後方的消息傳到了。政治部因改爲組織科。

可是軍民合作的唯亭公共體育場以及唯亭公園，皆落成了。蘇崑路也在那裏繼續的築下去。還有那些軍民合作而成的戰壕，也可以說是現代新民族合力同心的大建築！

五月十七日，我病了。張醫官來代我打注射針。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偕同翁旅長及丘參謀長來看我的病。同時談了許多關于義大利的莫梭利尼以及土耳其的凱馬爾。第二天調防無錫。我以爲我的任務，已告一段落，向翁旅長求去，仍回北大教書。翁旅長說：「不好，等義勇軍結束了，你再回去不遲」。軍中是不能隨便進退的。軍隊開拔之前，翁旅長卽招呼大家，將老百姓的東西交還了，再走。駐的地方，洒掃乾淨了再走。一齊整隊到車站。唯亭民衆全來送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十九路軍萬歲！」我帶領了武裝同志，回答他們道：「軍民一致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唯亭民衆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十八日下午一五六旅，到無錫。旅部，駐惠山楊公祠。第六團團部駐第二泉。義勇軍駐至德祠，廉祠，張祠，鄒宗祠，黃家祠。二十日下午，偕翁旅長到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去參觀。高踐四院長請翁旅長向學生演講閘北與吳淞二役的當時情景。翁旅長說：「我們十九路軍，自從江西出來以後，就抱定了宗旨，不參加軍閥混爭的內戰。當時的口號，是將槍口向外。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全路軍官，莫不以抗日爲職志。當時七十八師警備淞滬。一五五旅駐龍華南市北新涇和真茹一帶。敝旅（一五六）擔任閘北與吳淞一帶的警戒。當時倭寇猖獗異常！上海市政府已經

接受日牒，限本軍當晚撤退。當時上海各團體代表，來要求抵抗，并對我說守土有責，不能撤退的一番話。我答復了他們：『軍人的天職我是知道的！』晚六時中央派憲兵第六團來接防的時候，我說：『今天晚了，明天再來吧！』他們走後我召集軍官訓話，激勵了他們一番。到了夜十點鐘，忽然聽見日本兵吹集合前進的信號。那時張團長吳營長丘參謀長一齊都在旅部裡。我們在日本狠久，所以深知這信號的意義。我立刻就下命令叫各隊去到目的地。同時報告師長當時情形。十一時三十分，日軍陸戰隊六千餘人，在野軍人三千餘人，由鹽澤指揮，以天通庵車站爲根據地向我第六團防線猛衝。右自虬江路口沿寶山路寶源路橫濱路，左至青雲路等處。放火燒商店，手溜彈從屋頂落下，同時鐵甲車裝甲車，掩護步兵向我進攻。我軍沉着應戰，毀鐵甲車六輛。然後肉搏衝鋒，將敵完全擊退！倭奴不支大敗。要求停戰。我軍氣極盛！誰願意和他停戰！廿九日又打他一個痛快！這是第一次閘北之役。二月四日，吳淞方面吃緊。敵軍集中海陸空軍猛烈的炮火，多量的轟炸，掩護步兵渡河，想佔領我吳淞炮台。台上官兵逃走了！那時我奉了總指揮部的命令，率第四團兵死力抵抗。七日，敵又來攻。鐵甲車十四架掩護步兵千餘人，由軍工路向吳淞前進，被我第四團第三營迎頭痛擊，敵不支退了。二月八日蘊藻濱之役，是非常奇怪的戰事。一五六旅第四團第三營第八連連長趙金聲以一連之兵，抗敵一營之衆，血戰經日，倭寇大敗而逃。奪獲戰利品狠多。可惜趙連長於二十一日陣亡於吳淞，他是你們貴省泰興縣人，曾畢業於南洋中學。二十一日，那天，敵機多架來炸吳淞。同時放火。砲聲澈夜不絕，對面談話都聽不到。敵人一見煙火即開炮轟擊，陣地隨築隨毀，敵艦五艘會同飛機，轟炸炮台。我們不能還擊，因爲看不見描不準目標，被敵人煙幕彈迷蔽住了。而且我們發去一炮，要受回來十炮。我們的炮，是李鴻章時代的炮，人家的炮是歐戰後的炮。我們遂停止用炮還擊。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上游來敵艦四艘，南來五艘；又向我炮台射擊。歷三小時，炮台完全被毀。敵人以爲我軍盡沒，大舉前進，被我忠勇將士，從轟不毀的戰濠中衝出反攻。一當百，百當萬；槍彈完了用刀，刀折了用手，手斷了用牙，打得倭奴血花流水，奪獲戰利品極多。俘獲敵八師團營長一名，軍旗數面，機關槍，步槍極多！極多！此次我軍戰略，非常奇異。陣地成蜂巢式，以備死守。敵人前進的時候，就被我忠勇戰士撲滅。後來，我奉令由吳淞退出。這是三月三日，我們孤軍由吳淞繞道嘉定，

直迫瀏河，與敵激戰。敵人驚奇，不可言狀。至此敵軍不敢越雷池一步。』翁旅長最後的結論說，『我們所有的是氣，我們所沒有的是器，假如這次我們與敵人換了武器，再來交手，那最後之勝利，一定是我們的！』後來我問他何以抵抗的。他說：『當我到土耳其新京安柯納的時候，我想這麼個土耳其，尚且能抵抗！將來我們中國的希望，一定是無窮的！這次在閘北，我回想到安柯納。』丘參謀長對我談到游擊戰術。什麼叫做化零爲整，什麼叫做化整爲零。十九路軍的兵士，至少要能爬山跑路。集合令下的時候，一個，十個，百個，千個，一齊集合起來。處處都看見來的是人。巷戰的時候，房子裡，屋頂上，窗洞口，地道間，處處出來的都是人。解散令下了之後，一個人也不見了。蔡軍長招新兵的時候。問話：『你會跑嗎？你會捲手溜彈嗎？你會描準嗎？』合了他這三個條件：不問他操法好不好，就是一個好弟兄。

有一天，我同一位弟兄，談起這次戰事。幷且談到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以及王賡的獨立旅。他說：『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到前線後，擔任左翼軍，王賡獨立旅隨七十八師於十二日即參加作戰。第五軍綽號『御林軍』，鎗械服裝非常燦爛。同我們『花子軍』眞是比不得。他們可惜沒有作戰的經驗。作戰的時候，老兵帶新兵，一鼓愛國的勇氣，向前與炮火交戰。三月二十二日那天，廟行鎮之役，八十八師右翼，被敵人衝破。八十八師自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一直到二十三日，陣地破壞得不堪，官兵死亡又極多，旅長受傷，營長陣亡，傷殘太甚，敵人探知我軍的弱點，在小場廟與廟行鎮間，施行極劇烈的猛攻。王賡獨立旅陣地動搖，傷亡甚大。由十九軍六十一師七十八師，先後往援。敵受大創而退，敵死傷近萬人。遂增加四個師團作戰。（第十一，十四，第一，十六）第四個司令白川來了。復行向我左翼軍，施行極猛烈之轟擊。三月一日十二時左右，八十八師正面，被敵攻破，敵人乘隙而入。又瀏河以西，楊林口七了口一帶，有敵軍十一師團登陸，八十七師抵抗不住。正面作戰部隊，又不得不抽調趕赴瀏河迎擊。敵人死力突擊正面。支持至晚，八十八師正面，又被敵突破。援軍四十七師，在後方不肯前進，反而搶起來了。爲避免全線被敵包圍起見，所以退到第二道防線」。

因此我做了一付輓聯，輓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雖說勝而敗，終當敗而勝！與其生中死，不若死中生！』五月二十日，蘇州追悼大會，可說極一時之慷慨。此次十九路軍陣亡將士之統計：（根據追悼會刊）六十師官佐二十九員。

（內營長一員）士兵三百五十名。六十一師官佐四十四員。（內營長一員）士兵七百六十四名。又生死不明失蹤士兵一百三十一名。七十八師官佐四十六員。（內營長一員）翁旅十三員。兵士一千一百七十人。黃翁各半數。又十九路軍補充團官佐一人。士兵十七名。及隨營義勇軍死難烈士十六人。第五軍未詳。十九軍方面，共死兩千五百多人。

另外受傷的六千多人，根據上海管理傷兵委員會的統計：受傷一處者，百分之四十一。受傷二處者，百分之三十。受傷三處者，百分之十七。受傷三處以上者，百分之十二。又傷頭部者，百分之二十。傷手部者，百分之三十。傷脚部者，百分之二十。傷軀部者，百分之三十。又子彈從正面射入者，百分之八十五。從側面射入者，百分之十。從後面射入者，百分之五。又中達姆達姆彈死者，百分之六十三。——這個數目，不可不記得，這是國際公法的統計。——中炸彈死者，百分之十一。中普通彈死者，百分之九。

十九路軍奉調入閩，義勇軍之訓練團經費無出，提前辦結束。三月來的經費，完全由賺五元一月的士兵，捐了三元，來維持的。我偕翁旅長到京，見陳部長真如，又獨往滬，見朱子橋將軍。似難得具體辦法。六月十日義勇軍在無錫教育學院行畢業典禮。蔡軍長沈師長區師長均親蒞會，儀式極其隆重。同時舉行閱兵。還有一部決心到東北去的義勇軍，仍留在十九路軍。一部決心去學飛機及製造槍炮，——女同志狠多——隨翁旅長到福建去！

這次，我去前方，共時三個月。這三個月之中，是我進了社會研究院去讀書。我現在能不能畢業，就看新的環境能不能讓我畢業。然而中國的希望是無窮的。何以故呢？救國必先起信。凱馬爾有達爾達賴爾及西瓦斯之起信，遂有東路毗南兒之偉功。翁照垣有安柯納之起信，遂有閘北吳淞之抵抗。黃帝子孫今日當有十九路軍之起信，中國前途必有無窮之希望！因爲『信』這個東西，是原動力的原動力！沒有信，地大不大，物博不博，人多不多，萬人萬義，無共同之單位，有希望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的結論說：『救國起信！中國民族，在一切其他民族之上，它的希望是無窮盡的！』

北平　六月二十三日

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

經農

當楊端六先生在國難會議提議，『如期結束訓政，』並於憲政實施以前先設『中央民意機關』的時候，凡連署他的提案，或在會場中贊成通過他的提案的人們，對於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都經過一番愼重的攷慮。當他們攷慮這問題的時候，並沒有把自己認作『政府派，』就糊亂地贊成此案；更不敢因自己不在政府裏任事，便對於實施憲政的主要條件一概不問，主張立即取消，或提前結束訓政。我們不能認贊成此案的人都是『政府派。』老實說，政府中人未必都贊成此案，也未必人人都認清此案重大的意義。現在把他們贊成如期結束訓政的理由，約略述在下面。

（一）什麼叫做『如期結束訓政？』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聲明：『過去十七年間，本黨經歷軍政時期，負建國大責，其主要工作爲掃除政治上之軍閥官僚及社會上之一切障碍；今後本黨入於訓政時期，受治國之重託……實行治法於全國……培養政權所賴以行使之國民。』根據這個決議案，訓政時期實於民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開始。又同年六月十五日國民黨第三屆二中全會通過訓政時期之規定案，內稱『訓政時期規定爲六年；至民國二十四年完成。』所以『如期結束訓政』就是限政府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廿七日以前完成訓政工作。有人說，建國大綱規定訓政六年，國民政府已成立五年，所以訓政應於明年結束；有人說，訓政時期尚有四年，都是意揣之辭，沒有查過案卷的。建國大綱只規定：（一）『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該省憲政開始時期；（二）全國有過半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三）憲法頒布之日，即爲憲政告成之時，全國國民，依憲法舉行大選舉，國民政府於選舉完畢後三個月解職，授政於民選之政府。在建國大綱裏決找不出六年的期限來。

（二）我們所希望的憲政究竟怎樣？現在大家雖希望早日實施憲政，但對於憲政的內容，大家並沒有詳加討論。所以憲政實施的準備，到底需要多少時間，也沒有細細計算。我們暫且把孫中山先生所希望的憲政，借來作我們

的標準。他說：世界各國最近百餘年來爭民權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權和被選權。我們所主張的民權和歐美不同。吾們要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民權主義第四講）根本辦法，要把『權與能分開。』換句話說，就是人民行使政權，政府行使治權。在人民方面，要有四個大權，就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在政府方面要有五個權，就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如果我們接受中山先生的主張，認爲我們所希望的憲政是一種『全民政治，』眞是『主權在民』或『由人民行使政權來管理政府的治權，』那末在實施憲政以前，必得使人民受行使政權的相當訓練。這種訓練的最低限度，應該包括（一）實施鄉村自治，給人民以實地練習行使四權的機會；（二）普及民衆教育，使人民個個識字，並略具公民常識。這兩件事體舉辦起來，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時間，我們應該加以攷慮。

（三）爲什麼不立即取消或提前結束訓政？　因爲實施憲政以前，人民須受行使四權的訓練，所以必須經過相當的期間，從事準備。江蘇教育學院院長高踐四先生，根據他在無錫黃巷實施民衆教育所得經驗，明白告訴我們，要使一個鄉村的民衆，了解公民應盡的義務並不漠視自身應享的權利，至少非有三年以上的訓練不可。同時據教育界普通的估計，中國人民年在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尚不識字者不下二萬萬人。此二萬萬人既不識字，不但無法行使創制，複決諸權，就是選舉票也寫不來，怎能和憲政發生眞切的關係。如果大多數民衆與憲政不發生關係，所有政權只從一部分少數人的手裡，轉移到另一部分少數人的手裏，那裏算得眞的全民政治！

有人說，中國十六歲以上的人雖然尚有二萬萬不識字。但國內已有八千萬識字的人。假若每個識字的人負責教三個不識字的，在最短期內，就可使全國人民人人識字。這個意思，自然不差。不過識字的人多半住在城市裏，不識字的又多半住在鄉下。城裏的人不能天天下鄉去教學；鄉下的人也不能天天上城來求學。所以雖用全副力量，推行識字運動，從城市逐漸達到鄉村，三年之內至多使全國民衆百分之六七十識字。照蘇俄的經驗，一九二〇年全國有百分之三十一識字，至一九三〇年識字者增至百分之六十二以上，今後三年之內能否使全國人人識字尚屬問題。我國實行憲政，至少也須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民能够行

使政權才行。要達到這個目的，無論如何加工，非有三年以上的時間不可。我們限政府如期結束訓政，所定的期限已經非常的短促了。

（四）政府在今後三年內應負的責任如何？　在過去的三年中間，循環不息的內戰，加上西北的旱災，南方的水患，弄得搴盜如毛，把農村經濟的基礎，破壞淨盡。政府的力量依然集中於用兵平內亂，對於訓政工作，實在沒有什麼好成績。此文的目的不在非難已往，而在督責將來。今後三年之內政府所負完成訓政的責任，不宜再行忽視。內政部對於促成鄉村自治，俾人民有實習行使政權的機會；教育部對於實施成年補習教育，使人民明瞭公民的權利義務，不再放棄應盡的責任；都應該規定日程，逐步進行。換一句話說，內政部的責任，在督促各省民政廳及縣長使全國鄉村都有精密的組織。教育部的責任在聯合各省教育廳及市縣教育局，努力推行識字運動及公民教育。最應注意的一點，就是專有組織，而無訓練，則一切組織，皆將官僚化，設些村長，區長不過等於增加幾個小官，轉使人民多一層隔閡。必須用教育的方法，供給人民一種原動力，使他們自動地組織起來，共謀村的改進。前兩年訓政不見成効，就因專在紙上做工夫。上面只發通令，下面只做工作報告，雖說得天花亂墜，事實上於大多數民衆毫無影響。

現在國內大多數的人民，知識實在不夠，切實的訓政工作實在少不得。日前偶然與梁漱溟先生談到現在北方鄉間的婦女依然人人纏足，假若不訓練他們，使他們得到相當的知識，便給予投票之權，他們一定投票反對禁止纏足。纏足不過是一個例子，此外民衆應受訓練的地方正多着呢。民國十二年以前中國憲政的失敗，根本原因就是民衆缺乏訓練。今後眞正的憲政能否實現，全看大多數民衆有無受訓練的機會。政府對於結束訓政，如有誠意，此時就該切實做些工作。人民如果眞正希望憲政實現，也應該容許政府再有一些訓練民衆的時間。不過從前訓練民衆的方法不很切實，專從利害着想，不從教育入手；在民間樹怨極多，而積極的建設工作甚少；以後必須改絃更張，始能收效。此後三年的訓政成績，政府再不能不負責任了。

現在國內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們，對於民衆的態度可分三種。第一種是高談憲政，而對於訓練民衆的工作漠不關心。第二種對於民衆只知利誘威迫，驅使他們作消極的和破壞的工作，而不注重知識的培養和積極的建設。第三種則認明全民政治的基礎必須建築人民之知識上。若不從教

育下手作一些切實的預備工作，而空談民憲，則其結果不成爲一種滑稽劇卽成爲一種悲劇。『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中華民國成立已二十一年，而國基終於飄搖不定，憲政終於大多數人民不發生關係，徒見政權在少數人手裡轉移，弄到國力日益凋敝，到處都像『積薪厝火』岌岌不可終日的樣子。其根本原因，都爲了民智不開，所以民權不能鞏固，我們覺得這不滿三年的眞正訓政，是斷斷少不得的。大家督責政府切實做些訓練民衆的工作，替憲政立個比較可靠的基礎罷。

「定縣見聞雜錄」正誤

（通信）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第四號有濤鳴先生的「定縣見聞雜錄」一文，其中有幾點錯誤。

一，原文說：『城內有一條馬路，是平教會提倡修築的。路旁另外有一條大車路。據車夫說，這馬路當初是很好的。不過近二三年來，定縣駐了許多的兵，他們用大車來運軍需，都是不走大車路而偏要走馬路，所以現在這一條路已經壞的不堪了。』按：定縣城內的馬路，原不止一條，不過有的因爲「路旁另外沒有大車路」，所以壞得更早，更不堪了。這馬路是否平教會所「提倡」的，我不知其詳；我只知是去年春夏之交，吳縣長家駒任內，由縣政府用某項罰款「修築」的。修築的動機，據說是因爲那時張副司令要想到定州去參觀平教會，所以加緊興工以便交通。這馬路修好以後，好事者曾改總理遺教以贊之曰：『修治道路，以便交通；便交通，以妨碍民行。』因爲定縣的「民行」多用大車，而馬路是禁止大車通行的。其後大車解禁，馬路乃壞。自石友三戰敗後，定縣方面駐了許多的兵，于是連這條「路旁另外有一條大車路」的，也壞的不堪了。屈指算來，這馬路的壽命不過一年有零，那有「二三年來」？車夫「途說」，濤鳴先生「道聽」，自不免有此錯誤。

二，原文說：『農民用油極省。用油的法子，是用鐵絲穿過一個制錢的方孔，把弛鉤住，然後把錢放在油裏。用油的時候把錢拿出來，放在菜裏。』這段話頗似小說中

的描寫，而不像社會實況的記載。固然，『他們絕不肯把油從油瓶直接倒出來』；然而他們會用一個小小的油灼兒，把油間接的從油罐兒裡倒出來。以錢汲油的古怪法子，在街上挑挑兒賣老豆腐的還許用牠；當此制錢將絕跡的時代，牠絕不會普遍于一般農民的。

三，原文說：『南方人養猪，有的用廚房的廢物，沒有聽過用糞的。定縣人以糞養猪，無他，窮而已矣。』按：定縣人（同南方人一樣）養猪平時也是用廚房的廢物，而拌上些穀糠：到要殺牠的時候還給牠棒子或高粱碴兒粥吃。『猪的食料，一部分是人的糞』，不算是以糞養猪；狗的食料，一部分也是人的糞，也不算是以糞養狗。至于『猪欄（應該說猪圈ㄐㄩㄢˋ）和廁所往往是在一塊兒的』，乃是因爲猪圈是糞類匯集之所，而養猪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牠踩糞，以使諸糞調和；並不是爲的『農民出恭的時候，他的猪就在旁邊等吃！』清季，最新國文教科書的編者見北方人的食料，一部分是麥，便大書特書的：『南人食米，北人食麥。』二十年後，濤鳴先生見北方猪的食料，一部分是人的糞，又好像要說『南猪食穀，北猪食糞。』（豈眞是：『南方猪强於北方猪……』）

這些錯誤都無關國家大事；不過因爲獨立評論是出版界有地位的刋物，深恐地理學家，民俗學家，生物學家，把它引入著作；尤恐數百年後的歷史學，考據家，據爲典要，故書此以辯之。

何容敬上　六月二十三日

注意：本刊第一號再版，現已印成。

時代公論

第十三號　六月廿四日出版

時事述評……教師節之日期……(昀)
教育經費獨立運動……(琇)
日本承認僞滿洲國以後……(達)
陳紹寬之辭職與海軍……(達)
法院與法學院……阮毅成
建設家今日應有之覺悟……陳茹玄
憲政與救國……傳築夫
論改革教育方案……柳詒徵
對陳委員果夫提『改革教育初步方案』的討論……羅廷光
中央大學經費獨立運動……繆鳳林
從無錫到南京……雷震
白娘娘（五幕劇……五）……顧一樵
關於「黨部組織簡單化」……孫佐齊
通訊……平凡　楊公達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本社叢刊之一張其昀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發行預約（價一元二角）定七月十日出版（出版後售價一元六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日出版

法德問題一勺　孟眞
再論黨化教育　叔永
所謂教育的法西斯蒂化　適之
論鴉片公賣　衡哲
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　蔣廷黻
漫游散記（三）　丁文江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富文齋　現代書局　西單商場君中書社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南京　時代公論社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西北文化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無錫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千鍾書店
濟南　東方書社
廣州　神州國光社
漢口　會文書局

法德問題一勺

孟眞

這個世界眞正太不成事了，若干民族正在努力自掘墳墓！我們大中華民國一面拚命着自掘墳墓，一面在不知不覺的狀態中準備着做倭人自掘墳墓的殉葬品，並且將間接的做歐洲若干國家自掘墳墓的殉葬品。法德問題恰是世界最大的墓地，「美的法蘭西」用其數百年來優越的兵力，經營世界的山陵，而遠在九重海外的我們，恐亦不免以我們之生趣像個藝術的作品，有陪葬昭陵之幸事。然則我們前星期看到洛桑會議之開門，本星期聽到胡佛總統之壯議，理當看做自己的事。

法德問題之擾嚷，因此而生無數問題，以致世界蕭條，萬方多難者，原是古往今來的歷史中最大事件之一，不可徒以爲是歐戰前數十年歐戰後數十年的一件大事或第一大事。我們放遠一看，歐洲歷史在若干意義之下，猶之中華歷史。中國歷史在甚早的時期中已有南北相爭之趨向，所謂五胡亂華，所謂突厥，回鶻，沙陀，所謂宋，遼，金，元，明，清的故事，一句話說來，卽是黃河流域之政治重心，挾其文化及文化所付給之組織，與漠南北的牧族，挾其風煉氷烙的原力，比比這世界到底是文勝武勝。所謂歐洲歷史，自羅馬拓土以來，無論是羅馬帝國時代，或神聖羅馬帝國時代（卽日耳曼帝國），或拿破崙俾斯麥時代，雖若干封建的戰事，或民族的移動，使得我們覺得亂七八糟，而大意是在決鬥着，以求到底是南勝北勝。對法蘭西誠然不能一句話說她是南，因爲她的民族最本一層是凱爾提，是西，而政治的組織反是承襲日耳曼之一部的，或者竟可說是日耳曼之正支的。德意志又不是北，因爲牠又有不可忽略的北人斯拉夫在後，而普魯士並非純粹的日耳曼。然若從政治的意義以看民族，則法承羅馬之統，德接日耳曼帝國之緒，是皎然明白的。然則我們若這麼一看豈不覺得一部之開會與壯議，焉能解決兩千年的歷史趨勢呢？

不過，事實並不若此悲觀。近代的新經濟局勢一面予民族主義之發達一個最大的助力，同時予民族主義過分的發達一個最大的打擊。所謂「胡越一家」者，在近代經濟狀況下是平實的事實，不是感情的詩句。誠然，在古世中

世與近世的初年也有很大的國際貿易，也因貿易屢起戰爭，也因貿易權之消長成民族的廢興。不過當時的貿易究竟大多數是次要品的貿易，歷史的民族總是以農業或畜牧立國的，且當時的平民地位大多比近世爲低，故平民生活所需，雖取自外國，而因統治者之不高興，也可取消。近代的國民經濟全然另是一個樣子，全世界成一個大分工，這個分工雖因殖民地制成最不人道的現象，又因資本制本身之缺陷使得這分工未能全合理性的發展，然而大部分已全然成就了列國相依的經濟制度，所謂農業立國的國家，如澳洲，如加拿大，他們的農業正是他們的商品，所謂商業立國的國家，如英如德，他們商品正是他們的農產物，因爲他們吃這個爲生。這個現象，以後更要深刻化的，因爲十九世紀的工業佔國際上最重要位置者，還是所謂基本工業，例如英國之煤，布，機器，最近則若干次等工業都成國際的貿易重心，例如德國美國之若干科學作品，日本之賤貨。專靠基本工業之英國尚且一落千丈（看 Siegfried: England's Crisis）而自食其穀之農業國家尤無閉關之可能。照這形勢，國際分工是必然的事實，而更科學更經濟的分工尤爲「範疇的命令」。在此義支配之下，我們的富由於別人的富，別人的窮造成了我們的窮。一有國際戰爭，只有敗者，沒有勝者，只有敗得較不顯著者，沒有不敗者。法國正是所謂戰勝之國。大戰後我在戰區外的法國旅行，看見一切退步的樣子，和法郎的落價，爲之心驚。當時龐加賚不曾被法國人看做民族英雄，他的政黨和與黨遭一大失敗。（龐加賚後來的復興，另是一種反潮流，非歐戰後之直接現象。）上次的大戰已如此，以後的大戰將更甚。大戰前諾曼安琪兒做了一本書，叫做「大錯覺」（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以爲依國際經濟的關係，大戰是不可能的。大戰竟來了，似乎安琪兒自己成了一個「大錯覺」，然而試看戰後的結局，他的論斷何事不然？假如戰前的執政者，有安氏之見解，焉有今日之「大困境」。進一步說，二十世紀開頭以來，愈演愈深刻的困難，大體可由於一點看去，就是社會組織的文明之進步遠趕不上科學成就的文明之進步。因科學的成就，傳說的生活技術掃蕩落地，而社會組織的文明仍是史前時代，古代，羅馬法皇時代，封建時代，開殖民地以集資本時代，層層疊疊的混合。於是好比孺子持刀，猛虎傳翼，其技術的聰明賽過上帝，其政治的蠢笨等於猪狗。然則今日世界的大摩擦，只是傳統的部族主義，與新興的經濟觀點之不並立。如從傳統的部族主義，則世界的摩擦亦只有變本加厲的幹下去，而法

德鬥爭其一，如認清經濟的立點，則歷史劇大可只在劇場中演演而已。

法德問題正是此一意義下之最深切的例子！法德在歷史的意義上已是世仇，在經濟的意義上應是兄弟。法德的若干工業品是相依相成的，入耳之煤和阿爾撒斯之鐵更是相依爲命的，法德的合作尤是歐洲平康的基礎，歐洲平康更是法德富盛的基礎。清清楚楚的數目字指示兩國國人，奈何兩國的政治家宣然不看！凡爾塞以後的各種會議，都是這兩個趨勢的鬥爭，其結果都是經濟的觀點不能戰勝對敵的立場。不過，現在的世界眞不得了，英國也不得了了，美國都不得了了，遠東更不得了了，這極其嚴重的形勢，或者使歐洲之執政者清醒些。我們熱烈希望洛桑會議之結果，是經濟立點的戰勝！

○　○　○　○

洛桑會議是討論賠欵的，自然德國人的話是『賠完了』或『賠不了了』，『道德上不能更負賠欵之責任』。法國人的話是『能賠，非賠不可，延期也要有限度』，『非賠欵歐洲不能興復』。誠然，一個不要出錢，結果有賴債的嫌疑；一個坐索欵項，表面擁偕老克的徽號；其誠心不要出錢，和誠心非要不可，都是至誠無欺的。不過，這究竟還不是最深的文章，最深的文章另是一回事。若不直接了解這最深的文章，恐怕賠欵問題是解決不了罷。

最深的文章，在法國一面者是安全的問題（Security）這是法國人心中最大的糾結，也正是德法關係最大的病源。這問題確不是簡單的，我們先說：這問題的無聊的一面。法國人想着，德國是一個有大力氣的民族，有超於法國人本部的人口，有比法國大的富源，有同種的與國，有超於法國的地形，有不甘失敗的心理，尤其可慮的是前進的猛力。國際之風雲變化莫測，而對俄之明爭，對英之暗鬥，正在眼前，一有山高水低，可怎麼辦？於是越想越殆哉，彷彿賈誼治安之策，『措火於積薪之下，而處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然則最好是滅了他，辦不到是佔着來因河，使他四分五裂，辦不到是四方八面設置些國家和他擾着，更擠他的油，使他最好不喘氣。於是法國非行霸業於歐洲不可，雖社會黨出身的白里安，確有愛好和平之誠心，與建設國聯之偉功者，晚節竟談起歐洲聯盟來了。賠欵問題有這樣一個根子，焉能痛快解決呢？不過，這想頭眞正是不可爲訓的！立國在己之强，不在人之弱，在己之能隨時應付，不在消滅假想的患害，假想的患害是永遠有的。「唐太宗爲何不殺武則天」一類的想頭，只有患

狂鬱症的婦人才可以有的。推這樣的「安全」心理而廣之，每一大國要「安全」，非毀滅其他大國不可，不然，一步一步總是不「安全」的。日本人也高唱滿蒙與他的安全，誠不免使人齒冷。我們再說：這問題的有賴的一面。第一，法國確在若干立國重要條件下，不如德國，一旦德國振起，法國難免又在歐洲居第二位。第二，德國人確曾嚴重的表示其對現狀不滿，不談西部界線（即是不要回阿薩二州），雖是德國政府的表示，而不忘東部界線（即是不滿所謂「波蘭過道」與賽爾西邊界），確是德國政府所一再言之的。第三，雖今日之經濟困局爲德國政府所不願，然當年紙幣跌價中固明白表示有賴債的意思，此外如以體育代徵兵，建設可以立變爲兵工廠的工廠於蘇俄，在最艱苦中造軸那與現在國防毫無意義的袖珍戰艦等等，都使法國人更深刻的想「安全」。然則「安全」一說，固不當如法國之放量的想入非非，其具體的事實，亦有未可抹殺者。此事如不能得一滿意解決，德法關係總要七上八下。

最深刻的文章在德國一面者，是東邊的問題。這裏頭蘊着忿怒與報復的炸彈。中歐與東歐接連的一堆地，本來在民族上是一團亂糟糟，極端的以語言分國界是很困難的。自凡爾賽條約決定德波疆界，歷次所謂「大使會議」者又決定上賽里西之邊界，及「丹次希自由城」之機用以來，德國人誠有不少陷在文化較落後的異族中，而爲其「少數國民。」這個現象之適用於奧匈帝國分崩後之形勢者猶多，奧國人在民族語言文化的意義上，固是德意志人也。又，東普魯士與普魯士本土不聯，而中間有了一個波蘭過道，丹次希眞純正是德國的，而强迫其爲「自由城」。凡這些困難糾紛，而處分不盡妥當的事，皆是埋伏的地雷。加以波蘭人復國後之瘋狂的部族主義，一變而爲一種侵略的帝國主義，捷克人之不妥協的辦法，都正對着本來自大的德意志人的，而此形勢又有法國的背景，其結果也，在一個最需要民族間合作的場所上，只見到民族的互恨與互防。德國人最痛心的是他們的東疆外同胞受制于異族，且受制于實際上文化落後心理上看不起的異族。波蘭之耀武揚威，儼然是法國的爪牙，尤其使人難堪而不安，法國的「環抱德意志」的政策，實在是歐洲今日最大的病源之一，亦即是「歐羅巴之巴爾幹化」之一個主因。

如上文所說不誤，則賠款問題自身固已極難解決，而自身以外更有困難的關鍵，此個關鍵，在法國的「安全」一面，非嚴整的執行凡爾賽條約不可，在德國的東邊一面，非推翻凡爾賽條約不可，如此豈不是僵局呢？不過，

困難也不是簡單乾脆的，今日之局似乎法國有進于理智的可能，而德國猶有不失其理智之可能，現分敘如下。

○　○　○　○

德國人戰敗之後，雖然懊喪與懷恨，然其初步反應轉在對內，左派大起，舊帝與其徒黨爲大多數國人所痛恨。協約國不於此時安慰之，而再接再厲的擠壓，法國尤其行使其所謂條約特許權（Sanctions），明顯的爲拆散德意志聯邦的圖謀。自然的，左派頗難自解，右派漸漸恢復。然歐戰後十三年多之間，只最近兩年中所謂極右派者才得勢，也是因爲國族的運命水盡山窮，然後折而右傾。最近希特勒派大擴張以前，將及十年中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一貫的以司脫累斯曼爲聯邦外交部長，其國會中最大黨爲社會民主黨，其與之對抗之右派最大黨，所謂德意志國民黨者，對國事並不走極端。德國十年之不變初衷，皆足證明德國國民深有以大戰爲教訓之認識。現在簡略的說明希特勒派猛進前之德國國會中政黨形勢，以自右至左爲序。最右之黨爲民族黨，以前以路登道夫爲魁，今變化爲希特勒派。其次爲德意志國民黨，右派之最大黨，地主與農民多在其中。其次爲德意志人民黨，雖是右派而較溫和，大城市中人家之不右傾者每在其中，前外長司脫累斯曼即其首領之一。其次爲中央黨，即天主教黨，以南部諸邦爲基本，左傾右傾隨時不定，故專收政治上舉足重輕之利。因其是一宗教的黨，故能穩固，否則其無定見的政治必爲國人所棄的。其次則是最溫和的左派之民主黨，此黨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猶太人多在其中。此黨中很有些財政專家，又有不少的大實業家，然而其語調有些氣味，令人肉麻。其次爲社會民主黨，這本是社會黨，歐戰起時贊成戰爭，遂與後來之共產黨分裂，這是左派中的最大黨。此黨與共產黨之不同者，社會民主黨以謀工人利益爲前提，共產黨號召世界革命。其次爲共產黨，這是屬於第三國際的。此外的小組織，如所謂經濟黨，巴延（南德最大之王國）人民黨者，或無政見，或偏地方，故無多大關係，可以不論。至于各黨之人數，則社會民主黨最多，稍次爲德意志國民黨，雖不及社會民主黨，然所差不到十分之一。第二等的黨是中央黨，人民黨，共產黨。民主黨更比這些較小些。所謂民族黨者，以前大家頗拿他當笑話看，以爲路登多夫與希特勒皆是妙不可言的幻想人物，右派之國民黨員每如此想。這是在聯邦國會中的分野，在普魯士國會中社會民主黨尤佔優勢，故共和宣布以後，直到最近的改換以前，普魯士未嘗換社會黨的政府。照這樣的形勢看來，

——這形勢是最近兩三年內德國人民大困以前之十年中政治的分野，經過七災八難而大體不變的分野，——德意志人民實不曾走到那「反動」的路上，實在願意內安外和，故左右兩極端黨不得優勢。誠然，最近三二年中這形勢是漸變了，而今春之兩個選舉，一，總統競選，二，普魯士國會改選，希特勒派得到世界吃驚的進步。不過，這改變是誰造成的？是不是法國負最大的責任呢？逼得德國的國民經濟水盡山窮，忍苦負重者十年而國命的危機更甚，則趨于極端是必然的！我們一看十年的舊事，與其怪希特勒派得勢之猛，毋寧怪希特勒派得勢何其遲遲，而共產黨猶不能代社會民主黨也。且希特勒派並非單純的右傾，乃是一個以歷史爲感情，以經濟爲對像之民族主義的社會黨。希特勒本人和他的黨綱都是很有趣味的，其混合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尤使我們有很多的同情。希特勒派對外當然要硬，然決不是一登台就對法開戰的。恰恰相反，恐怕他一登台便要先與法國得一諒解而後東向努他以爲然的力，遠則蘇俄，近則波蘭。果然，他在數月前自己到巴黎一次。他目下最對之奮鬥的敵人是共產黨而非法國，所以他同法國有成立諒解之可能。然則自法國人之立點言，雖希特勒派出來，亦不至即刻陷于鬥爭之局，不過賠欵是穩穩當當不付的了。總而言之，看看十幾年的德國政情，可以相信，她是正在忍苦負重中的，雖希特勒得勢，不致陷德法關係于不可收拾，而有老英雄興登堡在位，政局是走不到軌道外的——除非經濟情形更紊亂下去。

再就法國一面看，現在新選的國會中左派佔多數，這是最可喜的。左派的大部分雖也有所謂「安全」問題在心中，究不如龐加賢一派以困難德國爲「安全」，且左派深知求所謂安全，自己拿出的代價也太不得了，而德國負重十多年，現在大有變面孔的樣子。如果希特勒上臺，停付了賠款，今日還能再行佔據來因河入耳河一類的「特許權」麼？法國今日外交的孤立，已甚可觀，日本在歐洲的舞台上，是幫不了她的忙的，而英美意德若一致，她大是難辦。與其終於下不了台，何如領導一個小康之局？自戰後龐加賢復任總理以後，法國政局似無今日之比較可以樂觀者。法國人欲在歐洲居領導的地位，我們自然也很同情，大革命的法蘭西，即人道主義的法蘭西，本居領導的地位，若舍人道而行霸道，拿破崙的事業，今天那能再見呢？

且法國雖屢屢陷于所謂舊文主義的姿勢(Chauvinism)，其爲大革命領導民族之意義終不以武功與霸業而全然消失，世界上沒有一國，對平等自由之遺訓深固保持在思想

中如法蘭西的。大革命之餘響，並未沉淪，所有左派，在政綱上頗有國際合作的理想主義。即如現在的國務總理阿日歐氏，雖在法國的國會中不能不今日與左聯，明日與右聯，然却曾在歐戰後歷次想與德國得到一個合作之局面，只是機會總不巧罷了。阿氏在龐加賚的復任總理時，曾擔任了教育部長，是左派對之大失信賴的，然而事過境遷，我們也覺得當時法國爲救濟內部之經濟崩潰，有組織全國政府之必要。此次再起，適值世界的大凋敝，有急于救濟之必要，而遠東形勢，有使得雖在溫室談風凉話的人亦不得不戒懼的。我們熱烈希望阿氏能報答世界上不「反動」的人們對他的清望。

十餘年來，歐洲大陸上之不得基本解決，英國的態度頗有關係。英國的外交政策向來是一件怪事，既驕天，又隨人，雖努力，而鬼混。其經濟的組織，使她有一個世界的眼光，而其島國的形勢，使她持一種自了的態度。別處的光明的趨勢，若與她無目前的明顯利益，她的態度是半就半推的；別處的不了之局，若與她無目前的切膚危險，她的態度是半推半就的：於是危機當前，不能挽救，大道當前，不能奔赴。英國一部分有遠識的人，以爲他們國家在一九一四夏無斷然的表示，是造成大戰的直接原因，此論事實或不盡然，然若持以觀察英國的外交政策，頗得理解。歐戰後大陸上的困局，英國雖極其不贊成，然並未積極抵抗。不過現在情形有些不同了，一九二九年以來，英國之經濟危機，使她不能再鬼混（Muddling through）了。

所以我以爲雖在無限的困難之下，洛桑會議的成功——至少是一部分的——甚可能，因爲各國皆有「燃眉之急。」大家若認清世界關係中之經濟的觀點，則應知全世界是共存共榮的。誠然，歐洲若干基本問題，如上文所舉者，不可一蹴而就，然而洛桑會議如作一個初步的成功，以經濟的觀點爲國際合作的形勢，以後更可逐漸解決其他問題了。

胡佛總統的提議若果實行，或其稍有變更的計劃之實行，大可使得各國皆無侵略報復之可能。德國此時兵力已全無進攻的力量，若再縮三分之一，而一切進攻的武器皆在廢止之列，德國焉能更報復？義大利焉能打法國？這不是法國「安全」問題之基本解決嗎？

我們希望洛桑會議能作世人走到經濟立點上的第一步，我們深信胡佛的辦法是列國安全與國際合作的基本辦法。

再略談幾句法德關係在遠東之影響。自倭人暴佔遼寧省城時起，法國的態度頗曖昧。最初，法國的報紙是攻擊日本的，以後忽然沉寂，且有的變論調了。人們說：有道理的人們說：這是日本的錢有效用，參看蘇俄及其他地方能發布帝俄時代在法國所用的報館津貼費（皆是駭人的數目），使我們不能擱棄這種話。然而這究竟是第二因，必更有其他的主因。以日本的地位論，關于歐陸的事，日本的話是不值錢的，若就遠東說，除非日英開戰，英法又開戰，所謂日本保障法國利益，及安南領土者，全是空話。那麼法國何故與日本有了解呢？這一定是對俄問題了。法國對俄有幾層不結之局，一，帝俄時代之法國大債，特別投資在西伯利亞的；二，東歐各小國之位置，法國最怕俄德夾擊他們。再加以法國兵器工業資本家的活動：這在法國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團體：法國的右派對俄很作攻擊的準備。於是日本國才有市場之價值：果然日本在東方鬧起來，法國：至少其指使之波蘭等：可在西方鬧起來，或者西方有變時，日本響應于東方。因爲有這個形勢，所以日本能以對俄的立場向歐洲宣傳，尤其是向法國宣傳。不過，法國右派的對俄政策不是全國的政策，左派並不這樣顛狂。幾個月前，法國對東三省問題之態度忽轉曖昧，當是法國的兵工實業資本家爲日本運動的有效了。本年五月初法國大選揭曉，左派大得勢，日本外部對俄的態度，忽然語調平和，這是很可注意的。法國不走拿破崙對俄的一條路，日本是拍賣不出去的了。

附記

一，我有五年不大看歐洲的日報了，這篇文章所以只能討論其歷史的背景，談不出各委會議的詳細問題來，這是很抱歉的。

二，本文中顯然反對歐洲列國民族主義之過量發達，因爲我們明明白白看到，過量民族主義是使歐洲成巴爾幹的原因。不過，天地間的道理都有他的時代性，十九世紀歐洲之大進步，正靠其民族主義，中國此時尤非民族主義不足以鍛鍊國民，這是要聲明的。

再論黨化教育

叔永

——答范雲龍先生——

在本週刊的第三期，我曾發表了一篇關於黨化教育的文字。許多朋友看見了這篇文字之後，都向我說：『你眞大膽。這樣的問題，豈是可以隨便討論的？』我回答說：『因爲這個問題的重要，所以我們要提出談談，喚起國人的注意。況且現在不是言論自由的時代嗎？我們若是多所顧忌，而不敢討論眼前的重要問題，便是放棄國民的權利。』

果然，我這篇文章發表了不久，便引起了相當的注意。前天早上，我接到一位范雲龍先生由南京寄來的一封信，他的內容如下：

『在國民黨遭受到歷史所遺傳的封建和宗法的勢力之掊擊而坍台而崩潰而瓦解的時候，先生還有閒情來討論已經糊塗失敗的『黨化教育』，這樣科學家的精神，良用欽佩。……我對於『黨化教育』的問題，狠想和先生討論一些。雖然事實上國民黨是失敗了，『三民主義教育』也失敗了，不過眞理的探討，有時是不管時間性的。究是怎麼失敗的，我們也當求其失敗的明處。有科學家愛眞理的精神如先生者，想是『非常歡迎』的。

『以先生的全文——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看來，我們在沒有討論，『黨化教育』本身問題的時候，有將『教育價值觀』的問題先行解決的必要。因爲先生的教育思想，有幾處還是舊的，又似乎含有唯心的教育理論的色彩，同時自然有『教育價值自身論』的言論，倘若先生以爲先生的教育思想是舊的好，又承認『教育價值自身觀』是對的，那我們就不必來討論什麼『黨化教育』，因爲這是一個哲學上的矛盾問題。否則我們要是承認『教育價值工具觀』的話，那自然可以進一步來討論。善意的去改造也可，惡意的來反對也可。

『先生的結語是這樣的：「（一）黨化與教育。是不能幷立的。有了黨化，便沒有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先取消黨化」

『這一句我的答案是這樣的：黨化教育是必須的。有了黨化然後才有教育。反過來說，沒有黨化，便沒有教育。

『先生的第二結語是這樣的：「（二）國民政府是應該對於全國教育負責的。所以他的義務，應該先發展教育，再說黨化。」

『但是我不了解先生這句話的眞意何在，所以無從答覆』

以上是范雲龍先生所提出作爲『開始討論』的幾個要點，范先生又附寄了他的『七年來研究』的中國國民黨黨化教育綱要一份，因其篇幅太長，此處恕不徵引了。

在開始討論以前，我們有一點要請范先生注意，那就是，凡討論一個問題，須認明討論的範圍和根據。我在『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文章裏，指出黨化教育的有兩件：（一）是在學校裏面宣傳黨義，（二）是由黨的人才來主持教育機關。從這兩方面事實的觀察，我們得到的第一個結論是『黨化與教育，是不能幷立的云云』。（詳細理由，已見前文，茲不復引。）范先生的『答案』，把我們的結論完全由反面翻成正面了。但他始終未曾提出一個翻案的理由，實在使我們莫名其妙。

我們的第二個結論說：『國民政府是應該對全國教育負責的。所以他的義務，應該先發展教育，再說黨化。』范先生說他不了解這句話的眞意所在，所以無從答覆。范先生所以不能了解這句話的命意，正是因爲我們討論的範圍不同的原故。范先生的意思，以爲黨化教育，包涵得有『完成兒童的基本教育』，『改革一切行政制度』，『改革一切學校制度』，『獎進學術專門研究』，以及『以革命手段掃除現有教育的一切積弊』等等。這樣說來，似乎教育一實行黨化，國家的教育，就自然而然的發展了。我們的意思，以爲黨化教育，事實上只是宣傳黨義及位置黨的人才的工作，這樣一來，便不免把教育上的根本建設，都丟在腦後了。從這個觀點看來，我們的第二個結論，似乎也狠明白清楚，沒有甚麼不可解的地方。

說到此處，自然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問題是：黨化教育，究竟以甚麼爲代表。換一句話說，我們要照范先生的看法，把一切理想中教育上的設施，都作爲黨化教育的成績呢？還是照我們的看法，把目前黨化教育的事實，作爲論斷的根據？關於這一層，我們的主張，不幸還是後者。我們的理由是：第一，我們討論的是實際問題，與任何人

的理想中的烏託邦，本來沒有甚麼關係。第二，任何政府，對於許多教育上的根本建設（如上文所說的完成義務教育，改良教育制度，獎進學術研究等等），都有不能旁貸的責任，不能以爲黨化則應該辦，不黨化則不應該辦。因此，這些建設，即使辦了出來，亦不能指爲黨化的表現。

『黨化教育，已經完全失敗了』，是范先生同我們得到的一個共同結論。不過范先生以爲失敗的原因，是由於黨化未能實行，我們以爲失敗的原因，是由於黨化的根本錯誤，這是我們觀點不同的原故。我所不解的，范先生既承認黨化教育失敗了，又主張『先有黨化，才有教育』，這是不是自相矛盾？至於我們討論黨化教育，完全屬於實際問題，似乎沒有涉及教育價值論的必要。不過范先生的信裏，既然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妨討論一下。

據范先生所說，教育的價值觀，有所謂『教育價值自身觀』與『教育價值工具觀』的兩種，而我的教育思想，有時『含有唯心的教育理論的色彩』，同時也有『教育價值自身論的言論』。因爲這些教育思想是舊的，所以也就是不對的。反面說來，教育的工具觀，總是對的，同時若能帶些『唯物的教育理論的色彩』，則尤大對而特對。

在我們看來，教育只是一個社會裏面，老成人們加於少年人們的一種訓練。這種訓練，自然是以老成人們要形成少年人們的理想爲標準。人在少年時代，受教育感化的力量狠大，所以施教者的理想，最能影響受教者的思想行爲。因爲這個原故，社會中的領袖或『先覺』，往往能利用教育的力量，把他們的理想，在受教者的身上表現出來。尤其是在近今教育制度發達，組織完備的國家，教育力量的表現，更爲明顯而重要。教育的工具觀，在現代的社會裏占重要的地位，也就是因此。不過這樣的教育工具觀在教育理想上，究竟有甚麼新的價值和貢獻？我們不要忘記，教育的主體，是一個未發展的人，而其餘的利用，都是由這個人生出來的。所以在政治家一方面看來，教育的工具觀，非常重要；可是在教育家一方面看來，教育的自身的價值，自然有他的相當地位。而且就廣義說來，教育的自身價值觀，可以包括教育工具觀。因爲教育必定有一個目的，教育的工具觀，不過表示教育目的的所在罷了。

其實上面所談的，還不是根本問題。我們認爲根本問題，而有討論價值的，是教育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換一句話說，教育家要承認個人的目的比社會的目的重要呢

？還是社會的目的比個人的目的重要呢？從歷史上看來，野蠻社會，可以說只有社會的目的，沒有個人的目的，因爲在野蠻社會裏，凡與社會習慣不相合的，都不能存在。歐洲中世紀，宗教勢力盛大的時代，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還是這樣。一直到文藝復興以後，經過盧梭，康德，柏斯台洛慈，福祿貝爾諸人的主張和研究，個人的重要，始漸漸爲一般教育家所注意。十九世紀以後，科學進步，世界各國的政治勢力，愈益膨脹，社會的領袖們，不能不利用教育的勢力，以實現政治的理想，於是又有重視社會目的，輕視個人目的的新趨勢。這種趨勢，在特殊情形下的國家，尤爲明顯，如蘇俄，意大利，日本，都是好例。在危急存亡情形的國家，希望藉教育的力量，來喚起人心，發生效用，那末，社會目的的宣傳，自然比個人目的重要。不過我們不要忘記，一個社會，是由個人的分子組成的。有了健全的分子，不怕沒有健全的社會。一個健全的教育制度，必須社會與個人有完全的和諧；要使社會的發展，助成個人的自達，不要犧牲個人的自達，來助成社會的發展。羅素在他的『教育論』書中，對於日本的教育，有這樣的一段評論，我們引來做此文的結束：

『近代日本，是以國家的强大爲教育重要目的的一個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製造愛國的國民和灌輸有益於國家的智識。我不能過讚他們的成功。自從勃爾提督的艦隊叩日本國門以來，日本幾幾乎不能自存；除非我們說自存是有罪的，他們的成功，足以表白他們方法的不錯。但是只有在絕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種方法，沒有立刻的危險而用這樣的方法，是大錯的。他們的神道宗教，和舊約創世紀一樣荒唐，但是大學教授們不容加以懷疑；所謂代頓審判，（譯者按即美國有名的因反對教授進化論而告到法庭的審判案件）比起日本的宗教專制來，不算甚麼了。他的倫理專制，也是同樣的厲害；愛國主義，忠孝觀念，皇室崇拜，一樣也不容懷疑，因此，許多進步便不可能了。這種鐵鑄的制度的最大危險，便是只有革命是進步的方法。這個危險，雖然不必立刻出現，但是眞的，也是這個教育制度造成的。』

所謂教育的「法西斯蒂化」

適之

中國人是最會用名詞來變戲法的。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最巧妙的一手是用的名詞，喊起來滿嘴響，聽起來新鮮好聽，而其意義誰都不能了解。最新的例可舉近日北平學潮中產生的「法西斯蒂化的教育」一個新名詞。這個名詞，喊起來眞是滿嘴響，聽起來眞是新鮮好聽，自是有耳共賞的了。牠的意義的難懂，也正是牠的特別巧妙的用處。因爲不可懂，所以可以隨處亂用，無所不包。可是北平的編輯先生們都不免有點掉在迷霧中叫苦了。老實的北平晨報記者下了這樣的解釋：

> 法西斯之內容，吾人娩無深切之研究，吾人能力所及，僅知其爲意大利之新興思想，大傑莫索里尼曾以之中興祖國。今日此種思想已與共產思想對峙而爲兩種引人入勝之重要主義。……平大教育誠未足當法西斯之榮銜也。（六月十三日社論）

更老實的鞭策週刊記者（第十六期）有這樣的揣測：

> 所謂法西斯化者，大概是指獨裁，高壓的意思。實則今日之大學教育，在我們看來，已嫌放任太過，自由太甚，那裏還有獨裁高壓之可言？

我們也是墮入迷霧中的幾個人，只好向北平學生刊物中去尋這個名詞的解釋。果然，在北大幾個學生辦的北大新聞第十一二期合刊上尋着這樣的考據：

> 法西斯蒂是什麼，我們不必去旁証博引，祇要查查改造社的社會科學辭典上是怎麼說的：
>
> 『資產階級在經濟方面，用產業合理化托辣斯化等在勞動階級的犧牲之下使企業的收入增加，同時更在政治方面實行破壞勞動階級直接的組織（政黨，組合，工廠委員會等），並廢止社會立法。這種政治方面的運動就是法西斯運動，而這種運動在現今資產階級國家幾乎有全部存在的傾向。』

引用這個定義的人，似乎也明白此中所敘述的運動是不容易應用到今日北平教育界的情形上去的，所以他還得使牠再搖身一變，變成了這樣的一個新定義：

> 但是我們知道，『法西斯蒂』一語雖原于意大利的

與恐怖政策鎮壓左傾革命勢力的運動。

這個新定義雖然出現在北大幾個學生辦的刊物上，我們很可以猜想：在一般參加北平學潮的學生心目中，這個名詞的意義大概不過如此；所謂「法西斯蒂化的教育」大概只是說今日中國教育機關有右傾勢力用暴力與恐怖政策來鎮壓左傾「革命」勢力的傾向。然而我們即使承認了這個新定義，我們還是掉在迷霧裡。即以師範大學的風潮而論，送出去了一位眞肯熱心做學術事業的徐炳昶，回頭來擁戴幾位辦學校最無成績的政客，「左傾」在那裡？「革命」又在那裏？更奇怪的是在這種學生刊物裡，竟有人把「陳果夫的整頓學制計畫，和北大整頓成績考查法案」都列「嗎？也是「用暴力與恐怖來鎮壓左傾革命勢力」嗎？如此看來，所謂「打倒教育法西斯蒂化」，只不過是一班無心求學有意搗亂的學生信口編造出來的一種名詞新戲法而已。本來是無意義的，我們也不必追求牠的意義。

二十一，六，二十四。

這一篇短評是十日前寫的，因爲第七期缺乏篇幅，不曾登出。今天我到北大，看見牆上有一些紅綠紙的無名標語，其中有一條果然是『反對成績考查案』。北京大學的牆上有這樣的標語，可算是北京大學歷史上莫大的恥辱。

七月四日。

衡哲

論鴉片公賣

近日報紙傳言，中央政府頗有公賣鴉片之意。又載汪精衛先生云，但恐不得其人，未便輕于實行。我們對此殊有其不勝危疑之處。我們以爲救國當從大處遠處着眼。財政破產固然當救，人才破產不更當救嗎？喪權失地固是亡國之兆，民族衰弱不更是亡國之兆嗎？土匪蔓延當剿，毒藥蔓延不更當剿嗎？最根本者，宜莫如教育的破產，然尙不若全民族之身體與道德的大崩潰之更爲根本。總而言之，無論外禍內患，天災民窮，較之民族生活力的破產與衰亡，尙有標本之不同。使中華民族能保持其生活力，則誠如俗語所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今日國家一

切困難，遲早總有解決之時，而暫時的艱難困苦，決不能使一個偉大民族永不翻身。中國歷史所示的教訓，所給的鼓勵，此爲最重要的一事。然此樂觀乃有一個條件——一個健全偉大的民族。假使此條件驟然消滅，則一切希望將同水泡。不幸中國因鴉片及其他較鴉片更爲酷毒藥品之故，現正將此條件日侵月蝕，漸至于消滅。我曾親眼看見整個有天才的家庭，爲鴉片所毀滅，至于不留一人。亦有不全毀滅者，但形體消瘦，精神衰弱，無遠大的志氣，無剛強的生活力，萎瑣庸懦，與死無異。此外奇才異能之士，因染此癖終身殘廢者，更不可計數。且所謂殘廢者，並非專指身體，乃是指整個人生的崩潰。請問此非亡國，何爲亡國？此非滅種，何爲滅種？

故我們以爲鴉片該不該公賣，是一個問題，鴉片及其他毒品該不該無條件的禁止，又是一個問題。關于前者，自有許多專家的高見，我不欲妄貢其愚，（但在一個萬不應令其存在的情形之上，加一個法律上的承認，似乎亦非上策遠策。）我所欲言者，乃是鴉片及其他毒品，應該無條件的禁絕——禁種，禁吸，不但禁賣——蓋鴉片及其他毒品毀滅人種的力量，較之其他一切尤爲深刻，尤爲澈底。比如一人做了匪，做了賣國奴，其子孫未必一定做匪，做賣國奴。但吸鴉片者之子孫，則未有不爲廢人者。故若爲禦侮之故而種賣鴉片，則不如不禦侮，若爲剿匪救災之故而種賣鴉片，則不如不剿匪救災。蓋此等行爲乃是飲鴆止渴，即能將渴止住，實際上還做不到，而鴆毒大發，渴雖止了，又有何用？換言之，即使日本歸還了我們的東三省，俄國歸還了我們的外蒙，美國以他的工業文化全部奉送，意大利以他的藝術文獻全部相借……同時，國內的匪患也清了，天災也消了，真是四海昇平，萬民樂業。不過承受此廣土博物偉美文化之萬民者，乃是一羣吸食鴉片，白麵，以及其他毒品的行尸走肉，以及他們的鬼子鬼孫。請問到此還成何景象？成何世界？遑論文化。

這個意思，國府諸公，豈不知之。特不知政府諸公有去惡務盡之決心否？對于這些從根本上毀滅我中華民族的毒品，有無條件禁絕的決心否？有犧牲眼前一切——即使被犧牲者，爲軍事，爲財政，爲人情——而爲我民族的生活力留一點餘地的決心否？語曰『毒蛇螫手，壯士斷腕』，國府諸公不趁此時斷腕，還待何時？

二十一，七，四。

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

蔣廷黻

俄人雅康恩達夫(Victor A. Yakhontoff)近著了一部書，名爲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ar East(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2)。書末附錄有帝俄及蘇俄關於遠東所訂的條約。其中大半是公開的，久已出版的；但有四個日俄密約是曾未出版的。學者雖從他項史料推知了密約內容的大概，但全文的發表實以雅氏此書爲最先。雅氏得自俄外部的檔冊，條文之可靠，殆無可疑。茲特爲譯成中文，略加解釋，以供研究東北外交史者的參攷。

(一)日俄戰爭以前，日本方面雖與英國聯盟，但亦有主聯俄者；俄國方面雖終以積極派得勝，但主張對日妥協者亦頗有人。戰後雙方都不免有兩敗俱傷之感。加之美國資本家如黑利滿(Harriman)，外交家如斯處賴體(Straight)，和中國政界要人如袁世凱，徐世昌，唐紹儀想聯絡起來，以俾美國得投資於東三省。同時世界大局正在變化之中。昔者英以防俄爲外交最要目的；日俄戰後，英國轉而以防德爲第一要政。昔者法之外交專靠聯俄；戰後，法國大感聯俄之不足，於是在一九〇七年，法日，英俄，日俄都妥協了。在遠東方面，英日向與法俄對敵，是後則四國合作了。歐戰前，中國外交的困難就在乎此。日俄在一九〇七年訂立了兩個條約，一是公開的，一是秘密的。公約分兩款，一伸明互不侵犯兩國在中國的已得權利，一宣布兩國都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及門戶開放主義。密約則分日俄兩國的勢力範圍，以北滿對南滿，以外蒙古對高麗。密約全文如下：

大俄國大皇帝及大日本大皇帝，有要關於滿洲，蒙古及高麗諸問題，避免將來一切衝突及誤會的根由，同意了下列的辦法：

第一條：斟酌在滿洲的權利及政治的與經濟的活動之自然趨勢，並想要避免競爭所產生的曲折，日本擔任不在本約補續條款所定之界線以北，爲日本國家，或爲日本臣民的，或他國臣民的利益，尋求任何鐵路或電線建築權，並且擔任不阻撓俄國政

府在這區域內尋求同類建築權的行動；俄國在她那方面，爲同樣和平的慾望所感，也擔任不爲國家或本國或他國臣民的利益，在上文所說之界線之南，尋求任何鐵路或電線的建築權，並且擔任不阻撓日本政府在這區域內尋求同類建築權的行動。

中東鐵路根據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俄曆十六日）及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俄曆十三日）的建築合同所得的權利，就是關於本約補續條款所定之界線以南的一段，仍舊是有效的。

第二條：俄國既承認日本與高麗的共同政治關係——該關係是根據日高之間現有的條約及協定的，並且這些條約及協定的稿本已由日本政府致送俄國政府——擔保不加干涉，且不阻撓這些關係的繼續發展；日本在她那方面，擔任給與俄國政府，領事，臣民，商業，工業，及航業在高麗最惠國的一切權利，直到最後條約訂立之時爲止。

第三條：日本帝國政府既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權利，擔任遏制一切可危害這些權利的干涉。

第四條：兩訂約國務須嚴守本約的秘密。

本約以下列簽字者，得了各該政府全權以後，在本約上的簽名和蓋章爲証。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七日

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

在聖彼得堡

（簽字）易斯瓦爾斯奇（Iswolsky）（簽字）本野

補續條款

本約第一條，所說的北滿與南滿的界線議定如下：

從俄國與高麗邊界極西北端起，畫一直線到琿春；從琿春畫一直線到必爾滕湖的極北端；再由此畫直線到舒水甸子（Hsiushuichan）；從此地起，沿着松花江到嫩江口止；於是沿着嫩江到嫩江與洮兒河交流之點止；再沿着洮兒河到此河橫過東經一百二十二度止。

（簽字）易斯瓦爾斯奇　（簽字）本野

這個秘密的條約和同日簽訂的公開的條約是完全相反的。公約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密約則起始中國東北的瓜分。公約承認門戶開放主義；密約則規定利益範圍。公約是粉飾太平的；密約是實際的。這種雙簧的外交，雖足使人驚訝，但在國際間確是很平常。

（二）一九〇九年及一九一〇年美國在東北的外交又形活動。最初有錦州到瑷琿鐵路建築草約的簽訂。美國外交部長於是就以錦瑷鐵路爲還依向列强提議滿洲鐵路的中立化，這就是所謂「洛克司計畫」（Knox plan）。日俄兩國同起驚慌，以爲一九〇七年的條約尚不够；除劃分勢力範圍不相競爭外，尚須彼此合作以防第三者——美國——的抽入。於是產生了一九一〇年的日俄條約。

這年日俄所訂的條約也是一個公開的，一個秘密的。公約分三條。第一條，日俄合作以求鐵路營業的改良。第二條，日俄擔任維持滿洲的現狀，換句話說，維持已得的權利。

第三條：如有任何事件發生足以危害上文所說之現狀，兩訂約國務須交換意見以俾協定雙方所認爲必須的辦法，以期維持上文所說的現狀。

這約比一九〇七年的公約露骨多了。所以要露骨的原故就是要給美一個警告。一九一〇年的密約可說是一九〇七年的密約和一九一〇年的公約參合而成的。公約的目的在合作以維持現狀；密約則指特殊權利。

（三）辛亥革命一發生，列强覺得在中國進取的機會到了！其中尤以俄日爲最急，英國也不甚落後。英俄此年有西藏與外蒙古相交換的諒解；日俄則成立民國元年的密約。其主旨在劃分在蒙古的勢力範圍，也可說是以往兩個密約的補充。

第一條：從洮兒河與東經一百二十二度相交之點起，界線應延着Oulountchourh 及Moushisha 河直到Moushisha 與Haldaitai河的分水界；從此又延着黑龍江省與內蒙古的邊界直到內外蒙古的邊疆。

第二條：內蒙古分爲兩部：北京經度一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一以東之部及以西之部。帝俄政府担允承認及尊重日本在以東之部的特殊權利；日本帝國政府對俄國在以西之部的特殊權利擔允同樣的義務。

第三條：兩訂約國務須嚴守本約的秘密。

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俄曆六月二十五日）

（簽字）沙查諾夫（Sazonov）（簽字）本野

（四）大戰發生以後，協約國之間訂立了許多戰後分贓及保贓的條約。日俄兩國，一方面覺得戰前那種有利與己的國際形勢或將不能維持，一方面更覺得戰後美國的侵犯之可怕，於是在一九一六年訂立了一個密約和一個公約。這公約分二條。第一條，日俄兩國相對聲明不加入與與國

相抗的政治聯合。第二條，日俄兩國在遠東的土地權力或特殊利益危害的時候，兩國協商共同禦防的辦法。這已够露骨了。但密約在目的方面及方法方面則更嚴重。全文如下：

帝俄政府及日本帝國政府，爲鞏固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及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各密約所締結的忠誠友誼關係起見，協定下列各條以完成上面所引的條約：

第一條：兩訂約國既承認雙方重要利益（Vital interests）須要中國不落在任何第三國的政治勢力之下，這第三國或將敵視俄國或日本，以後遇有需要的時候，務須開誠的，忠實的交換意見並協定辦法以阻這種形勢的發生。

第二條：倘若上條所說之協定辦法引起訂約國之一與上條所指之第三國間的戰爭，第二訂約國，一經請求，必給與協助，並且兩訂立國，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單獨媾和。

第三條：上條所規定的軍事協助之條件及方法應由兩訂約國的相當人員制定。

第四條：但是兩訂約國之一，這是已有諒解的，若不能確保其同盟國（多數）之必給以與形勢嚴重性相等的軍事協助，無須給第二訂約國第二條所規定之軍事協助。

第五條：本約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並到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俄曆七月一日）繼續有效。

如果訂約國之一方，在本約滿期前之十二個月，未通知對方不願續約的意志，則本約繼續有效，直到一方通知不願續約以後滿足一年。

第六條。兩訂約國務必嚴守本約的秘密。

本約以下列簽字者，得了各該政府全權以後，在本約上的簽名和蓋章爲証。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大正五年七月三日

在聖彼得堡

（簽字）沙查諾夫　（簽字）本野

此約可說把日俄兩帝國的野心完全暴露了。假使此約成立的次年未發生蘇俄革命，現在的中國不知又將何如了。

漫游散記（三）

丁文江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續）

◉貴州的土著民族

我讀了戴維士 Davis 的『雲南』，就知道雲南有狠多的土著民族，語言，風俗，人種都不一樣。但是在雲南境內大路附近並沒有機會遇見他們。只有從昆明去游西山，看見揹行李上山的都是女人，同我同游的一位項先生告訴我這都是猓玀。但是她們穿的是青布褲褂，與漢人的男子裝束一樣，我當時也沒有十分注意。

到了貴州境內，走的是雍正七年所改的新驛道。沿路上極其荒涼從平彝縣到郎岱，整整的七天，方纔遇見城池。除去驛站以外，只看見十幾家的小村落，而且都是漢人。一直等到我從郎岱經過坡貢到黃菓樹，新驛道與老驛道會合向安順，方纔看見貴州的土著。

西南幾省鄉村裏買賣東西都狠不容易：一個比較大點的地方都有一定的日期，把四鄰的農民聚在一齊，交換必需的用品。在雲南叫做「趕街子」，在貴州叫做「趕場子」。在廣西叫做「趁墟」。這種日期都是一個月裏的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等日。但是普通都是用干支計算，某地方是逢龍日趕場；相距不遠的地方或是逢猪，逢狗，逢馬，逢羊等日趕場，以免得衝突。許多村子，都是以牠趕場那一天的干支命名，所以雲南有許多龍街，馬街，羊街，雞街，貴州有許多龍場，馬場，羊場，雞場。王守仁做驛丞的龍場，就是從貴州到四川大路上逢龍趕場的一個村子（現在的修文縣）。

這種風氣恐怕是西南土著民族所原有的，因爲至今他們計算日子，還是完全用干支。我到黃菓樹的那一天，恰巧逢著趕場子。我趕緊叫人去賣肉，因爲不趕場子，當然不能宰猪的。我自己也到場上去玩玩，當時就看見許多奇裝異服的女人引起我的注意。第一種是穿百摺長裙子的，頭上戴一頂涼帽，上身穿一件大袖子的短襖，束在裙子裏面，但是也用紐扣扣着。衣料是一種藍底白花的棉布，脚下都赤着脚穿草鞋。飯店的人告訴我這是狆家子。我看她們衣服雖然多半是舊的，但是洗得狠乾淨，皮膚也生得狠白，身材在一百五十二三公寸左右，行動狠活潑，狠給我

一種好的印像。第二種是穿長領襖子的。衣服沒有扣子，用一根帶子束在腰間。裙子狠短，腿上束得有裹腿布，頭上盤有纏頭。脚底下都是光脚，不穿草鞋。所有的衣服，裙子，纏頭，裹腿一律都是青的。有的是棉布，有的是一種粗麻。衣服都是舊的，而且狠不乾淨。身材比狪家子要低二寸多，皮膚也比較的黑些。相形之下，遠不及狪家的入眼。這是所謂青苗。第三種人的裝束格式與第二種大致相同。身材皮膚也差不多，但是渾身上下，穿着的都是紅白二色相間的花布，連裹腿都是如此。這是所謂花苗。他們買賣交易，都用漢話，對自己人則仍各說各的土話。

當日我只帶得有一付一鎊錢買來的舊照相機，隨便照了幾張照相。但是這第一次與西南土著民的接觸，狠引起了我對于人種學的興起。

從安順到貴陽，偶然還看見狪家，苗子却沒有再遇見。從貴陽向東，一過貴定，又差不多天天遇見苗家，尤其是青苗。在黃平附近幾乎全是青苗的世界。他們的裝束，與我在黃菓樹所見的一樣，不過衣服比較的整齊，而且往往帶上許多銀的首飾：鐲子環子之外還有一種八兩到十兩的大銀圈，帶在頸項上。據我的觀察，苗家的老巢在貴州的東部和湖南的西部。從貴陽向西，雖然一直到雲南的西南，四川的東南，都有苗家的踪跡，似乎都是近代的移民。從昆明到貴陽的大路，又是狪家和倮倮的分界線。大路以南都是狪家的勢力，東連到廣西的蠻人，西連到雲南的擺夷，都是一種。大路以北都是倮倮的勢力。大定一府原是明朝水西安氏的土地，所以沿路的地名，如普安，安平，安順，安南都有「安」字。至今安氏還是倮倮的大族。

在黃菓樹的場上我看見每人左邊腰間都插着一個一尺多長的木殼子。我初起以爲這一定是野蠻人帶的刀，但是又沒有刀把子。向他們拿出來一看，原來都是秤銀子的小天秤。我狠奇怪在『人無三兩銀』的地方，何以人人都要帶着這件東西。等了一會，看見他們拿出來用，所秤的原來不是銀子，是銅的制錢！在貴州西部一帶，用制錢都不用數而論幾斤幾兩，給用銀子一樣！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版

教育崩潰之原因　孟眞
論學潮　臧暉
英庚欵的管理　胡適
漫遊散記（四）　丁文江
△一千五百里的水路——從鎮遠到常德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富文齋　現代書局　西單商場君中書社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南京　時代公論社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廣州　神州國光社

瓊州　海口會文書局

廈門　樂育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教育崩潰之原因

孟眞

中國的學堂教育自滿清末年創辦的時候起到現在，從不曾上過軌道，而近來愈鬧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總崩潰的形勢。中國現在正在全部社會的總崩潰狀態中積極進行，教育不過是一事，所以若論教育的崩潰，不能不看做這是中國社會整個崩潰的狀態中之一面，而與其他面分不開。不過，這樣說去，牽涉太多，現在且先專說教育崩潰的一事。

欲知教育崩潰的範圍，不應僅僅將眼光注射在中央大學師範大學等，且並不應注射在高等教育，一看小學中學，其糟糕的狀態更遠甚于中央大學，師範大學。就學的兒童及幼年人，全在「受教育」的標識下，學習一切紊亂的習慣，作惡的經驗，不學不自知的意識，眞正不堪設想呢！

教育崩潰的主要原因，據我看來，大致可分爲五事：

一，學校教育仍不脫士大夫教育的意味。　中國在封建時代，「士」一個階級不過是有統治權者之貴族階級之工具，爲他們辦辦命令下來的事。試看孔二先生所教出來的那些門徒，還不是專找季氏孟氏尋出路？戰國末年士人的地位高得多，然而士人用事者，終不如世卿貴門之數，自李斯相秦始皇，叔孫通相漢武帝封平津侯，挾書射策之人自然揚眉吐氣，不過這些人才都不是考試得來的，而考試得來的董巫師，幾乎以亂說陰陽送了老命。而漢魏晉南北朝總是一個門閥社會，門閥中人能讀書，自然更有令譽，而專是讀書的人不能組織統治階級。自隋唐以來，考試的力量漸大，故士人的地位漸高，至宋朝而統治階級的除皇帝外，皆是士人了。明朝野化承元朝，故宦官用事，文化承宋朝，故士人得意。明朝雖宦官每執大權，而士人總是統治階級之組織者。清朝的統治階級在滿洲世族，而士人也頗有相當的地位，會左以後士人之力量更大。有這麼樣的兩千年歷史，故演成了下列一個公式：「讀書爲登科，登科爲做官」。一看中國的通俗文學，如傳奇彈詞之類，更要覺得這個國民心理之根深蒂固。

而且中國社會有一點與歐洲近代社會之根本不同處，即中國社會之中堅分子是士人；歐洲社會中的中堅分子是

各種職業(Trades)中人，故中國的中等階級好比「師爺」，西洋的中等階級是技術階級(Professional class)。誠然，歐洲自中世紀以來也有一種知識階級，這個階級便是僧侶(Clerical)，不過這個階級自成一個最有組織的社會，雖也久與貴族連合來剝削平民，不過他不專是統治階級之伺候者。中世紀的歐洲有些大城市，這些大城市中有不少的「自由人」，那些「自由人」以其技能自成一種社會。以商業之發達，及新地的發現，這些自由人很得些富力，於是在貴族之無常權力(Temporal Power)，僧侶之精神權力(Spiritual Power)之外增了一種第三權力：這是中國歷史上所絕無的。西洋科學之發達，大體上是這個階級的貢獻，因爲這個階級一面用技術的能力，一面有相當的自立，故既能動手，又有閑情。希臘的社會不如此，故希臘的思想都是些講文講道的，而動手的事是奴隸的事。我們不得不幻想，希臘的奴隸中，不知道埋沒了多少的科學家呢！中國的士人不能動手，中國的百工沒有閑情，或者這就是中國自然科學不發達的原因罷？士人之只有舞文弄墨的把戲，沒有動手動脚的本領，在中國是自古如此，考工記說，「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士大夫是辦事的，不是做工的。古代尙且把「智者創物，巧者手之」，謂之聖人，自漢以來，都放在儒林文苑之下，而列在方技之中了。

然而近代的需要是百工，近代教育的作用大體上在乎訓練出各種技術(廣義的)人才，所以近代教育是歐洲的第三權力之創造品，以代替當年的精神權力之創造品者，一朝拿來，培植在「讀書=登科=作官」的土田上，是不能不畸形發育的。自然的趨勢既如此，不幸清末辦學的人更把新教育與舊科舉聯上，於是學校畢業皆「賜」出身。我幸而不曾在滿清時中學畢業，不然硬派一個拔貢，做了二民呢！(當時我有一個中學同學，因滿清政府要取消這個獎勵，他的家長便把他從學堂裏叫回家！)所以子弟到學校讀書，爲父兄者，大大多數不抱着使他成就職業的心理，而希望他畢業後得到一官半職。我記得我當學生時，每次回家，總有鄉黨鄰里來問，「你幾時出官，官有多大？」我自然憤憤的罵一頓，不過，這個引誘勢力是如何大呢！看得出這道理最明白者，是吳稚暉老先生，他是士人出身，而在麗景街的多工學校做過工，深知此中奧妙，乃把一切弄文字者皆叫做洋八股，於是紙上的科學是洋八股，胡適之先生之以新方法治舊學者，也叫做洋八股，而胡先生是「戴着紅頂子演說革命」者，

。大約胡先生很欣賞他這句話，遂把說空話的黨義文叫做黨八股。我今天這篇文章也是八股，胡先生逼着做出的每週課卷，其價值焉得過於王韜馮桂芬之政論乎？惟其一切學問文章經濟皆是八股，所以一切職業是做官，教書的是教官，辦黨的是黨官，辦工會的是工官。於是乎認字的人越多，失業者越多，學校辦的越多，社會上寄生虫越多。

若想中國成一個近代國家，非以職工階級代替士人階級不可；若想中國教育近代化，非以動手動脚爲訓練，焚書坑儒爲政綱不可。

第二，政治之不安定，是教育紊亂一個大主因。誠然，政治果永遠安定，社會是只能在浮層增進的，不能在其本上改絃更張。不過，社會永不安定，一切事皆辦不下去。袁世凱的陰賊政治激出來所謂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本不通，今姑從俗。）北洋軍人與盜閥之橫行激出來國民革命，假如中國政治變動只是這幾個大綱，教育事業可以因時建設的，不幸大潮流之下，分成無數下潮流，來來往往，反反覆覆，事事皆成朝不保夕之局面，人人乃懷五日京兆之用心，上台是趁火打刼，下台是醞釀待時。校長不做上三年，辦不出事業，教書不教上三年，做不成學問。試以山東安徽兩省論，自國民革命軍到後，安徽換了好幾十廳長，山東從未曾換過，故山東的教育比較差有秩序，而安徽是一團糟。革命的事業，不是革別人的命便成自己的事業，總要有相當時間的，試看蘇俄。

第三，一切的封建勢力，部落思想，工具主義，都乘機充分發揮。亂世造姦雄，姦雄造亂世。自袁賊世凱專用下等的走卒做封疆武臣，無聊的書辦做地方大吏，以便自用，於是人人學他，現在的當局，其用人處有沒有像袁世凱的呢？這個風氣，影響到一切社會上，教育焉能成例外？清末辦學者，尙且多存些公益事業的心，至不濟，「門牆桃李」之觀念是虛榮心作用，也不足害人的。而今呢？私立大學除辦兩間大學的張伯苓先生幾個少數以外，有幾個眞正存心在教育事業呢？若是把辦學當做買賣做，尙不是最壞的，若當做走狗製造場，乃眞是亂國害政的大源。直弄到有政治野心者，非辦大學不可，欲登門投靠者，非進大學不可，所以大學學生選舉校長，每舉些權要與政客。因此我們眞不能不佩服清華與中央大學的學生，他們選舉校長——這誠然不是——還是幾個讀書人。

在這個辦學的與從學的相互利用，以申張封建勢力，發揮部落思想，充實工具作用之下，教育豈不是紊亂社會的根源？這樣的事實可以寫成一部一千頁的大書，讀者人

人心中總有幾個例子，我不用舉了。

第四，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員學院畢業生給中國教育界一個最不好的貢獻。我沒有留學或行走美國之榮幸，所以我於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員學院誠然莫測高深。不過，看看這學校的中國畢業生，在中國所行所爲，眞正糊塗加三級。因此我曾問過胡適之先生，「何以這些人這樣不見得不低能？」他說「美國人在這個學校畢業的，回去做小學教員，頂多做個中學校長，已經希有了，我們却請他做些大學教授，大學校長，或做教育部長」。這樣說來，是所學非所用了，誠不能不爲這些「專家」歎息！這些先生們多如鯽，到處高談教育，什麼朝三暮四的中學學制，竇二墩的教學法，說得五花八門，弄得亂七八糟。我現在有幾句話敬告這些與前清速成法政學生比肩的先生們：第一，小學，至多中學，是適用所謂教育學的場所，大學是學術教育，與普通所謂教育者，風馬牛不相及。第二，教育學家如不於文理各科之中有一專門，做起教師來，是下等的教師，談起教育上即幼年或青年之訓練，是沒有着落，于是辦起學校自然流爲政客。第三，青年的人腦筋單純，與其給他些雜碎吃，不如給他幾碗大魚大肉，這些教育家們奈何把中學小學的課程弄得五花八門，其結果也，畢業後於國文英算物理等等基本科目一律不通。其尤其荒謬者，大學校裏教育科與文理科平行，其中更有所謂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系，等等。教育學不是一個補充的副科，便是一個畢業後的研究，英國有好些大學以大學文理科畢業者習教育，未習文理科者不得習教育，德國的教育訓練是把大學的哲學科（文理經濟政治皆在內）學生於高年級時放在特設的一種教育學修習所中，以便教師之養成。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做校長的要從教員出身，做教育行政的也要從教員出身，若不從教員出身，則無直接的經驗，切近的意識，其議論必成空談，其行爲當每近于政客。然而要做教師，非于文理各科中有一專門不可，所謂教育行政教育心理等等，或則拿來當做補充的講義，或則拿來當作畢業後的研究，自是應該，然而以之代替文理科之基本訓練，豈不是使人永不知何所謂學問？于是不學無術之空氣充盈于中國的所謂「教育專家」之中，造就些不能教書的教育畢業生，眞是昏中國社會造廢物罷！

第五，青年人之要求，因社會之矛盾而愈不得滿足。今日中國的社會，是個最大的矛盾集團，時代的，地域的，階級的，主義的，一切矛盾，畢集于中國之一身。在這個狀態之下，國家無所謂「國是」，民衆無所謂「共信」，

人人不知向那裏去，三十多歲的人尚且不能「而立」，更何所責于青年？在這樣情形之下，青年學生自然不能得安定—身體的，心理的，意志的。於是乎最基本的衝動，向最薄弱的抵抗處發動，于是乎青年學生的事不是風潮便是戀愛。共產黨大開方便之門，故大有力量，老頑固無知識的作防川工作，是沒有效果的，且或者驅人向共產黨之人生觀走。所以青年的「安心丸」是極不容易製造的。然而若想教育辦好，這個「安心丸」又非造出不可。

以上的第五件中，第一第二兩項是基本的原因，第三第四兩項是目下紊亂之直接原因：第五是一種外感病，自身健康自然不染，自身不健康是免不了的。政府若想把教育澈底改革，非對這些原因作有效的處置不可，否則改一回學制即增一回紊亂，作一次處分即種一次惡因。

至於改革的具體方案，下次再談。

論學潮

臧暉

六月二十七日平津國立院校教職員聯合會發表了一個解決學潮的提案，其中列舉學潮的十種原因，並且提出六項消弭學潮的辦法。這提案是教育界中人談教育界自身的狀況，所以頗有親切中肯的話。他們提出的消弭學潮的辦法是：

(1)用人應由考試。

(2)寬籌經費以充實學校內容。

(3)愼選校長。

(4)保持師道之尊嚴。

(5)實行校章以整飭學校之風紀。

(6)禁止學生作政治活動。

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所舉學潮的十種原因，可以歸併作這幾種：

(1)經費不足，又不按期撥付，故學校不能安定。

(2)校長與教職員不夠領導學生，故學校風紀不能整頓。

(3)國家政治不能滿人意，故青年傾向政治活動。

(4)國家用人不由考試，故青年不看重學業成績。

第一項原因，是大家公認的。消弭的辦法，今日還談不到「寬籌經費」，只要政府能依預算按期發足，已可以使學

校安定了。經費不能按期發足，甚至于拖欠至半年以上；在這種狀況之下，校長簡直不能責成教職員上課辦公，那裏還談得上執行紀律和嚴格考查成績？經費最困難的學校，如北平的師大，如南京的中大，校長一席幾乎無人敢就。師大與中大近來的校長問題，其實背後都是一個經費問題。（師大徐炳昶先生辭職由于經費領不到；中大任鴻雋先生不就，由于經費無辦法；青大楊振聲先生月前辭職，也由于經費問題。）所以我們說：政府如有誠意收拾學潮，整頓學風，第一件任務應該做到不拖欠教育經費。全國國立學校的經費每月約一百萬元，全年一千二百萬元，在政府全年收入六萬餘萬元之中不過百分之二。政府無論如何窘迫，不應該連這麼區區之數都不能籌畫指定。

學潮的第二個原因是校長不得人，這也是政府的責任。去年一月六日行政院下了一道整飭學風令，其中曾說：「校長經政府愼重選擇而後任命，反對校長即無異反對政府！」這道命令頒布以後，各大學反對校長的風潮仍舊繼續不絕，所以者何？豈不還是因爲校長往往不是「愼重選擇而後任命」的嗎？政府應該愼重選擇官吏，人民反對官吏即無異反對政府。然而政府考任命了一些貪官汚吏，難道人民不應該反對嗎？政府應該覺悟：一個吳南軒可以造成學潮，而一個翁文灝可以收拾學潮。用大學校長的地位作擴張一黨或一派勢力的方法，結果必至于使學校的風紀掃地，使政府的威信掃地。此一原則不但限于國立大學，凡用政治勢力來搶私立學校的地盤，或搶各省市教育廳長局長的地盤，都是製造風潮，自墮政府的威信而已。

學潮的第三個原因是學生不用功做工課。爲什麼不用功呢？因爲在這個變態的社會裏，學業成績遠不如一紙八行薦書的有用。學業最優的學生，拿着分數單子，差不多全無用處：各種職業裡能容納的人很少，在這個百業蕭條的年頭更沒有安插人的機會；即有機會，也得先用親眷，次用朋友，最後才提得到成績資格。至於各種黨部，衙門，機關，局所，用人的標準也大概是同樣的先情面而後學業。即使有留心人才的人，學識資格的標準也只限于幾項需用專門人才的職務，那些低薪職務，所謂人人能做的，幾乎全是靠荐引來的。學業成績本不全是爲吃飯的；然而有了學業成績而仍尋不着飯碗，這就難叫一般人看重學問工課了。所以平津教職員會提出「用人應由考試」的辦法，自然是不錯的。不過考試不是指戴院長所辦的考試，應該是考試原則的普遍實行。約略舉例，可以說有這幾點：

（1）凡政府機關，除專門人才可由學術機關推荐酌量

免試之外，一切人人可做之普通職務（從工友門房到科員書記）必須經過考試，並且要把考試成績和各人在學校的成績合併平均計算。

（2）凡公家機關的職員必須實行迴避親屬之法，有犯者應去職。合資的公司也應該適用迴避法。

（3）嚴格的保持海關郵務等處已有的考試用人制度。

（4）凡考試任用的人，除非有瀆職的行爲，不得隨長官的喜怒而更動；其升遷皆應該有常法。

學潮的第四個原因，誠如平津教職員會所提示，是由於國家政治不能滿人意。凡能掀動全國的學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問題。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現象：凡一國的政治沒有上軌道，沒有和平改換政權的制度，又沒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機關，那麼，鼓動政治改革的責任總落在青年智識份子的肩膀上。漢宋的太學生危言讜議，明末的東林復社，清末的公車上書和革命運動，都是最明顯的例。外國也是如此的：歐洲中古的學生活動，一八四八年的全歐革命潮，土耳其，俄羅斯，波蘭，以至印度朝鮮，那一次不是上述公式的例子？所以有人責備某黨某派利用學生作政治活動，那還是皮相的觀察。即使無人利用，青年學生的政治活動也是免不了的。因爲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沒有家眷兒女的顧慮，敢于跟着個人的信仰去冒險奮鬥，所以他們的政治活動往往是由于很純潔的衝動，至少我們可以說是由于很自然的衝動。這種衝動既是很自然的，救濟的方法決不能依靠平津教職員提議的「禁止學生作政治活動」的方案。禁止是無用的：前清末年禁止革命，有何効果？近年禁止共產黨，又何有效果？平津教職員會還是主張由政府禁止呢？還是由學校禁止呢？在我們看來，這兩方面都沒有禁止學生政治活動的有效方法。我們考慮這個問題，覺得只有因勢利導的一條路還不失爲教育事業中人值得一試的一條路。所謂因勢利導，只是要引導這很自然的政治興趣，使馳走向有教育訓練的方向，好養成眞能擔負政治責任的能力與習慣。說的具體一點，我們提議這幾點：

（1）學校對於一切政治派別，應該有同一的公道待遇，不應該特許某一黨派公然掛招牌設區分部，而不許別的黨派作政治活動：但同時學校也應該教導學生彼此互相尊重異己的主張。彼此尊重異己的主張是政治生活的首要條件，但在一黨一派特別受特殊優待之下，這種態度和習慣是不會發生的。

（2）學校應該提倡負責任的言論自由：凡用眞姓名負

責發表言論文字，無論如何激烈，都應該受學校的保障，但不負責任的匿名刊物是應該取締的。負責任是自由的代價。背負言論責任的人，方才配爭自由，方才配做政治活動。

(3)學校應該研究學生團體的組織法，指出他們的缺陷，引導他們改善組織，使多數學生能參加有組織有訓練的團體生活，養成政治生活必需的組織能力。這種能力的養成，應該從小學中學時代訓練起。孫中山先生認會議規則爲民權初步，眞是有見地的話。平日沒有團體組織的訓練，組織又素不健全，一旦有非常事故，自然極少數的小組織可以操縱全學校的命運。徐旭生先生有一天對我說：「看了中央大學等處的學潮，使我們對於中國民治的前途很懷疑。」我對他說：「此等風潮都不是民治之過，全都是沒有民治之過。」凡有眞正民治精神的學生組織，我敢保牠不會鬧風潮；即有風潮，也決不會是無意識的胡鬧。

廿一，七，十。

英庚款的管理

胡適

七月六日上海英國人出版的金融商業報(Finance and Commerce, Vol, 20, No, 5)有一篇短評，題爲『英庚款的用途』，其中說：

『兩日前，倫敦路透電說：有一位議員在國會裏發表意見，說他恐怕英國退還庚款的錢在中國支用的方法並沒有完全依照兩國政府訂定的手續。這個消息並不足使我們驚訝。上海這邊的流言多著咧。最近有一大批馬口鐵(tin plates)在上海市面上出賣，價錢比市價低的多多；有人傳說這一批馬口鐵是原來用英國退還的庚款買的。我們不知道這種疑心有什麼充分的證據，然而在商業場中一般人頗相信庚款的支用曾有不規則之處(irregularities)，一種嚴密的調查是我們最歡迎的。……

這個消息也不足使我們驚訝，因爲南方來的朋友也曾對我們說起：近來有某個政府機關領到英庚款的錢買了英國的機器，本來是做什麼建設事業的，後來因爲那機關沒有錢

發薪俸，就把買來的機器賤價賣了，既可以發薪，還有人可以賺錢！

這種傳說引起兩個問題：一是政府官吏的舞弊問題，一是英庚款本身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應該引起政府和國人的注意。

前一個問題是很明白簡單的。如果一個政府機關把用庚款買的機器或材料拿在市場上賤價變賣了來發薪水，或者竟因此營私利，這種事是政府的一個大汚點。我們希望政府要澈底調查此事的眞相，要把調查的結果詳細公布出來，使國內外的人明瞭這事究竟是謠傳還是事實。如果上文所述的馬口鐵案和機器案是確鑿有據的，我們要求政府要依法懲罰這種舞弊辱國的官吏。

但這種流言又使我們注意到英庚款的處理方法的本身問題。本來英庚款的處理是很苟且的。當時英國正鬧着失業救濟的大問題，短見的政客要把這筆大款子（本利合計一千一百餘萬金磅，依當時的金價，約合二萬二千萬銀元）留在英國購買英國的機器材料。中國方面的短見政客也就迎合英國人的心理，答應「將該項庚款……整理及建築中國鐵路，並投諸其他中國生產事業」；並且聲明「如以該款在國外購買需用材料時，當向英國訂購之。」雙方這樣湊拍，這樁件了十年的交涉就成功了。

當時中國政府方面提出的理由是：這樣投貲於鐵路及其他生利事業，即是爲教育事業設立基金的「最有利益之計畫」。所以兩國政府換文中都明白規定「在英國用去之款，當作爲中國董事會借給各鐵路或其他生產事業的借款，應支付利息及擔任最後清償。凡清償該項借款本利之款項，均應交付該董事會，由該董事會即行用諸教育事業。」所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所定「借用英庚款保息辦法」中，有下列的規定：

（一）凡向董事會借用庚款，應照中央之規定，按週週息五厘計算利息。

（二）中國到期款項，各機關借用時，應先扣利息一年。其第二第三兩年利息亦應預付。至第四年起之利息，到期再付。在倫敦款項，各機關借撥後，其每一次到期之年息不能清付時，應即停付繼續借撥在中國及倫敦部分之款項。

（三）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能生利者，該借款利息應由該機關在其收入項下按期提付。遇不敷時，應由主管機關負責籌還。

（四）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暫時不能生利者，該借

款利息應由借用之主管機關指定他項的確收入，清付到期應付利息。或由該主管機關商妥財政部指定的款按回墊付之。

（五）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非係生利者，該項借款利息，應由借用之主管機關商請財政部指定的款按期清付之。……

我們看了這些規定，應該可以明白：英庚款的管理是很不容易上軌道的。英庚款退還的目的是辦教育事業，而這種教育事業要全靠基金的利息。基金在那兒呢？基金是借給在中國鐵路和其他生產事業去了；絕大部份是用在英國購買機器及材料去了。兩國換文上明明說着借款的本和利都是基金，然而至今沒有人注意到這種借款應該怎樣還本，還本應該如何擔保。這是第一個漏洞，我們眞不解這筆大借款的本錢將來怎樣還到基金裡去。其次是付息。付息的辦法，雖有上文所引的保息辦法，然而我們聽說，多數的借款至今不曾起息，財政部的擔保自然是一句空話，借款機關自身的收入按期提付也是不可靠的居多。如果上海的傳說是眞的，那麼，買來的機器材料只是借款機關發薪水的一個方法，那有生利的收入？又那能提取收入來付利息？倫敦路透電說，那位在英國國會中提出質問的議員所以懷疑的理由是因爲管理英庚款董事會請求中國政府發給正式文件保障借款的利息，而中國政府至今不理這種請求。其實中國政府就發給了正式文件，庚款基金的利息還未必是靠得住的。借款利息之全無保障，是第二個大漏洞。

英庚款以借款爲基金，而借款的還本與付息都至今全沒有保障，基金可說是沒有下落的了。我們推想這種危機，不能不歸咎於當日解決庚款的苟且，也不能不歸咎於管理庚款機關之組織上的不完備。管理英庚款的機關有兩個：一是在倫敦的購料委員會，一是在中國的董事會。購料委員會有主席一人，委員五人，主席爲中國駐英外交代表，委員之一爲中國鐵道部代表。其他四人由英國外交部長推荐殷實而富有商業經驗之人，由中國政府與董事會商定後任命。

購料委員會的任務是專管訂立購料的契約並監督其實行；有餘款時，由該委員會設立儲金，留爲將來購料之用。庚款解決以前（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三月）積存之庚款全歸此會管理；以後逐年的退款，一半交此會，一半交在中國之董事會。在中國之管理英庚款董事會有董事十五人（十個中國人，五個英國人），皆由中國政府

任命。其中之中國董事，多是政府機關之代表，如外交部，教育部，財政部，鐵道部，建設委員會，導淮委員會，各有代表。這兩個管理庚款的機關，職權上是不相統轄的。購料委員會掌管鉅款，遠在外國，委員任期幾乎是終身的，只有辭職而無滿任，他們自以爲是與董事會同時依據中英換文產生的，故不受董事會的統轄。董事會根據中英換文裡所載「其他四個購料委員，由英國外交部長開一名單推荐於董事，由中國政府與董事會商議後，隨時派充」一節，以爲「董事會在事實上當然爲購料委員會之上級機關」。董事會訂定了購料委員會的章程，規定該會爲「隸屬於董事會」。但委員會向外交部聲稱，「與英方委員討論，均云中英換文規定，即係委員會章程，自可勿須再訂」。這是明白否認董事會訂的章程了。董事會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呈行政院抗爭統轄權，至今沒有結果。購料委員會所持理由是不充分的，他們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然而董事會本身的政治臭味太濃厚，根基不穩固，組織不健全，也是不能叫人敬重的大原因。依現在的情形看來，購料委員會竟是一個獨立的機關，董事會完全管不着。董事會所管的款項只有借款的利息和去年三月以後的庚款的一半。今年三月以後，英庚款停付一年，於是董事會所管只有那渺茫不可靠的利息了。

董事會的董事是由政府任命的，有缺額時仍由政府任命補充。董事是不免受政治影響的，如去年秋間，董事黃漢樑因政治上的關係脫離鐵道部，即被政府免去董事職，另任顏德慶補充。這種政治上的牽動是很不好的現象，因爲黃漢樑可以因政局變遷而被免職，其他董事也都可以隨時因政局而被更換了。這是董事會組織上的一大缺點。其次，董事所代表的機關，如建設委員會，鐵道部，導淮委員會等，都是借用庚款的機關。他們所注意的是幫助他們代表的機關向庚款借錢，至於借的錢如何還本，如何付息，那是關係將來教育事業的事，他們似乎很不關心。至於借去的錢是否全用在生產事業，是否用的得當，這也似乎是他們不很關心的。這又是董事會組織上的一大缺點。

總結以上所說，我們要指出英庚款的管理有下列的幾項大危險：

（一）庚款全數用在官辦的生產事業上，還本無辦法，付息無可靠之擔保，這決不是「設立基金最有利益之計劃」。

（二）董事會不能脫離政治勢力的支配，自身基礎不能穩固，所以名爲「管理英國退還庚款」，其實沒有

管理的實權。

（三）中國董事多數係借款機關的代表，其流弊也許可以單顧到借款機關的利益，而不顧到基金的前途。救濟的方法是很不容易的。我們的希望是要從根本上變更庚款換文所規定用投資借款作基金的原則。去年三月以前所積存的庚款，有四百萬鎊之多，不妨依原案作鐵路及其他生產事業之用，但亦須嚴格規定起息日期及還本付息的擔保。去年三月以後的庚款，應該變更辦法，完全交董事會管理，以一半存儲作基金，以一半隨時用在基本的文化教育事業上。根本原則若能變更，董事會的組織法也應該澈底修正，總要一面使董事會完全脫離政治的波動，一面增加牠的實權與永久性。如此辦法，也許還可以救得英庚款的一部分。若由今之道，不變今之法，我們對英庚款的前途是免不了很大的悲觀的。

二十一，七，十二。

漫游散記（四）

丁文江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續）

◉一千五百里的水路

—從鎮遠到常德—

—沅水與沅江—

我于宣統三年六月廿九日到了鎮遠。從昆明到湖南，湖北的旅客從此改坐民船，順沅江向東到常德。我的旅費原是我的朋友李祖鴻供給我的，數目本來不多。走到鎮遠，所餘已經無幾。自己僱船費用太大，預算恐怕不能到家。幸虧我有一個同鄉的前輩，在雲南做普洱府知府，也走這條路回籍。他帶得有家眷，本來要僱船。在昆明約定我到鎮遠等他，搭他的船同走。所以一直到七月六日方纔由鎮遠動身。

鎮遠是沅江上游潕水的航路終點。貴州東部的商業集中于此。號稱有四千戶，實際不足二千。街市分佈在潕水的兩岸，北岸是縣城，南岸是衛城。所謂『城』並無連接的城牆，因爲縣治的北面緊接着石屏山的南坡，衛城又在五老山的北麓。向東兩山合攏來，把潕水夾在中間，所以南，北，東三面都用不着城牆。惟有西邊向文德關的

路有一道短牆，從石屏山到江邊；東南角五老山中斷的地方，有個關隘，通清溪縣。城的東面，潕水之上，有一道狠大的石橋；長九十多公尺，寬七公尺，高出水面十幾公尺。橋有五個大孔，橋中間有一個十幾公尺高的寶塔，是貴州狠少見的建築。

潕水又名鎮陽江，是沅江的支流。從貴州下湖南的水路，從鎮遠向東北經過清溪玉屏兩縣，入湖南境內的大魚塘。由此向東，經過晃州到沅州。過了沅州，江先向東北，再向東到檢樹灣，轉而向南到黔陽縣，與沅江的正流會合，繞了一個極大的灣子。過了黔陽，沅江先向東到洪江，再轉向東北，正北經江口向西北到辰谿縣，再向北到瀘溪。過了瀘溪，江有時向東北，有時向東，曲折的經過桃源到常德。沿途重要地點的距離如下：

地名	距鎮遠各地間里數	地名	距鎮遠各地間里數
清溪	九〇	九〇	洪江　六五〇　九〇
玉屏	一四〇	五〇	辰谿　九一〇　二六〇
大魚塘	一八五	四五	瀘溪　一、〇〇〇　九〇
晃州	二三〇	四五	辰州　一、〇八〇　八〇
沅州	三八〇	一五〇	桃源　一、四三〇　三五〇
黔陽	五六〇	一八〇	常德　一、五二〇　九〇

從遠到常德一共一千五百多里路，我八天就走到了。這是因爲一來宣統三年夏天湘沅一帶大水，二來因爲河身的坡度狠陡，所以河流狠急。我當日從鎮遠到洪江所測的高度（以出海面公尺計算）如下：

鎮遠	五〇七	清溪	四五五	玉屏	三六五
晃州	二七〇	沅州	二四〇	黔陽	二〇〇
洪江	一八〇				

看上列的表，從鎮遠到洪江，六百五十里路，水面低下三百二十七公尺，平均約每二里低一公尺。揚子江從重慶到宜昌一千里路，重慶出海面二三八公尺，宜昌出海面九十二公尺，平均每七里纔低一公尺。所以沅江的坡度比揚子江上游要陡三倍有餘。不過因爲水小，江流反不若揚子江的急。據我的估計，沅江夏天的水流速度平均在每小時十里左右。下水的船每天要走一百七八十里。若是上水，所需的時間在三倍以上，從常德到鎮遠至少要走二十四天。

潕水，沅江都是急流淺水而且多灘的山溪。從鎮遠到常德，可以就水的深淺，灘的性質，和山谷的形勢，分做三段，第一是從鎮遠到黔陽的五百四十里，這是潕水的本

身；第二是從黔陽到桃源的八百七十里，這是沅江；第三是桃源到常德的九十里，名雖仍爲沅江實際上桃源以下，已經到了洞庭湖的淤地。

第一段在貴州境內的一部分，河身都在石山裏面；江面最寬的地方不到四十公尺，狹的地方不過十七，八公尺；水深的地方不到三公尺（如清溪附近），淺的不過一公尺（如鎮遠）。沿路灘很多；從鎮遠到大魚塘，我數得有大小十八個灘；其中如鎮遠大橋以下的高花灘，蕉溪與鎮遠之間的三門灘，枚灘，都是比較大的。清溪以西，兩岸的山比較的高。如鎮遠東邊的高花灘，清溪以西的銅鼓浪鷄鳴關，都是絕壁。如蕉溪，如田舖都是比較的大村子，附近江邊稍有水田。從清溪向玉屏，水田更多一點，但是在玉屏城西三四里仍然有一段石岩絕壁。從玉屏東向北入湖南境內，山谷漸漸開展，一直到晃州，兩岸大部分是土山，山上往往有樹木，灘也比較的少，江面之寬窄，水的深淺，與在貴州境內差不多。

一過了晃州，江右岸是一百公尺以上的山，左岸的山較低，山中間都有水田。江面在三十五十公尺之間，水深在一公尺半以上。如是一直到晃州以下廿八里的曹家溪。都沒有灘。一過了曹家溪，一直到便水村，三十六里，兩岸都是高山，中間有兩個大灘，剌灘和黃后灘，尤其是剌灘有危險的名；江的右岸有許多石礁，把江水東狹到十五多公尺，灘長不過十六公尺，而水平差一公尺有餘，所以極其難走。從便水到白馬舖，兩岸山漸低，水田較多，但是仍然有灘。從白馬舖到沅州有好幾個大灘：如沈家灘，山鵝灘，大關東灘都是上下行船危險的地點。

沅州是無水邊一塊比較大的平地，縣城在江左岸，江上架了有一座十五孔的石橋。城的東關都是水田。從此江向東北，兩岸都是小山，河谷開展，水田很多。離公坪村不遠的地方，江轉向東，一直到檢樹灣，左岸離大山較遠，江邊仍有水田。從檢樹灣起，江轉向正南到黔陽，沿途只有在鴨嘴岩附近，江左岸有高山，此外，兩岸都是低邱。江面在沅州約五十米突，到檢樹灣只有三十米突。沅州黔陽之間，灘比較的少，水流也不很急。在黔陽城西，沅水的正源從西面來會。無水的顏色是紅黃的，沅水是清的，所以沅水又叫做清水江。兩條水會合的地方，清水與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纔完全混合。

第二段是沅江的正流。無，沅二水在黔陽會合，向東南九十里到洪江。兩岸都是高山，水流很急。我一點四十

分從黔陽開船，四點十分就到了洪江—兩點半鐘走了九十里路！沅水在黔陽江面不過一百二十公尺，合流後的沅水，江面在二百公尺以上。沅水深過二公尺以上的地方狠不多，淺的地方只有一公尺，所以只能通吃水二尺的小船。黔陽以下，吃水三尺以上的船可以暢行。江面既然加寬，江中常常有沙洲，附近有灘。黔陽，洪江間大小有二十多個灘，其中有名的是鸕鷀灘，蓮洲灘和獅子灘。

洪江是湖南有名的鎮市。街道從沅江右岸向東，再沿巫水（又名竹舟江）的左岸向南，長不下十里。所有湘西的商業都在此地集中。巫水從南來，與沅江合。江面在四百公尺以上。從此向東北，兩岸山都不很高，一直到洪江以下六十里的黃絲洞，江轉向北流，纔又遇見高山。黃絲洞在江的右岸，對岸山上有一個廟，過了廟，江流入峽谷，四十多里路，一直向北到銅鼓市，方纔出峽。銅鼓市以下到江口，兩岸仍然是高山，但是山谷較寬，兩岸有水田，江口在沅江的右岸，小江從溆浦縣來會。從此轉向西北到辰谿，江面放寬，兩岸依舊是高山，將到辰谿，地形忽然一變，江兩岸都是很低的邱陵，中間都是水田。從洪江到辰谿二百六十里大部分在高山中走，是沅江風景最好的地方。沿途有許多沙洲，洲邊往往有灘。最有名是岩門，淇灘，斜灘，潢灘，龍虎灘。

辰溪縣在沅江的右岸，辰水從南來會。沅江轉向正北。從辰溪二十里到浦市，江面寬二百至四百公尺，左岸差不多是平地，右岸都有斷續的低山。浦市在江的左岸，是一個極大的鎮市；居民在一萬左右，比辰溪縣城還大。從此向北再二十里，江又入山，江面也漸狹。從麻溪到瀘溪縣四十九里中，如小曲灣，紅岩，岩角都是峭壁，江面以三百多公尺，縮爲六十公尺。紅岩附近出錦鱗。從從辰溪到瀘溪的九十里路，中間很少有灘，但是沙洲頗多。如浦市上流的康公洲長在五里左右，瀘溪上流的武口洲也有二里多長。

瀘溪在沅江的左岸，武水從西來會。江面在四百公尺以上。從此沅江折而向東，兩岸都有山，左岸約在三百公尺以上。離瀘溪五里的大龍溪附近，江邊都是峭壁。江面寬不過一百多公尺，再向東北，山漸漸低，江面開展到二三百公尺。過離瀘溪四十里的荔溪口，兩岸只有二，三十公尺的小山。一直到辰州，地形沒有變動。

辰州在沅江的北岸。西水從西北來，在城西與沅江會。西水可以小船，所以辰州的市面總算繁盛，人口在一萬以上從此曲折或向東或自北，經過橫石，北溶，朱紅溪，

大宴溪，麻衣洑到柳林汊，二百多里路，都是峽谷；江面寬一百五十公尺到二百多公尺，水深平均三公尺。從柳林汊十八里到界首，山勢漸低。從界首向東北，再折向東南，經過夷望溪到新湘溪，沅江漸漸脫離山地；從新鄉溪經白馬渡到桃源，六十里路，完全在紅砂岩的盆地裏面，江面展寬到四百公尺左右，這是洞庭湖地與湘西山地的過渡地形。

從瀘溪到桃源，沿路的灘狠多，如瀘溪以下二十里的丑溪灘，辰州以上二十里的酒杯灘，辰州以下五里的柏葉灘，橫石以下的楊家灘，朱紅溪以下的鴉灘，以及界首以上的甕子灘，夷望溪與白馬渡之間的沙夢灘，毛藥寺灘，沈灘，都是航路的障碍。以上所舉的灘，都是沙洲所成。沙洲大的有四五里長，小的也有幾十公尺。這種沙洲不但使河身忽然增高，水要經過高地，再向低處下流，而且洲與岸之間，江面較狹，水流更急。這種灘的性質，根本與黔陽以上的石礁所成的灘不同。但是沅江正流中也有幾處石礁，而且所成的灘，比任何灘都要危險。這種石礁都在大宴溪以下，到纜子灣的十幾里之中。這一段江，中間有許多長的石礁，順着江岸排列，船往往須在兩條石礁之間穿過，所以比普通橫的石礁尤其困難。從大宴溪向東，有清浪灘洞庭溪，雷迴，五汊等灘，都是這種長石礁所成。

這種灘的危險，是我親眼看見的。從鎮遠向東，我總是在船頭上觀察。每逢過灘，也是如此。起初船一到灘裏，兩邊都是浪花，也覺有點可怕，以後看得慣了，也就不以爲奇。船過了大宴溪，沒有幾里，就是清浪灘。有一隻船在我們前面走，相距不過幾丈，駛快要過完灘的時候，我們剛進灘。忽然看見前面的船向右一側船頂上放的一隻鳥籠子先掉下水去，跟着就是一頂轎子，船頭兩個船夫，在右邊的一個也摔了下去。只聽見船艙裏的婦女放聲大哭起來。這一共不過幾秒鐘的功夫。幸虧掌舵的死命的把船一攀，船沒有完全翻過來，先冲到淺水的沙灘上。掉下水的船夫也沒有死，只不見了鳥籠子和轎子。當前面船要翻的時候，我只看見我們的船夫，臉都嚇青了，手只是抖。尋常過灘，前後的船夫，往往唱和相應，壯自己的膽，到這時候，一切喊叫都停了，鴉雀無聲。一等我們自己的船也出了灘，船老板到艙裏面，向我的那位同鄉大叩其頭，口裏只是說，「大人！恭喜！托大人的福，大家都有了命！」我問他道，「前邊的船要是翻了，我們有甚麼危險？」他說，「老爺！你眞正不明白！灘中間船可以走的路沒有

多寬。前面的船若是翻了，把我們的路塞住，我們的船也得要翻。不幾分鐘到了伏波廟。船夫買了許多爆竹在船頭上放，又帶了香燭，上左岸山頂上廟裏去叩頭謝神。

第三段是從桃源到常德。桃源城在沅江的左岸，人口大約在二萬以上。沅江的左岸到此完全是平地，右岸則還有二三十公尺的小邱。這大概是古雲夢澤的西南角。桃源出海面的高度我當時沒有測。不過長沙出海面不過六十多公尺，常德大概不過七十幾，桃源想起來總在八十與九十之間。所以桃源城比洞庭湖水面高不了好多，一發大水，就要被淹沒。我走過的那一年（宣統三年）是空前的大水，全城都在水裏，城外的寶塔只有三級在水上面！從桃源向北到陬市要經過艟舫洲鷺鷥洲等幾個大洲。我經過的時候，大部分淹在水中。

陬市離桃源五十里，也被水淹了。由此向下，兩岸沒有山。沅江成一個四十里長S形的大灣子到常德。江面寬四百多公尺，邊上有隄岸，有好幾度被水冲破。許多災民逃在沒有冲壞的隄岸上住着。沿路只看見蓆蓬子，和用繩子掛着晒的衣服。常德上游十里左右，還有一個娘娘灘，也是沙洲所成的。這是沅江最後的一個灘。

常德在沅江的北岸，是湘西第一個大城；人口有五六萬。城是東西長而南北短，所以東，西，下南，上南四個城門都靠着江邊。那一年所遭的水患，沒有桃源那們利害。但是從江邊進城沿途都鋪得一尺多高的木板，城門口有好幾寸的水。聽說上游有個石隄，還沒有冲破，不然全城也都要淹在水裏面了。

時代公論

第十四號要目

七月一日出版

時事述評三則　昀等
方向轉變和我們的任務　薩孟武
經濟破產與政治危機　傅築夫
江浙各縣財政的瓜分制度　梅思平
甘地主義是不抵抗的嗎？　陳洪
統一先從小處做起　雷震
怎樣提倡工程教育？　顧毓琇
爲青年出路問題與教育當局商榷　郭壽華
何謂詩？　汪辟疆

零售每期八分，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票代銀九五折。

通信：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國立中央大學

社會科學季刊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中國最近之民族復興運動　朱伯康
社會之貢獻　孫本文
合作社之定義及其分類　樓桐孫
公務與行政　梅思平
現代行政權之强大化　莊心在
中國問題研究四則　杜巖雙等
德國唯心論的政治思想　蔡可成
聯邦政治之比較的研究（二）　曹郁
國際問題研究三則　阮毅成等
美國一百五十個城市稅率的比較　周坤壽譯

發行：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

代售：各埠各大書店

定價：全年一元四角，每期三角五分，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版

一個打破煩悶的方法　翁文灝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孟眞
廢兩改元問題　一之
上海戰爭的印象　尹及
漫遊散記（五）　丁文江
△常德到長沙的小火輪
中國文化的崩潰（新書介紹）　衡哲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富文齋　現代書局　西單商場君中書社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泉山書社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南京　時代公論社　中央書局
西安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蘭州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武昌　甘肅書報社
開封　新生命書局
安慶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無錫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青島　安徽省立圖書館
濟南　于鍾書店
廣州　中華書局
瓊州　東方書社　北海縣中合作社
廈門　神州國光社
重慶　海口會文書局
雲南　樂育書局
　　朋友書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一個打破煩悶的方法

翁文灝

答覆幾位青年的來信

近來一二月中接到好幾封素未謀面青年人的來信，內容小異大同，都是訴說他們的心裡的悲痛與煩悶，幷且詢問或討論做人或求學的方針。其中有一封還說因爲我是向無黨派的所以更要聽聽我的意見。這可把我難住了，因爲我向來專心做我的小部份而且很特別的事，對於指導青年的重責實在是不敢當。因此我對於這類的信或是沒有復，或時很潦草的答復了。但子細想來，這樣辦法是對不起人的。而且現在有同樣疑問的青年恐怕很多，既有問題自然應該討論討論。所以不揣愚昧想了一想，還我的良心，寫幾段送在獨立評論發表。

在這種內憂外患交迫的時期，悲痛與煩悶是當然的。青年的固然如此，成年的老年的難道不如此？我自問也還有三分血心，所以人家向我訴苦，我說我也許比你感覺的更苦。你沒有辦法，我又何嘗有辦法？有一次我在感慨很深的時候，寫信給一個外國科學朋友，禁不住也寫了幾句煩悶的調子，幷且說在這樣情形之下，你看我怎麼好呢。那位朋友回答我說，『在這樣苦境中，你只有努力工作，你更應該拚命做你的工作。世界上只有眞正的工作能够造成人類的幸福』。初看起來，這也許是隔岸觀火不關痛癢的話罷。回頭想想，這種觀念至少可以做一大部份人的南針。我說此話只可適用於一部份人，因爲此外還有人能够去當義勇軍，或做其他直接救國的事業的，他們力盡心安，當然得到一種安慰。至於因能力，責任，或其他環境的關係，不能這樣做的，與其在家歎氣，何如努力工作？

一國的國力是全國國民努力的總和。我們做的事業雖然不同，終究直接或間接都與我們的國家有關。我們看看大家不得了，我們最低的責任當然是要問自己曾否盡力做了我們份內的事。國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如果直接可以救國，當然應該奮勇的去做。萬一沒有這個機會和力量，至少更應盡力做我們份內的工作。不管成敗利鈍，我們將我們的工作做完了，總算盡了我們的心力。好像當義勇軍的，把他的子彈放完了，就是死在沙場，也算盡了國民的責任。光榮雖有大小，意義差不多一樣。

一個工程師去造一條鐵路，鑿穿了山，打開了洞，築好路基，鋪上鐵軌，把一星期的路縮成半天，把窮苦的地方化成繁盛。這個工程師也許不能成爲報紙上所稱的名流，但是他的工作眞能造福於人，他的一生便不虛了。一個醫生在鄉僻地方，開了一個小醫院，醫好了許多病人，消除了若干傳染病，雖然不會發大財，但終身有事可做，也可算無負於社會了。再如一個小學教師，盡心去教，能够培植國民的根基，挽回社會的風氣，他的影響正是不小。所以無論何種工作，都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都值得盡心盡力去做。

說到工作，我很知道許多青年感覺煩悶的一個原因正在沒有工作。大多數青年也很知道做人應該有一種正經工作，他們正因爲找不到正當而有興趣的工作去努力，所以感覺生活的空虛。他們找不到一個目的物，去施用他們的心思才力，所以徬徨的追求人生的意義。冥想的追求往往不得結果，所以愈想愈空，愈想愈煩悶。因此我以爲「求工作」確是許多青年公共的呼聲。「求工作」並不一定是「找飯碗」，儘有許多找到了飯碗而並不能感覺滿足的。求工作是要盡做人的責任，是要實現人生的意義。

現在許多青年都感覺沒有工作的煩悶，這固然可以歸罪於社會環境不良等等。但也要怪他們缺乏自求工作的精神。往往有人以爲拿得了畢業文憑，便應該有人來『安車蒲輪』迎接他去，不然便說灰心。其實這是事實上不能常有的。即使在外國各種事業發達的地方，近年來因世界經濟困難的結果，各國都有許多很好的專門家沒有正當工作。我都時常收到這種『懷才求售』的信，我以爲這是很當然而不可菲薄的。很有許多人能如此找到而做成重大事業。所以我勸一般大學畢業生一時找不到事的，千萬不要灰心。他們應該更加努力去找求工作。並且應該儘力找他們本行的工作。固然有若干工作是必須由別人聘請或僱用，初畢業的青年如果沒有介紹，往往無路可入。正當方法是自謀表現，或是寫信或發表文字，毛遂自薦也並不是爲恥。最好是自動的作些個義務的工作，給人家看。古人說『錐處於囊必能脫穎而出，』只要自己努力到眞有能力眞有成績，絕不會長久埋沒的。『中國社會沒有公道』這是有爲而發的感慨話，不可盡信。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究竟人才遴少。同等的人才在中國找事恐怕比外國還容易的多。你不見各大學的教授麼，只要稍肯努力畧有成績的學者，各大學幾乎東拖西拉，加薪抬價，爭之惟恐不得。甚至事理稍明文字略順的官僚，各機關都非極力拉上幾位不能辦事

。其實這樣能力並非甚難。現在的青年正應該力爭上游，出人頭地。只要努力，決不會白費的。

此外也有許多工作不必等人來請，儘可自己去做的。例如學醫的人，如果大家擠在北平天津等大都市，病人有限，醫生日加，當然總有一天許多人無事可做。但是中國內地正還缺乏幾萬個科學醫生。我嘗在四川鄉下旅行，看見瞎眼的人路上幾乎陸續不絕。這當然是彼此傳染，無人醫治的現象。西洋人傳教的或是做學術考察的，到中國內地旅行，只要略懂醫術，便是最好的敲門磚，最有效的介紹信，到處有人歡迎。我有一個朋友，略懂醫術，到甘肅被匪擄去，適遇土匪首領有病，給他治好，便很客氣的送他出來了。這都證明做醫生的只要肯到內地去，決不愁沒有工作。同樣的中學或小學教師在內地是如何缺乏，雖然在大都市中往往重重壁壘的分成好幾批，環繞少數地盤，借政治的力量來你爭我奪，前仆後繼。固然名利之求人所難免，爭名于朝爭利於市，此亦人情之常。但是名利都是比較的分別，實在的工作却眞是可以做精神上的安慰。爲有志的青年講，你們不是要工作麼，你們只要自己去找。你們不願學而無用，只要你們自己能用其所學。人固然要靠事業來養，但事業也全靠人去做。中國目前現成的事業尙少，更需要有創造事業的精神。所以學生選定學科，不定要鬧某科已有什麼已成的事業容易加入，更應該問中國還有什麼缺少的事業等我去辦。社會上做事有時好像科學家研究問題，越是研究已多的事物越不易得新結果，越是未經研究的處女地越容易有新發見。

中國有句老話叫『學以致用』，從前觀念往往把『致用』作爲做官或發財的意思，這當然是太卑鄙了。如果解作『用其所學』，便是一句狠好的格言。我常可惜大多數學生缺少這種致用的精神。教科書裏或講堂上所說的話，他們往往抱一種『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態度，不肯實地應用，這眞是最可惜的。只要看外國到中國來的傳教士，他們所有的專家學問往往是很平常的，但是他們住的地方把經緯度也測定了，狠長久的雨量紀錄也有了，有許多物產等等都發見了。中國人雖然會做，但往往不屑做，不高興做，所以便學而無用。外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愈做得多愈高興，並不要等人家去催他。中國人往往以爲工作愈少愈是幸福，除非有不能不做的原因去壓迫他，這便是學而不用。因此許多工作我們並非不會，却是往往不做。例如有許多大學都有測量功課，教經緯度測量的方法，但是有幾處地方中國人自己把經緯度測定過呢？說到此地我們自己

更覺慚愧，北京城裏地質學和考古學的興味總算濃厚的了，但是周口店的猿人牙和景教碑，還都是先經外國人發見，告訴我們纔知道的。現在我要說的是，我們必須振起我們致用的精神。只要有一技一藝，甚至於一知半解，我們便要隨時隨地去應用他，到處求問題，隨時求解決。如此做去，則能力因應用而漸高，經驗因歷練而愈富。學得其用，日有進境，在本身已是一種安慰，一種快樂，可以打破生活的空虛。而且如此做去，總有若干成績不致完全埋沒，就是爲求名求利的方面講，也是一種比較最好的方法。

我也認識若干青年都很贊成我的意見，但是他們又有一個難題，就是感覺學校功課太不充實，學了之後即使要用其所學，實在是無學可用。這眞是太可傷心的事。學了四年，戴方巾，拿文憑，而自己承認一點沒有得到什麼。同時爲生活所迫，却不能不在社會上找一個位置，胡亂擔任一個職務。要解決這個困難，一方面只好希望教育當局把教育眞當作一回事，拿出良心來好好的幹。教授先生們也要度德量力，專心教他們能教的功課格外努力。另一方面，如果學生們大家學求必得，求澈底的瞭解，求事實的證驗，求實地的練習，强聒不舍，也可以逼得冒充的教授改行，偷懶的先生格外用些功。只要大家覺悟，努力工作，這種精神會像傳染病一般自然的普及。這種精神普及了，我想國事總要好些。

再爲已得工作的人講，不論事之大小必須好好的幹。對于自己成績的志願不妨提高，對於比較他人的野心不可太大。社會上偶然的不平等恐怕是不容易消滅的，如果，爲美慕『同學少年多不賤』，便拋棄自己的工作去鑽營，去狥苟，結果裘馬未必輕肥，反而失了本業。究竟公道自在人心，壞人終也不能叫成好人。現在最危險的一種現象，是個人的慾望格外猛進，對國家對社會之觀念過於灰心。有若干青年平時歎獻太息，痛恨別人不好。一朝自己做事，却一樣的腐化作孽。所以能有更高的目標固然更好，即使不能也要立志始終做一個好人，幷一個有用的好人。

我狠慚愧我沒有多大人生哲學可以貢獻，我更不願說過於高遠難行的話。但是以上的感想至少可爲若干普通人說法，也是我對寫信給我的人誠意的答復。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孟眞

關于教育改革之具體問題，原則上我們可以有些意見，其施行的詳細方案乃是教育當局的事，我們局外人既無材料在手，自然無從懸推。

教育改革具體方案之原則，一時想來有下列數事。

（一）全國的教育，自國民教育至學術教育，要以職業之訓練爲中心的。這話不是江蘇省教育會一系人之老調頭，他們的辦法是把學校弄成些不相干的職業的「藝徒學堂」，幼年人進學堂，如進工場一般，這是極其不通的。我們乃是主張學校中的訓練要養成幼年人將來在社會服務的能力，養成一種心思切實，態度誠實，手脚動得來，基本知識堅固的青年，所以中小學雖有化學，然而如竟專心製起胰子來，雖有物理，然而專心做起電燈匠來，都是大可不必的。不過，化學雖不造鹼，而必使中學畢業生在化學工廠中做起事來，能應用他在學校中學的化學知識，在農場中做起事來，能應用他在學校中學的動植物知識，然後這教育不是失敗的。

在這「職業訓練」的要求之下，我以爲中小學的課程應注意下列數事：

甲，將中小學課程之門類減少至最底限度，僅僅保留國文，英文，算學，物理，化學，自然知識，史地知識，體育等，而把一切不關痛癢的人文科目一律取消，一面將黨義的工課堅實的改良，使其能容納些可靠的人文知識，不專是一年又一年的叫口號。當年黃炎培等人擬高中章程，竟有了文化史和人生哲學，這個題目在歐洲尚不曾建設得能够包含着基本訓練之意義。試問中國有誰配教這門工課？在高中又如何教法？這樣子做下去，又何怪乎今之中學生專到些不三不四的書店中，買些唯物論社會書呢？

乙，每一科目寧缺勿濫。在城市的學校可除自然知識，在鄉村學校亦可酌量減除些科目，只有國文英文算學是絕對不可少的。每一科目既設之後，必求有實效，國文非教得文理清通文法不錯不可，英文非教得文法了然能有些實用不可，算學非教得有算術，幾何，代數，最淺解析幾何，最淺微分之基礎知識，而能實用不可（此限度就高中言）。物理非教得對於電燈，肥皂泡，天氣變化，熱力工

用，等等一切我們四圍環境中遇到的事件，能與書本上的指示連起來不可，植物非教得能把我們園中的植物拿來分類認識出來不可。一切功課都步步跟着實驗，教科書不過是一個參攷的手本，訓練的本身乃在動手動脚處。國文英文也不能是例外的，歷史要教到堅實而不盲目的民族主義深入心坎中，同時知道世界文化之大同主義，地理要教得知道世界各地物質的憑藉，及全國經濟生活之綱領，若專記上些人名地名，年代故事，乃眞要不得的。爲實現這樣的課程，教育部有設置幾個專科的課程編定委員會之必要。

照這樣做下去，然後以下列的標準考察一個學校辦的成功或失敗：一，學生的手脚是否有使用他的課本上的知識的能力；二，學生能不能將日常環境中的事與課本上的知識聯貫起來。能，便是訓練的有效，不能，便是製造廢物了。這樣的訓練，不特可以充分發育一個人之用處，一個人將來在職業上的用處，並可以防止安坐享受的習慣，思想不清的涵養，做士大夫的架子。

（二）全國的教育要有一個系統的布置。民國以來的教育，眞可謂「自由發展」了，其結果是再紊亂不過的。私立學校隨便開，大學隨便添，高中滿了全國。即令這些學堂都好，也要爲社會造出無數失業的人來，而況幾乎都不成樣子。現在教育部有下列的幾個當務之急。第一，作一個全國教育的統計，同時斟酌一下，中國到底需要些那樣人，然後制定各校各科門的人數，使與需要相差不遠。第二，使公立學校在上下的系統上及地方的分配上有相當的照應。第三，限制私立學校，使他不紊亂系統。第四，最要緊的，國民教育，普通教育，職工教育，學術教育，中間之相接相配合處釐定清楚，務使各方面收互相照應之功效，而不致有七岔八錯之形態。

（三）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試以普魯士爲例，雖說大學教授講座之選補權亦操之教育部，一切教育行政皆由部或地方官廳令行之，然其教育界實保有甚大之自治力量，行政官無法以個人好惡更動之。以當年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革命後魯普士教育部長免了一個國立歌劇院院長的職，竟發生了大風波。如熟悉德國教育情形，當知高等教育權皆在所謂秘密參議手中，普通教育權皆在所謂學事參議手中，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這樣子固然有時生出一種不好的惰力，然而事件總不至于大紊亂。中國的教育

廳長特別市教育局長可以隨便更換，這猶可說他們是政務官，然而廳長局長竟能隨便更變校長，一年數換，于是乎教員也是一年數換了。服務教育界者，朝不保夕，他們又焉得安心教書？又焉得不奔競，不結黨營私？

所以政府的責任第一是確定教育經費之獨立，中央的及地方的。第二是嚴格審定校長教員教授的資格，審定之後，保障他們的地位。第三，教育部設置有力量的視學，教廳亦然，參以各種成積之考核，純然取用文明國家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之辦法，定教育界服務人員之進退，及升級補缺。河南省的教育經費能獨立，山東省的教育不曾換過長官，其結果便比江蘇安徽好得多，這眞是值得注意的。

（四）中國的教育是自上腐敗起，不是自下腐敗起。民國二十年來的事實可以完全証實此說。教育部沒有道理了，然後學制紊亂，地方教育長官不得人，校長不成樣子。校長不成樣子，然後教員不成樣子，然後學生的風紀不堪聞了。政府有時稍稍表示認眞的決心，每收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民國十五年國府在廣東時，把中山大學解散了，教授重行聘任，學生須經甄別，當時的中山大學眞可謂黨派鬥爭之大集合，亦是學潮風潮的博物館，然而政府一經表示決心之後，竟全無問題，雖共產黨都不鬧，于是中山大學有了三年的讀書生活，以後仍是政府措施不當，然後風潮又起來的。又如此次政府表示整頓中央大學的意思，不特在中大辦下去了，即遠在北平的大學，也望風軟化，雖以劉哲一樣的人，尚能以決心平服北平教育界，而況其他？可見中國的學潮正是沒有很多嚴重性，只等於頑童鬧學罷了！所有頑童鬧學都由於家主昏瞶，教師無恥而起，一旦家主不昏瞶，教師不便無恥了，則頑童不特可以不頑，或有成爲「吾家千里駒」的希望。所以我的看法是：教育之整頓，學風之改善，其關鍵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若大學校長永遠任用非人，雖連着解散幾次又何益？然則今之政府之責任，在整頓自己責任內的事，此事辦到，學潮雖求之不得的了。所謂政府責任內事者，大致有下列二項：

甲，把教育部建設成一個有技術能力的官廳，以法蘭西普魯士的教育部爲榜樣做去，不特參事司長不能用一無所能的人，即科長科員亦必用其專門之長。此外更設教育統計處，以便全國教育事項瞭如指掌，設教材編纂處，不再審定些亡國的教科書。

乙，廳長大學校長教育局長必須用得其人，其人若有

人品，有見識，有資望，自然沒有學潮，有也不至爲大害。以我個人教書的經驗論，學生多數是好學生，我一向對學生極嚴厲，並未遇到反攀，所見的學生搗蛋，皆自教員不振作而起。

（五），教育當局要爲有才學的窮學生籌安頓。中國的家庭是世界上最腐敗的，中國的家庭教育是世界上最下等的，所以嚴格說去，中國無「世家」之可言。惟其如此，故賢士幹才多出于貧寒人家，環境之嚴苦鍛鍊出人才來，不是居養的舒服能培植德性的。科舉時代，窮人是比較有出路的，一來由于當年讀書本用不了許多錢，二來由于當年義學，宗塾，廩膳膏火，書院獎勵，試館，等制度，大可幫助有才無錢的人。今日之學校教育，用錢程度遠在當年之上，並無一切獎金助金。國家號稱民國，政治號稱民權，而貧富之不平更遠甚，成個什麼樣子？不特就人道的立場言，極其不平，即就政治的作用論，也是種下一個最大的危險種子。所以我來提議：

甲，把自大學至小學的經費抽出至少百分之五來作獎學金。

乙，把一切無成績的省立大學停止了，改成獎學金（國外留學金在內。）

丙，把一切不成樣子的私立大學校停止了，改他們的底款爲獎學金。

丁，一切私立學校不設獎學金者，不得立案。

戊，學費一面須收得重，獎學金額一面須設得多。

於是國家有國家的獎學金，省有省的獎學金，縣有縣的獎學金，學校有學校的獎學金，團體有團體的獎學金。於是學生用功了，窮學生尤其用功了，學校的風氣自然好，社會的秩序自然改善。

此外關于學術教育的事項，後來再論。

廢兩改元問題

一之一

最近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氏因洋釐慘落，有廢兩改元計劃，據九日大公報載，廢兩原則已決定，實行期未定；但三個月內可準備完成，最未易解決者銀元法價標準相去太多，難于劃一，鑄造幣廠俟新模到卽開鑄，並開始

自由鑄造云。消息傳出，當天上海洋釐猛漲，結果每萬較六日暴漲五十七兩五錢。次日，上海錢業公會召集臨時會員大會，討論廢兩問題，並拍致財政部一電，請事先詳密準備，然後公佈施行，于是申釐第二天又回跌到以前的水準了。

中國幣制的混亂，已爲人所周知；但對于銀洋並用的弊害，多有不甚了然者。我國漢津等通商大埠，日常行用，雖爲銀元；而大宗貿易及計算單位則爲銀兩，上海謂之「規元」，天津則稱「行化」；但規元行化，並無實物（其實際貨幣爲實銀），祇不過用爲計算及記賬之單位（虛銀兩本位）。凡華洋貿易，國際金融及大宗款項之支付，莫不以銀兩爲計算之標準；銀元雖爲實際授受所需，反變成一種貨物，每日將銀元折合爲銀兩之價格，是謂洋釐。銀緊洋鬆，則洋釐跌；洋緊銀緊，則洋釐漲。銀元之價格時漲時落，而商民之危險負担彌增。凡商家之營國際貿易者，向外洋定貨或運土貨出洋，均以金價計算；而國內則用銀，因金銀比價之起落，不免時受虧損，然此屬于國際本位之不同，猶可言也；乃國內貨幣單位，元兩並行，因二者比價之變動又有虧損，如絲茶上市，洋釐必漲，而購料者顯受操縱；當進口貨多時，外人喜用銀兩，洋釐必落，商人胥受其損。夫金銀比價不同，識者尚以爲苦，今以銀對銀，而漲落乃若是其巨，明明同此總重七錢二分之銀元也，貯諸篋衍中一二月，時或蒙數分之贏利，時或遭數分之損失。業國外貿易者，一方既須負担金銀比價之危險，他方復須負擔兩元價格變動之損失，是其一。因兩元並用，投機者流利用市儈漲落，以爲營利之方法，洋釐升降無定，正當貿易受意外之虧損，是其二。外國銀行進出用兩，而中國商業交易，通行銀元，故商人不得不有兩重之準備，在他國一種準備已足，而吾國必準備兩重，因之，通貨缺乏，所感特甚，金融緊急，亦較爲多。故當銀兩或銀元需用較繁時，均足致金融之緊急。是其三。最堪憐者，且有銀元押款之事，夫銀元非貨幣乎，何必向銀行抵押款項？蓋以所需用者爲銀兩，而不能以銀元相抵故也。且兩元並用，以兩易元，或以元易兩，兌匯之時，貼水受虧。況各埠既有各埠之銀兩本位，平色自各不相同，計算困難，既費手續，又耗時日，狡滑者利其計算之複雜，以上下其手，而忠厚者蒙其害矣，是其四。他如物價之因洋釐跌而漲，房租水電等費之以銀兩計算而負擔增，猶其小焉者。故今日不圖改革幣制則已；欲改革幣制，廢兩改元，實爲急務，此殆爲經濟學者所公認。今值

宋子文氏又有廢兩之議，爰提出廢兩改元中之數問題以爲商榷：

（一），實行之時間不可操之過切，然亦不可太緩，欲速則不達；緩則曠日持久，反致稽遲。政府應立將各種辦法妥擬完善，並與各關係方面，加以愼審之研究；但必須規定實行之時日，以期一鼓成功。吾人以爲多則半年，少則三月。

（二），關稅改兩爲元之比價及商業上銀兩往來之折合標準，必須確訂，否則糾紛立起，困難叢生。查我國銀元一枚之重量爲庫平七錢二分，成色爲銀89，銅11，依此推算則每壹元應合純銀庫平六錢四分零八毫，或23.902格蘭姆。擬以純銀成分加鑄費一分（一分之數從前滬幣廠銀團，亦有此主張），再按1.0544合規銀爲折算之標準，似稱公允。

（三）『匯劃銀』存廢問題。銀行界有主張廢兩爲元，當先自廢匯劃銀始者；其實，匯劃銀之『銀』固須廢除，匯劃銀之『匯劃』仍可保存。按『匯劃』乃爲錢行關于銀錢往來之一種記賬方法，其作用相當于外國之票據交換所，而『銀』乃被匯劃之一種銀錢。夫『匯劃』既爲匯劃銀錢之一種方法，昨日以之匯劃『銀兩』，今日未始不可以之匯劃『銀元』。

（四），自由鑄造問題。廢兩用元，洋用必增，不自由鑄造，不足以使需供相應。況銀兩存在之唯一理由，無非由銀元價值之不確定，不若銀兩得按實值計算，有一定之標準。故如規定以銀易洋之法定標準，而銀元仍不自由鑄造，則銀元本身之價值，終將無法穩定，人民對銀元之信仰，亦難維持。影響所及，或使法定標準，名存實亡，或使物價無形上騰。即如此次聲價落至七兩關內，創六錢八九分元新紀錄，其原因固由于農村經濟破產，資金集中于都市，同時工商業衰落，金融季節失常有以致之，但銀元成色之低減，恐亦不無關係。據最近西商耿愛德（Edward Kann）之報告，亦謂目前聲價，已與鑄幣成本切近，所以尚未發見鎔鑄者，一以上海銀底已甚豐富；二由于某種銀幣（按指總理幣｜筆者）成色不及法定數額故也。當局苟有統一幣制之決心，則首先當整頓鑄幣來源之造幣廠，使所鑄之幣，成色重量均歸一律，而不以圖利籌款爲目的，此實爲廢兩改元之實行條件也。

以上乃關于廢兩改元之幾個主要問題；此外，政府于實行廢兩改元如具決心，吾人以爲第一：應立卽組織一『廢兩改元專門委員會』（名稱不妨改易，姑爲代擬），人選

擬定中國銀行公會人員，錢業公會人員，中國及上海總商會人員，海關人員，外國銀行公會人員及國內經濟專家若干人組織之，專門籌備廢除銀兩之事宜，其任務可得而言者：(A)主持滬寧杭造幣廠之化驗；(B)議訂廢兩改元之實行日期；(C)議訂外國匯兌改算銀元計算之標準；(D)議訂銀兩債務改按銀元償還之標準；(E)議訂關稅稅率改算銀元之標準；(F)代籌各地實行廢兩改元之困難；(G)計畫統一國幣之實行等項。第二，上海造幣廠應于最近期內立行開鑄新幣，並頒布國幣新條例，規定重量成色，其合純銀若干爲法償，並明定鑄費。明令自某月某日起，無論中外銀行錢商及商民凡存有大條銀或現元寶者均得按照國幣新條例之規定，照加鑄費，自由請求鑄造。第三，明令將洋釐行市取消。第四，各銀行錢莊以及其他金融機關自實施日起，不得再以銀兩爲匯兌本位。

上述種種，乃爲吾人一時思索所及，詳細辦法，自有待于專家會議之通籌。抑吾人尤有言者，廢兩呼聲不自今日始，民國六年上海總商會蘇筠尚，張知笙即有廢兩之議，民國九年又有英商之聯合議決要求，繼有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全國商界聯合會上海總商會等團體先後建議，而經濟學家馬寅初氏主張尤力，　民十七年春，　馬氏以『統一國幣應先廢兩改元』之提案請浙江省政府轉呈國民政府核准，旋經國民政府于四月二十七日第五十八次會議正式通過，六月間召集之經濟會議，廢兩改元，且列爲專題。乃所以迄今尚未實現者，一方面因由于政府無實行之魄力與決心，同時實緣上海錢業中人之反對有以致之也。觀于此次廢兩消息傳出後，次日即有錢業公會請暫緩實施之請求，此中癥結，不言可知。洋釐市價八日因廢兩空氣而高漲，九日即行回跌，蓋金融界中人明知其不易實行，故表面上均予以贊同，而暗中實加以阻撓。(錢業中人之所以反對廢兩者，一以銀兩爲錢莊活動所憑藉，再則銀洋並存，可以操縱投機。)吾人固希望政府于廢兩改元有周密之計劃，有實行之決心，滬廠開鑄新幣，尤須嚴格依照法定之成色及重量鼓鑄，勿借此爲牟利之工具；然後明定銀洋折合之標準，大刀闊斧，底于完成。錢商中人，允宜識見遠大，勿視目前之畸形幣制爲獲取贏利之良機，而當着眼于幣制統一後正當營利之發展，以促成此項幣制初步改革計劃之實現，是吾人所厚望也。　(七月十一)

(此文草竣，閱本月十二日報載，上海錢業公會招待報界，對廢兩問題，明白反對(雖原則上自稱贊同)，此中奧竅，不難洞悉矣)

七月十二日　作者附記

上海戰爭的印象

尹及

上海戰爭之政治方面，外交方面，人道方面（或非人道方面）的種種問題，大概已經有人說得很詳盡了。關於兩方戰鬥者的心理態度，現在還待人闡明。作者當滬戰發生時，正在上海，其所處之地位在前線與後方之中間。關於滬戰，結論他不敢說有，而他所得之印象是：日本人有秩序，有紀律，而顯呈慌忙不安之態；中國人則反是：他們已預備抵抗到死，所以滿不在乎，不慌不忙，不愁不憂的作他們的工作。

上海這次戰爭，在日本方面可以說是爭一副面子。日本陸軍攫得東三省以後，日本的海軍將兵就吃醋，躍躍想立功。在上海的日本海軍中將心裏說：搶人土地的把戲，在東三省如此容易，在上海也不至於很難罷！但是在上海搶地，事實上非常的困難。日本的海軍頭一戰就自己證明自己無用，所以日本陸軍部不得已陸續派兵來華，派完一師又一師，務期日本的軍威，不至於在上海丟臉。所以在上海的日本兵覺得已經走錯了一步棋，不如將錯就錯，索性在上海打下去，又怕錯重難改，全盤敗輸，故心中焦急，慌忙不已，怕上海未勝以前，國內早起糾紛了。

中國兵的心理則反此。他的態度如西班牙鬥牛者一樣，手執着紅旗在牛的前面帶嬉帶笑的搖着。他知道那條牛不熟地理，但仍然用頭角去碰牠的敵人。牠費盡力氣往前亂攻時，他則以逸待勞，鎮靜地坐在他的機關槍旁描準。好比歐戰時法國兵在凡爾登叫着「誓不讓他們過去！」，中國兵則誓不肯讓日本人雷池一步，想盡種種法子把日本兵擋住一槍之距離。他早已置生死於度外，所以他雖以自己的生命爲兒戲，却毫不害怕，只有自然和歡容。

○　○　○　○

關於此次上海戰爭最不要忘記的事實就是十九路軍並不是被日本人從閘北「趕」走。十九路軍之退，很整齊而有秩序，並且是自願的，因爲他們並沒有打了敗仗，不過是在軍事上被人包圍罷了。當時瀏河離十九路軍的防線太遠，保衛不力，所以日本人在那兒登岸之後，立呈包圍現狀。十九路軍自揣勇敢固好，而謹愼爲上，故於三月二日退守第二道防線，免全軍覆滅。純粹從打仗的本領說起來

，中國的守土者未失寸土，未棄尺壕，未退一步。

所以中國兵的心理並不是敗者的心理。他如航海遇颶風的水手一樣，他的船被浪打壞了，他的帆被風撕破了，所以他不能不覓一避風的港。但這場颶風不過只是征服他的水路，而未有征服他的精神。他猶可在腦海中迴想得來。他踏的是無帶的橡皮軟鞋，他穿的是綳舊不堪的大綿襖，有時還有前一天晚上的雨濕。但他仍拿着槍桿，望着對方，微微含笑。在他的面上，不但毫無平常想像的戰爭兇惡樣子，而且充滿着慈祥與歡容；他的口是半開，他的微笑在他的高聳的顴骨上或隱或現。他帶的帽子遮住他的眼睛，但是這副眼很有所思的遙看遠處。這個中國兵，看他滿不在乎的樣子，誰也猜不着他是個兵；但是離他不到數百碼，最惡烈的戰事正在進展中，他時時刻刻預備參入前線。

我碰見許多這樣的中國兵。他們都很歡容，勇敢，毫不覺危難，就在目前——他們很願意生，因爲他們是活着；但他們也很願意死，因爲他們將因戰敵人而死。

有一天，我帶一車的軍用品到眞茹，那時候十九路軍的大本營在那裏。我覺得很奇怪，眞茹離閘北最多不過十二里路，但是那時眞茹非常的平靖，仿彿無戰爭似的。在到大本營那條路上，還有挑担子的賣東西，還有小孩子羣聚爲戲；中國兵則三三兩兩的慢慢的走他們的路。除了兩次被守夜兵盤問我們的行止外，我們到大本營的路是康衢大道，一往無阻。這些守夜兵也很相信我們，所以我們在車子上頭告訴我們的來意，他們便讓我們過去。從表面上看起來，在眞茹那時像無戰事，像無防備。但是日本人就能打破眞茹，如入無人之境嗎？事實上殊不然，日本人試了三十四天來擒炸眞茹，究竟沒有成功。

十九路軍退了之後，我才在眞茹看見他們靈巧的戰壕和地洞之構造。戰壕彎彎曲曲，如蛇一樣，其深藏可容一兵及其槍枝。戰壕之外不數碼地即有一周圍之鐵絲網的籬笆，中有一小門可通人及車。戰壕之上，往往有一種臨時湊起的橋梁早晨架起來，晚上六時後拆去。有一天晚上我們回租界太晚了，所以我們費了許多交涉，才應許我們自己把橋搭起。原來那橋不過是幾塊長木板，兩頭搭住戰壕之兩面。木板之上尙有幾塊鐵板蓋住，以爲行車之用。看起來不難；但是要抬那些木板還要些勁兒。至於那些地洞，多半藏於樹子裏面。在地洞裡可以找出些火燒過的磚和些用過的茶葉，由此可以知道有時有些疲倦的戰士，在炮火連天的時候，在那裡喝茶談天。

這些戰壕和地洞，決不是懶人可以掘成的。但是在眞茹的中國兵彷彿是不大作事的樣子。由此可知他們的效率是一種不賣力氣而同時很利害的一種效率。

有一天下午我到眞茹，正逢四個中國兵在那兒吃飯。我從前聽說拿破崙行軍時吃飯不過兩分鐘，有時簡直不食，所以那天我很注意這些中國兵怎樣吃飯。他們到底是中國人，吃飯的興趣，絕未因從軍而減少。他們四人有四個碟子的菜，飯，還有一燒酒。他們並不慌忙，吃飯的時還談吐風生。

有一個兵士喈裏邊嘀嘀咕咕，到我面前問我如何回到六十一師的陣地去。他說的一口的欽廉州話，我不很懂得，但是我揣其大意不外是想到那時守前方的六十一師去。我說我也不知道怎麼去，但如他願意，他可以坐我的貨車出去，等到他見到頭一個守夜的中國兵，他就可以下來問過明白。這點小小恩典，他報答的方法，殊出我意外。我們那時候站在一小攤子前面。我拿兩角小洋想買一包香烟。那攤子主人無零錢找回。但是我那時抽烟的癮很大，口袋裡剛剛有兩個銅子，我便買了一支香烟。那大兵順手便把我那支香烟奪去，交還給攤子，同時從他的褲袋裡掏出兩張一角的大洋票，買了兩包香烟，一包他恭敬的給我。他說：「不要抽一支香烟；抽一包罷！」於是他就把那包煙强塞入我口袋裡。我當然是不要；我與他理論，說他需要那包煙還比我緊要。但是他堅不肯讓我還他。後來他下車時，我才快快的把那包煙塞入他的口袋裡。

當礮火連天，人人莫知所向的時候，這些打仗的兵士還能有心作瑣碎雜事，這量不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嗎？

十九路軍退後，我又去眞茹一次，這次是同一個法國人同去。那時眞茹已被日本兵佔了，雲樹之中，常有紅帽黃衣小漢出現。我們是坐汽車去的。日本兵高喊我們打住，詳細查驗我們從日本領事館領到的通行証，不下五次。有一個日本兵還和們說英文；他問了好幾聲「你們會講英文嗎？」後來我們細想他爲甚麼問我們那句話？那法國人說，「他不過是要我們知道他會講英文能了」。

這些日本兵，與我前一禮拜所見的中國兵，就大有分別了。中國兵個個都是滿不在乎的樣子；日本兵却慌慌忙忙如有所失。中國兵看起來像無憂無慮；日本兵則咬定牙根的依照規矩的做去。中國兵穿的是棉；日本兵穿的是羊毛。中國兵穿得拖泥帶水；日本兵則一律整齊。中國兵三兩成羣；日本兵則一大隊的開步走。日本兵的傢伙都很漂亮；他們的靴子都刷得很光。他們作甚麼事情都依照傳統

的方法作去，並且很留意細小枝節。他們無論是置一尊大礮或搭起一壕沙袋，無論是過河搭橋或過濕地而蓋木板，無論是在戰壕裡安電話線或輸送食品，日本兵仿彿人人都手執一本陸軍教科書，戰戰兢兢的依照第三章第四十八頁的第六條規則作去。

這種「教科書的作戰法」，在城市街道打仗不大適宜。中國兵的滿不在乎，敵來則拒的戰鬥法，反爲合用，所以在閘北能支持一個月以上之久。日本人攻之以剛，中國人應之以柔。十九路軍表面如不大作事，其實作的很多。表面上中國人像毫無組織，但是中國人於無組織中表現一種力量。尋常人人以爲都是中國人的弱點，也許是中國人的强處罷？

七月十六日於北大。

漫游散記（五）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續）

丁文江

◉常德到長沙的小火輪

一買辦打破頭，我混着一頓飽飯

凡有一件東西，我們自幼看慣的，或是用慣的，吃慣的，其實並不是眞的好東西，只要隔了許多年不看見牠，我們往往冥想牠的好處，忘却牠有甚麼缺點。給我同船的這位同鄉前輩是一個老進士。在刑部守了十幾年，纔放了雲南的普洱府知府。這是一個極苦的缺。做了三年，也沒有剩幾多錢。他年紀老了，就告老回家。他自奉極儉；只有一位亂頭粗服的如夫人伺候他，連好好的聽差都沒有用。一到了常德，他頭一件事是叫人買西瓜。他對我說道，「我四年沒有嘗着西瓜味了。一到湖南境內，我就想吃牠。」無奈因爲大水，沿途買不出瓜來。常德是個大碼頭，一定要多買幾個來吃一頓」。等到買了來，瓜又生又小，一股子淡水氣，但他一口氣吃了兩個，還覺得不過癮。後來了漢口，買到了好瓜，他一天吃好幾個，路上就得了病。到家沒有幾天，就死了。

我當日對於小火輪的觀念，也是如此。我未出國以前，到江南幾次，都坐過小火輪。出國以後，八年沒有看見過這種東西，把牠的眞相都忘記了。從雲南到常德三千里路，以五月廿九日起，一直到七月十三日方纔到常德。早

路雖然不狠舒服，水路却狠方便，而且一天走二百里，不能說不快。但是我心裏存了一個成見，以爲到了常德，有小火輪坐了，當然不肯再坐民船。所以我的同鄉坐原船過洞庭湖到漢口，我却決定坐小火輪到長沙。

我向船家打聽買票的地方。他說在岸上「洋棚」裏買。「洋棚」是沿長江一帶普通的名詞。凡內地輪船碼頭辦事的地方，都叫做「洋棚」。我一上岸就看見戴生昌的招牌。我隱約記得，我們家鄉也有戴生昌的小火輪，高高興興的去買票。「我要買一張官艙票，一張統艙票到長沙。一共多少錢？」我向那一位年輕的管事。他把我從頭到脚，看了兩眼，一點不遲疑的答道，「官艙十塊，統艙三塊。」「我有一點不信，再問他道，「沒有扣頭嗎？」「先生你不知道，我們戴生昌的船是有名的。官艙是一人一間，極其講究。飯食是一天三頓，每頓是兩葷，兩素，一個湯，大白米飯，所以比別家都貴點」。我狠滿意，當時就給了他十三塊錢，換了兩張船票。

我一面叫跟我的姓陳的護兵，早點押行李上船，一面自己進城到郵局發信。到了郵政局，看見櫃台上貼得有布告，出售上年的郵務報告。我就要買一本。櫃上的司事上樓去拿。好一會纔下來說「洋總辦請你上樓說話。」上樓去一看，一個二十多歲黑頭髮，棕色眼睛的外國人坐在那裡，外衣脫了，領結都沒有穿。他用中國話問我道，「你會說外國話嗎？」「我剛從歐洲回來，會說幾句，」我用法國話答他。他立刻從椅子上跳起來，緊緊握着我的手道，「你是我的鄉親！你是我的鄉親！我說常德那裏會有人要買郵務報告！」于是他拉我到他家裏吃午飯，强迫我把假辦子去了，長衫脫了，開了一瓶香檳，親手做了一壺咖啡，與我暢談了兩點鐘，告訴我獨身住在常德的痛苦：「這是活地獄！活地獄！」他不斷的對我說。

吃了飯以後，我的新朋友派了一個人領我上小火輪。我一面想今天要離開這「活地獄」了，一面想從此一路坐輪船到家，不必再愁下雨，或是過險灘，心裏十分的高興。一到了船上，我纔知道我仍舊進了活地獄！

所謂小火輪不過二十多噸。全船只有一個官艙。這是一個七尺長，六尺寬的小房，在買辦的帳房後面。房裡有兩張木板床，丁頭擱着。此外還有一張小木棹，一張高板橙。靠右面有一個沒有玻璃的窗子。桌子板橙上都有狠厚的油灰。許多蒼蠅從窗子裏飛了進來。七月天氣，溫度在九十以上，一進房衣服就汗透。我問那姓陳的護兵道「這怕不是官艙，你弄錯了罷？」「帳房說這就是官艙，而且

船上沒有第二間。」帳房裏坐的那位買辦也走了過來問道，「先生，你在那裏買的票？」「在你洋棚裏買的。他們告訴我官艙一個人一間房，十塊錢到長沙。怎麼如此不堪！」那位買辦哈哈的笑起來，「先生，他們拿你開心，你上了當了！官艙只有這一間，而且是兩個舖。到長沙尊常賣三塊錢，有交情還可以打八扣。」我大怒道，「豈有此理！我上去問他找錢去！」「先生，你去也沒有用。洋棚裏的把戲就是這樣，而且就要開船了。」正說着話的時候，又來了一個客人，要向我房裏擠。我老實對他說道，「朋友，你不用進來。這個官艙是我化十塊錢包下來了。」我又向那位買辦說，「請你不要再賣官艙票了。我兩個人已經化了十三塊錢，抵四張票還多。雖然票是在洋棚裡買的，究竟是你一家子。我不向你找錢已經是客氣的了。要再叫一個人來給我同房，我可決不答應。」那買辦看了我兩眼，就向那個新來的客人說，「不再賣官艙票了，請你別處找地方去罷」。我們主僕兩個就佔據了這一間惟一的官艙。

等到開了船，我到船板上看看，四邊堆的滿滿的貨，沒有地方走動，而且太陽晒的很利害，只好仍然鑽進房裏去。照地圖上看起來，一出常德，就應該進洞庭湖。那知道船開了許久，也沒有看見湖的影子。兩邊不是高隄，就是蘆草。原來從常德到龍陽，雖說是入洞庭，其實在湖南面的小港裡，然後轉到資江，再經過臨湘口到湘江，上溯到長沙，四百三十里路，都是在內河裡走。于是我大失所望，懊悔沒有直接從常德到漢口。

太陽沒有落，茶房就來開飯，我纔知道每天是開兩頓飯不是三頓。開的飯是一碗白鹽水湯，裏面有幾片豆腐，一碟子生鹹菜，一碟子辣子，一大碗紅米飯，我纔知道洋棚裡人所謂兩葷兩素原來如此，菜我倒不注意，那一碗飯實在纔的不能下咽。我叫茶房給我換一碗白米飯來。他說，「先生，你不知道常德一帶只出紅米，船上就沒有第二種飯。」

等到天黑了，睡覺也發生了問題。我從昆明出發到常德，一路上都睡在我從歐洲帶回來的帆布床上。這天晚上，因爲從木板床到船的頂蓬不過四尺多高，木板床又是釘死了的，帆布床沒法子支起來，只好睡在木板床上。我躺下沒在幾分鐘，渾身覺得奇癢。點起燈來一看，滿床都是臭虫。只好起來，坐在高板凳上看書。連我的那個到過西藏的護兵也咬得睡不着。停了一刻，板凳上也發現了臭虫。只好半坐半站，等到天明。

天大亮了，臭虫漸漸歇起來，我纔勉强睡下。不到一點鐘，正是迷迷糊糊的有一點睡着，忽然被嘈雜的人聲鬧醒了。只聽得幾百條嗓子，一齊喊着「慢慢的開！慢慢的開！開快了把隄冲壞了，我們要跟你拼命！」起來一看，隄岸上聚了無數農民，跟着輪船跑。那位買辦也起來了。他立刻下命令開快輪衝了過去。但是一條長隄上，好幾里路都是聚的人，他如何衝得過。「……媽媽！……奶奶！打！打！」大小的石頭紛紛拋到船上來。我連忙退到我房裡，一看床上已經有一塊石頭，大概從窗子裏飛進來的。只好又走到買辦的房裡等着。同時兩個茶房扶着「二買辦」從船板上下到船裏來了。這位先生額角打破了一塊，流得一臉的血。大買辦急了，自己跑出去跪在船板上，向岸上叩頭，一面說道，「諸位不要打，我叫他們開慢點就是了。」岸上的人喊道，「你不顧我們的命，我們就要你的命！」大買辦叩起響頭來，「諸位千萬不要再打，我下次再不敢開快輪了！」于是小火輪先完全停了輪，然後用一點鐘走五六里的速度，慢慢開去。

雖然那時候小火輪的速度還抵不上從鎮遠下來的民船的一半，我不知道爲甚麼心裏頭覺得異常的痛快。回頭來一看，那位二買辦躺在床上，呻聲不絕，頭上的血把上身的衣服都染紅了，却沒有一個人理會他。我覺心中老大的不忍。我走了過去，對他說道，「我帶得有刀創藥，給你敷上點好不好？」他看了我一眼，回我道，「我不要！」我再誠懇的對他說道，「我不是郎中，給你上藥，不要你的錢」。「阿！我不曉得先生肯做好事，請你快點給我上藥罷」。于是我拿出我的藥包來，先給他消毒，再敷上藥，用紗布棉花紮好，足足忙了半點多鐘。大買辦和茶房都在旁邊看着。

我上藥還沒在完，一個茶房已經來開早飯了。盤裡裝的仍然是一碗白鹽水湯，一碟生鹹菜，一碟辣子，一大碗紅米飯。大買辦看見了，連忙攔着他說，「快拿回去！另外開飯。」不多一會，居然拿了兩葷，兩素，一碗湯，一大碗白米飯來。我飽吃了一頓。覺得二買辦的頭打破是很不冤枉的！

中國文化的崩潰（新書介紹）

衡哲

書名　(China: The Collapse of a Civilization)

著者　Nathaniel Peffer

出版者　John Day Co, New York 1930.

本書的作者曾在中國當過六年的報館記者，又曾做過兩年的研究專員，故他可以說是一位『中國通』，不過他所通的，是現代的中國文化，而不是古代的周鼎漢玉。

本書共分十四章。最初七章所講的，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卽是，中國在一百年前是怎樣的自大，後來怎樣的屈伏于英法及日本的武力，後來又怎樣的受了西方文化的壓迫，在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方面，呈出分崩離析的景象，使一個整個的國家成爲一團糟。中間的三章，是述說中國文化怎樣走到了最惡的命運處。最後四章，是評述中國最近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建設的。全書的大意如此。

我以爲此書雖然亦自有他的缺點，實是研究中國近代問題的一本良好著作。第一，是因爲作者對于中國的近代歷史，有一個很明瞭的鳥瞰。第二，是因爲他對于中國的社會情形，有很豐富的智識，故他能在那千頭萬緒之中，理出一個經緯來。比如他說，中國立國之基，是一個臨而不治的政府，一個百業的行會，以及一個部落式的家庭，這個觀察大致是不錯的，雖然他對于行會的過分理想化及整齊化，不免犯了一點『三分顏色開染坊』的毛病。第三，是他對于現代中國能有充分的了解。他明白中國爲什麼要反對傳教事業，反對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的貨物。他承認中國文化的混亂與破產，有許多罪惡是應由歐美人來擔負的，雖然他有時把這個罪惡責任看得太重了一點。第四，是他對于中國的痛苦，似乎很有從了解產生出來的同情。

『胡亂說說中國要有一個墨索里尼，是不中用的。……中國的墨索里尼，不但要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一樣，幷且他同時要做意大利的，法蘭西的，日耳曼的，匈牙利的，波蘭的……墨索里尼。現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能爲之嗎？……因爲中國是一個整個的歐洲，所以單單與歐洲的一國相比，是不對的。』

（八二頁—但譯大意）

在另一處，他又說，中國的特別不幸，是當西方之文化這樣侵迫她的時候，恰又正值她在歷史的途程上，走到一個下山的時期中。在又一處他又說

『外國的資本，能受中國爲建設的社會管理而生的限制，如小小的一個工廠法的限制嗎？』（二五五頁）

這豈不眞是中國工業化之後的一個大問題？又如在第十三章中，他申說帝國主義怎樣的在中國自掘坟墓，乃是全書最精采的一處。這樣的深切的了解，這樣的大胆的解剖與呈露，是值得我們的佩服的。

但我們對于這書也有不滿意之處。最大的，是作者對于中國舊文化的崩潰，似乎有一個普遍的悼惜，對于西方文化的進攻，似乎也有一個普遍的憾恨。但我們對于舊文化中的幾個分子，是表示極不滿意的。例如對于部落式的大家庭制度的毀滅，我們儘可以不必爲之喪服號啕。對于西方文化的進攻，我們也以爲是一件利害參雜的事。作者對于教會成績品的批評—『有許多到了十六歲的中國青年，尙以爲這個行星之上，只有三個大人物，即是，基督，華盛頓，林肯，』（一三五頁）—以及對于近代婦女的但知模仿西洋婦女的驕奢淫逸的譏刺，我們當然同意。但這樣的以局部概括全體，亦不能使人心服。他似乎不曾明白，文化的需要交換，猶之水的需要下流，是阻止不得的。比如他說：

『中國人採用了若干的外國生活方式，他即毀滅了若干的中國人性質。他不即變爲外國人，他在不知不覺中，漂流到了文化的暖濛處』（一二四頁）

這是很胡塗的說話，作者豈至于此？這當然是由于飽嚐了洋場上的洋臭氣，忿激之極，而爲此言的。我們對此雖然可以諒解，但亦決不容不更正。

作者說，現代的中國是一個眞空（Vacuum），這個比喻也是不很切確的。中國的毛病，是混雜，不是空虛，是太實了，是什物太多了，—古老的土產品，西方的新產品，中西合璧的改造品，形形式式，滿坑滿谷，—不是空虛。故作者的填補式（Filling in the void）的標義，內容雖多不錯，措辭却是失當。

本刊廣告價目

尺寸＼地位	前封面內頁	後封面外頁	後封面內頁
全頁	二五元	二五元	二十元
半頁	十三元	十三元	十元
四分一	七元	七元	五元
八分一	四元	四元	三元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

時代公論

第十五號　七月八日出版

時事述評
教師節與新孔學運動……（昀）
建設與銀行……（琇）
不顧大局的惡果……（達）
方向轉換和我們的任務（二）……薩孟武
我對於方向轉換後的幾個提議……傅築夫
安定農村的根本問題……郭壽華
工程教育問題……顧毓琇
亨丁敦論日美戰爭……向達
詩錄……柳詒徵等
讀者論壇
改良小學教育問題……龔啓昌
關於「建設與土匪」……師連舫
「滿洲讀本」原序……張其春譯

時代公論　第十六號　七月十五日出版

時事述評
石橋講壇之流風餘韻……（昀）
學潮的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轉變……（武）
法西斯蒂之謎……（達）
『監察院等於虛設』與陳紹寬請懲高友唐……（達）
國民黨復興論……楊公達
論大學教授與學生（上）……程其保
法律歟？權力歟？威信歟？……阮毅成
方向的轉換和我們的任務（三）……薩孟武
廢止內戰的辦法的討論……朱亦松
教育之科學的研究（上）……羅廷光
長江輪上的小中國……景昌極
國手（三幕劇……一）……顧一樵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注意）本社叢刊之一張其昀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發行預約（價一元二角）定七月十日出版（出版後售價一元六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十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中國政治的出路　丁文江
對共產黨必需的政治策略　蔣廷黻
廢兩改元問題　何廉
一九三一年中蘇俄的農業　道鄰譯
通信
(一)教育崩潰的一個責任問題　邱椿　孟眞
(二)「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勘誤　左律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南京　時代公論社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北海縣中合作社
廣州　神州國光社
瓊州　海口會文書局
廈門　樂育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全民報社

中國政治的出路

丁文江

凡改革政治無論在甚麼時代，在甚麼國家，不外乎兩條路：一是用武力革命，在短時期內推翻原有的政府；二是用和平的手段，經過長期的奮鬥，來取得政權。

民國成立以來，政權的紛爭，無論成敗，差不多都是取第一種手段。從二次革命起，所謂護國，護法等戰爭，以至于國民黨的北伐，內訌，共產黨的擾亂割據，主義雖然完全不同，手段却大抵是一樣。共產黨的活動，我希望將來另有詳細的討論，本文內暫且不提。此外一切的革命都發生了同樣的困難。分析起來，大概如左：

第一是自從洪楊之亂以後，中國政治的趨勢，已經變爲外重內輕。民國以來，這種趨勢逐漸的變爲事實。就是民國三四年袁世凱全盛的時代，中央對于地方，也是敷衍對付的多，指揮命令的少。袁世凱死了以後，完全成爲割據的形勢。舊有的政治系統既然紊亂，中央政府已經失去了效能。凡要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權的人單佔據了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對于地方不發生任何的效力。不比得蘇俄的革命，共產黨佔領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就可以命令全國。

第二中國地方太大，物質交通的設備，太不完全。軍事和政治的改革，極不容易從一隅而推及于全國。例如蘇俄革命的時候，俄國已經有七萬公里的鐵路；鐵路到那裏，中央的政權就可以到那裏。中國的鐵路一共不過一萬公里，其中四千多公里在東三省。從莫斯科運兵到海參崴，一星期多可以到達，從南京運兵到成都，或是廣東，不但是時間要一個月，而且物質上的困難極多。因此割據的局面極不容易打破。

第三是舊有政府的機關和組織，很少可以利用。普通其他國家的革命，政治雖然發生極大的變化，但是在革命剛成功的時候，總得利用舊有的行政機關和組織，來做統治的武器。例如蘇俄革命以後，軍隊和警察，雖然主義上有澈底的改革，而機關組織則完全承襲舊來的制度，所以可以立刻發生相當的效能。中國舊有的機關組織，不是極共單簡，就是極其腐敗，絕對的不適用于新式的國家。革命的人一方面要努力于政治上的工作，一方面要另行建設統治的武器。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常常有崩潰的危險。或

因爲不能不利用舊機關與舊制度，利用的人不久就爲舊環境所腐化。

第四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後。所謂陸軍大學，軍官學校程度極其幼稚。教官不是出身于日本士官，就是保定軍官學校。專門的訓練，固然不能與外國同等的學校相比，而且普通的常識異常的缺乏。例如翻譯教課的制度，在其他各大學已經廢棄了二十年，而現在陸軍大學的外國教官上課的時候，都用翻譯；學生沒有一個能直接聽講的。足見高等軍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要落後二十年。其結果是雖然因爲競爭的關係，軍事首領不少有指揮的天才，愛國的熱心，或是堅強的毅力，而因爲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識和訓練，不足以擔任國家的艱鉅。多數的人則因爲毫無修養，極容易爲環境征服而墮落。在革命時代要使軍人不干政，是很不容易的。軍人干政在革命史上也有相當的前例，少數的成功，而在中國則軍人根本沒有干政的知識和訓練，又沒有不干政的修養和覺悟。這種現象可以說任何國家革命史上所沒有的。

第五因爲租界，內河航行權與領事裁判權的存在，行政權的行使早已不能完整，所以革命的企圖很容易在本國境內外國人勢力之下產生。革命失敗又很容易逃避失敗應負的責任。近二十年來，內爭失敗的首領，幾乎沒有一個受失敗的懲罰。革命的發生如此的容易，而銷滅政敵又如此的困難，無怪人人都以革命爲兒戲了。

以上所說的五件事實，都是比較永久的，一時不容易剷除的。此外還有兩個臨時的原因，使革命這一條路更不容易走得通。

列寧說得好，凡一個革命的成功，一定要有革命心理的成熟，不是可以單靠一時的機會。我國革命的原動力有兩個：一是兵士厭惡大戰，二是農民希望均田。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利用這兩種原動力，所以能够取得政權。中國現在的農民一部分受了共產黨宣傳的影響，發生了均田的希望，然而我們敢說大多數的農民還是希望和平。均田雖然是農民所希望的，但是因爲均田而要引起長期的內戰，重大的犧牲，則絕對與農民所希望的相反。此外的人民因爲歷年受內戰的痛苦，大概沒有再願意繼續革命的。在這種空氣之下，列寧所謂革命的心理，可以說完全沒有成熟。

第二就是目前的外患。不但是東三省的喪失，上海的戰爭，使得國民對于外患有眞確的認識，而且因爲日本的宣傳，國際共管的空氣，又比九一八以前爲濃厚。所謂圓桌會議，所謂擴大國聯調查團調查的範圍，都是這種空氣

的作用。假如革命的內戰繼續發生——無論革命的目的和成績如何純潔優良——不但日本進一步的侵略，無法抵抗，而且國際上一定要發生很不利的變化。結果革命沒有成功，交通便利的都市和近海沿江的商埠，勢必淪于共管。

綜合以上所說的各種原因，在今日的中國，武力革命是極不容易走得通的一條狹路。所以我們只好用和平的手段，長期的奮鬥，來改革中國的政治。

我所謂奮鬥可以分做兩種：一是對于政府的，一是關于我們本身的。

國民黨是以一黨專政爲號召的。我們不是國民黨的黨員，當然不能贊成牠「專政」。但是我們是主張「有政府」的人。在外患危急的時候，我們沒有替代牠的方法和能力，當然不願意推翻牠。我們對于國民黨最低的要求是在牠執政之下，牠應該做到這幾個條件，使政治的和平改革有逐漸實現的可能。

第一我們要求國民政府絕對的尊重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條件。這一層要做不到，縱然我們不贊成革命，革命是萬萬不能免的。要免除革命，第一是要使異黨的人有對于人民宣傳他們信仰的機會，使他們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的可能，使得人民覺得革命不是必要的犧牲。我們的要求是絕對的，是普遍的。例如我們以爲在不擾亂地方秩序或是違犯共他刑法規定範圍以內，共產黨應該享受同等的自由。

第二我們要求國民政府停止用國庫支出來供給國民黨省縣市各黨部的費用。不然則各黨的待遇地位完全不能平等，競爭的機會不能一律，革命也不能避免。

第三我們要求國民政府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這可以說包括實行憲政，設立民意機關種種提案在內。我個人不是絕對迷信民治主義的，但是濫用權力是人類普遍的根性：無論是獨裁的首領，或是少數的階級，包攬政權而不受任何的裁制監督，其結果一定把他們自己的利害，當做全國的利害，惹起政治上的暴動。中國現在是否有眞正民意機關實現的可能，所謂「民」是包括全國人民幾分之幾，目前是否有實行憲政的方法，我不否認都有討論的餘地，但是最低的限度，是國民黨對于黨內黨外一定要先有明白的規定，握政權的人遷甚麼上台，經何種手續可以叫他下台，然後可以免除用武力爭政權的慣例。

從實際政治上講，我並不希望以上的要求，立時實行于全國，但是至少在南京政府權力所及到的地方，要努力的實現。我們應該在不用武力革命範圍以內，督促牠，勸

導牠，使這幾個最低限度的條件能早日實現。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可以盡力與國民黨合作，一致的擁護政府。

關于我們本身的努力，我認爲與對于政府的要求一樣的重要。單簡講起來，有下列各點：

第一組織小團體，公開的討論我們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張。中國今日社會的崩潰，完全由于大家喪失了舊的信仰，而沒有新的信仰來替代的原故。祖宗不尊敬了，尊敬甚麼？宗族不親睦了，親睦甚麼？英雄不崇拜了，崇拜甚麼？婦女解放了，男女之間，是否仍然要遵守相當的規律？天堂地獄都是假的，人生甚麼是眞的？我們若是相信共產主義，用甚麼方法，使我們以最小的犧牲，得最大的結果？我們若不相信共產主義，用甚麼主張替代牠，來謀最多數人最大的幸福？這種新信仰和新主張決不是國民黨的黨綱所能代表的。我們只要看學校裏紀念週的冷寂，和黨義教課的無人過問，就知道建設新主義非另起爐灶不可的了。

第二我們要救濟青年。近幾年來，許多中年人不知自反，而反要把一切社會的墮落，學校的腐化，歸咎于青年。我個人的經驗，現在青年的勇氣和常識，比十幾年前的青年高明的多。不錯，許多青年進了共產黨，許多青年在學校裏鬧風潮。但是平心而論，假如我今年是二十歲，我也要做共產黨，也要鬧風潮。因爲鬧風潮而不能讀書，固然是很不好的；然而若不是當局怕學生鬧風潮，恐怕護兵馬弁都要當校長，舅爺「勇爺」都要當教員了！少數的墮落與浮薄，都是校長教員或是父兄教出來的。教員只知道要錢，到處兼差告假，怎能怪學生怕考或是曠課呢？父兄任意的狂嫖濫賭，怎能怪子弟不讀書講戀愛呢？至于社會的不公道，無是非，更足以使青年失望消極。到了今天，中年的人還不知道責備自己努力的懺悔，中國眞正要沒有路跑了！我不敢說指導青年，我至少想救濟青年。救濟的具體方法是要督促政府不欠教育經費，愼選校長，實行改試用人制度，多設獎學金。是要與我同輩的人相約：多工作，少享用，不兼事，不缺課；總不能爲青年的模範，至少不要做他們的惡榜樣。尤其是要清理我們自己的思想，認識我們的立場，實行我們的信仰。然後青年的煩悶纔能消除，與趣纔會轉變，我們也纔有指導他們的能力和機會。

第三要研究具體問題，擬議建設新國家的方案。這幾年來，國民政府天天講建設，而成績幾等于零。推究起來，原因固然是很複雜，至少研究不科學，方案不切實，也

是一個原因。滿口開發西北，連西北的土地面積，雨量多少都沒有弄清楚；計畫許多新鐵路，連主要的山脈，天然的交通，都完全不理會。無怪建設的機關越多，建設的成績越少了。我們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搜集事實，後提出計畫。所謂建設是廣義的：發展交通，水利，鑛業，農產固然是建設，改革財政，軍事和經濟制度，又何嘗不是建設。近世的行政是漸漸的技術化了。就技術方面研究行政問題，纔可以有能實行的方案。

有了堅決的信仰，得了青年的同情，造成了具體的方案，然後聯絡各種信仰相同的小團體，來成功政治上的大組織。這種組織纔有生氣，纔有力量。這是我認爲我們政治上的出路。縱然我們的能力，知識，環境不能使我們有個人的成功，至少我們不至因欲爲善而反造孽；至少我們可以得到自己良心上的安慰。

對共產黨必需的政治策略

蔣廷黻

去年夏季政府大舉對江西共產區域作戰的時候，當局一則曰，限三月肅清，再則曰，調某軍某師。好像中國的共產黨問題完全是個軍事問題。今年此時的形勢就大不同了。三星期以前，日報載過蔣軍事委員長的談話，謂共產問題十分之七是政治問題，僅十分之三是軍事問題。最近報紙又載蔣氏的談話，謂共產區域的土地問題應以承認現狀，不恢復原狀爲解決的基本原則。據聞內政部的政策和計畫亦復相同。一年之內，政府態度有如此之大變更，不能不算大進步。原來中國鄉村的共產問題大部份是政治經濟的，而其中心就是土地的分派。我們不是說，土地的分派一平均了，中國的鄉村問題就解決了。幾年以前，我們還以爲中國的問題是個軍閥問題，是個工商業不發達的問題。現在我們知道了中國整個的鄉村經濟已到崩潰的程度。這是中國的致命之傷。我敢大膽的說，就是中國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武漢廣州都被日本的大轟飛機毀成一片焦土了，只要鄉村經濟不破壞，中國還只受皮膚之傷。反過來說，倘若我們不從今日起集中全國的力量來挽救鄉村的經濟，就是日本不來攻，我們的都市全要變爲死城，而我們這個國家就自然而然的亡了。這個農村經濟的挽救包括水利的興發，農種的改良，肥料的供給，手工業的維持，借

貸的便易，而土地的平均分派不過是其中的一端。雖然，平均地權是必須的一端，且在共產區域是入手的一端。

政府所謂「承認現狀」就是承認共產黨在各縣各鄉土地的分派。共黨區域內的實在情形，我們無從知得詳細。不過打倒地主階級是共黨的要政，這是毫無疑問的。江西，湖北，安徽各鄉的地主也知道這點，所以在共黨將入一鄉的時候，大地主已逃走了。共黨佔了一鄉以後，於是焚燒田契，毀除產界，務使地主所有權的証據消滅殆盡。然後將土地從新分派給農民。至於分派的標準如何，是否十分平均，是否將土地完全分派，還是保留幾分之幾作爲蘇維埃土地；分派以後，農民對蘇維埃有什麼負擔：這些問題，我們無從答覆。大約各鄉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共區的農民經濟上實受了利益，這是毫無問題的。政府若要恢復原狀，就得把地主都送回本鄉去，把他們原有的土地都替他們收回。是非如何，利害如何，暫置不論：政府對共區的土地問題，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承認現狀，或恢復原狀。這是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

我們以爲現狀必須承認，原狀必不可恢復。第一，原狀無從恢復了。共黨佔據以前的土地所有權的證據完全沒有了。勉強來恢復必至引起鄉間的紛亂。第二：以往中國蘇維埃與國民政府的戰爭，在共黨的宣傳中，完全是個階級戰爭，是工農階級和地主資本家的戰爭。國民政府以往勦共的政策就給了這種宣傳頂好的證據。以往官軍是與所謂鄉紳——就是地主——合作的。官軍依鄉紳爲嚮導。官軍收復一區之後，鄉紳就假官軍的威風來圖報復，來收回土地。鄉紳舊日的私敵概成爲共黨的巨魁；別人的土地也可指爲鄉紳的舊產。白色恐怖反過於赤色恐怖。那末，怎樣可望農民不信共黨的宣傳，不爲共黨効死力呢？現在對共政治策略的第一步非打破這個信仰不可。政府必須設法使農民知道政府的戰爭不是爲地主而反農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承認土地分派的現狀。

蘇俄革命之初，最要大政之一就是宣布土地是農民的。後來白黨的反攻不無成績；其中尤以德尼肯爲最有希望。俄國的農民彼時對共黨並無絲毫的偏袒。等到德尼肯的軍事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農民都等着他發表他的土地政策。他最初不願決定，後來又說此問題須待國會的決定和經濟學家及法律學家的調查。農民當然不知道國會是什麼，也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法律學家是張三的親戚還是李四的朋友。因此他們覺得還是布爾雪維克黨爲最可靠。這樣一來，農民都變成德尼肯的敵人了。中國的農民何嘗不是

樣。所以我們希望政府不但以承認現狀爲原則，且在實行這原則的時候，手續愈簡單愈好。政府只派代表往收復的區域去登記。倘若當地的農民公認甲段地最近是張三所耕種的，甲段就替張三登記。惟獨過着當地的人不能公決的時候，政府方可負責分派，不然，政府僅僅登記。

但是有些區域只遭過共黨之難，尚未成立蘇維埃的組織。在這些區域，地主雖然逃了或殺了，但土地的新分派尚未確定。這裡政府應負分派的責任。在這些地方，政府應定分派的標準，設立分派的機關。

我以爲承認現狀不但應作爲對共的政治策略，且當作爲全國鄉村改革的初步。耕者有其地是國民黨的黨綱，也是國家的安寧及人民的生計所必須的。共產主義的土地政策實在是土地公有，不是耕者有其地。在蘇維埃區域內，共黨不過替國民黨實行了國民黨的黨綱，而國民黨不過落後了。在江西，湖北，安徽諸省國民黨既已落後，在他省就該挺身前進。論者多說承認現狀是很危險的，因爲共區以外的農民也要效尤。我承認這個危險是實在的，且是不能避免的。惟一的問題是遲早和方法的問題。我們是否等着共產黨蔓延到了他省之後，等着地主遭了殺戮及驅逐之後，等到政府和蘇維埃打了兩年的仗，殺了幾十萬人，費了幾萬萬的軍費之後，始實行耕者有其地的原則？還是在火未燒上眉頭的時候，在政府有暇作縝密的計畫，一面顧到農民的生計，一面又顧到地主的將來的時候，就不流血的實行這個大改革呢？我們還要記得，倘若我們能以平均地權得着鄉村的安寧，連地主也要感謝天地了。現在的地主不是爲土匪所危害，就是爲軍隊和政府的苛捐雜稅所累。平均地權問題的複雜和嚴重是我們所深知的，但是他國所行的先例甚多，很可供我們的參攷。政府應在共黨勢力未發展的省分趁早組織土地研究委員會，妥籌耕者有其地的實施方案。總而言之，農村問題不解決，中國的政治經濟是不能上軌道的；平均地權終久是要實行的。我所說的不過指出不流血的有計畫的改革勝過流血的，無計畫的改革。

何廉

談中國貨幣問題者，常謂中國幣制太亂而提出種種改

廢兩改元問題

何先生這篇文章，和本刊第十期「一之」先生的同題文章，可以互相印證。請讀者參看。（編者）

革之方案。實則中國今日之貨幣，本無任何制度之可言。蓋一國之幣制，至少須有一主幣，例如美國之元，英國之鎊，法國之佛郎等是。中國之主幣，果在何處？或曰，民國三年之幣制條例，非曾規定銀元爲中國之主幣乎？但實際上我國銀元，尚無本位資格，因本位之要素有三：(一)自由鑄造，(二)實值與面值等，(三)無限法償。此三要素中之第一第二，銀元均無有也。且我國銀兩與銀元，同時存在，銀元之勢力，祇限於日常交易而已，海關稅收國際匯兌進出口貿易等等，其計算均以銀兩爲單位焉。

銀元與銀兩之同時存在已足使中國之幣制繁亂不堪，而銀元與銀兩之本身，又復異常紛歧。銀元之種類，有袁世凱洋，孫中山洋各種省名的龍洋以及各種外國銀洋等，各有其不同之成色與重量。銀兩則種類更繁，隨地而異。如江蘇浙江之元絲銀，陝西甘肅之元鏹銀，廣西之北流銀，山西之水絲銀，上海之規元，天津之行化，北平之公砝，漢口之洋例等等，名色不一，授受繁瑣，世界任何國恐無有中國如此複雜之「幣制」。

銀元與銀兩同時存在，且二者紛亂異常，已如上述，弊端叢生，無可諱言，茲就商業財政兩方面分論如下：

(一)商業——第一，交易計算時雖有銀兩，而實際收付用銀元，以元易銀，以銀易兩，轉輾折合，虧耗甚大。從事國外貿易者，受累更大，買貨以金計，買金以銀計，賣貨又以元計，一方有金銀比價之變動，一方有兩元比價之變動，再加以商業市場之變動，其所負之危險，較普通多負一重。復次，若單用元，則商家祇有銀元準備已足，若單用銀，則商家祇有銀兩準備已足。今則銀元之外，須有銀兩準備，故商家有所謂銀元押欵者，乃以需用銀兩時，銀元不能充任，不得不以銀元抵借銀兩，致有此現象。銀元既不能代銀兩，銀兩亦不能代銀元，二者缺一，均足致金融之恐慌。且同一銀元，其釐價時漲時落，有時固可獲意外之贏利，但有時亦可蒙意外之損失，貪得之徒，視爲投機之具，正當商人，反致裹足不前，其爲害於商業，自不待言。

(二)財政——可分三方面言之：就征稅之官吏言，兩元比價，既常變動，而各地銀兩，復不一致，於是官吏有作弊之機，民衆蒙折耗之損。就國家之稅收言，全國貨幣不統一，則徵收之時，有折算之煩，市價既有上落，折算遂不一定。就人民之負擔言，公平爲財政學上之第一根本原則，今中國各省納稅之貨幣不同，折合之方法互異，在此情況之下，安足以言公平？

○　○　○　○

銀元與銀兩同時固在之弊端如此，故欲整理幣制，非從廢兩改元入手不可。查廢兩改元問題之倡議，至今垂十六年矣。先是，民國六年，上海總商會蘇筠尚張知笙兩君發表意見書，主張於民國七年起，一律改用銀元，凡與上海有銀兩來往者，亦一律照行。當時響應者固不乏人，但效果甚微。民國十年，銀行公會聯合會開會時，由天津銀行公會提出呈請政府廢兩改元意見，同時上海華洋商人亦一致贊成，此舉於廢兩改元一事，雖未實現，而上海造幣廠之借款，得以成立，其目的即在於統一銀元重量成色，以爲將來廢兩改元之張本者也。民國十七年春，馬寅初氏以「統一國幣應先廢兩用元」之提案請浙江省政府轉呈國民政府核准，嗣經國民政府正式通過。同年六月，政府有全國經濟會議之召集，會中對於廢兩改元之提案，亦認爲「亟應速爲設計以期早日實現。」然此議案卜與政府所召集之其他會議之大部分議決案一樣卜已入於「決而不行」之列。

今年四五月以來，洋釐跌風甚巨，開空前未有之新紀錄，上海釐價曾低至六錢八分，天津釐價低至六錢六分，均遠在平價之下。（上海規元與銀元之平價爲七錢一分餘，天津行化與銀元之平價爲六錢七分餘）因此以銀幣鎔成銀兩，可得巨利。據報載，上海爐房，邇來每日鎔毀之銀元有四十萬至五十萬之多，其鎔毀之次序，以成色較佳者爲先，第一爲鷹洋，其次爲龍洋，再其次爲清代所鑄各幣，以至於袁幣孫幣。結果，市上流通之未鎔者，均爲次等銀幣，銀元成色，因此大有造成統一之趨勢。政府覩此情形，以廢兩用元之時機已至，乃積極進行。本月七日，財政部長宋子文氏在上海與銀錢界談話之結果，已決定廢兩用元原則，並可望於三個月內實行，其決定原則之大要如下：

（一）實行廢止銀兩計算，完全改用銀元制度，以統一幣制；

（二）完全採用銀元制度時，舊鑄銀元仍照舊使用；

（三）一俟法定重量每元爲七錢一分或七錢二分之標準後，即開始改鑄新幣，至于銀兩制度實行廢止時，凡以前銀兩計算之往來，須俟政府議決後再行討論詳細辦法決定之。

○　○　○　○

廢兩改元之聲浪傳出後，一般的反響，大致都甚贊成。銀行界向來用銀元作單位者，早感銀兩存在之不便，故

對於此事，自極贊成。惟錢業界－上海之錢莊，北方之銀號－對於此事，主張「攷慮」「愼重」「從緩」，其理由據七月十一日彼等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席上之報告爲：「（一）銀元之法定成色及公差，能否絕對遵守，勿使劣幣發現於市面，擾亂社會金融；（二）銀幣之鑄造鎔化，必依社會之供求而定，不使銀幣供求不合，致影響法定價格；（三）我國造幣廠出產率不大，將來農村興旺，銀幣流通各地，造幣廠能否適量鑄造供給，不使市場缺乏；（四）大量之交易及硬幣不敷流通時，紙幣隨之發行，其銀準備，是否能依法辦到；（五）將來廢兩用元實行時，對於銀兩銀元之法定評價，是否合理，不使社會發生浮動；（六）造幣廠雖有統一之說，但恐有私鑄劣幣擾亂市場情事。」（七月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

此等理由，吾人固不難解答之：（一）錢業界顧慮政府從中謀利，其實政府在銀兩存在時，視洋釐之漲落而鼓鑄，獲利更大；（二）錢業界謂因供求之關係而致影響銀元之法定價格，其實正因爲有銀兩之存在，致銀元變成一種貨物，失去貨幣之性質；（三）錢業界顧慮銀元不敷流通，但最近津滬洋釐之跌落，乃表示銀元供給之充足，暫時斷不致感覺缺乏，至於將來銀元感覺缺乏時，造幣廠已經開工，當可接濟；（四）紙幣之發行，政府規定甚嚴，即用洋不敷而致多發，亦當不致濫發；（五）當此洋釐下跌之際，銀元與銀兩法定平價之規定，比較容易，因平常銀元之價格，（對銀兩而言），常在其含銀實值之上，若銀元與銀兩之換算率，即照此價格，自屬難行，但當茲成色較高之良幣，已逐漸絕跡，市上流通之幣，其成色已漸趨接近，且際此銀元之實值，反略低於其含銀之實值，故吾人如即按照其含銀實值爲法定換算率，則雖難免有一方面略受損失，但此係改制時難免之現象，且損失之程度與困難，當以現在爲最小；（六）私造劣幣，政府自然可以嚴加禁止。

或云，錢業對於廢兩改元所以持觀望態度者，背後另有原因。蓋錢業向例，存銀有息而存洋無息。譬如以一萬銀元存入，錢莊須按當日洋厘減一毫二絲五忽折成銀兩，若當日洋厘爲〇・七三四一二五，應合銀七千三百四十一兩二錢五分，但錢莊將一二五抹去，祇算七千三百四十兩；及至提取時，則按當日之洋釐加一毫二絲五忽折合，譬如提取日之洋釐仍爲〇・七三四一二五，加一二五而爲〇・七三四二五，是則昔日存入之七千三百四十兩，提取時祇付九千九百九十六元五角九分（外加利息），一出一入之間各有「一二五」的好處，所謂「進出二五」。錢莊每日

進出，動輒鉅萬，此中利益，自極可觀。此外因銀兩之勢力，深入工商兩界，大宗付款，均用銀兩以莊票劃付，又錢業公會有匯劃公單之制度，非會員不得加入，而銀行尚無票據交易所之組織，因此之故，銀行爲收解便利起見，須向錢莊存款，各銀行多則千餘萬，少亦五六百萬，錢莊即資此以爲週轉。廢兩改元之後，則此等利益，都無着落。

雖然，廢兩改元，有普遍之利益，錢業界應以遠大目光，犧牲目前小利，如錢莊於經濟界果有特殊之功能，則將來在銀元本位上，仍可以圖發展也。

大凡一種改革，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需要客觀的環境之適合；第二，需要主觀的改革之決心。廢兩改元，倡議已十餘年矣，其所以未能實現者，雖由於當局者之缺乏毅力，要亦客觀的條件不足之故。現在逢此千載一時之機會，當局者再不可畏首畏尾，必以果斷之決心赴之，以爲改革中國幣制之先聲。

「膽欲大而心欲細」，心細則計劃方能周詳，一種改革初行時，決不能免各種枝節的騷動，亦毋庸鰓鰓過慮。是故吾人對於廢兩改元問題所希望於當局者：第一須下一決心，毅然實行；第二須計劃周詳，以防流弊。據吾人之管見，廢兩改元之須根本計劃，約有以下數端：

（一）自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所有鑄造銀元主幣者，僅南京杭州兩廠，其他均已次第結束，政府決定廢兩用元時，應即設中央造幣廠——無論在上海南京或杭州——將造幣權完全集中，無論如何，不能任其他各地另設鑄幣廠，庶銀元成色重量之一致，得有切實之保障；

（二）自由鑄造爲本位幣重要要素之一，在自由鑄造之下，銀洋重量成色，必與標準銀元重量成色相等，且可使銀元富有伸縮，俾得供求相應，政府決定廢兩用元，應即完成中央造幣廠之組織與設備，實行自由鑄造；

（三）爲維持所鑄貨幣之信用計，對於貨幣之重量成色，除造幣廠隨時檢驗之外，政府應設中央化驗局，公開化驗，負責定期公布成色重量。

二十一年七月

一九三一年中蘇俄的農業

奧哈根（Auhagen）著
鄒道譯

（見德國Königsberg出版之「東歐」，一九三二年三月份）

一九三一年中，蘇俄最失望的事，要算是農業了。所有社會政策的缺點，到此都慢慢的發現了。雖然以前有那引人入勝之農田增加的預告，可是實際裏蘇俄在此點上不但沒有進步可說，實在只有退步。那統計中農田的增加，多半是國家經營之所致，因爲國家機關可以隨便開種空地。至于農人經營的田地，雖在統計中，亦無甚增加可言。就以去年夏種而論，農人自種之田，在一九三零到一九三一，一年之中，僅由八六・六五六兆公頃（Hectare＝10,000平方公尺約合十六華畝二分八釐）增加到八八・二二八兆公頃。至于秋種，據他們十一月一日的統計，已下種的田地，是三四・〇七七兆公頃，而他們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前下種的田地，却是三五・四三八兆公頃。

國種和民種之田，合攏起來，以秋種計算，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爲止，凡有三八・五九八兆公頃，而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却有三九・一八九兆公頃。以春種計算，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有九七・〇三二兆公頃，比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八九・五九〇兆公頃，是有七，五兆公頃的增加了；可是這個增加，大半是草地的推闊。以蘇俄景況推算，獸畜雖大行減少，而餵養料依然不足，則今年草地的推廣，不是爲補足草料，而是爲增進農田無疑了。

不過這下種的統計，有一大靠不住的地方，就是因爲一九三一年又有很多數下種過遲的。雖然政府有很嚴的訓令督種，然而仍不能使秋種于十月底完了，反比一九三〇年延拖五天。據一九二八年「統計周刊」的調查，蘇俄各處普通的播種，秋季最晚是在十月底，春季最晚在六月初完工。

雖然由此看來，那整個農田的增加，不是完全靠得住的，但是一半是爲工業上，一半是爲商業上的計畫，有很多分類農事，實在是大爲推廣了。就如種糖蘿蔔說：

一九二九：七七一，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〇：一，〇四三，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一：　一，四九四，〇〇〇公頃

如種棉的地方

一九二九：　一，〇三二，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〇：　一，五六六，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一：　二，三五七，〇〇〇公頃

如種麻的地方：

一九二九：　一，九七七，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〇：　二，〇九〇，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一：　三，〇三〇，〇〇〇公頃

照這種猛然的增加看起來，那該不是天然的進步。而那耕種收穫和運輸的人，尤不是隨時齊備的。據今年蘇俄的官報說，又有很多糖蘿蔔糟蹋了。而棉花也是如此。可注意的是，聽說收聚棉花的計畫，到今年一月五日止，僅有百分之六三・五成功。

在黑海邊的Transkaukasien盡力經營的種茶事業，大可改善商業決算；一九三一年所種的茶，大概有二三，〇〇〇公頃。

關于去年的收成，至今尚無報告出來，而蘇俄的統計，也漸漸秘密起來，那一向考察蘇俄經濟最有用的「監察數目」，在一九三一年已祇給他們自己人員用了。要之去年的收成，絕對的不如一九三〇年。而他們對于在每公頃內可多收糧食的希望，亦日漸減少，也可以從他們一九三二年幾次發表的「監察數目」（止有主要東西）看出。照五年計畫的預算，最後一年的糧食收成，平均是每公頃一，〇三〇公斤（10.3dz），而監察數目中僅有八五〇公斤，糖蘿蔔預算是一九，〇〇〇公斤，監察數目僅有一四，五〇〇公斤，棉花預算是一，三四〇公斤，僅有八七〇公斤，麻原計三九〇公斤，僅有二六〇公斤。監察數目預計一九三二年下種之地共有一四四兆公頃（夏季一〇二兆，秋季四十二兆，）這是比去年的監察數目，增加了一百萬公頃，比一九三一年統計中實在下種之地，增加了八・四兆公頃。糖蘿蔔田預算是一・六七兆公頃，棉花二・四三七兆公頃。

現在已有許多命令發出，預備提高今年的收成；又有許多計畫作成，預備成立一個有農事學識的大隊，又對于種子的預備，機械器具的修理，肥料的供給，都有計畫。不過這裏有很多不適于用的命令，就如農業部長Jakowlew十二月十三日的命令，敎各種地方在春農未起以前，應以多少幾肥運到田地裏去，（如烏客蘭三千萬車，馬拉區域一千五百萬車，亞庫田一千五百萬車等；）各地方政府應

再細行分派，使在一月十五日以前，每村每落每人應工作多少，都詳細分定。然而他並沒想到這幾年日日凋零的畜產，已經減少到什麼地步。我們一想爲這一道無用的命令，消費了多少紙張，就無怪蘇俄這幾年缺紙用了。

蘇俄社會化的農業缺點，已漸漸地引起許多改良政策。我在去年十一月本誌上已說過，極力擴大國辦農產之風，現在已如何消滅了。自從將最大官產劃小之後，已生出三十九個新機關，而其平均大小，已由八五，七七〇降到六二，九〇〇公頃了。就是增加的速度現亦慢慢減少。就如一九三〇年預算是一九三二年國種糧食，應有十四兆公頃，而去年的會議已減到九·五兆公頃，一九三二年的耕地，去歲減到七·二兆公頃，而今年又減到四·六七兆公頃了。這是比一九三一年預算中，應收之數（那是五兆公頃）更少了。這預算減少，固然是很有道理，然而以此可以知道他們是遇見以前未曾想到的困難了。

最重要的發現，是他們知道在國辦同農人合辦的農村裏，分賬及工作的規矩，都是很壞的；所以一九三一年聯邦會議上，已再三說明，在農業上亦有按工分倘的必要；斯達林在他六月的演說中，亦有按工分倘的話，那並不是創見，不過是代爲宣傳罷了。至于合辦農業中，組織的改良，起首是用一聯邦農合會議上議定而經農合總機關承認的幾個決案，其後三月十七日委員會議，又有幾個很重要的決案。因此三月二十六日就有一條具法律效力的命令發出，將一向作爲模範的農業合辦機關組織法（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公布的，）關于扣工錢及分收成的部份，大爲更改。就如以前合辦農業的分子，偏于太愛平分，其後雖然工錢按工作分配，然而每人起居飲食，仍是無別，如今可是要極力實行「不作工無飯吃」的政策了。工錢是要按工作的時間，工程的重要和困難，及工人的資格和工作的成績分配。而工作的代值不用錢算，而用「日工」算，每次收成之後，以其總數再分派各「日工」的總數。有不能作工的，人口太多的人家，可別領補助金，或者在分工的時候，給他們一些可能的工作，使他們也可略有進項。

然而工人們所得的「日工」，不是一次發全的，而是每次要預先扣留多少分的。照現行的律令，是以所得之值的百分之十至十五（舊夥人百分之十五，新夥人百分之十）扣入全夥的不動儲金，百分之一·五扣入勤勞夥人獎金，百分之一·五扣入就學夥人津貼儲金，百分之二備償還收歸同夥合用之器械或牲畜的代價。

農人每年所得的進項，大半是天然物產。七月十二日

有一道命令說，每年所收的糧食草料，應提出若干不許分派給農人作工資，一是政府預備收買，一是用作明年種子或預備急荒及給公用牲畜作食料。每年的分派，（或用天然物產或變作金錢）至晚在一月十五日以前辦完，在未完全分派以前，凡已實在作過工的可商量預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以前，（南部在十一月一日以前，）應將備作分派的收成預算報告，拿其中的三分之二先行分派。

關于作工時的組織，工作的算法，工資的分派，除一道四月底發出的命令（見四月三十 Jswestia）上說的聯邦農合會議的幾個決案，都有很詳細的規定（見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Jswestia）。內中重要幾點，就是將合作的農人分配成「旅」，以便給他們一相當的工作，而使之能特負責任；此外每人給與工作本一冊，敎他們的「旅」長，最少每星期一次，將他們所做過的「日工」寫入上面。

這些革新，當然是很可以改良合辦農業的，不過他們究竟是否適用，就頗可疑問了。就目前而論，他們的成績，是很不令人滿意的。這「按工分資」的辦法要需用很多能算能寫的人，而這二三〇，〇〇〇合辦農業之中，只有一很小部份人能够應命。而這合夥工作的人，當然天性愛平等工作，而不肯稍多勞動的。所以報紙上常說，有很多合辦農業，簡直不施行這「按工分資」的。可是也有向做模範的幾個合辦農業，以分資法的改良，工作因之大加進步。農合總會的新總理Tatajew報告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一日Izwestia），有一合辦農業，在一九三〇年，于五十八天內，用一萬八千工種三千公頃地；在一九三一年，以改用分資法，僅于十九天內，用四千七百工，就種三千七百公頃地了。在另一合辦農業。工資以擠牛乳多少分派，以前每一女子每天僅可擠八至十個母牛。現可擠十二至十四牛，而以前每牛得十一公升（Litre），現今每牛可得十三公升了。不過流行的現象，太浪費工力，一九三〇年「農合研究所」曾說（一九三一，八月三十日 Jswestia），合辦農業的工人，僅有百分之四三。二實在作工，以此之故，所以他們要以二，六〇〇，〇〇〇合辦農業，改作工業。或他項的用途；可是這個計畫到今也未能十分實行。

合辦農業中管理及照顧人員所分的「日工」，每過分的多，就可知他們的人工太不經濟了。Tatajew曾算過這些不直接生產的工作，要佔全部工作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就是在「工作旅」中，也常有放空槍的。Tatajew曾爲一農合算過，所謂他們工作的時間。有百分之八，是用在預備入田工作上，百分之二十，用在早點同午飯上，百分之

十一，用在休息上。而在早工以前，成羣夥立，不肯動工，尤其是農合中常有的現象。

至于國家和農合公用機關的分派，及一農合中工人自己的分派，是尤不能令人滿意的。大凡只要講到吃飯，那個人的私心就無法消滅了。最近的律令，是使預備公用的一部份，先得相當的保障。不過很多農人恐怕如此實行以後，自己的糧食同牲畜的食料就所餘無多了，一九三〇年內，就有很多農人實在上了此當；而一九三一年內，因爲政府太將收成看得過好，恐怕此禍再行發生，所以有很多農合將應分派的數目大大的提高。至于按工預支的方法，也有很多處未能實行，所以關于將收成及糧食繳納國家一節，頗有弊病發生。各處黨部，因爲他們也是農合一份子，所以也同樣關心，因之也未能十分糾正。

到去年十月一日止，僅有百分之八·二的農合，已實行按工預支的分派，那其餘的就是不按章程亂將生產物分派了。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實行按章預支的農合增加到百分之四四·五；至于將收成按章分派完畢，照預算是應至今年一月十五日辦完，而至一月一日僅有百分之十二·五，到二月一日僅有百分之二五·九農合眞辦完了。一月一日時候有百分之七十八農合將「工作冊」發出，而到現在不過有百分之六四·一的冊子是有相當的登記的。按工分資的高低，僅有百分之七五·九是已訂定好的。

糧食的預支，要是應允過寬，那工作就要怠慢了。報上有一次記載（Soz.Sem. 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一個農合到八月三十開付預支的日子，每天有一百八十七人來作工；開了預支以後，到了九月一日，就只有一百六十五人，七日有一百四十九人，十日一百十六人，到了十三日，僅來五十六人了。

就是在國營農業裏，已看得出國家經濟的需求，和農人工作興趣的相反。就是赤色的監督，第一步也是要將他的工人和牲畜餵飽。然而每年的收成，因爲政府希望如此，所以總是預算過高，所以每年預算應繳之數，不能如數照繳。因之也有很多監督，將他們收成的實數，秘藏不公布，于是刑案隨之而來，就是在那極有名的機關，像糖業及穀業兩局，也是免不了。

穀業總局今年繳入的糧食，使人大失所望了。依去年二月初的命令（Soz. Sem.2.2.1931），其後又迭次續令（Prawda 23.6.31），他是應繳二百六十六萬噸，然而聽說到今年二月三日，所繳的不過一百〇二萬九千噸（Soz. Sem. 6.2.32）這總算是大失敗了。雖然他的局面比一九二八

年初成立時，加大許多，而他所得的成績，比那時一九三一年，一百六十萬噸的數目，是瞠乎其後了。

不過這個失敗，不是因爲穀業局自費過多，實是爲地皮上收成過少。他們大官地上，現在漸漸的由單純的穀物種植，進到「輪栽法」時期了，高加索北部早已發令實行。但是有很多農合地，因爲要進用「輪栽法」，加增了很多組織上困難，所以有許多疏略。很好的一例，就是在烏客蘭有一農合場（見Soz.sem1.17.12.31），在一九三一年中，雖是極好的黑土，收成却極不滿意（每公頃冬小麥七四〇公斤，春小麥三六〇公斤，大麥五〇〇公斤，燕麥二五七公斤）問他們管理人是否行過「輪栽法」，回答道，「是的，一個六田輪栽法。」其實這個連紙上都不曾見到，不過是兩年前此地有曾行過「輪栽法」的，那輪栽的界線，現在已糢糊不可識了。

雖然官辦，農辦，及農合有各種反抗，那政府預定的糧食收成，後來却是實在實行了。據一月八日 Prawda 說，政府的計畫，在一月一日，已有百分之九十·三成功了；再依他種報告計算，實際上已有二一·九三〇兆公斤繳入，雖是今年收成不如去年，而今年結果，却要遠過去年了。（去年僅有二一·五〇〇兆公斤）。這顯見的是將人民應得的糧食再力爲壓下了。這事在一九三〇年，已行過了一次。那時全國的收成，官廳核計八七·三六〇兆公斤，村落留下的，是六四·六〇兆公斤。這是較一九二七及二八年照「糧草清草」村落應得六五，八三〇兆公斤，較少一點。不過這幾年地方百姓已增加五百多萬。這種現象，是與五年計畫中預算末年村落應得八三·七六〇公斤爲數太不相符了。（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

通信

適之先生：

日前奉訪，蒙贈第九號的獨立評論，得讀孟眞先生論「教育崩潰之原因」一文，名言讜論，異常欽佩；但其中有一段文字，對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的中國畢業生，作最猛烈而最普遍的總攻擊，措詞稍欠平和，持論似屬偏激，頗有商酌的餘地。我是該院畢業生中一個最沒出息份子

，內省多疚，聽到這一番逆耳的忠言，自然感愧交集，那敢諱疾忌醫，強詞飾非呢？不過人是有自衛本能的，驟然受意外強烈的刺激，最初感覺羞愧，後來惱羞成怒，腔子裡堆積許多話又不能不借個機會傾吐出來。現在大膽地寫出許多爲自己解嘲的話來，敬請　先生刋入貴報，以求正於孟眞先生和國內的酷愛事實者。

孟眞先生以爲中國教育的崩潰，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畢業生應負其責，這未免太看得起他們了。在我看起來，這種「荼毒的話」眞使人受寵若驚。假若說他們應負教育破產的責任，那就已假定他們在過去或現在曾執教育界的牛耳。但一攷事實，就知道他們在教育界從未佔特殊優越的地位。比方民元以來，教育總長和部長好像有十餘人之多，其中只有一位是師範院的畢業生，就是蔣夢麟先生。試問有什麼事實足以證明蔣先生的政績劣於其他十餘教育總長的政績？試問在他的任期內有什麼特殊設施足以使教育崩潰？大學校長從前祇有一個郭秉文先生，其爲人如何姑置勿論，但東大農科和教育科的成績，至今仍爲一般人所讚美。假若要郭先生負教育破產的責任，他必不敢接受。

近五年來，教育學在中國遭遇空前的厄運，因此學教育學者也大倒其霉。少數有權威的學者，不但不承認教育學爲一種「科學」，而且不承認教育學爲一種「學科」。大家都以爲教育學無研究的價值。清華大學的教育系取消了。武漢大學本是武昌師大的後身，但改大後不但無教育學系，並且文學院內也不設教育學講座。廣東中山大學亦是廣東高師所改，也不設教育學院。最近青島大學——山東大學——的教育學院停辦了，中央大學的教育學院的規模也被縮小了。於是學教育學而希望當教授者都有「繞樹三匝，何枝可棲」的感慨。師範院中國畢業生前後不下五六百人，得在大學濫竽教席者尙不滿二十人。在這二十人中，還有不少的人想「改行」，這總算大倒其霉了；而大家又硬要這些人微言輕的先生們負教育破產的責任，這是公平的說法嗎？

孟眞先生又引了　先生這樣一段話：『美國人在這個學校畢業的，回去做小學教員，頂多做中學校長，已經希有了，我們却請他做些大學教授，大學校長，或做教育部長。』假定這段引語是正確的，牠和事實亦不盡相符。該校畢業生做教育局長，中學校長，中學教員者最多，當小學教員者極少。若說「做中學校長者頂多」則頗近事實，若說「頂多做中學校長」則未免抹殺事實。畢業後即刻在本校

做副教授者亦有人：如桑戴克，蓋茲 Gates，克伯屈，施突來爾 Strazer，華特生 Watson 等。在其他大學做教授者更多。哈佛，芝加哥，加利弗尼亞大學的非教育科的畢業生在教育界之出路亦大抵相同；亦是多數做中學教員，極少數當教授。

留學生新回國即當大學教授本屬不妥，但在文化落後的中國，除掉這些人又找誰來做教授呢？拿西洋標準來說，新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者固未必有當大學教授的資格；但新畢業於其他大學的其他學院者又都有資格執教鞭於大學嗎？孟眞先生對於師範院畢業生又安上「速成」二字。但師範院和其他學院在畢業年限，科目分量，績點標準上完全一致，前者並不更速成。若說畢業於師範院者是速成的不配做教授，畢業於其他學院者亦是速成的亦不配做教授。並且在五六百人中只有二十餘人得爲教授，其選擇亦不可謂不嚴——不過選擇缺乏客觀標準罷了。做大學校長的現只有蔣夢麟和李雲亭二先生是畢業於師範院者，試問他們的成績眞不如其他校長的成績嗎？該校畢業生長教育部者始終只有蔣夢麟先生，試問他的政績眞不如那些未曾學過教育學的部長們嗎？

孟眞先生以爲師範院畢業生介紹美國的六三三制和道爾頓制，是一個最不好的貢獻。換一句話說，教育太美國化了。六三三制和道爾頓制本身的價值如何，姑置勿論，但至少牠們不是教育破產的原因。歐洲戰後的教育都逐漸美國化了，道爾頓制和設計教學法等在歐洲學校內也很風行。歐洲教育爲什麼不會破產呢？「江南之橘，逾淮則爲枳。」一切制度和主義在西洋大抵是好底，但一到中國人手中便弄壞了。我們不能責備制度和主義的介紹人，而應歸罪於整個社會組織和中國的國民性。譬如中國教育之美國化的運動實淵源於杜威的來華，那時　先生也曾極力介紹杜威的教育思想；許多學生——我便是其中的一個——決心學教育都直接間接受杜威和　先生的影響。假若要杜威和　先生負教育破產的責任，那不是大笑話嗎？模倣外國而不顧國情是三十年來中國教育的通病。中國新教育最初抄襲日本，這是師範院畢業生提倡的嗎？後來模倣法國，實行大學區制，這是師範院畢業生幹的嗎？近三四年來，他們都覺悟純粹抄襲的錯誤而提倡中國化的教育，關於這類的文字已發表了許多，差不多成爲爛調了。如果認定抄襲爲教育破產的原因，日本留學生和法國留學生應分負其責。

孟眞先生提出的三種敬告也有商酌的餘地。依他的意

思，只有中小學是適用教育學的場所，大學教育和教育學毫無關係。換句話說，教育學上的原則不能應用於大學。這是第一個敬告。但教育學上至少有一部分原則是可以應用於大學的。教育行政上的原則之應用並不限於中小學。中學校施行的道爾頓制在大學及研究院也能應用。大學教育是社會現象之一種，既是社會現象即逃不出因果律，即可用科學方法去研究；由科學方法的研究所得之結果或原則即可應用於大學教育的實施之上。假若否認大學教育之科學的研究，即不啻置大學教育於超因果律的神秘世界之中。

第二，孟眞先生以爲教育學家應略通文理各科中的一種學科，這是天經地義，人人共知的原則。美國各大學本科教育學院的學生都照例要在文理學院中選習一種或兩種副科或輔科。北方我在華盛頓大學肄業時，除以教育學爲主科外，還在文學院選習一種主科，一種輔科。師範院是研究院，所以不規定在文理學院選習輔科。假若該院畢業生缺欠基本訓練，那是國內大學辦理不良善之故，怪不得師範院。國內各大學教育學院近來也注重基本訓練與輔科的選習。從前我濫竽師大教育系時，在基本訓練方面曾倣照哥倫比亞大學的辦法，規定「現代文化」和「科學概論」爲本一必修科；在專業訓練方面曾規定每生至少須在文理學院選習一種輔科。現在國內各大學教育學院畢業生固缺乏基本訓練，但其他學院畢業生亦未嘗不缺乏基本訓練。師範院中國畢業生容或有「不學無術」之人，但歐美各大學其他學院的中國畢業生亦非全是「有學有術」之人。試問我們有什麼標準足以判明教育專家全是不學無術之人，其他各種專家全是有學有術之人？孟眞先生認識師範院畢業生不過十餘人，根據極少數人所得之主觀的印象，而推論到全體的程度，這是合邏輯的嗎？並且所謂學術是什麼？是西洋的新學術呢，是中國的舊學術呢？若說新學術，師範院畢業生至少有相當了解，否則不能畢業。其中有少數人對於教育之科學的研究有顯著的貢獻，這是歐美教育學者所承認的。假若不懂「挖墳墓，嚼枯骨」的中國考古學便算不學無術，百分之九十九的師範院畢業生都會毫不遲疑地自認爲不學無術之人。

第三個敬告是師範院畢業生不應把中學小學的課程弄得五花八門。所謂五花八門大抵是太繁複的意思。中國小學中學科目實在太繁複，但這是直接抄襲日本，間接抄襲德國的。孟眞先生把這種罪過加在師範院畢業生的肩膀上，似無史實的根據。現在德國教育家克欣斯泰尼 Kerschen

steiner 已極力鼓吹削減中學的課程內的科目，但這亦是受美國教育的影響。從前東大附小的課程完全抄襲杜威的實驗小學的課程，所以非常簡單，只包含五種科目或活動。南方更進步的小學之課程因受東大附小的影響，也漸趨簡單了。我們只能說師範院畢業生使少數進步的中小學的課程比前更簡單，那能反過來說他們弄得五花八門呢？若說他們在高中介紹選科制頗有毛病，那是另一問題。但多數大規模的高中都採用有限制有指導的選科制，並無五花八門的弊病。

最後，孟眞先生以爲教育科與文理科平行，又分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系，是一種荒謬絕倫的制度。美國省立大學與著名私立大學的教育學院與文理學院都處於絕對平等的地位，在教育學院內除設立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外，還分教育哲學系，中等教育系，初等教育系等；但歐美教育學家，史學家，物理學家從未著文罵牠爲荒謬絕倫的制度。英國著名大學都有教育科，德國著名的進步的大學之教育科也有與文理科平行的——如漢堡 Hamburg 大學。在歐洲舊式大學中，教育學系誠然隸屬於哲學科或文科之下，但這是不足爲訓的。比方德國的蒙欣 München 大學只分法醫神哲四科。在哲學科內設立文學系，化學系，物理系，數學系，政治系，教育系，心理系等。若嚴格取法於該大學的制度，不但教育學院不能存在，文學院理學院也無成立的必要了。歐美學制，各有利弊；若武斷地認定美國制度爲荒謬絕倫，那便是「有見於歐，而蔽於美」了。

總而言之，師範院畢業生在中國教育界是最可憐的 Cinderella。假若要這些可憐的「居得蘇拉」負教育破產的責任，這未免太滑稽了。責備我們的不僅孟眞先生一個人，我們爲諍友所訕笑也不止這一次，但我們從未敢以惡言相報。「呼我爲牛則應之爲牛，呼我爲低能則應之爲低能」有什麼關係？因爲處境如此窘困，所以學教育的朋友們時常以「敬畏」二字互相勉勵。「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這是我們的態度。「笑罵由人，學問我自爲之」這是我們的「座右銘」。

好了，就此打住罷！希望　先生和孟眞先生多多的指教！專此順祝

懋的健康

邱椿　廿一，七，十八

答　孟眞

邱椿先生這封信指示我很多事實上之欠妥，及語調上之過分，我不勝感謝之至！這篇文章的來原如此：我想把此日教育大糟其糕的田來寫成一文，以襯獨立評論的篇幅

，而匆匆忙忙寫不完了，故原擬八事，僅寫五條，文題及前一段引子寫時，都只有第一二幾項在心中，寫完時也不曾想想文中各節是否皆對題，便送給編輯先生了。而適之先生忙着發稿子，也不及與我商榷。把我那篇文中第四項與第一二三項同列，而以爲是崩潰之原因，實在過分，至於第五項，乃簡直不成原因，此點雖未承邱先生指正，我也很覺不妥。我對于這篇文字全部構造之不邏輯，及第四項有幾句話言之過分的地方，非常抱歉！

邱先生提出辯正及商榷此事之態度，我固十分佩服，不過我對教育的見解尚不能因此改換，因爲我覺得邱先生所說各節，尚未能使我心中渙然冰釋。

一，教師學院的中國畢業生確曾在中國民七八以來的教育學界佔一個絕大的勢力，而其成績我們似乎不敢恭維。這不是說他們都不行，這只是取多數以爲論。一二年前，各大學之教育學院或系，幾皆是他們主持。最初國人對他們的希望是很大，民七八年，一般人以爲中國的最大問題是教育，而教育要教育學專家發命令，我們望風服從而已。居然民九民十以後幾年中，我們見到教育學專家的若干設施與計畫，其中發動者幾全是留美學生，更以教師學院畢業者最有力量。邱先生的數目字當然不錯，不過若把這些年來各大學教育學教授的人數之出身校別，及他們個人的地位與權能，分配着一看，不能使我們不覺到這些年來的大學中所謂教育學操在他們手中，而以他們在大學主持教育科的地位，在普通學校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我現在以爲他們雖不能當「教育崩潰」之主因，却也未曾不是一種大力量，這恐怕是邱先生也承認的罷。

二，這般教育學家高談測驗，教學，行政，心理等等，似乎花梢的很，而於教科究竟應該怎麼樣，學生的知識如何取得，如何應用，很少聽到他們的議論，尤其少見他們的設施。以前我也曾托人物色到些國文歷史的測驗方式，說句不客氣的話，簡直沒有意識，不特沒有國文歷史等之常識而已。先有一種文理專科之素養，再談教育，方是實在的，否則教育學雖有原理，而空空如也，何所附麗？教師學院中國學生諸位，大多數是務根本或務支節，希望他們自己考量一下。我所謂「不學無術」者，其意如下：對于一種學問，有一根本的訓練(discipline)而得了解，謂之學，能把這了解施用在具體事實上，謂之術。所以一切洋八股，科學八股，黨八股，教育八股，都是不學無術。文章上鋪敘經綸，事實上不得要領，皆不學無術也。

至于邱先生向我提出討論的三件事，及大學應否有教

育學院，煞是大題目，將來我當作一文，敬求指正。最後我再表明，我極其感謝邱先生指示我的幾件錯誤，並極其佩服他這見教與商榷之態度！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勘誤

主筆先生：

貴評論第六號何廉先生作「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文內第五頁上排第二行「…密度爲三一一」之「三」字，是否爲「四」字之誤？其較日英倍數似應減少。又同頁下排第八行「每英畝已耕地…」之「畝」字是否係「里」字之誤！如屬實，請更正爲荷。　左律　七月十二日

編者接到左律先生來函後，即轉給何廉先生，現已得何先生回信，更正如下：

頁	行	誤	正
五	上排二行	密度爲三一一	密度爲四一一
五	三行	約小九倍	約小七倍
五	四行	約小七倍	約小五倍
五	下排一行	每英畝已耕地	每英里已耕地

何先生和編者都十分感謝左律先生的教正。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 尺寸	前封面內頁	後封面外頁	後封面內頁
全頁	二五元	二五元	二十元
半頁	十三元	十三元	十元
四分一	七元	七元	五元
八分一	四元	四元	三元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七日出版

領袖人才的來源　適之
論士大夫　孟森
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　汪敬熙
三個亡國性的主義　擘黃
國難中救災問題　章元善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南京　時代公論社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北海縣中合作社
廣州　神州國光社
瓊州　海口會文書局
廈門　樂育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汕頭　現代書局　全民報社
梅縣新時代書局

領袖人才的來源

適之

北京大學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來，題目是論「士大夫」。（見本刊本期。）他下的定義是：

「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爲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爲誅殛所可加者也。

雖然孟先生說的「士大夫」，從狹義上說，好像是限於政治上負大責任的領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說的「天民」一級不得位而有絕大影響的人物，所以我們可以說，若用現在的名詞，孟先生文中所謂「士大夫」應該可以叫做「領袖人物」，省稱爲「領袖」。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的一席談話引出來的，我讀了忍不住想引伸他的意思，討論這個領袖人才的問題。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嘆息近世居領袖地位的人缺乏眞領袖的人格風度，既拋棄了古代「士大夫」的風範，又不知道外國的「士大夫」的流風遺韻，所以成了一種不足表率人羣的領袖。他發願要搜集中國古來的士大夫人格可以做後人模範的，做一部「士大夫集傳」；他又希望有人搜集外國士大夫的精華，做一部「外國模範人物集傳」。這都是很應該做的工作，也許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我們知道新約裏的幾種耶穌傳記影響了無數人的人格；我們知道布魯達克（Plutarch）的英雄傳影響了後世許多的人物。歐洲的傳記文學發達的最完備，歷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詳細的傳記，往往有一篇傳記長至幾十萬言的，也往往有一個人的傳記多至幾十種的。這種傳記的翻譯，倘使有審愼的選擇和忠實明暢的譯筆，應該可以使我們多知道一點西洋的領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間接的可以使我們對於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一點具體的了解。

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所以中國的歷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乾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傳流傳下來；很少的傳記材料是可信的，可讀的已狠少了；至於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我們對於古代大人物的認識，往往只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軼事瑣聞。然而我至今還記得我做小孩子時代讀的朱子小學裡面記載的幾個可愛的人物，如汲黯陶淵明之流。朱子記陶淵明，只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

善遇之」。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裡，也頗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這一個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認模範人物的傳記，無論如何不詳細，只須剪裁的得當，描寫的生動，也未嘗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嘗不可介紹一點做人的風範。

但是傳記文學的貧乏與忽略，都不够解釋爲什麼近世中國的領袖人物這樣稀少而又不高明。領袖的人才決不是光靠幾本「士大夫集傳」就能鑄造成功的。「士大夫」的稀少，只是因爲「士大夫」在古代社會裡自成一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久已不存在了。在南北朝的晚期，顏之推說：

吾觀禮經，學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爲至矣。但「禮經」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

（顏氏家訓風操第六）

在那個時代，雖然經過了魏晉曠達風氣的解放，雖然經過了多少戰禍的摧毀，「士大夫」的階級還沒有完全毀滅，一些名門望族都竭力維持他們的門閥。帝王的威權，外族的壓迫，終不能完全消滅這門閥自衛的階級觀念。門閥的爭存不全靠聲勢的煊赫，子孫的貴盛。他們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風操」，即是那個士大夫階級所用來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即如顏氏一家，遭遇亡國之禍，流徙異地，然而顏之推所最關心的還是「整齊門內，提撕子孫」，所以他著作家訓，留作他家子孫的典則。隋唐以後，門閥的自尊還能維持這「士大夫風操」至幾百年之久。我們看唐朝柳氏和宋朝呂氏的家訓，還可以想見當日士大夫的風範的保存是全靠那種整齊嚴肅的士大夫階級的教育的。

然而這士大夫階級終于被科舉制度和別種政治和經濟的勢力打破了。元明以後，三家村的小兒只消讀幾部刻板書，念幾百篇制舉時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機會；一朝得了科第，像紅鸞禧戲文裡的丐頭女壻，自然有送錢投靠的人來擁戴他去走馬上任。他從小學的是科舉時文，從來沒有夢見過什麼古來門閥裡的「士大夫風操」的教育與訓練，我們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維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　○　○　○

以上我說的話，並不是追悼那個士大夫階級的崩壞，更不是希冀那種門閥訓練的復活。我要指出的是一種歷史

事實。凡成爲領袖人物的，固然必須有過人的天資做底子，可是他們的知識見地，做人的風度，總得靠他們的教育訓練。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範型式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某種範型的訓育自然產生某種範型的領袖。

這種領袖人物的訓育的來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階級（如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門閥，如日本的貴族門閥，如歐洲的貴族階級及教會）的特殊訓練。在近代的歐洲則差不多全靠那些訓練領袖人才的大學。歐洲之有今日的燦爛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時代留下的幾十個大學的功勞。近代文明有四個基本源頭：一是文藝復興，二是十六七世紀的新科學，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業革命。這四個大運動的領袖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大學的產兒。中古時代的大學誠然是幼稚的可憐，然而意大利有幾個大學都有一千年的歷史；巴黎，牛津，康橋都有八九百年的歷史；歐洲的有名大學，多數是有幾百年的歷史的；最新的大學，如莫斯科大學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學是一百二十歲了。有了這樣長期的存在，才有積聚的圖書設備，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繼長增高的學問，才有那使人依戀崇敬的「學風」。至于今日，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那一個不是從大學出來的？即使偶有三五個例外，也沒有一個不是直接間接受大學教育的深刻影響的。

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千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訓練領袖人才的機關。貴族門閥是崩壞了，又沒有一個高等教育的書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沒有一種教育是訓練「有爲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國，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八股試帖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做書院課卷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當日最高的教育，—理學與經學考據—也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現在這些東西都快成了歷史陳迹了，然而這些新起的「大學」，東鈔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也都還沒有造就領袖人才的資格。

丁文江先生在「中國政治的出路」（本刊第十一期）裡曾指出「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後」，所以多數的軍人都「因爲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識和訓練，不足以擔任國家的艱鉅」。其實他太崇維「任何其他的教育」了！茫茫的中國，何處是訓練大政治家的所在？何處是養成執法不阿的偉大法官的所在？何處是訓練財政經濟

專家學者的所在？何處是訓練我們的思想大師或教育大師的所在？

領袖人物的資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古代還可以有劉邦劉裕一流的梟雄出來平定天下，還可以像趙普那樣的人妄想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在今日的中國，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我們到今日才感覺整頓教育的需要，眞有點像「臨渴掘井」了。然而治七年之病，終須努力求三年之艾。國家與民族的生命是千萬年的。我們在今日如果眞感覺到全國無領袖的苦痛，如果眞感覺到「盲人騎瞎馬」的危機，我們應當深刻的認淸只有咬定牙根來澈底整頓教育，穩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條狹路可走。如果這條路上的荆棘不掃除，虎狼不驅逐，奠基不穩固；如果我們還想讓這條路去長久堙沒在淤泥水潦之中，——那麼，我們這個國家也只好長久被一班無知識無操守的渾人領導到沉淪的無底地獄裡去了。

論士大夫

孟森

古時治國平天下分二級：蓋以全國爲天下，而國之中最高之區域則爲國。自封建廢而全國之中不再分國。自列國並存，吾人所自託處之國止占一國之位置，而不再名天下。於是有治理之責任者，以治國平天下二事合而一之。

治國既即平天下，其負治理之責之人古以君與臣分二級，而其實君處神聖之地，善則歸之，不善則責輔弼者，責任使者。朝有過舉，國民輒指斥某人當道有以致此。若時君稍悔禍，舉民意之所斥者而置之法，一國頌台君之聖明，不追以前之何以用人不當，不聽曲突徙薪之謀而待補於焦頭爛額之後也。然則君實不負全責，猶今所謂機關之爲法人。法人不負責，負責者爲機關中之自然人。君爲機關之性質；機關中之自然人，所謂「士大夫」者當之矣。

君治之本義原以君爲機關之法人。故奉之以神聖而無所惜。然爲之君者，究有一自然人在；往往用其自然人之

意識，以自褻其神聖。而國民則又爲其先已予以神聖，而其後不能不終受神聖之劫持，往往無如之何，而積憾蓄怒，至强力革除之而後已。近世乃有兩政體發生爲之補救。

一則立憲。憲法爲最高之法，專對君主而限制之。君主常保其機關法人之人格，即古之所謂聖明，亦即今之所謂神聖。至忽鑠其自然人之人格以破壞法人之人格，則明定法律以處自然人者處之。即自褻其神聖者，國民亦即有奪其神聖之定分也。於是負責於國者皆奉法之人，且皆受束縛于神聖之主權之人。所謂士大夫者，乃眞負責於國之人。而所予以神聖之尊者，不復能奪士大夫之權而强與其事矣。是立憲之政體君主爲虛名，而士大夫爲實位也。

再則民主。民之爲主，即以民爲神聖。民之爲神聖，古義本然：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國君死社稷。」社稷者，土與穀，以其養民而尊之，加於君上。君有效死之義，尙止能效死於其次之社稷，對民則貌乎如在天上，非直接所敢以功罪相質証也。古之人有言曰，「子得罪於父，可因諸姑伯叔解之。臣得罪於君，可因左右親近解之。桀紂得罪於百姓，至今未有能解之者也。」此民主之眞諦也。民主之神聖，止能歸之於其合集體之法人，而必不懼其各個之間濫用其自然人之人格以蹂躪於國。於是負國之責者惟有士大夫之自然人，更無有虛挾神聖之自然人旁撓而陰蔽之。於是士大夫之責爲愈重。

「士大夫」三字合成一名詞，非前古士與大夫分職尊卑之官品之名，亦非近世士與大夫分占朝野之階級之名。「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爲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爲誅殛所可加者也。按之古義，其人格總分四級：「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此最下之一級也。事君而專取容悅，今既無君，則據高位於民上，而口道福國民，實以爲固位之計者是也。「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此稍上之第二級也。其內行純駁不可知，凡歷代身任安危，自知中書爲政本，鍥而不舍，以求有濟；即下至不免倒行之霍光張居正，亦不失爲此級中人也。「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此更上之第三級也。以身率物，不令而行，闇主不能不積漸以推誠，愚氓不能不觀感而開化。伊周而下，諸葛武侯爲似之。「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最上之第四級也。大人爲國澤及數百年，而古未有加。若以爲治之法，立定可行於數千載，或且衍之於無窮；得位則必爲大人

；正惟不得位，而功且倍蓰於大人而無算。在持此定論之孟子，其意固以此歸所願學之孔子而無第二人可以當此者也。

凡此皆所謂「士大夫」者是矣。顧吾人之言士大夫，則據古義，當專屬第二級以上。所謂事君容悅之流，身居士大夫之位，而不爲士大夫之所爲，古卽有分別之名以名之。其名爲何？一則曰「鄙夫，」其言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再則曰，「小人，」其言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小人之中又分「盜臣」與「聚斂之臣，」其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不過竊國之財用以肥身，而聚斂之臣則務財用以禍國，皆於小人之中偏舉一義而比較其彼善於此。若所謂「小人」之全量，則爲聚斂之臣同時卽亦爲盜臣者乎？此皆徒有士大夫之表，而可擯之士大夫之外者。至於不負全責，爲趙孟之所貴賤，其本身無特立之表見，一以最高有力之意旨爲俯仰，則亦有踞士大夫之地者。古又謂之「斗筲之人」。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是故處士大夫之位而有分別之名詞，又可分爲三級：「斗筲之人」爲薄乎云爾之第一級，「小人」爲災害並至之第一級，「鄙夫」則罪大惡極。謂之無所不至者，其爲禍非止一狀：前賢釋之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患失之心，淺之則市儈可有之，深之則士大夫之力能自彌所患之失之缺憾者，卽成無所不至之罪惡。

胡適之先生一日過我縱談，遂及「士大夫」。適之慨然曰，此爲當今一大事。外國人不知中國有士大夫，遂使外人疑我居士大夫之地者卽士大夫也。中國人亦不知外國有士大夫。稍稍能讀旁行文者，除彼國二三小說文豪各親其所知以致其愛慕，無與於士大夫之說。若其以事功爲徵驗而景仰彼國之人，則皆彼中盜賊之變相，而我以爲偉人而心儀之而口道之，而使後生小子傳誦頂禮之，若探險覓利者，若兼併致富者，若偵探式之治外交者，皆是也。吾在彼中，見其上流之有智識者述其國之先正名人，所舉事蹟，皆津津於其人純篤之內行，退讓之美德，未聞若吾國膜外搔癢而自以爲崇拜英雄也。集中國外國士大夫之事蹟而互譯之，使人知士大夫之共有眞諦，旣不當自忘其國故而貶損人格以見輕於外人，又不當全昧於外國之故而誣掩

外國之人格以取疑忌於國人。此今日吾輩之事矣。

適之既有此約言，吾乃創意有「士大夫集傳」之作。然吾言下不能無疑，又親適之質之。蓋吾疑外國之敎化或根本與吾國有異同之處也。吾國爲士大夫立論始於有責任。而外國士大夫似分析權利義務二事爲最要。約言之，任近權利，責近義務。然吾國之責任爲不必分之一名詞。外國之權利義務乃兩兩對舉，似獨以義務爲責任之對象，權利則以可爭爲原則，而又以可讓爲例外。夫爭，獸性也；讓，人心也。爭與讓意識之消長，爲獸與人程度之近遠。若以權利之說導之，則雖士大夫有不必以爭爲諱者。使僅言爭利，人人知其非美名；若言所爭者權利，則人人諒其爲應得。諒其應得，而即以可爭爲垂敎之本旨，終非吾國士大夫舊說之所安。舊說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曰，「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今使明明一「利」字，冒以「權」字冠其上，而導人以爭，則豈外國之士大夫必有異於吾國之士大夫者在耶？適之曰，「不然。權利字之本義，乃是非之是字所發源。是者，得其當之謂也。西方人所謂『爭權利』，其精神所在，正是各爭其所謂是，各行其所謂是，而必不容非義之干奪。此與吾國之賢士大夫抗爭正義於廟堂之上，死而無悔，正同一負責任之態度，爭非必爲惡德，而讓不必爲美行也。權利之譯，乃日本人之字典，而中國人沿之，非其字之本源也。」吾不學，不通旁行文，聞適之之說而憮然。然則關於人格之字義且至今未得眞解，又何足以進一步而竟思體會人格也？沿用日本字典所定之字義，其應更定者究有幾何？偶舉權利一譯文，即覺中有歧異。取各種範圍人格之字義，細意求之，若有若干應更動者，此又吾理想中之一大事也。因序士大夫集傳而姑妄言之，適之必立有以敎我矣。（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

汪敬熙

在中國現在生物學界中，最惹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太偏重分類學和形態學。　在研究機關一方面說，中國所有的研究生物學的機關幾乎全是研究分類學和形態學的。北平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南京科學社所設的生物研究所

是專門注重這兩方面的。近年廈門的海洋生物學會的夏令會是聲明專門研究那地方海濱生物的分類的。中央研究院的天然歷史博物館也是專門分類的研究的。注重實驗生物學的研究機關，中國現在還是沒有。至於各大學的生物學系中所做的研究也是屬於分類學和形態學的多。在學會一方面說，科學社，一個在中國有相當勢力的組織，在生物學方面，是專門提倡分類和形態的研究。自然歷史研究會也是偏重這兩方面。在實驗生物學一方面，除了一個中國生理學會之外，尚無他種學會。在經費一方面說，國內用在生物學上的錢，也是費在分類和形態的研究的多。近十多年，政府所發的教育經費永遠是發的不足數不按期，我們可以不論。以庚款爲財源的各種基金是比較可靠的。但是除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年年有報告外，其他基金的報告是看不到的。即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而論，他們分配到生物學的款子超過大半是用在提倡分類和形態的研究。科學社的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的農林植物研究所，廈門海洋生物研究會夏令會，都是受他們的幫助的。他們所請來到中國講學的外國生物學者，也多是研究分類或形態的人。他們給生物學的科學研究補助金大半是給研究分類或形態的人。

這種情形是恰恰與世界生物學界近四十年的趨勢相反。生物學自從十九世紀末是一日一日變爲一種實驗科學。遺傳學，實驗胎生學，等等，都是這四五十年內新長成的學問。生理學受了物理學，化學，物理化學發達的影響，也是趨重以實驗方法去求種種生活現象底物理化學的基礎。甚而至於形態學也利用實驗方法了。分類學則大見衰頹。分類學者往往有後起無人之歎。

我國生物學界的情形與這種趨勢相反，是我國學術落後底一種表現。我們不能以此來指摘我國現在的生物學者。不過我們總覺得這種太偏重分類和形態的研究不是一種健全的發展。無論在純粹學理的研究方面，或在純粹實用的研究方面，現在我們都是應該提倡實驗生物學，至少應該用一大部分的財力和人力致力於實驗生物學。今日這種幾乎將所有的人力財力完全注入分類和形態方面，實是一種眼光短淺的策略。這種策略似乎是一種不自知的發展，定於幾個人底研究興趣的偏向。惟其如此，更是危險，我們更應該指明此種策略之不善，更應該努力去求補救的方法。

在理論研究的方面，生物學中最有興趣的問題是：生

物怎樣生活？怎樣生長？遺傳怎樣來的？生物與環境怎樣互相影響？——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是須用實驗方法在活的生物身上去研究的。反之，分類學家和形態學家非生物死了製成標本之後，是不發生研究的興趣的。他們所用的研究方法只是觀察，不是實驗。形態學家所得的結果只告訴我們各種生物的構造及他們長成的次第。分類學家所得的結果只是一本分項的生物總賬。生物學中這兩部分只是爲實驗生物學的預備。若是只注重這兩部分，就是只注重死的生物，而忽略了那些更有趣的活生物的問題了。

在應用一方面，也是由實驗生物學所得的訓練和智識有用的多多。知道生理，想培養生物的方法容易；知道病理，想治生物的病的方法容易；有遺傳的智識，想改良物種的方法容易。並且想得的法子，非經實驗過之後，不能確定其究竟有用與否。只知道生物的學名和種類，只知道生物的構造，在應用上能有幾多幫助，是一疑問。實驗生物所得的智識在應用上是十分重要；實驗生物學所給的方法上的訓練在應用上更是萬分重要！

在求理論研究的發達上，在求應用研究的發達上，我們都應該提倡實驗生物學。尤其是在應用一方面。中國在醫學，衛生，農林，園藝，漁業上，有種種生物學的問題等待解決。這些問題大多數是需要實驗生物學家來研究，方有解決的希望。只受過形態學和分類學訓練的生物學家，如想研究應用問題，往往須重受一番實驗的訓練。由這一點看來，我們應該深覺提倡實驗生物學的重要了。現在生物學界只注重分類學和形態學——這種偏枯的病象是極須快快的改正。

在形態學和分類學之中，據近來所見國內生物學家所發表的研究報告看來，是研究分類學的比研究形態學的多。在中國研究分類學最大的目的，似乎應該是求做出一個中國所有的動植物的分類的總賬簿。如以此爲目的，分類學家是應該合作，並且應該歡迎合作。但是據我們看來，我們的分類學家似乎不以此爲目的，而是以改正他人的錯誤和發現新種爲目的。兩樣之中，尤其重視新種的發現。改正他人的錯誤而出之以卑視他人的態度是易啓爭端的。中國的動植物分類的研究是一未經大發掘的鑛山；鑛中金塊雖多，但不是無限的。並且新種的發現先後，在重視此點的人眼光裏，是非常重要。誰先發現，誰便可以把自己的名字附在此新種學名的尾上，同此新種，永垂不朽。因這些緣故，分類學家中，有時不免有

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愈激烈，愈見得競爭的人底未成熟。至於因競爭而用卑劣的手段，就眞是中國科學界一種可恥可悲的事了。

研究分類和形態的人往往說，認淸了種類，知道了構造，方能進而研究生理遺傳等問題；並且在生物學發達史上，形態學和分類學的發達是早過生理學等實驗生物學的發達。這種話只有一半是對的。但是就是我們承認此話完全不錯，我們也不能因此主張中國應當像現在這樣的偏重分類學和形態學。這兩種學問輸入我國已有十年以上了。分一大部分人力財力去提倡實驗生物學的時機到了。如果照現在這樣的做下去，不但是中國難於追上歐美生物學的進步；而且甚難使生物學和民生經濟發生關係。這一點是我們希望今日學術界和教育界注意的！

一九三二，七，二十六，於北大。

三個亡國性的主義

壁貴

我們的國家弄到這田地，眞是「百孔千瘡」。要說它患的到底是什麼病，好像「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但我們許多風俗習慣不適於組織近代式國家，至少是許多類病根中之一類。這類病根中重要的有三件：一是儀文主義，二是貫通主義，三是親故主義。所以稱爲主義，與其說是因爲人人自己覺得，或實傳應該這樣，無寧說是因爲無數年的漸漬，成爲人心風俗的偏傾，不知不覺地由行爲上表現出來。這種身上「長」的主義比口上說的主義，勢力大得許多。

儀文主義可以分爲三種趨勢。第一趨勢是儀式主義。我們做事情，往往把儀式鋪張得堂皇富麗，而人們實際的福利反非所重。如大做壽，大出喪之類，豈不是「勞民傷財」；然而現在還是很流行。政治界教育界的許多歡迎會歡送會紀念會慶祝會等等，例皆費力點綴，應有盡有；而實際設施，很少看見有人如此興高采烈，努力從事。結果，許多事情都是敷點門面，而於實際很少補益。第二趨勢是文詞主義。我們許多事情只要文章做得好，言語說得漂亮，就算了事；觀念之當不當，事實之對不對反視爲無足重輕。某先生作文辯護相術，自己說道理雖未必對而文字却佳：正是代表這種態度。科舉時代的八股文，固不必說

；民國紀元以後，每一次內戰，都有許多文電，篇篇『講道德，說仁義』。西洋人只看這項電文的，往往驚嘆我們爲最有理性的民族。他們那里知道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許多機關的組織法，章程，則例，看起來都是煞有條理，而實際辦事往往却另是一套把戲。貼標語幷不是外國學來的，乃是貼格言式的春聯的變相。有些人說「大學亡格致一章，周禮缺冬官一部，」所以中國不能發達物質科學：這句話可以代表我們民族之重視文字。似乎古今中外沒有另一個民族趕得上我們這樣迷信文字的。第三個趨勢是文雅主義。我們傳統的教育以養成雅人爲極致。雅人者長日以飲酒賦詩作字畫玩金石爲事者也。從前的教育哲學以爲但使這個人的性靈受過風雅的陶冶，簡直就無施不可；換言之，能平章風月，即能平章天下事。更進一步，但使能平章風月，天下事一切付諸俗吏，也無不可。至於國計民生，雅人都不必過問。乃至百工技藝，更是形器之末；軍旅，錢穀，也不是士君子的正務，所以文雅者不久就變爲文弱者。俗語說：『舉人沒腳，進士沒手，』正是文弱現象的好描寫。現在青年人當然有不受文雅文弱的影響的；但是受影響的還是不少。最可注意的是實際左右政治教育等等的人大多數還是文雅主義的出產品。這種平章風月的訓練，不特萬不能與歐美，日本『功利的，』『效率的』訓練爭一日的短長；就是與本國武人比較有紀律的訓練的也相形見絀。年來內政之不清明，固然一部份由于武人之跋扈；然而士君子之雅而弱實爲軍人開許多方便之門。這是一件萬不可忽視的事實。（文雅主義當然不是全壞的，但我在這裡無意談它的不壞處。）

貫通主義也可以分爲兩面。第一是玄通主義。玄通主義者以爲宇宙間有最高的抽象的原理爲一切事物所遵依，一切事物都是這個原理的例子。讀書人所謂『易』，所謂『道』就是指這麼一類的原理。易傳的序卦篇，就是想把天下一切事變包納在卦序裏，如『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好像能解釋一切事，其實不能解釋一事。我們的『士大夫』隱隱都相信有這麼一種『道』；悟得此道，什麼事都好辦。得此道的人不特可以事父事君，幾乎可以說連吃喝嫖賭經也全通了。因爲這種迷信，所以對一切事喜歡作空空洞洞大而無當的考語，而對于實際事情的條理節目毫不在意。許多作事的手續之不妥，方法之不對，結果之不佳，都是從節目上看出來。只講玄理講通則的人必定不能有所改進，更無論能有什麼創造發見。這種人到了弊病日積月累

、終至不可收拾的時候，就只有再用一句玄理——「盛極而衰」——了之。幾千年來天災循環，束手無策，未始不是爲玄通主義所誤。貫通主義的第二方面可以叫做概通主義。概通主義的意思是萬事萬物的道理都小異大同，所以知道一事一物的道理，就知道萬事萬物的道理（這與玄通主義大有關係，但不完全相同）。因此，能作一事，即能作許多事。八股通就可以致君澤民作聖賢。再說寬一點，文章通則人情世事都通。從前人所謂通往往混同地指文字的通和事理的通，正是概通主義的眞精神，是有意義的。現在還有些老輩以爲中文通的人，英文一定也通；英文通的人，各科學一定也通。在一件事上得了資格名望的人，就有人把件件事向他請教。這都是根據概通主義的。因爲有這麼一個概通主義，所以到了此刻，政治界以及他界還有許多人——尤其上了年紀而握有實權的人——不大相信有專門技術的訓練的人，覺得這般人不過有一技之長，不是「通人」，不能當大任。因之許多委員主任還是無專長而有「通長」的人。他們自己以爲「常識」豐富，或竟以爲具有「通識」；而實際上往往所謂常識乃是妄識，所謂通識乃是渾識。這種凡事不求專精的態度，近來雖然漸漸改變，但是事實上依然有很大的勢力。這個偏見不根本摧陷廓清，什麼事都不容易有改進的希望。

親故主義可以說是家族主義之擴張，因爲故舊朋侶可以看作親屬的推廣。這個主義是宗法社會的遺習，從前得天下者多大封同姓就是一個例子。親故主義，在它的實際運用方面又可以叫做情面主義。我們許多機關的用人不是量材力之大小而定地位之高低，是按面子之大小而分待遇之厚薄。內舉不避子，古人引爲美談；親故當然不是一定不可用的；但總當以才稱其職爲基本條件。這句話說起來實在是平平無奇；所以我們的不能實行愈加奇怪了。我們不特用人論親故，講情面；辦事也是如此。許多事情，本可以用法律拒絕，而因爲情面就姑且敷衍；有些事情本可以照公事辦理，但必定先託熟人聯絡疏通，否則對方以爲不給他以相當面子，往往故意爲難。所以許多所謂事務竟不是對事處理而是對人應付。我們大部份的精力消耗於應付私人的上面，結果只有弄得對實際事務因循延宕，苟且塞責。近年來機關中許多人坐着，船車上許多人奔走着，好像大家都在那裡努力作事；然而事實上狠少事業有進步。這大部份是因爲大家不是爲事忙，乃是爲人忙。這種「無事忙」的習慣，忙得愈厲害，國事只有愈糟的。

上文所說的儀文主義，貫通主義，親故主義以及其所

附帶的各方面，別個民族當然不是一點都沒有，但程度淺得多了。惟其淺得多，所以不好說他們有這些主義。我們這些主義至少間接地是出于儒家的薰陶，這是不用諱言的——雖是有些人以爲儒學是我們民族的特色，只有說它好，不應說它壞，我們可以不牽强地說這些主義可以算做我們民族的特色，可是這些特色是當然應該加以分量上和時間上的限制的。歐洲中世紀的修道院生活，禁慾主義何曾沒有它的貢獻——只說一件，歐洲新進民族那些獷悍貪婪的氣習受了它的影響而消殺不少；這至少是幫助歐洲近代文化發達的一個因素。但是，我們若是現在請歐洲人再提倡修道院生活，禁慾主義，豈不成了大大的笑話。所以我大膽奉勸我們不要聽一部份西洋人的瞎恭維的話，說什麼我們應該保存我們的特色，不應該學他們重事實貴專精，求效率。照他們的話，簡直要叫我們永久從事于兒童期的嬉戲青年期的浪漫而始終不要長大去作成年人的認眞奮鬥。我疑心這些西洋人若不是好作奇論，必是存心騙我們，要我們永遠不會和他們奮鬥，競爭。我們千萬不要上了他們的老當。

儒文主義，貫通主義，親故主義，這三個中，一個國家只要隨便有了一個，充類至盡，在現代這樣劇烈的國家爭鬥中，都可以弄到亡國；而況三個全備，危險自不必說。這三個主義，若是在從前閉關的中國，或是在幾萬萬年後或者有的大同世界，也許不特沒有害處，而且反有點好處。但是，閉關時代無從追得回來，大同世界又等不及；在現代的環境之下，除了排除這三種主義，再沒有別的路可走。假如不能斆排除，或至少大大減少它的分量，要想打倒帝國主義，或實現其他好的主義，恐怕都不是二十世紀內會有的事。

廿一，七，廿八，

章元善

國難中救災問題

一，國難中的災國

在我國現在內亂外患交相逼迫的時候，研究救災，好像一所大房子，根基早已不固，加上屋子裡起了大火；床上睡着快要嚥氣的病人；屋子外頭還有狂風暴雨激烈的吹

打着，這所房子都快要倒了，屋子裏住的人，方始大夢初醒，要想起來補救維持，門窗都破壞不堪了，還要手忙脚亂的來擇要修補。這是什麼景象！青年人們，對這情形，我想沒有一個不悲憤交集，想要加入工作來挽救這垂危大勢的。所以我今天要討論這個含有重大嚴重性的題目。

我們中國是一個『災國』。西方人提起中國，立刻就要聯想到匪禍天災二事。吾們在報紙上常常可以看見災的新聞，不過一般讀者不甚注意罷了。多數看報的人，喜歡看有趣的文字，拿報紙當小說看。報館記者，明瞭這種讀者心理，自然把讀者喜歡的新聞，用大字標題，登得淋漓盡致；報災的文電，相形見拙，只得佔些不重要的地位，甚至絕對登不上。依我個人的揣度，一般人見了災情新聞，以爲這是偶然的事，一方的事，過些時候自然就會好的。還有些人見了災情新聞，以爲我既無法幫忙，與我無涉。誰知災是民窮財盡的主因；是驅策一個民族到絕境去的原動力。不種地的人，似乎受不着天災。豈知災的波浪，却能傳蔓得狠遠，一定要傳到城市裏來的。結果是誰亦逃不了。只要一時一地有災，他的影響所及，就可以使得你我多變成間接被災的災民。

二，災的二因

天災的成因，依我看來，只有二項：一是天然勢力的失調：一是不良政治的結果。翻開各朝歷史來看，再回想到近幾十年來我們身歷其境的經過，就可知道；我國的災，大多數是關水，不是太多，就是太少。水多了是水災；少了是旱災。其他種種——蝗吧，風吧，地震吧，——比較的不甚重要。我們驟然一看，好像天不做美，偏偏要同老百姓作對，常常的給他們一個不太平，一年一年的拿水來害他們，似乎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

其實只要低頭一想，成災的責任，不能完全推到老天爺身上去的。在相當限度以內，人力的確可以勝天的。水的忽多忽少，使得人民受災是果。他的因是人不去造森林，修堤防，河道溝洫聽他淤塞；積水潤泊由人去强佔水地。已有的尙且由他們自然荒廢，應修未修的，更是談不到了。我們人在這近百年來，非但不拿人力來調濟他，利用他，駕馭天然勢力來爲人類造幸福；非但不用相當的方法去改善農人的生活，幫助他們生產，並且還用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來剝削人民；盈千累萬的官兵土匪來魚肉鄉里：弄得人民筋疲力竭，蓋藏空虛，顧全目前還是萬難，如何再有餘力來培養將來的生機呢？因之養子不教，教育落後，人民永久沉淪在愚昧昏迷之境域，天然勢力遇不着科

學這個勁敵，自然是爲所欲爲，造成種種的浩災了！

三，災程三期—成災十一級

拿旱災來講：災的過程，同人身生病似的，會一層一層的加重。在「成災時期」最先的病徵——可以說是災徵——是糧食的缺乏。因之（1）粮價騰貴。漸漸的出了重價亦買不出米來，只得拿（2）草根，樹皮，「觀音粉」等代用品來充飢。同時（3）犧牲牲畜既省喂料，還可拿禽獸的肉來充飢，耕牛亦要被宰，顧全目前人的生命，顧不得將來的農事了。同時因爲農產無收，燃料缺乏，只得（4）拆毀傢具，以及農具車輛等物，當作柴燒。農具燒完，輪到（5）房屋，大的木材，還可變價得錢。（6）災時的地，本不值錢，典當無人要，遇着買主，就此出手，從此田園屬他人，地主變了佃戶，（7）流離逃亡，災民離開了家鄉。飢寒繼續的逼迫着，人性變成獸性。（8）賣妻，殺子，（9）吃人等種種慘劇，就會開演。災情如果再不減輕，（10）自殺的，吃人的，還要加多。（11）餓死的人，天天加多，弄到埋人的人自己亦要人埋的時候！水災的成熟是急性的，一開幕就是流離逃亡，所以格外的可怕。

災的成熟的過程，大致如此。等到人亦死得差不多，地上已生新草，樹上已有新菜，或者什麼地方已經放上賑了，新的經濟鈞衡已經成立了，災情或者達到了一個「中和時期」，不減輕，亦不見加重。再過些時候，或者因地裏收了一次麥子，或者那個慈善團體辦了些規模宏大的工賑，生機比較寬裕些，土匪亦給天災駭跑了，人民就漸漸的「倦游思歸」回到本鄉去，重振他們的旗鼓，經營他們的生活了，這個時期我叫他「恢復時期」。

四，災的十四害

在這慘酷的災的過程中，災區內的人民感受的苦楚可想而知，不必細說了。但是在災區以外的你我感受着些什麼？災是因，他的果是什麼？災使得民窮財盡，他驅使人們到絕境去，誰亦逃不了，你我不在例外。成災之後，顯而易見的結果，是（1）人口的減少，（2）生活程度的低降，（3）農業荒廢，你我要買洋米吃，（4）農產減少，原料缺乏，工業要停頓，（5）人民購買力緊縮，（6）商業就要衰微，（7）國產不够用，就得買洋貨來供給消費，國際貿易年年入超。（8）農工商都不景氣，生產事業減少活動，稅收減少，政治費用不得不「另闢途徑」。（9）國庫不充實，大家閙窮，搶飯碗，引起糾紛，由小而大，由中央而地方，由輕微而嚴重，政治出軌，內亂跟着起來。（10）政費不裕，教育只得偏廢，社會道德破產。（11）國內盜賊充斥

，剿匪要兵，養兵無錢，只得就地籌餉，結果兵匪打成一片，弄得閭里不寧。(12)災後不講衛生，更無閑錢來講人民健康，疾病因之叢生。(13)人民健康破壞，自弱其種，就是自招(14)滅亡之禍。所以災的害處，一步一步的演進，他的波浪蔓傳的狠遠，急趨直追的來驅使民族到絕境去。他的惡勢力從農業牽動到工商，從社會牽動到政治，從政治牽動到國家，最後就要危害民族的生存。到那時候——就是這時候——你還說「天災不與我相干」，行嗎？現在的你我是不是都是間接被災的災民嗎？

五，救災

災區中的災民，無論不幸到如何地步，至少還可以引起一些消磨垂盡的人類同情。可是災區外的你我，非但不能享受這個安慰，苟其你是一個有志青年，還要擔起些責任來，補救這個危局，來扶持這所將倒未倒，風雨飄搖中的破大房子。這就是國難中的你我。

我們對於災的本身，既然有了些認識，就應講究救災的方法。我想一般人對於「救災」或「辦賑」這類名詞的觀念，是貪些粥讓災民們來吃就是了。這個觀念不能算大錯。因爲「給災民飯吃」，是辦賑的共同的目的，不過方式有大大不同罷了。

用普通的方法來辦賑，充其量不過是維持災民生活於一時，不是一種澈底的辦法。有多少錢，吃多少天，吃完完事；賑款用完，結果災民還是餓死。這樣辦法，與其說是救災活命，不如說是苟延災民的殘喘；與其說是散財舒難，不如說是虛擲公款。

災民們一時的苦楚，或可因爲得賑減少到若何程度，但是災前的損失，是永遠不能恢復的，完全是無代價的。辦賑是把成災以後的損失，從個人移轉到政府或社會身上去。成災以前的損失，還是要災民獨力承當的。所以等到成災之後再講救濟，是賊出關門——況且這扇門，往往還是關不上——的設施，最爲浪費的事業。

六，上策，中策，下策

災既要救，不如不讓他成災。要想災象不成，就要平時努力。用人的智慧來利用天然勢力，非但使他不爲害於人，並且還要他爲人類增加幸福。要達這個目的，就得興辦種種建設事業。山河阻碍人類的交通，造出路來去抵抗他；水多的地方，挖條溝來宣洩他；水少的地方，開條渠來灌溉他；民智不開，民力不充，應用教育經濟的方法來糾正他。不過建設事業不是今天一說明天就辦得起來的；不是今天去辦明天就可「少息」的；不是因爲明天要用今

天方始去做的。等到災象已成，方始去做，已是晚了。應該在平時注意興辦，並且辦成了一事，更得好好的去經營他。

建設的目的是要駕馭天然，是要改善生活。目的既然放在積極的一面，天災就可不防自免的了。平時能講建設，利用天然勢力來幫我們人類生產，天然勢力受了人類的駕馭，就不會成災，就無須講救災辦賑。成災前的一筆大損失，無形之中，可以省去，救災用的一筆賑款，又可無須開支。所以建設多辦，天災減少，財力充足，財力愈充足，建設事業愈發達。種下善因，結出美果，這是上策。

平時不知建設，天然勢力就要支配人生，災況就要發生。等到成災之後，再想補救，本是已覺太晚。但是亡羊補牢，總比不補好些。成災之後，利用賑款來辦建設事業，以工代賑，大興土木，召用災民做工，使他們可以得到工資，以之養家活口。完成「賑」的目的。做出來的工程，可以幫助他們將來的生產。一錢兩用，還算上算。這樣放賑，受賑的人拿勞力換來工資，並非不勞而食。沒有使得人民道德墮落的危險。

用賑款來建設，當時災民可以得到工資餬口，同時又替他們興辦建設事業來，改善他們的設備，開拓他們災後的生機。他們的生產力得到這種新設備的助力，自然可以漸漸加增。災前的損失，就有恢復的可能。過些時候，他們或有餘力，把從前工賑時候用來做建設事業的賑款，分期攤還出來，再做其他的應興未興的工作。如此一款數用，周而復始，好好經營，同是一筆賑款，可以運用好幾次，可以得到很大的效用。這樣等到成災之後方始建設，無論如何，終是「臨時抱佛脚」，只可算中策。

至於向來的辦賑方法，如設收容所，安粥鍋，等等老文章，是姑息目前，不澈底而且浪費的。人們等到成災之後，還不想法補救，還不想建設，只曉得死守陳法來做挖肉補瘡的工作。放粥之後，跟着就要施棺掩埋。像這樣的施賑，是下策。

七，近年賑務的教訓

我國近年來，繼續不斷的辦賑，除了這次長江水災的賑務之外，要算民國九年北五省的旱災爲規模最大了。單就華洋義賑會說，那年的賑款，總額將近二千萬元。可惜那時辦賑的人，個個多是生手，只曉得抄襲老文章，採取我方纔說過的「下策」，拿了錢來去買米，充量的散給災民吃。當時各條鐵路，專門運輸賑糧，運來多少，吃完多少。天天運，天天不够。這次賑粮消費量之浩大，我說出

一個比仿來，諸君或者可以明白理會。

譬如說：人的口平均有一寸寬，十個人的口就是一尺。那時吃糧的災民，至少有五十萬。這張大口，合起來就是五萬尺，差不多是一個毛三十里長的大口子。每天要拿糧食來供給這張大口吃二次，每次十餘分鐘，大家閉眼想想，這得多少粮食纔能供給得上。像這樣的施賑，施了七八個月，這是多麼浪費！

民九這次的工作，給了許多人一個教訓。試想像這樣的辦賑，枉費財力，結果除了一部分得賑的災民沒有餓死之外，還有什麼意義？災民的窮困一些不改，他們前途的希望同災前一樣的黑暗。況且萬一再有大災，能否再得大宗賑款來大放特放，還是疑問。所以當時有了好幾次集會，整理已做的工作，計畫未來的事業。大多數的意見，主張工賑防災，就是我所說的中策。

採取中策，是不得已的。當時不取上策去做平時建設的緣故，因爲平時工作不在賑務範圍以內，尤非社會服務機關力所能辦的。建設事業是要國家去提倡擔任的。況且沒有災況，那裡能募賑？捐錢的人不肯捐出錢來防未成之災。所以處在賑務團體的地位，只得立定宗旨，凡到力所能及的時候，一定要做建設事業，補救於萬一罷了。

可是自從民國十年決定了這個方針，實施之後，頗能引起國內外社會的讚揚及同情。別的團體，以及官府方面，非但不加非難，並且還有仿照去做的。現在一般人的辦賑常識確已進了一步。

這個「中策」行了已有十年，在各省都有些成績了。最近的徵例，就是新近落成的陝西涇惠渠。造這條渠用款百餘萬，當時因工得賑的人，不在少數。渠成之後，至少五十萬畝可以得水灌溉。假設一畝地上生出來的粮食足够供給一個人一年的消費，五十萬畝地就可永久供給五十萬人民所需的食粮。所以賑款照這「中策」去運用，結果還算不錯。

八，情感的慈善事業

我已經說過，給災民飯吃是辦賑的共同目的，不過方法則大大不同。大凡辦賑的人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是認救災爲慈善事業，純粹是情感的作用。還有一種是拿救災爲社會服務事業，認災爲一種社會病態，用理智來解決問題，來診斷治療。

基於情感的慈善事業，從人類同情心或他種情感心理爲起點，站在這個立場上，辦出些救人的事工來。這一類的事業，往往不能應用科學方法去計畫實行，辦出來的事

工因之亦無澈底解決一個問題的可能性。普濟衆生的宏願，力不從心，不能貫澈的時候，是很多的。——實際永遠沒有貫澈過！

因爲要普濟衆生，所以不必定出得賑的條件來，限制領賑的人。結果應賑的人，未必得賑；不必賑的人，倒反得賑。方法不科學，組織不完備，是不容諱言的弱點。並且因爲是當慈善事業來辦，所以老弱處於優越地位，得賑多；少壯的人——就是可以生利的分子！得賑少，甚至絕對得不着。站在人道的立場上看，果然是應當憐恤老幼。但是從國家經濟的眼光去看，這種救弱遺壯的辦法，是否不加變更可以無限制施行的，似乎應當細細研究一下。

九，理智的社會服務

如果拿救災當作一種社會服務的工作去做，情形就大不同了。在起手辦事以前，先得研究問題的各方面，下一番診斷工夫之後，方始可以處方，行手術，拿科學的精神來處理一切。管理組織，力求完善，向積極方面去努力。除了能達「給災民飯吃」這個共同目的之外，還要希望能達比較更有效用的目的。這種事業的方式，決計不是放粥施棺這樣簡單。大都是要利用現成的金錢——賑款——和閑散的人民——災民——做些建設事業，希冀在把賑放完之後，還給災民留下一份生財器具——一口井吧，一條路吧，一段渠吧，——幫他們恢復損失，增加生產，防止將來的天災。這樣去做，少壯的災民，變爲工人，他們得到工資，自己不致餓死，將來復興之時，不致有人工缺乏的恐慌。各家的老弱殘廢也有人養活。賑款一樣放出，共同目的一樣達到，可是眞正災民，機會均等，不致遺留偏枯；不必賑的人，不來做工；冒領濫發等弊，不防自無。

這樣的辦賑，所採雖是中策，然而有深遠的意義。拿理智來解決問題，結果是具體的，是比較澈底的。不過因爲管理要用錢，有一部分的賑款，不能直接放到災民身上去，這是缺點。但是管理要好，這種不可避免的費用，可以限制到最低限度，比着沒有組織抱定開放主義去放賑，實際上還可經濟些，亦未可知。況且賑的「副產」，——就是修成的道路等等——能爲一地生利，犧牲少數人一時的賑，去爲多數人謀永久的福利。兩相比較下來，科學方法，確有長處。

十，三種賑：急賑，工賑，農賑

開粥廠，設收容所，放米，這一類的辦法，通常稱爲「急賑」，成災以後，防止災民流離逃亡，或餓死的時候，應辦這些事。召集災民做工，築堤修渠等，總稱「工賑」，

應在急賑後快快組織，拿來替代急賑。這二種之外，還有一種工作，災前（即平時）災後都可做的，這種工作沒有確當名詞，姑且叫他「農賑」。

農賑的目的，是要便利農民，幫助農民，解除他們的困難，使得他們好去種地，生產出糧食來，供大家的消費。

農人們最感缺乏的是資本。鄉間借錢是最難的一樁大事，利息極高，即便借到，擔負太重，借的人無益，放的人得利。所以改良農村中資金的流通，就是一件有效的興農工作。在平時做這些事，無所謂賑。在災後去做，就是農賑。

華洋義賑會近八年來辦的信用合作事業，就是這一類的事。農人需要資本，按照現時金融界的習慣，無人供給。他們信用很好，就是沒有組織；所以得不到經濟的便利。要解決這層困難，所以幫助農民組織合作社，現在已有顯著的成效了。

若在災後辦農賑，最相宜在恢復時期去做。新近華洋義賑會替國民政府在江西安徽辦了一次，拿恢復農事爲目標，把錢借給農民，附帶輕微利息，分期收回。收回來的錢，就要辦合作。中國有史以來，像這次辦的農賑，還是第一次。從前雖然有牛當，因利局等辦法，比不上這次農賑辦得普遍而有條理。

凡是可以幫助農人的種種設施，幫他們排水，幫他們灌溉，脅他們修路，給他們辦合作，引用外資等，各種工作，都有振興農業的效用。興農就是防災，防災是解決民生，排除國難的根本要圖。社會服務團體，雖然沒有力量去實施我說的「上策」，一平時的建設，一最低限度亦應力行「中策」，努力辦防災的事業。

辦賑的時候，應先調查災情，認清目標，製成方案，一件一件的去做。有如作戰一樣，有了好的策略，還要陣伍整齊，供給充足，呼應靈便，紀律嚴明，方始可望勝利。如果見災就救，沒有計畫，隨時應付，頭痛治頭，脚痛治脚，結果是一定不會好的。

辦賑是一事，募款又是一事。這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起做的，捐得到錢的地方，不會有災；有災的地方，無錢可捐。辦賑的人，不可令他募款；募款的人不可叫他辦賑。二事性質差異，不能混在一起的。

十一，賑員

災的性質既然如此嚴重，他的勢力，可以影響到社會的安寧，國家的存亡，甚至民族的盛衰。救災的工作，既

是如此的複雜細微，所以辦賑的人，必須具有相當智識與能力，方始可以勝任愉快。

一般人以爲辦賑是一件比較簡單的事，只要有了錢，賑是誰都會放的，至多請上了二三位年高德劭閑看沒事做的「公正士紳」，雇上些小工苦力，打着大旗子，把錢散給災民，一時至今日，眞有向人叢中，散大洋錢的——就完了。這種觀念極是普遍，但是大大的錯誤。募賑難，放賑亦甚不易。放賑的人經手大宗款項，負着出死入生的責任，同修牙補眼一樣是一種專門技術員。他們有他們的特殊資格。

爲救災工作服務的人，除了應有的普通常識，專門學問，處世經驗，跑到那一界去都得有的資格之外，最要緊的還是人格。當然，他要有熱心，但是不肯無謂犧牲。對事主及災民要有同情心，但是他不肯做『濫好人，』遇事不問靑黃皂白，『有求必應』。他應有鑑別的能力同堅強的決斷，要能顧全大局，貫澈主張，達到目的，拿客觀的態度，來解決問題，在大處落墨，別讓枝節來擾亂他的視綫。他要廉潔，自然不應圖利，並且他如果眞能拿出服務精神去辦事，亦不應好名。他要耐苦，不怕麻煩；能任怨，不怕挨罵。他要拿救災的工作，不當他一種職業去做，要當他一生的事業去做。他應該用科學的方法，宗教的信力，往前推進。

這是一個很高的標準，但並不是不可能的標準。救災是一件嚴重的工作，對於服務人的希望，是應該格外嚴格的。

二一，七，一九—二二，北平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 尺寸	前封面內頁	後封面外頁	後封面內頁
全頁	二五元	二五元	二十元
半頁	十三元	十三元	十元
四分一	七元	七元	五元
八分一	四元	四元	三元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

商務印書館

總館復業啓事

謹啓者 敝館總廠慘遭國難被炸一空不得已宣佈將總館各機關暫時停業補苴襄積迄今將達半年國內人士同深惋惜函電紛馳於殷懃慰問之外備加積極奮勉之詞 敝館自維三十六年來對於吾國文化之促進教育之發展不無相當之貢獻若因此頓挫則不特無以副全國人士屬望之殷亦且貽我華民族一蹶不振之誚 敝館既感國人策勵之誠又覺自身負責之重爰於創巨痛深之下決定於八月一日先恢復上海發行所之業務一面在上海籌設小規模之製版印刷工廠以繼續其三十六年來貢獻我國文化教育之使命此半年中幷極力在 敝館北平香港印刷分局先行趕印秋季中小學校教科教授用書及各種重要參考書本屆秋季開學準備充足各校採用無虞缺乏敬以奉聞

商務印書館謹啓

為國難而犧牲

為文化而奮鬥

秋季開學用

各級學校教科書

教育部及前大學院審定

▽小學校用

基本小學教科書
新時代小學教科書
新學制小學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新學制初級中學教科書
現代初級中學教科書
新著教科書
民國新教科書

▽高級中學用

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

▽師範學校用

現代師範教科書

▽職業學校用

新學制高級工業教科書
新學制高級商業教科書
新學制高級農業教科書
新學制初級農業教科書

詳細書名價目另印傳單贈閱

準備充足照常供給

第六號

所謂剿匪問題 丁文江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 何廉
鮑羅廷時代之蘇俄遠東政策 蔣廷黻
漫游散記(二) 丁文江

第九號

教育崩潰之原因 孟真
論學潮 臧陣
英庚款的管理 胡適
漫遊散記(四) 丁文江

第七號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胡適
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僞國 周炳林
從軍記 盛成
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 經農

第十號

一個打破煩悶的方法 翁文灝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孟真
廢兩改元問題 一之
上海戰爭的印象 尹及
漫遊散記(五) 丁文江
中國文化的崩潰 衡

第八號

法德問題一勺 孟真
再論黨化教育 叔永
所謂教育的法西斯蒂化 適之
論鴉片公賣 衡哲
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 蔣廷黻
漫遊散記(三) 丁文江

第十一號

中國政治的出路 丁文江
對共產黨必需的政治策略 蔣廷黻
廢兩改元問題 何廉
一九三一年中蘇俄的農業 道鄰譯
通信 邱椿 孟真 左律

時代公論

中俄互不侵犯條約 ……
時事述評 ……（壽）
馬凱報務合同與陳次梨 ……（壽）
長談話 ……
牛蘭案與外籍律師及陪審制度 ……阮毅成
外交只是方法嗎？ ……楊公達
我們的任務四 ……薩孟武
對於方向轉換及的幾個提議（二） ……傅築夫
法治國家的眞諦 ……雷震
解決中日糾紛應注意事項 ……鄭毒華
國手（三幕劇） ……顧一樵
讀任鴻雋先生『黨化教育是可能的麼』一文的幾個疑問 ……陶希聖
讀者論壇 ……
中大學潮的幾句話 ……張培其

時代公論

學術界會議與專家政治 ……（孟）
時事述評 ……（壽）
日軍進攻熱河 ……
人道主義與牛蘭 ……雷震
由北方危急說到革命與外戰的關係 ……薩孟武
勉沒有出路的青年 ……阮毅成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第十七號

日人泰生者『滿洲事變之眞相』 ……李貽燕譯
教育之科學的研究（下） ……羅廷光
什麼話 ……炳之
中央大學解散後的幾句話 ……繆鳳林
國手（三幕劇） ……顧一樵

第十八號

（注意）本社叢刊之一張其昀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發行預約（價一元二角）定七月十日出版（出版後售價一元六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三十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出版

汪精衛與張學良　胡適

假如我是張學良　丁文江

日寇與熱河平津　傅斯年

廢兩用元問題的背景　葉叔衡

漫遊散記(六)
太行山裏的旅行　丁文江

答一位少年女朋友(通信)　衡哲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山書社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上海　大生書局(代定)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中央書局　正中書局

南京　時代公論社　花牌樓書店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無錫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于鍾書店

濟南　東方書社　北海縣中山合作社

廣州　神州國光社　海口會文書局

瓊州　樂育書局

厦門　朋友書店

重慶　文化書店　開明書店

雲南　商務印書館

漢口　現代書局　全民報社

汕頭　梅縣時代書局

興寧　興寧書店

汪精衛與張學良

胡適

八月六日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突然從上海發表了五個辭職的通電，其中他給行政院各部會的一電說他辭職的理由「具詳於致張主任學良電」，並且說「此實爲弟個人引退之原因」。他給張學良主任的電文如下：

『北平張主任漢卿兄勳鑒：瀾兄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萬里土地陷于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滬滬，賴第十九路及第五路軍奮死抵禦，爲我民族爭生存，爲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於兄，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寇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剿匪，瀕著作戰，冒諸艱苦，然爲安定內地鞏固後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職責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當日第十九路及第五路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抗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二百萬。所責於鐵道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際中央財政竭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實行抵抗以前弟亦斷不忍爲此浪擲。弟誠無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暨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於弟，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謝四萬萬國人，俾使熱河平津爲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惟兄裁之。汪兆銘魚（六日）』

汪先生已於發電的前一日到了上海，六日招待報館記者發表辭職電文之後，他就謝病不見客了。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先生和內政部長黃紹雄先生都似乎避嫌不肯代理院務，而司法行政部長兼外交部長羅文幹先生今天（八日）又通電辭職與汪先生同去了。青天白日裏的一聲霹靂，中央政局就立刻陷入了無政府的危險狀態。

汪精衛先生在本年一月中南京與上海都在最危險的時候，慨然出來擔任行政院院長的大任，那種不怕犧牲的態度，使我們很佩服，所以我們對於汪先生的期望很深。然而對於他這回突然辭職的舉動，我們頗感覺失望。第一，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時期，負中央重責的行政院長不應該因對一個疆吏的不滿意就驟然拋棄他的重大責任，「以謝一人」。他的憤慨，我們都表同情；他的方法，我們不能原諒。第二，政府對於「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萬里土地陷于敵手」的大罪，如有決心追咎負責之人，應該明下懲罰處分的命令。政府對於熱河事件，若已決定抵抗，應該明令負守土責任的人竭力抵抗；不遵命令的，可以明令免職懲辦。但行政院長用自己辭職的手續來勸一個疆吏辭職，是很失政府體統的。第三，汪先生電文中表示他大不滿意於張學良主任之催索補助軍費，而電文中的措詞却指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又說「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奬兇一人之欲」。這種措詞是很失體的。政府如認爲某項軍費有浮濫不實的數目，儘可交主管機關核實宣示，但很不應該在未審核以前即坐實某人所要求的軍費爲奬足某一人的私欲。這種攻訐的口吻，用於私人尚可以引起刑事的訴訟，用在一國行政首領的電文裡更是暴露一個政府的沒有上政治軌道了。

我們很盼望汪先生能覺悟他的責任的重大，能早日打消辭意，重新鼓起七個月以前的犧牲精神來支撐當前的危局。那是他補過的唯一途徑。若因一時的感情衝動，就不顧國家的危機以一走了事，那是我們不希望於汪先生的。

○　○　○

張學良先生對於這事的態度自然是最足引起全國注意的。昨天（七日）他發表談話，聲明「自今以後，立當部署所屬，準備交代」。今日大公報發表他的談話，說他已決意辭職，又說他表示「無論如何，總不使以個人之進退貽地方以不安。」今日平津各報都記載昨日北平政務委員會開談話會時，張學良主任辭職的態度極堅決，並已決定電汪院長，大致說：「東北淪陷，本人應負責任，理應辭職以謝國人，此後政務交北平政務委員會，軍事交北平軍事整理委員會分別辦理。惟當此國難期間，汪院長擔負全國行政重任，不宜以個人細故突然求去，請即打銷辭意，繼續負責。」

張先生這種表示，我們認爲是能顧全大體的態度。我們很贊成張先生的辭職。理由有三點：

第一，東北的淪陷雖然不是那一個人應負全責的，然

而張學良先生以軍政兩方的全權領袖的資格，負的責任最重最大，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九一八以後，他還可以說有整理殘餘軍隊和軍實以謀恢復失地的機會和責任，但錦州退兵以後，社會上對他的責難就很不容易答辯了。他在這個時候，若能決心引咎自劾辭職，還可以使一般人覺悟凡不能禦侮守土的軍人必不能保持其權位；即使政府的威權不能立即執行其應施的懲罰，個人良心的譴責和社會輿論的潛勢力終有使他不能不自劾的一日。

第二，張先生不能早日自劾辭職，政府又無力免他的職，以致汪精衛院長闇出自己辭職「以謝一人」的怪舉，這是最可痛心的事，其暴露國家賞罰的不行，政治組織的病態，貽笑於敵人，貽譏於全世界，已無可諱飾了。在此時機，張學良先生一人的進退，可以有絕大的意義。他若還不肯自劾引去，或自劾而無求去的決心，那麼，中央政府真是無法可以去一個疆吏了，那就是明白宣示世界我們這個國家真不成統一的國家了！反過來說，如果張先生在這個時機能毅然決然引咎辭職，那麼，他的一去還可以挽救中國再分裂的危機，還可以使世人憬然明白「中國的謎」自有中國的奇巧解決法：一個無拳無勇的書生院長的一封電報居然能使一個兩世獨霸一方的軍閥翻然下野。這也可說是給陳調元何成濬一班人「樹之先聲」，而替國家打開一個新局面，——使人知道「杯酒釋兵權」不完全是歷史家欺人之談。

第三，張學良先生是個少年軍人，經過了這五年來奇慘大辱的經驗，他應該明白今日國家的重要責任不是可以輕易擔當得起的。他如果還有替國家做大事的野心，他應該撇開他的過去，擺脫一切障礙，努力向前途去創造他的將來。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壯年的慘痛奇辱也許可以完全再造一個新的生命。如果他能決心離開他現在的生活，到外國去過幾年勤苦的學生生活，看看現代的國家是怎樣統治的，學學先進國家的領袖是怎樣過日子的，——那麼，將來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儘有他可以服勞効力的機會。如果他到了今日還不能有這種覺悟，以身敗名裂的人妄想支撐一個不可終日的危局，將來再要尋一個可以從容下台的機會，怕不容易得了。

我們本「君子愛人以德」的古訓，很誠懇的勸告張學良先生決心辭職。

二十一年，八，八。

假如我是張學良

丁文江

自從日本人有侵略熱河的消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天天計畫抵抗的辦法，但是抵抗沒有實現，中央與地方先發生了衝突：本月七日汪精衛辭職，同時通電責備張學良。據八日的大公報，張學良也有辭職的消息。大難當前，軍政首領依然不能合作，眞正使我們覺得中華民國的末日到了！

試問汪精衛和張學良都辭了職，熱河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嗎？負軍政責任的當局一辭職就可以告無罪于國人了嗎？不錯，假如張學良覺得抵抗日本，事實上是不可能，或是抵抗所必需的條件，中央的力量可以做的到而不肯容納，那麼他除去辭職，當然沒有第二條路走。但是我以爲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我先講抵抗日本的具體辦法。我們先要覺悟一旦熱河有了軍事行動，北平天津是萬萬守不了的。單就陸軍方面看起來，我們的第一道防禦線在山海關，第二道在灤河。但是秦王島在山海關的後方，天津在灤河的後方。日本人隨時可以在這兩處上陸，上陸要比在灤河容易十倍。在這種狀況之下，無論軍隊如何精多，武器如何優良，因爲地理的關係，沒有法子可以長期的防守。何況從山海關到天津北平都是平原曠野，日本的飛機，坦克，重砲，都可以使用，還不比得關北江灣處處有小河，小溝和水田，使得日本人無法利用他們的坦克。

但是我們要抵抗日本，我們決不希望軍事當局在山海關天津之間，作大規模的戰爭，或是長期的守禦。我們只希望他犧牲一部分的實力，爲國家爭點人格，使日本人取平津必須出相當的代價。我們要明白日本的目的不在平津，而在熱河，所以我們的眞正的防禦，長期的戰爭，也不在平津，而在熱河。因爲日本人要取得了熱河，熱河就永久不能恢復；日本人縱然佔領了平津，平津總有日子收回。假如我是張學良，要預備積極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張家口，同時把重要的軍實，北寧路的車輛，逐次的運到居庸關以北。只留一部分的軍隊在山海關秦王島灤州天津等處。在這幾處經過相當的抵抗以後，也預備從冷口，喜峯口，古北口，分別退到口外。現在駐在熱河邊界的

軍隊應該從速的進到朝陽，並且積極籌備朝陽凌源，平泉承德各地間的運輸。熱河東南兩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礮都不能使用，就是飛機也有許多危險。喜峯，古北，和南口，三處都是天險。每處有一兩萬人防守，日本人非有一倍以上的兵力，不能進攻。只要能守得住熱河，放棄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當局有必死的決心，充分的計畫，熱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爲甚麼我說司令部應該在張家口呢？因爲平津放棄以後，在熱河察哈爾的軍隊與中央失去了聯絡；一切的接濟都要仰給于山西。大同到張家口不過幾點鐘的火車，大同到太原有現成的汽車路，一天可以達到，太原有比較新式的兵工廠，可以源源接濟前方，所以張家口做司令部最爲適宜。

第二是軍費問題。這一次中央與地方的裂痕，這問題是導火線。我不知張學良所轄的軍隊究竟有多少人，打起仗來究竟要用多少錢。據日本報紙所發表，不連熱河，一共還有十五萬支鎗。據我所聞，目前北平所發的軍費，每月是四百一十萬。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的時候，一共三萬人（八十八，八十七師在外），中央每月發五十萬。要拿這個數目做標準，則每月四百一十萬，養十五萬兵，已經很多。據軍政部長何應欽最近的報告，中央勦共產黨的軍隊，夫子不算，一共是六十萬人。因爲作戰，每月要多用三百萬。要以這個數目做比例，則十五萬人每月應增加七十五萬。似乎用不着汪精衛電報裏所說的那樣的多。不過我們沒有看見過官方的正式報告，以上數目是否與事實相符，我們無從知道。若是我是張學良，我一定請中央一面派人點驗我的軍隊的鎗支人數軍實，一面把所有華北的稅收機關由中央派人接收。作戰時候的軍費，子彈，以及其他的需用，一切由中央照全國軍隊最優的待遇供給——照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的時候一樣。張學良要眞正有抵抗的決心，這種辦法事實上一點不會吃虧，因爲抵抗的事實一發生，平津與河北地盤萬無可以保存的道理。將來退到熱河察哈爾，軍費一定要中央供給的。落得從現在起，先爲其他軍隊做一個模範。他不要怕中央不能按期發餉，他只要有抗日犧牲的決心，全國人都會做他的後盾。任何人是中央政府，都不敢不接濟他的。

若是肯如此，張學良可以不必辭職，汪精衛也決不可辭職，中華民國也許還有一線的希望！

日寇與熱河平津

傅斯年

在倭人宣傳熱河邊界事態緊張之聲浪中，日本東京及中國瀋陽的日本軍閥揚言吞併熱河，脅迫平津。國人既遲疑並憂慮政府及地方當局有沒有抵抗之決心及辦法，而倭軍閥又把張學良畫成一個愛國志士一般，說他如何將軍隊改作義勇軍，向東北輸送。我們在這個憤慨與憂疑之心緒中，不能不認清幾件根本的事。我以爲有下列幾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中日問題決無和平解決之望，而在今日希望與日本和平解決者，直是做夢。「理性的」先生們說，日本的行爲是日本軍閥的行爲，並非日本國民如此。這是全無意義的話。一個民族之行爲，全以其如何組織而定，現在日本軍閥既統治了日本，而日本之行爲由其軍閥指揮之，則日本軍閥之行爲卽日本民族之行爲，猶之專制時代帝王之行爲卽其民族之行爲，一般老百姓對他們執政者之所爲，雖莫明其妙，然旣自動的或被迫的助成一個事業，則對此事業不能說是沒有分的。日本人旣不能站起來以糾正其軍閥，而反跳起來喊着向滿蒙去，則日本今日之狂謬絕倫之舉動，焉能用「日本軍閥」一句話把日本國人開脫出去？惟其如此，這事是斷不能看輕的。若要中日和平，非日本人能滿意不可，而日本軍閥之滿意，其最大限度是中華民國取消其獨立，而爲所謂「大日本帝國」之順民，其最小限度也是要，（一）承認僞滿國之「獨立」並奉送熱河及灤東，（二）在北方弄出一個政府來，這個政府對日本能受指揮的，（三）全國不得有任何公私排貨之舉，並須力助其推銷倭貨，以便壓倒西洋各國，（四）取消愛國主義的教育。這個最小限度也還是奉送中華民國，只是手續上有簡繁，時日上有遲速而已。試問我們能做到這一步嗎？試問最喪心病狂的政府能這樣辦嗎？不這樣辦，日本決不滿意，日本必向中國不斷的鬧。這不是我們懸揣之談，這是這十個月來事實上使我們不能不如此信的。這話本來不像近代史，然而日本並非一個近代國家，其民族亦非一個近代民族，所以若干受些近代教育的中國人，最初是不能了解日本的。這幾個月的事，可使我們恍然覺悟了罷！中國今日對此倭寇，只有降戰兩策，所謂承認日本合法利益云云

，在東北事變未起濱口內閣時代，或者可以延緩東北之變局三五年，在東北事變既起若槻內閣時代，還可同幣原談談，總也無濟于事的，因爲倭軍閥是非要消滅中國在東北的統治不可的。倭軍閥幾個月中，在東北行動的一時成功，更使他的氣燄高張，於是高談起東亞門羅政策。這樣不倫不類的名詞，倭人做出，眞正毫無廉恥！門羅主義者，乃美國使歐洲列强在南美中美的野心策略斷跡的政策，此政策實行後，果然若拿破崙第三立一個墨西哥皇帝的事不再有了，而日本的「門羅政策」，乃是向世界要求吞併中國西伯利亞之自由權而已。日本軍人的行動，及其外交口號，既已如此明明白白表示對中國取宰割的政策，中國人還要做「和平解決」的甜夢嗎？

第二，倭人必不放鬆熱河，而平津是必不能免的。倭人之不放鬆熱河，是和太陽一樣明白的事實，只是抓去用何手段，不無考量而已。若必出于用兵之一途，則熱河地形殊不便于用兵，非搗平津之後背不易速收軍事之效。且熱河一失，長城爲界，平津必不能保，則雖不愛全國江山而愛平津地盤者，也不得不出于一戰。故熱河問題勢必擾到平津，這是決無幸免的。日本擾平津，在其政府自也有些小顧慮，但其軍人是決不管的，東京的倭軍部大唱脅迫張學良的語調，瀋陽的倭軍人更明言要擾亂平津，這話雖也有恫赫的作用，但熱河軍事積極時，是必然實現的。熱河最便于義勇軍的戰法，倭軍豈肯舍輕而易舉之平津，徒然在熱河山中比武呢？且倭軍部爲改變中國北局政局計，擾平津也有意義，平津是斷免不了一場擾亂的。

第三，平津擾亂，比起東北失地來，實在是一件小事。天津至多不過是個上海，上海既可犧牲，何以天津不可以？至於北平，有些斯文先生們，以所謂文化事業及國寶爲慮。然而國寶也者，在太平盛世固然是寶，在這年頭兒，直是石獃子的扇子，亂時能拿着走，仿佛像「抱祭器而去之」，固然很好，有管理國寶之責任者，固也應早準備，若不得不蒙損失，則亦只好付之無可奈何，比起東北失地來，眞不值得甚麼。好在這些國寶皆是人造的，我們總要給我們的子孫留下一個更爲世界供獻文化的遺籍，這卽是國民的人格。至於北平的所謂「文化」與社會，若倭人眞來放幾個炸彈，小試則有警鐘之用，大試則「傾者覆之」，後來的歷史學家或者以爲是「替天行道」的呢。這話不是我快意之談，我們且看看所謂北平社會：一羣羣軍閥官僚，學閥學棍，土棍地痞，無賴青年男女摩登，花他們搶來摸來要來的錢住着。一個個的根本沒有辦法徒耗國

家錢財的大學設着。一排排的開紮綵舖主義的學術機關放着。一戶戶的與掘墳的土匪外國的好商合作的古董舖子開着。一隊隊的醉生夢死的人們在享樂着，無限的窮苦人在大雜院中坐地待死着。試看自北海公園到先農壇，那裏有國難的氣味？走遍五城的大街小巷，那裏有憂國的聲息？聽聽人們的談吐，那一個想到東北的失地？自上至下，在領袖地位者，離不了燈紅酒綠的生活，脫不了醉生夢死的人生。青年人只有一事，便是「愛」，老年人只有一事，便是錢，學生照樣弄他那鬧學式的學潮，教員照樣防範他自身地位的利益，商人照樣買賣他的日貨，時髦的少爺小姐姨太乃至大人們還是非日貨不用，土貨看不上眼。（以上一些話，自然不是全北平皆如此，然而不如此者，分數上顯不出來，代表北平者正是上文的人們。）更有一般摩登女士，以與在北平的外國人交際爲榮，若能「交」上一個使館武官，尤其非常榮幸。這眞使我們想到顏之推批評「琵琶鮮卑語」的話，不過當北齊的時代尙不過以子弟取容，今則以少女獻媚而已。這樣的「文化中心點」，比起東北來，眞正九牛之一毛。所謂投鼠忌器之談，第一須所投者是鼠，今則是虎，第二須持之以投者是器，今則是破瓦釜而已。爲中華民國的整個前途計，北平的存毀是不值半秒鐘猶疑的！我也是一個住在北平的人，打起仗來，扶老携幼，匍匐星奔，有何好處？然而我的理智，是使我不能不如此想的！

第四，中國的軍人，特別是北方的軍人，若無抵抗而放棄江山之後，在中國，在外國，在租界，都沒有立足之地。先說他們在中國何以沒有立足之地。中國的軍人人各有其地盤，因爲地盤主義，勢不容許他人來佔地盤分地盤。其不抵抗而求入境者，被欵關之人更理直氣壯不許他入境。敗軍之將，俯仰之間，無以爲人，又焉有客人地盤而有之之勇氣。試如平津不抵抗，退山西，雁門孃子開關嗎？青濟不抵抗，退汴鄭，汴鄭許他停留嗎？怨怒所集，非解散其軍隊，即須自己取三十六計之上計，而走此上計之後，中國雖大，何處人容他安居？至於外國，如歐美者，其風土去封建時代不遠，一般社會崇尙勇敢，賤視怕死，聽說有了不抵抗的軍人，眞要毛骨悚然，各個神經顫動。所以不死在職守的中國軍人，逃到西洋，不特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歡樂場中無現身之餘地，即大街上也走不來，一見人面，噓之以氣，投之以石，滿路童叟男女，皆敵國也。到一城則一城之報紙刊他的相片，如我們之標榜秦檜一樣，到一地則一地之新聞訪員來伺候起居，如

我們之好看報上所載花案官司一樣。而且歐美各國，皆有中國學生與工人，外國政府是沒有機槍手礮來保護中國軍閥的。到那時節，一死已晚。讀者若不信我這話，請問問他人之久住歐美者。至於租界，更兼中國兩地之劣點，雖然多數的中外人多不是東西，然外人之賤看此等，中國人之欲得而甘心焉，並無二致。若當今之局，一死報國，過去縱有愆尤，國人每能相諒。所謂「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者，今日軍人當前之問題也。

如以上四節所說，今日爲北方大局，對倭只有一條路，即一切都無顧忌，人人當求必死。若是後邊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處，若是前面不止一條路，也還有選擇之餘地，今則後面是大海，兩邊有高牆，前面縱是猛虎，也只有拚上去。人生百年，總是一死，凡人皆然，而穿軍服的尤其不能忘此。

不過對倭不是抵抗一下便了事的。中國雖不能打勝日本，却可以長久支持，支持愈久與我們越有利。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在上海之戰績所以能得世界同情者，非以一月廿八日放了幾槍，乃以支持了一個多月，東北義勇軍之所以能得國人同情者，非以一朝之勇氣，乃以多半年中再接再厲也。因此，中國上下現在有將華北的軍財情形澈底布置一下子之必要，以便成立長久的有效的抵抗，北方居民有澈底覺悟之必要，在大事臨頭時，自己如何服務，如何將自己的餘財捐給死在戰場上的軍人。

且這話不僅是「鹿死不擇陰」的脫調，中華民族之復興實繫於此。以今日中國上下一切社會之腐敗，不經一番澈底的締造，是沒有辦法的。中國人之力量，在三四萬萬農民的潛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統治者及領袖，中國的運命，在死裏求生，不在貪生而就死。歷史告我們，中華不是個可以滅亡的民族，事實告我們，倭人不是一個能成大器的國家。今日之局，正是小鬼不自量力，代司殺之天公以自傷其身耳。反正瘋狗咬渾蛋，是無不可的。我們一旦被咬得不渾沌了，然後是中華民族的復興。

廢兩用元問題的背景

葉叔衡

廢兩用元到現在還是問題，這眞是可以表示二三十年來中國的政治情形了。一個國家裡的各種現象都是互相關連的，所以往往可以由一件事情窺測全國的狀態。但是比幣制情形更能表現近年中國的政治的，恐怕很少——如果是有。本來幣制問題就是錢的問題，與二三十年來中國政治有關係的，當然沒有比錢更密切的了。

差不多三十年以前即前清光緒二十八年的中英商約已訂了統一幣制條文；次年又有『劃一銀式』的諭旨，幷設立財政處專議整理財政及幣制問題，又次年即有精琦氏（Jenks）的金匯兌本位條陳。從此金銀本位的辯論起來了，但歷次辯論總歸宿到先整理銀幣再做到金匯兌本位的主張。最近甘末爾博士（Kemmerer）的實行金匯兌本位建議，因爲金銀比價的大變化，亦不能不擱起。民國十九年二月一日起雖然添了一種海關金單位，銀本位的地位並未變更。我們看了歷來整理銀幣的失敗情形，敢說金匯兌本位的沒有採用，實是幸事。因爲施行金匯兌本位制比整理銀本位更須具備些必要的條件，如果當時採用了，必定遭更大的失敗。

在銀本位之下單位問題也經爭論了許多次。最初爭論的就是用兩用圓問題。四十二年以前，即光緒十六年，廣東初次做鑄『洋元』。十四年以後，即光緒三十年，張之洞在湖北試鑄一兩銀幣，但並不能通行。次年，即光緒三十一年，財政處奏准幣制單位定爲庫平一兩。光緒三十三年度支部又奏准仍改用七錢二分的銀圓。但次年光緒三十四年政務處又奏准以一兩銀幣爲單位了。主張用一兩者以沿用舊習爲理由。其實所謂一兩銀幣並不是一兩銀子。因爲九八五以上的純銀太軟，若參加了銅質，重量就不止一兩。光緒三十一年財政處擬用純銀九錢六分，配淨銅一錢，定爲庫平足色銀一兩。實則這個『一兩』是重一兩零六分，又比足色銀少二分多的純銀，所以無論如何，總不是庫平足色銀一兩。到了宣統二年，一兩銀幣又改回到成色九成重量庫平七錢二分的銀圓了，幷頒布了第一次的幣制則例。這六七年的用兩用元爭執可以表示當時舊習慣的不容易打破。一班主張用兩的朝臣疆吏，並不知道民間誰亦

不願意使用笨重的一兩銀幣來替代『洋錢』，却將衡法國法混在一起，爭論了多少年，全是說些空話。這很可以表示那時候八股式的政治。

宣統二年即二十二年以前的幣制則例規定各種官款出入及民間債務計算須照各地平色，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以改換計算之名稱。這就是廢兩用元的第一次規定。當時天津造幣總廠開鑄『大清銀幣』，其成色重量頗爲準確，幣制的整理實已著手進行。革命起後一切都又停頓。民國三年頒布的國幣條例與宣統二年的幣制則例大同小異，這是廢兩用元的第二次規定。實則袁世凱對於幣制還是他在光緒三十年主張用兩的思想。民三國幣條例已經頒布以後他還將用兩的主張交民國三年的幣制局考慮。有一次他還將一個鑄造鐵幣的條陳鄭重的交與幣制局。所謂鐵幣者即是上條陳的人在青島看見的德國錄幣，因爲青島的中國人叫銀幣爲鋼板，所以他就發生了造鐵幣的思想。這也可以表示袁世凱以馬弁走卒爲重心的政治情形。袁世凱既沒有眞心去整理幣制，所以民國三年底幣制局就取消了，而整理幣制的計畫遂受了第二次的頓挫。前清末年的政治，頗有一部份的振作，民國初年還有朝氣，也有些作爲，到民國五年以後便日趨於紊亂腐敗了。這些情形也可從幣制問題上看出來。

民國三年的國幣條例雖然規定一圓銀幣的成色爲九成，但以後幣制局接受了天津造幣總廠的主張，改成色爲百分之八九，以免改鑄舊幣的損失。袁頭銀幣即按八九成色鑄造，民國六年曾將國幣條例照此修改。八九成色含純銀六錢四分零八毫，比九成的所含純銀六錢四分八釐少七釐二毫，所以不過幾年工夫，九成的鷹洋大清銀幣等幾乎全被改鑄爲袁頭銀幣，而銀圓在表面上遂統一了。民國三年幣制局計算各處官局所鑄銀圓約合二萬萬圓。從此鑄數大增，到現在大約在十萬萬圓以上了。民國六七年以前，如天津南京武昌等各廠所鑄銀圓，雖然亦有不合格的，大致都不超過千分之三的公差。以後各省又紛紛設立造幣廠，中央無權檢查，成色重量就有較差的。如杭州造幣廠初歸商辦時曾鑄幾批成色甚低的，又如安慶造幣廠鑄過七成上下的銀圓。不過這些成色太低的到底不能通用，現在流通的十餘萬萬圓，除四川等省所造者不可考外，大約合格者居其大多數。惟成色重量既沒有十分的保障，信用自受影響，所以鑄出了如此其多的銀圓，比民三幣制局所希望鑄成的四萬萬元差不多三倍了，而廢兩用元還是不能辦到。

到民國八年，因爲上海英國商會決議請中國政府設立

上海造幣廠，幷提出許多苛刻的條件，中國銀行界恐怕造幣權剝落在外國銀行手裡，遂亦有在上海設立造幣廠的議論。民國十年，上海銀行團借款二百五十萬元與財政部開辦上海造幣廠，幷擬具意見書七條請財政部同意，以便實行廢兩改元。上海規元古銀兩的最大勢力，所以大家以爲那時造幣廠成立後，廢兩一定可以辦到了。但銀團雖說廠長的選派須得其同意，派後亦不可時有更動，而實則兩年之中，廠長四易。銀團雖主張稽核借款用途，而預計可以動用的二百五十萬元用光以後，工程未完，機器多數未到，還欠了將近二百萬元的債。照以後財政部員的查核，該廠向各商購機器，同是一樣牌號，却檢標價最貴的去買。即此一端可概其餘。於是工程停止，機器由代辦洋行押在外國銀行，封在貨棧裡，債權人隨時向財政部討債，財政部隨時向他們推諉，廠基廠屋及財產由銀行公會派人看管，而第二次的廢兩用元準備又告壽終了。銀團借與財政部的二百五十萬元本息本是由鹽餘分三十八個月償還，與造幣廠的成敗無大關係。這一段事情可以表示那幾年政治腐敗的情形，又可以表示商界參政的熱心與能力的程度。

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財政部結束了上海造幣廠的債務，幷完成了廠的設備，但過了兩年之久，到現在方有開工日期。這個廠經過十年的工夫總算是造成了。又因爲洋釐跌到六錢九分以下，銀元被鎔燬的日多，所以現在廢兩用元又舊事重提了。廢兩用元本是整理幣制的第一步。這第一步在二十二年以前提起來了又放下，以後又提起放下幾次，十年以前更儼然的提起又悄然的放下，現在又要提起來去走，却還有人說：『且慢，還有問題』！現在反對廢兩的，實祇有錢業。這事與錢業固然有切身利害，一二八事變後，上海市面枯窘，錢業的地位自亦不可不顧。但對於錢業，亦祇能預定若干時日以後實行廢兩，以便錢業在這個猶豫時間自己去整理補救。至於折合問題，祇要有專家去計算，自然可以解決。若說到了現在，整理幣制的第一步還是行不得，那眞好比『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只好什麼事都不辦了。但是由過去的廢兩用元問題的背景看來，此次如眞要永久的廢兩，也須具備些條件。

這些條件就是關於政府的信用與權力問題。關於信用，第一自然在成色重量的精確。新幣最好仍照八九成色，庫平七錢二分重量鑄造以便與舊幣不分軒輊同時風行。耿愛德先生以爲或可將新幣的成色重量減低以免鑄造的損失。但鑄幣可取鑄費。據以前天津造幣廠的計算，每元鑄費約合「行化」一分。又據南京造幣廠的計算，每元純銀庫

平六錢四分零八毫，按八九升合庫平銀六錢五分零五五八三八，加鑄費庫平一分零五三四七九，每元成本計庫平六錢六分一釐零九三一七，折合規銀七錢二分四釐五五八七。這都是造幣廠自己開列的數目，當然有盈無絀。民國三年國幣條例規定鑄費六釐，但民國十年上海銀行界關於上海造幣廠的鑄幣，曾有取鑄費一分的主張。現在亦可規定鑄費一分以資取償。

本年七月十二日第七五七號銀行週報所載薛遹生先生的『兩元平價如何計算』，最爲精確。照他的計算，每元應合規元七錢一分一釐三毫有奇。若加鑄費規元一分强，可以規元七錢二分二釐爲銀兩對於銀元的換算價格。現在洋釐雖則不到六錢九分，但洋釐本是隨時漲落的。今年二月初日本攻擊閘北時，上海洋釐的漲到七錢四分固然不可爲例，但七錢二分幾的洋釐是平時所常見的。如鑄費核實計算可稍減少，使每元合規元七錢二分，自然更好。惟將來新幣大部須由舊幣改鑄。據以前南京造幣的計算，鑄幣十萬枚，若用生銀，火耗一五六兩一錢三分四釐，若銷舊鑄新，火耗祇五七兩六錢七分二釐，但須加重量磨損耗二〇八兩二錢六分。照此計算，銷舊鑄新，損耗較多。況且舊幣成色有不足八九的，改鑄時亦是一重損失。即使銀兩與新幣換算的價格，因此須加到規元七錢二分五釐，似亦未嘗不可行。

成色重量最好不要低減者，還有一個重大理由。如減低了，銷舊鑄新有利可圖，難免各處造幣廠不紛紛倣造，有如從前的改九成爲八九，以至信用發生問題。固然，新幣模型可以不發與他廠。但在政治未上軌道時候，如有大力者替一個造幣廠保鏢，來要新模，結果到底如何？如成色重量不減，鑄造新幣無甚利益，他廠就犯不著倣造了。本來鑄造主幣不應獲利，造幣利益是在輔幣裡。

防止他廠倣造新幣，還有一個根本辦法，卽是將他廠完全裁撤。關於這個問題，三十年來的經過情形尤足以表示中國政治不定的狀況。中國有兩件事在世界可考第一；卽一是常備軍隊的數目，二是造幣廠的數目。前清光緒三十一年各省競造銅元，開鑄的十七省，設局多到二十處。光緒三十二年，除戶部總廠外，將各省局廠裁併爲九處，宣統二年又將總廠外各廠裁併爲武昌南京廣州成都雲南奉天六個分廠，革命起後，各省已裁的局廠又紛紛的開鑄起來了。民國三年財政部再將各廠裁併爲天津南京武昌廣州奉天成都雲南七廠，但重慶長沙兩銅元局並未實行裁撤。民國七年以後，政局日亂，於是各省又陸續的將停閉的廠

開起來，或設立新廠，或即在兵工廠機器局裡附鑄貨幣。如杭州安慶南昌張家口山東陝西河南吉林山西福建都在競爭開設造幣廠。有幾處如山東陝西口北南昌等處，雖未開成，但多花了不少造屋購機的公欵。那時情形儼然已恢復光緒三十年設局二十處的壯觀。但到現在即四川一省的造幣廠恐已突破光緒三十年的紀錄了。四川各廠是跟軍隊走的，聽說差不多每一旅有一個造幣廠！四川眞是『先天下而亂，後天下而治』的模範省。民國二三年間，川廠已經鑄造當二百的大銅元了。

現在上海造幣廠既可以開工，他廠自須盡力裁併。但此處就發生政府的權力問題了。如天津廣州雲南成都各廠以及四川的雜牌各廠現在能裁撤嗎？實則中國是否祇要一個上海造幣廠本是問題。現在祇好盡政府的權力去裁併，將裁撤的造幣機器一律毀爲廢鐵以免如從前的死灰復燃。天津廣州成都等處各廠應該改爲上海總廠的分廠，但非到政局眞正統一，總廠能完全節制分廠的時候，不可叫他們開工。上海一廠每日能鑄銀元五十萬枚，另有造輔幣機器，也可勉應一時的需要了。不過就以上海一廠而論，也須有政府與商家雙方的嚴密監督，方可以鞏固信用。重量成色以及鑄數固須檢查，其他財政方面亦得考核，因爲在一個機關裏，不拘何方面倘有腐敗情形，即可蔓延傳染到別方面去。這是根據過去二十餘年整理幣制失敗的背景得來的結論，並不是對於一時的情形而說的。一時儘可有一個認眞辦事的當局，但政局隨時可更變，更變後如何，誰也不能擔保。所以上海造幣廠應由財政部與銀行界共同維持，方可使幣制有個穩固的基礎。

就這個背景看來，我們應該有更爲廣泛的結論，因爲二三十年來整理幣制的失敗並不由於幣制方面的局部關係，而由於全國政治之狀態。這個政治狀態可以政局梦亂，財政腐敗，官吏敷衍三句話概括之。這個狀態若不根本改變，我們對於中國的前途不能不特別憂慮。日本維新三十年變爲强國，在中國有三十年的光陰不够去走整理幣制的第一步。俄國大破壞以後，五年計畫有了偉大的具體成績。中國經過二十餘年尤其是近年的破壞以後，非有大規模的建設不能恢復元氣，不能立國。但在這個二三十年來的政治狀態之下，大規模的建設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如果要建設事業成功，必須忠實的履行下列的三個條件：即是

一，必須脫離梦亂而不固定的政治關係；

二，必須完全由專門家來主持管理；

三，必須受極嚴密而有效的財政監督。

漫游散記（六）

丁文江

太行山裏的旅行

◉太行山的東坡—所謂太行「八陘」之一的井陘

我于民國二年的二月到北京，做了工商部鑛政司的地質科科長。我這一科裏有一個僉事，兩個科員，都不是學地質的。「科」是一個辦公文的機關。我的一科根本沒有公文可辦。我屢次要求旅行，部裏都說沒有旅費。只有兩次，應商人的請求，由請求人供給旅費，曾做過短期的調查。幸虧那時候北京大學因爲地質門招不到學生，把京師大學原有的地質科停辦。我就向北京大學把地質門原有的書籍儀器借了過來，由工商部開辦了一個地質研究所，所以還不至於無事可做。同時我又把北京大學原有一位教授，德國人梭爾格，請了過來幫忙。民國二年的秋天，南通張季直先生來做工商部總長，要實行他的棉鐵政策，我纔有機會同了梭爾格和鑛政司的一個科員王錫賚先生同到山西調查正太鐵路附近的煤鐵鑛。

梭爾格原是柏林大學的助教，在京師大學的地質科教了三年書。所有他的中國同事都說他脾氣不好，而且根本看不起中國人。我和他談了幾次，看見他在西山的工作，覺得他是一位很可敬愛的學者，力排衆議，請了他來。這一次和他旅行了四十多天，我很虛心的請教他，他也極熱心的指導我，我們變成功極好的朋友。可見得外國的專門家不能與中國人合作，不一定是外國人的過失。

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井陘，因爲這是正太鐵路附近太行山東坡很重要的煤田。中國舊書上所謂太行山原沒有一定的定義。據述征記太行有八陘——兩山之間的狹路謂之陘：一是軹關陘，在河南濟源，二是太行陘，在河南沁陽，三是白陘，在河北磁縣，四是滏口陘，在河北磁縣，五是井陘，在河北獲鹿，六是飛狐陘，在河北蔚縣，七是蒲陰陘，在河北易縣，八是軍都陘，在河北昌平。由此看來，從黃河北岸起，一直到河北的昌平，都是太行山。但是實際上講，太行山的範圍似乎不應如是的廣大，因爲從河南的濟源，沁陽，到河北的阜平，山脈是南北行的，這

是所謂眞正的太行山。從阜平起，山脈轉向了東北，所以繞到北平的北面，再向東連到榆關，這一段地質的構造極其複雜，與太行本身不同。我的朋友翁詠霓先生把牠叫做燕山。如是則八陘裏面的軍都陘（就是居庸關），飛狐陘，和蒲陰陘（就是紫荊關）都在燕山，而不在太行。其實所謂八陘，根本就沒有道理。「八」這個數目，是中國地理上的一種迷信，起源于東，南，西，北和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八個方向。所以說「大將軍八面威風」。無論那一縣的縣志，都有本縣的「八景」。只要臭水溝上有幾塊木板，就叫牠爲「板橋秋月」；一所破廟，就成就了「古寺鐘聲」。無論如何，四個字一景，總要湊成刻板式的「八景」。「八陘」的來歷大概也不過如此。例如飛狐陘和蒲陰陘原只能算一陘；飛狐口是從蔚縣入山的口子，蒲陰陘就是紫荊關，是出山到易州的口子；正如過居庸關的山，北面的山口在康庄，南面的口子在南口一樣。現在却硬把牠們分爲兩陘，來湊成八數。其他各陘除去軍都陘是居庸關通宣化的大路，井陘是河北通山西的大路，太行陘是從山西上党經天井關通沁陽的大路之外，都不重要。太行山裏與軹關，白陘，滏口同等的小路不止十數，而從阜平向五台的龍泉關，向恆山的倒馬關却反不在八陘之列，可見得八陘是根本沒有意義的了。

若是我們把軍都陘割在燕山裏面，則穿過太行山的路沒有那條有井陘重要，因爲牠是太行山裏惟一可以走大車的路；此外各陘只通馱馬。普通北方的馬，走山路只能駝二百多斤；一個大車總可以裝一千幾百斤，所以能通車的路，在運輸上的價值，決非不能通車的路所能比擬。井陘能通車道，在漢初已經有記錄。韓信出兵井陘，酈食其說他「車不能方軌」。足見車是可以通的，不過不能「方軌」而已。山道的重要全看牠能通車與否，不但太行山裏如此，燕山裏也是如此。橫貫燕山的路不止十數（如民國十三年奉直戰爭出名的九門口，冷口都是例），然而大家所知道的，只有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居庸關四條道，因爲只有這四條道是可通大車的。這種路上的口子，中國地理書上叫做「險要」。其實既然能走車，當然是各路中最不險的地方，所以所謂險要，要則有之，險則未也。

井陘通山西的大路有兩條，都經過井陘縣城。一條路是走娘子關到陽泉，就是正太鐵路的路線。從井陘縣起向西，在乏驢嶺有一個山洞。一條是走固關，石門，到平定，就是從前走大車的驛道。井陘縣以東則只有一條路，都經過頭泉到獲鹿。從頭泉到陽泉，或是從頭泉到石門，都

是太行山，距離差不多整整一百公里，娘子關和固關都正在山的中間。井陘縣在頭泉西三十五公里，離娘子關只有十七公里，與獲鹿的平原已經隔了頭泉以西岩峯附近的山。井陘煤田是太行山裡面陷下去的一個盆地。南北長十五公里，東西寬二公里至五公里。盆地的中段最窄，地形也最高。這叫做鳳凰嶺，把煤田分作兩部：北部大部分爲德國人漢納根所辦的井陘鑛務局所佔領，總機關在岡頭村，有十公里長的小鐵路，與正太路的南河頭車站聯絡。南部面積不到北部的三分之二。井陘縣城就在牠的中間。城西南二里有中國人自己辦的半新式的正豐公司。

凌爾格是十一月十日離開北平的。我因爲生病，一直到十一月十三日纔到岡頭。當時梭爾格已經到微水去調查。在鑛上代理鑛工程師的是一位學化學的戈爾登堡先生。他很佩服梭爾格，說「若是我們在中國的德國人都像他那樣肯工作，那就爲我們爭氣了！」他又問我，還有一個德國人，在北京大學教鑛物，認識不認識。我告訴他，這位先生聽說我請了凌爾格，就來自薦。說剛從井陘工作回來。但是我看他拿來的一張井陘煤田地質圖，好像是用李希荷芬的舊圖放大的，所以沒有理他。戈爾登堡先生拍着棹子叫道：「丁先生！你的眼力不差！我們因爲北京大學地質科停辦，這位同鄉失了業，請他到這裏來工作，預備給他找一個位置，那知道他到鑛三個星期，一天也不肯出去。末後又偷偷的找了土娼到這裏來胡鬧。我沒有法子，只好請他走了。臨走的時候，我看見他把李希荷芬的舊圖放大，正不知道他有何用處。原來他是拿去騙你。」我于是又知道所謂外國的專家，不是可以隨便亂請的。

我在關頭住了三天，天天同梭爾格出去研究，得了許多新知識，然後決定調查的方法和計畫：梭爾格擔任調查鳳凰嶺以北，我調查鳳凰嶺以南。我從十一月十七日起，到二十五日止，費了九天工夫，從把南部的地形和地質調查明白，于二十六日會同凌爾格由井陘步行到娘子關。井陘城附近的山最有登臨的價值的是距城西南二里的雪花山。山比縣城高不過一百公尺，但是因爲四面是平地，望的很遠：西北全是石灰岩的大山，緊逼煤田盆地的西邊。東南大山較遠，但是煤田的東邊離山根也不過二三公里。西南煤田到長生口就不見了，但是因爲盆地向西南延長，一直到固關，地勢都很低。東北是鳳凰嶺一道低山，把煤田隔做兩段。煤田全是在平地，地上滿是黃土。這平地之中，只有兩個小山：一個就是雪花山，一個是縣城東二公里半的東定山，與雪花山東西相對。棉水從乏驢嶺東來，到

縣城成一個大灣子，環繞着縣城東，西，南三面然後向北繞到東定山的北面向東北去。鐵路在棉水的南岸，西向乏驢嶺進山洞，東由東定山的南面向南洪口。城西南二里，鐵路的南面，有一個寶塔，是一個很好的測量的目標。井陘的城不過一里半見方。從山頂下望，房屋街市，看得清清楚楚。雖然隔了二十年，這一幅絕好的地圖，還沒有忘却！

這是我第一次在北方內地旅行。在崗頭與埃爾格分手的時候，向他打聽住宿問題。他說，「北方的『店』很方便；有店就行。」我到了井陘，因爲要知道東面太行山裏的情形，決定由井陘東南向南障城，再向北到南洪口向西到井陘。聽說南障城是大地方，原來預備到那裏過夜。但是一早上雪花山測量，下來已經過了十二點。再因爲我沒有經驗，沿途工作很慢，走到離城十幾里路的高家坡天已經黑了。沿路逢人打聽，都說高家坡有店。到了村子裏，好容易找到所謂惟一的店，門已經關上。打了半天門，纔有人出來。他看見我的奇裝異服，立刻說，「我這裡沒有地方。再走三里就有大店。」說着就要關門。我知道從高家坡到南障城十多里路，中間沒有村子。一面把一隻脚跨進門裏，不准他關門，一面拿一塊錢給他說，「我是好人，我先給錢。你不用怕。你不看我還有兩頭牲口嗎？」店主人看見了現錢，口就軟了。「錢不錢是小事。我這裏實在沒有地方。你不信，你自己進來看。」我進門一看，是一個一丈見方的小院子，朝南一個門，開了進去，一個通長的屋子，兩邊兩排的長坑，西面一排坑的中間，有一個灶頭。坑上面坐着睡着滿滿的人，地下滿放着挑油的担子，絕對沒有下脚的空隙。我只好請店主人去找村長。等了一會，回來說村長出門去了。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忽然看見院子西面有一間矮屋。推開門一看，滿地都是草，屋頂上瓦也沒有了。我叫人把東西搬了進去，纔算有了住處。高家坡出海面一千多尺，十一月底，已經很冷。我十二點多鐘的時候吃過一張半斤的餅。以後就沒有喝過一口熱水。到那時候眞是飢寒交迫。只好把舖蓋打開，鑽進被窩裏面等晚飯吃。趕牲口的走了進來說，「老爺！你倒睡了。沒有草，沒有料，連鍘草的刀都沒有一把，我的牲口怎麼好？」我只好請了店主人來，說了許多好話，先給了錢，請他買點草料，再借了一把鍘牛草的刀來，喂了牲口。到了第二天上了路，我只看見趕牲口的一面走，一面打盹。我問他道，「你昨晚上難道沒有睡覺嗎？」他回我道，「我的老爺！那一間屋子，已經睡了三十二個人。坑邊上坐都

答一位少年女朋友（通信）

衡哲

十餘日前，我接到一位少年朋友的來信，和我商量兩件事。其一，是她想加入義勇隊，與日本作戰去。其二，是她想努力練習體育，預備到下次的歐林璧Olympic大會中去奪錦標。她是一位不到二十歲的有志青年，身體很强壯，智識也很不錯。她要我告訴她，在此兩條路中，該走那一條。我的回答是，她有許多比這兩條更好，更有益于國家的路可走。我很慚愧，要潑給她這一盆冷水，但我的良心却不讓我不這樣說。現在我把我覆信中的一段，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爲的是這位朋友的熱心與彷徨，很可以代表現在有志的青年女子的一個人生問題。

（上略）你說，你『瞻顧彷徨，不知做什麼方好。有時想，假如一死可以救國，卽亦不惜粉身碎骨，以盡一己的天責。』這眞是一位有志氣，有血氣的青年所應有的感想。我不但十分欽佩，幷且十分表同情，因爲我也是此中的過來人。但你所提出的兩條路，我却『不甚贊成，爲什麼呢？

其一，你所說的『激烈的路』，是走不通的。關于這一層，請容我告訴你，我的一位朋友的一個經驗。那是辛亥年的秋天，正當武漢革命開始之後。那時我的朋友正在上海，不用說，她的同情心是完全在革命軍的一方面。而同時，有許多青年女子們，組織了什麼女子北伐隊，以及其他的團體。我朋友的尊長與朋友，知道她的性情的，都說，『她當然是第一個加入的人了。』後來她又接到了好幾位朋友的來信，說，『救國都國，此其時矣。』她當時雖然血氣正盛，但也很有思想。她想，殺人是不是一件好事，此其一。女子是不是應該樣樣都仿效男子，在生理及心理方面，男女之間是否有不同的地方，此其二。加入北伐隊，是不是我們對于國家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此其三。她正在這樣彷徨的時候，一位『愛惜』她的朋友，又來了一封信了。她罵她無毅力決心，罵她是冷血動物，罵她怕死，罵她不愛國，罵她是滿奴，罵得她身無完膚。于是她

。」我纔知道這種「望門投止」的辦法，是不可爲訓的。

氣得哭了，但她的難題也就從此得到了決解。聽說那些北伐的女青年，也有許多因爲拿不動長槍，走不得遠路，吃不起辛苦，急得哭的。幷且她們的難題，和我的朋友的一樣，也是靠了這一哭而得到了解決。你道怎麼？原來她們一哭之後，便不『北』了，更不用說『伐』！這事過了二十年了，但在她們這一羣人中，除了我的那位朋友之外，誰也不曾再在社會上露過面，更說不到什麼事業。所以你看，單單靠了一時血氣之勇，于己于國都有什麼用？

我很不願意給你澆這一盆冷水，但我的良心却不許我對你說敷衍的話。大凡在國家多難的時候，最難的是仍舊專心一志的做一個人原來所做的工作。我們總以爲那是沒有價值的，總須換做一件事，方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記得在十數年前，美國方加入歐戰的時候，那時也有許多人，以爲不改行不足以救國。于是有些教員們便去捲綳帶，有些學生們便去做餐館中的侍者，而有些侍者們便去做電車上的剪票員，電車上的剪票員又有去做侍者的。結果是人人改行，改得團團轉。他們的良心算是得到安慰了，只可憐薩姆老伯伯，（美國人常叫自己的國家爲Uncle Sam）對著這一羣改行的外行人，眞不知道怎樣辦理。我又記得讀過一篇叙述意大利維蘇維亞火山爆裂的小說，中間有一段說，『當火焰正猛烈的時候，全市人民，彷徨驚懼，不知所爲。但見海邊的人向山上跑，山上的人往海邊逃』這是多好的形容！『山上的人往海邊逃，海邊的人向山上跑』，結果是仍舊逃不了，徒然加增了不少的紛亂與煩惱。

你今年不過還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小姑娘——請你恕我賣老的態度——正是應該培植你自己實力的時候。你在身體上，人格上，智慧上，都尚不曾成熟。你對于國家的多難，雖然不容漠視，但比如救溺，總要自己能游水，方能說到救人。自己還不能游水，就要跳下水去救一個垂溺的人，恐怕那人還沒有死，你自己先就死了。這叫做愚忠，是很可以不必的。不但如此，中國的眞患，是內部的潰爛，外患不過是許多病徵之一。單單驅除外患，而不去清除內部的腐爛，是沒有用的。所以即使戰爭也是女子的天職，即使義勇軍可以趕去倭寇（請注意，這兩個『即使』是很大很大的讓步），中國也未必就能因此有救。中國的根本病症是鴉片等毒藥，他們能使我們的人種整個的墮落；是農民和貧民的沒有生路，這能使土匪遍全國；是人民的愚頑，這能使他們做任何國的順民。這些都是下層的病症，他們還不過是太倉的一粟。我不說上層的病症——貴大人貴太太們的驕奢淫逸，貪狠無耻——因爲他們的作惡，是

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外的。但上面所說的下層病症，却是我們人人所能致力的。等到下層社會康健了，毒血掃清了，那些上層的寄生虫，自然不滅自滅。你說，『假如于國有益，即粉身碎骨』也不辭，你有這樣的無我的志氣與毅力，又有那樣的才智與康健，你不要輕輕的去做礙灰吧，善自珍重，善自培養，預備將來做一個中華民族的清血劑，去醫治醫治上面所舉的病症吧。雖然那些都是在窮鄉僻壤做的，無名無利的事業，但救國報國，眞是沒有比他們再切實，再有效率的了。

○　○　○　○

其二，你說，『即使不走，「激烈的路」至少也當名揚海外，在國際運動場上，奪一個錦標，爲病夫的中國吐吐氣』。你該知道我對於這件事的意見。運動本是爲强身的，不是爲奪錦標的。現在全世界似乎都有些『打破記錄』迷，不論運動，乘飛機，開汽車，無一件不想打破記錄。我常默思靜觀，覺得這個情形是十分可笑的，也是很可惜的。你是聰明人，何必把你的聰明才智消耗在這一刹那的虛榮上面呢？這些勾當，且讓那些體力勝于腦筋的人去幹吧。你是應該智體兩方並修，爲將來中國担當重任的，何必去走那條狹窄的路呢？請你不要誤會，因爲我自己是一個病懨懨的人，所以不贊成你去奪錦標。我十分愧恨，我在幼小的時候，不曾得到相當的運動，致使我的身體與腦力不能得到平均的發育。但我的憾恨止于此。我不曾爲着我生平不曾得到一個銀盾而發生一點的不滿意，我將永不後悔我不曾成爲一個體育專家，雖然我身體的不强健，是我生平的一件大憾事。這分明是兩件事，請你不要把他們誤以爲一。（下略）

◉本社通信

王善政先生鑒：先生的信早收到了。我有一篇講貴州出路的文章，是已印行的，我想送你一册，因爲失去先生的住址，無從郵寄。請你把住址寄給我。

丁文江啓（芳嘉園三五）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 尺寸	前封面內頁	後封面外頁	後封面內頁
全頁	二五元	二五元	二十元
半頁	十三元	十三元	十元
四分一	七元	七元	五元
八分一	四元	四元	三元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插圖製版另議。

時代公論

第十九號 八月五日出版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張其昀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已出版實價一元六角

- ●國民外交協會……（達）
- 時事述評……（靜）
- 洛桑會議後的國際局面……（焦）
- ●國防化學會議……楊公達
- ●人自爲戰的抗日……阮毅成
- 召集全國司法會議……（五—完）
- 方向的轉換和我們的任務……薩孟武
- 對於方向轉換後的幾個提議（三）……傅築夫
- 改良小學發育的討論……龔啓昌
- 國殤（四幕劇）……顧一樵
- 三民主義的危機與出路……馬存坤
- 讀者論壇……青年自身也站得住嗎？……章之鴻
- 通訊……做官不盡是壞的……邱致澤

鞭策周刊

本刊準於每星期日出版現已出至第二十三期內容除時評外兼載社會科學哲學論文及文藝作品時評對象不限於政治所取態度無任何背景然亦不知有所諱忌執筆諸氏係北平各大學任教全人不隸屬於何派不寄籍於何黨均本固有良知與一己見地作人民之喉舌發讜直之言論茲爲益事推廣起見徵求讀者歡迎直接訂閱

社址北平東城祿米倉二十七號
售價每期四分半年一元全年二元

本期目次

聯俄抗日自促滅亡 驥
汪羅兩先生的談話 德
文學史之新途徑 尊
西洋近代美術史緒論 須
康德關於藝術的名言 民生譯
紀念劉天華先生 楊丙辰譯
松尾芭蕉與谷蕪村之俳句 楊丙辰譯
傅仲濤

定閱處：南京國立編譯館轉圖書評論社　定價：全年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二角　每期零售二角五分

劉英士主編

圖書評論

創刊號　九月一日出版
要目預告

羅家倫：讀標準的書籍寫負責的文字
吳景超：蕭克利佛對於犯罪學的新貢獻
吳文藻：馮維色的系統社會學
孫本文：社會學及社會問題
吳澤霖：余天休的社會學大綱
凌夢痕：柏格森的最近著作
梁實秋：周越然註的伊爾文見文雜記
謝循初：陸志韋的心理學教科書
樓桐孫：李璜譯的經濟學要旨
孫倬工：王森然的中學國文教學概要
王瑞姍：蕭友梅著的音樂教科書
劉英士：新書五瞰
董任堅：雜誌論文分類摘要
舒新城：中華書局編輯所

注意：凡在九月一日前定閱獨立評論全年者皆得贈閱一期

平明雜誌

第一卷第七期要目

洛桑會議與歐洲和平　許孝炎
最近世界經濟恐慌與美國　李作藩
蘇聯對外貿易政策　克林
列强在中國之支配機構　向波
德意志視查記　鄭林莊
世界論壇（三則）　楚人等
大事述評　編者
病燕（短篇小說）　堯公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熊式弍

價目：每期二角。預訂三月一元一角；半年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每期二分。發行：北平西長安街安福胡同三二號平明雜誌社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孟眞

廢兩爲元後處理輔幣的小問題　高夢旦

舊戲改革討論

一、改革舊戲問題　盧逮曾

二、白話小戲劇　余上沅

漫遊散記（七）　丁文江

太行山裏的旅行（續）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山書社　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天津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上海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南京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甘肅書報社　新生命書局（代定）

西安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蘭州　安徽省立圖書館

武昌　千鍾書店　中華書局　東方書社　神州國光社　北海縣中合作社

開封　海口會文書局　樂育書局　朋友書店　東方書店　商務印書館　現代書局　文化書店　開明書店　全民報社

安慶　無錫　青島　濟南　廣州　瓊州　廈門　重慶　雲南　漢口　汕頭　興寧　梅縣　成都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書店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孟眞

本文中所謂高等教育者，大體指學術教育而言，卽大學與其同列機關之教育。此中自然也含些不關學術的事，例如大學學生人品之培養等，然而根本的作用是在學術之取得，發展，與應用的。

在清末未改行新教育制以前，中國之學術多靠個人及皇帝老爺一時的高興，其國家與社會之高等教育機關，只有國子監及各地書院，因爲府州縣學還近于普通教育。國子監只是一個官僚養成所，在宋朝裏邊頗有時有些學術，在近代則全是人的製造，不關學術了。書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講學的機會，有作些專門學問的可能，其設置之制尤其與歐洲當年的書院相似，今牛津劍橋各學院尙是當年此項書院之遺留，其形跡猶可見于習俗及制度中也。不過，中國的書院每每與廢太驟，「人存政擧，人亡政息，」而且一切皆繫于山長一人，無講座之設置，故很難有專科之學問。且中國學問向以造成人品爲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經學及史學正在有個專門的趨勢時，桐城派遂用其村學究之腦袋叫道，「義理詞章考據缺一不可！」學術旣不專門，自不能發達。因此我們不能不想到，假如劉宋文帝時何承天等，及趙宋神宗時王安石等的分科辦法，若竟永遠實行了，中國學術或不至如今日之簡陋。

清末改革教育，凡舊制皆去之，於是書院一齊關門，而一切書院之基金及地皮多爲劣紳用一花樣吞沒了。今日看來，書院可存，而書院中之科目不可存，乃當時竟移書院中之科目，卽舊新各式八股，於學堂，而廢了書院，這不能說不是當時的失策。現在我們論高等教育，這個帽子可以不管，因爲今日之高等教育，除洋八股之習氣以外，沒有一條是紹述前世的，而是山日本以模仿西洋的。因爲如此，我們不能不說說歐洲近代大學的演成。歐洲的近代大學可以說有三種含素。一是中世紀學院的質素，這個質素給牠這樣的建置，給他不少的遺訓，給他一種自成風氣的習慣，給他自負。第二層是所謂開明時代的學術，這些學術中，算學醫學等多在大學中出，而哲學政治雖多不出于其中，却也每每激蕩於其中，經此影響，歐洲的大學才成「學府」。第三層是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大學學術化，此

一風氣始于德國，漸及于歐洲大陸，英國的逐漸採用是較後的：于是大學之中有若干研究所，工作室，及附隸于這些研究所工作室的基金獎金。當清末辦新教育的時代，這一葉歐洲歷史是不知道的，以爲大學不過是教育之一階級。當時的教育既要「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更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主義爲主宰，對于西洋學術全無自身之興趣，更不了解他的如何由來，培養，與發展。試看張之洞張百熙的奏摺，或更前一期王韜馮桂芬的政論，都是這樣子。他們本不知道西洋在發財造艦以外有根本的學術，則間接仿造西洋的學術建置，自然要不倫不類的。我們現在正也不能怪他們，以他們當時的環境做出那些事來，比其現在的教育界領袖以今之環境做出這些事來，則今之人十倍不如他們。直到民國初年，大學只是個大的學堂。民國五六年以後，北京大學修談新學問，眼高手低，能噓氣，不能交貨，只掛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天看來當時的情景着實可笑，然而昏睡初覺，開始知道有這一條路，也或者是一個可紀的事。從那時到現在，中國也有兩三種科學發達，一般對大學及學術制度之觀念進步得多了，不過，今之大學仍然不是一個歐洲的大學，今之大學制度仍不能發展學術，而足以誤青年，病國家。即如以先覺自負之北大論，軸在今日之渾沌，猶是十多年前的老樣子哩！現在似乎政府及社會都感覺着大學教育有改革之必要，我也寫下幾件一時感覺到的事。

第一大學教育不能置之一般之教育系統中，而應有其獨立之意義。大學也是教育青年的場所，自然不能說他不是個教育機關，不過，這裏邊的教育與中小學之教育意義不同。中小學之教育在知識之輸進，技能之養成，這個輸進及養成皆自外來已成之格型而入，大學教育則是培養一人入於學術的法門中的。誠然，中小學教育需要教授法之功用，這教授法可以用來使學生自動接受訓練，而大學中也不是能够忽略知識之輸進技能之養成者，不過，中學教師對學生是訓練者，大學教師對學生是引路者，中學學生對教師是接受者，（無論接受的態度是自動的或被動的，）大學學生對教師是預備參與者。雖大學各科不可一概而論，工農醫等訓練之步驟要比文理法商爲謹嚴，然而大體上說去，大學各科雖不同，皆是培植學生入于專科學術之空氣中，而以指導者給予之工具，自試其事者也。因此情形，大學生實無分年的全班課程之可言，今之大學多數以年級排功課，乃將大學化爲中學，不特浪費無限，且不能培植攻鑽學術之風氣。如大學不成爲中學，下列辦法似宜採

用：

一、設講座及講座附屬之人員，不以布置中學功課之方法爲大學課程。

二、除第一年級比較課程固定外，其餘多採選習制。（文理法商之選習寬，工農醫較有限定。）

三、每門功課不必皆有考試，但須制定一種基本檢定：這種基本檢定包含各若干及格證，得此項及格證之後，然後可以參與畢業考試。此項及格證在國文系者試作一例如下：

甲、中國語言文字學，

乙、中國文學史，

丙、中國通史，

丁、中國詩學（詞曲在內）或詞章學，

戊、一種西洋文學，

己、若干部書之讀習。

四、畢業考試由教育部會同大學行之，論文一篇，證明其能遵教授之指導施用一種做學問之方法而已，不可不有，亦不可苛求。此外選擇二三種最基本之科目考試之。

五、非滿若干學期，不得參加畢業考試，但在學校中無所謂年級。

六、凡可有實習之科目，皆不可但以書本知識爲限。

七、最普通的功課由最有學問與經驗之教授擔任，以便入門的路不錯。

第二，大學之構造，要以講座爲小細胞，研究室（或研究所）爲大細胞，而不應請上些教員，一無附着，如散沙一般。大學中的講課，如不副以圖書之參用，或實驗之訓練，乃全無意義，而在教授一方面說，如他自己一個，孤伶仃的，無助手，無工作室，乃全無用武之地，雖有善者，無以顯其長，致其用。故大學中現在實在尚多用不着高于大學本身一級之研究院，而每一系或性質上有關連若干系必須設一研究所。大學學生本身之訓練，即在其中，大學教授之日進工程，即在其中。其中若能收些大學畢業繼續受訓練的，自然是好事，有時也很需要，不過，研究非專是大學畢業後事，而大學生之訓練正是研究室之入門手續也。舍如此之組織而談大學教育，只是空話。今之大學，各個都是職員很多，教員很多，助手很少，且有的大學教授一到校，非講堂及休息室則無立足之地，此等組織，誠不知如何論學問。

大學本身之研究所，與大學外之研究院，也不應是沒有分別的。今之研究院，有中央北平二機關，近年皆能努力。若還理想論去，研究院與大學中之研究所究應有下列之分別。凡集衆工作(Collective Work)，需要大宗設備，多人作工，多時成就，與施教之職務，在工夫及時季上衝突者，應在研究院，例如大規模之考古發掘，大組織之自然採集，等。凡一種國家的職任，須作爲專業，不能以有教書責任之人同時行之者，應在研究院，例如電磁測量，材料試驗，等。至于一切不需大規模便可研究的工作，大學中儘可優爲之，研究院不必與之重複，且有若干研究，在大學中有學生爲助手更便者，在研究院反有形勢之不便。如此說來，研究院之研究，與大學中之研究，本非兩截，不過因人因事之分工而已。

第三，大學以教授之勝任與否爲興亡所繫，故大學教授之資格及保障皆須明白規定，嚴切執行。今之大學，請教授全不以資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這眞是古今萬國未有之奇談。只是所謂「留學生」，便可爲教授，只是不合學生或同事或校長的私意，便可去之，學績既非所論，大學中又焉有力學之風氣？教育當局如有改革高等教育之決心，則教授問題應該求得一個精切的解決。我一時提議如下：

一，由教育部會同有成績之學術機關組織一個大學教授學績審查會。

二，凡一學人有一種著作，此著作能表示其對此一種學問有若干心得者，由此會審定其有大學教師資格。

三，經上列第二項手續之後，此學人更有一種重要著作，成爲一種不可忽略之貢獻者，由此會審定其有大學教授資格。

四，凡有大學教師或教授資格者，任何一大學請其爲教師或教授時，受大學教員保障條例之保護，即大學當局如不能據實指明其不盡職，不能免其職。

五，既得有上列兩項資格之一，而任何三年中不曾有新貢獻者，失去其被保障之權利。

六，凡無上列資格，在此時情況之下，不得不試用者，試用期限不得過二年。

七，凡不遵守上列辦法之大學，教育部得停其經費，或暫不給予畢業證書之用印。

既澄清了大學教員界，然後學術獨立，學院自由，乃至大

學自治，皆可付給之。如在未澄清之先，先付此項權利於大學教授，無異委國家學術機關於學閥學棍之手，只是一廓糟，看他們爲自身的利益而奮鬥，而混亂而已。

此文寫至此處，急須付印，尚有餘義，且待後來再寫。

廢兩爲元後處理輔幣的小問題

高夢旦

廢兩爲元，已至實現時代。現在最急問題，爲如何處理舊有紛亂之輔幣。法治國幣制必須統一。元與兩爲橫的關係，不能不統一。主幣與輔幣，爲縱的關係，尤不能不統一。

我國幣制自古以銅幣爲單位。每枚重一錢，故稱曰錢，亦曰制錢。清末始用銀元爲主幣，銀角銅元爲輔幣。其質地重量價值，均有規定。

	每枚重量(庫平)	每枚值制錢數
一元銀幣	七・二〇錢	一〇〇〇文
五角銀幣	三・六〇	五〇〇
二角銀幣	一・四四	二〇〇
一角銀幣	〇・七二	一〇〇
五分銀幣	〇・三六	五〇
當二十銅元	四・〇〇	二〇
當十銅元	二・〇〇	一〇
當五銅元	一・〇〇	五
當二銅元	〇・四〇	二
制錢	一・〇〇	一

以上完全採用十進制，整齊劃一，統系分明，無可疵議。惟是有法無政，弊端百出。銀角成色較次，鑄造稍有餘利。銅元成本尤輕，餘利尤大。濫製粗造，競爭劇烈。其流毒較元兩幷用，且又甚焉。

我國幅員廣大，省自爲政。輔幣紛亂，調查不易，先以上海及北平爲例。

上海銀元與輔幣換算價值

銀元一元＝銀角一一・七五角＝當十銅元二九六・二枚

銀角一角＝銀元　八・五　分＝當十銅元二五・二枚

（根據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上海各報）

北平銀元與銅元換算價值

銀元一元＝當二十銅元二〇〇枚

銀角一角＝當二十銅元一六枚(約數)

(北平銀元與銅元，兌換價頗爲固定。且市上通行銅元票，故銀角之行用較少。)

按銀元一枚之法價，爲當十銅元百枚，今上海市價乃至二百九十六枚，幾爲三與一之比。銀元一枚之法價，爲當二十銅元五十枚，今北平市價乃至二百枚，爲四與一之比。較之法定，相差至巨。重量方面，當十銅元法定二錢，今最輕者一錢五分，爲一〇〇與七五之比。當二十銅元，法定四錢，今最輕者二錢二分，爲一〇〇與五五之比。至於質地之低劣，鑄造之粗糙，更難究詰。積弊至此，雖不廢兩改元，而輔幣本身亦有不可不加整頓之勢。況當改革方始，爲幣制新紀元之時，豈容不謀解決。解決之道無他，不整齊者使之整齊，無統系者使成統系是已。

欲使幣制整齊而有統系，惟一方法，則廢棄舊幣，重鑄新幣。以快刀斬亂麻，爲最痛快最乾脆的辦法。惟是輔幣之數量甚多，行使之區域尤廣，與平民關係，甚爲密切。一旦廢棄，非特時間所不許，且勞費實甚，國家及社會均受無謂之損失。竊意宜於改鑄新輔幣之外，並將各種舊輔幣加以整理，以供過渡時代之用。但整理舊幣，務使能切合下列兩原則。

(一)舊幣之定價，與新幣之法價，須有簡單之比例，以便行用時之記憶。

(二)新幣之法價，與舊幣之時價，須有接近之比例，以免私鑄私燬之弊。

欲規定舊幣與新幣之關係，必先規定新幣之制度，以爲根據。假定新幣制度，採用甘末爾氏建議爲基礎，其規定如下。

一元＝一〇角＝一〇〇分＝一〇〇〇釐

一角＝一〇分＝一〇〇釐

一分＝一〇釐

銀幣三種　一元　五角　二角

鎳幣三種　一角　五分

銅幣三種　一分　五釐　二釐

上項假定，如無變更，則新舊幣之換算，當如甲乙兩表。

(甲)　舊幣兌換新幣

當十銅元＝〔1／3分〕＝〔三・三三釐〕即當十銅元三枚＝新幣一分

當二十銅元＝〔1／2分〕＝〔五・　釐〕即當二十銅元二枚＝新幣一分

單角＝八・二三三分＝二五當十銅元＝一六・六當二

十銅元

雙角＝一六・六六分＝五〇當十銅元＝三三・三當二十銅元

（乙）新幣兌換舊幣

新幣	舊幣		
	當十銅元	當二十銅元	銀角
〔一元〕	三〇〇	二〇〇枚	一二・枚
〔五角〕	一五〇	一〇〇	六・〇
〔二角〕	六〇	四〇	二・四
〔一角〕	三〇	二〇	一・二
〔五分〕	一五	一〇	〇・六
〔一分〕	三	二	〇・一二〇
〔五釐〕	一・五	一	〇・〇六〇
〔二釐〕	〇・六	〇・四	〇・〇二四

（甲乙表中〔　〕爲新幣）

上列新舊幣互相兌換，共計三十項。惟舊銀角兌換新幣及當二十銅元四項，不甚整齊，其他二十六項，均無參差之弊，是第一原則所謂新舊幣價值有簡單之比例，已得十之八，九矣。茲更將新幣兌換舊幣作一簡表。

新幣一元＝舊幣一二銀角＝二〇〇當二十銅元＝三〇〇當十銅元

用分以下，依此類推，簡單明瞭，毫不難記。至於兌換價與市價接近問題，亦可舉例爲証。

新幣一元	舊幣	市價	兌換價	百分差
	當十銅元	二九六・二枚	三〇〇枚	一・三
	當二十銅元	三〇〇・枚	三〇〇枚	
	銀角	二・五角	二角	二・一

據右表觀之，兌換價與市值之差數，僅及百分之一，二。是第二原則所謂新舊幣價值有接近之比例，已達百分之九十八，九矣。

上述新舊幣兌換辦法，但就上海北平兩地而言，比例簡單，折算便利。其價值果能長期維持，則新輔幣之鑄造，儘可從緩，或先鑄二三種以爲補助。其他各地輔幣情形，甚爲複雜，宜從速調查，分別整理，截長補短，以舊輔幣之時價，遷就新幣之法價，使稍近整齊，亦非不可能之事。即使偶有少數地方，紛亂太甚，無從整理。則一面仍依舊輔幣之時價，以供暫用。一面速鑄新輔幣，以爲替代。地域較小，數量較少，施行當然較易。總之，我國地方廣大，幣制紛亂，歷時又久。改革之始，必有許多困難，補救之法必須有許多曲折，此事實所無可如何者也。

此外尚有較重要問題，則輔幣之單位，不能太大。價值之距離，不能太遠。我國幣制，自來專用制錢，計算遲緩，取携笨重，當時交通未廣，人事簡單，即已甚感其不便。清末改革幣制，銀幣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五種。銅幣有當二十當十當五當二四種。合舊有之制錢，共計十種。大小相維，計算取携，均甚便利。立法周密，可謂盡美盡善。惟主持者，以造幣爲手段，以籌款爲目的。五角成色較優，一角五分及當五當二，造費較鉅，餘利無幾，故鑄造甚少，幾至絕跡。于是行用于市上者，銀幣只有一元及二角計兩種，銅幣只有當十或當二十計一種。（當十與當二十無相互關係，故同時幷用之處甚少）併十種爲三種，其行使之不便自不待言。上海二角銀幣兌換當十銅元五十枚，重量在半斤以上，計算取携甚爲費事，爲人人所感覺。又最小單位爲當十或當二十之銅元，尤嫌太大。就上海北平銅元之時價，當十者值銀元三釐以上，（即銀元三百分之一）當二十者值銀元五釐。（即銀元二百分之一）較之舊有制錢爲銀元千分之一，所增甚多。于平民生計，影響頗巨。（單位大小，心理上事實上，甚有關係，容別爲文論之。）甘末爾氏之幣制，最低單位，爲銀元二釐，亦在當十銅元時值以下。故區區以爲制錢即不能恢復，而最小單位必不可在當十銅元時值以上也。

再鄙人于十九年十月間，曾有『規定新貨幣之重量直徑推行度量衡』一文，登載拙作『十三月新歷法』附錄中，茲摘取大意如下：

甘末爾氏幣制，規定新銀幣一元重二十公分。是二十五元重五百公分，等於一市斤。五十元重一千公分，等於一公斤。（以上依甘氏規定爲例，如重量增減，但使數目整齊，仍可以爲推算之基礎。）錢幣之重量，既可爲度量衡標準。長度體積亦同一例。假定銀幣一元之直徑爲三分之一公寸，等於一市寸，三元等於一公寸，十元等於一市尺，三十元等於一公尺，且公升之方邊，等於一公寸，則銀幣三元之直徑，即等於公升之方邊。（幷將重量直徑注于幣面）簡單明瞭，以爲推行及校正度量衡之用，所裨非淺。文長不及備錄。

二一，七，二四。

改革舊戲問題

盧逮曾

大公報在前幾天（七月九，十一，十二日）刊登了胡適之先生和張聊止先生討論改良舊劇的兩封信。這十五年前的舊話重提，已經够使我們感慨的了，尤其是在這舊劇復興的時代。

十五年前，正是胡先生剛回國不久，抱着滿腔熱誠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在他寫給張聊止的那封信裡，有兩種主張：一是提倡白話文；一是提倡把舊劇改爲白話劇。他的最大理由，是舊劇不易使人聽懂；所以感動人的力量，遠不如白話劇。而張聊止的復信裏說，聽舊戲不是爲受感動，而是爲欣賞音樂和腔調。在他的信末還說『胡適之提倡白話文，將來一定感受莫大痛苦。』他是既反對改良舊劇，又反對白話文；雖然他的復信也是用白話寫的。那兩封信的意思大體就是這樣。在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們再仔細看看這件歷史上的公案，實在有無限的悵惘。

胡先生當時的兩種主張——白話文和白話劇，第一種主張是完全成功了。到現在不但沒有人討論文言白話的問題，而且白話文成了社會上最通用的文體。張聊止所說他『將來一定感受莫大痛苦』的預言，總算完全沒有應驗。

第二種主張却完全失敗了。到現在不但白話劇沒能通行，舊劇反是現復興的盛狀。有些名人除大辦其戲劇學校，組織科班來提倡弛之外；還有人自行粉墨登場，以娛賓閒。就是胡先生自己，近年也不免有梅蘭芳捧場的嫌疑。幾年以來，舊劇簡直走了紅運；在上既有大官們不遺餘力的提倡，一般青年也都以會唱幾句京調爲時髦。無論那個學校的遊藝會，不能缺了這項節目。甚至於有的學校裏，公然聘請伶工或票友教授崑曲和京調。男女學生粉墨登台，大演其『蘇三起解』；插科打諢時，也順便開開院長大人的玩笑。坐在台下的教職員和家長們，反認爲『孺子可教也』而盡力的叫好鼓掌。要不是看清楚自己手裏拿的某學院畢業同樂會節目單幾個字時，總以爲自己是在天橋的戲棚裏了。這是十五年的教育的力量！我曾參與過這樣一次盛會，使我感到內心極深的悲哀，不能不赶快逃出來，跑到豐林茂草間，對着微雨初霽的夕陽，回顧那崇偉的校舍而暗自傷神。使我從此不敢再參加這類的遊藝會。

胡先生主張改良舊劇，使一般人能以聽得懂受感動，以幫助教育的不及。那知道却完全是書生之見，而今的舊劇是挾着牠的一切惡腐力量踏進學校來了。胡先生看着十五年前的舊信，再觀察現在的現象，不知道作什麼感想？

在十五年前的時候，提倡白話文和改良戲劇，兩種運動是同起的，却有不少的人在那兒努力；到了十五年後的今天，結果爲什麼這樣懸殊呢？

我以爲白話文能通行的緣故，是由於牠比較文言容易。寫文章時容易，而看文章的人也容易明了。白話文的表情達意，狀物寫景，都較文言來的方便，所以這個運動很快的就成功了。雖然在這個運動初起時，一般擁護古文的人，痛心疾首的斥罵爲『引車賣漿之言；』但終於擋不住這個新潮流的勢力。

白話劇爲什麼沒能代替了舊劇，而舊劇反到現着興盛的現象？這個我以爲不外以下的原因：(一)中國人對於戲劇的基本觀念就只認爲是一種娛樂的玩意。只要聽起來悅耳，看起來快目就夠了；至於劇本通不通都不在乎，能否感動人那更談不到了。胡先生想把舊劇改良，教牠感動人而補教育的不及，却是過分的期望；出乎中國的基本觀念太高了，結果那能不失望。(二)舊劇演唱比較白話劇的表演容易。避難就易是人類的恒情，而中國人更甚。白話文所以成功是因爲容易；白話劇的失敗是因爲不容易。舊劇的劇本儘管不通，只要唱的人有嗓子，能唱出種種的腔調，就能受歡迎唱紅了。白話劇既要有好的劇本，又要有好的表演，才能動人；實在不是件容易事情。所以牠在我們這只圖娛樂的人群裏，只索迴避了，決不能和舊劇爭一席地；除非社會上的基本觀念漸漸改變，以後牠才有掙扎成功的希望。(三)中國社會現在正處在總崩潰的環境裏，人們多是窮奢極頹的只圖享樂。所以這幾年來，反是可供享樂的玩意，無論東洋的也好，西洋的也好，都盡量的吸收。電影，跳舞，溜冰，高爾夫，色色俱全，都是風靡一世。那麼中國固有的，可供娛樂的國粹，爲什麼不應當提倡？於是自中委，名士以至於青年學子，都『趨之若鶩』。既可以自己消遣，同時也能供別人娛樂，總算利己利人的勾當。這幾年來中國社會對於物質和精神兩方的享樂，總是盡力吸收古今中外的東西；學術道德，差不多可以說是鄙古今中外的一切而不屑爲。舊劇所以復興也只是這潮流裡的一個現象。雖然是在齷齪的戲院裏，佐以嘈雜粗野的音樂，一有名角出台也會有人滿之患。什麼國難嚴重，農村破產，共黨得勢，在坐在戲院裡欣賞舊劇的人們腦子裡

是不成問題的；你還同他們談什麼受感動不受感動嗎。

這是我看過『十五年前舊戲籠罩官司』的一點感想，拉雜寫出，不知道胡先生以爲何如？同時還希望胡先生重建起舊劇改良運動的大旗，努力的指出舊劇的缺點而盡力改良，使牠能以有些有利於社會人民的效用。

白話與戲劇

余上沅

胡適之把盧逮曾先生的一篇『改革舊戲問題』送給我看，並且問我有什麼意見。盧先生說白話文成功了，白話劇不但沒有成功，並且舊戲的勢力還一天一天的擴大。盧先生又舉出三個原因來說明話劇爲什麼沒有能够代替舊戲。我們讀了大公報重刊胡適之張聊止兩先生十五年前的通信和盧先生的文章，覺得有許多話要說，却不知從何說起。現在姑且只就三位先生提到的範圍，概略的說說我個人的意見，希望大家因此繼續往下討論。

（一）廢唱問題　戲劇的情感到了語言文字不够表現的境界，便非抽象化不可，非用歌舞不可，這是很自然的。歌劇的成立，一方面雖是古代宗教歌舞的遺留，一方面也是話劇的演化。歌劇話劇却又各有領域不同，是不可偏廢的，雖然同一材料在兩種形式之下，有時也可以各盡其妙。不過張先生說「四郎探母」非唱坐宮那一大段就不能充分表現思念母親的情感，這不知是何據而云然。何以見得話劇不能充分表現思念母親的情感？漢姆烈德要替父親報仇的情感，不是在話劇裏充分表現了嗎？現代劇裡的心理分析之精密深刻更不用說了。其實張先生不是賣瓜的說瓜甜，便是對於話劇沒有了解，那是不足爲怪的。胡先生主張廢唱用白，看上去似乎很簡統；歌劇跟話劇河水不犯井水，何必廢掉？我們要知道，胡先生的主要目的是要改良舊戲，廢劇用白只是改良的一椿。他要廢掉的是舊戲的唱，因爲它在文字上不是像崑曲那樣艱澀，就是像皮簧那樣粗鄙。他決不是主張不要歌劇，不要唱，在他『改良的積極主張』裏面一定包括了唱。

（二）要唱問題　舊戲到了不能不改良的時候了，這是我們都承認的。唱是可以存在的，歌劇不妨與話劇同時並進。不過這兩種形式不同的戲劇，問題還是只有一個：

叫人怎樣讀了聽了容易懂，怎樣從艱澀的文言變成白話（不是白話文）。李笠翁說，『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崑曲改良到皮簧，從這一方面說，也是進步，因爲白話的成分加多了。崑曲失敗了，但是粗鄙的皮簧却代表了舊戲在目前大走『紅運』，也就爲此。那末再進一步，用純粹的白話寫歌劇，也一定可以成功。所以與其說改良舊戲要廢唱用白，不如痛痛快快的說另外創製白話歌劇。至於除了文字之外，舊戲在內容，結構，音樂，表演，顏色，線條，光影，各方面，應當怎樣改良，怎樣才可以適用於新的歌劇，將來再另外詳細討論。

（三）用白問題　舊戲的白，與普通話劇的白不同；一個是念白，一個是說話；一個是非現實的，一個是現實的。舊戲只有丑角插科打諢是說話，其餘角色的道白都得用一種特殊的腔調。李笠翁說，『賓白之學，首務鏗鏘。……世人但以音韻二字用之曲中，不知賓白之文更宜調聲協律。』這種鏗鏘的賓白，怎樣用純粹的白話去改良，怎樣利用到將來的白話詩劇裡去，那是需要劇本的創造和舞台實驗的，不能空談。不過，我相信，這個念白的技術，連帶舞台上的表情方法，將來是值得拿新酒裝進去，叫它重新得到生命的。

（四）話劇的失敗　舊戲有它長久的歷史，又有許許多多的人在那兒不斷的研究，並且像盧先生所說有大人先生們極力提倡，所以它能够繼續維持。民主政體沒有堅固的基礎就可以代替專制政體嗎？白話話劇沒有堅固的基礎就可以代替舊戲嗎？娛樂是一般人不可少的要求，找不到新劇的時候只有找舊戲。我們提倡新劇研究新劇的人，應該先責備自己，再責備別人。舊戲雖有它的壞處，但是它唱得動，就是本來不贊成它的人，也禁不起一次一次的引誘；等到被它迷住了，自然就愛而不知其惡，並且也不知其善。我們有好的新歌劇去滿足愛聽唱的觀衆麼？白話話劇一年有幾次公演，幾本出版？習慣是養成的，養成以後，再想改革，就像挽救國運一樣困難。明瞭話劇價值的觀衆，到了要求滿足娛樂欲望的時候，不得已也難免要到舊戲戲園走走，走來走去，許多人就一去不復返了，話劇也就扔到腦後了。話劇不能自身站穩，不能和舊戲去爭奪觀衆，這是它失敗的一個大理由。

（五）話劇的需要　李笠翁說，『詞曲一道，只能傳聲，不能傳情。欲觀者悉其顛末，洞其幽微，單靠賓白一

着。』胡先生主張廢唱用白，我想他的理由正是爲此。我們雖然不反對歌劇的存在，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話劇是範圍最大，最自由，最能表現情感，尤其是最能發揮理智的形式。現代生活是多麼豐富而且重要的材料；舊戲的程式，能够容納這種材料麼？所以我們對於話劇的需要是非常的迫切。話劇在西洋是認爲合法的，正統的戲劇，日本也追上去了。十五年來，中國什麼事都不長進，話劇因爲歷史短，工作的人少，比較的更不長進。人是懶惰的，舊戲有現成的便宜可撿，說一聲棒場（自然口裏總說是改良），學校可以馬上開門，公演可以馬上上台，雖然受歡迎也並非眞正的成功。話劇是剛起頭的，困難多得很，自然是勞而無功。但是，少數的話劇公演，那一次不得到許多人的贊賞，並且希望加多公演的次數？話劇在實際上已經有了需要，這就可以証明了。所以，在理論上說，在實際上說，話劇都是必須提倡的。

（六）提倡的方法　話劇是有了白話文運動以後才起頭的。當時一般新青年，都開口易卜生，閉口蕭伯訥。不過空口提倡不能生效，所以便成立了幾件根本工作。大學裏西洋文學系添了戲劇的功課，隨後北平藝專又添辦了戲劇系，近來幾個大學的國文系也添了話劇作法一類的功課。可惜戲劇系因爲學制和經濟的限制，將來還能否存在，尚不可知。西洋文學系讀戲劇，還無非是多學外國文，教員學生都注重的是語言，不是戲劇的本身。國文系加話劇功課是更新的試驗，成績不是一時看得見的。至於希望政府覺悟，不但對已成的戲劇學校給它確定的，充裕的經費，叫它能够發展，並且參考西洋各國對戲劇的努力，設立劇場，並用種種方法來增進戲劇的研究，那更是白日做夢了。所以，提倡白話話劇的人，一方面應當各就力量所及，努力或鼓勵劇本的製作，一方面更應當注重培植人材。大學校中學校裏在酌設各種戲劇功課，認清教學方法之外，還得鼓勵並用實力幫助學生組織劇團，聘請專員指導。學校以外有正當的職業劇團，大家也應該盡力去扶助。那末，經過幾年的訓練，自然可以希望得到好的結果。不然，空言提倡，空等政府垂注，空望大人先生出面主持，永遠還是個空的。

（附記）我要謝謝余先生代我答覆了盧先生提出的問題。對於余先生此文，我大體贊同；只有第一項「廢唱問題」裏，我要聲明兩點：（一）我不承認余先生說的原理：『戲劇的情感到了語言文字不够表現的境界，便非抽象化不可，非用歌舞不可。』我以爲語言文

字和歌舞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並非是歌舞獨高一級，能表現語言文字不夠表現的情感。(二)我至今還主張舊戲的歌舞是歷史的遺蛻，音樂是粗陋的，歌詞是粗陋的，所表現的情感也是粗陋的。如果中國戲有改良的可能，我還以爲應該從廢唱廢武行下手。　胡適

漫游散記(七)

丁文江

太行山裏的旅行(續)

◉太行山以西—太原，平定，昔陽

我同梭爾格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離開井陘，步行向娘子關，我們是完全沿了鐵路線走，經過北谿一直向上。因爲路線是順棉水向西的，所以比較的很平：從井陘到娘子關十七公里，不過上高了一百公尺。這大概是鐵路走娘子關而不走固關的原故，因爲固關雖是從前走大車的路，却比娘子關要高到一百多公尺，娘子關雖然不高，而從東邊看去，却的確是一個關。棉水到此變成功很窄的峽谷，河兩邊都是很陡的石壁，不過石壁不很高，幾丈以上，又變爲平台，慢慢的向兩邊的大山高了上去。離娘子關車站不遠，河兩邊有很奇異的水凌石，完全是石灰岩凝結成功的，但是中間有無數的小管子。因爲管子的口徑很小，所以石頭的下部放在水裏，水就能自己從小管子裏上昇。北平，保定人家常常把牠放在花盆裡；石頭上邊只有少許的土就能够栽着小草或是小花。

二十六日夜間忽然下起大雪來，一直到二十七早上還沒有停。我們于是變更計畫，坐火車先到太原，向官廳接洽調查平定，昔陽一帶煤鐵鑛的辦法。我第一次看見閻伯川先生。那時候山西還沒有模範省的名，但是他給我很好的印象。在太原住了兩天。二十九日騎着馬到西山去調查硫磺鑛。鑛是在煤層裡面的頁岩，沒有甚麼價值，但是我們跑上了比太原城高四百公尺的山，望得很遠，從太原到介休是一個很大的平原。太原已經到了這個大平原的北頭；再向北就是黃土所成的低山。城東十里，城西二十里，都是四五百公尺高的石山；石山邊上，都是黃土。但是我們看見東山邊上的黃土比西山又多又厚，足見黃土是西北

風吹得來的。

我在太原還得了一個教訓。我十幾歲在日本的時候，就到體育會去學騎馬。教授站在場子中間，拿一根長繩子拴住馬，再拿一根很長的鞭子，把馬打了轉圈子跑，初學的時，馬跑得慢。以後逐漸的加快。等到練習了許多時，馬跑快了也掉不下來，教授就叫你把脚蹬去了騎。再等幾天，不但脚蹬去了，韁繩也得放下，兩隻手先交叉在前胸，再交叉在後背，單靠着兩條腿夾住馬背，我起初的時候進步的很快，但是到了把脚蹬去了時候，就常常要掉下來。等到把韁繩放下，一兩分鐘之內一定蹦在地下。學來學去，一點進步沒有，一失望就不再學了。到了歐洲，七年不騎馬，從前所學的一點工夫，都忘記了。一直等到要回國來的那一年，爲預備旅行，又到馬術學校去上課。那裡的教法沒有日本的複雜：你騎上馬，教員在旁邊看住。先韁着小走，再韁着大走，再學奔馳。等到奔馳不至于容易摔下來，就教你打着馬跳過一根離地二三尺的木槓。我學的成績和從前一樣，起初學的很快，但是到了奔馳的時候總免不了要摔幾交。一到跳木槓子，沒有一回能够騎住！這一次調查完全是步行；只有在碼頭的時候同俊爾格騎過一回馬到北山去。中國馬身段很小比外國馬容易騎得多，所以我放胆跑。俊爾格也很稱贊我的馬術。從太原到西山去的那一天，閻伯川叫人送了兩匹馬來，說是他衙門裏最快的，特地借給我們騎。兩匹之中有一匹更精神。俊爾格客氣，把牠讓給我騎。那知道剛跨上去，牠就飛奔起來。我趕緊把韁繩勒住，已經沒有用，因爲嚼口被馬啣着，隨你勒牠口不會痛。路上的薄雪結了很滑的冰，我身上揹着有一千多塊的儀器，一面怕馬滑倒了，或是我掉了下來，一面怕牠撞傷了人；所以雖然溫度在零度以下十二度，我仍舊是渾身是汗。幸虧牠一直向將軍署的馬房裡奔；到了那裡，就不走了，這纔換了一匹老實點馬，再出城去。我受了這一次的教訓，從此不敢賣弄我的馬術，並且相信，一個人爲天材所限，縱然積極訓練，到了相當的程度以後，很難再向前進一步的。

我們于十一月三十日從太原到陽泉。這是正太鐵路附近煤鐵業的運輸中心點。我們在保晉公司住了八天，把附近的地層次序，煤鐵的儲量，調查清楚，然後決定俊爾格擔任測繪鐵路以北的地質圖，東到太行山邊，西到壽陽，北到盂縣。我擔任測繪鐵路以南，東到太行山邊，西到娘系以上的地層，南到昔陽的南境。我于十二月九日離開陽泉，經過義井，南天門到平定。由平定西上冠山，經宋家

莊，鎖簧，谷頭，立壁，東上到浮山。從浮山西南坡下來，經安陽嶺，舖溝到昔陽。從昔陽南順南河到柴嶺，東南到蒙山，東北到鳳凰山。然後北上風火嶺，到張莊；再經馬房，立壁，西郊，東溝，白羊墅，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陽泉。一共工作了兩星期，我初次在北方過冬，禦寒的衣具本來不完備，而這兩星期中，早上出門的時候，溫度平均在零度以下八度，最低的時候到零度以下十八度。上浮山遇見大雪，上蒙山遇見大風——在蒙山頂上十二點的時候，溫度還在零度以下十度，所以很苦。但是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做測量地質圖的工作，興趣很好，回想起來，還是苦少樂多。

浮山和蒙山都是昔陽縣境的名山。浮山上面有個大廟，修得很整齊。全山都是火山噴出的岩漿灰土，最上層有浮石，浮在水面不沉，所以叫做浮山。山在昔陽城東北十五公里，高出縣城三百四十公尺。山雖不高，四面却望得很遠。蒙山則是完全石灰岩所成，是太行山裡的一個高峯。在昔陽城東南八公里，高出縣城五百公尺。從這兩個山測量，太行山西坡的地形和地質很容易明白。太行山全部雖是一條南北的山脈，山脈裡的長嶺却多是從北偏東向西偏南的方向。浮山本身就是這種長嶺之一；從浮山向北偏東延長，到固關中斷。從浮山向南，先看見的是建都河的峽谷，再過去就是蒙山的長嶺，方向也和浮山一樣。蒙山的東坡和南坡是鳳居河的峽谷。建都，鳳居這兩條河在蒙山的東北會合向東，穿過太行山到平原，就是舊圖上所謂沾水，在河北省平山縣城北入滹沱河。鳳居河以東，可以從蒙山看得見的還有兩條長嶺：一條叫鵝兒山，離蒙山不過十公里，高也與蒙山差不多；一條是文山，都與鳳居河平行，從東偏北向西偏南。文山在蒙山東南三十公里，高度至少在蒙山以上四五百公尺，出海面大約在二千公尺左右；是太行山裏有數的高峯。

浮山和蒙山都到了太行的西邊，但是距低地還有三公里至六公里。這一邊的坡度很小，所以從西向東，路並不十分難走。坡脚就是出鐵鑛的岩石。再向西是一條南北的低地。從平定以北的義井起，到昔陽以南的柴嶺止，長約四十餘公里，寬約七八公里。在昔陽以北最寬。向南到柴嶺，漸漸的變爲南河的狹谷。所有重要的村落，城市和煤鑛都在這低地之中。低地的面上大部分是黃土。因爲有許多河溝，所以並不是個平原。不過河溝不深；嶺與谷的高度，相差最多不過幾十公尺。

從平定—昔陽的低地向西，是一個黃紅砂石的高原。

平均比低地高出二百公尺左右。高原上的山嶺，都是比較硬一點的石層所成。從東望去，大部分都是接連的長巖，與太行山裏有石灰岩高峯的長嶺完全不同。這種長巖全是自南向北。從浮山和蒙山所望得見最遠的一條，在低地中心以西十五六公里，高出低地四五百公尺，大概就是高原最高的部分。高原與低地的分界是一條極其灣曲的南北線，和太行與低地的界線大不相同。因爲高原的西坡，有許多河溝，向東流入低地；兩條河溝之間，高原地伸一條東西長嶺插入低地：在平定西南，南川河北岸的是冠山，南川河南，馬房河北的是石鏡山，馬房河和北河之間的是藥嶺和風火嶺。高原上面，樹木極少，土地極瘠，差不多沒有甚麼大的村落。只有與低地接觸的東坡上，有很厚的黃土，被我們農民經營了幾千年，造成功一級一級的平台，可以耕種。

山西的鄉下人不但靠黃土吃飯，而且可以利用牠住房子。黃土是風吹來的，裏面沒有層次。被水冲開，往往成功陡壁。從這種陡壁邊上，向裏面挖一洞子。只要頂上挖成半圓形，如橋孔一樣，不用一根樑或是柱子，不會倒塌。洞口可以安上門，門旁邊還可以開窗子。黃土是不很傳熱的，所以屋子裏是冬暖夏凉。這種土洞子，在河南，山西，陝西，甘肅黃土厚的地方，是很普遍的。通常叫做「窰」——武家坡上薛仁貴所回的窰，一定是指這種黃土洞子。北京的戲子不懂得，進窰的時候灣着腰，裝着向地底下走的樣子，就把牠變成功煤窰的窰了。窰也並不是一定是窮人住的。我從平定上了冠山下來，住在宋家莊的地保家裏，就是這種窰。裡面牆壁刷得很乾淨，很大的一個暖炕，屋外空氣的温度，在零度以下八度，屋裏只有零度以上十二度。炕旁邊放着一對磁縣來的大青花瓶——這是北方鄉下稍有資產的人結婚的時候必需的東西；瓶與平同聲；取牠平安的意思。住這種窰的人，最怕的是地震：因爲黃土是鬆的，一經地震，整個兒會得塌下來。民國十三年甘肅大地震，死去的幾十萬人，大部分是葬在黃土窰裏的。

太行山裏的水道很值得令人注意。中國的傳統地理學都把山脈當做大水的分水嶺。太行山就可以証明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唐河發源于渾源，經過倒馬關到唐縣；滹沱河發源于繁峙，經過榆棗關，臥石口到平山；漳河兩源，一發源于昔陽，一發源于榆社，出了太行，纔合流到磁縣。這幾條大水，都從山西穿過太行，流到河北。不但大水如此，就是小水，許多也是如此。在我所調查的區域以內，

有兩條比較大點的水：一是棉水，發源于壽陽，經過娘子關到井陘；一是沾水，發源于昔陽，經過楊莊口到平山；也都是穿過太行。從浮山和蒙山向西看，就知道這兩水支流的複雜。平定昔陽是一個南北的低地，而且南高于北；西面一個高原，東面一條太行山。我們以爲最天然的水流，應該是一條從南向北流的水，吸受東西高處的支流。那知事實上完全不然。所有這區域內的水，除去昔陽城南的南河之外，都發源于高原，從西向東，橫穿過平定昔陽間的低地，直入太行山裏，成功峽谷。最奇怪的是在平定以南的棉水的兩條支流，南川河和馬房河，都不從很鬆的黃土地流入棉水正流，却都向東流入太行西坡邊上，在石岩上面，冲開一條南北的淺谷。可見得這些水道都與現在的地形有點衝突。研究這種水道的成因，是地文學上極有興味的問題。

我們把太行山的東坡和西坡比較，就知道因爲地形構造不同，發生了極重要經濟的結果。太行山全體平均的高度不過一千一二百公尺，比西邊的低地高不了四百公尺；所有煤層都保存在這低地中間。而且低地西面是個高原，地層很平，下面仍然有許多煤可採，煤層露在地面的區域，沿正太路是東西的：從榆次起，經過壽陽到陽泉，延長八十多公里；緊靠太行山西坡是南北的：從盂縣起，經過平定，昔陽，和順，遼縣，到襄垣的南部，延長二百多公里；煤層既多且厚，是全國最大的煤田。東坡逼近平原；獲鹿縣出海面一百二十七公尺，比太行山平均要低九百公尺，所以從東向西坡度很陡。除去陷在半坡的井陘，河北省中部，沒有煤田。一直要到高邑，內邱纔有臨城煤田，又與河南的武安煤田不相連接。武安煤田因爲種種關係，煤質煤量都不甚佳。南部的磁縣，安陽是河北，河南最好的煤鑛，但是逼近平原，南北長而東西狹，煤量因之減少。不能與太行以西的煤田相比。一座太行山把牠以西的大煤田和用煤多的華北平原隔斷了，可算是中國地理上最不幸的事實。

時代公論

第二十號　八月十二日出版

德國總選後的政局……（壽）
時事述評……外國人的言論自由……（毅）
請拿出「慷慨歌燕市」的精神……楊公達
司法官訓練問題……胡長清
高考及格人員的呼聲與考試制度……雷震
關於「教育改革」的基本問題……之
如何去考察西北……洗榮熙
對於方向轉換後的幾個提議（四完）……傅築夫
通訊……馬凱報務合同的風波……陳孚木
馬凱報務合同和我自己……李範一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平明雜誌

中國的命運，完全取決於國際情勢的演變，國外國內之情勢，正日益緊張，驚險，莫測，本刊一本客觀分析的態度，作忠實詳盡之介紹，出版以來，頗得各方好評，關心國事諸君請快購讀！

第八期要目

從戰略上觀察的太平洋……熙林
蘇聯第二五年計劃的任務……林孟平
英愛最近的糾紛問題……克林
最近日本的軍事工業……徐君萍
德意志視察記……鄭林莊
世界論壇（三則）……疑今等
大事述評……絹者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堯公

社址：北平安福胡同23。

發售：全國各大書店。

價目：每期二角。

期數：每月出二期。

◉歡迎投稿◉

◉優待定閱◉

鞭策週刊

本刊準於每星期日出版現已出至第二十四期內容除時評外兼載社會科學哲學論文及文藝作品時評對象不限於政治所取態度無任何背景然亦不知有所諱忌執筆諸氏係北平各大學任教全人不隸屬於何派不寄籍於何黨均本固有良知與一己見地作人民之喉舌發讜直之言論茲爲益事推廣起見徵求讀者歡迎直接訂閱

社址北平東城祿米倉二十七號

售價每期四分半年一元全年二元

本期目次

我對於汪先生辭職的感想……德
文章新論……須尊
「無」的根源性……丘
西洋近代美術史緒論……民生譯
同胡適之先生討論淮南子
「吉祥受福」句……不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十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版

我的意見不過如此　翁文灝

荒木政策與我們的態度　頑

爲張學良進一言　叔永

討論

一、讀了「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以後　汪振儒

二、與汪敬熙先生論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　胡先驌

三、答汪振儒先生和胡先驌先生　汪敬熙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最山書社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北海縣中合作社

瓊州　海口會文書局

廈門　樂育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全民報社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我的意見不過如此

翁文灝

我原是一個毫無大志的小百姓，家裏省吃儉用，只想在自己範圍內盡一些力，做一點於自己興趣相合與社會無害的小工作便算了。對于哲學宗教政治等等大問題雖然有時高興也看幾本書，或隨便談談。但自覺毫無心得，正如一張白紙似的說不上有什麼信仰或主張。所以對于那種政治社會問題，或是現在所流傳的各種主義都沒有什麼特別意見可說，並非存心模稜。不幸命運不好，天叫我們做不成太平之民，在這種國破家亡的時候，環境及良心都不允許我們在職業工作之外不想想別的心思。近來還有兩種事實使我對于政治社會問題不能不想一想或說一說的，第一是朋友之中有許多人受內憂外患的激刺，組織或種的集會或其他共同努力的團體，承他們不棄，邀我加入，甚且還要簽名，還要起誓。這就使我不能不想一想自己的立脚點和良心的見解究竟是怎麼的。第二是有若干青年學生感到思想的徬徨，出路的煩悶，急得沒法，好像向瞎子問路似的也往往寫信來問我的意見。我如果只勸他們努力用功，他們往往認爲答非所問。對于這種這類問題我既然被迫的不能不想一想，當然也不妨公開的談談，既然我們還被允許有言論的自由。在另一方面看，我既然自己知道對于政治社會問題並非眞正內行，當然不應該强作聰明，空言欺人。因爲這樣，所以我想把我近來對于若干當前問題的意思簡單的老實的說一說，對不對另是一個問題，到感覺必要時也許可以改變。

從最近的問題說起，近來大家感覺平津有被侵佔的危險，北平許多文化價值狠高的文物和建築都狠有步上海東方圖書館後塵的可能，有典守之責的或其他有知識的人們大家起來想想安全保存的方法，或喚起世界輿論對於北平文物價值的注意因而預先警告萬一破壞者的責任，這種運動我是十分贊成的。但是我覺得對外抵抗和對內戰爭是根本的不同。國內戰爭我們可以劃定保全文化的中立區，要求戰事當局不侵入不利用這種爲保全文化而守中立的區域。對外戰事我們不能守中立，我們不能擔保敵人不侵入，我們更不應該要求我們政府我們軍隊不利用任何地方。如果爲軍略上的關係我們軍隊離開北平是可以的，但我決不

忍爲這一些文化東西的安全（？）有這樣的要求。我們在這樣危險的環境中做學術工作當然沒有安全的把握，我已說過我們也像關外的義勇軍一樣，他們放一槍算盡一分心，我們做一天工算盡一天責。不過我還相信世界上公道總還有幾分力量，就是敵人也要有幾分顧忌心的，而且我們如果眞有保全疆土的決心北平也不是一定容易丟的，所以我們目前只好預備犧牲，不可無事自擾，更不可有不愛國的行爲。

好幾次我收到愛重我的朋友來信要我加入終身不買日貨的團體，幷要起誓如不實行家破人亡等等話頭。這都是熱心愛國的舉動，十分佩服。不過使我有些遲疑的是我們是不是應該終身反日，我們中年人希望還有三四十年的餘生，如果中國不亡（我相信中國還不會亡）這幾十年中國際關係很有澈底變化的可能，我們似乎不能決定終身的親仇。我以爲抵制的運動不必求時間上綿的長久，但必須力求空間上橫的擴充與實際上進行的猛烈。且不問將來如何，我們只要看路上的男女青年有沒有遮穿簇新的日本紗的。所以我不願意秘密的起誓終身如何如何，但我很願意公開的勸導大家在這個奮鬪的時候切不可放棄一份子的責任。連這一點都不實行還談什麼愛國救國。至於起誓呢我還只做過一次，就是依照國民黨治下做官的照例誓言，『予誓不引用私人，誓不妄費公帑……』。這種訓條對于中國士大夫及一切人的弱點說得眞透澈眞痛快，我眞當他是良心命令，決不把他看作官樣文章。我想國民政府下做官的人不但應該宣誓一次，最好要叫他們每天自省三次。

講到政治，我對于各種深奧的主義從未用心研究，各種特別的制度也不十分明白，當然只好老實的守愚暗Agnotism的態度。請學生們不必問我。我只相信無論信仰什麼主義或採取什麼制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的做。政者正也。無論什麼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當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來。我更感覺我們的需要並不但是要找到一種現成的主義去信奉他，尤其要緊的是要認識實際的問題去解決他。因爲一國都有一國特別問題，例如日本要想解決人口的過剩原料的供給，美國要想保全和擴充通商的普及，俄國要想激增工業的生產，要保全海洋的交通……無論換了什麼政府，因爲基於物質背境或地理歷史的關係，這種立國的要求是必須滿足的。內政外交都以解決這種根本問題爲基礎。我們中國怎樣呢，我想我們最苦的是太窮太愚太亂。單就窮的一點說，我們自然必須努力建設。但建設第

一要錢，而且這錢大多數須用向外國。例如隴海鐵路從潼關延長至西安還要一千四百萬元，其中只有四百萬元用在中國，向外國買材料的倒要在一千萬元以上。其他建設可以類推。如此說來不是愈建設愈窮了麼。俄國實行經濟政策時也有同類的困難。他們的方法是國內節衣縮食，甚至國民吃飯都有限制，省下糧食輸出國外，換回一部份資金用以抵制買機器購建設材料的損失。中國現在連米麥還不够吃，什麼東西可算我們的國產呢？況且我們還要想有而且必須有一千架飛機，若干只潛水艇……更從那裏弄這許多錢來輸往外國而可以不弄得國內更窮更亂？就如抵制日貨問題，從前大家以爲棉織品是日貨的大宗，現在日本的絲和煤都大批的傾銷過來，不但不容易抵制而且要將中國垂斃的絲業及方興的煤礦一律打倒。究竟我們有什麼東西能够抵制外貨，有什麼方法免被經濟上的征服？我想這種實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比什麼獨裁雙裁民主憲政等等名詞爭辯更爲重要。我總感覺中國人對于許多實際問題很欠明白很欠注意，而空洞的名詞之爭反太認眞。許多老百姓總覺屢次政局變遷，換湯不換藥，大家不感興趣，就是這個原故。當然若干理論政治家不妨儘力去討論制度的好壞，若干理論經濟家自應努力研究社會的改革，但是實行的時候總不能不清切認識實際問題去求切實的解決，而解決的方法也許不問什麼主義都得大部份的從同。對于這種實際問題的研究，我們大家都有貢獻的責任。

到了這樣時候，大家不滿意政府是天然的。中國弄到如此樣子，自然是大家都有不是，雖然略有程度不同。不過因爲不滿意而只管你罵我，我罵你，是無用的。彼此自家相打更不應該。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一個政府，而且要一個有力量能負責的政府。我們不應該破壞政府，只希望政府不要破壞自己。同時各部份的人都應該自盡他的職責，不要過于依賴政府的領導。我們需要好政府的迫切正像學生需要好教師的一樣而且過之。學生不滿意于教授便種種反對弄得他不得不辭職，有時我對學生很表同情，因爲惟有如此纔可以叫壞教授去好教授來。但有時我也曾經勸導學生雖然對于明明不甚滿意的教授也不可輕易反對。我確知有好幾處學生反對去了一個不很好的教授，但因爲中國實在缺少這類專門人才，所以左右物色不能成功，反招來了一個更不好的先生。如此循環再三鬧風潮反鬧得學風大壞，好人不來，來者不好，最吃虧的還是學生。我於政治亦作如是觀。

我們現沒有能力去當義勇軍，我們又不要去搶院長部

長做，我們還是努力我們自己的工作。努力工作不是一句空話。歐美的富強是至少二三百年努力的結果。日本也經過六十年的小心翼翼拚命工作，方能够有今日放肆的力量。我們從落伍的國家要趕上人家非但要努力，眞還要拚命。蘇俄的建設工作便是拚命趕的榜樣。我們的積弱積貧積愚積亂既然不是一日的事，我們的治平富强當然也非經過相當時期的各方面一齊努力不能實現。決不能希望把姓王的趕下台或姓張的擁上台便會像變戲法似的忽然成功。我眞感覺我們青年還欠努力。我所知道最多的是大學的教員和學生，學術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職員，眞正努力的固然也有（這是中華民族的好現象唯一的安慰），但大多數還似乎懶洋洋的，不十分起勁。我在地質調查所有時督促工作得嚴一些，還曾經被人罵爲壓迫青年。有若干青年往往今天頭痛明天肚脹，不願工作進步得太快。還有的生 Moli-ère 的 Maladie imaginaire，自覺得神經衰弱，只恐怕努力太過。更有待遇較低的人不知道格外努力以成績來提高他的地位，却反有力不肯用，以爲工作不應該超過他的待遇。這都是人生觀的大錯誤。人就是爲工作生的，不工作就是辜負此生。播了種一定會有收穫，用了力決不至於白廢。萬一中國亡了，最倒霉的便是一般大學畢業生除了少數做通事之外。那時候我們要工作人家都不要也不許我們工作。趁現在中國還是我們的時候我們正應該起日暮途窮之感，拚命的工作。雖然我們覺悟已經太晚了，也許神明之胄天不絕人，靠我們今日的努力能造下復興的基礎。說到極點，即使中國暫時亡了，我們也要留下一點工作的成績叫世界上知道我們尚非絕對的下等民族。只要我們眞肯努力，便如波蘭如捷克也還有復興的日子。所以我們不用煩悶，不要徬徨，我們還是要向實際工作上努力。

荒木政策與我們的態度

頑

誰都知道荒木是現在日本內閣政策的決定者及執行者；一方面代表日本軍部參謀部的傳統思想，一方面有少壯派軍人的擁護作後盾。所以他的文章不是單單的托之空言，是時時刻刻見諸行事的。看了這篇文章可以知道，當九

新近日本陸相荒木貞夫作了一篇文章登載在陸軍俱樂部月刊，（譯名）解釋他們的大陸政策，已經引了歐美記者深切的注意。我看見的是英文譯本，一個日本人翻出來的，大概不會錯譯原文的意思。

一八事初起時，蘇俄所說「滿州的爭執不過是東亞戰爭的一個序幕，正文尚在後面。」確是一個入骨的觀察。荒木說：

帝國的國策，基於帝國建國精神的一切要素，代表日本全國最高的理想；這種精神是一定要傳到七海五洲去的。若遇任何阻碍，我們應該不惜用武力排除（譯文）

這是最大的戲文，可以留着慢慢唱。得滿州後最緊接的自然是東亞的一齣。他又說：

東亞各國現在都在白人壓迫之下，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日本帝國不能再等着不懲罰這種無禮的行爲了（譯文）

這大概是歐美記者注意這篇文章的眞實原因。說得出做得出的荒木貞夫決不會只拿大話嚇人。因此連莫德海先生（天津泰晤士報前主筆）也有點動了肝火而作論曰：

歐美也許不能因爲要保全中國的滿洲領土而打仗，但是假如日本以解放亞洲民族的名義來懲罰他們，他們未見得甘受吧！

至於日本將採用何種方式懲罰白種人，作者雖沒明白指出，但據荒木說日本是一個最愛和平的國家，那愛和平的熱誠直到了萬分，所以不惜用一切武力來保全這個和平。懲罰白種人的手段當然也出不了這個方式。

十年前英國哲學家羅素論遠東政治，說日本有兩個絕不相容的國際政策；一方面要征服亞洲，叫亞洲人作她的奴隸，一方面又要藉解放亞洲之名與白種人相抗。到現在看來，別人所視爲絕對不能相容的政策，在日本却以爲絕無矛盾。荒木說世界上的人類各有各的使命。日本人的使命大概就是征服別人。其餘的亞洲人們的使命，就是作奴隸；作白種人的奴隸，自然不如作日本人的奴隸。高麗人們該多快樂！

日本人的這套想頭本是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早知道的。但是以負責的陸相的地位，公開宣佈這種政策或者還是第一次。田中的密奏究竟是密奏，尚有可以否認的餘地。這種公然的要「四征不庭」的國策將使白種人作何感想，現在暫且不論。身當其衝的中國人應該作何對策？荒木又說：

很不幸的支那不能了解日本的眞正精神與力量；她的最大的錯處是在靠歐美列强，用那以夷制夷遠交近攻的政策；由這種錯誤她就招了好些災禍。（譯文）

這自然是日本的基本政策一個應有的結論。假如中國投降

了日本，是否可以免去些災禍，那也只有天知道。不過日本人的這種心理，我們是應該了解的，然後我們方能籌一有效的政策。

其實荒木太恭維中國政府了。國民黨執政以來，在外交上有何政策可言？即使名目上有些外交口號事實，亦不如荒木所說的什麼遠交近攻。國民黨根本的立場，是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剩下一個蘇俄，還要與他絕交。日本所指爲專靠歐美的政策，是九一八以後的策略；這個臨渴掘井的辦法又是日本逼出來的。它的效驗現在已經可以看出很顯然的趨勢了。

就日本的立場說，那共存共榮的口號要是有誠實的意義的話是很可以號招亞洲民族的。然而在日本心目中口號只是口號，日本所企圖的仍是一個獨存獨榮，成吉思汗式的大日本帝國。荒木的議論可以說把他們的這個主義又露骨的表現了一次。

要是日本可以令人親善，中國絕無獨厚歐美的道理。這不但是說『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只就自保的本能說也自然要走這條道路。

然而日本與中國相交，所採的手段，與所叫的口號，處處矛盾，結果就令人感覺到，要是中國有絲毫羞惡之心的話，就不能認那共存共榮的口號有任何意義。現在姑且舉一個小小例子作証。好些年前，有一個留學日本的朋友告訴我說，日本的蠶桑學校收取中國學生，照例是收那投效成績最壞的。愈考得好愈沒有機會進去。這種駭人聽聞的事，我最初就不信它有存在的可能。現在我知道這話是對的了，並且是一個一貫的政策。試看以日本法學博士懸格之高，趙欣伯就能得到，其餘的就可想而知了。（當然也有好些有學問的人得了日本學位，這種例外却只能証明那例的存在）。

日本現在在國際宣傳百說不厭的就是中國軍閥如何不能理治中國。從宣傳的技術說，這總算是得意之筆。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國所以鬧到這個地步，固然是中國人的不爭氣，大部份卻是日本參謀部的貢獻。要是沒有日本唱背後戲，好些中國軍閥根本上就不會產生及存在。

然而無論招致中國現狀的原因在那裏，領袖中國政治的先生們，應該知道他們這副擔子是不能輕容易卸下去的。固然改造中國是一件極艱難困苦的事業，有平常人所看不見的阻碍，想不到的波折，料不到的危險。但這只是從事革命政治的人所豫期的。

過去的錯誤，是在忽略了自己所處的眞正地位，沒有

想到一個成熟的外交政策。現在的危險不是字面的理論能遮蓋，也不是夢想的安慰所能免去的。好多人似乎尚迷信着兩個可能的進展可以減輕現在的危險：（一）以爲日本的經濟恐慌，要逼着它變轉現在所取的策略，或（二）日本的跋扈，若不略爲制止，將危害到歐美的經濟利益，歐美不能再忍耐下去。但事實上，這兩種進展，亦只能增加中國現在的危險。日本的經濟壓迫將更使日本的軍閥走絕路，毀壞中國的一切，與中國兩敗俱喪。感情頭上人是不講理的。日本軍人尤爲如此。至於能干涉這個局面的列强，縱有這個意思，也要等到中國沉淪到十八層地獄的煤窖底下，才肯着手。這不但是各國自謀當然如此，下手太早，又怕中國忘恩也。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所處的危險，只有自己來毅然決然的接受才能有一個轉變的方向。我們不自己闢開新局面，別人更不能，我們自己不下決心，別人尤其不能替我們下決心。

現在的難關，絕不是在政策的選擇，因爲我們已經失却選擇的自由了。不停止內爭，還有什麼第二個辦法？不抵抗還有什麼可以代替的政策？

現在的難關也不是在沒有力量，是在力量沒有集中。不是在沒有政策，是在沒有決心執行任何政策。要是有決心的話，廢止內戰，抵抗到底，與俄復交，都可闢出新局面來。

爲張學良進一言

叔永

自八月六日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發了辭職通電，要求北平綏靖主任張學良先生同時辭職以來，本來在驚濤駭浪中的中國時局，立刻加上了一層不安與恐懼。不安的是華北或將起一次無謂的紛擾，恐懼的是虎視睽睽，伺隙而動的强寇，更得到一個進攻的機會。猶幸近兩星期以來，南北要人們奔走呼號的結果，這不可終日的局面，似乎得到了一部分的解決。那就是說：中央的政局，因爲汪精衛先生的不願復職，和行政院長繼任人選的困難，暫時仍由汪先生暫維院務。北方的局面，却裁去了一個綏靖公署，添了一個軍事委員會北方分會。但因蔣委員長一時不能北來

，結果或仍由張學良先生以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資格，代蔣委員長主持一切。（見天津大公報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專電）所以這兩個星期，一場大風波的結果，恰恰和兩星期以前，風波未起的時候一樣，重要情形絲毫沒有變更，不過平白地苦了南方的元老們，北方軍界要人們，飛機火車，東奔西跑，談話聽訓，忙了個不亦樂乎？

這十幾天以來，因爲中央無人負責，北方忙着『挽留』『交卸』，國事上受了若干損失，我們暫且不去管他。我們若是在這十幾天的擾攘中間，要勉强的尋出一個較爲有意義的，較爲可樂觀的歸宿點，那嗎，我們可以說我們發見了，中央與地方，不但沒有意見的不同，而且政策原來是一致的。我們細讀汪先生致張先生的電報，雖然有强烈的刺激性，但他口口聲聲，只是責備張先生不該『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萬里土地陷於敵手』。又說『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職責言之，以地理上的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這種希望張先生實行抵抗的心，不是昭然若揭嗎？反過來，我們看張先生答覆汪先生的話。他說：『自九一八以還，余雖公開辭職，屢蒙不准，私人表示辭職，亦非一次。余不決然引去者，總想將此公案作一結束。否則東北由我失去，而不能由我收還，總覺余之責任仍爲未盡，良心不安』。他那一種忍辱負重，力謀抵抗的心，不又是昭然若揭嗎？雖以標榜抵抗的中央，遇着誓死收復失地的邊將，宜若可以如魚得水，相得益彰，收身使指臂之效，成千載一時之功。但事實上却適得其反，這不是有一個大大的原故，值得張先生想一想嗎？

這個原故是甚麼？在以己度人的小人，或善於挑撥離間的政客們，自然要說，這是汪精衛借公報私，吐一吐前年的被驅的仇氣。這個話我們以爲不對。這在兩個月以前，汪先生等北來接洽，及在政變發生前，汪先生與張先生往來的電報，可以證明的。那嗎，是因爲張先生要的五百萬三百萬，數目太大，使汪先生無法應付，故不得不出於絕裂的一途嗎？我們以爲這個話也不對。抵抗强日，本來是要用錢的事體。若是實行抵抗起來，一切充實軍備，運輸給養，我們以爲三百萬五百萬未必就够。中央既然決心抵抗，當然必須竭力籌畫，所以我說這也不成問題。我們以爲這個問題的中心，乃是張先生的本身，是不是能得到全國人的信任—信任他有收復失地，了結東北一樁公案的能力與決心。我們當然不說，今日的國中，沒有信任張先

生的人，例如北方將領，表示留張的，都可以說是信任張先生的有力人物。不過如中央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因爲張先生要錢而不抵抗，發出辭職的電報，就是不表示信任的一個。他的根據，是已往不抵抗的事實，這個根據，只有將來的事實可以打消，空言辯護是無用的。

我們說到信任一層，似乎近於避實際而就空論，其實，這一層也不容漠視，古今來成大事業的人，那一個不是要先得國人的信任的？所以我們若是不揣冒昧，要替張先生打算一個光明的出路，第一便是恢復他在國民心目中的信任。國民心中的信任恢復了，自然做事有人支持，再不怕反對派或仇家的防害與詆毀。恢復信任的方法，看似難難，其實也狠簡單。我們現在不妨舉一個例。汪先生的電報，責備張先生『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這一句話是汪先生電報的骨幹，也切實關係張先生的人格，張先生要用空言來辯護，是無法可以證明的。不過張先生此時若能做一個毀家紓難的義舉，自己拿出三五百萬來做抗日的軍費，那嗎，一切『聚斂』，『要挾』，『搜括』，等等惡名，均不攻自破，而國人對於張先生的人格與決心，也景仰不及了。這是我們的一點芻蕘之見，不知張先生以爲何如？

二十一，八，二十二

討論

（一）讀了「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以後

汪振儒

讀了汪君的文章，很使我佩服他的批評與卓識。汪君文中主要的意思是說，中國生物學界的現狀是太注重了分類及形體的研究，忽略了實驗生物學方面的工作，而後者却正是現代潮流所趨，幷且對於實際的應用上更爲切要，所以在中國現在頗有應當努力提倡實驗生物學的需要。汪君的提議是十分合理的，我個人頗表同意。不過有幾點我以爲稍嫌籠統，恐怕使人認識不清（對我自己是如此），所以想再加剖析一下，說出我個人的一點意思。

汪君說「在中國現在生物學界中，最惹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太偏重分類學和形態學。」就這一點說，汪君之以爲「太偏重」者，在我個人的眼光看來，覺得非但未曾「太偏」而還覺得不足。我們試就這方面所發表的論文來看：就形體學方面說，在動物方面似乎有了不少的論文，（我個人沒有統計，所以不能下肯定的斷語）就其所發表的大多數成績看，以我個人所知，無論在量上或質上，若與歐美第二三流的論文比，怕還嫌不够。大多數的研究全是初步的試作。所以關於這方面研究的注意似還嫌不足，正應努力提倡，加緊訓練，以求不致去歐美的學術界太遠。若說太偏重的話，似乎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未免太樂觀了。這僅是說的動物方面，在植物方面，則形體學的研究，更如鳳毛麟角，少的可憐，簡直可以不用與歐美比較了。若說提倡尚可，至於「太偏重」則似還提不到。

在分類學方面，在我國可以說是一點還沒有作研究。這句似與汪君所說的矛盾太甚，因爲依汪君的意思，在中國太偏重了形體與分類的研究空氣下，就「國內生物學家所發表的研究報告看來，是研究分類學的比研究形態學的多。」不過我們若翻開汪君所指的分類研究報告的論文來看，僅是些生物調查的報告，如某地植物或動物誌，中國產某科或某屬或某類的植物誌，或動物誌，以及動植物的新種報告等等，全是屬於這一類調查報告的性質，實在沒有一篇是眞正屬於分類研究的。眞正的分類學的研究是要尋出生物間的血統關係，推求其天演的過程，這需要精深的形體與生理上研究的根據的，絕不是將一個植物或動物的名稱規定就算成功完事，我國目下的生物學界中對於這種研究，似未曾注意，所以也說不到太偏重了。

若汪君所指的分類研究的含義，與我所說的不同，而假使我不曾誤會汪君的意思，則汪君似乎應當說，中國現在生物學界的精力是大部分全集中在生物的調查上，因爲據我所知，中國大多數的生物學研究的機關，如北平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天然博物院植物研究所，南京的生物研究所，自然歷史博物院，厦門的海洋生物學暑假講習會（汪君稱爲夏令會）等，他們的宗旨，全是以爲研究中國的生物學，應先從調查入手，所以他們全都忙著生物的調查。這種主張是否是對，是另外的一個問題，容另討論，而現在的事實似乎是中國生物學界大部分的精力與注意是集中在生物的調查上。依我個人的意思，覺得這個結論還不十分錯誤。

若我對汪君所謂分類的含義揣測得不錯，就是說是指

這種生物的調查工作而言，則汪君所說的「今日幾乎將所有的人力財力完全注入分類和形態方面，實是一種眼光短淺的策略，這種策畧似乎是一種不自知的發展，定於幾個人底研究興趣的偏向」，似乎尚有可商酌的餘地。我們應當問一問生物的調查在中國的現在是否重要的問題。生物調查工作乃是指登記一處地方或全國或全世界的「生物居民」的戶口，與紀錄他們在自然中生活的狀況等等而言，也就是汪君所說的「分類的總賬簿。」這種工作大概爲每個生物學家所不能漠視的。無論是作形體分類研究的也好，是作生理實驗研究的也好，全不能不注意這種工作。不過範圍有廣有狹，程度有深有淺而已。中國現在之如此集中在這方面，實在因爲中國在這方面的基礎太差。無論作何方面研究的生物學家遇到實際的問題時，似全感覺到這方面智識的缺陷，所以才努力於這方面。這似乎是一種實際需要的自然趨勢，與提倡研究人的興趣似不十分有關係。在這一點上，我不十分與汪君同意。

在批評中國現在生物學界的病象中，汪君曾提到歐美國家對於生物學研究的趨勢，來說明實驗方法對於生物學的日見重要。這話是對的，旁人也會如此主張，我自己也如此相信，就在平常讀生物學的論文時，也覺得以實驗爲題材的研究加多。不過這全是一種直覺主觀的印象，沒有什麼十分可依附的根據。因爲要求明瞭實際現在世界上的生物學家是費了多少精力去作實驗的研究，有多少精力是費在分類與形體的研究，於是便作了以下很粗的一個統計：

我先在一九二七的生物學論文提要（Biological Abstracs）上，計算那一年中所發表各種論文的數目（以一項（entry）作一篇計）其所得結果如下：

植物生理，生物化學，生物物理……二六六篇
植物分類……九四一篇
植物形體（僅包括有維管束植物）……一二八篇
動物生理……二二五八篇
動物分類……三三一二篇
動物形體（解剖組織）……三一二篇
動物發生學……一九九篇

又據魏氏關於一九三〇年世界上所發表植物研究論文的統計（註），錄其各種論文的數目及佔全年論文中的百分數如下：

植物生理……一五〇七篇（百分之二〇·九）

分類地理分佈及名稱……二四一五篇（百分之三三·五）

形體與解剖……二六八篇（百分之三三·七）

我又據一九三〇年卷的生物學論文提要統計那一年中各種動物學研究論文的數目如下：

動物生理……五三三六篇

動物分類……五六六四篇

解剖，組織學……八八六篇

發生學……七〇〇篇

以上的統計雖不十分精密，已可以約略看出現在世界生物學界中工作分配大概的狀況，生理研究方面確有點增進的現象，不過分類及形體的研究也還有相當的工作，若說是「分類學則大見衰頹。分類學者往往有後起無人之嘆」似乎也不十分普遍地合乎事實。個人不曾到歐美觀察過，不十分清楚他們工作的情形，不過若依上面的統計看來，生理方面研究固然是增加得很多，然在形體分類方面，雖然成分或者增加得較少，也不是沒有增加，所以外國的生物學界對於這方面的研究也還是努力不息，未加十分的輕視，至少還能佔個與生理研究「分庭抗禮」的地位。這一點是我對於汪君的意見的補充。

看了以上的話，或者有人會想到我是反對提倡實驗生物學的研究的。果眞如此，那眞是一個不幸的誤會。我上面的文字，只是想說明汪君觀察不十分合乎事實的幾點，對於汪君所主張的應提倡實驗的生物學還沒說到。以下我便乘機來表示我個人的一點意見。實驗生物研究的重要已如汪君所說，無論在理論上或應用上全是應該提倡的，其理由已由汪君說明的很詳細確切，此處可以不必多贅。不過我個人覺得，一門學問有種種方面的研究，其所以分爲許多項目去研究的緣故，不外是求對於人的便利。因爲自然界的現象太複雜，不如此分工，實難收效。在生物界也是如此，所以對於生物或生命的現象，因爲便利起見，也分工去探討。不過我們知道生物或生命現象却是一個整的，是不可分的，要解決生物或生命的問題，無論在理論或實用上，全非從各方面一齊探討不可，決不是那一方面所能單獨解決的，所以各面的研究，只要有關於生物或生命現象的，全都重要，不應歧視。而且事實往往是這樣，有一方面若進步得太快，與其他方面的程度相差太遠，當其與他方面失去聯絡時，也每會就停止下來，須等有關係的方面進步到與他程度相似的地位，方能再繼續進步，換而言之，若一方面進步得太慢，也會連累得他方面不能進步

，因之便每感覺到這種研究的重要，而促成其特別的進步。總之，各方面的研究是要保持平衡的，其間是全有聯絡的。我們應當整個地以生物或生命現象作對象來提倡生物學的研究。所研究的在那一方面却似乎可以不必計較。假若論文的數目能代表一項研究的進步或退步，則由前文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歐美的生物學研究是平均發展的，其間進步速率雖略有不同，然却是全線一致地向前進展。所以我的意思是，形態及分類固然要人研究，就是生理實驗也不應漠視。反之，生理實驗因近代情勢所趨，固日形重要，而形態分類的研究也未見得就可一筆抹殺。

中國學術界的落後是現在的一個普遍現象，生物學也不能說是例外。若是以中國的地域以及所須解決的問題作比例來講，對於生物學的研究現在所用的財力同人力實是太少了。因爲工作範圍是如此大，而所有的人力和財力是如此少，以致研究的努力不得不限於一個很有限的範圍，而難於求普遍的發展，這實在是一個事實上的問題，所產生的一個自然的結果。若想求我國生物學研究普遍地發展，則非得增加財力與人力不可。若說是現在的中國生物學界的情形，在研究上已有了畸形的發展，我個人以爲多少是有點觀察錯誤。就中國的全生物學界的研究說，雖已有十幾年以至於廿年的歷史，其實只是才萌芽，實在還談不到發達二字。若驟然推斷其已有了畸形，「偏枯病象」的發展，似嫌稍早。若要眞說是有了偏枯的病象，則其例當舉不勝舉。決不止大體上，就分爲形態分類的研究被偏重，而實驗生理的研究被忽視兩項所能包括的。舉個例說，現時所著手的動物調查方面，在脊椎動物方面，依研究範圍大小的比例說，則人才及財力似乎用得多一點；而在與農作物以及人生有關係的昆蟲方面，則在比例上似還應大大的增加人力和財力。這豈不也可說是一個偏枯的現象嗎？就植物方面說，現在調查研究的注意，似多集中在高等種子植物上，至於有關植物病害的菌類，或其他較下等的植物，則很少注意到。無論在純學理的研究或應用研究上說，這豈不也可算是偏重的發展嗎？所以說現在中國生物學界的現象，幷不是那一項研究已發達，已被偏重的問題，而是全生物學界的工作人員及經濟不充分的問題。若工作人員增多，財力也擴充，則研究的範圍也自然向普遍發展，而其進步也自會突飛猛進。好比是成立工廠，若資本不厚工人不多，則那工廠絕不能有大批生產，來供給市場的需要。所以我希望中國的生物學家認清此點而作普遍的

努力，一方面努力普及生物學的智識，使國人普遍地認識其重要，庶可容易得到財力的補助，一方面要努力提倡生物學的研究，促起多數人的興趣，收入這集團來作生力軍。總之，中國現在的生物學，還太落後，中國的生物學家或提倡生物學的人，應以促進生物學的全線進步作目標來鼓舞提倡，而千萬不可存了門戶之見，限於小範圍的發展。

二十一年，八月十日，於清華。

註：此統計採自 Wellensiek, B.—Statistical Data Regarding the Botanical Literature of 1930, With a general Discussion, 見於Recueil des travaux botanique néerlandais, 28:281-296.

（二）與汪敬熙先生論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

胡先驌

汪敬熙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十二號『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文中以爲『在中國現在生物學界中最惹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太偏重分類學和形態學』；以爲如果照現在這樣的做下去，不但是難於追上歐美生物學的進步，而且甚難使生物學和民生經濟發生關係。汪君在北平科學界頗負時望，雖爲心理學家，對於生物學亦有相當之深造。其立論如此，不能不與之爲詳切之討論。

在學術落後之中國，幾可云無一種科學不重要；苟有適當之人才，即須設法使其所治之學發榮滋長；而不可以局外人之眼光，輕爲論列，孰爲首要，孰爲次要，孰宜獎勵，孰須節制。蓋在今日之中國無論何種科學皆感人力與財力之缺乏，雖急起直追，猶不能追蹤歐美也。尤不可以功利主義以繩科學；中國之無科學，純爲數千年來功利主義與玄學所賜，汪君乃科學家，寧不知之？苟惜於此兩種見解，則晚近十五年中國提倡之科學研究泰半可以中輟，如天文學海洋學古生物學人種學考古學語言學等等，與民生經濟有何關係？而所以不惜以人力財力提倡之者，無亦因其有適當之人才，即設法使其所治之學發榮滋長乎？

汪君謂在中國現在生物學界提倡分類學與形態學，『是恰恰與世界生物學界近四十年的趨勢相反』。今且就提

倡分類學而論，汪君亦知此爲在中國不可避免之途徑乎？嘗謂中國生物學不能發達之原因有三：（一）研究理化者輕視生物學。以爲治生物學不須繁雜精微之儀器，不須高深之數學，隨時隨地採集壓製若干標本安一學名便爲分類學，以切片機將動植物組織切成若干薄片，染以色料，繪圖描寫，便爲形態學，不若電子，量子，放射舍屬，原素改變，彎曲空間等學說之神奇，故不足貴。（二）生物學 Biology 一名詞之貽害。考生物學一名詞，不過以動植物兩大系同爲生物，而以此名詞概括之，便於作概括之講說。實則在歐美大學自來動植物學即係分立，與物理化學等。此兩種龐大奧賾之科學，決非物理學或化學中之某分門科學，如光學，電學，有機化學，無機化學可比。在中國不但不治科學者常識不充，即科學家對於他人所治之科學，亦無深切之認識，且因在學校各爲其本系爭預算計，遂利用此生物學一名詞使動植物兩大科學，不能得適當之發展。全國大學中動植物兩學科類皆併於生物學一系之中，前作者與秉農山先生在東南大學，排萬難始得分立之動植物兩學系，今在中央大學又歸併矣。至於國內有數之動植物學研究機關，除中山大學之農林植物研究所外，此兩學科皆係合治於一生物研究所之內者。實則在外國多屬分立，略加調查即可知也。（三）研究分類學之困難。此尤爲中等學校生物學課程不良之主因。蓋物理化學等學科係具普遍性者，朝習之於外國，夕即可施教於本國不必須有專門高深之研究也。至於分類學，則雖在外國學校修習，而以種類不同，回國後非重起爐竈，加以研究不可。國內無一本中國植物誌，國外刊布之書報，無論私人與學校均不易購置，又無標本室可供比較鑑定之用，則其施教也，以實地考察爲畏途，但就書本敷衍而已。分類學既被視爲畏途，則生物學其他各門亦受連帶之影響而不能發達，此理之所必然也。

中國地大物博，號爲天府，而農業爲中國立國之基礎，此盡人所能言者也。惟其如是，則分類學在中國最爲重要。吾人僉知森林事業之重要矣，而中國治森林學者雖多，認識中國樹木者，就曾留學外國者而言，不過五六人，其他則皆此五六人之學生也。吾人知菌病與昆蟲爲害於農業者大矣，而對於病菌與昆蟲分類學之研究，較之植物分類學（指種子植物而言），尤瞠乎其後。夫病菌分類學不發達，植物病理學爲空言；昆蟲分類學不發達，經濟昆蟲學爲妄作；不知樹木分類學，而侈言造林，無怪中央與地方政府年糜巨款而僅知種洋槐與馬尾松也！治工程學者，

不可不知木材性質與其產地，及其出產量之多寡。而欲作木材力學試驗，必須先知樹木之種類，對於其他森林利用學亦莫不皆然。而中國樹木學尚無詳盡之研究，無怪中國工程師幾於一律不用自國產之木材，而必購洋木；蓋洋木之物理性質，早經歐美科學家爲詳盡之研究也。中國木材在工程上之需要不知，則造林亦惟有暗中摸索而已。至於中國園藝植物種類之豐富，在溫帶世無其匹，致中國有花之極樂國之稱。而中國最著稱於世之三百種杜鵑花三百種之報春花（Primrose），在中國各處皆無栽種之者。而中國最美麗而又最普通之藏報春（Primula Sinensis）北平花園中所栽培者，種子且須來自外國！他如經濟動物學，如海產動物，有益與有害之鳥獸之調查，莫不以分類學爲基礎。何可言治分類學與民生經濟難發生關係乎？

就分類學之本身立論，斯學爲生物學之鼻祖。神農嘗百草之神話無論矣。孔子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之詔告，可謂爲吾國分類學之萌芽；在歐西則亞里士多德奠斯學之基礎，相沿二千餘年，至今迄未衰落。在歐洲各國，斯學發達爲期過久，全歐之動植物殆已調查罄盡；然尚糜無量之金錢，研究世界他處之動植物。就植物學而論，歐洲各國，未有無一大規模之植物園與植物博物院者。以英倫三島而論，邱皇家植物園久推世界第一，有蜡葉標本四百萬張，爲世界植物分類學之麥加。此外尚有大英博物院，與愛丁堡皇家植物園，皆規模宏大；再則牛津劍橋兩大學之植物標本室，亦甚重要。而其屬地之植物分類學機關尤夥，雖以香港彈丸之地，尚有一植物園；其歷年搜集之標本，甚爲豐富，今雖無專家主持其事，然適爲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之外府。且其屬地各植物園，皆隸屬於邱皇家植物園一行政系統之下，初不嫌其過多也。至於研究所及，就邱園一處而論，則各屬地皆編有植物誌，此外如邱園植物目錄，倫敦植物園目錄，邱園彙報，虎克植物圖譜，各重要刋物不下十餘種。其他分類學機關之刋物，當不計焉。至於法國則巴黎博物院外，各大學各學會多研究分類學，近方極力研究安南與馬達加斯加之植物分類，本國及其屬地之植物園，爲數亦不少。然在法國現在，分類學之研究，尚稱落後者也。在德國則植物分類之研究最爲努力，柏林植物園以研究世界植物爲宗旨。恩格勒主纂之世界植物誌爲治斯學之鴻寶，其主纂之植物誌科亦然。至於柏林植物園雜誌，植物新種誌，植物分類學與植物地理學年報，各大刋物皆此機關所編纂，其他分類學刋物尤不勝枚舉。

即在瑞典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瑞士諸國，植物園與植物標本室皆一國有數處，其分類學刋物亦一國有數種。蘇俄最尚功利主義，而除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兩大植物園外，其他研究分類學機關亦有數十處之多。以美國而論紐約植物園規模最大。哈佛大學之格雷植物標本室歷史最久，且另有阿諾德森林植物園以研究中國木本植物最爲知名。而其華京國立博物院之植物標本室規模亦大。此外尚有密蘇里植物園，摩敦木本植物園，加州亦有建大規模植物園，而著名各大學多有植物標本室。即以日本而論東京小石川植物園最爲著稱。西京大學植物標本室在彼邦亦甚著名。植物分類學雜誌有三種之多，而臺灣植物圖誌，朝鮮森林植物圖編，北海道植物圖譜，皆爲偉大之刋物，而爲政府主持編纂者也。

反而觀諸吾國，一萬五千種之顯花植物，皆外人所發現，然即此前人已經發現者，雖費五十年之努力，未必能完全採得。以三五分類學者排萬難之奮鬥，至今日始有少量之圖書與標本可獨研究而有新貢獻。汪君所舉數研究所之經費，遠不及他國一大機關之百分之幾。以人材論柏林植物園一處有專家二十餘人，合吾國全國之分類學家尚不及此數。至今不但無全國植物誌，即一省之植物誌，亦無一冊。而編纂植物誌之困難，又非內行人不知。北方植物號稱稀少，然編河北省植物誌已非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舉。且必須赴國外標本室比較其模式標本，方不致魯魚亥豕，以訛傳訛，貽誤後人。抑外國專家鑑定之標本，尚不可恃，某大植物學家，以研究馬來植物，爲世所宗仰。而其鑑定中國植物，錯誤每至百分之四十以上！中國與辦之植物園只有廣州一處。外國每來函購買種子，皆無法以應之。試問爲中國植物學與農林園藝各學科，及中小學教師之指導及學術通俗化計，植物誌是否須編纂？是否中國之植物，始終須仗外人研究？今以三數分類學家之努力，外人漸覺中國植物可任中國人自行研究。然國內智識階級，已有人非議研究分類學機關過多，經費過多，爲一種偏枯的病象，何中國學者眼光如此其短，常識如此其缺乏也！

至於中國之隱花植物，只有蕨類植物，中國有一專家，曾爲極詳盡之研究外，其餘各支，皆茫無畔岸，較顯花植物之研究，落後最少五十年。而菌類之研究，關係於民生者最大，無論何大國，至少皆有二三十專家。在中國則能爲菌學研究者，不過二三人，圖書之簡陋，尤無論矣。至於關於藻類植物，在中國學業成就者只有一人。治苔蘚

學者則無人焉。

至於中國動物分類學之研究，又較植物分類學落後，而程功亦倍難。今日中國人研究鳥類學者只有二人，研究魚類學者四五人，研究哺乳類兩棲類爬蟲類者無人，研究螺蛙類者二三人，研究甲殼動物者二人，研究原蟲學者二三人，研究昆蟲學者雖有十餘人，然此廣大之學科，雖三十專家不能了之。故欲編纂中國動物誌，即使不包括昆蟲在內，卽以五十年之長期亦莫辦。反而觀之歐美各國，專家濟濟，博物院林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院規模之宏大，靑人皆知，無庸贅述。印度爲英之屬邦，而其動物誌已經刊布。在中國今日研究動物分類者，只有三機關，而無一有充分之人力財力可組織一博物院者。此非偏枯之病象歟？

汪君謂分類學家『非生物死了製成標本之後是不發生研究的興趣的』，『分類學家所得的結果，只是一本分項的生物總賬』。汪君爲堂堂國立大學有名之科學教授，何輕於下斷語如此！余若對汪君有敵對之態度，則將如赫胥黎云：『上帝！汝亦入吾掌中矣』！分類學家未有不喜在野外採集與觀察動植物在自然環境中生活狀況者，亦卽未有不喜研究生態學者。外國著名之生物學家靑人皆推達爾文，赫胥黎，與虎克，此三人者對於分類學皆有極大之貢獻，而皆行萬里路，實際觀察動植物之生態者也。汪君苟曾將此三人之傳記讀過，則必不作此淺薄粗疏之論。達爾文之天演學說，亦卽其研究分類學與分布學之結果。生物學理論上的問題，孰有過於天演論者？然分類學家未有不喜研究天演學說而追尋動植物之親緣血統者。若分類學僅爲一本分項的生物總賬，則何必爲親緣血統之討論？何以尙有恩格勒與邊沁虎克兩大系統之分野，而至今日討論益烈？汪君所認識之分類學殆爲林奈氏之分類學，而非十九世紀之分類學，更無論二十世紀之分類學矣！汪君抑知今日正在以實驗方法研究分類學乎？德國之麥茨（Carl Mez）及其門徒以動物血淸鑑別法追尋植物各科各屬之親緣；阿諾德森林植物園之怯士特（Kenneth Chester）以植物蛋白質沉澱鑑別法追尋植物之親緣；薩克士(Karl Sax)以細胞染色體之數目與形態追尋植物之親緣；其結果皆甚有價值。以後研究分類學，必以實驗方法與形態學方法相輔而行，殆無疑義。又有若干分類學問題，全賴野外之觀察，而不可盡賴死標本。另有若干問題，則非有植物園栽培之不能解決，如中國之柳卽其一例；此余所以極力欲在北平創一植物園也。有植物園以栽培活植物，則上述之以實

驗方法追尋植物親緣之工作方可進行，不但可以大批國產美麗花木以福利中國園藝界也。至於研究動物亦莫不然。研究鳥類非有野外長期之觀察，不但不能知其習性，抑且不能解決分類問題。而此類工作要仗人力與財力。中國之分類學方在萌芽之候，百廢待舉，未能兼及，非僅注重死的生物，而忽略更有趣的活生物問題也。

至於謂『研究分類學最大的目的，似乎應該是求做出一個中國所有的動植物的分類的總賬簿』『分類學家是應該合作』。誰曰不然？所謂總賬簿者動植物誌是也。所謂應該合作者，即此類動植物誌之編纂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擔任，而必須求助於人之謂也。以植物分類學而論，北平南京廣東三研究所，各有分擔編纂北方東南西部南方四植物誌及中國樹木誌之計畫。每一植物誌亦非一人所能擔任；必須互相幫助，方克有成。此數研究所互相交換標本互相切磋，關係極密。兩研究動物學機關亦然。此外尚與其他大學生物研究室交換標本，互相討論，書札甚勤，汪君從何知中國分類學家不合作耶？

至謂分類學家以改正前人之錯誤及發表新種爲目的，此亦隔靴搔癢之說。夫前人有錯誤，自不得不改正之，自己有錯誤，亦莫不然。此爲求眞之精神，在分類學如此，在其他科學亦莫不如此。邁克孫推翻以太說之光學試驗，愛恩斯坦推翻牛頓學說之相對論，與其昔日主張空間有限，今又主張空間無限，皆糾正他人或自己之錯誤也。在他種科學不以糾正前人錯悞爲嫌，何獨以此批評分類學家？汪君抑知在中國治分類學，有不得不糾正前人錯悞之必要乎？此種錯誤可分爲三類：（一）從前分類學無專門學者時，國人之定動植物名稱，咸鈔襲日本之書籍，以訛傳訛，由來已久。商務印書館刊行之大植物學辭典大動物學辭典，皆患此病。而北平某昆蟲學教授，其鑑定標本，奉以日本千虫圖譜爲枕中秘寶。此種之錯悞，斷不能不改正也。（二）國外專家鑑定標本之錯悞，上文所云某植物學者鑑定中國植物錯誤常至百分四十以上。其鑑定之標本分在各標本室者甚夥，亦常見諸刊物，此類錯悞一經發現，自不能不改正，或刊布或否，視情形而定，卽其本人以不以爲忤也。（三）專家所發表之錯悞新種。法國植物學家萊威葉研究貴州植物發表新種三千餘，其錯悞至少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近十年來，各國植物學家皆多少須從事於糾正彼一人之錯悞。他人之錯悞，雖不如是之甚，亦常有之。中國分類學家職責既在整理中國之分類學，則安能聽其謬種流傳，不加糾正？至於發表新種，苟誠爲新種，安可不發

表？此爲研究分類學之職責，並非有意出風頭也。日本分類學者最喜發表新種。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分類學教授早田文藏發表臺灣植物之新種至夥，歐洲學者疑其泰半不可靠，至囑託秦君仁昌赴日，研究其蕨類新種標本以糾正其誤。居常與學生言，每引以爲戒。安肯自蹈其覆轍？蓋分類學家之職責與貢獻，不在發表新種之多寡，吾人寧不知之，而待汪君指點耶？

至於形態學之爲生物學之根本學科，亦難否認。以形態學之研究，天演之學說，益多証據。古生物學完全爲形態學與分類學，而所研究者，又皆爲死生物也。然則何以北京猿人之發現，聳動全界界之觀聽？司密司教授遠涉重洋專來研究此顱骨，非以其爲研究人類天演之一良好材料乎？若非於形態學有甚深之研究，步達生何能憑一臼齒，遂斷定其爲一種新猿人？他如馬象駱駝之遠祖之發現，皆與天演學說以鐵証，汪君當亦知之也。以植物學而論，苔蘚植物蕨類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間之過渡植物，近年皆在化石中發現，而植物界之天演歷史大明。此皆形態學研究之結果，寧以其爲研究死生物而貽譏乎？至於日本池野成一郎發明銀杏有能運動之精子爲植物學上最重要發明之一，凡治植物學者皆知之矣。汪君爲心理學家，當知神經學之重要。而神經學者，形態學之一支也。當那得生發明人腦中各種功用之區域，其重要何可言喻。然此猶形態學與生理學相合之研究也。至於俄人爲列寧之腦專設一研究所請德國某大神經學家研究之，汪君其謂之何？在今日中國神經學家只有三人，而只有一人能將整個之人腦切片。甚至就大學教課言，中國亦必須有形態學之研究。蓋就地取材，非有研究，必感教課之困難。如教授動物學，則以中國之蚯蚓，鯊魚，蛙，與鼈，其內部器官之構造，與歐美所產者，皆有不同；苟非有精確之研究，必不能指示學生。又如蛞蝓魚歐美所產者，以稀少之故，每枚價至美金一角五分。而廈門所產，乃以噸計。然其內部之構造亦與歐美產者不同也。植物形態學教材，亦莫不如是。

抑汪君知否中國數生物學研究機關，並不只研究分類學與形態學也。北平研究院之天然博物院，除動植物兩研究所外，尚有一生物研究所，其研究多爲關於生理方面者。靜生生物調查所與自然歷史博物館本爲調查機關，其偏重分類學自不待言。然靜生生物調查所亦頗注意植物生態學與分布學之研究。而尤以研究中國木材爲己任，以求與民生發生關係。此數年來念念不忘求在北平設一植物園，亦即此意。又於研究鳥類學時，尤知注重其生態，此亦研

究活的生物也。苟非爲性質所限，何難延聘專家爲生理學與遺傳學之研究？至於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汪君亦知在中國最先研究遺傳之論文，卽在該所刊布乎？該所此外亦有與生理有關之形態學研究論文。其所中研究員在國外研究生理學而成名者有三人。汪君之責言，寧非不察事實乎？然正有其他著名科學家以中國目前亟宜注重分類學，而責生物研究所不專從事於分類學研究也！汪君亦知主持此三所之人，皆曾習農林學，其一人且在美國刊布有植物生理學研究論文乎？曾習農林學與曾研究生理學之人，當然知實驗生物學之重要，與生物學與民生之關係，固不待汪君指點也。其必從事於分類學之研究，必有其故，卽以在中國目下情形，決不可不從此類基本研究入手也。

總而論之，在中國無任何種科學皆當提倡。而某種科學之發達與否，全視治斯學者之努力。社會人士但當視其努力之結果如何，而與以獎掖與輔助，決不可有先入之見，妄爲軒輊，而有偏枯之說，而已非內行，不知甘苦，尤不宜輕加批評。汪君學者，或不以斯言爲河漢歟？

（三）答汪振儒先生和胡先驌先生

汪敬熙

這一週裡，獨立評論社先後送來汪振儒和胡先驌兩位先生和我討論的兩篇文章。現在分別答覆於下。

先答汪振儒君。他這篇文章內有四點我有回答。

（一）我說現在生物學界太偏重分類和形態兩方面，我的意思是指的現在國內可以用在科學研究上的財力，其流入生物學中的是大部分用在這兩方面；並且專門這兩方面的人是比較容易找到可以安心研究的處所。至於國內形態學家的研究在質在量均不佳，是由於研究者的資質及他們科學的訓練，並非由於提倡之不力。振儒君（我們二人都姓汪，如寫姓，就易使讀者誤會，所以寫名；請汪振儒先生原諒！）說，現在國內生物學家所注重的是生物調查，不是眞正的分類工作。誠然！誠然！這話說的比我更確切明白。不過生物調查也是一種粗淺的分類工作。

（二）振儒君說，國內生物學者這樣注重生物調查是由於這是一切研究的根基，「似乎是由實際需要的一種趨

勢，與提倡研究人的興趣不十分有關係。」現在國內這種永遠只平草地而不想蓋房子的態度，我總不以爲然。況且實驗研究一方面，有些問題是用不着這種所謂根基的，而分類形態的工作，欲求精深，有時反非以實驗生物學爲基礎爲訓練不可。這種注重生物調查似乎不能說全是由於實際的需要。再者中國生物學發源的大本營是在從前的東南大學。當日東南大學主持動植物學兩方面的人，在他們在外國所受的訓練上看來，是偏重於分類和形態兩方面。他們的興趣的偏重這兩方面與現在生物學界的情形，似不能說是無重要的關係。

（三）振儒君以論文數目的統計證明分類及形態方面的研究並未衰頹。不過我說，「分類學者往往有後起無人之歎」，是根據一九三〇年英國邱園主任 A. W. Hill 及英國大英博物院動物部主任 W. T. Calman 的演說（參看 Nature, 1930, Vol. 126, P.461）。

（四）振儒君贊成我主張提倡實驗生物學之議，但是他以爲不應廢棄分類和形態的研究。並且他主張應設法增加財力及人力，使生物學這幾方面同得適當之發展。我的前一篇文章內並沒有主張抑制分類學和形態學的發達。在中國今日，可以用在科學研究的財力只有這一點兒，要想他增加頗不容易。肯走入科學研究的人也只有少數，也不容易使他增加。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現在應設法使這點財力有一部分是用在提倡實驗生物學，使學這一門的人有個安心研究的地方，使他們能有機會吸收一部分願意致力於科學研究的青年，使他們的形態學及分類學也可以實驗而進步些。至於財力和人力的大量增加，恐須俟至「上帝」大發慈悲使政治入軌道之日了！

再答胡先驌君。胡君這篇文章內涉及個人的地方非常之多。這或者是用文言做辯論文章時不可避免的調子。我極不願意由學問上的討論，走入個人間的攻擊。所以關於個人的話我是一概置之不理。例如胡君說中國神經學家有三人以我所知至少有四人（這話並不是把我自己算在內），若這樣一條條辯論下去，何處得要領？我只向胡君和讀者諸君聲明：（一）我不是一個狹義的功利主義者。我自己的工作一向是理論的研究，與實用毫無關係的。（二）我既是坐的心理學講座，我的工作完全是在心理學和生理學中間的地域中的；是從來以讀生物學史和科學史爲一種業外遊戲的；並且對於國內生物學界的研究機關和知名之士的工作與歷史，不是毫無所知的。

胡君這篇文章，既是千言萬語，其中最重要的話總括

起來只有兩句：（甲）分類學是一種基本研究，應先提倡；和（乙）中國今日只患分類學家少，不患其多。關於甲點我已經在答振儒君的第二點內說過，不再贅。至於乙點我回答如下。中國地大物博，生物調查需要多人，誠然！誠然！但是「胖子不是一口吞的」。此事體大，當徐徐圖之！就是以現在所有這一點兒財力人力，全數注入此途，也不是五年十年可以做出個眉目來的。並且這種生物調查，振儒君已指出其非眞正的分類工作。胡君自己也說，二十世紀的分類學須要生理的智識，實驗的方法。我敢說，只像現在這種樣兒傾全力辦生物調查，不給實驗生物學一發達的機會，生物調查所得的結果只是 Linne 時代的分類工作，斷不是二十世紀的分類工作！

我說分類學者只注意死的生物，胡君大不以爲然。分類學家中固有注意生物生態者，近今固有以生理反應爲鑑定生物親緣之標準者。但是大多數的分類學家的態度似乎不是如此。英國動物分類學家 Oldfigld Thomas 的一句話最可以表現此種態度。他晚年好仰觀天文，因而常對朋友說：「可惜我們不能採集星宿」！普通分類學家似乎是重死標本，輕活生物吧。

我前一篇文內說：分類學家改正他人的錯誤而以輕蔑的態度出之，是易啓爭端的；分類學家以發現新種爲目的而與人爭發現的先後，是表現自己的未成熟。我並未說錯誤不應改正，新種不應發現。

胡君論形態學的一大段無甚新義，可勿庸討論。只補充二句：（一）德國之某大神經學家，柏林之 Oskar Vogt 也；（二）人腦中各種功用之區域，非當推得生 Henry H. Donaldson 首先發明者也。

這兩篇文章已經答完了。我請讀者諸君注意：（一）國內無一專門研究實驗生物學的機關，及在現有的生物學研究機關內，實驗的工作甚少，都是不可掩蔽的事實；（二）實驗生物學之應提倡，振儒君與我十分同情，胡君也沒有舉出反對此說之理由。請讀者諸君想一想，現在是不是應當移一部分的財力人力去提倡實驗生物學？或者這樣然後在中國的生物學及形態學，也可以實驗方法發達之幫助而到「二十世紀」的田地？　二十一，八，二十。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一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尙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殖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菲暹緬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內田對世界的挑戰　胡適

現在要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解決國防問題　葉叔衡

中國農業的勞動不足　錢實甫

漫遊散記（八）　丁文江

山西鐵礦——新舊鑛冶業比較

討論英庚欵的管理　杭立武　胡適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北海縣中合作社

瓊州　海口會文書局

廈門　樂育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全民報社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獨立評論

第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四日出版

內田對世界的挑戰

胡適

月二十五日，日本外相內田在第六十三屆議會作長篇的外交演說，其全文見於次日的各報，其大意有幾點：

（1）日本已決定從速承認「滿洲國」，並加以援助。此爲全文的主旨。

（2）他說，遠東國際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國的混亂狀態和排外的革命外交政策；九一八的事件是日本的自衛的行動。

（3）他說，帝國此種行動並不違反「非戰公約」。

（4）他說，「滿洲國」之成立是由於中國境內人民的分離運動與獨立運動的結果。

（5）他說，日本承認「滿洲國」，並不違反「九國條約」。

（6）他說，承認「滿洲國」爲日本解決滿蒙問題的唯一有效方法。

（7）他說，某方面擬議要使中國本部的政權在某種方式之下得行使於滿洲，此種敷衍一時的方法，日本國民決不能承認。

內田的演說雖然也有採取強辯的形式的地方，然而大體上可說是直裸裸的正式宣示日本的強暴政策，毫不客氣的向世界的輿論挑戰，抹煞一切國際條約的束縛，公然對中國和世界喊着：「我們要這樣幹，就這樣幹了！你們其奈我們何！」

他並不倚靠什麼理論做強辯的根據；他的唯一根據是武力的強橫。例如他說日本的行動並不違反「非戰公約」，他只說「非戰公約並不禁止一個締約國便宜採取任何必要手續來防止本國領域及其任何利益的危害。況且，很明顯的，此種自衛權的行使可以推廣到本國的領域以外。」這是何等露骨的坦白！這種「自衛」的行動可以推行到東三省，可以推行到全中國，也可以推行到倫敦華盛頓莫斯科，假如倫敦華盛頓莫斯科也肯不抵抗的話！

又如九國條約明說各締約國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而內田只須說：「九國條約並不禁止中國國內的種種分離運動，也並不阻止任何地的中國人以自由意志建立獨立國家。」至於中國和世界如何否認「滿

洲國」的自由意志，那是他滿不在乎的了！

這樣的露骨的蠻橫外交，在現代外交史上確是開一個新局面，所以歐美各國政府負責的人對於這一篇宣言，簡直沒有辦法。這幾天以來，各國重要的報紙對內田演說都有了很正直的批評，只有各國官方都保持一種很可怪的緘默。說者以爲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公布與國聯採取正式行動之前，各國政府也許不會發表什麼關於中日問題或「滿洲國」問題的聲明。其實，我們疑心，各國政府都落在這位日本外相的猛烈煙幕彈的迷霧之中，急切正不容易決定應付的方法。

我們不留心內田演說中提及的『某方面擬議的計畫，要想彌縫一時，使中國本部的政權在或種方式之下得行使於滿洲』嗎？（此一段，華字各報所譯不甚明白，不如路透社所傳英文本的清楚。）這個『某方面』是那一方面呢？我們猜想這是指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結論的一部分。內田大概微聞或是預料國聯調查團有這種解決方案的主張，所以在報告書未送達國聯之前，就採取這種先發制人的恐嚇手段，預先聲明這種辦法是日本國民所決不能承認的，預先向世界警告：日本已決心不肯回復中國在東三省的領土與行政權的完整了！

如果我們的猜想不錯，那麼，國聯調查團的報告發表以後，國聯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如果含有否認「滿洲國」或回復中國在東三省的行政主權的主張，日本必仍舊採取反抗國聯的態度，這是無可疑的。半年的國聯調查，在日本人的眼裏，不過是添了一大堆廢紙！中國人民與政府對國聯的期待，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是難免絕大的失望的。

所以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眞不容再假借期待國聯的籐牌來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國是否能長久容忍日本的挑戰態度，是否還有聯合起來共同制裁一個害羣之馬的決心，——那都不是我們所應該特別重視的。我們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們應該下決心作一個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畫，咬定牙根做點有計畫的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個「長期拚命」的準備。無論國際政局如何變化，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會得人的同情與援助的。幸運滿天飛，飛不到那不自助的蠢人的頭上！

廿一，八，廿九夜。

現在要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解決國防問題

葉叔衡

東北是疏解中國人口壓迫的惟一大出路，而日本的侵占東北是他軍閥的傳統政策，所以除非日本的軍國主義根本變化，中日的大衝突本是難於倖免的。但五六年以前，還可藉國際的關係，用外交的方法，來緩和中日間的形勢，以待中日問題合理的解決。歐戰以後，國內有一種贊成國際新銀行團的主張，一著者就是極力主張的一個，一其著眼就在這一點。因爲認清了中國的自衛能力太差，惟有利用國際的經濟勢力，或者可以阻擋日本的橫行，所以我們權衡利害之輕重，毅然的有此主張。在巴黎和會中，這個主張未能貫澈。但華府會議的決議否認利益範圍，幷將遼河以西及其他未辦鐵路歸新銀行團承辦；那時如沒有日本人在中國方面暗中破壞，如沒有一班見解錯誤或私而忘公的人來阻撓，這個主張即可實現了。倘使這個主張果眞實現了，九一八的事變一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決不至於發生。及至中國的外交形勢，推演到九一八事變要發生的時候，情形已是不同。但事變初起的時候，政府如有遠大的眼光，敢負責任的肩膀，或者還可用外交手段使中日關係緩一口氣，以便我方的充實國力，爲最後的準備。那時作者曾本此意思，寫了一篇對日計畫書。現在日本的冒險行爲已到了這個地步；外交解決的途徑已經閉塞了；若要日本軍閥自己回頭，是萬萬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祇要看七月九日荒木對國聯調查團所說，『照日本軍部重大決議，絕對反對中國主權之及於滿洲國』的話，卽可明白了。

日本軍閥的瘋狂已決非空言所能阻止的了。如果將來國聯引用盟約十六條，加以美國的同意，以致發生日本與國聯及美國的公然衝突，日本必然照他的預定政策，先來佔領中國東部，以便用中國的物資供給他戰時的需要。華府會議休會以後，在民國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海陸軍元帥會議通過的新國防方針，卽是這個政策。倘或日俄發生戰事，日本亦必先占中國要地以防中俄的合作。倘使國聯及美國認爲中日問題不值他們强硬的干涉，中日戰禍也免不了。因爲『滿洲國』果能有幾年的運命，他一定是爲虎作倀，要進到關內來的。假使中國現在對日本屈服，

將東三省完全拋棄了，這也不過如宋人的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於金人而仍舊免不了徽欽的被擄。從前在東三省日本參謀部政治組做事現在調到東京參謀本部的 Hanaya 少佐，曾在『金鋼』雜誌上發表對於滿洲集團移民的政策。他說『滿洲國』的西界現在不必劃定，因爲將來中國的河北省，甚至山西省，也許願意加入。由這話可以見日本軍閥的野心是沒有滿足的。總之，事到如今，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一定還要擴大。新近日本外交時報說：『……日本不但繼續占領滿洲，且無論在任何地方，皆可再生第二第三上海事件。……恐閘北之慘狀將擴大至中國全土……』這不祇是外交上恐嚇的話，實在日本軍閥預定計畫之內，照現在情形看，亦非意外之事。這個大禍的何時爆發雖不能預定，但恐不出五六年。五六年以內，中國各處的實業機關文化機關都可變爲商務印書館總廠與同濟大學，各處的都市皆可變爲閘北江灣！這不是搖惑人心的預言，實在是人人心中所應該想得到的。

中日問題的外交解決既標明了『此路不通』，中日戰禍既有不可免的形勢，然則中國不必再在外交上努力嗎？不，除非戰事已開，外交總要『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中國既主和平，如果國際情形竟有意外的變化，能使日本屈服於公理，中國自然仍願用外交來解決兩國一切的糾紛。況且中日問題既不是中國一國的力量所能解決，中國的外交至少還得努力使他不要脫離了國際與國聯的關係，并要使這個關係更深更密。即主戰最力的人也是將戰事牽涉國際關係爲一要點。不過我們不能叫他國替我們來打仗。即使將來引起國際戰爭，也須我們自己能與敵人相持，方可有我們發言的地位。現在中日形勢既已如此險惡，全國的人當然應該認國防爲第一大事。中國在最近的將來所受的禍，或者要遠甚於遼金元清的外患。但我們不必悲觀！悲觀是無益的。況且那時國際如何變化正未可知，果能自己努力，安知不能因禍而反得福。所以現在中國第一個大問題，惟一的根本問題，就是這如何努力國防的問題。其他一切一切，不拘何種問題，都是枝葉。

因爲國力薄弱，形勢的緊迫，這個如何努力國防的問題是十分困難的。夫子我草的對日計畫書，預備一方以外交和緩形勢，一方勵行十年的國防計畫。照現在的情形看，即使我們外漢的話有說中的，要十年工夫方能完成的計畫便不適用。現在的國防計畫必須立時可實行，必須做一步得一步的效用，必須在幾年以內可以告一段落。那時如無戰事，這個計畫便可繼續下去使他較爲完備，如有戰事

，也可藉以應付。非有如此一個計畫不能應付現在之局面。這是極難的題目，但是不能不做。政府經過了淞滬的戰禍，鑒於東北傀儡國的成立，諒必已有切實的國防計畫，幷且已經著手實行。但鑒於過去的情形，我們不能不過慮，與論方面的督促恐怕是萬不可少的。新式的國防本不限於軍旅之事，全個社會都得要動員。況且我們這個特別困難的國防問題，決非單靠政府一方的能力量所能解決。現在非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共同努力，恐怕國防是沒有辦法的。

清共勦匪以防後顧之憂，在國防上著想，固是必須做的事。此外還有幾件必須要做到的事情，可以用常識來斷定的。第一全國軍人必須合作。廢止內戰大同盟的運動雖然碰了廣東的一個大釘子，沒有加入對日戰爭的航空軍人雖然勇於爆燬自己的礮台與軍艦，而兩陳之爭終究因反對內戰的勸告而調停了結了。但各派軍人若祇各守地盤，不相侵犯，而不能合作，全國的國防就無從計畫，外寇到來也可將他們個個擊破。到了那時，再想合作，也來不及了。所以現在廢止內戰的運動應該進一步要求各派軍人的首領聚處一堂，共同定出一個全國的國防計畫，共同去實行。

第二，人心必須振起。近來有時聽見人說，如爲吃飯，不妨到滿洲國去。說這些話的人固然多是患窮，但如祇爲吃飯，亦還不必去供叛逆與傀儡的奔走。實則這些人是去謀差使或是想去發財的。此輩衣食未斷而屬於士大夫的一流尚且如此，大多數終年瀕於凍餒的平民更將如何？此所以僞國有丁鑑修去朝貢東洋而鬧北江灣有江北漢奸去騷擾。滬戰結束後，日貨輸入已自一二月八百幾十萬兩的數目增加到四月份的二千餘萬兩。華北各省所定日本棉製品及糖，據日本商務官的報告，『均爲歷年未有之大輸入』。由此可以見民氣怕靠不住了。此時急須在文學及平民教育方面鼓吹民族精神與國家思想以免將來順民旗的到處飄揚。

第三，軍事訓練必須推廣。中等學校以上的軍事訓練，說了許久，並未實行。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起後，各學校也有提倡軍事訓練的，也有組織義勇軍的，現在却又寂寂無聞了。趁此時候，應該趕緊將軍事訓練推及於各學校。中國人本來缺乏訓練，也可以此來補救這個大缺點。

第四，兵工廠必須整理統一。民國五年日本要求二十一條時有人計算，如對日作戰，我們的軍火可以支持三點鐘。這個估計或者太緊，現在軍火也較爲充實了。但戰時

外源斷絕，究竟我們全國的軍火能支持幾天或幾個月？現在不應該趕緊將國內的兵工廠整理擴充幷統一管理嗎？上海兵工廠遷到杭州去是對了—或者杭州還不是合宜的地方。但太原兵工廠是現在北方最大的，於將來北方軍隊對外作戰最有關係，何以現在還是『形同化外』，未聞中央去整理？

第五，航空戰力必須大加擴充。淞滬及現在東北抗日各處都已受了敵人飛機的大損害，將來全國都市皆要遭此危險。現在不應該趕緊將我們的空軍力量大加擴充以便對抗嗎？照去年九月十日日本報告國聯的軍備數量，日本陸軍飛行人員有六九四四人，飛機八三八架另在建造中者三百架；海軍飛機屬於海岸飛行隊者四七二架，載於航空母艦及戰艦者三二九架。統計日本已共有海陸軍飛機一九三九架，却還在努力擴充他的航空戰力。他在法國已定了戰鬥機的發動器五千具，他們人民還要捐助『愛國機』。我們除白送他二百餘架外，到底有多少飛機，有多少飛行人員？我們的航空學校能同時訓練多少人？我們的都市有沒有防空設備？想到這些問題，眞是『不寒而慄』。擴充航空戰力比較的還是爲我們的財力所許。我們應以二千架飛機爲目標，在短時期裡應該備有一千架。我們人民受了他空中爆彈的損害以後，應該比他們人民的捐助『愛國機』還要熱心。對於防空設備，各都市人民卽爲自己起見，也應該要求各都市當局去創辦。現在上海已發起了航空救國會了，但要空軍的大擴充，總須政府去努力。

第六，長江必須有堅固的防禦。我們的海軍不必提了，海岸防禦力恐怕一時也增加不了多少。但長江如也爲敵艦所統制，將腹地變爲海疆，全國分爲兩截，那個危險比失去海口要大得多。淞滬戰時，首都受敵艦的威脅，軍隊不能渡江，那眞是腹心之患。近年來海軍當局對於長江軍艦的建築，尙能努力，以後不妨專致力於江防。至少的限度我們應可使敵艦不能在江中行駛，不能在江口出入。

第七，毒氣必須防備。此次東北及淞滬戰事，敵人尙未用毒器。我們如不能以毒攻毒，也須預備防毒器具。這是應該在平時做的事情。如近日報載法國正在製造四千餘萬套的防毒面具以便分配於全國人民，這是現在各國政府都應有的責任。我們不能爲全國人民製造防毒面具，至少應該爲軍隊及都市人民預備。

第八，糧荒必須防備。號稱以農立國的中國靠外糧的接濟，年甚一年。就米說，近年來每年平均約缺乏二千萬擔。戰事一起，海外來源斷絕，東三省雜糧也不能進關，

那時糧荒民變，如何支持？這個問題原不是幾年工夫所能解決的，但不能不想法去減少危險。如設立常平倉之類不也是無辦法中之辦法嗎？

第九，戰時所需物料如鑛質中的鋼鐵銅鋅鉛錫等，如化學品的硝酸硫酸純鹼酒精等，我國都不能自給，應該即速研究充實的方法。又如汽油若有不給，飛機汽車便都成了廢物。延長油鑛如不能開採，政府應籌設安全的汽油儲藏所。

第十，重要的鐵路工程如隴海的西展，與粵漢的連接固然須趕做，但數年之中斷造不了多少鐵路。將來軍事的交通還要多靠汽車路的輔助。現時空閑的兵多得很，何不叫他們多造幾條路。一個貧瘠的貴州省能在短時期內築成全省的汽車大道，堂堂的中央政府難道不能在幾年以內與各省政府將全國的重要汽車路造起來嗎？長途汽車自己不能大規模的製造，似乎可以讓福特公司等在中國開一個分廠。

以上舉了十個例，都是常識所能想到的，也都是非做到不可的。假如以這十件事爲國防計畫，那眞是最低限度的國防計畫了。但這十件裏，現在有那一件是有了具體的計畫已經著手施行？這些事並非如俄國的五年計畫，非我們現時的物力財力人力所能舉辦的。其所以未辦者不是因爲不齊心，就是因爲不努力。譬如軍人的合作並沒有物質的阻碍，也沒有種族上的困難。所以還未合作者，不過因爲幾個大頭目的不齊心而已。又如軍事訓練的不普及於中等以上各學校也不是因爲物質上的困難而因爲大家不努力。固然，要大家齊心與努力，就是很難的事情。但是現在是大禍將要臨頭的時候，如何還可以不齊心，如何還可以不努力？大家如還是如平常時候的行屍走肉，醉生夢死，先知先覺的就應該喚醒他們。政府如猶是泄泄沓沓，有知識的人們就應該督促他。如若仍此因循下去，敵人大舉進來時，我們行動不一致，軍火無來源，空中無抵禦，毒氣無防備的雜散軍隊，雖如十九路軍的壯烈，亦豈能持久抵抗？那時民衆非俯首帖耳做奴隸，就得晝伏夜行做逋客。尤其是有知識才能的人與學校的青年是敵人所最不喜歡的，到那時眞要求生不可求死不得了。若說我是故意的危言聳聽，請看東三省的人民不已是如此？所以全國知識能力的人都應該聚精會神的各盡所能與政府一致的來解決國防問題。其他問題都可暫擱。現在各處有識的人亦未嘗不在努力去研究這件大事。但是沒有集中的機關或團體，沒有聯合輔助的方法，祇靠若干私人分頭討論，恐怕其結果

比晉人的清談差不了多少。至於如何集中研究，如何可免築室道謀的弊病，又是一個問題。我想一方要有民衆大團結去督促政府努力國防，一方要有若干專家的團結去幫助政府解決國防問題。

中國農業的『勞動不足』

錢實甫

中國自來就是一個農業的國家，農地的面積和農民的人數，都比較高出於世界各國。據美國農務部農業經濟技師兼威斯康新大學經濟地理教授Baker的研究中國農地的面積約爲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合我國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畝，（見氏所著論文農業與中國之將來載於 Foreign Affairs 第六卷第三號）大於農地面積最多的美國百分之三十。全國的農民人口，約爲三四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佔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據伊藤武雄所著現在支那社會研究所載，全國農戶爲五九，四〇二，三一五，人數爲三四一，六四五，一九九）已相當的高出於比率較大的保加利亞（百分之八二・四）和意大利（百分之五八・八），其總數更是超過各國。在農業生產的要素上說來，土地和勞動是兩個必要的條件，中國既有如此廣漠的農地，如此衆多的農民，無論如何，本國國民衣食的需要，當然應能充分的自給；但實際的情形，却不如是。主要食糧的米，在豐富產域的長江七省中，每年的收穫還不到一萬萬石，不够自己養活，非以六千萬至一萬萬海關兩的國幣，向外國購入一千二百萬至二千萬石不可。棉的輸入，每年約在二百萬石以上，更須輸入二十萬石以上的棉紗，才可以解決國人衣的問題。這種情形，豈不是狠滑稽的現象嗎？

農業的恐慌，本不是中國獨有的情形，全世界差不多都同陷於他的壓迫之中。不過在別的國家，或是因爲產業畸形的發展，人口集中於都市，使農業的生產無法以增進，或是由於農地過少，不足以自給，譬如英國就祇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地，農民人數和人口總數的比率，竟會少到百分之七・八：這樣，自然有發生恐慌的可能。我國既不缺分農地和農民，並且更有大量的荒地可供農林之用，多數的無業或失業的羣衆可使訓爲生力軍的農民，產業又不發達，決不足以牽動或防害農業，又何致會和她們同出一

轍呢？在我國的情形說起來，無非是因爲天災和人禍的催殘所致，科學落伍的結果所阻碍。就我個人感覺所到，其間若干現象，可以用『勞動的不足』一個觀念括之，這個現象是最能形容我國農業破產的。

所謂『勞動的不足』，可分析爲兩種：一是量的不足，一是質的不足。量的不足，狠明顯的即是農業勞動者的人數太少，可以說是形式上的缺乏；質的不足，即是農業勞動者的本能過低，可以說是實質上的缺憾。

量的不足，其原因不外是來自於天災或人禍的結果，天災無論是水旱或蟲風，人禍無論是兵燹或匪患，其影響於農業的生產，程度相同：直接的損失是使（一）生產物破壞，（二）節序過時，不適於二次生產，（三）生產工具喪失，無法種植；間接的更使（一）農民的生活不安定和（二）農村經濟破產。尤其是農村經濟的破產，影響更大。因爲前四者雖不失爲重大的傷害，尚可徐圖恢復，祇要有經濟的後援，最多不過是暫時的停滯。唯有在農村經濟破產的情形之下，金融既極端緊縮，利率更特別高漲，並且還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借貸。國內沒有適合於農民貸款的機關，能够接濟農民貸款的，大都是重利盤剝的地主階級，雖然有所謂農工銀行的設立，其性質早就脫離極遠，雖然不許高利貸的榨取（十六年中央政治會議第一一一次議決：最高年利不得過百分之二十），但事實上決沒有辦到，譬如大都市的北平，當業的利率就仍是每月百分之三：這樣的情形，農民自然不能繼續的作業，更談不到有安適的生活。

由於這種種的原因，一般毫無辦法的農業勞動者，在天災和人禍的壓迫之下，不知道死去多少！譬如近來歷次陝甘的苦旱，去年長江的大水，所犧牲和損失的農民，不可數計。更有無窮次的內戰，一夕數驚的盜匪光臨，人民在長鎗大炮之下橫遭慘殺的已是數可驚人，更間接爲兵捕匪擄去填溝壑的，又不知若干！如此：農民的人數，那得不日見減少？

再有許多幸而偷生的農民，滿眼所見到的祇是亂草荒田，頹垣斷瓦，或是人亡家破，或是子哭妻啼，都是使人僅能忿懟以死的環境，那有勞苦的精神去辛勤稼植呢？同時一無所有的農民，決不能赤手空拳的坐待苗之生長？最普遍的現象，就是失業。這種失業的危機，不獨是減少生產的工具，實際不啻增加摧殘生產的兵匪，因爲這般失業的羣衆，決不願坐以待斃，祇得挺而走險的以求暫時的生存。於是乎更是兵連禍結不已。其中更有許多的農民，因

爲無法再在農村中生活，不得不轉入都市另謀其他的出路，或者流爲乞丐勉强餬口。這雖然不致損失農業的生產，然而也減却不少的主力工員。

農民因受天災和人禍的打擊，不免趨向於死亡，失業和轉徙三方面，實際都同是減少農業勞動者的人數。如果要使農業復興，生產增進，自然會感得到勞動者量的不足。

質的不足可分析爲三種情形：即(一)勞動技術，(二)勞動知識和(三)勞動生理三方面。一般的農業勞動者，並不需要如何高深的知識，大半是靠經驗來工作，如果經驗中斷，自然是一個重大的危險。老年的經驗豐富者，因爲自然凋謝的結果，逐見減少，而後來的青年，因爲種種的苦悶和誘惑，總不能靜心的安居於荒僻的鄉村，忠實稼穡，自不能求得正確的豐富的經驗。不獨如此，因爲既不專心工作，即永無進步的機會，不獨不能改良耕種的方法，增加生產，就連這一點歷代相傳的舊法，也不能繼續保存，加以農民特別富於保守性，更無機會接受新的方式。

農業的勞動者固然多半是運用經歷，但却不是絲毫不需要較高的知識。較高的知識，可以正確經驗，啓迪發明，促進改革，在農民正是一種最好的幫助，不過知識的來源是由於教育，中國的農村教育又是如何的可憐呢！在中國既沒有實施强迫教育，也沒有普遍的設置義務教育機關，對於徒費時間而毫無裨益冬烘蒙館，又不澈底的取締，所謂農村的小學，更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廢物。我國現有的農村小學，恐怕全體都是和都市小學同樣的辦理，決不適合農村兒童的需要。因爲農村的兒童，有聯帶工作的要求，決不能像都市兒童按步就班的繼續求學，而且所教授的材料內容，和農村絲毫無關，其結果最多祇是一種識字運動，並不能滿足農村兒童的需要。再對於成人的教育，根本就沒有創設，連識字的機會也不能給予。這樣一群僅僅可以勞動的生物，如何可以負擔農業的重責？

教育程度的低落，經營方式自然不能改良，管理的方法自然不會合理，再想農業進展，當係不可能之事。我們讀過一本古老的書，克魯泡特金的田園，工廠及手工場，所描寫關於溫室栽培的進展，大可驚人，我們不但不能達到這種境地，能得合理的大量生產，就是目前現狀的維繫，繼續在這個貧弱的農業生產情況中生活着，也大有不可能之勢，言之實令人痛心！

在勞動生理方面的不足，有兩種來源，一是有形的傷害，一是無形的影響。有形的傷害，很明顯的是(一)早婚

與纏足等的衰弱，(二)毒品蔓延的殺戮。早婚和纏足在中國的農村中是一種極普遍的現象。一方面可使身體孱弱或畸形發展，甚至能够衰弱人種，禍延子孫。另一方面容易傳染疾病，傷害健康，譬如農村中瘧疾和傷寒的流行，最是普遍的情形。其次毒品的蔓延，更已深入農村，南方的雅片和北方的白面，隨時隨地都可以使人觸目傷心，最痛恨的是還在公然的繼續進展，政府簡直是置之不聞不問。

再有一種無形的影響，就是農業勞動者精神的苦悶。其形成的原因，不外上述種種現象的集合，使他們陷在一種痛苦不堪的環境中，潛伏高度的苦悶。自然，心靈不安，決不能適意的工作，就是勉强的支持，其效率也決不會如何的大，更不會有進展之望了。

因爲篇幅的關係，不能再將補救的方法略爲敘述，僅就個人所知，粗疏的分析如上。不過提出這個比較嚴重的問題，使爲社會所注目，實不敢故作奇論，動人觀聽。

漫游散記(八)

丁文江

太行山裏的旅行(續)

◉有名無實的山西鐵鑛

新舊鑛冶業的比較

平定昔陽的鐵鑛不容易用新法開採，所以沒有多大的價值，已經是中國地質者所公認的事實。但是我偶然看見民國十七年武昌亞新地學社出版的大中華民國分省圖裏面山西幅的說明，仍舊有『鐵鑛煤鑛甲于全球』的話。亞新地學社是中國研究舊式地理最有成績的機關，而所見仍然如此，足見得這個問題還有普遍宣傳的必要。

我民國二年到山西調查鐵鑛，抱了極大的希望。因爲不但山西自古以出鐵著名，而且德國人李希荷芬四十年前在山西旅行，極口宣傳山西鐵鑛的豐富。我以爲這一定是亞洲的羅倫（法國最大的鐵鑛）。等到我到了陽原，在正太鐵路以北天天同俊爾格鑽土法開採的鐵鑛洞子，沒有看見有〇·六公尺以上的鑛床，而且一個鑛井所能開採的範圍極小；鑛床不但厚薄不均，而且並不成功有規則的層次

，我漸漸的悲觀起來。從陽原向南調查鐵路以南的地質，纔曉得在陽原所見的已經是平定昔陽鐵鑛最好的一部分；越向南鐵鑛越少，越不規則：在平定境內，鐵路以北有九百七十二座鐵爐，鐵路以南只有一百一十七座；在樂平境內只有十八座；我纔覺悟平定一帶的鐵鑛，在新式的鑛冶業上，不能佔任何的位置。

新舊式鑛業的經濟是根本不相同的，尤其是鐵鑛。煤挖出來，就可以燒。鐵鑛是石頭，不煉成鋼鐵，沒有絲毫的用處，而生鐵是最不值錢的金屬：一千六百多斤一噸的生鐵，在國際市場的基本價值不過三十幾塊錢，而且不過是煉鋼的原料。所以煉鐵的爐子最小的經濟單位是二百噸，建築的成本就要好幾百萬。要使得這幾百萬資本能够逐年生利，而且可以逐年收回，必須要有極便宜極可靠的鐵鑛來供給煉鐵廠使用。所以鐵鑛必須要成大片的，有規則的，開採極其容易的，方能算是『鑛』。不然，就不過是一種礦物的標本。開採這種鐵鑛，也得有相當的設備，也需要幾十萬或一百萬的資本。事先必須知道鑛的成分，性質，數量，構造，然後可以決定施工的計畫。平定一帶的鐵鑛是零星的，是不規則的，是很薄的，是要開洞子的，與上面所講的各種條件樣樣相反。土法開採鐵鑛是極單簡的；三四人用幾把鎚子，鑽子，鑿一個幾丈到十幾丈的洞子；再有一個木頭的手絞車，幾根繩子，幾個筐子，就可以開起鑛來。鑛質不好，可以用手來選擇。在農閑的時候，人工本來是不值錢的；一個人只要能混一百幾十個制錢，一天就可以過去。洞子裡的鑛挖完了，或是有了水了，不妨另找一個地方，把一套單簡的傢伙移了過去，從新打一個洞子。開爐房煉鐵的是資本家了。不過他的固定資本，多則一千，少不過幾百元。鐵鑛買了來，用人工打碎了，和上煤末子，裝在一公尺長，〇·一公尺口徑的泥罐子裡面，把二百到三百個泥罐子堆在無烟煤上，再用已經用過的廢罐子四面砌起來，就成功了一座爐子。開爐房的設備不過是幾間房子，一個風箱，幾把大鐵棍子，鉗子。一爐子所用的鐵鑛，不過一千五六百斤。再有二三千斤煤，幾百個泥罐子，就可以開起爐來。鐵鑛價錢便宜，來源不斷，則多開幾爐。不然就少煉幾爐，於他的事業不發生根本的影響。我們要了解這兩種經濟辦法根本的不同，就知道爲甚麼原故，山西的鐵鑛用土法採煉有很長久的歷史，有相當的產量，而決不適宜于新式的鐵業的了。

這種煉鐵的方法，是山西所獨有的。無論古今中外，煉鐵都是用高的風爐。新式的用焦炭，舊式的用木炭：都

是把燃料放在下面，鐵鑛和其他融解的原料堆在上面，然後拉風到爐子裡面。從沒有把鐵鑛放在泥罐子裏，堆在無煙煤裡燜出鐵來的。這種發明大概是不得不利用無煙煤的結果。平定一帶既缺乏木炭，又沒有可以煉焦炭的煙煤。若不是發明了這種燜爐，根本就不能出鐵。據民國二年縣公署的調查，平定一千多座鐵爐，一年能出生鐵七萬噸。這大概是各鐵爐所能够生產的最大數目，不見得是每年眞正的產額。假如眞正的產額是三四萬噸，山西的鐵業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則最近一千年單平定一處，就出產了三四千萬噸生鐵。我們不能不五體投地的佩服我們老祖宗的本領。但是就是平定眞正能出七萬噸一年，還不到新式的漢陽鐵廠產額的半數！完全說不上與新式工業比較競爭。

而且山西的土法煉鐵，還有幾個基本的缺點：第一是浪費鐵鑛。平定一帶的鐵鑛，平均一百斤鑛，含鐵四十多斤。但是用土法來煉，一百斤鑛，只能煉出三十多斤生鐵，而且所謂生鐵，不能與普通的生鐵比較，因爲裏面雜了很多的渣子。要煉成熟鐵，先要把渣子去掉，而去渣子的時候，連帶的又損失了許多鐵。所以一百斤鐵鑛，原來含四十多斤鐵，等到煉成熟鐵，所得不過二十多斤—三分之一以上，都流到渣子裏去了。假如在最近一千年，平定出了三千萬噸生鐵，我們的老祖宗至少把一千五百萬噸的鐵，銷耗到無用的鐵渣裏去了。就土法而論，不能不說是暴殄天物。第二所煉成的鐵，品質很壞。所謂『生鐵』裏面的渣子是不用說的了。此外每鐵一百斤含燐二斤多，含硫磺〇·三五斤。這種鐵鎔點很低，而質很脆，所以平定一帶，鐵的大宗的銷路是倒鍋；煉熟鐵的比較很少，完全不適宜于煉鋼。山西土法煉鐵惟一的好處是價錢便宜：每一噸生鐵市價不過十二元左右，不過世界普通市價的一半。但是這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候人工便宜，每一工人每日平均收入不過一百八十文制錢，所以能够如此。到了現在，恐怕土法煉鐵的成本，也隨工價而增加到兩倍以上了。

根本幹起來，土法開鑛——尤其是開煤鑛——是與新式鑛業不能相容的。新式鑛業第一是要有確定的鑛區；在這區以內，不准另有旁人開採。因爲要如此開採的人纔能够知道本鑛區之內有多少鑛可採，要用多少資本來購置機器，建築房屋，佈置井下的運輸，通風的道路，洩水的方法。計畫成功的鑛，所用的資本，與所儲的鑛量和所產的噸數，都有一定的比例，可以預算。土法開鑛則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開鑛的人只要買或是租一塊一畝或是幾分的

地，就可以從這一點開洞子下去，向任何方向開採。地底下根本沒有界址。假如我的洞子旁邊的地是旁人的，他就可以開一個同樣的洞子，向任何方向亂開。等到我們兩個洞子在地底下開通了，不是打一場架，就是各換一個方面去挖，把開穿了的這一部分做一個中立地帶。在這種辦法之下，沒有計畫的可能。我完全不能知道我可以採的鑛共有多少，能開幾年。我的洞子裏面的空氣本來可以是很好的，但是因爲旁人穿到我的洞子裡來，通風變了方向，燈就會點不着。我的洞子本來是乾的，但是因爲旁洞子的水流了進來，隨時可以把我的鑛淹沒。爲中國鑛業前途計，土法開鑛絕對不能存在的。第一，牠生產的能力太不成話了。平定是我們第一個大煤田。據民國二年本地官廳統計，平定縣境內一共有煤窰三百六十座，昔陽縣境內有七十一座，然而這四百三十一個煤窰每年至多只能出一百四十萬噸，抵不上撫順的五分之一，開灤的四分之一。何況所謂一百四十萬噸，還不過是各煤窰生產的能力；實在生產的數目大概不足一百萬噸。最大的煤田，用土法儘量開採，出產不過如此，足見產額與煤量完全不能相稱的。第二，土法開鑛絕對免不了暴殄天物。假如一個煤田有一百萬噸煤，用新法開採，最少可以採得出八十多萬噸，最多可以到九十五六萬噸；殘留在鑛洞裡永久採不出的煤成分很少。同樣的煤田，用土法開採，最多可以採得出五十萬噸：最少不過三十萬噸，因爲一個整個的煤田用土法挖爛了，處處都是廢窰，每一座廢窰裡都是滿的水，往往抽水的費用比存煤的價值還要大，要從新用新法開採，都不可能。況且土窰井底下又沒有圖。一旦洞口倒塌，誰也不知道地底下那裏有水。後來開採的人，無論如何小心，免不了要被老洞積水淹沒幾次的。中國近二十年來新式開煤鑛的大小災禍，損失在五百萬以上，死人在一萬左右，一半是這種積水所造成的。這種暴殄天物遺害子孫的土法，當然是不應該聽他存在的。

土窰的情形如此，半新式的『機器窰』更是如此。我這一次所看見的中國人自辦的『機器窰』有兩處：一是井陘的正豐公司，二是平定的保晉公司。正豐公司深十三丈的鑛井，砌得很是潦草。井上有幾個焗爐，一付絞車，井下有抽水機，小鐵軌，所以土人就叫牠做機器窰。但是公司並沒有工程師，採鑛也沒有計畫，井下邊沒有圖。所用去的資本，公司人當日不肯實說。據我估計總在二十萬元左右，但是每年只能出煤五六萬噸。沒有幾年，這個井就廢掉了。保晉公司是光緒三十三年所創立的，實收的股本

爲一百九十三萬兩銀子。實際用在平定的，大約總在五十萬兩以上。但是民國二年，牠只有鐵爐溝，燕子溝，老先生溝，漢河溝，莊莊溝，五處機器窰，和賈地溝，段家碑，後山溝三處土窰。所謂機器窰，完全與正豐公司一樣：沒有工程師，沒有計畫，沒有鑛圖。民國二年一共只出了十一萬噸煤。我們只要拿當年德國人辦的井陘鑛務局來一比，就知道這種半新式的機器窰的不經濟了。井陘鑛務局實際股本不過二十五萬兩銀子。民國二年已經出煤十七萬多噸！不但如此，從民國二年到如今，保晉公司絕對的沒有改良，每年最多的時候出過二十二萬噸。井陘鑛務局則出到六十萬噸。正豐公司于民國七年改組，請了一個德國工程師，完全用新法另開新井。到了十六年，也增加到十六萬噸。足見得土法與新法根本不能相容。完全用土法還有就是成本便宜的好處。把土法放大，變成功半新式的機器窰，如保晉正豐之類，所用的資本比新式鑛還多，而出產的能力與土窰一樣；鑛井不能永久，暴殄天物，遺害後人，也與土窰一樣。可見開鑛的人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定與政治教育得同樣的惡結果的。

英庚款之管理——答胡適之先生

杭立武

近讀獨立評論第九期，載胡適之先生論英庚款管理一文。其對于管理英庚款所顧慮各點，問有與最近事實未盡符合，茲分述如下：

（一）關于借用庚款還本辦法。此胡先生所最先注意者，胡先生云，「兩國換文上明明說着借款的本和利，都是基金，然而至今沒有人注意到這種借款應該怎樣還本，還本應該如何担保，這是第一個漏洞，我們眞不解這筆大借款的本錢，將來怎樣還到基金裏去。」夫貸款于人，倘僅斤斤于計息，而無所籌畫于還本，誠一大漏洞也。此種漏洞，在董事會初成立數月間，因時間上之關係，亦事實所難免。所以然者，文化教育之經費，唯取之于貸款之利息故目光先在于保息，極自然之事也。迨實行開始借款後，乃瞭然于保障還本之必要。故本年三月間，由董事會事務所提出還本辦法草案，經董事會議數度之詳細討論修正，

遂于四月十六日呈准行政院備案。有此還本辦法，雖不敢謂還本即有保障，然在法規上，未始非重大根據也。茲錄其文如下。

借用英庚款還本辦法

一，凡向董事會（以下稱本會）借用庚款者，除利息須依照本會所訂之保息辦法辦理外，應依照本辦法訂定分期還本辦法，其償還期限，及每期應償還之數額，另定之。

二，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能生利者，除給付應付利息外，應自借款契約簽立之日起，算至第口年起還本，每一年或每半年還本若干，由該機關在其收入項下劃歸本會指定之銀行專戶存儲。由該銀行先行按期提付。遇不敷時，應由借戶之主管機關負責籌還。至該借款全數清償之日爲止。

三，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暫時不能生利者，該借款本金應由借戶之主管機關指定本會認爲確實之他項收入儘先清償到期之應付本金。或由該主管機關商准財政部指定本會認爲確實之的款專戶存儲，按期撥付。此項手續須辦妥後方得借撥。

上項暫時不能生利之機關，迨其事業能生利時，得適用本辦法第二條辦理。

四，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係非生利者，該借款本金應由借戶之主管機關先行商准財政部指定本會認爲確實之的款專戶存儲，按期撥付。此項手續須辦妥後，方得借撥。

五，本金到期，倘借戶不能清付時，本會得停止給付借撥該借戶在中國之現金及在倫敦之購料款項各部分。

六，凡借用庚款未經全數清償時，該借用庚款機關在未經本會正式書面許可前，不得再借用本會款項，（包括倫敦購料委員會款項），或將該借款所購之材料機器或其他產業抵押或出售。本會對於該項材料機器或其他產業，在借款未還清前，保留所有權。……

（二）關于借用庚款付息保障，此胡先生提出之第二點。胡先生云，「其次是付息。付息的辦法雖有上文所引的保息辦法，然而我們聽說，多數的借款至今不曾起息，財政部的擔保自然是一句空話，借款機關自身的收入按

期提付也是不可靠的居多。」然此道聽之說，幸非事實也。會董事會成立僅一載餘，現金借款，已成立者，不過四種。其中除導淮一借款，當時因「江北水災奇重，導淮決不容緩，准予特別通融，將該會至本年年底之應得現款，先行撥付，所有手續，照保息辦法補辦（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六日第五次董事會決議案）」外，其餘皆經過長時間之審愼磋商，必獲有極確實之擔保，始與簽訂合同。且第一次之利息，均係于付款日先行扣除。至于購料借款，已成立者，亦僅六種，除建委會導淮會兩借款，因董事會初成立時，規章未備，大都通融辦理，關于還本付息條件，今尚未商洽妥定外，其餘皆係先立借款草約，詳訂還本付息擔保，方得購料。但購料手續，亦甚詳密，故必需經過相當之時期，俟各批材料購定出貨付價後，方能彙計。再行簽立正式契約，開始計算利息。至現已成立之借款，爲期不過數月，皆尚未至訂立正式契約計償利息之時。故雖不敢即謂利息將來必可實收，但亦不能預存悲觀，以爲借款機關收入按期提付多不可靠，而財部擔保亦屬空文也。至董事會所以爲付息求保障者，凡有所見，靡不預爲計畫。今試舉最近訂立之草約一種，擇錄其關于保障利息之條文，以見一斑。

實業部借用到期英庚款一十二萬三千二百鎊爲中央機器製造廠購買機料草約

（3）爲保証本借款還本付息確實起見，在本借款未清償以前，該機器廠無論組織有無變更，實業部應飭其每三個月將所有收入款項，以書面向董事會報告一次，並將其收入款項除經常費外，全數解存董事會所指定之銀行，專款存儲俟董事會將本借款到期應付之本息在該存款內扣除，如有餘存須經董事會通知該機器廠後，方可由該機器廠動支，至該機器廠經常費用，應由該機器廠于每會計年度開始前三個月編製預算書，送董事會審核備案。

（4）本借款之本息，除依照前條規定保証償還外，並由實業部商准財政部，以全國鑛產稅爲償還之擔保，其頭三年應付之利息，由實業部商准財政部撥付，自第四年起，所有利息，依照前條規定給付，在本草約簽訂後，應由財政部加給同意公函，以資保證。

（5）本借款應償還之本息，無論任何部份，如不

能依照前二條之規定償還時，應由實業部負責清償。

（10）本草約簽訂後，于董事會收到財政部給發本草約第四條所載之同意公函之日，發生效力。

（三）管理庚款機關組織，按之換文，該項機關有二，一爲在中國之董事會，一爲在倫敦之購料委員會。胡先生謂庚款之堪危慮即因該項組織不完備。其言曰，「董事會的董事，是由政府任命的，有缺額時仍由政府任命補充。董事是不免受政治影響的，如去年秋間董事黃漢樑因政治上的關係脫離鐵道部，即被政府免去董事職」。夫董事會既爲行政院之直屬機關，似若不能避免政治影響者。然就愚之所知，董事會成立一載餘，事實上尚未嘗一受政潮之重大波盪。至黃先生之被免職乃緣董事會議頻繁，且任秘書董事之職，久未到會，殊多不便，故由政府委人瓜代。胡先生又謂董事會組織之不健全，更在于「中國董事多數係借款機關的代表，其流弊也許可以單顧到借款機關的利益，而不顧到基金的前途」。此在董事會初成立時，實似有此危慮。然人事變遷，政潮起伏，所謂中國董事多數係借款機關代表之現象，已漸不復存在。且經本年春間之新任命，遂更成過去之歷史。而尤堪告慰者，則中西董事皆極審愼將事，努力于建造穩實之基金。此亦非愚一人之言，字林西報七月十二日之社論，尚可資參攷也。

最後胡先生所認爲組織上之不健全處，爲購料委員會與董事會之關係，未能詳細規定。此隸屬問題其重要安在，其不解決之弊又若何，請擇錄董事會呈行政院文一節以明之。文曰「董事會之負有保管庚款全部責任已見換文，則投資而欲其穩妥，購料而欲其適當，還本付息辦法，而欲其確實，皆係董事會基本之任務，設購料非由董事會辦理，則將不免發生下列流弊。

甲，購料委員會直接代各機關購料，其材料之數量價值用途，董事會無還稽核。

乙，各機關所購之材料是否必需，無從審查。

丙，還本付息辦法，不能得有確實之保障。

總之若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董事會一日不能行使我政府所授予之職權，庚款前途殊爲可慮。」查問題之發生，始于客歲十月，因時局關係，遷延半載，未能解決。董事會中西董事莫不引爲深憂。然幸本年四月間，行政院于第二十二次會議，斷然通過董事會所簽呈之三項辦法。一曰「中英庚款購料委員會應遵守我政府所頒發之中英庚款購料

委員會章程」。二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爲各關係購料部會與中英庚款購料委員會之惟一轉遞機關，凡一切購料定單及其他委託文件，必須由董事會加蓋正式印章，寄交購料委員會，方爲有效。」三曰「購料委員會應將在倫敦所付購料款之精密賬目，隨時送交董事會，並應將該委員會事務所經臨各費於每會計年度開始前三個月，造具預算，於每會計年度終了時造具決算，送交董事會審核。」比經將訓令轉達後，雖尚未准購料會函復遵照辦理，然事實上函電往還，兩會間之關係，已漸臻密切而趨合作之途矣。此差堪爲胡先生及留心英庚款者告慰者也。

此外對於胡先生之文，尚有須解釋者二點。一爲胡先生所引關於上海金融商業報刊載之流言所謂「最近有一大批馬口鐵在上海市面上出賣，價錢比市價低的多多；有人傳說這一批馬口鐵是原來用英國退還庚款買的，我們不知道這種疑心有什麼充分的証據，然而在商業場中一般人頗相信庚款的支用會有不規則之處，一種嚴密的調查，是我們最歡迎的。」查此項流言，董事會於春間，即已覺察。調查結果，知流言之非盡無憑。當由董事會議決，向某機關詢明眞相。據答係因欲購某種材料爲英國之所無，遂將剩餘之某材料，變換現金，以便轉向美國購買所需之料。惟自董事會立場言，無論其理由如何，其辦法之未能盡合，則不可諱言也。所幸者事件發覺尚早，如斯變賣之料，僅屬一部份。其餘當已由董事會商洽收回，妥密處置。抑此後購料會隸屬董事會之關係，既已確定，董事會當漸可實行其管理全部庚款之權。更益以詳密之各種規章，嚴格執行，似前此不幸之事件，當可望其不再發生矣。

又胡先生所引倫敦路透電訊，謂有議員某君，在英國會提出質問，深恐退還之庚款，其支配未能悉照換文之規定。其懷疑之理由，則在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請求中國政府發給正式文件保障借款的利息，而中國政府至今不理這種請求。」愚于此無說焉。蓋英議員某君之言，愚實未能了解其意。嘗與本會英人康德黎先生，參其原詞，加以推究，亦未能析辨之。所可知言，則董事會固未嘗請求中國政府發給保息之正式文件，而中國政府亦無所謂未加理會也。

杭立武先生此文，篇幅太長，我們大胆代他刪去了一小部分，來不及先得他的同意，要請他原諒。

編者記

英庚款的管理——答杭立武先生

胡適

杭先生是在英庚款董事會任職的人，他指出的幾點，使我們知道董事會最近補救的辦法，我們讀了自然很高興。然而我還有不能不顧慮的幾點。

第一，『借用英庚款還本辦法』不過是呈准行政院備案的一件公文，杭先生自己也說『不敢謂還本即有保障』。究竟現在已借出的庚款（中國倫敦兩處）已有了還本的保障沒有呢？

第二，我說『多數的借款至今不曾起息』，杭先生說是『道聽之說，幸非事實』。然而他自己也說建設委員會與導淮委員會的借款至今還不曾商妥還本付息的條件。此外鐵道部各路的購料借款究竟起了利息沒有？杭先生說：『雖不敢卽謂利息將來必可實收，但亦不能預存悲觀』。其實我們的悲觀也不過是如杭先生說的『不敢卽謂利息將來必可實收』而已？

第三，關於董事會的組織，杭先生一面說『董事會成立一載餘，事實上尚未嘗一受政潮之重大波盪』，而他一面又說，『人事變遷，政潮起伏，所謂中國董事多數係借款機關代表之現象，已漸不復存在』。這就是說，政潮起伏可以影響各董事所代表的機關，而不致更動董事的人選。這自然是很可喜的現象，我們希望將來政府不要破壞這個很可喜的成例，並且希望各位董事不要因爲他們現在不代表借款機關了而就減少他們對庚款管理的興趣。

第四，董事會與購料委員會的統轄問題，有了行政院第二十二次會議的議決案，已可算有了一個比較滿人意的解決了。何以至今購料委員會還不曾『函復遵照辦理』呢？是否行政院的命令不能行於王景春先生們的購料委員會呢？

第五，最後我要請杭先生和董事諸先生以及國內外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大家考慮我在獨立評論第九號的結論：『我們的希望是要從根本上變更庚款換文所規定用投資借款作基金的原則。去年三月以前所積存的庚款，不妨依原案。……去年三月以後的庚款，

應該變更辦法，完全交董事會管理，以一半存儲作基金，以一半隨時用在基本的文化教育事業上。』杭先生對於這個結論，完全不表示意見。但我的原文的要點只在於證明換文原則之荒謬不可用，只在於證明換文原則之不可不變更。那個荒謬的原則不更換，英庚款的管理是不會有效率的。

時代公論

第二十二號　八月廿六日出版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　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 政潮平息與熱河吃緊（達）
時事 南京市黨部的選舉（易）
述評 誰尸中央大學「停擺」之咎？（調）
• 抗日抵貨之合法性　雷震
• 陳井包運日貨案之管轄問題　胡長清
德國政局陲杭不安之原因　崔宗埏
國民革命的前途　郭壽華
自衛與自治　曾濟寬
英庚款之管理　杭立武
國殤（四幕劇）（三）　顧一樵
讀者論壇　余貽謙
通訊　陝西實業考察記（一）　何慶雲

東北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要目

評論
日本進攻熱河矣　元之
在滿日軍之內閧　馬毅
倭奴攻熱民衆應有之覺悟　惠民
東北問題最近之嚴重化　左宗綸

著論
外國人在蘇聯之權利地位　王之相
各國金融資本仲在中國的觸角　鄧伯粹
『與日絕交！』　博敭譯
馴赤與收復失地　紀清漪
現代之蒙古　王之相

第一卷第四期要目

評論
左右兩大勢力間之中國　紀清漪
如此民族　博敭
危急的東北與挽救的方略　嘉民

著論
外國人在蘇聯之權利地位　王之相
各國金融資本仲在中國的觸角　鄧伯粹
抗倭要術　徐士達
最近義勇軍的活躍及我們應有的努力　博敭
東三省經濟之發展　馬毅譯
現代之蒙古　王之相

定價：每期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

社址：北平地安門外　後海　廣化寺

商務印書館復業後
對於讀書界之新貢獻

萬有文庫 發售單行本

本館發行萬有文庫，原以全智識爲範圍，謀系統之貢獻，其中所選，皆人人當讀之書。自出版以來，迭接各方面來信，咸以不能分購爲憾；其中尤以貧苦學子，函欲各嘗其一臠，而無力購買全書者，時時引爲憾事。茲爲便利讀者起見，特選出五百九十種，作爲單行本發售。例如國學基本叢書中頗多今日坊間所不易得之本，爲研究文學者所亟待查考之書，其中一百廿回水滸，尤足珍貴。又如漢譯世界名著中之各種譯本，皆各科中權威之作，吾國向無此項譯本者，際此金價高漲之際，原本既貴，譯本又不易得。本館爲發揚文化起見，故於復業之初，將此種佳本發售，藉作貢獻。其他各項叢書，或均爲久陷飢渴之讀書界所企望而不可得到者。書名繁多，另印目錄分贈，以供各人之自擇。存書無多，尚希從早選購爲幸！

備有目錄
承索即贈

四大便利

選擇便利 各書單行發售讀者可依個人研究之興趣自由選購

購置便利 每種售價有低至一角五分者另定購滿五十元再打九折之辦法

庋藏便利 印刷紙張版式標點完全一致可隨時隨意選購自成一套書庫

携帶便利 書式類似「巾箱本」携帶翻閱均覺便利

中國地形圖

曾世英等編。橫二尺五寸，縱二尺，整幅中國地圖有等高線以表示地形者以此爲最詳最精。價一元外埠加郵費二角。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發行。

川廣鐵道計畫

丁文江等著。實測自重慶至廣州灣路線，附載沿路各省之地形鑛產水利等，附圖多幅。價三元。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發行。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學風

第二卷第七期

要目

中國圖書著者符號……汪祖蔭
編列法之又一商榷……楊先成譯
參攷室的主顧及其助手……李宜清
本館兒童室閱覽報告……張振珮
宗教的將來……劉叔雅
極可珍貴之望溪手稿……吳景賢
安徽書院志（四）……陳東原
中國教育史話（二）……

書報介紹　安徽圖書館協會消息

發行：安慶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期一角全年十期連郵一元

鞭策週刊

本刊準於每星期日出版現已出至第二十五期內容除時評外兼載社會科學哲學論文及文藝作品時評對象不限於政治所取態度無任何背景然亦不知有所諱忌執筆諸氏係北平各大學任教全人不隸屬於何派不寄籍於何黨均本固有良知與一己見地作人民之喉舌發讜直之言論茲爲益事推廣起見徵求讀者歡迎直接訂閱

社址北平東城祿米倉二十七號

售價每期四分半年一元全年二元

本期目次

關於中國政治出路的管見　董人驥
「打倒帝國主義」的空言與實際　須尊
文章新論（中）　夢因
學問之統一　譯
寫給章太炎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不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認爲新聞紙類

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　胡適

中國地下富源的估計　翁文灝

故宮博物院的謎　叔永

改革高等教育的討論　吳世昌

也談談輔幣問題　吳嵩慶

北戴河有什麼　秋水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瓊州　海口會文書局

廈門　樂育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全民報社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浙江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　北海縣中合作社

獨立評論

第十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

胡適

丁文江先生的「中國政治的出路」（本刊十一號）發表之後，國聞週報（九卷三十一期）登出一篇季廉先生的「挽救國難的一個私案」，次期（九卷三十二期）又登出一篇季廉先生批評丁先生的文字，題爲「中國政治出路商榷」。這三篇文字都是討論中國政治出路的，都使我感覺深厚的興趣。丁先生不幸在山上病了一場，病起不久，他又出門旅行去了。他對於季廉先生的批評是否另有答覆，我不知道。我此時要說的，只是我個人對這三篇文字的感想。

先看看季廉先生批評丁先生的五點：

一，季廉先生責備丁先生下錯了「武力革命」的定義。其實這是季廉先生把文字看錯了。丁先生說，改革政治的一條路『是用武力革命，在短時期內推翻原有的政府』。這裏他並不曾下什麼革命定義，只是說用武力來在短時期內推翻政府的一條路。季廉先生誤把下半句看作上半句的定義，所以他錯怪丁君了。

二，他又責備丁君的『出路』都不能針對他所指出的七個革命困難，所以『差不多不是對症之藥』。他說：

> 現在是什麼時候？現在是什麼局面？社會的崩潰就在目前，敵人的侵略已入堂奧，只是對於現在的政府用『要求』的方式來改革政治，會有成效嗎？……要想由『討論』『清理』『研究』中來找條出路，恐怕路還沒找着，敵人的飛機就來光臨了，共黨的暴動就要發生了。

這段話，我看了很覺得奇怪。季廉先生似乎忘了他自己剛在半個月之前還在一篇『最低限度的改革』裡提出四項『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哩！（國聞週報九卷二十九期）他最近發表的幾篇大文章，那一篇不是『討論，清理，研究』的文章？——他最近還提議要『改造風俗』哩！風俗的改造怕也未必比敵人的飛機走的更快吧？——如果我的觀察不誤，季廉君和丁君同是想找到三年之艾來醫七年之病的。救國沒有捷徑，也許最迂緩的路倒反是最快捷的路。

三，他說丁君文中有自相矛盾之處，比如丁君說過中國舊有的政府組織很少可以利用，何以他又對現政府提出

各種要求呢？對於這一點，最好用季廉君自己的話來回答：

『我們不高唱實行憲政，不高唱澈底改革，我們爲稍改進我們的環境計，爲國民黨本身存在計，我們提出這簡單的幾條方案。』（國聞週報九卷二十九期）

四，他很嚴厲的批評丁君『要求國民政府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一條，他『考察英美德法民主政治先進各國，從來沒聽說政府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我想，季廉君未免失言了。凡憲法中規定總統幾年改選一次，議會的任期和解散，總統可以被彈劾去位，總統中道死了或辭了時應由何人繼任，凡此等規定都是『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

五，他又怪丁君要求『尊重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一條爲『絲毫沒有替貧苦大衆着想』。這自然是個人的觀點的不同，我們不能勉強季廉君拋棄他的『嚴刑峻法』論來牽就我們的自由論。但我們忍不住要請教：季廉君贊成五年內備有一千架飛機五十隻潛水艇四十隻驅逐艦的國防政策（國聞週報九卷三十一期），是否『替貧苦大衆着想』的結論呢？

以上五點，不過是就季廉先生的懷疑，稍稍替丁先生加一點分剖解釋。以下要討論季廉先生自己的「私案」。

○　○　○

季廉先生的『挽救國難的一個私案』確是一個很大胆又很動人的動議，是值得大家平心考慮的。他的原則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人民要自動組織一個能夠肩荷政治責任的團體，要自動設置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再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祇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

『這樣理想的團體，就是全國各種有信用有實力的職業團體，組織聯合會。由全國各省市商會，工會，農會，教育會，銀行公會，律師工會，新聞協會，工程師會等同各地眞正的職業團體，推選代表組織之，不妨就命名爲「全國職業聯合會」。由這個聯合會的代表大會，產生一個執行委員會，執行通常職務。全國代表大會每年舉行大會二次，決議各種方針。代表大會投票方法以團體爲單位，每一團體一票，一個團體有代表三人。代表大會的人數不要過三百人。執行委員會人數，最多不要過二十人

。』

季廉君希望由全國教授聯合會發起組織這個全國職業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應該『向政府提出下列各種改革要求，願同政府協同研究，澈底合作，促其早日實現』：

（1）樹立有力的政府。
（2）認眞執行既存法律。
（3）切實編裁軍隊。
（4）安定社會，發展生產。
（5）積極準備抵抗暴日。
（6）厲行鞏固國防。
（7）積極對俄復交。

『大會成立之後，先要作一兩件事（例如教育經費的獨立）試試力量。……有了美滿結果之後，再進一步作禁煙運動，或裁兵運動，先與政府合作，若果不能，再採取嚴厲手段。農人拒種鴉片，商會拒絕爲政府籌款，商人拒納苛捐雜稅，全國報紙極力援助，這兩種運動也就不難達到目的。到了這個地步，聯合會的力量有了充分表現，經過嚴重實驗，証明意志一致，步伐整齊，然後可以大有爲了。』

這是季廉君的「私案」的大旨。他自己說（九卷三十二期）他的提議有四個優點：一，可以避免革命；二，可以使人民得到政治的訓練；三，『以職業團體或其他有實力有信用的團體聯合起來從事政治運動，現在已經有了基礎（例如廢除內戰大同盟）。將這種運動擴大，比較輕而易舉。』四，此案有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根據。

我對於此案的原則是深表同情的。我們此時確實需要一個能够擔負政治責任的人民團體，一面幫助政府使他有力，一面監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我想這個原則大概很少人不贊同的。但是季廉先生的議論，依我個人的觀察，未免太樂觀了，未免忽略了事實上的許多困難。

第一，我們的『全國各種有信用有實力的職業團體』究竟在那裏？季廉先生所列舉的許多團體中，除了銀行公會和律師公會之外，商會已很散漫了，工會只是無數不能合作的小團體，農會是壓根兒不存在，教育會是久已廢止了，新聞協會是沒有的。就是季廉先生所希望來發起這個新運動的『全國教授聯合會』，至今也還不曾應運而生。沒有這些分子團體，又何從產生那有力的全國聯合會呢？

第二，現有的各種職業團體又往往是四分五裂，不能合作的。即以上海的商會而論，就有不少的黨派糾紛。工會的分裂鬥爭更是大家知道的。各地教育界的派別紛爭也

是不可諱的事實；將來若有全國教授會的組織，我們很難希望一個「有信用有實力」的救國團體。

第三，現在所謂「公開」，那一個不是在黨部的箝制之下的？即以報館業而論，政府已有保障言論自由的種種法律及命令了，已明令停止電報與新聞的檢查了，然而各地報紙雜誌時時還受檢查，還被沒收或停止郵寄，我不曾聽見有何地的「新聞協會」出來作一點點的抵抗。李廉先生所期望的「實力」又在那裏？他們不能抵抗本業的受壓迫摧殘，如何能有「實力」作全國的政治運動呢？

第四，李廉先生說他的提案『可以避免革命』，但他明明表示，『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祇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這就是革命的事業了。這種革命的事業可以希望從上文所舉的職業團體裏發生嗎？他們能夠負荷這種政治責任嗎？

以上是我對於李廉先生的提案的幾個疑點。我的懷疑是因爲他的說法有點『三分顏料開染坊』的過度樂觀而引起的懷疑。但我已說過，我是贊成他的原則的。中國今日應該有一個負責任的人民干政團體。但我們對於這個團體，希望不可太大，責效不可太急，更不必說「自動組織政府」一類的大話把廣洽卿史量才一類的人嚇跑。我們不能希望『全國人民齊集在一個嚴密組織之中，以四萬萬人的力量向共同的目標努力』。我們只能希望在最近幾年之內國中的智識階級和職業階級的優秀人才能組織一個可以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並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團體。

這個干政團體的產生，依我個人的估計，在最初的時期，應該從下列的幾種團體裡出來：

(一)學術團體：如中國經濟學社，中國社會科學社，中國政治學會，中國工程學會，中國地質學會……以及各大學教授會，各地學者的小組織之類。

(二)商人團體：如重要城市有組織的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之類。

(三)技術職業團體：如律師公會，記者公會，郵務公會，以及其他技術職工的組合，如南方的機器工會，海員公會之類。

這些團體本身都站得住，都有相當的信用，其中都含有知識高明眼光遠大的分子，只要有能負責任的領袖人物出來號召，我想，在一種積極的，建設的，有益於國家民族的目標之下，應該可以產生一個有計畫有力量的政治大組合。

這樣一個團結，如果沒有更適當的名稱，我們或者可以稱他做『建國大同盟』。因爲今日的眞問題，其實不是敵人的飛機何時飛到我們屋上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抗日聯俄的問題，也不是共產黨的問題，乃是怎樣建設一個統一的，治安的，普遍繁榮的中華國家的問題。我們要擔負的政治責任，就是這個建設國家的責任。如果我們能在這個『建國』的大目標之下，把國中的智識，技術，職業的人才組織起來，也許就是中國政治的一條出路罷？

二一，九，五夜。

中國地下富源的估計

翁文灝

雖然近十幾年來我們已够作孽——糟蹋了不少日本紙，報告我們礦產調查的結果，但還是不斷的有人問我中國礦產到底是富麼，煤鐵够用麼。有這種問題的人大約是聽了或看了外國人的矛盾的議論，覺得不容易判斷，因而引起對於中國的物質發展前途的擔心。現在且把這種觀念的變遷從頭說起。

外國人對於中國的觀察起初當然是狠淺薄的，且不要說馬哥孛羅對於煤礦的少見多怪，直到了前清初年被康熙帝派到各省去測繪地圖的法國教士，還有這樣紀載（見一七三五年杜赫德所著書）：

中國各山礦藏豐富極了，地方上人都說金銀各礦無一不全。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好好的開採，正是他們一定的政策，因爲開了礦會弄得百姓太有錢了，太滿足了，反使得地方不安。……石炭更加豐富，世界最富的國家都不能及，山西陝西北直隸各省滿山皆是。……

一百三十年之後德國地質大家李希霍芬到中國來攷察了。他因受了上海英國商會的津貼，所以沿路都有通信報告。對於山西的煤礦，他說：

可見山西眞是世界上煤鐵最豐富的地方，照現在世界的銷路來算，他可以單獨供給全世界幾千年。

美國代那教授曾經計算本西佛尼州四萬四千方哩中煤田面積佔了二萬方哩，他以爲全世界煤礦要算該州爲最富。殊不知中國的山西有五萬五千方哩的面

積，他的煤礦之富要比本西佛尼州勝過許多，而且開採極其容易，價值極低，可以大量的出產。

這是一八七〇年六月李希霍芬在北京寫的，『可供世界之用幾千年』云云到現在中國中小學教課書中還往往整個引用著。雖然全世界的煤鐵產銷額六十年以來都已增加了七倍，山西的礦藏却決不會生長，所以李希霍芬在那時說可供給那時的世界幾千年，在現時的世界決不能供給的同樣長久，這是很顯明的事實。所以即使他的觀察不差，他的文章現在也不能抄了。而且李希霍芬那時已看見了二種困難：一是離海太遠交通不便；二是地勢甚高，自山西到平原造鐵路很不容易。這種困難非常實在，他能預先見到，眞可佩服。

但是當時的調查實在簡略得很。一八九八年英商福公司取得了山西河南的大礦權之後，方始做了一些詳細考察。他們所聘的美籍工程師宿克來 W. H. Shockley 報告山西鐵礦只有數寸至一尺厚，最多不過三尺，雖然本地傳說從前曾偶有開到二丈的。後來李德（Thomas Read）也去調查，得到同樣結論，說山西鐵礦分布面積雖廣，但爲大規模新法化鐵爐是不够用的。他的報告曾在一九一〇年瑞京國際地質學會發表。從此中國富於鐵礦之說已經動搖。

民國三年張謇做北京的農商總長，提倡他所謂棉鐵政策，聘請幾個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丁格蘭等，調查國內的鐵礦。不久地質調查所的中國人也參加及繼續那種工作。有時還加以實行探礦。做到民國十年，總算大略告一段落，著成了一部中國鐵礦誌，把全國——至少交通較便，經濟上可以新法經營的地方，——重要鐵礦都做了一個具體的計算。全國鐵礦砂總儲量是九萬七千萬噸，其中遼寧一省却佔了七萬四千萬噸。除了遼寧，在關內的只有二萬三千萬噸。即使連遼寧在內，照美國每年要開採一萬萬噸的比例，也九年便可開完。所以中國的鐵礦眞不算多，從前取用不竭的觀察，眞是錯誤，眞是沒有夢想到近代工業規模之大。固然民國十年的計算並不能信爲完全，即如地質調查所在民國十年以後發見的也可加上三四千萬噸。但究竟所加無多，大數上並無根本變動。此外如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見的白雲鄂博，以及廣東建設廳所勘定的雲浮鐵礦，也曾在報上宣傳一時。但我曾經打聽深知其地的人們，據說並不能如此樂觀。綏遠也許可望有幾百萬至一千萬噸，廣東更多是些浮面的褐鐵礦及少量的赤鐵礦。可見此後發見愈弄愈難，根本結論似乎不容易變更。我們只能對日本自傲，因爲他們只有六千萬至八千萬噸的鐵礦儲量，而每年

銷費額却要三百萬噸，自己供給力不過二十年。中國每年銷費額還是很少，即使理想的增加到日本一樣我們還能自己供給三百多年。但除了東三省，我們所有的鐵礦便不够一百年之用了。這當然不過只給一個大概的觀念，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然而從此之後中國鐵礦之豐冠於天下，或用山西四川的薄層鐵礦，來開一天幾百或幾千噸的大鐵廠，這種念頭在外國專家之中已不會有的了。（註一）

所以除了遼寧省之外中國鐵礦眞是甚窮，要是靠這一些來發展大規模的銅鐵業眞要格外珍惜格外節省。不過我們現在並說不到此。除了遼寧省日本人辦的鐵廠不計外，中國已有的新法化鐵爐如龍煙漢冶萍等合起來本有每天一千三百噸的能力，現在都因軍事的擾亂，行政的干涉以及種種原因把他們都停閉了，只剩了漢口的六河溝公司一個爐子還每天幾十噸勉强掙扎着。如果我們這樣的不會用，那末二萬萬噸的儲藏量眞還太多了。

不過我們對于鐵礦雖然不會自己製煉，却會現成的賣出去。算到民國二年止，湖北大冶（連象鼻山在內）共已賣出六百萬噸，安徽繁昌當塗二縣共已賣出四百萬噸。這一千萬噸都是含鐵百分六十左右的好礦，都爲日本八幡等廠製成鐵和鋼了。（註二）

近年意見最不一致的，是關於中國煤礦富源的估計。一九一二年坎拿大開國際地質學會議，要統計全世界的煤礦儲量。那時中國還無人出席，而中國煤礦又是著名豐富遺漏不得，所以他們請了一個美國人杜雷克（N. F. Drake會做北洋大學教授）一個日本人井上禧之助（方任日本地質調查所所長）各做了一篇文章。杜氏的總數是九十九萬六千多兆噸，井上氏說只有三萬九千兆噸，兩數相差到二十五倍，可見當時知識的缺乏。不過大多數留心中國事情的外國學者都不相信井上的估計，而默認杜雷克的數目爲可靠，只用他來做比較標準。照那次計算，世界各國煤礦之富要推美國爲第一，坎拿大第二，中國第三，德國第四，英國第五。這個估計因爲是國際地質學會議所發表的，現在還有許多人信爲唯一的確實可靠。所以我們地質調查所的新估計發表後，因爲與此不符，便有二三個外國學者（？）表示懷疑的口氣。中國朋友以爲外國人既不相信，一定是不可靠，不過原諒我們工作時間太短，所以沒有調查完全。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一九一二年各國煤礦估計太匆促，原是錯誤很多，各國都重加估計了。坎拿大原估爲一百二十三萬兆噸，重估後跌到十七萬兆噸，差了七

倍有餘。德國最新估計是十一萬兆噸（連薩爾在內），比一九一二年原估的四十四萬兆噸，要減少四倍。連歐美各國尙且能相差如此，估計中國煤礦的杜雷克不過根據很窄的個人經驗，大部份還是爲李希霍芬所影響，他的估計豈能作爲鐵案？何以現在講中國富源的偏要咬定舊數不肯更改？

照中國地質調查所的估計，中國全國（當然連東三省在內）煤礦儲量共有二十餘萬兆噸，比杜雷克原估要小三倍至四倍，這個數目是有許多實地測量及許多參攷材料做基礎，而且經過二次獨立計算大致相符，我們自信是比較可靠的。這個數目比杜雷克的固然減少了，但若照坎拿大德國等新估計作比較，中國反從世界第三位升到了第二位，只有美國還比我們富的多。

如此中國的煤要算富的了。不過開採的却是極少，除了撫順開灤之外全年只出產一千三百萬噸。即使連撫開二大礦在內，每年也不過二千五百萬噸。如此節省下去還可供給一萬年之用，眞是太多了。所以煤就是一種我國特有的富源，應該大大的開發他，一方面自己用，一方面應該輸出外國，換回資本，以抵銷購置機器等生產材料的損失。德英是歐洲煤礦最富的，合衆國是美洲煤礦最富的，這種從煤礦而發生的經濟力量他們都已充分發揮了。中國是亞洲煤礦最富的，但應該如何好好利用呢？但煤的分布又是各處很不平均的，北方的遼冀魯豫確是不少，但開發已差不多了。南方的川湘滇黔也很出名，但層薄質劣，比北方已差得遠了。最富的始終要推山西，儲量佔全國百分之五十，種類也各式皆有。只是像李希霍芬早就見到的，被太行山隔在內地，一時運不出來。所以像石大鐵路等的建築關係實甚重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一省的事，乃是全國的事。

△　△　△

講到石油，地下富源的估計更加困難了。照美國地質調查所的計算，現在剩下來的富源最大是南美洲各國的總額，共有一千三百六十兆噸。美國與俄國差不多，各有一千兆噸。波斯及美索波達米亞次之，共有八百餘兆噸。又次爲墨西哥及南洋羣島，皆在五百兆噸上下。再次爲中國日本及歐洲各國，（除俄國外）約各二百兆噸弱。其中關于中國的數字是否可靠，我實在不敢說。中國油礦的分布是在新疆甘肅陝西四川我們是知道的，尤其於川陝二省我們已有相當詳細的調查。只是油量估計不能全照外國老例推測，必須經過實際鑽探方能知道。中國只有陝西油田在

民國三年北京政府與美孚合辦時，曾經鑽探過，不過當時是一種臨時特別組織，技術上至少地質工作上全由美國人主持，中國似乎沒人參加，所以各事無人接洽，至少我從未看見有一個中國人的報告。美國技師的鑽探報告留下給我們見到的似乎都不很完全。地質只有粗報，油量並未確載，難道還有別的材料爲美國方面所有，而中國方面沒有得到麼？還是中國自己損失了呢？我曾經與原經手的美國技師通信，請他們做一個完全報告給我，但他們要求很大的報酬，嚇得我不敢再說。無論如何，美國人說中國儲油量有一三七五兆桶（七桶成一噸），這樣的細數，就我們現在所知，叫我是估計不出的。如果此說屬實，則中國油礦近于日本還稍多一些，已不算太壞了。但日本每年產油二十多萬噸，中國還產不到五百噸。中國煤油汽油用途日廣，對于油礦的探採是必須趕緊進行的。

○　○　○

以上三種可算是最重要的礦。關于此三種礦產富源的估計固然還有其他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是自己毫無眞知只會抄襲和空想的議論，我們當然不必討論。此外如鎢和銻都是中國所特富爲世界各國所不能及的，只可惜用途有限，于經濟不發生很大的影響。錫鋅等礦中國也還不算頂少。金礦要推黑龍江爲頂富，可惜現在情形不同了。但金礦究竟有限，黑吉兩省的金礦儲量，據俄人阿乜耳特近于大胆的計算也只值二千三百兆金元。

總結一句，中國地大物博固然不能信仰太過，但是尚未開發的地下富源照目前情形確還不算甚少，不宜過于短氣。我們現在已到民窮財盡不得了的時代，似乎可以暫時擱起康熙年間西洋教士的政治哲學：『不許百姓開礦，因爲恐怕他們會太有錢了。』

（註一）參看丁文江『漫遊散記』八（本刊第十六號）

（註二）參看翁文灝『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本刊第一號）。

故宮博物院的謎

叔永

最近幾天來，中外人士所仰望爲東方古物淵藪的故宮博物院，忽然在疑雲籠罩之下，成了輿論注意的中心。構

成疑雲的事件有兩個：一是所謂私售古物事件，一是所謂遷移抵押事件。關於前者，有北平政務委員會派員視察的提議；關於後者，有北平學者陳寅恪等上南北各要人的長信及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的專電。

以上兩件事體的輕重，當然不可一概而論。如所謂私售古物事件，所關係的不過少數不甚重要的物品，論其價值，也不過幾十萬元的出入。只要他們辦理的手續完備賬目清楚，而所售出的項欵，又無侵吞中飽的弊病，似乎無論何人，沒有甚麼非反對不可的理由。至於遷移抵押的問題，則關係故宮博物院整個的存亡。故宮博物院的收藏，雖不足以代表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結晶，至少也就關係中國一部分文物的存亡。北平政務委員會，何以僅問較小的『私售古物』事件，而不聞對於較大的『遷移抵押』事件有所表示，僅有幾個大學教授出來大聲疾呼？這是我們不解的第一個謎。

中國是有名的謠言國，何況在危疑震盪的時候？何況有深切的利害關係時候？所以關於故宮博物院的種種謠言，我們以爲毫不足怪。消滅謠言的最妙方法，是宣布事實的眞相。我們曾經看見故宮博物院發表的聲明（見北平及天津九月四日各報），對於『私售古物』一事，已有相當的說明。不過對於『遷移抵押』一層，雖經他們拿裝箱入庫房來說明謠言之所由起，但這決不足以證明政府沒有遷移抵押的用心或計畫。因爲果然一旦有遷移行爲，裝了箱子不是更便於實行嗎？進了庫房，就不能再行搬出嗎？況且遷移抵押，也不是故宮博物院的當局所能主持的事，所以故宮博物院當局的聲明，本來是無足輕重的。除非故宮博物院的當局，鄭重的向國民聲明，他們必定要盡力保全這個博物院，倘若政府命令他們遷移抵押，他們也誓死不奉命令。但是這樣的一個聲明，究竟還不如政府直接聲明，故宮博物院必須整個的保存，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決不遷移或變賣的好得多。我們所不解的，政府當局，既得南北各教授的緘電以及易寅村院長等的報告，何以至今還沒有一個表明態度以消滅一切推測謠言的聲明發表？

這是故宮博物院的第二個謎。

還有第三個更大更難解決的謎，便是：故宮博物院的前途究竟怎樣？我們曉得在這樣嚴重國難之下，主張遷移，不見得便是破壞故宮博物院。主持抵押或變賣，當然又當別論了。不過若是有人主張以遷移爲保全故宮博物院的一個方法，我們要請他注意下列幾點：

一，照目下的情形，若是北平不安全，何處算是安全的

地方？洛陽嗎？西安嗎？這些地方，不但兵險不能保，就是水險火險也不容易保了。

二，聽說故宮博物院的物品，裝起箱來，已不下千餘個。這樣大批的箱籠，經過長途輪船火車的運輸，誰能保定途中不出事呢？

三，故宮博物院之所以難得，不但是因爲他有許多古物，乃是因爲他把許多時代的古物搜羅在一起，可以作比較研究的用處。一經搬移，即使不至損失，亦不免分散，那末，古物的功用也就減少了。

從以上種種考慮，我們以爲故宮博物院，若有保存的可能，只有『就地保存』的一法。要做到『就地保存』，我們以爲有兩類人應負特別責任。

一，在故宮博物院範圍以內，應由故宮博物院的當局人們完全負責。政府既把這一付中華國寶，交與公等保管，公等應存『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決心，不容有一紙一瓶，由公等手中喪失。

二，在故宮博物院範圍以外，如何能使這個無價的寶藏，安然無恙，渡過這個難關，則是中央政府及地方當局的責任。故宮博物院的負責人們，若保管的不得當，公等固當盡監察的責任；但在故宮博物院範圍以外，爲該院當局權力之所不及，則保護維持，公等尤責無旁貸，不容存一『必烹若翁，請分我一杯羹』的觀念。

以上兩層，若做得到，我們以爲故宮博物院的前途，并無所用其悲觀。若萬不得已而歸於破壞，但使這個破壞不是由我們自己發動的，但使我們曾經盡過自己的力量以圖保全過的，即使終歸破壞與毀滅，也可以告無罪於已往的祖宗與未來的子孫。我的朋友傅孟眞君有句話說的好：『國寶皆是人造的。我們總要給我們的子孫留下一個更爲世界供獻的憑藉，這即是國民的人格』。我們希望注意北平古物的人們，多想一想這句話。

二十一，九，五。

改革高等教育的討論

吳世昌

孟眞先生：

讀獨立評論十四期會論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感

佩之餘，對於我是一種興奮。我是今年剛從大學畢業的一個學生，四年來感受此問題之嚴重與深刻，無時或已，也常常與師友愼重討論過。現在把我的意見寫出來，愚者千慮，容有一得；而且因爲自己是在校學生，對此問題之認識或較親切。用敢不揣冒昧，謹就教於　先生：

我以爲要整頓現在的大學教育，解決私立大學及提高學術程度，改革學風諸端，殆皆可從下列兩個問題入手：

一，「學士」學位的授予問題。

二，大學的課程，講授問題。

一，「學士」學位的授予問題，——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一般青年入大學，大多數（雖然不是全數）是爲將來謀職業的資格。各界（政界例外）的聘用人員，也大都以資格爲去取標準。因求智識而獲得資格，本來是很自然的現象，也是事理之常。但却因此引起社會上一些不肖分子，利用青年的弱點，弄了許多私立「大學」，上則矇蔽敷衍政府，以求倖存；下則欺騙中學的青年，騙取四年學費，發了幾片講義，就貿貿然給他一個「文學士」或「法學士」，那些青年，也以「文學士」「法學士」居之而不慚。這是指一般「野鷄大學」而言，其餘比較切實認眞的大學，因爲院系重疊，內容複雜，教員優劣有別，分數寬緊不同；有的老實一些的學生，還着認眞的教員，孜孜四年，僅免被斥。有的不好讀書，却善揣摩，論文有人代做，分數準有把握，吃喝嬉戲了四年，不但成績優異，方冠加頂，有時還有各種獎學金到手。我知道這類的例子多極了。這類惡現象不鏟除，一切問題無從解決。所以我以爲孟眞先生主張廢止年級制極對。但我的意見稍有補充，異同，而尤注重改善授予學位的方法。茲具體簡述如下：

一，各大學，不論其爲國立，省立，或私立，不得擅自授予學位。學位之授予，必須經過「國家考試」。

二，此項「國家考試」，可由教部聘各大學教授及各專家組織委員會主持之。試題由委員會擬定後送教部，由教部擇定後，密封頒發全國各大學。指令各大學請求學位之學生受試，全國同日舉行，由各該大學行政人員監考，試卷彙送教部，由教部分發委員會評閱。合格者由教部授予學位，否則不得自稱文學士，亦不得稱某大學畢業，祇准稱肄業。

三，此項「國家考試」，凡國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肄業三年以上之學生，均可應試。爲獎勵貧寒子弟自習起見，非大學學生，凡有著作，於學術上確有據基與貢獻，經專家委員二人以上之認可，亦得應試，（理學院

學生因有種種實驗，限制或可稍嚴。）

四，此項「國家考試」，每系應考課程，至少須在十種或十五種以上。（清華大學研究院入學考試，即有多至十二三種者。）蓋非如此，不足以賅括各系主要課程；並以昭鄭重而杜倖進。考試時間可延長至一月左右，以資休息與預備。日期不必限於嚴寒溽暑。本屆不取學生，下屆可再考。

五，每屆應試學生，其屬於學校者事前由各校呈報教部。個人應試則向各地教育局報名轉呈。由教部發給編定號碼，凡試卷，不準用姓名校名，概用號數。——教部或可設專司以主此事。

六，國家考試專家委員會，得依各不同之學系而組若干小組委員會，（如物理組委員會，歷史組委員會等。）籌劃種種妥善方便之措施。

這個國家考試制度若能實行，至少有下列種種好處：

（1）大學行政與經費的經濟——如果實施此制，學生不得不求切實的學問以應考，其他一切名義於他全無益處，學校和學生都不得不力謀「箍緊」，以求增加效率。

（2）不像樣的大學，和較像樣的大學內的不像樣教授，非倒不可。

（3）減少學校的風潮，增加師生的感情。——我的一個朋友黃迪先生，他用二年功夫專研究中國的學潮，據他的統計，每次風潮的發生時間，百分之九十餘是在學期考試前兩三個星期以內，（他有 data）很清楚的，每次學潮，意識的或非意識的，都含有避免學期考試的心理作用在內。其實學校的考試本來是爲定分數的標準，而分數又不一定足以代表實學。現在把考試重心移到他四年所習的總結算上去，學期考試反而不重要。乾脆廢去也沒關係。這樣，不僅可以減除風潮，並且還可增進學生和教員的感情。因爲一有「分數」「季考」一類制度，學生和教員的關係不免是業務（Business）的，而不是學術的（Academic）。沒有這一套，學生和教員大家都以眞實的學力相砥礪，相頡頏，學術上才有毫無忌憚的眞實的發展。

（4）養成自由研究自由講學的風氣——不入大學的個人也可以憑著述而應試，是補救現在「祇有中產以上的子弟才有求高深學術的機會」唯一可能的辦法。此制如能實施，有志深造而無力升學的中學畢業生可以在公共圖書館裏鑽研，如能考得學位，便有深造的機會。又如以前的中學生或大學生現在各處供職的，也可以出其餘力，致力學

問，若干年後，也可以有應試學位的機會。

（5）全國大學程度可一致提高。——現今各地的大學程度相差極遠。即以歷史一項而論，北平學術界所討論的「北京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堯舜的有無」，諸問題，而南方大學中却還是什麼「三皇五帝」，「八索九丘」一類問題！但如專家委員會成立，全國學生受試的題目都是一樣。各處大學立刻發生三種直接的需求：第一，各大學各學系中之基本主要課程，必須合於專家委員會所擬定的，祇能多，不能少。第二，各基本主要課程的內容必須充實。這樣一來，不但學生要用功，教員也不能祇抱「混飯碗」主義，也被逼着用功。第三，各大學必須把學系分清楚，再不能像前幾年我經驗過的天津某私立大學一樣，所謂「文科」，政治，經濟，社會，心理，佛經，歷史……什麼都有，什麼都只讀一本「導論」！私立大學經費支絀，不能聘許多教授的，不得不歸併裁縮，切切實實辦一個學院或幾個學系，再不能撐一個「大學」的空場面，叫學生摸進去了叫苦連天！

總括的說，這個考試制度，兼有現代學校和以前科舉的各種優點而沒有牠們的弊端。或以爲這樣的考試也不一定公平，考試不一定能代表學問。因此，許多有學問的學生或反而一輩子不能得學位。我以爲這也不妨事。眞有學問的人他可以以著作鳴於時，並不在乎學位不學位。在科舉時代也是一樣的，陳蘭甫一代鴻儒，屢試未中，姜西溟才調絕世，到晚年才入榜，可是他們早已名滿天下了。英國十九世紀的詩人，多半是棄方帽如敝屣的。沒有一種制度是「完全」的，我們祇能求其最合乎情理，最經濟，最有效率的施行。據我所知，此項政府考試畢業生的辦法，福建省教廳已施之該省中學畢業生，頗著成效。

二，大學的課程，講授問題。——這問題和上面的問題是分不開的。「國家考試」如施行，最先受嚴格審查與整頓的是課程。現在各大學的課程，不曉什麼回事。拿中國文學系而論，陶潛，杜甫，李白沒人講，清眞，義山，夢窗反而有人開專班！以視牛津劍橋之以莎士比亞爲入學必考課程者，識見之差相去何遠！我以爲各系課程應該由各大學教授先決定一個主要的大體。把四年大學分成二期，前期完全是本系及全校的必修課，基本訓練。孟眞先生主張『除第一年級比較課程固定外，其餘多採選習制。』我不大贊同。我從前初入大學也反對必修科，現在才覺悟到選科之貽悞初學。一個中學畢業生，入理科的不必說，不念基本科目根本就念不上去。就是讀文科法科的何嘗不

當受嚴格的文字訓練？大學生的國文是一般認爲沒有問題的，但我前幾天拜訪一位國立某大學的國文系教授，他皺着眉頭說怎麼辦，連國文主修生都寫不清一篇普通文字？不是那位教授說，我也許還不信。英文更應受訓練，普通入學考試合格者，大都祇能讀淺近的英文教科書。如果要深造英文文學，如Milton, Donne的詩，Arnold, Carlyle的論文，Bosanquet, Santayana的美學，近人如Richards, Eliot的文學批評，不受嚴格的必修科的訓練成嗎？人的思想總喜歡往抵抗力最小方面去。這類的文字一篇兩篇看不懂，誰願意看第三第四篇，要不是必修科的話？別系也是一樣，歷史系的尚書，儀禮，元典章；哲學系的Hegel, Kant，也決不是未受嚴格的文字訓練者所能鑽研。器之不良，工於何有？我在這裡念的是英文學系。我當初曾深悔不該不進我同時考入的某國立大學，因爲我知道該校的外國文學系極好，書籍多，教授多。我對於自己的學系不滿極了，美國教員對於文學見解的迂腐淺薄，對於文學時潮的謬陋固執眞是不可救藥。但他們對於語文本身的訓練眞是認眞盡職。第一二兩年的大學英文差不多每天都要學生寫文章，他替你逐字逐句改了，又請學生到他辦公室裡逐字逐句和你分析討論。非至你寫，讀，說三種能力無悞不肯干休。後來我和那個以外國文學系著名的某大學的教授談起，他說他那學校的主修生雖然不少，而能寫作無悞者祇寥寥三數人。大多數祇懂得幾個什麼主義的口頭禪！他因而懷疑到中國的大學內是否應辦外國文學系！我竊恐有此情形者，不僅某校一校，外國文學一系而已。所以我以爲大學中第一二兩年，最宜嚴格的訓練基本主要課程。必修課越多越好！（對於學校行政也經濟。）現在不給學生以自由，正所以給他們將來更大的自由！現在工具沒有磨礪好，將來這本書瞧着頭痛，那種材料不知如何去找，才是學術上最苦痛的不自由！所應注意者，教必修課的教員必須是有實學而肯負責認眞。但如上述的「國家考試」制度能施行，無實學而不認眞的教員自然受淘汰。

除必修課須要規則的訓練之外，後期大學比較高深的課程，不必死板的規定每週幾小時。因爲：第一，高深學術貴乎自由研討，學生智愚有別，同一部書，穎悟的一月所能全通者，遲鈍的二個月也許還多疑竇隔閡。把幾十個愚智不同的學生塞在一個教室裏，聽一個教授，讀同一本書，實在是極不合理的事。倒霉的是天才（他白費時間），徼倖的是中智，吃苦的是下智。天才不得不老是等別人，下智却汗流浹背還趕不上。　第二，高深學術，學生應

自己研究，教授不過居於指導或共同研究的地位。一個教授每週要講許多鐘點，那裏有這許多話？如果是前人或別人講過的，乾脆讓學生自己看去！必要時討論指導就够了。爲要滿足鐘點而勉强講，則所講不是敷衍拉湊，必是陳腐舊套，勢非成爲教書匠或說書匠不可。

此函寫得長了，請原諒。關於「國家考試」許多意見是我朋友翁獨健先生的，應當說明。

吳世昌

編者附記：

孟眞先生把吳世昌先生此文交來之後，他自己就生了腸胃病，所以不能答覆，只好等他病愈之後再作答了。

吳先生原文太長，我們爲篇幅所限，不能不刪去一部分，要請他原諒。

也談談輔幣問題

吳嵩慶

讀了高夢旦先生的「廢兩爲元後處理輔幣的小問題」（見本刊第十四號），引起我的研究興味，也想加入討論。不過劈頭就和高先生意見不同，因爲高先生認定這是個「小問題」，我則認爲是很嚴重的大問題哩。

幾個經驗

凡是性好旅行的朋友們，對于我國副幣的複雜，和各地的差異，大概均有同樣的感想罷。我現在且不談副幣和正幣的比價漲落不定的害處，和其計算的困難，無謂地損失了很多的光陰和精力；現在且說些我所見到的各地副幣差異的情形。

上海和南京，只有八小時車程的距離，宜乎副幣不應再有什麼差異；但是上海通用的九年十年的雙毫，到南京並不能通用；如果要使用，每個雙毫非受幾個銅元的損失不可。南京通用的七年八年的雙毫，有時從我淺薄的辨識力看來，實在是銅質，但是他們還願意授受，一到上海，竟被拒絕使用了。所以到上海旅行一次，非把從那裏帶來的雙毫，在車上揮霍淨盡，或是回到南京把牠搁起，留待下次到上海再用不可！一到南京，還得現兌。十七年我離開南京時，是這樣的情形，去年故地重遊，仍是這樣情形，沒有改善。

船過南京，向上流航去，情形又變了，在漢口的副幣似乎只有大子（當二十的銅元），換了一塊錢，眞是無法在身邊存放這笨重的貨幣。長沙通用的還是大子，但另有一種雙毫的大洋票，是一個電燈廠發行的，電燈廠也居然發行紙幣，眞是奇聞！（以上均是十七年的情形）

沿平漢路北上，沿路各站，還是通行當二十銅元，不過兌換率有些差異。一到北平，除大子兒之外，還有銅元票大洋票等，大洋票也有各銀行所發行的不同。據我看來，北平人還算幸福，因爲副幣的兌換率還算穩定，四吊錢換大洋一毫，計算也很便利。

廣州情形又不同了，通用的是中山像的雙毫，十毫算作一元毫洋，計算很爲方便，不過廣州沒有毫洋，十元的毫洋票也很少見，如果我們帶去的是大洋或是港幣，兌換率又極不一律，兌換店的利潤自然很大，無怪長堤一帶兌換店之多了。至于劣幣之多，更非我們所想像得到！初到羊城旅行的我，雖然已承一位略能說上海話的廣東旅客，在廣九車上指教我怎樣是好幣和劣幣，但是在廣州二星期的勾留中，受劣幣的吃虧，共有四五十毫。每次兌換十元大洋，必得費十餘分鐘去鑑別優劣，結果還是不行。有一次到書局去買書，他們有一個小天平去秤雙毫，以鑑別其優劣；結果，我所有的毫子，一個也沒有及格，後來拿十元大洋票去現兌，跑了一里路沒有換到，結果書還沒有買成。聽說以重量來甄別優劣，還是靠不住，那末，在廣州使用副幣，必須有專家的資格了。

從香港起，過西貢，新嘉坡，哥崙布，……以至馬賽，一路上使用十進位的副幣制，眞引起我無限的羨慕。在法國通用的五十，二十五，十個，五個生的，計算固很便利，又是全國通用，這是怎樣使我初到異邦的引爲便利呀！譬如買一份普通日報，給他一個二十五生的副幣就是，買一份巴黎時報，也不過你給他五十生的，他找你十個生的就行，不必如國內用多量銅元數着了。譬如用一百法郎去買三十五法郎六十五生的東西，他們計算也很方便，從下向上推算，手裏加着副幣，口裏念着數目：六十五，七十五，一法郎，五法郎，合成四十法郎，五十法郎，一百法郎；就是說：他應找你一個十生的，一個二十五生的，四個法郎，一張十法郎和一張五十法郎的鈔票。如果在國內，不知要打了幾分鐘算盤，衣袋裡要增加多少的重量呢！

英國的副幣，雖然並沒有採用十進位，但是因爲正副幣比價的一定不易，所以他們可把一切價格，列成一表，

無論買多少數量，按表一索即得，找兌均很方便，都不必如中國大洋化小洋，銅元的麻煩了。

問題的主因

我們中國的副幣，爲什麼這樣的複雜而不統一呢？我以爲這是地盤主義的結晶！換句話說，如果地盤主義不打破，副幣製造權或發行權不統一，中國的副幣制度，永不能改善的！

副幣實質的價值，並不與其面值相稱，其實也不應與面值相同，使築重難攜。製造輔幣應有的利潤，是應爲中央政府尚有的收入。我國各地的造幣廠林立，主持者，「以造幣爲手段，以籌款爲目的，」（高先生語）以二角及當十當二十銅元，有利可圖，盡量加鑄，結果：

（1）劣貨幣驅逐好貨幣，光緒銅元已不易見。

（2）通貨澎漲，價值貶落，本來一元換一百枚當十銅元的，現在可換三百枚，購買力減小，受影響最大的，就是人力車夫等苦力和小商人。

（3）各地的副幣，質量均不相稱，各地的兌換價值亦不同，於是販運二地間大批副幣，成爲違法營業，各地的副幣，均成地方化了！

所以，輔幣的複雜差異，是以造幣爲營利方法的地盤主義的結晶！

如果造幣機關不統一于中央，不打破只管營利，不顧貨幣的供求的地方造幣制，無論怎樣的改良方法，將來亦必漸被擾亂的。這是一個先決條件。

現在中央銀行的一毫二毫鈔票，已盛行于京滬，如果能逐漸推行于各大城市，有充分的基金，確立信用，先把雜色毫票肅清，然後逐漸收回改鑄一角二角銀幣，加鑄五角銀幣，五分鎳幣，把副幣的毫角等級先統一了，再着手改鑄一分五釐的基本副幣，那末，這複雜的副幣問題，未始不能于二年或三年的短期內，得一個總解決吧？

北戴河有什麼

秋水

（一）

提到北戴河，我們一定要聯想到兩件事，其一是洋化，其二是時髦。我不幸是一個出過大洋也不曾洗掉泥土氣的人，又不幸是一個最笨于趨時，最不會摩登的人。故我

的到北戴河去——不僅是去，而且是去時心躍躍，回時心戀戀的——當然另有一個道理。

千般運動，萬般武藝，于我是都無緣的，雖然這是我生平的一件愧事。想起來，我幼小時也學過騎馬，少年時也學過溜冰，打過網球，騎過自行車，但他們于我似乎都沒有緣。一件一件的碰到我，又一件一件的悄悄走開去，在我的意志上從不曾留下一點點的痕跡，在我的情感上也不曾留下一點點的依戀和惆悵。却不料在這樣一個沒出息的人身上，游泳的神反而找到了一個忠愛的門徒。當我躍身入水的時候，眞如渴者得飲，有說不出的愉快。游泳之後，再把身子四平八穩的放在水面，全身的肌肉便會鬆弛起來，而腦筋也就立刻得到了比睡眠更爲安逸的休息。但聞呼呼的波浪聲在耳畔來去，但覺身如羽毛，隨波上下，心神飄逸，四大皆空。

除去游水之外，北戴河于我還有一個大引誘，那便是那無邊無際的海。當你坐著洋車，自車站出發之後，不久便可以看見遠遠的一片弧形浮光，你的心便會不自主的狂躍起來，而你的窒塞的心緒，也立刻會感到一種疏散的清凉。我們此次在那裏共住了六天。最初的四天，是白天晴日當空，天無片雲，入夜烏雲層層，不見月光。但我們每晚仍到沙灘上去看雪浪拍岸，聽海潮狂嘯。雖然重雲蔽月，但在微明半暗之中，也可以另外感到一種自然的偉大。有一天，夕陽方下，餘光未滅，沙上海邊，閱無一人。遠望去，天水相接，一樣的無邊無垠。忽見東方遠遠的飛來了三隻孤鳥，他們飛得那樣的從容，那樣的整齊。飛過我們的坐處，再向西去，便漸飛漸小，成爲兩三個黑點。黑點又漸漸的變淡，淡到與天際浮烟一樣，才不見了。那時不知道怎的，我心中忽然起了一陣深刻的寂寞與悲哀。三隻孤鳥，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到何處去，在海天茫茫，暮色悽凉之時，與我們這兩個孤客，偶然有此一遇，便又從此天涯。山石海潮，千古如此，而此小小的一個遇會，却是萬刼不能復有的了。

朝日出來的地方，在東山的背後，故我們雖可以看見朝霞，但不能見到朝陽。待朝陽出現時，已是金光滿天，人影數丈了。落日也在西山背後，只有滿天紅霞，暗示我們山後的情景而已。唯有月出是在海面可見的。我們天天到海邊去等待，天天有烏雲阻障。到了第五晚，我們等到了七點半鐘，還不見有絲毫影響。那時沙灘上一個人也不見了，天也漸漸黑了下來，環境是那樣的靜，那樣的帶有神秘性。忽然聽見有人一聲驚叫，把我的靈魂從夢游中驚

了回來。你道怎的？原來在東方水天相接處，忽然顯出一條紅光了。那光漸漸的肥大，成爲一個大紅火球，徘徊搖盪在天水相連處。不到一刻鐘，便見滄波萬里，銀光如瀉，一丸冷月傲視天空。我們五天的忠誠的守候，今天算是得到了酬報。于是我們便快快回到旅館，吃了晚飯，雇了人力車，到聯峯山去，在蓮花石公園的蓮花石上，松林之下，臥看天上海面的光輝。那晚的雲是特別的可愛，疏散的是那樣的瀟灑輕盈，濃厚的是那樣的整齊，那樣的有層次，他們使得那圓月時時變換形態與光輝，使得他更外可愛。不過若從水面上看，却又願天空淨碧，方能見到萬里銀波的偉大與清麗。

最後的一天，我們到東山的一位朋友家去，玩了大半天。我又學到了一個新的游泳法。晚上又同主人夫婦兒女到鴿子窩去吃野餐，直待滄波托出了一丸紅月，人影漸顯之後，主客方快快的戴月歸去。我們也只得快快的與主人夫婦道別，乘着人力車，向車站進發。一路尚見波光雲影，閃爍在樹林之中，送我們歸去。

（二）

北戴河的海濱是東西行的一長條沙灘，海水差不多在他的正南，所以那裏的區域，也就可以粗分爲東中西的三部。

東部是以東山爲大本營的。住在那裏的人，大抵是教會派，智識也不太新，也不太舊，也不太高，也不太低。他們生活的中心點是家庭，常常是太太們帶着孩子在那裏住過全夏，而先生們不過偶然去住住而已。他們中間十分之九是外國人，尤以美國人爲最多，其中約占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也以協和醫院及教會派的爲多。他們大概是年年來的，彼此都很認識，但對于外來的人，也能十分友善。我在那裏游水的時候，常在水中遇見許多熟人，又常被人介紹，在水中和不認識的人拉手，說，『很高興認識了你』！但實際上何能認識？一個人在水中的形狀與表情，和他在陸地上時是很不同的。

中部以石嶺爲中心點。住在那裏的人，大抵是商人，近年來尤多在中國經商暴發的德俄商人。他們生活的中心點不是家庭，乃是社交，雖然也有例外，也有帶着孩子的太太們，但這不能代表中部的精神。代表中部精神的，是血紅的嘴脣，流動的秋波，以及富商們的便便大腹。他們大刀闊斧的「做愛」，蒼蠅沾蜜似的親密，似乎要在幾個星期之內，去補足自亞當以來的性生活的不足與枯燥。但你若仔細觀察一下，你便可以覺得，在這樣情感狂放，肉感濃厚的空氣之下，還藏着一個滿不在乎的意味。似乎大

家所企求的，不過是一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樂而已。

在他們中間很少有中國人，尤其是女子。他們看見我在那裡游泳，都發出驚訝的注意。他們對于中國人的態度，也是傳統的『上海腦筋』。我現在且述一個故事來証明這種態度怎樣的普遍于這類外國人之中。我有一個朋友，在一天的下午，曾同着她的丈夫到西山頂上去游玩。那裏下山的路是不甚好走的。他們正走着，忽然看見了兩個法國孩子，男的約有十歲，女的大約是七八歲。那女孩看見山崖峭陡，直駭得發抖，央求那男孩子扶助，但他硬不肯，一溜煙獨自跑下山去了。我的朋友看不過，她讓正扶着她的丈夫去扶携那個女孩子。下山之後，女孩子十分感激，便與他們談天，問他們是那一國的人，她讓她猜，她說『英國吧？』『不是，你不看見我的黃皮膚黑頭髮嗎？』那女孩有點驚訝了，說『日本嗎？』『亦不是，我們是中國人。』說也不信，那女孩一聽之下，立刻駭得唇白眼直，臉上的肌肉瑟瑟的抖着，拚命的叫她的哥哥。那男孩並未走遠，他也駭着了，立刻走來携着女孩子的手，顯出在患難中相依爲命的一種心緒。我的朋友看了，又氣，又覺得他們可憐。她故意的瞪着眼，叱着說，『不准走！』兩個孩子更駭了，眞的立着不敢動。她對他們說，『我此時若不教訓你們，你們將長成爲兩個國際的盜賊。聽我說，回去告訴你的父母，說今天遇到了兩個你們又怕又看不起的中國人，那太太寧可自己很困難的走下山去，却讓那先生扶着你這女孩子，因爲她的哥哥不助她下山。問你的父母，這兩個中國匪賊，比了你們法國的匪賊怎樣？比了你們法國的紳士又怎樣？走吧，願你們今天睜開了你們的眼睛！』那男的倒底大些，很羞慚的伸出手來，給他們道了謝，道了歉，方一步三回顧的，很驚訝的，同着他的妹妹走回去了。

西部以聯峯山爲中心點。住在那裡的，除了外交界中人之外，有的是中國的富翁，與休養林泉的貴人。公益會即是他們辦的。我們雖然自度不配做那區域的居民，但一想到那些紅唇肥臂，或是禿頭油嘴，自命爲天之驕子的白種人，我們便不由得要感謝這些年高望重，有勢有錢的公益先生們，感謝他們爲我民族保存了一點自尊心。我們在公益會的浴場游泳時，心裏覺得自由，覺得比在中部浴場游泳時快樂得多了。並且那裏還有水上巡警，他們追隨着你，使你沒有沉沒的恐懼。

住居西部的中國人既多，女子當然也有不少。但我所

見下水游泳，或是騎馬驟馳的，却仍以幼年女子爲多。二三十歲的女子，大抵是很斯文的坐看，撐着傘看看而已。至多也不過慢慢的脫下了襪子，提着那時髦美麗的長衫，小心謹慎的，在沙灘上輕移蓮步而已。三十歲至四十歲間的女子，則在我住居六天之內，就壓根兒沒見到一個。但做愛的年輕男女却不是沒有，不過他們的做愛，與西人眞不相同。中部西人的做愛，是大刀闊斧一氣呵成的，而我所見西部的中國「摩登」，却是乘着月晴潮狂的時候，遮遮掩掩羞羞澀澀，在沙灘上走走說說而已。並且兩個人單獨出外的很少，大概是五六成羣，待到了海邊再分成對對的爲多。雖然我因住居之時不久，見聞有限，但這個情形也未嘗不可以代表住在那裏一部份的中國青年在社交上的自由與管束。

南京鍾山書局

國風

半月刊

創刊號

廿一年九月一日

發刊辭

正義之利……柳詒徵

熱河省形勢論……張其昀

日本開化論……繆鳳林

天文與人生……張鈺哲

極短波無線電之回顧……倪尙達

談談我國大學的外國文學課程……范存忠

陶風樓記……柳詒徵

自渭北寄江東的一封信……徐近之

甘肅學脈（通訊）……李行之

無錫文獻之一……

中國土地人口之新統計……

定價 每期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通訊及定報處 南京雙井巷文安里五號

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三二二號

法律評論

本刊自民國十二年創刊已逾九稔堪稱爲我國最有歷史之法學雜誌每週出版一冊料材新穎內容豐富印刷精良發行迅速每冊定價洋一角預定半年報費二元五角郵費二角六分全年報費五元郵費五角二分並經售各種法學名著備有書目函索即寄

社址 南京水西門內月牙巷九號

平明雜誌

第一卷第九期

要目

日寇盜竊東北始末記……許孝炎

胡佛施政成績的批判……盛蘭

法蘭西政界現狀……林啓眞

中國的鐵事業……胡東川

最近日本的軍事工業……君萍

德意志視察記……鄭林莊

世界論壇（二則）……疑今等

大事述評……編者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熊式弋

附錄：非戰公約三年來之發展

日美戰爭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蘇俄軍備與日俄戰爭

每冊五角外埠加寄費五分。郵票代洋五十八分
定價洋一元。預約七角。外埠另加寄費八分。
定價九角。預約六角五分。外埠加寄費八分。

預約九月二十五日截止第一卷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總發行所：北平宣外大街北平晨報社
代售處：本市及外埠各書店

綏遠土壤報告

潘德頓等著 詳載薩拉齊民生渠區域之土壤種類及性質附地圖及照片 價一元 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發行

博山鋁鑛及煤鑛研究

王竹泉著 於博山鋁石頁岩及煉焦烟煤研究甚詳載地質彙報第十八號同號內又有翁文灝謝家榮關於津浦南段煤鑛報告一冊 全冊價二元 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發行

漢口全民報

沙家鼎主編

這是武漢方面很經濟的一種報紙，它是敢于說話並能于說話的！它能獨特的把武漢爲什麼要使人一切難懂的事況，入骨地描繪出來。如果武漢的環境是偵得供人研究的，那末，全民報正好供人作參考了！

定閱：每月三角全年二元六角 社址：漢口八元里十九號

外交月報

第二期要目

各國在平津至山海關駐兵問題之研究……袖風
評楊杜特外交近著……叔希
法日關係論……叔綱
由國際法立場駁所謂滿洲國承認問題（續）……滌愚
中國與古巴外交關係論略……王文山
日本軍閥論……奇甫
中日糾紛與國際聯盟（續）……堅白
中俄復交與互不侵犯條約……陳言
國難外交管見……慶泰
日俄關係論……公皎
白俄之地位及其在遠東政局中之展望……拙民

奧大元帝國經濟會議……承武
國聯調處中日問題記（續）……瀚濤
斯他林談片節譯……仲珊
蘇聯所訂中立，不可侵，或互不侵犯條約……尤生重譯

每期四角，國外五角，半年一元五，全年三元，（國外加郵二元）。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但以一角以內者爲限。

總發行：北平西城府右街運粮門神寶華門 本社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九一八」一年了！ 孟眞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 胡適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蔣廷黻

南行雜記 毛子水

看人家怎樣應付國難（通信） 費彝民

獨立評論每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承山書社 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瓊州 海口會文書局

廈門 樂育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汕頭 全民報社

興寧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梅縣 興寧書店

成都 新時代書局

浙江 現代文化社

北海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縣中合作社

「九一八」一年了！

孟眞

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正是「九一八」事件一週年了！

「九一八」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也正是近百年中東亞史上最大的一個轉關，也正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兩件自然一個是世界大戰，一個是俄國革命。我們生在其中，自然有些主觀的情感，我們以這一年的經歷，免不了有些事實的認識，我們縱觀近代史，瞻前顧後，免不了有些思慮。假如中國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質，這時候眞該表示一下子國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開倒車的，倭人早晚總得到他的懲罰。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淺看出來，我們正是無限的悲觀，至於絕望；若深看出來，不特用不着悲觀，且中國民族之復興正繫於此。

先說淺看中的失望。

第一失望是在如此嚴重的國難之下，統治中國者自身竟弄不出一個辦法來。國民黨在民國十六年以來，以歷史的及領袖人格之品質的關係，在表面的成功之下，自身破裂其組織，以至於建國固談不到，而碰到空前的國難。國民革命軍打到山海關的時候，眞是朱洪武打跑胡元以來中國民族的第一個好際會，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如有知識與人品，中國又何至出數十萬萬的資財，數萬的性命，以供其「家爭」。「家爭」的結果，國民黨所存之革命性尙存幾何，及國民黨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天下共知。其最慘酷的滑稽事，如馮玉祥「勢逼處此」的走了「叛逆」之一途，而打出去的奉系被請進來做黨國柱石！「九一八」事件一出，我們以爲大家總要革面洗心，人盡其能，共赴國難，當時未嘗不引「敵國外患所以安國」之談以自慰。然而不然！起初是和會的一陣文章，黨國領袖人物曾表示其「誠意」於天下；其繼是倉皇辭廟，稅駕東周，及南北軍閥對滬戰反應之百分冷淡；最近是以所謂抵抗計劃引其來的汪精衛辭職，到了今天，不特抵抗的工作不曾辦，並如此這般的一個政府也亦弄到不上不下，若有若無了。今天若想廣州不做撤腿的文章，南京肯做積極的工作，漢口不謀局面的開展，北平有個振作的精神，恐怕沒有多人相

信罷？這樣的漁陽摻鼓鼙不破北平的羽衣曲，引不出漢口的輪臺詔，振不起廣州的勤王意氣，碎不了南京的六朝風度，則中華民國更有何希望呢？

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夢中而毫無振作的氣象。政府與統治集團之使人失望絕望，人民猶可望到別處；若一般國民都如此醉生夢死，尚有何說？元兵未渡江，臨安已經給他預備好了；清兵未入關，燕京南都已經給他預備好了。所謂預備者是些甚麼呢？靠天活着的心理，毫不振作的生活，做順民或逃之夭夭的幻想，知命的哲學！所以人民雖衆，如一羣羊，社會雖繁雜，如一堆沙，以今日之局面比宋明亡時眞正再像也沒有了！自己先已準備好了亡國，做成一碗現成飯，人家爲什麼不來吃？俗語說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殃」。試看今日南北人民對此局勢如何反應？日本貨是照舊買的，尤其以華北爲甚。明明擺着，買他二角錢的東西便給他一個打我們的槍子，買他兩塊錢的東西便給他一個打我們的轟彈，存他一批五萬元的貨便給他一個炸我們的飛機。然而還是買的。勞苦的大衆國家本不曾給他以生活之保障，他們莫名其妙是可恕的，至於所謂中等階級，眞是與國休戚的，仍是專心致志的圖謀他的小小安舒生活，尤其這個階級中的太太小姐們，全不想到「國破家亡身又辱」！看看上海租界，以爲亡國不過如此而已！

第三失望是世界上對此事件反應之麻木。中國人自己的事，而想到別人反應的態度，誠然是可恥的。不過，這篇文章不過敘述我自己的意見，我們在這一年中自然免不了想到些世界問題之牽連，我們如果知道依賴別人是最大之恥，而奉行此義，則亦無妨替人想想。倭人之暴舉，不特給美國的太平洋政策一個正面打擊，並且是積極脅迫大英帝國在海上存在之第一要着。且國際聯盟從此失其效能，大戰結局中之唯一可以值得保持發展的創設喪失了，於是大强國支配小國之一種調協的工具拆台了，英法皆感其困難，而尤以法國爲甚。且日俄局面從此尖銳化，倭人在東北之橫行遲早必引起對俄之糾紛。以如此凋零之世界，如此巴爾幹化之歐洲，羣策羣力，以圖經濟恢復現狀安定之不暇，則日俄一戰所引起之波瀾，眞要將世界大戰遺留之瘡毒一齊潰爛。俄國在地勢上是不可破的，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之往事可證，然則雖反俄者若有意識亦不能希望以此得利。凡此形勢，似甚明顯，而列國輿論多昧於此，只以目前之自了爲眼光視線所及，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英國，統治日本領導日本國民之日本軍閥已明明表示其要建設

大帝國于亞澳各洲，而英國多數輿論似乎以爲滿洲問題不關自己，眼光如豆者，必有禍事臨頭之一日。英國此日對遠東之態度頗像大戰前之態度。誠然，大戰前英國的地位是與今日不同性質的，大戰前英德暗鬥已見，此日日本統治者雖明言吞併澳州，統治印度，然而形勢不如彼時之迫切，不過，大戰前德國，雖也把英國來打的一筆賬算在心中，却並不曾覺得英國在德法戰時必戰。英國人自己也有時在事後責備愛斯奏知的政府，說，假如那時英國的態度表示鮮明些，或者可以使德國自覺而免于一戰。英人總是以自恃的手段行混過去的步驟的，因而救火每每救在燎原之後。今日英國，如欲放棄其蘇彝士運河以東之勢力則已，否則坐看日本攫到東北之金穴，用其天然供給，一步一步的在亞澳兩洲擴充勢力，先是掃蕩英國的商場，次一步便是政治統治了。若謂此事尚遠，則遠而忽之，正是輿論麻木之象徵，世界多事之緣由也。

第四失望是中國的政治似乎竟沒有出路。國民黨固曾爲民國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組織紊亂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勢。於是一切殘餘的舊勢力蠢蠢思動，以爲「彼可取而代之也」。國民黨誠然太對不起國民，其所以對不起國民之一件，即是過量的對得起這些殘餘勢力，因爲當年不曾自己努力，把這些東西根本拔去了，使他們今日尚在那裏胡思亂想，胡言亂道。有一天一個人就所謂「國難會議」發議論，說，國民黨如何不好，非交出政權來不可。我便老實說，國民黨對不起國民，事誠有之，然而以往失敗的南北軍閥及政客團體尤其對不起國民，國民黨要交出政權來，容或有之，然而殘餘勢力如北洋系，安福系，研究系，政學系等，都沒有這個資格起來接受。這話說來，我們這專心同情于國民黨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人最傷心，今日誠有啞子吃黃連的苦處。我們其將如唐明宗禱天，願天生聖人于國民黨中乎？今日之大難題，即在國民黨自身弄得沒有辦法，而中國並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甦朱的都不高明一般。說到這裏，有人要想道，『然則共產黨是出路嗎』？平情而論，果然共產黨能解決中國問題，我們爲「階級」的原故，喪其性命，有何不可。我們雖不曾榨取勞苦大衆，而只是盡心竭力忠其所職者，一旦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自然當與壞東西們同歸于盡，猶之乎宋明亡國時，若干好的士人，比貪官汚吏還死得快些一樣子。一從大處設想，則知如此運命眞正天公地道，毫無可惜之處。所以我們是不應以個人之前提論這事的。不過，共產黨自

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洩，而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八股。中國革命的形勢與俄國大不同者至少有三。一，地理上截然不同。俄國是打不破的江山，背後靠着北冰洋，冰山便是他的泰山，又有冰雪及遼闊的地勢做天然的保衛。中國有個大肚子伸在海中，眞是一切帝國主義的最自由的戰場。二，國民經濟上截然不同。俄國在天然上，富力只下於美國，歐戰前社會有相當的富庶，且地太廣人較稀，而統治及地主階級尤是大富，所以有田可分，有產可共，分田共產之後，國家仍能有大資本，國民以五年計劃之故，不得不忍痛以輸將，到底還有輸將之餘地。中國人至於今日，小小的些資本幾乎皆在租界及經濟上受租界支配之大城中，如北平受天津租界之支配，廣州受香港之支配等。這地方的資本，不用轉地方便「出國」，而中國乃成全無資本吃菜根嚼糙糠之乞丐國矣。以如此之經濟形勢，任何政治做不到，遑論經濟發展？然而經濟不發展是建不了國的，所以俄國如此勤勞於其五年計劃。第三是革命人材上截然不同。俄國革命黨歷史將及百年，以如此長期之演進，如此長期之訓練，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黨中吸收不少，因爲俄國革命黨中本有不少小學教師，低級官吏，小商人，小工業家，工師，技員，政權到手，辦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國，不然乃是發瘋子。國民黨以中山先生偉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經過，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國的人才來，遑論幾年中專靠怨氣及性慾解放的一隊缺知識少訓練的人們。共產黨之一朝攫得政權雖可能，而共產黨之建國是辦不到的。

如此說來，失望至此，眞正絕望，然而我們怎麼辦？因此不免想到：一，自殺，免得活着難過。二，暗殺，暗殺國賊巨醜，乃下至汚吏姦商，或者自己的讐人也可以。三，窮極享樂，只願今朝，快樂反正賺到，因而死了尤妙。這樣辦法以外，還有別的辦法沒有呢？

不過看深一步，以上的失望都不够使我們絕望的。中華民族自有其潛藏的大力量，三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是滅不了的，而且沒有今日天造艸昧之形勢，民族是復興不來的。這不是自己安慰的話，有事實爲證。

第一，東北是亡不了的。所謂東北者，在歷史上本非一個單純的層次，狹義的遼東永是中國人居住地，其北部則多是荒地，最近百年中山東河北的健兒冒風雪，闢草萊

，吃人類吃不了的苦，然後此地在民族上永爲中國。一朝日本人來，自然要對這些人加以排擠，然而三千萬人豈能趕得許多？我們這三千萬同胞中大多數是如何去的呢？我記得小時常走由天津向南的一條大路，每每遇到成羣結隊的山東人『下關東』。他們背着一袋乾食，即是乾得比鐵差不多的雜糧餅子，和幾百文錢，以便路上買點水吃，一直走到黑龍江，或西伯利亞。有火車是坐不起的，而且京奉路上洋人管的火車，每每把他們悶死。這樣遠征，自然死許多，然而他們很多竟到了，後起者只以到者爲勸，不以死者爲戒。尤其可恨的是東北的軍閥變成了大地主，要耕地者須先拿出一些大租金，而他們的生活乃眞如農奴一般了。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們爲中華民族開闢了若干萬里的疆土！日本人可以攘取而勢不能驅走，日本人雖能得其大利，而勢不能奪其小利，則他們之存在依然。若以教育同化，則現有臺灣之榜樣在，試問台灣多數人民之漢人近於日本人乎，近於福建人乎？燕雲十六州淪於北族者數百年，黃河流域各省淪於金元者數百年，一旦大明朝起來，這些地方是誰的呢？今日中國民族之有東北，乃是山東河北勞苦農民的功勞，今日中國政權之失東北，乃是東北軍閥作惡誤國的成績，則將來關內的政治一有辦法，暴虐的倭人一遭艱難，我們自可恢復故物。雖說，今日東北之賣國賊如許多，日本的教育又必不放鬆，然而日本之小器，適足以促成反感，賣國賊的子弟每有不少革命黨。日本人不能使關東的中國人另成一種生活，則一朝小水銀球碰到大水銀球，是分不了的。

第二，中國的事情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只要軍隊稍有紀律，地方便可以平安，只要政府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秩序，人民便可以猛烈的進步。即以山東論，張宗昌幾乎把山東全省的社會組織拆散，而今日以韓復榘之治法，竟能成一小康之局，若在外國，豈非怪事？但使中國的政權有少許的安定，中國政府有三分的清明，便可有開國的景象，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驟看中國此時的情勢，眞像社會的總崩潰，然而轉移也是有望的。前人說，『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這話像是極不通，不過，二千年的帝制訓練，人衆如羊羣，一般風氣轉移決不是封建時代之固執了。今日之所以暮氣沉沉者，正是二十多年政治失望之結局，人民向上之心，一摘，再摘，無數摘，焉得不如今日？這事雖可悲傷，然而總是一種變態，是可以改得過來的。記得二十一條交涉之後，北京中央公園開救國儲金大會，數萬人

去了捐款，老婆子小孩子都多得不可數。然而不過半年，籌安會出來了，救國儲金便爲梁士詒等用作帝制費了。似此的摧殘無數次出現，焉得不有今日之死氣？不過這死氣究是長期摧殘之結果，非本性則然。一旦國人對社會略有半分希望，對大局略有半分期求，這個死氣是可以改的。譬如我們住在北平的多數人眼看見此間的「政治」，還去希望什麼？眼看見有政權人物之公私行爲，還計較甚麼抵抗排貨？但這種死氣並非本性，死氣之內，包着熱烈的怨氣。一旦局勢稍有一縷的出路，天良是泯滅不了的！二十年中，輿論清議每況愈下，以至于無，然而『野火吹不盡，春風草又生，』春風一來，死氣告退。從長看去，中國人不是慣坐在墓口中的。

第四，國際上的形勢今日雖然混沌，除美國以外幾沒有說句公道話的，然而東北之大變關係世界大局者過于巴爾幹，日本既已作鯨吞亞澳的發動，遲早必橫生糾紛，且決是遲不了很多的。今日大家之所以躊躇猶豫者，一是沒有準備，大家都不會料到日本如此之突然大鬧；二是怕蘇俄，日本勢力之消落是蘇俄驟升的大機會，而蘇俄之上升是資本主義國家所絕不願見的。然而這樣形勢雖是使目下沉悶之背景，久而久之局面總要開展的。英國決不能放棄其遠東市場，美國之日本開關，合併檀香山舉島，合併菲律濱羣島，宣布中國領土保全門戶開放主義，調停日俄戰，開華府會議，數十年中一步一步的一貫政策，決無因日本在瀋陽之一擊而一朝放棄的。至于俄國，尤其不能割貝加爾湖以東以與人。假如中國眞能自己稍稍振作，以後不患沒有利于我們的機會。即如二十一條時代，我們是何等的困難，歐戰罷了乃有華盛頓會議。歷史自然是不能保其重現的，然而只要自己有辦法，環境之免不了出有利于我們的機會。

第五，中國人不是一個可以滅亡的民族。歷史上與中國打來往的民族，如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眞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國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勞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環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狀態中進展文化。這或者就是中國人不能特放異彩，如希臘人如猶太人的原故，然而這確是中國人萬古長存的原故。論到智慧，雖不十分優越，却也是上等中的中等，固曾以工商業及美術文學及大帝國之組織力昭示於歷史；論到政治力量，今天固然慚愧的很，不過今日之患，在乎沒有政治重心，一有政治重心，中國是能有大組織的。誠然，以早早脫離了封建社會，在二千年帝制下

的訓練之故，社會如散沙一般，然而南北東西各有萬里直徑的方土中，人文齊一，不分異類，也不是沒有有益的方面。東北在備極昏暴的軍閥治下能驟進入口，南洋及新大陸能以猪仔式的進身開拓生財，在這樣最平庸的形式中，包含着超人的精神，比起嬌貴的西洋人，器淺的倭人，我們也自有我們的優越處。今日中國各事，從深裏看去，皆不足悲觀，說科學不發達呢，然而以如此之環境，有如此之科學已經是難能了；說實業不發達呢，然而政治摧殘之下這裏那裏尚有幾個瓢萍，也是大不容易了。所沒有辦法者，只是政治，而政治之所以沒有辦法是沒有政治的重心。只要這一層能以一種方式演出來，無論是國民黨或其他乃至於一種能拿得起政治來的階級統治，一切事都可望進步。在中國做事業說難固難，說易也易。

若說我這些話不免自己安慰自己，則試看在如此死氣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

胡適

這一期本刊出版之日正是九一八的周年紀念。這一年的光陰，沒有一天不在恥辱慘痛中過去的，紀念不必在這一天，這一天不過是給我們一個特別深刻的回憶的機會，叫我們回頭算算這一年的舊賬，究竟國家受了多大的損失和恥辱，究竟我們自己努力了幾分，究竟我們失敗的原因在那裏。並且這一天應該使我們向前途想想，究竟在這最的一年國難中何嘗沒有使人精神奮發的事？例如上海之抗日，真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如東北的義勇軍，以那樣的情勢，做那樣超人的奮鬥。又如鐵血除奸團，極少人不顧性命的組織竟有如許大的效力。然則中國的事是不可一概而論的。

淺看來是絕望，深看來是大有希望。這希望不在天國，不在未來，而在我們的一身之內。我們若以民族的希望爲宗教的信仰，以自身之勤勉工作各盡其職業爲這信仰之行事，則大難當前，儘可處之泰然，民族再造，將貢一份助力。宋明的道學先生尚能以四書五經養其浩然之氣，我們不能以近代知識養我們的浩然之氣嗎？

我們的知識不使我們有失望之餘地，我們的環境不許我們有僥倖的權利！

近的將來應該如何努力，在那較遠的將來應該如何努力。這才是紀念「九一八」的意義。

九一八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他不過是五六十年的歷史原因造成的一個危險局面的一個爆發點。這座火山的爆發已不止一次了。第一次的大爆發在三十八年前的中日戰爭，第二次在三十五年前的俄國佔據旅順大連，第三次在庚子拳亂期間俄國進兵東三省，第四次在二十八年前的日俄戰爭，第五次在十七年前的二十一條交涉。去年九一八之役是第六次的大爆發。每一次爆發，總給我們一個絕大的刺激，所以第一二次的爆發引起了戊戌維新運動和庚子的拳禍。日俄戰爭促進了中國的革命運動，滿清皇室終于顛覆。二十一條的交涉對於後來國民革命的成功也有絕大的影響：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及其失敗，安福黨人的賣國借款，巴黎和約引起的學生運動，學生運動引起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此等事件都與國民革命的運動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繫。所以我們可以說民四的中日交涉產生了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

反響是有的，然而每一次反響都不曾達到挽救危亡的目標，都不曾做到建設一個有力的統一國家的目標。況且每一次的前進，總不免同時引起了不少的反動勢力：戊戌維新沒有成功，反動的慈禧黨早已起來了，就引起了庚子的國恥。辛亥革命剛推倒了一個枯朽的滿清帝室，北洋軍人與政客的反動大團結又早已起來了。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還沒有完全勝利，腐化和惡化的趨勢都已充分顯露了。三十多年的民族自救運動，沒有一次不是前進的新勢力和反動勢力同時出現，彼此互相打消，已得的進步往往還不够反動勢力的破壞，所得雖不少而未必能抵償所失之多。結果竟成了進一步必得退一步，甚至於退兩三步。到了今日，民族自救的運動還是一事無成！練新兵本是爲了禦外侮的，于今我們有了二百多萬人的陸軍，既不能禦外侮，又不能維持地方的安寧，只給國家添了一個絕大的亂源！謀革命也是爲了救危亡，爲民族國家的復興；然而三十年的革命事業，到今日還只到處聽見『尚未成功』的一句痛語。辦新教育也是爲了興國强種，然而三十多年的新教育，到今日不曾爲國家添得一分富，一分强，只落得人人痛恨教育的破產。

四十年的奇恥大辱，刺激不可謂不深；四十年的救亡運動，時間不可謂不長。然而今日大難當前，三百六十五個晝夜過去了，我們還是一個束手無策。這是我們在這個

絕大紀念日所應該深刻反省的一篇慘史，一筆苦賬。

我們應該自己反省：爲什麼我們這樣不中用？爲什麼我們的民族自救運動到于今還是失敗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這固然是今日的急務；然而還有許多人不信我們的民族國家是有病的，也還有許多人不肯相信我們生的是七年之病，也還有一些人不肯費心思去診斷我們的病究竟在那裡。我說的『反省』，就是要做那已經太晚了的診斷自己。

我們的大病原，依我看來，是我們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禍延到我們今日。二三十年前人人都知道鴉片，小脚，八股爲『三大害』；前幾年有人指出貧，病，愚昧，貪污，紛亂爲中國的『五鬼』；今年有人指出儀文主義，貫通主義，親故主義爲『三個亡國性的主義』（本刊第十二號）。這些話，現在的青年人都看做老生常談了，然而這些大病根的眞實是絕對無可諱的。這些大毛病都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都是千百年來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遺產。這些病痛，『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何況我們竟是兼而有之，種種亡國滅種的大病都叢集在一個民族國家的身上！向來所謂『東方病夫國』，往往單指我們身體上的多病與軟弱，其實我們身體上的病痛固然不輕，精神上的病痛更多，又更難治。即如『纏脚』豈但是殘賊肢體而已！把半個民族的分子不當作人看待，讓她們做了牛馬，還要砍折她們的兩腿，這種精神上的瘋狂慘酷，是千百年不容易洗刷得乾淨的。又如『八股』，豈但是一種文章格式而已！把全國的最優秀分子的聰明才力都用在變文字戲法上，這種精神上的病態養成的思想習慣也是千百年不容易改變的。——這些老祖宗遺留下的孽障，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根本病。在這個心身都病的民族遺傳上，無論什麼良法美意一到中國都成了『踰淮之橘』，都變成四不像了。

所謂民族自救運動，其實只是要救治這些根本病痛。這些病根不除掉，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什麼民族復興，都是廢話。例如鴉片，現在帝國主義的國家並不用兵力來强逼我們銷售了，然而各省的鴉片，勒種的是誰呢？抽稅的是誰呢？包運包銷的是誰呢？那無數自己情願吸食的又是誰呢？

病根太深，是我們的根本困難。但是我們還有一層很重大的困難，使一切療治的工作都無從下手。這個大困難就是我們的社會沒有重心，就像一個身體沒有一個神經中樞，醫頭醫脚好像都搔不着眞正的痛癢。試看日本的維新所以能在六十年中收絕大的功效，其中關鍵就在日本的社

會組織始終沒有失掉他的重心：這個重心先在幕府，其後幕府崩潰，重心散在各強藩，幾乎成一個潰散的局面；然而幕府歸政於天皇之後（一八六七），天皇成爲全國的重心，一切政治的革新都有所寄託，有所依附，故幕府廢後，即改藩侯爲藩知事，又廢藩置縣，藩侯皆入居京師，由中央委任知事統治其地（一八七一），在四五年之中做到了剷除封建割據的大功。二十年後，憲政成立，國會的政治起來替代藩閥朝臣專政的政治（一八九〇），憲政初期的糾紛也全靠有個天皇作重心，都不曾引起軌道外的衝突，從來不曾因政爭而引起內戰。自此以後，四十年中，日本不但解決了他的民族自救問題，還一躍而爲世界三五個大強國之一，其中雖有幾個很偉大的政治家的功績不可磨滅，而其中最大原因是因爲社會始終不曾失其重心，所以一切改革工作都不至於浪費。

我們中國這六七十年的歷史所以一事無成，一切工作都成虛擲，都不能有永久性者，依我看來，都只因爲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拋擲在尋求建立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帝制時代的重心應該在帝室，而那時的滿清皇族已到了一個很墮落的末路，經過太平天國的大亂，一切弱點都暴露出來，早已失去政治重心的資格了。所謂『中興將相，如曾國藩李鴻章諸人，在十九世紀的後期，儼然成爲一個新的重心。可惜他們不敢進一步推倒滿清，建立一個漢族新國家；他們所依附的政治重心一天一天的崩潰，他們所建立的一點事業也就跟着那崩潰的重心一齊消滅了。戊戌的維新領袖也曾轟動一時，幾乎有造成新重心的形勢，但不久也就消散了。辛亥以後民黨的領袖幾乎成爲社會新重心了，但舊勢力不久捲土重來，而革命日子太淺，革命的領袖還不能得着全國的信仰，所以這個新重心不久也崩潰了。在革命領袖之中，孫中山先生最後死，奮鬥的日子最久，資望也最深，所以民十三以後，他改造的中國國民黨成爲一個簇新的社會重心。民十五六年之間，全國多數人心的傾向中國國民黨，眞是六七十年來所沒有的新氣象。不幸這個新重心因爲缺乏活的領袖，缺乏遠大的政治眼光與計畫，能唱高調而不能做實事，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箝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這四五年來，又漸漸失去做社會重心的資格了。六七十年的歷史演變，僅僅得這一個可以勉强作社會重心的大結合，而終于不能保持其已得的重心資格，這是我們從歷史上觀察的人所最惋惜的。

這六七十年追求一個社會政治重心而終不可得的一段

歷史，我認爲最值得我們的嚴重考慮。我以爲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的失敗，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我的朋友翁文灝先生說的好：『進步是歷次的工作相繼續相積累而成的，尤其是重大的建設事業，非逐步前進不會成功。』（本刊第五號，頁十二）日本與中國的維新事業的成敗不同，只是因爲日本不會失掉重心，故六七年的工作是相繼續的，相積累的，一點一滴的努力都積聚在一個有重心的政治組織之上。而我們始終沒有重心，無論什麼工作，做到了一點成績，政局完全變了，機關改組了或取消了，領袖換了人了，一切都被推翻，都得從頭做起；沒有一項事業有長期計畫的可能，沒有一個計畫有繼續推行的把握，沒有一件工作有長期持續的機會，沒有一種制度有依據過去經驗積漸改善的幸運。試舉議會政治爲例：四十二年前，日本第一次選舉議會，有選舉權者不過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一；但積四十年之經驗，竟做到男子普遍選舉了。我們的第一次國會比日本的議會不過遲二十一年，但是曇花一現之後，我們的聰明人就宣告議會政治是不值得再試的了。又如教育，日本改定學制在六十年前，六十年不斷的努力就做到了强迫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也達到了很可驚的成績。我們的新學堂章程也是三十多年前就有了的，然而因爲沒有長期計畫的可能，普及教育至今還沒有影子，高等教育是年年跟着政局變換的，至今沒有一個穩定的大學。我們拿北京大學南洋公學的跟着政局變換的歷史，來比較慶應大學和東京帝大的歷史，眞可以使我們慚愧不能自容了。

○　○　○

我開始要做一篇紀念『九一八』的文字，寫了半天，好像是跑野馬跑的去題萬里了。然而這都是我在紀念九一八的情感裏的回憶與反省。我今天讀了一部請纓日記，是臺灣民主國的大總統唐景崧的日記，記的是他在一八八二年自已告奮勇去運動劉永福（當時的「義勇軍」）出兵援救安南的故事。我看了眞有無限的感慨！五十年前，我們想倚靠劉永福的「義勇軍」去抵抗法蘭西。五十年後，我們有了二百多萬的新式軍隊了，依舊還得倚靠東北的義勇軍去抵抗日本。五十年了！把戲還是一樣！這不是很值得我們追憶與反省的嗎？我們要禦外侮，要救國，要復興中華民族，這都不是在這個一盤散沙的社會組織上所能做到的事業。我們的敵人公開的譏笑我們是一個沒有現代組織的國家，我們聽了一定很生氣；但是生氣有什麼用處？我們應該反省：我們所以缺乏現代國家的組織，是不是因爲

我們至今還不曾建立起我們的社會重心？如果這個解釋是不錯的，我們應該怎樣努力方才可以早日建立這麼一個重心？這個重心應該向那裏去尋求呢？

爲什麼六七年的歷史演變不曾變出一個社會重心來呢？這不是可以使我們深思的嗎？我們的社會組織和日本和德國和英國都不相同。我們一則離開封建時代太遠了，二則對於君主政體的信念已被那太不像樣的滿清末期完全毀壞了，三則科舉盛行以後社會的階級已太平等化了，四則人民太貧窮了沒有一個有勢力的資產階級，五則教育太不普及又太幼稚了沒有一個有勢力的智識階級：有這五個原因，我們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天然候補的社會重心。既然沒有天然的重心，所以只可以用人功創造一個出來。這個可以用人功建立的社會重心，依我看來，必須具有這些條件：

第一，必不是任何個人，而是一個大的團結。

第二，必不是一個階級，而是擁有各種社會階級的同情的團體。

第三，必須能吸收容納國中的優秀人才。

第四，必須有一個能號召全國多數人民的感情與意志的大目標：他的目標必須是全國的福利。

第五，必須有事功上的成績使人民信任。

第六，必須有制度化的組織使他可以有持續性。

我們環顧國內，還不曾發現有這樣的一個團結。凡是自命爲一個階級謀特殊利益的，固然不够作社會的新重心；凡是把一黨的私利放在國家的福利之上的，也不够資格。至於那些擁護私人作老板的利害結合，更不消說了。

我們此時應該自覺的討論這種社會重心的需要，也許從這種自覺心裏可以產生一兩個候補的重心出來。這種說法似乎很迂緩。但是我曾說過，最迂緩的路也許倒是最快捷的路。

二十一，九，十一夜。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蔣廷黻

假若九一八事件發生在別的國家——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們想想這事件大概會怎樣發展。無疑的，一方面的發展是軍事的抵抗。又假若該國也像中國一樣不但無抵抗的能力，且也無抵抗的堅強意志——這當然也是不可能

的——那又怎樣呢？最低限度，民衆團體，輿論機關，及國會代表要群起追究這事件的責任和經過。政府呢，將不待國民的催迫，就會在國會裏發表負責的，附有証據的說明，同時又將不待國聯的調查，就會發表白皮書或紅皮書或藍皮書使全世界都能明瞭該事件的眞像。這些口頭的或書面的說明，雖然不能完全是客觀的，科學的，縱使大部份是當局者爲自己粉飾而諉過於人的，總而言之，不待週年的國恥紀念，該國政府對於該事件的官方觀，早已爲世人所熟知了。

現在我們已到喪失東北的週年忌日了，而我國政府至今沒有這樣的說明。直到現在，關於九一八事件的遠因近因我們還有許多問題存在。我國沒有國會，當然沒有國會記錄可尋找。但是我們的政府是對黨負責的；政府對黨總應該有一個系統的報告。若是有的話，我是沒有看過，也沒有聽人說過。至於各國外交部所慣有的色皮書，我至今沒有聽說我們的外交部關於九一八事件發表過。這是個甚麼樣的政府？甚麼樣的國家？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沒有多人提出過，最大的原因是一般人都想這責任無疑的是在日本身上，用不着追究。除非我們把整個東北送給日本，無論我國人民及政府怎樣對付日本，九一八事件是要發生的，日本是要用武力佔領東北的。這幾乎是我們全國一致的觀察。我對此觀察大致是同意的，但不能全無疑問；並且就是中日彼此間的責任問題明白了，我方事前預防的努力的方法及程度都是有問題的。

九一八的事件說是日本預謀的，因此是萬不能避免的，未免太籠統了。若指日本的軍人言——恐怕也還有例外——這話大概是對的。若指彼時的日本政府言，這話顯然是不對的。我們的証據是：第一，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前，日本顯然沒有外交的預備。國聯關於此事最初兩次的開會絕不利於日本。就是日本所反對的議案，理事會公然提出，毅然付表決，置日本的反對於不顧。倘九一八事件是民政黨內閣的政策，那末，日本外務省事先必有一翻的努力。縱使我們承認日本外交的笨拙，也不至於全理事會無一國的代表與日本表同情。現在我們知道理事會間接限期撤兵的議案之通告（日本除外）最要原因尚是歐西各國不明事件性質的嚴重；不然，他們也不得騎上不可下的老虎。這更足証明日本事先沒有外交的預備，間接証明九一八事件不是民政黨內閣的政策。第二，民政黨內閣的喪失政權及其最要閣員井上的被刺，皆足証明日本軍閥之不滿於

民政黨及民政黨之不與軍閥同道。第三，爲防止事件之更加擴大，幣原曾同意於我方錦州設立中立區的提議，並對美國有不侵犯錦州的聲明。

不但此也。去年夏季日本政府曾要求我方與之交涉東北懸案。我方除推諉外別無所爲。據我所聞，幣原曾向我國駐日公使表示中國應趁他在朝的時候與日本協議兩國關係根本的改造；他說他固不能做人情而不顧日本的利益，但他的後任者要的價恐怕更加高而且必至鬧到不可收拾的田地。幣原這種勸告，聽說我方置之不答。我不說我國當局不接收幣原的要求就是錯了，因爲就是民政黨也可提出我方絕不能承認的條件，但我們應該知道到底在九一八以前日本對我們提出了沒有一種妥協的方案；倘若提出了，其內容怎樣；我方的應付是簡直不與談判呢，還是雖起始談判，因雙方相差的過遠就中途停止了。這一段管家的經過，是公僕的政府應該向主人翁的國民報告的。

原來中日的外交，雙方均是感困難的。在我們這面，日本在九一八以前已實施了高壓的手段，强奪了不少的權利，不能不教我們仇視日本。但是我們的國家尚在統一建設之中。倘若這建設的中國是仇視日本的，必於建設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擊。這是顯而易見的。爲新中國計，無論治本是親日或仇日，在過渡的時期不能不萬分努力以圖避免中日的決裂。就是不爲國家打算，單爲軍政界的領袖打算，也不能不如此，因爲我可斷定，仇日的領袖或黨派，日本人決不讓他統一中國。至於說在近幾年歐美或有國家願以實力幫助一個仇日的領袖或黨派完成統一，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尚情感者必說：甲午以後，或二十一條以後，中國對日就只有報仇的政策。現在姑不討論這政策的根本是非：我們要記得，普法之戰以後，法人仇視德國的情感當不在國人對日仇視之下，然而直等到法國元氣恢復了，俄國的聯盟成立了，法國在朝的當局無不盡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決裂。我現在要提出的責任問題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國外交當局盡了還是沒有盡了他們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決裂。照我所知，他們不但沒有盡，簡直不知道大禍之將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輿情之激烈相勸告者，當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別有証據拿出來，九一八以前外交當局的誤國之罪是不能逃的。

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日本的宣傳集矢於東北地方當局。這自然有其作用。我們不可完全根據這種宣傳來評判我們的疆吏。並且我們還要記得：東北懸掛青天白日旗及積極修路築港，無論其原動力如何，總是走的路對。張學

良氏近日有句話，大致說：「如張氏父子不愛國，那能有今天之禍變？」其實所謂愛國在今日應該是人人公有的道德。尤其在負國家大任者不能以『愛國』二字搪塞一切。據歐美新聞記者及外交官的調查，近幾年來東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吏的壓迫和剝奪簡直不堪言狀。這般中立國的人士都說九一八以前的政權，就是爲東北人民計，是不應該恢復的。憑良心說，東北我也曾實地去考察過，東北的地方行政，若拿關內來比較，只有比平均成績好，不得比平均成績壞。但這是因爲東北經濟較爲發達，一切行政的設施比較容易見功效。有了那種經濟的基礎，當局的人不能勵精圖治，只知窮兵黷武，鬧到財政破產，民不聊生：這責任除東北當局外是絲毫不能移到別人身上的。一國內政的好壞固然不能充作外國侵略理論的根據。但國際政治事實上論理的少，論勢的多。就現在國際大勢論，東北以往行政的成績可說是東北問題的致命之傷。

九一八以前的外交，東北當局亦不能完全脫離責任。名義上雖爲中央主政，事實上地方實左右之。據我所聞，推諉的政策與其說是中央所決定，不若說是地方所釀成。此外中村案件及高麗人祖地問題，地方當局亦未處置得當。三年以前中俄的衝突，表面上與九一八事件無關係，事實上確不少。從法理的立場看，中俄的衝突不能說是俄方負責的；從政治的立場上說，簡直不必多此一舉。當時軍事的經過，因爲我們只讀受過檢查的報紙，還是不明眞像。日本及歐美的報紙則無所忌諱。他們說蘇俄軍隊實際入中國境者不滿三千人；中國軍隊除一旅外，毫無抵抗能力。在滿洲里及海拉爾，中國軍隊不但沒有抵抗，且於奔逃之前，大事搶掠。衝突的結果是屈服於俄國的條件。最近英國輿論界領袖庫得斯氏（Lionel Curtis）發表一部大問題的中國。其論中俄衝突與九一八事件的關係頗值得我們的注意。他說：

> 日本從此事件得了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軍隊，若以迅速的及强有力的行動臨之，無不崩潰。中央及地方的關係是如此疏遠，外國可以以武力對付滿洲地方政府而不必對中國宣戰。……以事後之明論之，蘇俄的勝利，毫無疑問的，給了日本武人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滿洲的日本軍官。

三年以前的中俄衝突的責任，雖在公文上中央已負擔起來，但照中國政治的實情看來，地方當局至少要負一半。

然而中央及地方的當局者究竟均是人，還均是中國人。他們也免不了受環境和時潮的支配。我們近幾年來朝野

所共造的空氣，一句話，就是虛憍自負。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不問自己的能力是否與慾望同時長進，不權衡事件的輕重緩急；好像我們的敵人愈多愈好；自己讓自己的口號標語麻醉了，而美其名曰，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九一八事件一發生，前日我們口號標語中所要打倒的，我們厚起面皮來，求他們同情和幫助。當局所作的就是仰承他們的主人翁——民衆——的意旨所作的。有這樣的民衆然後有這樣的當局。全國都變爲開空頭支票的。好在還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國民衆尙是中古的民衆，所謂口號標語不過是中古人的符咒，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不要白過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們的當局和我們自己的責任。若是白過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事件還要發生。至於日本的前途，我是不替她抱樂觀的。自從去年的九一八到今年的九一八，日本的軍閥，除爲日本民族預挖墳墓外，別無所事。所可憂慮的，日本的失敗未見得就是中國的勝利。

南行雜記

毛子水

一 關於勦共的

我一向好靜不好動；長途旅行，尤我所怕。這次爲要考察幾個圖書館的緣故，不得不離北平而作武漢滬杭的旅行；更因爲快要動身的時候，忽聞共軍洗刼臨近家鄉的江山縣二十八都，遂決意順道回到十多年沒有到過的老家一行，藉以問候老親，並搜集些關於共產黨的眞實的消息。

平漢路的火車上，熱鬧的漢口市中，京滬夜車上，從杭州至江山的火車上，快船上，以及公共汽車上，到處都可看見軍隊的騷擾；快船公司和汽車公司且因軍隊往來的繁多而瀕於破產了。這些兵，除却正在勦共的以外，有些是傷兵，有些是因餉項無着而被遣散的兵，有些是因欠餉太久而行乞回家的兵。據他們自己說，他們亦覺得叨擾人家的不對，但他們也沒有別的法子，因爲上頭已有好幾個月不給他們餉了。

到了家鄉，便到處查訪共軍的情形，但是究竟也沒有得着詳確的報告。大多數的人對於共軍，的確沒有幾十年前老百姓對於「長毛」的觀念；有許多人且說共軍比起數年前由閩入浙的孫傳芳的軍隊好得多。但是他們那裏能够

說出共軍的實在情形。一路上只見較大的村鎮，都在那裏趕築礮台，好像要作長久防守的樣子。消息傳來，開往贛境的第六師的某某團，且有加入共軍的一說。

不過因匪和共的影響，中產的人民，近來的確境況一天比一天壞。如錢糧一項，前數年僅二元餘即足完一兩，今年則一兩非十元不可，因爲地方政府藉口勦共防匪可以無限制的加徵的。因此，一向小康的人家，現在差不多都要無以爲生了。完了十塊錢一兩的錢糧，而出門數里，便有被土匪惠顧的機會，有時還要受官軍的騷擾或叨擾：這眞是從那裡說起！

後來我遇到一個老同學。他是一個觀察力較强的人，並且是一個「有心人」，但我的確知道他和共產黨是沒有關係的。因此我就向他探聽剿共的消息。他對我說：「照現在的情形下去，勦共軍隊愈多，共軍勢力必日大一日。贛邊共軍之所以有今日，全是因爲向來政府派往剿匪的軍隊把槍械賣給他們的緣故。」他又說：「你看現在在酷烈的太陽底下工作的人，整天汗流浹背，僅得些微的工資。如果他們幼時的境遇好一點，聰明智識，未必不勝過我們，亦未必不勝過許多坐享厚祿的人。然而因境遇的相差，苦樂竟有天淵之隔。這實在太不公道了！共產主義對於這班人，眞所謂暗室明燈。若政府不急切從人民生活上着想，速謀勞力和享樂的機會均等，速謀增加人民的生產力，則共產主義，勢必如燎原之火，恐怕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等的空洞名詞所能制止的。」

我相信我這個老同學並不是向我宣傳共產主義，不過隨便談談他的意思，所以我也向他隨便談談我的意思。我以爲如果一種制度能使人以工作爲標準而享受人生的需要，非特稍明白道理的人不能反對，便是現政府中能了解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人員亦未嘗不贊成。這種信仰，是現代較有修養的人所應有的，和共產主義固無關涉。我對於共產主義，因爲沒有深切的研究，不敢妄下批評。但是就令共產主義是中國現在的出路，現在中國所謂共產黨的行動，我亦不敢贊成。我想，無論如何，用兵刀來革命，是永遠難得到眞正的成功的；非特不能成功，或且還要達到大違初意的地步。民國二十年來的內亂不已，至於民不聊生，一部分亦是因爲當時主張革命的人要假手軍隊以求速效的緣故。實在講起來，革命固無所謂成功不成功；並且不是大多數民衆能够自己從智識上信仰上的解放而運用他們的意志力時，即有動作，亦只算一時的混亂，並算不得眞正的革命。

二　關於教育的

我在武昌時，去看一個舊時的同學楊君。楊君是一個高中的校長；我對於他做人的樸實是一向佩服的。我的意思，中學教育是大學教育的基礎，所以我很想從楊君處得點關於中學教育的智識。我問楊君以辦理高中的感想，他便向我訴起辦事的困難來。同事的不相諒解，學生的不肯用心念書，學校經費的拮据，教育界裏面的人的互相排擠：在在均可使人灰心。最後他並告訴我湖北省教育界有所謂北大派與武師派的對壘。我說：這樣的事情，是教育界最不好的現象；無論武師出身的人對於這種現象的感想怎樣，我們從北大出身的人，對於這種無謂的派別觀念，應當完全泯除，方可保存北大的人格，方可爲母校增光榮。楊君亦有同樣的見解，所以他爲他的學校聘請教員時，只問那人教書的本領如何，不問他出身何校。

因爲今年教育部整頓全國高等教育會議的結果，於是有許多大學停止招生，有許多大學裁院廢系。這兩件事都是和向來辦大學的人「發展」的政策違背的，因此當我在南京時，就聽見有不少的大學當局，紛紛赴京向教育部請願收回成命或商量通融辦法。後來聽說有些是被拒絕了，有些是得了一種所謂通融辦法的。這種通融辦法的好壞，我們不必論，不過我想，向來一種政策的做不成功，就壞在這通融辦法上面！

在這裏我要附帶的略述我向來對於所謂師範大學的意見了，因爲在南京和幾個教育界中人談及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的問題時，我亦談起過。師範大學稱謂的當不當，我們可不必管。就程度和修學年限講，現在的師範大學沒有比別的大學不同的地方，似乎沒有特別設立的必要。我以爲我們爲造就中學教師計，可略仿法國高等師範學校的意思，正不妨有個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的存在，但不必如現在我們的師範大學那樣辦。譬如在北平（或南京）的地方，如設一高等師範學校，可於當地的國立大學中，設師範生名額若干，由國家免他們的學費，或且給他們以較豐厚的津貼費。每個大學生要做師範生，須具備兩種條件：一，須經過高等師範學校的極嚴格的入學試驗；二，在國立大學肄業時，成績須在優等以上（，否則，國立高等師範學校亦得中途取消他的師範生的資格）。這筆培植師範生的經費，當然可用現在辦師範大學的款；把這筆款用在此處，實在要比現在的用途正當得多。這個空機關「國立高等

師範學校」的設立，我們即不能把他和巴黎的高等師範學校相比，我們亦可就近把他和國立北平大學校長辦公處相比。至於詳細辦法，當然應由教育部延聘通人訂定。這似乎是一種對於師範大學最好的「通融辦法」，但是我聽說我們北平的國立師範大學，現在又得教育部的允許，試行別種通融辦法了！

南京更有一事值得記的，是國立編譯館劉英士君主編的圖書評論的出版。大家都知道，在現在世界上，無論論文論武，一個國家非有能夠自立的學術不可。這當然要有一班做學問的人拚命去幹，但亦要有批評的機關，才可以促學術的進步。我嘗和友人傅孟眞君談及，擬集合國內各大學和研究院的力量，辦一種像德國 Die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那樣的雜誌。這個事情如能實現，對於國內學術界當然有些好處。現在劉君主編的雜誌，目的雖然和我們所擬的有點不同，但是實大有益處於國內著作界和教育界。不過現在當初出版的時候，因爲徵集稿件的困難，每期中門類的分配，不能盡如編輯者和讀者的意思罷了。

看人家怎樣應付國難

（通信）

費彝民

編輯先生：

現在中國國難嚴重，可拿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期的法國來比喻，其情景之緊急，固不亞於我，而其應付之途徑，則頗有足以發人深省，做我們的殷鑒的地方。

當一八七〇年九月拿波崙第三戰敗，俾斯麥的軍隊直逼巴黎城下，那時候帝政雖已推翻，共和黨人組織的臨時政府——國防政府，實在不過是巴黎一市的市政府，因爲巴黎在普軍包圍之下，半年之中，幾乎完全與全國其他城市斷絕消息，軍事失敗之後，事實上不能再戰了，於是忍重負辱，忍痛接受城下之盟，簽訂 Francfort 條約，割讓兩省土地，還認了五萬萬佛郎賠款。

當時情形，其中第一件可以做我們教訓的事，是普魯士的處心積慮要和法國決戰，和拿波崙第三的好大喜功與輕舉妄動，結果，一面因爲早有所備而節節勝利，一面則

因驕傲而終於失敗。我們的強鄰，早有謀我之心，近年來更在鄉裏積極備戰，而數十年來的中國政府，簡直是置若罔聞，結果焉能不弄到如今的地步？

第二件事是法國受了這個重大教訓之後，政府與民衆徹上徹下都有了深切的覺悟。在政府方面所表示的，是所有以前絕對不能合作的政黨，如保皇黨，帝制黨，共和黨，左派急進黨等，統統聯合在一個國民會議之下，共赴國難。在民衆方面呢，最顯著的愛國行動就是那在數小時內募集二萬萬佛郎借款的一大壯舉！這筆借款是付給普國賠款的第一批，也就等於付給盤踞巴黎近郊的普國軍隊的開拔費。民衆痛心於本國領土之被蹂躪，於是萬衆一心，踴躍輸將，有錢的輸錢，沒有現錢的拿各人家裏的金銀器皿等值錢東西給政府，全國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地將財物親自送到政府收錢的地方去。他們爭先恐後地把他們的所有獻給國家，結果，還不到一天功夫，募到了預定借額兩倍以上的數目！這才是舉國一致，政府民衆合作，共赴國難的好榜樣！

第三件事是從此以後，法國全國上下，一齊努力，從事於救國工作，除狠快地恢復了國內的秩序和富力外，不到四十八個年頭，仍將割讓的兩省領土，從德國手裏奪了回來，並且還向德國要了更多的賠款！

費彝民　二十一，九，五。

經濟統計季刊　第一卷

第一期要目

百年來金銀價變動之原因及其影響（一）……吳大業
中國工業化之統計的分析……方顯庭
中國進出口貿易物量指數物價指數與物物交易率指數編製之說明（1867—1930）……何廉
民國二十年中國經濟概況述要……編者
統計附錄

第二期要目

中國棉紡織工業及棉紡織品貿易……方顯庭
民國十六年至十七年天津手藝工人家計調查之分析……馮華年
津滬每週外匯指數修正之說明（1898—1932）……編者
二十年四月至六月中國經濟概況述要……編者
統計附錄

第三期要目

東三省之內地移民研究……何廉
河北省之工業化與勞工……方顯庭
關於生活費指數公式之討論……吳大業
天津每週工人生活費指數編製之說明（1926—1932）……編者
二十年一月至三月中國經濟概況述要……編者
統計附錄

出版：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冊數：每年四冊
定價：每冊一元一角。定閱，全年連郵四元

村治　第二卷　第二期　目錄

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完）……梁漱溟
我國農村人口問題的研究（續完）……言心哲
日本勝間田村之農村營利化……譚之良譯
各省農村經濟與農民運動……李育文譯
各地鄉村運動消息……

九月期　每冊大洋一角　郵費直接在定閱處四角
出版　十一月五日　北京西單牌樓社會部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周口店偶蹄類化石

楊鍾健著　與北京猿人共生之偶蹄動物化石皆詳載於此英文原著

圖二十九幅　價十元　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發行

華南二疊紀珊瑚化石

黃汲清著　此爲滇黔川陝鄂皖蘇浙各省珊瑚化石之最詳研究英文原著附圖十六幅　價十元　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發行

時代公論

第二十三號

（九月二日出版）

時事述評　爲國求材……（壽）
三友實業社的勞資糾紛……（鵬）
革命的回憶和國民黨的復興……楊公達
德國之政治仇殺及其影響……崔宗埏
南京市黨部選舉前黨員應有之認識……雷震
中國政治學會成立芻言……杭立武
整頓實驗教育……龔啓昌
國殤（四幕劇）……顧一樵
理論的差異與主張的不同……曹翼遠
通訊二則……程其保　何慶雲

第二十四號

（九月九日出版）

時事述評　汪精衛先生將何之？……（柏）
歡送顧維鈞幷勗中國代表團……（易）
國聯調查團離華之前夕……（達）
中美公斷條約之實質與使命……崔宗埏
熱河寇警之透視……雷震
國難政府應强力化……楊公達
最近美國教育之總合的觀察（上）……羅廷光
張宗昌被刺耳聞記……董時進
讀「司法官訓練問題」之後……紅禪
通訊二則……李仲平　李大可

特別優待青年學生預訂全年報費二元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鞭策週刊

本刊準於每星期日出版現已出至第二卷第二期內容除時評外兼載社會科學哲學論文及文藝作品時評對象不限於政治所取態度無任何背景然亦不知有所諱忌執筆諸氏係北平各大學任教全人不隸屬於何派不寄籍於何黨均本固有良知與一己見地作人民之喉舌發讜直之言論茲爲益事推廣起見徵求讀者歡迎直接訂閱

社址北平東城祿米倉二十七號

售價每期四分半年一元全年二元

本期目次

調查團之報告書……德
對外貿易的國營政策……范郎
國語辭典之楷模（續）……須尊
莎氏羅默歌與珠麗哀一劇裡的第二齣第二幕……楊丙辰譯
雅毒……不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十九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胡適

抗日剿匪與中央的政局 丁文江

爲新入學的學生講幾句話 叔永

論中國今日之科學雜誌 汪敬熙

日本侵略中國的發動機 劉叔雅

誤人的地圖（通信） 浮萍 丁文江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鳳山書社 卿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新生命書局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 甘肅書報社 新生命書局（代定）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南京 安徽省立圖書館

西安 千鍾書店

蘭州 中華書局

武昌 東方書社

開封 神州國光社

安慶 南華書局

無錫 海口會文書局

青島 樂育書局

濟南 朋友書店

廣州 東方書店

瓊州 文化書店

廈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重慶 新時代書店

雲南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漢口 興寧書店

汕頭 新時代書局

梅縣 現代文化社

成都 德清小說林書社

浙江 北海縣中合作社

北海

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胡適

九月十四日，日本承認「滿洲國」；次日日本代表武藤在長春簽訂所謂「日滿議定書」，議定書的內容分兩項：（一）「滿洲國」承認「日本國或日本臣民根據從來中日間之條約協定及其他公私契約所獲得之一切權利利益」；（二）「約定兩國共同以任國家之防衛，爲此所需之日本國軍乃駐紮於滿洲國內」。

同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書，聲明此次實行承認「滿洲國」係「與帝國所加盟之任何條約均無抵觸」；並且聲明帝國軍隊駐紮於滿洲國內是要「永遠鞏固兩國間之善隣關係及確保東洋之和平」！

十六日，我國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議書，指出日本應負責任之重大凡有七點：

（1）日本已違犯國際公法之基本原則，

（2）日本已違犯法律的初步原則，

（3）日本已違犯國聯盟約，

（4）日本已違犯非戰公約，

（5）日本已違犯九國條約，

（6）日本已違其自爲之誓約，因爲日本曾聲明在東省無領土企圖，且允於最短期間內將日軍撤至鐵路區域內。

（7）日本已違犯國聯歷次的訓誡。

同日，我國政府向參加九國條約的十二國（美，英，法，義，比，荷，葡，挪威，瑞典，丹麥，墨西哥，玻利維亞）發出照會，請其對於日本自去年九月十八日至今年九月十五日之種種侵略行動及因此造成的事態，採取正當及有效的應付方法。照會中說：「如日本之行爲不受相當制裁，九國條約當事國坐視該公約之成爲廢紙，其結果誠有不忍言者。」

同日，我國政府又向國聯通牒，依據國聯盟約第十條，請求國聯加緊工作，採取有效的方法，應付這局面。

我們早已說過，日本的行動只是赤裸裸的向世界的輿論挑戰，抹煞一切國際條約的束縛，毫無忌憚的實行武力的侵略。日本政府宣言此次承認「滿洲國」是「與帝國所

加盟的任何條約均無牴觸的」。這正是日本大胆抹煞一切國際條約的表示。別的條約我們且不論，一九二二年的九國條約的第一條明明載着：

各締約國協定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第二條又載着：

締約各國協定，不得彼此間及單獨或聯合與任何一國或多國訂立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條所舉各項原則的條約，或協訂，或協議，或諒解。

一年以來日本的行爲，無一項不是違犯第一條的原則的。現在日本在東三省建立傀儡國，給牠正式的承認，又和牠訂立條約，抹煞中國的主權，破壞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這又是公然廢棄九國條約的第二條了。

九國條約的本身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不光榮的事。一個國家不能自己保護其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而讓別的國家締結條約來「尊重」他們：這是很可恥的事。然而華盛頓會議的召集實在是因爲歐洲大戰後各國的均勢局面已完全破壞，太平洋西面的霸權已完全操在日本的手裏，中國又毫無能力可以自己支撐那個已失掉均衡的危局，所以美國與英國協商召集這個會議，附帶挽救這個遠東問題，使中國從日本一國的掌握之中脫離出來，變成歐美亞三洲强國共同護持的國家。這是華盛頓會議與九國條約的歷史的意義。

十年以來，我國雖然不能充分利用九國條約造成的局面來做自己的民族復興事業，究竟我們因此收回不少的利益，得着國際上十年的苟安。這都是日本的侵略主義者所最痛心疾首的。不幸不列顛帝國的連年多故，全世界近三年的經濟大蕭條，美國自身的經濟凋敝，這些因子都使歐美不能用全力顧到遠東的局面。於是日本的野心家以爲機會到了，可以一舉而推翻華盛頓會議的束縛，解決滿洲的問題，壓迫中國的民族運動，使中國仍然回到歐戰期中完全在日本掌握之中的局面：一舉而雪十年之憤，償百年之大欲，這是九一八事件的國際的意義。

所以在太平洋的國際關係上，九國條約的重要確然比什麼條約都更大。中國在這三十年中完全在國際均勢的局面之下討生活，而這個國際均勢的具體方案，歐戰以前爲美國的門戶開放宣言及英日同盟條約，歐戰以後則爲這兩項合併擴大變成的九國條約。國際聯盟的盟約自然有他的重要地位，然而因爲美國與蘇俄都不是國聯會員，國聯盟約在太平洋上的地位就不如九國條約的重要。蘇俄也不曾

參與九國條約，然而九國條約的主體爲美國，日本，與英國，已包括太平洋上的四個最重要的國家，所以可以補助國聯盟約在太平洋西岸的勢力的缺陷。但九國條約並不是孤立的。在這十二個月之中，國聯自身感覺在太平洋上勢力的薄弱，所以極力拉攏美國，漸漸的把九國條約與非戰公約，和國聯盟約牽合在一起；到了現在，這三項國際和平的協約差不多成了一個連環大協約了。九國條約加入者只有十二國，國聯盟約加入者五十五國，非戰公約加入者六十二國，這個大連環包括全世界，是任何國家不能輕易藐視的。

九國條約自有他在太平洋國際關係上的歷史的重要性，又因連鎖上了國聯盟約和非戰公約，他的意義更爲嚴重了。其中非戰公約更是美國與國聯合作的關鍵。本年一月七日，美國政府正式宣布：

> 凡用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非戰）公約的規定與義務的方法而造成的局面，修約，或協定，美國均不承認。

本年三月十一日，國聯的五十個會員國在大會上一致決議：

> 凡因違反國聯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條約，或協定，國聯會員國有不予承認之義務。

這兩條宣言在文字上與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東西兩半球在這一點上的一致是有力量的。美國總統胡佛在八月中旬接受共和黨推他候選總統的通告時，有一篇重要的政見演說，其中關於外交政策的，他也特別提出美國政府一月七日的宣言，他說：

> 我曾提出一個新的主義，就是：凡違反我們所簽訂的各個和平公約而得來的土地的所有權，我們都不承認，並且永不會承認。

這裏胡佛用的「和平公約」是複數字(Peace Pacts)，應該是有意包括九國條約在內。

這都是很嚴重的宣言，「整個的文明世界」的嚴重宣言，任何「侵略者」都不能不注意。當眼前日本承認滿洲僞國並且假借簽訂議定書用武力長期佔據東三省的時候，我們重讀這些宣言，不能不感覺他們的意義的非常嚴重。八月八日美國國務卿司汀生的在紐約演說「非戰公約」，稱他爲「一個至今不曾試驗過的條約」（a treaty as yet untested）。美國法律上所謂「試驗」（test）是用一件案子告到法庭裏去證明某條新法律有效或無效。現在是九國條約與非戰公約試驗有效無效的日子到了，因爲中國政府

已經正式援引這兩件條約向世界提起控訴了。

國聯盟約有第十六條明白規定的經濟絕交的制裁方法，然而這一年以來，國聯雖受理了中日的爭執，始終不肯援用這一條的制裁方法。於是悲觀的人就說，國聯盟約本有制裁方法尙且不敢執行，何況那本來沒有規定制裁方法的九國條約和非戰公約呢？這還不是兩張廢紙嗎？在這一點上，悲觀的論者和野心的荒木貞夫，內田康哉等人走上同一條路去了。

誠然，九國條約與非戰公約都沒有規定制裁方法。美國當日所以不加入國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爲不滿意於盟約第十六條的制裁規定。經濟絕交只是實戰的一個步驟；未有不具備實戰的決心和準備而能實行對某一國經濟絕交的。中國今日受侮辱損失到如此地步，然而終不能由政府實行對日本經濟絕交，豈不是因爲我們自己還沒有作戰的決心和準備？因此，美國主持的九國條約和非戰公約都故意不規定制裁的方法。

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就斷定這兩約的無力。八月八日司汀生在紐約的演說裏答辯這一點最明白。他說：

在文字上，非戰公約明是含有確定承諾(Promises)的一個條約。在他的引言裏，他明白的提到「所有本約所予的利益」，並且明說凡違反本約之承諾的國家將被剝奪這些利益。我們看這條約的起草人的通信，可以知道他們有意要使這公約成爲一個給予利益（Benefits）的條約。

這就是說，這條約的力量在於六十二個國家的負責任的承諾：他們承諾的是不用戰爭作解決國際爭執的方法。

司汀生又說：

非戰公約沒有規定強力的制裁。他全靠公論的制裁，這種制裁可以成爲世間最有力的。……公論是平時一切國際往來的制裁力。他的效力全靠世界人民有使他有效的意志。如果世界人民有意使他有效，他是無敵的。那些譏嘲他的人，都是不曾正確的估計歐戰以來世界公論的演變。

自從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此約經國會認可後，美國政府決心要使世界公論有效，並且決心要使這巴黎公約成爲世界上一種活的力量。我們承認了他所代表的希望。我們下了決心不使這些希望成爲失望。……

他說，不光是美國有如此決心，

一九三九年十月，美國總統胡佛和英國首相麥唐納

在拉比丹(Rapidan)發表一個聯合宣言，其中說：『我們兩國政府決定接受這個非戰公約，不僅僅作爲一種好意的宣言，實作爲一種積極的方針，要依着他所承諾來指導國家的政策。』這個宣言開了一個新的紀元。

那一年正是中俄開釁的時候，非戰公約遇着第一次的小試驗。美國通告英日法義德及中俄兩國政府，指出他們在非戰公約上應負的責任。三十七個簽約國贊成或參加美國的勸告。其時俄國的軍隊侵入中國境內已近一百英里了，後來兩國都接受恢復原狀的提議，侵入的軍隊也撤退了。

現在非戰公約到了一個更大的試驗日子了。司汀生指出美國政府本年一月七日的宣言與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的五十國決議案(均見上文)，認爲這都可證明這個公約是有世界公論作後盾的。他說，這兩個宣言代表一個新觀點和兩個新盟約之下聯合起來的各個國家的動作。他說：

假如沒有這個新觀點和這些盟約，那遼遠的滿洲事件在舊日國際公法的原則之下，就和我們美國沒有什麼相干了。……可是如今在這巴黎公約之下，凡與和平問題有關的，都不能不關心這樣的一件糾紛了。一切使這公約有效的行爲，必須從這個新局勢上看去，方好評判。……所以這巴黎公約的力量是不容易正確領會的，除非我們明瞭這條約的背後有全世界的公論的聯合力量，聯合在那個容許個個民族國家有權表示道德的裁判的公約之下。……當一月七日美國政府單獨表示決不承認侵略所得的結果，侵略者見了也許不放在心上；可是當整個的文明世界都表示贊成美國政府的主張時，這局面可就顯出他的眞意義了。道德的貶議，一旦成了全世界的貶議，他的意義的重大是國際公法從來不曾有過的。

司汀生的紐約演說確是近代史上一篇極重要的宣言。他代表美國的外交政策背後的一種理想主義的政治哲學。他所謂「新觀點」，不但日本的侵略主義者不能了解，我們國內一般懷疑主義者也不容易相信。其實他的論點並不難懂，也並不是大言欺人之談。國際政治原來與內國政治是同一理的。一個政府自然是建築在一種力量之上，但那種力量不全靠武力，大部分還得靠社會的習慣和公論的制裁。說的淺一點，政府的力量就好比一個紙老虎，全靠思想，信仰，習慣等等無形的勢力來共同維持。紙老虎未戳

穿的時候，一紙空文可以叫一個大將軍束手就縛，砍頭時還得謝聖恩。紙老虎戳穿時，錢也買不動了，兵也征不服了。所以善爲政者只是要養成威信，情願做一個紙老虎，有力量而不肯濫用力量。如果每一個契約，每一條法律，每一道命令，都得動用千戈方能有效，那就不成其爲政府了。國際政治也是如此。華盛頓會議正當歐戰之後，只有日本的實力是整個不曾損失的。然而那時代的『威爾遜理想主義』的餘波居然能使日本放棄山東，放棄她在歐戰期中已到手的遠東獨霸地位。現在的國聯也就是建築在一種空泛的，理想的公論的護持之上的。其實全世界今日的互相維繫也不是全靠武力的；所靠的還是國際間有守信誓的義務，有顧忌公論的需要。說破了也只是一個紙老虎。可是這個紙老虎一旦戳穿了，條約不成了條約，承諾不成了承諾，這個世界就沒有一日的安寧了。所以爲了自身的安全，爲了世界的安全，歐美國家是決不願意叫日本公然戳穿這個紙老虎的。美國今日之與國聯互相提携，也只是要維持這個紙老虎，——就是司汀生所謂「道德的裁判」。他對日本說：

> 道德的貶議，一旦成了全世界的貶議，他的意義的重大是國際公法從來不曾有過的！

日本的侵略主義者何嘗不怕這種貶議？試看他們送出那麼多的宣傳家，花出那麼多的錢來做宣傳，爲的是什麼？爲的是妄想減輕一分半分「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而已。你再看看，爲什麼日本政府要說他們的行爲「與任何條約均無牴觸」？爲什麼他們口口聲聲要說明他們只是行使他們所謂「自衛權」？爲的是非戰公約排斥一切戰爭，而只留下了一個漏洞，就是所謂「自衛權」。但是這種不成話的自辯是決不會遮蓋世人的耳目心思的。司汀生在八月八日對日本說：

> 一個國家儘管假借保衛本國臣民的名義來掩飾他的侵略主義的政策，不久總會被剝去那假面具的。在這樣一個容易搜集事實考訂是非的現今世界裡，那樣的國家莫想長久惑亂世界的公論！

這是很嚴厲的警告。

在那不遠的將來，究竟那一個條約是一張廢紙？國聯的盟約呢？九國條約呢？非戰公約呢？還是九月十五日武藤鄒孝胥的議定書呢？我們瞧着吧！

廿一，九，十九夜。

抗日剿匪與中央的政局

丁文江

九月十八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一篇『告全國人書』。其中可以分做三段。

第一段說：

『遼，吉，黑三省淪陷，於今一年。……本黨……舍適應民意，集中民力，刻骨痛心以與强暴周旋外，別無他途。……今日之事有理可講，則講理；無理可講，則角力。力竭矣，則寧爲玉之碎，不爲瓦之全。……』

第二段說：

『國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禦外侮者。淞滬之戰，中央調集師干，紛馳符檄。卒因赤匪牽制，援師不及。懲此往轍，益戒來茲，因決大舉勦匪。故今日之勦匪，實爲禦侮之要着。……』

第三段說：

『國人今日政治見解之不同，政治集團之龐雜，無可諱言。……今日國勢如大海孤舟，狂飆迭擊。舟人於此協力共濟之不暇，更何忍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意氣。故本黨今日願忍受一切以求國家之生存。……國未有無長期之計劃與準備而可以謀永久之生存者。……苟吾人一息猶存，自不能不爲此根本國力上之設置。關於民族精神之振發，國防物質之增進，知識技能之訓練，皆爲要圖。』

單簡講起來，這三段是抗日，勦匪，與異黨合作，以謀根本的建設三件事體。以原則而論，國內的多數人大概可以贊同。但是這種原則是否有實現的可能，不但要看國民黨有沒有實行的誠意，而且要看他有沒有可以實行的具體辦法。

第一是抗日問題。我們向來是不贊成唱高調的，所以我們決不跟着一班不負責任的人喊口號，要求政府出兵收復東北失地。因爲目前的問題，不是收復失地，是要保存將失未失，似失非失的地。這一次日本承認僞國，原是早已預備好的把戲，所可以使我驚心的是鄭孝胥所簽的賣國文書包括熱河在內。賣國文書已經發表了好多天，我們並沒有看見熱河當局有任何的否認的表示，到今日止，日本

並沒有一兵一卒到熱河境內；到今日止除去湯玉麟原有的兵之外，政府也沒有加派一兵一卒到熱河境內。政府是否已經承認熱河是僞國的領土，不敢輕易用兵，或是眞正相信湯玉麟不但忠於中華民國，而且他的兵力，已經可以抵抗日本，不必另派援軍呢？熱河的軍隊一共是四個步兵旅，六個騎兵旅合計不過二萬多槍，而分防的地面極廣，在朝陽北票的是湯玉書和白玉田的兩個騎兵旅，一共不過四千多鎗。且日本以錦縣義縣進兵，絕對沒有抵抗的能力。日本所以至今沒有進兵的原故不外乎兩種：一是受東三省義勇軍的牽制，一時兵力不敷；二是希望用政治手段誘惑湯玉麟投降。因爲日本人深知道熱河的地形不適宜於用新式武器；出兵征服熱河，沒有東三省那樣容易。若是我們一點不準備，坐等到青紗障的時期過去，義勇軍逐次敗退，日本一定要用「急需不及掩耳」的手段，佔領熱河。反過來說，若是我們趁日本人還沒有決心進兵的時候，先運四五萬兵到熱河，利用東南兩方的山地，預先佈置防禦的工作，日本決不敢輕易進兵。所以今日的抗日計劃，第一是要保存熱河；向熱河出兵，以抵制日貨，援助義勇軍，還要重要！『有理可講，則講理；無理可講，則角力。』日本的無理可講是狠明顯的；我們的力是狠有限的。我們能否得世界人的同情和援助，使得世界大家來向日本『講理』，全看我們能否運用我們有限的『力』，來保全我們未失的土地。現在把二十旅兵全放在河北察哈爾兩省，而把熱河交給湯玉麟一個人去防禦，將來要與日本『角力』，也沒有可以用武的地方，要請世界講理，也沒有可以見人的臉面，還有甚麼寃可全，玉可碎呢？

我始終不能了解軍事當局不向熱河進兵的心理。怕湯玉麟反抗罷？湯玉麟如果忠于中華民國，決不會反抗的。否則應該及早解決的。要犧牲熱河來保全平津罷？熱河喪失以後，平津是萬萬不能保全的！——至少軍事當局個人的地位是絕對不能保全的。怕開罪于日本人，促成平津的戰事罷？除非你投降于日本人，平津的戰事，遲早是免不了的。我從前說過犧牲平津，來保存熱河，是值得的。當汪精衛先生虞電發表的時候，我們討論張學良先生的去留問題，胡適之是勸他辭職出洋的，我是勸他實行抵抗的具體計畫，把財政交還中央，來求國人諒解的。這兩種辦法表面上雖然不同，精神上原是一樣。若是兩種都做不到，將來一定要弄到身敗名裂而後已，我希望張學良先生不如此的拙，我更希望我們的國運不如此的悲慘！

第二是剿共問題。『國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禦外

侮者』這當然是常識，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但是內憂外患是聯帶的。去年夏天蔣介石也曾親到江西去攻擊共產黨的老巢。等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他的工作就完全成了泡影。自從蔣介石親自到漢口督師，鄂中的共軍是消滅了許多，鄂東也有相當的勝利。但是據當局自己的報告，鄂，皖，豫的軍事至少還要有三個月方能結束。結束以後，還有江西。在共產軍沒有消滅之前，誰能保沒有第二次的「九一八」發生？若是再如去年「九一八」以前的一無準備，只要一有事變發生，所有攻擊共軍的工作又都要成爲泡影。我們要希望蔣介石不要忘記他不但是『鄂皖豫剿匪總司令』，並且還兼得有常務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兩個差使。抗日問題沒有相當的辦法，南京的政局沒有相當的安定，剿共的軍事是永遠不會結束的。

第三段所講與異黨合作，來謀根本的建設，問題更多了。國民黨與異黨合作，悲觀的人說這是國民黨的末路。樂觀的人說這是中國的曙光。我們也不悲觀，也不樂觀，並且不懷疑到國民黨的誠意。但是我們免不得要問，與異黨合作的國民黨是整個的？還是分裂的？要得異黨不要『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意氣』，第一要國民黨本身能夠化零爲整，變成功一個有紀律，有能力的政黨。目前一個行政院院長辭職了一個多月，竟沒有第二個行政院院長能夠產生。原任的人不肯回任，代理的人不肯負責。當國家大難臨頭的時候，握政權的黨人，把政府弄得若有若無。非國民黨的國民，縱然有願意和國民黨合作的，也覺得愛莫能助。況且，他們並不是與國民黨政見相同，不過在國難期中，大家都希望要有政府，所以不肯『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意氣』，因爲不幸若是國民黨倒了，中國也許立刻就要變爲無政府的國家。然而若是國民黨不倒而中國依然是沒有政府，黨外的人們又何所爲而與之合作？在這種狀況之下，而要謀根本的建設，豈不是去題萬里？所以我們要請國民黨的黨員自己做點反省的工夫：國民固然應該犧牲一點鹹酸不同的嗜好，當國的政黨的內部也不應該『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意氣』。政府是對國民黨負責任的；在這樣危急的狀態之下，而不能建立一個有力量負責任的政府，這個責任應該誰負！

爲新入學的學生講幾句話

叔永

近幾個月來，社會人士，很有些注意於高等教育問題。於是改革大學的言論，也風起雲湧的在各種雜誌上屢見不一見了。可是他們所討論的，大半是大學的學制問題。關於目下一般青年所公認爲學校的主人翁—學生，却少有人談到。現值學校開始的時期，我們擬援學生畢業有送別詞的例，說幾句歡迎諸君入學的話。

第一，我們要說的，便是學校的主人翁問題，換一句話說，是學生對於學校的態度。我不知道『學生爲學校的主人翁』這句話有甚麼根據，但我確曉得這句話是大多數學生胸中固有的觀念。要是我的猜想不錯的話，我想這個觀念，必定是由譬喻得來的。我們不是一天到晚在講民主主義嗎？在民主主義的國中，不是以人民爲主人翁嗎？一個國內，有治者被治者的階級；一個學校內也有治者被治者的階級。學生是被治者，即是與人民處於同一的地位。人民可以爲一國的主人翁，則學生爲學校的主人翁，豈不是邏輯上應有之義嗎？況且近代教育學說主張學校的社會化。那末，我們何妨看學校作一國，而小試其主人翁之資格呢？既有了主人翁之資格，即不能不行使主人翁之權利。於是教員有不好的（至少是學生以爲不好的），主人翁可以任意辭去。校長有不行的，主人翁不妨投票另選。而且財政可以監督，事務可以干涉，因爲這些都是主人翁的權利。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學校主人翁的問題不解決，學校是不會有甯日的。

上面所說的譬喻，在表面看來，固然不無幾分相似之點，不過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學生在學校中是受教的，而民主國家的人民不一定是受教的。因爲這個原故，許多未畢業的學生，在民主國家中，并不能取得選民資格。所以用民主國家的譬喻，歸結到學生是學校的主人翁，是不對的。必不得已，要在社會組織中，尋出與學校相似的東西，我們可以說，只有家族還相近一點。一個家族，在他的責任上，當然要以子弟的利益爲前提，但是不可以此便說子弟是家族的主人翁。一個學校，若是有存在的必要，當然須以學生的利益爲前提，但是不能以此便說學生是學校的主人翁。我們說這些話，并不在甚麼「親」「

師」倫理上着想，這只是一個社會組織的尋常事實。

一個學校的存在，當以學生的利益爲前提，這句話當然又可以發生問題。譬如教員學問的不够，職員辦事的不合法，都可以使學生直接蒙其不利。而且一個學校內容的腐敗，只有直接身受的學生知道的最清楚，若是學生不加舉發，外間是無從曉得的。所以學生對於學校的內容有所不滿而提出改良的要求，不能不說是一條合法的道路，而且在某種情形下，也許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不過我們要明白，學生既非人民，學校也不是國家。那就是說，一個學校，除了校中的教職員之外，總得有一個管理主權的機關在外面。這個管理主權的機關，在官立學校是政府，在私立學校是董事會。有了這種機關，校務的好壞，自然有了一個最高的請訴所，而無所用其直接的革命行動。直接的革命行動，未必能與學生的利益相符合。因爲智識年齡種種的關係，學生的利益，不見得是學生的本身所能謀的。

我們說學生不是學校的主人翁，讀者不要誤會以爲我們認校長或教員是學校的主人翁了。倘若學生不是學校的主人翁，校長教員尤其不是了。那嗎，學校的主人翁究竟是誰呢？我們以爲學校是爲了一個共同目標設立的多元組合體，不能任意偏重一部分而抹煞其餘。若不得已而要指出一個東西來做學校的主體，我們以爲只有「學術」兩個字可以當得。學術確是學校目的的所在。凡是與學校有關係的，無論教職員也好，學生也好，都是爲了這個目的而工作。凡是對於學術有貢獻的，無論教員也好，學生也好，我們都可以說他代表主體的一部分。

第二，我們要說的，是學生對於時事的態度。在這一方面，近年也有一句最流行的話，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句話，我也不記得是那位先生發明的了，但這的確是一句八面玲瓏的話。照這句話的意思，救國讀書，隨興所至，不必顧慮到那一件事的成功與否，而同時又可以兼籌並顧，這是多麼便宜的事！不過我們要討論的，救國讀書，無論那一件，是不是用半冷半熱的態度所能做到？如其不然，我們是不是有把我們目前的道路認清的必要？

救國是我們最高的責任，尤其是在血氣壯盛，感情豐富的青年，所有一切都可犧牲，何況讀書的一點小事？不過在決心離開讀書，加入救國以前，我們至少要問我們自己兩件事：（一）我們的主張，果然是我們深信不疑的嗎？（二）我們的方法，果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嗎？這兩個問

題，若果不能解答，我們以爲所謂救國事業，也不過自欺欺人之談，不如埋頭讀書，究竟還曉得我們自己做甚麼事。

何以要問我們的主張是不是我們深信不疑的？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倫敦』等等標語。我不曉得我們籠統搜索不滿十萬噸的海軍，有甚麼方法能够打到倫敦去。我們記得民國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們學生界的標語，是要『鎗斃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們鎗斃，又何至於有濟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學生界的主張，有組織『東亞大同盟』，『聯合東亞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曉東亞的弱小民族在那裏，怎麼能組織起來抵抗强日。這些主張，本來沒有徵引的價值，但正可以表示我們學生界智識的幼稚。以這樣幼稚的主張，要說他們曾經研究過而深信不疑，誰也不肯信。但是我們要曉得這是我們犧牲了讀書去換來的救國成績。

其次要問我們的方法，是不是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學生表示主張最後的方法，常常就是罷課。可是罷課只是一種吃了砒霜藥老虎的辦法，拿自己的損失，來促他人的反省。設如我們所要求的，不是反省可以了結，這個方法就失其效用。設如所謂他人，不但不與我們休戚相關，而且以我們的損失爲有利益，則這個方法完全失其意義。去年九一八之後，全國的學生，爲了入京請願，不但罷課多日，並且挨飢受凍，臥軌絕食，甚至有以生命爲殉的，然其結果仍等於零，就是因爲學生所要求的，不止是政府的反省，而且是强其所不能，這是失敗的第一原因。第二則對外我們愈鬧得起勁，秩序愈亂，敵人愈是有利。所以除非有甚麼更進一步的計劃，可以償罷課的損失而濟其窮，則罷課必不能達救國的目的，可斷言的。

這樣，我們把學生救國的目的和方法弄清楚了，才可以進一步來決定對於救國或讀書的態度。我們以爲對於救國的方法，已經有了堅深的信心的，他們儘可盡力的去做救國的事業，不必拿讀書來做幌子。對於救國的方法，還不曾有堅强的信心的，我們以爲要以讀書來充滿他們的智識，養成他們的信心。我們可以改定前面的標語說『讀書即是救國，救國必須讀書』。

論中國今日之科學雜誌

汪敬熙

論到我國現在的科學雜誌，我覺得有兩件事值得想一想。第一件是我們現在需要一種好的通俗的科學雜誌；第二件是我們現在需要成立以科學爲單位的專門雜誌。

一

通俗科學雜誌的需要，現在是甚急，最大的理由就是要供給青年學生一種新讀物。現在青年學生所能得到讀的，不是充滿肉慾的小說刋物，就是空洞的政論文章；不是整理舊東西的學報，就是講馬克思的週刋。實在沒有一種雜誌是專門供給他們以世界科學界的消息，並且給他們可以消化的科學智識的。就是青年學生中有人喜歡學科學，如果他的外國文程度不高，他就不能找到一種雜誌，源源供給他以各種科學的消息，一方使他眼界開擴，一方鼓勵他學習的興趣。如想使青年走上科學之路，實有辦此種通俗雜誌之必要。再有一層，就是使現在許多成年人知道世界科學發達到什麼田地。這也是很緊要的。

只有在我國，方有雜誌上登出飛船在天空發現眞龍的怪話。更有一層，就是如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報告世界及我國科學界的消息，使大家曉得各方面的情形，至少無形中可以在國內造成一種公正的批評。就是因爲大家不曉得各方面的情形，沒有公正的批評，所以在中國才能做幾篇文章論一下科學方法科學價值科學精神，再經一班朋友吹噓吹噓，便可成了科學家。所以在中國才有堆頭研究多年而社會不曉得，不幫助的人。

有人說中國有了有十幾年歷史的『科學』。難道說這個雜誌不能供給這個需要嗎？在十幾年前『科學』或者能稱爲一種好雜誌，近年來『科學』已變成一種不够專門難稱通俗的雜誌了！一二年前，上海出了一種『科學月刋』也因犯同一的病而失敗。通俗的科學雜誌不是容易辦的。

現在提出一個辦法，與有意做這種事的人討論一番。

第一步是須聚集三四個喜歡此種工作而且肯負責任的人。科學範圍甚廣，甚難找到各種學問都曉得些門徑的人，所以必須有數人合作方可。雜誌辦個月刋。每期約出五六萬字。其中的文章以登載外國及中國科學界的消息

和短評，各種雜誌中有趣的文章的摘要，及書籍的介紹爲主。　開卷第一篇登較長的文章，內容注重以清楚簡潔的文字述說各種研究。　此種文章或請國內專家自述其工作，或譯外國雜誌中同性質的文章，或請國內專家述外國的工作。　除此之外，再加一篇科學史的文字。　以能十分努力去求內容切實，文字簡潔，處處誠懇的敘述各種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結果，力避只求淺顯不顧事實的過錯。　有相當的資本去印刷，這通俗的科學雜誌或可以辦成功。

二

說到專門的科學雜誌，現在國內有一個大病，就是以機關爲主體的雜誌太多。　北京，清華，中央，武漢，中山，各大學均有自己的自然科學季刊。　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科學社的生物調查所，靜生生物調查所，等機關都各自有雜誌出版。　各大學的季刊都是些雜貨堆，一本之中，自數學到生物學，往往是件件俱全。　就是內容篇篇都是好的，也難受讀者的歡迎。　寄到外國，也難引起人的注意。　各研究機關的雜誌性質專一，在此點比較各大學的季刊好的多。　但是刊行都嫌零碎，這個月印出五六頁一本，下個月又出十幾頁一冊。　使定閱的人難於稽核收到的有無缺漏，極易引起人的厭惡。　就實際情形而論，一個大學，一個研究機關，單獨出一種雜誌，都有稿子不够之苦。　爲支持門面計，雜誌又不得不出。　結果，有稿即印，那能管其內容如何。　量的一方面是够了，質的一方面受了量的拖累就不能不下降了。

這種情形的病根是我國人顧自己的體面心太重。　學校自己有季刊，研究所自己有雜誌，辦大學或研究所的人便可以此示人，誇耀成績！　至於雜誌中的研究報告，究竟在科學的進步上有無一點貢獻，是他們所不問的。

救治此病，我們應提倡以專門學問爲主體的雜誌。國內現在各種專門學會一日多一日了。如每個學會推舉出幾個負責的人組織一委員會，主辦本會的雜誌，使這委員會對於送來的文章有選擇改正之權。　國內研究這門學問的人都將研究報告送到他門學會的雜誌。　文章多，有了選擇的餘地，雜誌的標準自然容易維持。　雜誌性質專一，標準不低，自然容易引起他國研究同種學問的人之注意，自然能在科學進步上有點貢獻。　學會有個雜誌易於鼓勵會員研究的興趣。　按慣例，雜誌中每篇文章必註明來自那個大學或那個研究機關，各大學各研究機關也不因自己不出雜誌於體面上受了損失。　中國地質學會的會報，中國生理學會的雜誌，都是此類的雜誌。　他們的歷史都在

五年以上了，都獲有相當的成績。聞中國物理學會也將要辦一個中國物理學雜誌。希望此類的雜誌漸漸增多；希望各大學出版的雜貨堆的季刊，各研究機關零星片段印行的專刊漸漸減少！

二十一，九，十二。

日本侵略中國的發動機

劉叔雅

我幼年在日本住過幾年，袁世凱「登大寶坐江山，稱孤道寡」的時候，又陪朋友們去過兩次。也學會了幾句家常日用的日本話，亂翻翻雜誌，帶猜帶查字典看看報紙，碰巧也和日本的次等政客浪人們談過幾回天。就在這樣淺薄的觀察，短促的考查之中，發見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是『他們舉國一致，定要吞併中國和亞細亞洲，以謀大和民族的天職，實現「王道正直」的大理想。』我的思想素來把國界看得並不十分嚴重；覺得人和人總可以互相了解，互相扶持的。歐美各國，你猜忌我，我疑懼你，年年把有用的財力送到海水裏去，爭着建造超無畏級戰鬬艦，飛機，毒瓦斯彈，其結果實在是自趨於毀滅之一途。假使大地上果然竟會湧現出一種禮記禮運上孔子所夢想的「大同」世界來，我訴之於理性，抑制着感情，本也可以贊成的。沒奈我又遇見過許多臺灣的遺黎，朝鮮的逋客，據他們說，亡國之後確乎不能「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亡國的苦楚實在難受。我又覺得歐美各國之圖謀中國，畢究只是想吸點膏血，賺我們幾文，唯有日本除了要金錢和物質之外，還處心積慮要在我們的頭上施行「王道」。所以我回國後這許多年，總時時的留心日本的一切事情。從來不敢怠忽。

這大半也是由於我不懂西洋文罷，稍得閑暇，總是要翻翻日本文的刋物。皁彌呼也不相干了。阿倍仲麻呂一就是李白王維的朋友，唐玄宗的秘書監——藤原清河以及歷朝的許多求法僧侶，請益留學生，早把中國的文化藝術移植去了。論語孝經禮記等類的書起了作用，忙煞了戚南塘，麻貴這班人。如果豐臣秀吉再活幾年的話，朝鮮早已經改稱爲新羅縣，百濟縣，「任那府」的威權最少也要擴張到遼寧省的全境。近幾十年造艦學，以及鑄大炮，造飛機的技術又生了作用，替我們平白地添了幾個紀念日。累得無數位穿中山裝的青年，放着正經書不讀，逢時過節筆不

停揮的寫標語，成羣結隊在大街上提高嗓子喊口號。

我眞傻！自從去年九月以後，常常問這班愛國青年志士：「日本從什麼時候起就動手來併吞中國」？大約十有九回是大家都記不很清，也偶然有人說是甲午年起，再要細問，大家都忙着要入京請願，罷課，遊行，開會，貼標語，喊口號，誰有閑工夫問這些呢。親愛的兄弟們！國家是我們託命的處所，自古以來，只聽說「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纔可以雪恥，不是可以仗着一時浮囂的客氣，把他孤注一擲的。所以思想知識都早已落伍，十多年來久不說長道短的我，實在按捺不住，自告奮勇，要在獨立評論上說話了。

日本侵略中國的眞正發動機，並不在東京，也不在橫濱，神戶，大阪。而在博多灣上福岡城頭一座小小的房子裏。主動的人物既不是去年九月十八日以來大家哭着咒罵的本莊繁土肥原賢二，也不是南次郎，荒木貞夫。連那組織在鄉軍人會，著國民總動員，做上奏文，名震天下的田中義一也都不相干。說起來也奇怪，這一位『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的英雄却是個美貌的女子。這位女英雄姓高場，單名一個亂字，道號向陽先生。他家是世代書香，他聘請英國人教授英文和法律之外，自己又把中國的尚書，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左傳，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等類都讀得爛熟，羣經諸子以及歷朝史籍無不融會貫通。遠在日本維新以前，他就高瞻遠矚，看清了東洋的大勢，認爲兩而臺灣，琉球，北而高勾麗，新羅，百齊都原是日本的藩屬，非要光復舊物不可。並且看透了中國政治的腐敗，社會的昏亂，國民太無知識祇知道自私自利。斷定我們這個國家民族決無發奮圖强的希望。而他們的經典上又明白昭示，說中國和亞洲，甚而至於全世界都是上天注定了該要歸他們管的。他們自覺負有併吞東亞的使命，至少也要併吞朝鮮和中國，纔對得起天地鬼神。所以這位高場向陽先生，拋棄了他的眼科醫世業，逐出了他那懦弱無能的丈夫，在家裡廣收徒衆，公然講起學來。高場先生學問之淵博，人格之高尚偉大，也眞值得人崇拜，所以教育出無數的愛國志士來。他主講的學社規矩十分嚴肅，不但不許酗酒嘔譁，就是躺着歪着看書都在嚴禁之列。他所收的弟子們多半都是志趣遠大，眞肯爲國家出力，不愛錢，不惜死的人。這班人受了他的薰陶，又通曉英文和法政，眼光很清楚，所以從明治維新初年起，一直到現在，替他們的國家建了極多極大的勳

業。尤其難能可貴的就是向陽先生的徒子徒孫們，一個個祇肯去殺頭，槍斃，或是凍死在西比利亞的氷天雪地之中，並沒有做一官半職，或是發財發福的。他們的理想和事業，以及這種做法究竟是對不對，好不好，那是另一問題。至於他們這種精神，雖是我們被侵略的國民，也不能不表相當的敬意啊！

博多地方何以能產生這樣的偉大人物和這許多英雄豪傑呢？這裡面也有地理和歷史的關係。因爲這一帶地方正在日本的西北端海邊上，和我們中國，朝鮮遙遙相對。千年來新羅，百濟，高勾麗常時要和日本打仗，每次總是在這一帶海岸上接觸，所以這些地方的人民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特別的强烈，特別的深刻。尤其是元朝幾次大舉征伐日本，都是在這一帶地方上岸的。獷悍凶猛的蒙古兵和投降蒙古的中國兵，倚仗着勁弩利鏃和日人所未曾見過的火器，初上岸時，把日本人殘害得太慘了。那時候日本幾乎有滅亡之憂，博多一帶的人民受蒙古的蹂躪更慘，所以至今還是深恨中國人。我自己沒有到過博多，據同學們說，到那裏旅行很受氣。進店舖買東西或是在街上走着，被人發覺是「支那人」，就要受點侮辱，最輕的也要給你一個怒目而視。也有人和博多人辯白，說『那都是幾百年前的事，與現在的中國人無干，況且那時候我們也是被征服者，一樣的受蒙古人蹂躪。彼此彼此何必記仇呢』。他們却沒有閑工夫來慢慢的替我們設想，總是說『不管什麼元朝宋朝，蒙古人漢人，總歸是你們支那人幹的。』古人有詩歎曰『唯有感恩並結怨，千年萬載不生塵』。這話眞不錯。日本人把元兵殺人放火，殘害日本婦女小孩的情形都深深的雕刻在岩石上，把戰跡和遺物都保存陳列着，教人永遠勿忘。以日本那樣輕死好戰的民族，又加之以這樣的激刺，自然生出仇視中國人的心理來了。

高場向陽先生既是「人傑」，又加以「地靈」，所以結社講學的效果來得大而且快。不久就養成許多位「愛國志士」，一個個磨拳擦掌，準備厮殺了。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多人知道有個叫做「日本」的島國罷——就是現在又何嘗有人眞知道日本——然而人家早已在那裡積極進行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明治維新之初就想對外耀武揚威，一來振起國民的精神，二來也借此泯除國內的爭端。元勳西鄉隆盛，副島種臣，江藤新平，板垣退助，後藤象次郎等借口朝鮮不曾報聘修好，主張出兵征討，夷爲藩屬。勝安房和大隈重信等極不贊成，主張先革新內政，再向外發展。兩派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候，岩倉具視從歐洲考察回

來，認爲先要改革內政，極力排斥征韓論派，西鄉一派如桐野利秋，篠原國幹之流，都只有下野還鄉。日本的政權從此就落到所謂「文治派」的手裏。

一個千百年來死守鎖國主義的封建制的國家，要改造爲現代式的國家，這是談何容易的事。國內思想不同，感情不和，尤其是利害衝突的各派當然免不了要起紛爭的。福岡原是個五十幾萬石祿米的大藩，一旦改爲郡縣，舊藩主屬下的無數卿，大夫，士驟然失去了地位和飯盌。古人說得好：「無私心不說公話」。這班人對內既抱不平，只好去做梁山泊式的英雄，往外面活動了。他們在國內起事都終歸失敗，以江藤新平那樣的人物，終於殉了佐賀之亂。從明治七年起，「神風連」的暴動，秋月的變亂，萩的變亂，一直到明治十年，維新元勳德望冠乎全國的西鄉帶領子弟兵去清君側，血戰七八個月，到底還是被官兵勦滅了。在這些次變亂裏，向陽先生的高足弟子死了不少。他自己也被官廳捕去，要辦以「不應結社講學煽起叛變」的重罪。幸虧日本那時候已經會重法律，不能隨便「拉出去斬戮」，也不能任意的羅織株連，否則向陽先生和他的門徒早已一網打盡了。他們幾次爭奪政權都失敗了之後，知道徒事內爭，於國無益，就翻然變計，傾注全力對外，結果就促成了朝鮮的變亂，中日戰爭，日俄戰爭。越來越利害，釀出現在東三省的奇變，和將來世界的大戰禍來了。

高場向陽先生的弟子們在明治維新前後，怎樣的對內奮鬥，我爲篇幅所限，也無暇細表。單舉一兩件事，讀者也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如何的壯烈了。大隈重信做外務大臣的時候，和西洋各國磋商改訂不平等條約，想漸漸的收回法權和關稅自主權。向陽學社（後來改名玄洋社）的人們認爲喪權辱國，可惜日本人生性帶幾分優氣，不會開會議決，通電全國，貼標語，散傳單，喊打倒大隈的口號，只會拚命實行。有個來島恆喜和幾個同學跑到東京，爭着要去刺殺大隈。來島看別人有父母妻子，不忍讓人去死，自己帶一顆炸彈和家傳的一口寶刀，裝着一位闊官僚的樣兒，在外務大臣官邸的門口邀擊大隈。一彈擲去，好似青天霹靂，把大隈的馬車炸得粉碎，鮮血滿地，白煙冲天，來島以爲目的達到了，從從容容的對官邸門裏追出來的警官說「大臣無恙」，指着傍邊的街道，說「刺客往那邊跑了，快去追趕！」一面舉起右手爲號，對遠遠看着的朋友報告事成，然後對皇宮三拜，謝擅殺大臣之罪。行禮已畢，走到墻邊下，取出寶刀來，從自己頸後扎進去，用力一旋，把頭顱割掉，靠着墻死了。大隈被炸掉一隻脚，幸而未

死，他的修正案却被這一彈炸消。暗殺這件事在道德上，法律上本都是不對的，不應該表彰提倡，但是像來島這樣全出於愛國熱忱的仁者之勇，却很值得後人灑一掬同情之淚啊！此外許多別的社友，在事敗被擒之後，也都能面不改色，從容就刑，不失日本武士的體面。即如江藤新平遇難的時候，西鄉隆盛在城山被圍，一直到死，那種照常下棊賦詩，悠然自得的神氣，非有極深的學養，怎樣能做得到呢？

（未完）

誤人的地圖

（通信）

浮萍

文江先生：

在獨立評論第六期上讀了大作漫游散記，使我歡喜！使我痛恨！歡喜的是先生指出地圖的錯處；痛恨的是那些賣地圖的書店只知道騙錢，不管所出的圖有用沒有用。

中國現各書局的新舊地圖，小子敢說都是繪得不眞確。這要旅行過幾省的人纔知道。先生所說從亦資孔到黃菓樹的路有新舊兩條驛道，這是絲毫不錯。在各圖上都只有一條舊驛道。

小子跑了十多省，把所漂流的地方和各地圖對照起來，簡直令人氣得七孔冒烟！因爲小子被地圖誤了多少次的路，吃了地圖不確實的多少虧！單拿貴州一省來說。小子于民十八從雲南向東步行，經過貴州，湖南，湖北而到杭州。貴西路線的錯處先生說明了。貴東的從貴陽到玉屏，中間的路錯得眞教啞子吃黃蓮！鏟山過去的黃平有兩個：一個新的，一個舊的。現在走的是新黃平（土人稱新安）。新黃平也有城。在地圖上可是只有一個黃平。鎭遠原爲府。府城在河北，縣城在河南。可是各圖上只有一個鎭遠在河北。從鎭遠到清溪，出府城東門向南過大木橋，再走三十里過蕉溪河，纔到清溪。可是在各地圖上只繪一條不過河的路線。從清溪到玉屏，出了清溪城就渡河。可是在各地圖上繪的是在半路過河。先生，錯誤多得狠，說不了許多！因爲先生提起貴州，小子纔也跟着指出貴州地圖的許多錯處。

小子本想想個法子向那些賣地圖的書局下個警告，可是能力做不到。唉！小子不知吃了牠（地圖）多少虧，沒處發洩，終身懷恨！旅行（尤其我漂流）的時候，原想把

地圖做指路碑，那知道牠一點也不中用！先生，你是有能力的。小子懇求你在報上發表一篇關于地圖不甚確的文章，使那些地圖出版者知道他是騙人錢的。最好先生跑過了中國全國，親手編一本地圖出來（因爲經驗過的東西無論怎樣都要强些），使一般旅行者，長途漂泊者，得有良好的補足指路。

所懇求的請先生答應了吧！親手編一本地圖出來，洞穿了那些假地圖！

一個漂流的浮萍。廿一，八，十九。

答

丁文江

地圖不眞確的誤人，要用地圖旅行的人方纔知道。中國這種人太少了，所以大家並不覺得假地圖的可恨。我前幾天從漢口坐飛機到上海，帶了我們自己新編的地圖，七點鐘功夫，飛了二千里，增加了許多知識。但是同我同行的三位，有一位暈得要死，有兩位沿途睡覺。到了鎭江，有金焦二山做目標，他們都不認識。他們當然不覺得地圖的眞假有什麼關係。

浮萍先生是用地圖旅行的人。他當然要責備編地圖的人不忠實。但是平心而論，如武昌亞新地學會出版的地圖總還算不錯。因爲地圖這樣東西，不是可以編的，是要測量的。有了實測的，縮尺大的地圖做底本，纔能編出普通用的小縮尺的地圖來。各書店所出版的地圖都是用乾隆大內輿圖做底本的，這原是康熙年間幾個少數的天主教教士，用很粗的方法測量來的。到了今日已經根本不能適用。何況許多編地圖的人連大內輿圖的原本都沒有見過。這些人你抄我，我抄你，自然越抄越錯誤了！

中國自從前清末年舉辦陸軍測量局到如今二十多年，至少國家費去了一千多萬元的經費。雖然因爲測量人的知識和責任心不甚高明，許多軍用圖，依然是不確實。但是比起舊日的地圖來，當然要好得多了。可惜中國的軍人，誤以爲地圖是軍用的，一定要絕對的守秘密。所以在旁的國家（日本在內），二萬五千分之一的詳圖都可以出賣；在中國連二十萬分之一的圖都是秘密品。中國的軍人的喜歡守秘密，喜歡壟斷，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因爲軍人要

用千里鏡，所以千里鏡是軍用品。我有一個朋友去年向外國買了一個極小的千里鏡。貨到了中國，就被海關扣留，說是違禁品！千里鏡還是禁品，何況地圖。

現在好了，軍用地圖也許可以公開出賣了。因爲民國十七年張作霖出關的時候，把北平參謀部所存的秘密地圖全部帶到瀋陽去了。自從去年九一八以後，這種地圖當然做了日本人的戰利品。最近我把這件事實告訴參謀部的當局。他也覺得從此以後軍用地圖用不着再對于國民守秘密了。

這二十年來地質調查所搜集了不少的軍用地圖。我同兩個朋友，僱用了許多繪圖員，費了兩年多功夫，編了一份二百萬分之一的新中國地圖。再有半年，或者可以出版。到那時候，再請浮萍先生用他「漂流十幾省」的經驗來批評糾正罷。

日美戰爭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蘇俄軍備與日俄戰爭

每冊五角，外埠加寄費五分。郵票代洋五十八分。定價洋一元。預約七角。外埠另加寄費八分，定價九角。預約六角五分。外埠加寄費八分。

預約九月二十五日截止第一卷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總發行所：北平宣外大街北平晨報社
代售處：本市及外埠各書店

秦嶺四川地質志

趙亞曾黃汲清著○秦嶺爲中國山脈之主幹，形勢險峻，地質複雜，非專精如趙君者殆不易於短期調查得其要領。對於陝南川北地形地質及鑛產，記述並極精審，迥非浮光掠影之考察所能比擬。插圖及照片四十餘幅，另附大張地形地質詳圖二十幅。書圖各一冊，共價十二元。北平西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行。

華北土壤酸性研究

王正著○此著詳載華北七省一百五十餘處土壤水素依翁值之試驗，詳察其農業上關係，因而考定改良土壤方法。每冊一元。北平西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行。

平明雜誌

第十期要目

基瑪爾治下的新土耳其……疑今
美國的財政……克林
蘇聯財政與英美法財政之比較……因銘
白俄的夢與現實……孟平
德國資本主義的末路……郭垣
周期禁慾避姙法……勵平
謨罕默德的故事……黃葉
世界論壇（二則）……今連等
大事述評……編者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熊式弌

定價：每冊二角，預定三月一元一角，半年二元，全年三元八角。
出版：北平安福胡同三十二號平明雜誌社。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　陶希聖

附記　胡適

再談幾件教育問題　孟眞

日本侵略中國的發動機　劉叔雅

消費信用　趙迺摶

漫遊散記（九）雲南個舊　丁文江

皮爾德的美國文化史（書評）　衡哲

第二十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卿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新生命書局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西安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新生命書局（代定）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蘭州　武昌　開封　安慶　無錫　青島　濟南　廣州　瓊州　廈門　重慶　雲南　漢口　汕頭　興寧　梅縣　成都　浙江　北海　綏遠

安徽省立圖書館　千鍾書店　中華書局　東方書社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海口會文書局　樂育書局　朋友書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書店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縣中合作社　廿一學社

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

——評時代公論楊公達先生的主張——

陶希聖

最近在南京出版的時代公論，載有楊公達先生的政論，主張組織清一色政府。所謂清一色，乃是國民黨中最有力的一派。他主張這一派把別派放逐，有如莫索里尼放逐尼梯，斯塔林放逐托洛斯基。

這意見如果在前年胡漢民先生剛要去職的前夜提去，那是很適合當時當局的需要的。這種論調在目前提出，不免時代錯誤。

目前社會上的論爭，正集中到國民政權的取得和運用這個問題。這問題的提出，是由於國民黨過去幾年黨治和訓政方法不能集中民力以救危亡。現在的問題不是在國民黨各派團結或互相殘殺，而是在國民黨各派即令團結仍不夠救中國於危亡。楊先生把問題移到國民黨黨內紛爭，並且把眼光縮小到一派上去，完全是不能了解國民黨的現狀，不能了解國民的要求。這種論調也只是住在鈎心鬥角的南京的人會發出。

如果果眞有一派能夠救國，眞能夠解放中國的大衆，我是贊成一派專政的。但是我們應當知道，蘇俄及意大利的一派所以可以專政，是因爲這一派能夠集中社會裏有力的羣衆的力量。一派專政不是由于他有錢有兵，乃是由于他有政策有計畫有民衆的擁護。

尤其是由于他能夠解決國家和民衆的迫切問題。民衆沒有服從一派的義務。民衆只跟隨那能夠幫助自己解決問題的人。

幾年來的一派政治，以喪失東三省爲結局，民衆對於一派政府當然不能夠不懷疑。因之，國民之間便發生黨治反黨治的論爭及一黨專政與民主政治的鬥爭。

楊先生把時局拉回去兩年多，不注意于國民的公論，只斤斤于政府地位的獨占或分沾，這是時代錯誤的了。

兩派政府也不能救中國，一派政府也不能救中國。中國的得救，只有一條路，這便是集中國民的權力以自救。

兩派分沾政權也不能集中國民的力量，一派獨佔政權也不能集中國民的力量。只有國民行使政權，才能使國民

集中力量來救國。

蔑視國民的力量，專談一派兩派主政的問題，這是把今日中國時局的危機及出路拋開，把鈎心鬥角的政爭握緊。這種話很難向國民來說。這種話只宜於寫在萬言書上，遞到首領手上去。

目前促進國民黨各派互相殘殺的主張，是不宜再在社會上張目的了。目前的指導理論應當集中到喚起民衆集中力量來救國。

只有奴隸是主人眞正的仇敵。以天下人爲奴，就是以天下爲仇。目前的問題不在使天下人如何做奴隸，是在如何使全國民衆做中國的主人。

我並不是說把天下人做奴隸是絕對的不該。我是說這是不利于主人的。所以，開放政權于國民，並沒有危險。把國民排斥在政權之外，却有危險。如果我替國民黨最有力的一派打算，我決不上一派專政的萬言書。我要勸他把政權向國民開放。我要勸他不要以天下人爲仇敵。

附記

胡適

我們在時代公論第二十三號上讀了楊公達先生的一篇「革命的回憶和國民黨的復興」，其中說統一國民黨有漸進方法和非常手段兩種方式，他嫌那漸進方法「收效極爲遲緩」，所以他傾向於那「非常手段」的方式，他說：

或者國民黨現存派別中，有一派能以統一黨權爲己任，本大無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艱險，採取史達林對付托洛斯基，孟沒里尼對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異己的別派，舉一網而打盡之，國民黨由此亦可以統一。此種方式收效極爲迅速。

這番話出於國民黨中的一個學者的筆下，很可以使我們詫異。

接着在時代公論的第二十四號上，我們又讀了楊公達先生的一篇「國難政府應强力化」，其中主張取消五院制，採用元首制，並且提出「元首的條件」：

要絕對負責。不特要負與國的責任，還須要負亡國的責任；不特要做岳武穆，還須要做李鴻章；不特要下流芳百世的決心，還須要立遺臭萬年的遺囑。

接着又在時代公論的第二十五期上，楊先生在他的一篇「九一八以來之中國政治」裏，宣告他對於「精

誠團結」的絕望，主張「與其多方面的組織政府，不如一方面的組織政府」。他說：

如果是清一色的政府的話，則亡國與國，責皆由負(?)，良心所在，能不努力？

這些話都是很明顯的主張，表示出一些人，在這個煩悶的政局之下因忍耐不住而想求一條「收效極爲迅速」的捷徑，這種心理雖學者也不能免，這是我們很感覺惋惜的。

我本想討論楊公達先生的主張，今天收到陶希聖先生的文章，我的文字可以暫時不做了，所以把楊先生的原文的主張摘鈔幾句，附在這裡，供讀此文者的參考。

上個月，我收到上海一位老輩先生來信，其中說：

近來政治不上軌道，當然政府之過，亦因社會寬縱過甚，(除共產派外)，不免陷長君逢君之病。平心言之，當局者非絕對不可爲善。是的，我們自命負言論之責的人，都應該領受這種很忠厚的勸告。

再談幾件教育問題

孟眞

幾個星期前，我在獨立評論上談了幾件關于教育的事，這幾段文字都是齊稿前一晚趕着寫的，急急忙忙，都沒有把話說完，而引起好些辯論和罵來。雖罵的文章多數不值得反覆辯論，却也有幾事有再談一談之必要。不幸中間小病，隔時之後，衝動既歇，好些當時要說的話忘了。現在且把不曾忘的寫下幾件，零零碎碎，各段自是一事，合來不成一篇文章。

一，三件關涉教育學的意見，續答邱椿先生。　在本刊第九號我那篇文字中，提出三件事來，第一，大學不是適用教育學的場所，第二，教育學家必于文理各科中有一專門，第三，中小學的課程要門類少，而內容充實。現在再依次解說之。(一)所謂教育方法者，大致說來，當有下列幾層作用。一，適應學習者之心理。教者與學者年齡智識皆不同，强以自己所曉喻者加之于人是不行的。二，所

教科目之選輯的，扼要的，明顯的處置。小學及中學學生既是些幼年人，而教的人又非一種學問的專家，故若干人共同研究出的教育法是必要的，且只有在這樣的場所中，教育法能有綱領而不失於零零碎碎，不切本題。至于在大學中，做教師者，應假定其對于所教之一科有一種專門的訓練，而非爲教書用之販賣；應假定其對于所教之一科有一個會通的觀點，則教出來自然應有提綱挈要的布置，如果他不是自己先不懂得的話。此外還要假定他有常識。這幾個假定誠然不能實現于今之多數大學教員，然而大學教員本該如此。且大學中之學生，年齡上知識上都用不着教員之耳提面命，除非低能到不該入學的，所有教員自己能懂得的，自然有法子使學生懂得，不待那些繁文縟節的教育方案。然則大學教員，在教書上之作用，皆在其對于自己學科之了解與造詣，而以常識，學識，講說風度，及人格，爲其教育學。不學這一科，或學而無底者，焉得能爲他想出教育法來？學一科，學而有底，自然能够自出教育法。卽以我個人讀書的經驗論，在中學，在大學，在外國，所受益最多的教員，是學問最有根柢的教員，絕不是注重教育法的教員。有的幾位簡直是老學究。誠然，學問既好，又了解教育法，固然是錦上添花的事，然而這事在大學中無關弘旨，不有正不足爲害，而徒恃所謂教育法，忽略學問之自身，乃全無是處。我舉一個實例。赫胥黎嘗年是以說話太快思想太速爲初學人所詬病的。照歐洲及英國的習慣，最好的教員教最低年級的學生，因此赫先生教普通動物學等。教得有些人怨他說話趕不上，然而赫胥黎以其學問引出多少第一流生物學家呢？若請一位在哥倫比亞大學教員學院的教育專家兼習生物者來教，能得這樣效果萬分之一否？一種學問精通之後，自然生出一種教育法，這話雖不可以施之于一切大學教員，然大多數是如此的。況且大學科目以其專門性質更難有普遍應用之教育法，除非常識上事，本是人人應有的以外。至于大學中教學以外的事，尤其與教育學沒有甚麼關係。大學行政在歐洲眞是簡單到極度，而學問自然發達，今日中國弄得愈複雜愈不相干了。總而言之，在一個大學裏，如上了軌道，行政正是九牛之一毛，不是甚麼高談教育學之場所，在一學科中只要教者有學識及常識，自然能教人，能引人，不待搽粉抹臙脂的事作。

（二）教育家必于文理各科之中先有一種專門，然後他的教育學有所寄託，不至流爲不相干的空話。這話恐怕是學教育學者平心靜氣時要承認的吧？以我所見，英德大學

之習教育都必須先習一種文理專科，然後加以教師的訓練，然後再談教育學。所以教育不是有志做教員者之副科，便是一個畢業後級的研究。誠然，也有一二個例外，如漢堡，如漫河法蘭克佛。然這兩個大學都是創辦不久，並無多大學術上之權威。漢堡是個買賣城，其文化如中國之有上海，其大學中包有很多其他大學不屑的東西，不止教育一件而已。漫河法郎克佛是出名的猶太城，其大學尤不佔學術上之位置。若引此爲例徒使稍知德國大學者爲之小怪而已。我在倫敦讀書時，倫敦大學的教育學教授如Adams如Ezen，都是先有專長再習教育的。有次我親見一個中國學生跑到那裡開頭要學教育，碰了一個無趣。誠然，一國有一國的風氣，不可揚此抑彼，不過我聽說教員學院大體上也是大學畢業後的學生入的，如何能拿他當個模型，在中國大學中創一個教育學院，而使之與文理科同列呢？我實在不了解沒有一種文理學科的專長，而空談教學法又能談出什麼來呢？我更不了解，離了人文及自然科學之自身而談教育，要教出什麼來呢？我有一位學自然科學的朋友，有一天對我說，我現在明白了某某爲什麼羅羅索索做了那麼多的教育「研究」而却是毫無關係的：我看見這幾本美國教科書，才知道這些學問的來源。或者教員學院的中國留學生之缺陷，正以其很多開頭便學教育，不先在國內或國外文理一科中畢業吧？至于在大學以教育爲主科，以文理之一科爲副科之一種辦法，尤其不上不下，不倫不類。其結果只是一碗雜碎菜，任何學科都得不到一個嚴整的訓練。總而言之，做教員一道，有體有用，學問是體，方法是用，不有其體，何處寄用？教員若先對于所教之材料無根底，還有什麼方法可說？

（三）中小學課程要門類少而內容充實一事，似乎也不是一件可以爭論的事。不過門類少而內容深，或門類多而內容淺，究竟那一種是歐洲的辦法那一種是美國的辦法呢？以我所見，恰與邱先生所說相反。我是教育學的門外漢，當然不敢自信，不過且舉出我親眼見的。英國的中等及初等學校是不成一個整齊系統的，所以本來難說，不過，除伊頓哈樂兩個公校，及其他高貴化的「公校」，弄些「士君子」的臭習慣因而有些不相干的事作以外，各校科目似乎都偏于簡單，且牛津劍橋之地方及高級考試，正是初中高中等畢業之代替，其所考科目非常簡單，而每科所要求者實在比中國現行制深得多了。各地公校之算學，常常有超過中國之算學系者（這話也是以實用之能力論，不以科目論，北京大學固善于談高等算學科目而動手不得也

）。至于德國，其中學之 Oberprima, Prima, Sekunda 對每科目所要求者如何，更不待論。德國中學本有好幾種，戰後漸漸會通之，會通之結果，科目並不加多，而內容轉加深些，至少在算學，理化，近代語言上說是如此。我所見者如此。中國早年學制是抄日本的，即間接抄德國的。我的高中是北大預科，當時北大預科一如日本高等學校的制度，科目甚少，內容比現在高得多。這十多年來，中國教育制度日趨于美國化，而中學之課程程度日淺，科目日多。其中有些科目我們當年眞正做夢也想不到，如所謂文化史者及所謂社會科學者，即其一二也。我很希望治教育學者比較一下子歐洲及美國中小學課程，給我們些不錯的知識。

依據上列的申說，和以前幾次的文字，我冒然提議下列幾件事：

一，大學中不設教育學院，因爲這個不能本身獨立成一種學問；也不設教育系，因爲教育學自身不成一種嚴整的獨立的訓練。

二，大學中應設教育學講座及教育研究所，以爲有志在中學做教員之文理科學生學習教育之訓練，並爲文理科已畢業學生有志攻治教育者之訓練場所。

三，大學文理科學生願兼習教育者，其學分應如下列之分配——本科對教育科爲三與一或四與一之比。若如北大之辦法，教育系學生兼習系外功課佔四分之一而弱，似仍不能成一種嚴切的訓練，仍不免于雜碎之弊。

四，中學課程，科目上儘量減少，內容上儘量提高。

二，科學發達與研究機關之關係　中國人開始治科學不是很近的事了。我們且把耶穌會士之影響及上海製造局之事業扔開，中國開始派習科學之留學生並請外國教員在中國教科學，也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到了現在，除地質學算頗發達生物科學看來也像有勁兒以外，理化醫學等最重要科目眞正寂寞的很。這是甚麼緣故呢？難道說天之生才分配不均嗎？我想，這道理很顯然，以地質學之發達爲例看去，便可了然。一個初在中國大學畢業或外國大學畢業的「科學家」，好的也還是一個初入門的毛雛兒，還需要多年的訓練與培植。這個訓練與培植包含三件事，一，在學問進步的環境中，二，有能作典型的前輩做指導，三，充實爲研究需用之工具，及所學事項之熔化。惟其如此

，所以若把一個初畢業的大學學生置之人海之中，不上幾年，舊學盡荒從此落伍。中國知辦大學而不想如何訓練大學畢業生，能派留學生而不想如何安插留學生，因此常常見到在國外讀書時很有成績的青年，回來不久便落伍，此豈是青年人之罪過？有些在美國學科學的，因爲回來沒有相當的環境，便在美國做起事來了，這眞太可惜了！在歐洲及在美國歷年的中國留學生學科學者，眞有不少有希望的，只是回國後一着不對，把他們埋沒了。理化等等日新月異的科學，回國來一教書，一做事，兩年便生疎，三四年便落伍了。地質學之比較發達者，因爲有個地質調查所，能成一種從事科學進步的環境，能建設出相當的權威，能給大學新畢業生一個訓練場。即如前幾年不幸死于雲南土匪的北大地質系畢業生趙亞曾先生，以一個中國大學畢業生，能在幾年之內出如許多成績，豈非難事？也正因爲有地質調查所的環境幫助，否則一教書，一做事，便也完了的。物理化學在中國之不發達者，正以中國沒有如地質調查所那樣的理化科學機關，故國家出大資本培植的人才中道而廢了，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外國人辦的協和醫學院及上海之李司特研究所尙能爲中國安頓幾個習自然科學的學人，中國人豈可不自己努力？近幾年來，有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之設置，其中皆有理化的部分，聽說狠能吸引人才，這誠然是好現象。這樣的機關建設的有個樣子之後，然後大學的科學教育及留學生之科學教育得到補充，不至半途而廢。

第三，教育部與教育的改革　我的前幾篇論教育的文字，頗給讀者一個印象，覺得我以爲教育改革之關鍵在教育部。我當時雖不曾細想到這一點，今天想來，意思却可正如此說。反正中國的事是個循環不解之圈，教育固然，政治亦復如此。社會不好，所以政治不好，政治不好，所以社會不好，教育當局挺不起來，所以教育沒辦法，教育沒辦法所以教育當局挺不起來，如此如此，一個圈子，找不到處理之端。不過，凡事總要找到一個地方下手，雖循環的狀況中亦只得如此。中國今日雖說社會太不行，故政治不上軌道，然而欲以社會的力量改革政治，更是遼闊的想頭。看來看去，還是政治先改革了，其他才有辦法，且政治一旦改革，其他必有辦法。政治固然，教育亦復如此。果眞教育當局振作一下，其效力是很大的。即如兩月前行政院舉起一下子大拇指來，北平學潮就漸平息，即其一例。平情而論，教育至有今日之敗壞，還不都是歷年來中

央及地方上教育當局（校長在內）的責任？這是怨不到學生身上的。果然教育部能建設的像個樣子，而對於大學校長教育廳長之人選愼重將事，中國教育未必即無辦法。所謂教育部建設的像個樣子者，須得有認識，有方針，有技能。做參事者，須得懂得教育的方針，有見識而有事可參；做司長者，須得能負起他那一司的任務來，不是一個書行的書板；做視學者，眞能視學，看出緊要來，而不坐在南京。此外全國之教育統計，應該精完，各地之教育情形，應該熟習，如此則教育部可自成一種權威，不必盡靠政治的力量。欲中國教育好，必須中國的教育部有普魯士或法蘭西教育部的一半好。我希望現在的教育當局在最短期內努力完成他們的責任！

日本侵略中國的發動機（續）

劉叔雅

高場先生既歸道山之後，門弟子遵奉他的遺教，更加努力對外，以成其先師未竟的遺志。一面組織向陽社，糾合全國「抱經營東亞之大志」的人們，往朝鮮，東三省，中國，蒙古，俄國作種種的活動。甲午以前朝鮮的東學黨作亂，就全仗着向陽社的一個支派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武田範之——此公是個和尙，漢文漢詩做得很典雅堂皇——捨命深入內地，交結東學黨魁全琫準，學習秘咒，插血爲盟，使得中日不能不開戰，而日本必然勝利。

凡是常看報紙的人，總都知道有一位中國，印度，以及亞洲各國革命黨人的保護者，名震天下的大俠頭山滿能？他就是向陽先生的一個小門徒。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的命黨領袖很得頭山翁許多「熱心的幫助和周密的保護」。二次革命失敗後，日本政府爲要敷衍袁世凱的面子，極不願意容留中國的亡命客。中山先生到東京後，頭山翁慨然騰出幾間房子來下榻延賓，日本政府也就只好不作聲了。尤奇的是一位印度革命領袖，逃到東京，英國正式要求拿辦。以一個多遠就辨認得出的印度人，在理是萬萬逃不了的，又有許多眼明手快的偵探警察緊跟着，插翅也飛不出網羅。不知道怎樣一入頭山翁府門就未再出來，警探大索多日，毫無踪影，後來纔在美國露面了。這件事各報紙上

無不登載，詫爲奇蹟，到今天還是個不可解的謎。向陽先生的弟子在內戰時死的不算，數十年來向外活動，冒險求功，在中日，日俄大戰前後捨棄生命的着實不少。單是在西比利亞，中央亞細亞，蒙古各處測繪地圖，考察山川形勢，因而葬身於冰天雪地或是深山大漠裏的也就很多很多的了。不過規模之弘遠，功績之偉大，到底要推頭山翁坐第一把交椅。即如日本之毅然吞併朝鮮，總算一件大事。事前伊藤博文公爵既有緩進的遺策，首相桂太郎也不很贊成立即解決，繼伊藤公爵之後做韓國統監的曾彌荒助子爵謹遵伊藤，極不願就下手。頭山翁的後輩，專擔任朝鮮滿洲事的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武田範之一面用盡心血，把朝鮮侍天教教主李容九和眞心歸順的宋秉畯拿到手掌心裏，教他們自請合併。這還是比較容易的事，最難的是內田良平看透了中國的革命不出一年就要爆發，按當時的局勢，非提前根本解決不可。他們竟能逼着政府把曾彌統監硬免了職，好讓寺內正毅去用非常手段執行。這件大事頭山並未出面，眞是「割鷄焉用牛刀」，祇要內田一派和頭山手下的一位謀士杉山丸茂就辦得妥妥當當了。那時候的日本政府諸公以及元老勳臣，軍閥的第一個領袖山縣有朋公爵也都還是被動的。即此一端也就可見向陽先生的徒子徒孫們在日本政治上的威力是如何偉大了。

頭山翁幾十年來儼然是日本政治上的指導者，監督者。當局的舉措如果拂了他的意思，必然要遭不測的奇禍。有許多眼光遠些，思想開明些的政治家，外交家都因此完結了。近一兩年有幾位政界財界的大人物是怎樣的下梢，大家總該記得，無待細表。日本政界當局以及社會上的人士，誰的心裡不明白，並且許多明達之士都深深的引以爲憂。但是事實上無可奈何，言出禍隨，誰敢道個不字。說到這點，我又想起正經話來了。當年來島炸大隈的事發之後，頭山翁還和警官開過一次小玩笑。這樣大事發生，政府當然嚴辦，警廳的偵騎四出搜捕共犯。不久警察就在一家旅館裏把頭山翁捉住，檢查他的行李。頭山翁苦苦的央告警察不要開他的皮箱看，警察一聽，更覺可疑，以爲這裡面必有眞憑實據，越是非要打開檢查不可。在這皮箱裏果然搜出一個布包袱來，頭山翁又極力哀求萬不要解開來看，警察那裡肯聽，强制着解了開來。原來這一包袱裏嚴封密裹的盡是妓女寫的香艷情書和春畫。警吏目瞪口呆，頭山翁越顯出惶愧的樣兒。以日本那樣官權高於一切的國家，堂堂的外務大臣維新元勳大隈重信，被他的社友在官邸門前放炸彈炸倒，全國都爲之震動，稍有牽連的更要嚇

死，而他老先生却有這樣的閑情逸致，和官廳開這種小玩笑。何況後起的什麼政治家，在他眼裏眞是草芥一般。像大隈侯爵那樣僅乎喪失一隻脚的，比別的許多達官貴人還要算是託天之幸的了。所以日本歷來秉政的袞袞諸公，總是小心翼翼的伺候他，尤其是關涉到對中國，對美國的事，更不敢稍拂他的意思。

那一班「愛國志士」們的行事也眞壯烈，確乎有古烈士之風。記得民國二年秋天張勳帶辮子兵打進南京城的時候，誤殺了兩個日本人，惹得日本全國的所謂志士們一把無明火高有三千丈，恨不得立刻出兵「膺懲暴支」——這是日本人常用的話——有一位叫做岡田滿的青年，認爲外務部政務局長阿部守太郎對支那的手段軟弱了，白日裡在局長住宅門前用日本刀把他刺死，當時逃跑了。事隔幾天之後，刺客在一位律師家裏，寫了皇國忠義士的斬奸狀和遺書，把一張中國地圖舖在地下，盤腿端坐在地圖上，從從容容按照古武士自殺的規矩，剖腹而死了。政治家，尤其是外交家，總都自有方針，機會未到絕不肯鹵莽從事，血氣方剛的青年們那裏等得及呢。就在這樣的誤會之下，斷送了許多眼光較遠，手段較高的政治人材。這類的事歐美固然也有，但是總沒有日本那樣的多，那樣的激烈罷。

向陽先生的門徒抱着經營亞洲的大志，所以對於朝鮮，中國，印度，阿富汗的革命黨竭力幫助，辛亥年頭山翁還力疾親自到南京，勸阻南北議和，說袁世凱絕不可信，議和必要上當。不久果然應了他們的話。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們又竭力扶助革命黨人。不知道他們同志裡中堅份子如佃信夫之流爲什麼同時又認定復辟是解決對支問題的先決條件，竭力的幫助宗社黨。有名的鄭家屯事件就是因此鬧出來的。這回毫無忌憚的硬把溥浩然先生拉去做執政，這中間都有一串顯明的脈絡，可惜大家都忙於國內的事，文的晝夜草擬通電宣言，武的加緊實彈演習，似乎竟沒有人想到這個絕大的隱憂。肅親王善耆久居旅順，受日本參謀本部策士川島浪速的豢養，恭親王溥偉身邊帶着日本軍官，時時的在山東，東三省招兵買馬預備起事，這全是公開的秘密，日本人自己也言之不諱。前幾年遼寧的日本報紙上公然說日本要吞併東三省，封張作霖公爵。那時候大家都在睡裡夢裡，誰有閑功夫注意這些呢？東三省自從庚子年俄國出兵占領之後，早已是他人俎上之肉了。日俄戰後，伊藤博文感覺獨吞不下，親自到哈爾濱去和俄國密使面商，兩國要對半平分，不幸遇刺，事情停頓下來。桂太郎又以歷聘各國爲名，親自出馬，開平分南北滿的會議，不

幸明治天皇崩逝，桂太郎奉了電召，匆匆的回國，事又擱下來。如果不是這兩次意外的挫折，長春以北早歸俄國，以南早歸日本，向陽先生的門徒又進行別的事去了，何能等待去年九月十八半夜纔有所謂「自衛權」的發動呢？

總而言之，日本之圖謀中國，早發源於向陽先生的講學，他雖然死了，徒子徒孫們却爭着要完成他們先生的遺志。任何辛苦，任何危險都所不辭。頭山翁是不待說的了。他部下的那位杉山丸茂先生，也就狠夠瞧的了。他家裏供着二百位爲國盡忠的烈士牌位，每天六點鐘起床，先在這些先烈的牌位前虔誠頂禮，然後纔吃飯做事。向陽先生弟子組織的玄洋社，以及專擔任朝鮮中國方面事務的黑龍會，既然要糾合無數「抱經營東亞之大志」的浪人分頭出去幹事，有的在中國活動，有的要往西比利亞，中央亞細亞去考察情形，勘查形勢，再遠的還要往西半球去做事，人員又多，事業又大，這筆經費當然不小。社員們既然是不滿意文治派，站在監督鞭策的地位，以他們那樣輕死尚義的人們，豈能像中國的在野名流，向政敵伸手要錢麼？幸虧有這位杉山先生多財善賈，而又公而忘私，一心的爲頭山翁籌款，供他們活動的費用。單是他們發祥之地博多灣築港費，就有二三千萬圓之多。這是公開籌的，至於歷年暗中用去的錢，更不計其數了。杉山先生雖是埋頭做事，輕易不肯露面，日本每次政治上，經濟上有什麼大變動，總有一個絕大的黑人影子在那裡動。往年對朝鮮的斷然處置，其關鍵就在他的幾封信札上。頭山翁本人也眞當得起「疏財仗義」四個字，爲要替社裏籌活動費，在九州等處經營煤礦，很發大財，後來因爲某件事需要現款，把礦山都變賣了。賣得的鉅款，全數分給部下，他自己所剩下的不過是東京的一所住宅。這座房子我曾經進去過兩次，闊大富麗全說不上，至多也不過抵得一個中上之家罷了。我也曾看見過這位先生，他老人家生性沈默寡言，雖在稠人廣坐上也不開口，可是他一開口就有風雲雷雨，震撼得山搖地動啊。

玄陽社以及他的支派黑龍會大致就是這樣的一個團體。其起源和事業都略略表過。並且近些年來還有嫌他們太迂緩，太無用而另組織團體的。如近來活動得最起勁的國本社哩，神武會哩，以及什麼會，什麼社等等，名目繁多，不及備載。但是後起的那些社，都是應運而生的團體，有的是發揮其善於摹仿的特性，要學意大利法西斯運動，防止赤化的危險，有的是一班少壯軍人所組織的，想要再挑起一次日俄大戰，日美大戰，建立蓋世的武勳，滿足其

英雄豪傑式的野心，有的竟是別有懷抱，還談不上狹隘的愛國心。唯有向陽先生的徒子徒孫們所創立的這個玄洋社，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團體，其發源遠在明治維新之前，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大陸政策」，「對滿蒙國策」等類的名詞，就政治上說，封建制度的殘餘勢力還沒有剷除乾淨，近代式國家的制度既未十分確定，必要的條件也未能具備。其情形也和我們中國現在差不多，一樣的受西洋各大强國的壓迫。我們所受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他們也一樣的受。法權和關稅也都不能自主。處處也都是次殖民地的樣兒。論到經濟，也絕沒有什麼「人口過多」，「生產品過剩」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感受到的痛苦。以一個鎖國主義，自給自足的國家，政治上，經濟上都並不是非要侵略他人纔能自存的。然而維新以來，政權雖落到文治派的手裏，他們這班人却總是以在野的地位，催着這着政府往外侵略，六七十年來儼然是一個侵略他國的發動機，推進器，這是什麼緣故呢？依我個人的觀察，他們却是中了我們的毒，做着「大一統」的迷夢，什麼「王道正直」咧，「兼弱攻昧」咧，都是由中國學去的。卽如現在天天用的「膺懲暴支」四個字，正是自比周公而看我們是荆舒戎狄。封建制度下的武士本來就好拚命，元明以來他們那樣的凶悍，把其特性也發揮盡致了。以好勇很鬬的人，再加上「悅禮敦詩」，其鋒就不可當了。司馬法說得好，『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回的事，結果我們兩國必然是各受各的應得的懲罰。

適之先生要我把做這篇東西所根據的參考書列舉出來，我所看的日文書很少，寫這篇東西也未暇多翻書，所依據的不過是玄洋社自己編的玄洋社史和黑龍會自己編的日韓合邦秘史。談到這裏，却有一件小事可以附帶着說說。我看見錢稻孫家東文書庫藏的玄洋社史上「頭山滿活動之目的」一章裏，說頭山翁之目的是在「指導朝鮮和支那」。書上兩處「指導」二字都是用小紙片粘上去的。我當下就覺得有些奇怪，這兩處另粘上的「指導」二字小紙片底下必是「併吞」之類的字樣，印成之後，社中人總覺其不很妥當，纔又掩耳盜鈴的用小紙片遮蓋上的。第二天我把這部玄洋社史送還錢稻孫先生——錢先生是中國今日唯一的「日本通」。——檢出這頁給他看，錢先生也認爲可疑，和我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裏，用溫水把這小紙片潤濕，再用小刀剖開來一看，果然是「併吞」兩個字。單就這一點小事看，日本人的性情，居心，行事，也都可以窺豹一斑了。

（完）

消費信用——一個增加購買力的方法

趙迺摶

在此世界不景氣的時候，人人覺得消費者之缺乏購買能力或許是經濟恐慌的一大原因，所以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來根據學理參諸事實討論一下。

消費信用必須採用分期付款的方法，這個方法和其他一般信用性質上大抵相同，約略言之如次：

一，不論所交易的對象是有形體的物品，或者是無形體法律上的權利，當交易成立的時候，必定有財富的轉讓。

二，此種交易既然是根據信用，所以當交易成立的時候，並不必全部分支付現金。

三，將來付款時，並非用整數一次償清，係分次按期拔還。

四，交易成立時，須交付一部分價格，並且訂定按若干期將餘款分次償清。

這種分期付款的信用並非現今新創的制度，在古代早已通行。凡人民對于政府的債務關係，或政府對于人民的債務關係，往往採取這種分期償還的辦法。前者之例如特種租稅的繳納，公地的購買，灌溉事業的攤派，都採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後者之例如公債及年金的發行，其償還之期均按若干年分配歸還人民。可見這種制度行之已久。至于私人的交易採用這個分期付款的辦法，當推人壽保險爲最普通。大凡人壽保險的交易，或由吾人按若干年分期繳納小款，以冀將來得一巨款。或由吾人一次交出一筆巨款，以冀將來按期收入零款。這種辦法都是採用分期付款的原則。

講到分期付款的信用應用于固定的不動產，當然要算田產與房產爲最早，後來慢慢推行到動產。不過這種信用大半屬于生產事業。所以應當稱爲生產的信用。現在我們所講的分期付款的信用，係指消費方面而言。這種消費信用採行分期付款的辦法，在美國要推鋼琴及縫紉機爲最早。目下則汽車事業都採這個辦法。推求原因，約有二端：

一，動機出于消費者方面　在最初購買摩托車的人大概都是闊老富翁。富人買車當然現款成交，用不着

賒欠。不過後來物質文明發達，中等人家也都想坐起磨托車來了。但是他們資財有限，不能够拿一筆巨款去買磨托車，尋常他們購置家具木器的時候尙且採行分期付款的信用，如今購買汽車自然更應當採用這個老法子了。

二，動機出于生產者方面　大都磨托車的銷路總在春夏的時候，天氣晴好，可以駕車去游山玩水，到了隆冬的時候，道路雪阻，交通不便，磨托車的銷路非常停滯。製造汽車的人因爲要調度節候，不使產品有盈虛之患，工作有時輟之虞，爲招攬生意起見，對于顧客特別優待，採用分期付款的辦法，來維持營業。所以考求磨托車事業採用分期付款的原因，實在是出于雙方的同意，兩相情願，始能成交。

磨托車事業既然採取這個分期付款的辦法來推廣他們的營業，同時就得需要一種特別金融機關，承受這種交易。因爲普通銀行對于這種分期付款的信用都不願經手。譬如我們向汽車公司購買汽車，先付半價，其餘半數言明于一年內作五次分繳，我們當即出一期票，交付該汽車公司，該公司拿這張期票向銀行貼現。不過銀行對于我們的信用一無所知。就是說我們的信用卓著，但期限太長，銀行不樂意收受。這時候若不組織一特種的金融機關，分期付款的信用將無由成立。

說到分期付款的性質及其影響，社會上的輿論都持反對的態度。他們有二大理由：

一，他們以爲消費的信用當與普通一般事業的信用有別。

二，他們認爲消費的信用足以助長奢侈的風氣。

現在我們根據經濟學原理來答覆這二大反對的理由。

（一）在說明消費的眞義之先，我們先把「生產」二字的意義也解釋一下。所謂生產，就是指製造財富而言。我們使用勞力製造物質上有用的物品，來滿足我們物質上的慾望，這就是生產的物質觀念，或者說是物質觀的生產論。後來經濟制度進化，商務繁盛，貨幣發達，生產的觀念就改變了。我們支出少量的貨幣，希望收獲大量的貨幣，這種經濟行爲也算生產。這是泉幣觀的生產論。最近經濟學家主張生產當注重效用，用了少量的勞力生產費，取獲多量的剩餘效用，方算得生產行爲，這就是效用觀的生產論。

普通一般人因爲認定生產是財富的創造，就說消費必

定是財富的破壞。這種錯誤往往有之。不過我們應當曉得：物件的使用有時候頗難決定其爲生產的行爲，還是消費的行爲。試舉一例，燃燒于火車汽爐裏的煤，和燃燒于書齋暖爐裏的煤，這二種煤的消費，表面上看起來，前者是生產的，後者是消費的。但是考諸實際，燃燒于書齋暖爐裏的煤，能使室內溫暖，身體愉快。斯密亞當氏身居其中，文思勃發，產出了一部傳之不朽的名著。這樣看起來，燃燒于書齋暖爐裡的煤也可算得生產的了。

大凡財富的使用，因其效果的不同，可以分爲三大類：（一）使用財富可以增加效用，（二）使用財富可以維持固有的效用，（三）使用財富的結果反而減少效用。例如嬰孩消費食物，遂得逐漸長大，這就是因消費財富而增加效用的明證。又如成人之食物，雖然不能再有長育，但是食物能夠維持人生的健康，出入相消，盈虧才能得到平衡。又如吾人食物要是沒有節制，或者選擇食物不稍謹愼，反而于身體有害。所以我們對于這種創造的消費，中和的消費，破壞的消費，總須有一明確的認識。

我們考查信用的歷史，在中世紀對于借銀取息，政府和教會都竭力反對。後來商務發達，才知道利息和盤剝重利當分別看待。到了現在的經濟組織之下，信用佔極重要的地位，自個人信用農業信用生產信用以至于消費信用。信用的歷史起初受人民的反對，後來社會拿懷疑的態度對待他；經過了許多曲折困難，至今日才慢慢地認識他在經濟生活上之地位。

（二）反對論所主張的第二個理由謂分期付款的交易最容易助長奢侈之風。不過我們要明白什麼是奢侈品，什麼不是奢侈品。要答覆這個問題，完全當以時代爲背景，及人民的文化程度爲根據。對于奢侈，祇有相對的解釋，沒有絕對的意義。佛爾太（Voltaire）曾經說過：『社會上一般人都赤足露頂，那時候你倘若穿起鞋來，戴上帽子，我們不應當說你太奢侈嗎？』再說現在經濟學家都主張消費的種類要有變化，生活的標準應當提高，人類的慾望愈複雜，則生產力愈增進。古時認爲奢侈的消費，現在都已變爲必需的用品。更進一層說，即使因某種貨物價格昂貴認爲奢侈，我們也不能因爲價昂便決定他爲不生產的消費。倘若這種消費果然能夠增加我們經濟上眞正的幸福，算他是奢侈的消費也沒有害處。

談到分期付款這個制度的特別影響，究竟這種信用對于需供關係有多大勢力？一般人的意見都說這個分期付款的買賣決不能增加需要，至多不過把將來的需求提前發生

。所以目前雖然覺得銷路推廣，但是將來的銷路必定要減少。我們細察這種論調，彷彿是肯定個人的收入不能逐年增加的，這豈不是大錯嗎？第一，我們應當知道生產能力與購買能力，從長時間觀察，二者實有密切的關係。大凡生產能力增加，定能增進人民的購買能力，第二，果然消費用之得當，定能增加吾人的生產能力。增加生產能力，就能增加購買力，所以分期付款的交易不但能夠提前我們的購買力，並且能夠增加我們的購買力。既然能夠增加購買力，豈不是可以增加需要麼？所以這個制度是一個很有利益的辦法，我們不必神經過敏，抱一種懷疑的態度。

有許多銀行朋友常常說，這個辦法對于信用制度有特別危險。他們以爲分期付款的票據往往破壞信用，釀成恐慌。這一套話雖然很有理由，但是要明白，消費的信用果然危險，試問生產的信用何嘗不危險呢？祇求出之審愼，調度有節，自能減少危險。從前生產信用的危險性，恐怕比較現在消費信用的危險性還要厲害些。後來慢慢地想出各種保障的方法，經過一番挫折，便長了一番經驗，所以現在看起來，生產的信用比較安穩些了。那末，消費的信用尙屬幼稚，將來預防得法，也能把危險性逐漸減少。再說消費的信用還有他的長處。他能夠把危險性分配于各階級人民之間，比到農業信用或商業信用限于特種階級者更爲安全。

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瞭分期付款的交易，對于一般實業界都有利益，對于金融與銀行亦並無特殊的危險性。但是還有人說，這個辦法對于消費者本身倒有許多弊害。例如先得物品，後付銀錢，究竟不是正當的經濟道德。又因此使消費人失卻購買上的判斷力及儲蓄的美風。甚而陷消費者于不堪之境。這些非難的話，我們稍加解釋，不攻而自破。果然，許多人說先用東西後付銀錢是不公道的，因此對于分期付款的交易發生了懷疑。不過我們仔細一想，買一盒煙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和買一輛車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同爲享樂財，此中大有區別。因爲買摩托車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名義上雖屬賒欠，實際上倒是預付。這何以見得呢？因爲我們每次所繳之款，必在使用汽車之先。譬如一千元價格之摩托車，按十二個月平均分繳，第一次拿出一百元，才能使用（駛用）摩托車一個月；等到第二個月，又拿出一百元再使用摩托車一個月。如此說來，豈不是預付麼。至于香烟煙則不然，一吸便盡，物質無存。所以我們對于享樂財，能夠仔細選擇，也不致于發生危險。

總之，分期付款的交易其主要職務在扶助消費者可以使用許多享樂財物。這些財物倘若沒有這種辦法，進款少的人們非等到一筆巨大的儲蓄才能購置享用，豈非一件極大恨事？所以這個分期付款的信用果能擇正當之財物，選可靠之人品，將來的發展可操左券。不但可以增加人民之幸福，而且可以引起人民儲蓄的觀念。這是幸福經濟學的一個極大貢獻，有扶持保育的必要。

最後，我們承認這種消費者的信用可以增加購買力，直接或間接也許可以減輕世界經濟恐慌的尖銳化。

一九三二，九，二十三。

漫游散記（九）

丁文江

雲南個舊

◉個舊的地形與錫鑛的分布

錫是中國的特產，發見很早，應用很廣。自從有史以前，鐘鼎兵器所用的紫銅都是銅與錫的合金。到了近代，日用器皿純粹用錫做的更多：凡碗，壺，盆，鍋，罐，盒在南方往往用錫。人死了以後還要燒錫箔。大概在十九世紀以前，世界上用錫最多的國家第一要算中國。到了二十世紀，全世界用錫的數量常常超過錫的產額，所以錫價逐次的提高，中國產錫的量也同時增加。最近二十年中最高的產額到一萬噸左右，價值在一千六百萬到二千萬元之間，佔世界產錫區的第三位，是中國金屬鑛產中最重要的出品。然而產錫的地點却是很少：全國出錫的縣分只有湖南的宜章，江華，臨武；廣西的富川，賀縣，河池，南丹；和雲南的個舊；而其中個舊所產在九千噸以上，佔全國產額百分之九十四五。

我於民國二年十二月底從山西回北京。第三天就奉到命令，派我到雲南去調查鑛產。當日蔡松坡剛從雲南北來，交通部和中法實業銀行新訂了欽渝鐵路的草約。松坡的意思要把這條路線經過雲南的東部，再由貴州的西南部經廣西到欽州。我的任務是調查假定在雲南境內的欽渝路線附近的鑛產。我回到家鄉辦完父親的葬事：於民國三年二月二日離開上海，取道香港，安南，乘滇越鐵路，於二月十三日再到昆明。我的任務是調查雲南的東部。個舊在蒙自

的西邊，原不在我調查路線之內。但是我覺得到雲南調查地質而不到個舊，未免太可惜了，所以決心在沒有向東以前，先乘滇越鐵路向南到個舊。

個舊在蒙自的西面六十里。滇越鐵路原是要經過蒙自的，因爲當時本地人反對，路線移向城東，車站在距蒙自十一公里多的碧虱寨。從昆明到個舊，先乘滇越鐵路到碧虱寨，然後由碧虱寨經白沙冲到個舊，還有七十里的旱路。我於三年二月十八日離開昆明，十九日晚纔到個舊。

碧虱寨的西面，蒙自的北面，是大屯海的湖地。從碧虱寨到個舊走湖的北面，從蒙自到個舊，走湖的南面；兩條路在冲門口會合。西南的通稱山澗叫做冲。冲門口向東都是平原，向西順着白沙冲進山到營房，再轉向西南，上到高出平原約四百公尺的分水嶺，然後再向西，向南下到個舊。

個舊出海面一千六百八十公尺，比蒙自高三百五十公尺，是兩山之間的一個狹谷。縣北的水向南流，縣南的水向北流，在縣城北的落水洞會合流下地中。個舊在蒙自的正西；直線的距離不過四十里，因爲大路要繞到北邊白沙冲，所以要遠二十里。兩縣之間是一條大山；緊靠着個舊城東的是老陰山，高出個舊約六百公尺；從蒙自向西十里的是九華山，最高的峯比蒙自要高到一千二百多公尺。這一道山寬約三十里，長約六十多里，北到白沙冲，南到紅河。所有個舊的重要錫鑛多在這條山脈之中，而且最好的鑛都在山頂上。山的大部分是石灰岩所成，東西都是峭壁。山裡面的谷都是乾溝——因爲石灰岩是漏水的。山頂是個高原。高原之上有許多圓錐形的尖峯，高下雜錯，遠看好像石頭砌成的墳墓一樣。

個舊西面也都是山地，但是和老陰山完全不同。緊靠着個舊的是老陽山，高不到三百公尺。山是泥板岩所成，風化了以後變做紅黃色的土。所以從個舊向西到老陽山，一層一層都是台階式的水田，而其中絕對的不生錫鑛。從老陽山再向西，山勢又高了起來，山脊險峻如刀口一般，但山嶺蜿蜒連接，不成圓錐。山脈仍然是南北向，但是山中間都是有水的深谷。距個舊最近的是黃沙河，最遠的是龍岔河，介於兩河之間的是賈灑河。這三條水都向東南流入紅河。除賈灑河谷之外，都是花崗岩，裡面也沒有錫鑛。賈灑河的南北岸都有石灰岩，所成的山比花崗岩的山要高。賈灑河北，哨谷村的正北，是石灰岩所成的幡頂山，高出個舊約七百公尺。山的南坡也有錫鑛。賈灑河西六方寨的西面有一座小的石灰岩山，叫做峽石龍。山的四周都

是花崗岩。石灰岩裡面也產錫鑛。

從個舊向北是到建水縣（臨安府）的大路，比較的平坦，完全不產錫鑛。向南是一道深溝，叫做老個舊沖。水發源於個舊以南十公里的龍潭頭的北面。龍潭頭北的分水嶺高出於個舊不過一百多公尺。再南水向南流，經過卡房，田心，十餘公里在斗母閣北邊的落水洞流入地中。這叫做大溝。溝東是老陰山向南延長的餘脈。卡房東南山裡面的龍樹脚是以前著名的銀鑛，有路可直通蒙自。溝西都是低山，不生錫鑛，因爲山裡毫無出產，人煙極少，是個舊縣境內最荒僻，區域。從斗母閣向南五六公里就是紅河。從龍潭頭向南，地勢漸低：卡房與個舊高度相等，田心比卡房低三百多公尺。斗母閣比田心更低。在斗母閣南的山上望紅河，是一條三百多公尺深的峽谷，水從西北流向東南，兩岸都是石灰岩所成的峭壁。峭壁頂上都是圓錐形的尖山，成百成千，高下相間，是西南幾省所獨有的奇觀。紅河比個舊要低七百公尺，谷身極狹，空氣不甚流通。不但谷底不宜於衛生，就是紅河的西南岸，因爲地勢比東北岸較低，漢人都怕有瘴氣，不敢居留。土人單簡的叫紅河爲江；江西南爲江外。江外所產的是米，甘蔗，檳榔，蔗子，肉桂之類的熱帶植物，都經卡房或是卡房東南的龍樹脚運街個舊蒙自出賣。江外與江北的交通，只是夷人與漢人趕街子的時候，才有人來往。

個舊原是蒙自縣的一個村落，蒙自在元朝才設縣，明朝才置漢官，個舊鑛廠的開發，大約在明朝的中葉。初開發的時候，只知道有銀，不知道有錫。其時銀廠最盛的地點，不在個舊，而在距個舊四十多里的龍樹脚（原名龍樹邑）。從龍樹脚向東四十里有大路直到蒙自縣城。至今龍樹脚附近煉鉛銀留下來的渣子，到處皆是。直到康熙四十六年個舊才設銀廠，乾隆以後才發現錫鑛。相傳道光中通海人趙天覺開辦老廠的閔家老洞的錫鑛，資本用完，沒有見鑛，一個人逃出個舊。走到寶華山，被工人追着，告訴他洞裡已經發見富鑛，方始回鑛經營。以後發了財，捐欵在寶華山修廟。後來開鑛的人尊奉他爲趙老祖公，把他配享廟中。足見道光年間錫鑛還沒有十分發達。開銀鑛的時代，重心在蒙自。等到錫鑛發達，因爲蒙自到鑛廠交通不便，個舊才慢慢的成爲中心。光緒十三年把臨安府雙水塘的同知移駐個舊，個舊才有官署。民國二年改廳爲縣，同時自滇越鐵路於宣統三年通車，錫鑛產額從四千多噸，增加到六千多噸，個舊遂變爲雲南最繁盛的都市。

當民國三年我到個舊的時候，全廠的錫鑛共有六十多

處。就他們地理的分佈可爲六區。第一是老廠區。在個舊市的東南，是各廠中最古的鑛，初開的是銀鑛，等到銀價日低，錫價日漲，廠家都不採銀而採錫。其中最有名的是黃茅山，老城門洞，花扎口，銀洞，耗子廠，灣子等處。每處最盛時鑛工在四千人以上。其他還有在東北的黑明槽蒙自廟，黃泥塘，白石岩冲；在東南的蜂子洞，大冲，頭台坡；和在西南的木登洞，新寨等處。這九處每處不過幾百工人。第二是金釵坡區，在老廠之南，卡房之東。濫泥凹，新山，白沙坡，鷄心絡等處皆屬於此區。第三是大溝區。卡房，田心，龍潭頭，芭蕉箐，大花山，小花山等處都在大溝之中。第四是馬落革區，在個舊的東北。民國三年，開辦不久，鑛工不過千人。近幾年來，大爲發達，號稱新廠，與老廠對峙。第五是古山區，在老陰山的東坡，與蒙自平原相接。當日出產很少，至今也沒有發達。第六是峽石龍區，在賈酒河，龍岔河之間，離個舊市西一百里，是各廠中最遠的一區。峽石龍之外，還有斗岩，祿豐寨兩處，也屬於此區。以上六區所用的鑛工在二萬人以上，所以個舊是中國金屬鑛中惟一的大廠。

皮爾德的美國文化史（書評）

衡哲

書名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著者 Charles A. and Mary R. Beard.

出版者 Macmillan Co, New York. 1927.

皮爾德先生和他的夫人合作的這一部美國文化史是一部最可以代表新大陸史家成績的書。在這兩大冊的文化史中，成千成萬的材料——談話，信札，日記，報告，統計，報上新聞，及其他——經過著者的整理與安排，似乎便都找到了他們在本書中的天然地位，織成一個有個性，有單位，有和諧的古事。這是一件偉大的工作。其中最值得我們的注意的，是著者的文化一體的歷史見解，他的取材範圍的寬廣，他的學者的匠心，他對于史蹟的精密解剖，以及此書的文學意味和他所給予婦女的地位。

對于史蹟去重施解剖，因之推翻許多歷史上的傳說，本是此書著者欲做的一大事。望了著者的解剖，我們往往

能在某種史實上，得到一個新的歷史的意義與啓示。比如在第二十二章中，著者講到美國農業的三重革命時（The Triple Revolution in Agriculture），他曾精細的說明，如何爲了釋放黑奴，爲了邊疆開拓的停止，爲了資本經濟的侵入農界，爲了這三重變化的緣故，美國農業上如何的產生了一個大革命。依我看來，這等處乃是本書精采的所在，也是各方面兼顧的文化史的正確寫法。用這樣的方法來推翻歷史上的傳統觀念，是合理的，是我們讀歷史的人所最歡迎的。

在文學的一方面，此書也有相當的成功。美國的文化本是大塊肉，大尾魚，很少神秘意味。但本書的著者却能運用他的豐實的智識，把一部經濟化和科學化的歷史，寫得有聲有色，有肉有血，使讀者能感到歷史上人物的動躍，而發生情感上的趣味。這雖是由于華盛頓以及其他人物與我們的時代相近之故，美國國父的逝世，在前清嘉慶四年——但著者的文學眼光及他寫法的具體也是重要原因，比如下面所引的麥堅利（Mc Kinley）對于處理那個美西戰爭的勝利品，菲力濱群島的態度，是多麼的傳神與滑稽！

大總統麥堅利對他的教友說：『我在白宮中，一晚一晚的在地板上走。兄弟們，我可以毫不羞慚的告訴你們，我還常常下跪，跪在上帝的面前，求他的啓示。有一晚，他（指啓示）來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樣來的，但是他來了。（我于是恍然大悟）除了把他們（指菲力濱羣島）一概取來，我們是沒有旁的事可做的了。我們當去教育菲力濱人，提拔他們，文化他們，使他們成爲基督徒。……于是我上床去睡，睡着了，並且睡得十分安適。』

讀者們試想想，對于帝國主義的虛僞的仁慈，還有比這更好的寫照嗎？

因爲皮爾德夫人分負著作的責任，婦女在此書中，也得到了一個相當的地位，至少是得到了與黑奴一樣的注意！我們因之知道，她們在平時及在戰時的工作和犧牲，她們在開拓西部時，是怎樣的同她們的父兄丈夫，分負華路藍縷的責任；她們在美國工業文化的瘋狂進程中，是怎樣的助長建設，消弭破壞，是怎樣的爲婦女及兒童求到保障；以及她們在教育上，文藝上，工業上，社會及家庭中的種種偉大的貢獻。使我們更加深信，婦女解放的關鍵，不在毀窩破屋，絕食遊行，而在那些千千萬萬，無聲無臭的實際工作。這是這本文化史的一大貢獻，也是婦女們所應得的一個承認。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大雜誌復刊

本館發行之十種雜誌，曾因國難而停刊。茲本繼續爲文化奮鬥之精神，特將東方雜誌，英語週刊，兒童世界及兒童畫報四種，先行恢復。在內容及形式兩方面，均較前益加精進，實爲業餘課外之良好讀物。另印雜誌價目單，承索即奉。

東方雜誌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一角五分郵費二分
預定全年三元六角半年一元九角郵費在內

自出版迄今，垂三十年，爲國內歷史最久之刊物。舉凡社會經濟之進展，內外政治之潮流與夫時事之變遷，學術之探討等，靡不有翔實之記載，精審之批評，爲留心世界大勢者所必讀，不僅供智識界之瀏覽已也。最近更增闢「文藝」「教育」「婦女與家庭」各專欄，在內容方面，益加擴展。

英語週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冊五分　郵費半分　預定全年二元五角　半年一元三角　郵費在內

出版歷十六年之久。內容分論著，翻譯，文法，字義，故事，短劇，公民，尺牘，新聞，學生投稿，徵文等。文字淺顯，間有艱深文字皆附中文譯註。爲自修之導師，初學之津梁。

兒童世界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一角郵費一分預定
全年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五分郵費在內

亦有十年以上之歷史。專載有益身心之兒童讀物。每期除原有之故事，童話，小說，劇本，詩歌，工藝，世界珍聞奇觀外並新闢談話，健康，兒童新聞，各地兒童通信等欄。最適於初高級小學生閱讀。

兒童畫報

全年二十冊　零售每冊八分　郵費半分　預定全年一元六角　半年八角五分　郵費在內

已出版十餘年。復刊後大加革新，一律用彩色精印。內容注意時令，修養，常識，及兒童可以手做的材料，同時並顧到兒童的興趣。文字淺明，圖畫優美，爲小學低年級生良好的課外讀物。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時代公論

第二十六號

九月二十三日出版

時事述評

國難週年中的「魯一變」……（柏）

中國的三K黨……（易）

公賣鴉片……（矛）

日本承認僞國及其條約……崔宗塤

「長期抵抗」與「短期抵抗」……楊公達

最近美國教育之綜合的觀異（下）……羅廷光

說幾句公道話……劉廣化

列强撫卹傷亡將士之現況……劉覺民

讀者論壇：人與事……毛達五

陝西實業考察記（通信）……何慶雲

特別優待青年學生預訂全年報費二元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漢口全民報

沙家鼎主編

這是武漢方面很經濟的一種報紙，它是敢于說話並能于說話的！它能獨特的把武漢爲什麼要使人一切難懂的事況，入骨地描繪出來。如果武漢的環境是值得供人研究的，那末，全民報正好供人作參考了！

定閱：每月三角全年二元六角　社址：漢口八元里十九號

鞭策週刊

第二卷第三期

要目

九一八的恥辱與智識者……驥

調查團行後之中日形勢……嚴嚴

松尾芭蕉俳句選譯……傅仲濤

同沈尹默先生討論玉的傳說……不

悼基特教授……楊堃

定價：每期四分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

社址：北平祿米倉二十七號。

東北月刊

國難週年專號

國難週年敬告全國同胞書　徐士達

明年今日　紀清漪

日本滅高麗與亡東三省所用的手段比較　何海秋

如何以當國難　呂復

紀念九一八我們應該作些什麼　何海秋

九一八週年的檢閱　惜夢

義勇救國論　劉惠棠

滿洲僞國無存在之資格與理由　羶明高

一年來大衆革命運動的轉變　凡民

日本統治的僞國一年來之建設　馬毅

東北海關問題之嚴重　楊宜春

九一八以前與九一八以後的東北鐵路　博敭

九一八事變後日人所著關於東北之書籍　紀清漪

我們來揭開中日關係新的歷史　黃刊

一來年政治外交之總檢討　露曦

辨日本人論東三省古不屬於中國之妄　許同莘

外國人在蘇聯之權利地位　王之相

各國金融資本伸在中國的觸角　鄧伯粹

日本經濟的恐慌　郭干城

定價：本期仍售二角不另加價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

社址：北平地安門外後海廣化寺內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　胡適

美國大總統選舉的競爭　邱昌渭

中國教育危機的分析　何思源

農業教育與改良農業（一）　叔永

漫遊散記（十）　丁文江

個舊的土法採鑛冶金業

第二十一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九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鳳文齋（代定）　鼠山書社　卿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新生命書局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秋水書店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瓊州　海口會文書局

厦門　樂育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浙江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　北海縣中合作社

綏遠　廿一學社

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

胡適

國聯調查團關於中日問題的報告書的摘要，昨夜公布於全世界了。全文凡十章，前八章爲歷史事實的概括的敘述，第九章爲「解決的原則及條件」，第十章爲「供國聯行政院考慮的意見」。（這兩章因爲特別重要，所以公布的是全文。）我們今天讀了外交部的譯文，又用英文原文對勘之後，不能不佩服李頓調查團的團員和專家的審愼的考查，他們的公平的判斷，和他們爲國際謀和平的熱心。他們這七個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們的感謝和敬禮的。

報告書的歷史敘述部分中，有兩點最足以喚起世界的注意，最足以掃除一切淆亂是非的謬論，而樹立中日關係史上兩大事件的鐵案。其一爲第四章中論去年九一八夜日本的軍事行動『不能視爲合法的自衞的辦法』，乃是『一種精密預備的計畫』的敏捷準確的實行。這個判斷，我們認爲最公道。其二爲第六章中論「滿洲國」的成立，報告書說：

> 從各方面所得的一切証據使調查團相信「滿洲國」的造成雖然有若干助成的因子，而其中最有力的兩個因子是日本軍隊的存在和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動；依調查團的判斷，若沒有這兩個因子，所謂「新國」決不能成立的。
>
> 根據於這個理由，現在的新政權決不能認爲由眞正的，自然的獨立運動產生的。

這是很切實明白的判斷，使全世界人都可以感覺調查團在這一點上是絲毫沒有疑義的。

第九章論解決原則及條件，分兩部分。前一部分討論調查團認爲不能滿意的解決方案：第一，他們不主張『恢復原狀』，因爲恢復去年九月以前的原狀不過是徒然使種種糾紛依舊出現，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第二，他們也不主張『維持「滿洲國」』，因爲這種辦法（一）違反國際義務的原則，（二）妨害那關繫遠東和平最深切的中日兩國之間的好感，（三）違反中國的利益，（四）不顧滿洲人民的志願，（五）這種辦法究竟是否能維護日本的永久利益，至少也是可以疑問的。

在這一部分，調查團對於日本的侵略主義者提出不少

的逆耳的忠言。他們說：

無論在法律上，或在事實上，將這幾省從中國他部分割出來，勢必爲將來造成一個嚴重的『領土恢復』的問題(irredentist problem，外交部譯本誤譯爲『嚴重難解之問題』)，使中國常懷仇視之意，並且或許繼續抵制日貨，那就足以妨害和平了。

調查團又指出日本認佔據滿洲爲鞏固國防之論調的謬誤，他們說：

無期限的武力佔據滿洲，勢必擔負財政上的重擔，是不是抵禦外患的最有效方法呢？況且，萬一這一方面眞有抵禦外患的必要，而四圍有强頑叛亂的民衆，背後有敵視的中國，日本的軍隊是否能不受重大的迫脅呢？這都是很可疑問的。……也許因世界的同情與好意，日本倒可以不費一錢而得着安全的保障，也許比她現在用重大代價去尋求的保障還更安全哩。

這種不入耳的良言，我們想，荒木陸相一班人在這個時候決不會領受的。

第九章的下半提出十條適當解決的條件：

(1)顧全中日兩國的利益。

(2)顧到蘇俄的利益。

(3)遵守現行的多方面的各種條約(國聯盟約，巴黎公約，九國條約)。

(4)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利益。『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視之事實，倘某種解決不承認此點，或忽略日本與該地歷史上之關係，亦不能認爲適當之解決。』

(5)建立中日兩國之間的新的條約關係。

(6)籌設解決將來糾紛的有效辦法。

(7)滿洲自治

『滿洲政府之改組，應於無背於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之範圍內，使其享有自治權，以求適合於三省之地方情形與特性。新民政機關之組織與行爲，務須具備好政府之要件。』

(8)內部的秩序與對外的安全『境內的秩序應由種有效的地方憲警維持。對外患的安全則有兩途：憲警以外的武裝軍隊一概撤退，並且由關係各國相互訂立不侵犯的條約。』(此條外交部譯本有錯誤。如 The conclusion of a treaty of non-aggress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in-

terested」譯爲『須與關係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那就成了自治的滿洲『與』關係各國訂立條約了。這是大錯的。）

（9）鼓勵中日兩國之間經濟上的携手。

（10）中國建設事業上的國際合作。

這十個條件，都只是原則，其詳細節目都在第十章內討論。國內的輿論對於這些原則必定有很不同的見解。依我個人的愚見看來，在今日的現狀之下，在承認國際調處的原則之下，這些條件如果都能做到，也未嘗不是一種解決的途徑。我們要認清楚，這個解決方案的目標是『取消「滿洲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及行政的完整』。如果我們能有其他途徑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我們當然不須求助於國際的調處。現在既然走上了國際調處的路子，我們只應該問問這些條件是否能做到上述的目標？如果承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上的利益，和承認滿洲的自治權，可以取消「滿洲國」，可以使中國的主權與行政權重新行使於東三省，我以爲這種條件是我們可以考慮的。

這十條之中，最可以引起國人的反對的，自然是『滿洲自治』一條。在報告書第十章裡，調查團詳細說明所謂『滿洲自治』，是要中國政府宣言承認東三省爲中華民國的一個自治區域。對於這個自治區域，中央政府保留下列的權限：

（1）一般的條約及外交關係之權（除特別規定外）；

（2）管轄海關，郵政，鹽務所之權（或於可能範圍內，有管轄印花稅及烟酒稅行政之權）；

（3）依照中國政府宣言所規定的程序，任命東三省政府行政長官之權，——至少第一次應當如此。此項官吏出缺時，或以同樣方法補充，或以東三省內的某種選舉方法補充。

（4）東三省自治政府管轄下之事項有關於中央政府所訂國際協定之執行者，中央政府有權訓令東三省長官執行之。

（5）議定的其他權限。

這五項列舉的權限之外，一切其他權限均屬于東三省自治政府。在這自治區域內幷應籌劃某種代表民意的機關。

這樣的一個自治省政府，我看不出有什麼可以反對的理由。調查團的五位團員之中，三位（英，德，美）是從聯邦國家來的，大概他們都假定中國的政治制度的演變總免不了要經過一種聯邦式的統一國家。他們想像中的東三省自治政府也不過是聯省政府之下的一個自治省。其獨立

的程度，依上文所規定，遠不如往日的東三省，或今日的廣東四川。凡中央與地方的權限的劃分，本來有兩種方式：或者列舉地方的權限，而剩餘的權限全歸中央；或者列舉中央的權限，而剩餘的全歸地方。報告書中東三省自治政府對中央的關係是採取第二種劃分法。其所列舉，不過是舉例而已，也許有遺漏的，其第五項中當然還得添入一些『其他權限』。但有些論者因此就說調查團的提議是主張把東三省劃出中國範圍之外，這未免有點寃枉調查團了。調查團的建議，正是要說：這三省是已經被人家用暴力劃出中國範圍之外了，現在也許可以用這個自治省的方式使他們重新回到中國範圍之中。

其次，可注意的是東三省解除武裝的問題。第十章內提議，『由外國教練官協助訓練一種特別憲兵，爲東三省境內之唯一武裝實力。憲兵組織完成後，其他武裝軍隊，包括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之一切特別警隊或護路守備隊，皆應即退出東三省境。』批評這個提議的人，也許要說，日本應該撤兵，爲什麼中國也不可以駐兵呢？這不是自己放棄主權嗎？東三省解除軍備，我在幾個月之前也主張過。（獨立評論第五期。）理由很簡單。去年九一八之夜，在東三省境內不曾有二十萬中國大兵嗎？二十萬的大兵守不住這塊疆土，武裝的實力在守土上究竟有何效用？所以爲地方的安全計，爲三省人民的福利計，我是贊成三省的解除武裝的。

第十章內又主張東三省自治政府之下可以僱用相當數額的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民應佔一重要比例。自治政府又可以從國聯行政院所擬的名單中指派兩個不同國籍的外國人員來監督警察及稅收機關。前一項是很牽就現在『滿洲國』的局面，後一項却是想用他國人員來稍稍打破那日本顧問包辦三省政治的局面，並且想開創一個僱用外國專家的新局面。在事實上如果辦得到，我以爲這種國際顧問的辦法在一個『好政府』之下是有利益的。但我們可以預料日本人一定要用全力反對這後一項提議的。

報告書的第十章是對於國聯行政院建議的進行調處的手續與內容。手續共分五個步驟：

第一步是由國聯行政院提出，請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依據第九章所示的綱領，討論兩國糾紛的解決。

第二步，如中國和日本接受了上項提議，卽應早日召集一個『諮詢會議』（Advisory Conference，外交部本譯爲『顧問會議』。）此項會議的分子有四：一爲中國政府代表，一爲日本政府代表，一爲中國

政府規定辦法選出的東三省人民代表團，一爲日本政府規定辦法選出的東三省人民代表團。如經當事雙方的同意，此會議可以得中立觀察員的協助。諮詢會議專討論關于改組東三省特殊政制的提議。

第三步，當諮詢會議開會期中，中日兩國政府交涉之代表應同時開會，分別磋商中日兩國間發生糾紛之各種權利及利益問題。如雙方同意，中立觀察員亦可襄助。

第四步，上兩項會議中討論與談判的結果，應作成四種文件：

（1）中國政府公布組織一種東三省特殊政制的宣言。

（2）關於日本利益的中日新條約。

（3）中日和解，公斷，不侵犯，及互助的條約。

（4）中日商約。

第五步，由中國政府發表那商定的宣言，送交國聯盟約及九國條約簽字的各國。

在這些步驟之中，我們最懷疑那諮詢會議的組織法。調查團的用意是要使滿洲居民有代表出席，『可爲現政體與新政體遞嬗的協助』。可是用日本政府規定的方法選出的那些滿洲居民代表，在原則上決不會有情願取消現政權的人在內。同這班人磋商怎樣改組滿洲政權，使他回到中國的主權與行政權之下，這不是與虎謀皮嗎？調查團也見到了這一層，所以提議，『諮詢會議如有不能互相同意的任何特殊之點，可以提出於國聯行政院，行政院當設法求得一個同意的解決法。』但我們實在想不出行政院有什麼好法子可以應付那必不可避免的僵持局面。

* * * * *

以上我們所討論的，其實都是枝節的問題。那眞正根本的問題還是：日本的侵略主義者能不能接受國際調處的原則？荒木陸相與內田外相早已一倡一和的明白向國聯挑戰並向世界挑戰了。司汀生所謂「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昨晚上已經向全世界發表了。整個文明世界的道德制裁力，已到了千鈞一髮的試驗時期了。

如果這樣嚴重的全世界公論的制裁力在這個絕大危機上還不能使一個狂醉了的民族清醒一點，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和整個文明世界，都得準備過十年的地獄生活！

一九三二，十，四夜

美國大總統選舉的競爭

邱昌渭

美國的正副總統是每四年改選一次。本年十一月第二週的星期二——就是十一月八日——是美國第三十六次正副總統的選舉日。但確切的說來，十一月八日的這一天，不是選舉正副總統，而是選舉正副總統的選舉人。按照美國聯邦憲法的規定，正副總統的選舉法，實際上是一種間接選舉制，先由各州於十一月八日投舉正副總統的選舉人，各州正副總統選舉人的名額，與各州所得參衆議員的名額相等，並且，在現行政黨政治的運用下，各州的正副總統選舉人先由州內的各大政黨各別的推出，然後於十一月八日的這一天，由選民投舉。例如，紐約州有衆議員四十三名，參議員兩名，紐約州的正副總統選舉人就應當有四十五名之多。在十一月八日以前，紐約州的共和黨方面推出大總統選舉人四十五名，民主黨方面也推出大總統選舉人四十五名。到了十一月八日的這一天，全國各州的選民，一齊投票，紐約州的選民，在選舉票上，得自由的投舉本州共和黨，或民主黨，或社會黨所推出的大總統選舉人。次年一月第二星期一日，各州的大總統選舉人在各本州的省會投舉正副總統，二月第二星期三日，中央參衆兩院議員在參議院議場開選舉票，三月四日新選正副總統就職。

在程序上，此次美國正副總統選舉的結果，須待到明年二月第二星期三日方纔揭曉。但在事實上，本年十一月八日的次早，從各政黨在全國各州內所有大總統選舉人的當選人數看來，就可以知道將來的正副總統是誰。因爲共和黨的正副總統選舉人，自然的投舉共和黨的候補正副總統爲正式的正副總統。民主黨的正副總統選舉人，自然的投舉民主黨的候補正副總統爲正式的正副總統。

晚近以來，美國每次改選總統，參加競選的總不外共和，民主，社會，共產四個政黨。有的時候，除此四黨而外，還有異軍突起的新黨，以與各大政黨分庭對抗。距選舉日的五六個月以前，各政黨照例的要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以推舉正副總統的候補人。現在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已曾舉行，正副總統的候補者也已經推出。

共和黨推出的大總統候補者是現任總統胡佛，副總統候補者是現任總統寇特斯。民主黨的大總統候補者是羅

斯福，副總統候補者是格納。社會黨的大總統候補者是羅曼湯姆斯，副總統的候補者是穆爾（James H. Maurer）。共產黨的大總統候補者是福斯特，副總統候補者是福特，——他是個黑種人。社會共產兩黨的勢力很小，不能與共和民主兩黨相對峙，將來的選舉勝負，還是在胡佛與羅斯福兩人身上看分曉。

胡佛用不着我來向讀者介紹。羅斯福雖然與我們有點面生，但他在美國却是婦孺皆知的人物。他的姓氏—羅斯福—在美國是很响亮的。誰不知道由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九年兩任大總統的希阿多羅斯福？現在的民主黨候補大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與過去的兩任大總統的希阿多羅斯福有兩重關係。以族誼論，佛蘭克林是希阿多的堂兄弟。以戚誼論，佛蘭克林是希阿多的親侄女壻。不過在政治方面，佛蘭克林是民主黨員，希阿多是共和黨員。除此而外，佛蘭克林當過海軍次長，一九二〇年當過民主黨的候補副總統，由一九二八年直到現在，兩次當選紐約州的州長，滿五十一歲，是哈佛大學的卒業生，哥倫比亞的法學士，他有祖宗的遺產，加上自己的政治地位，治者的資格，眞是應有盡有。

九月是選舉競爭開始活動的時期。羅斯福已經開始他的活動，他的計劃是，周遊全國各大地方，到處演說。胡佛的策略是坐鎮白宮，每天處理公事。這一來，一可以表示他忠於職守的責任心，二可以藏拙—因爲他短於言詞，他的聲調十分的枯燥，他的姿勢異常的呆板，他的面貌缺乏生氣的表現。上屆選舉競爭時，他的演說，由廣播機傳播，這一次免不掉又是依樣葫蘆。但是他手下有一員大將，——就是財政總長密爾斯，他能講能說，是胡佛的第一號發音機。

關於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對中央選舉的選舉戰，有幾條基本定律，我們不可不知道：第一，美國的共和黨在全國之中是多數黨，共和黨的黨衆總是較民主黨的黨衆爲多，所以，在普通的情形下，大總統選舉競爭，總是共和黨戰勝，民主黨失敗。第二，共和黨內部的意志較民主黨內部的意志爲一致，所以共和黨的組織較民主黨的組織爲健全。共和黨也曾發生過內鬨，但只是例外。民主黨的內鬨，則是家常便飯。第三，共和黨的經濟較民主黨爲充足，所以，能敷運用自如。第四，除外戰期外，兩黨的爭執，完全以對內政策爲焦點。

照現在競選的情形來，民主黨內部的分裂依然存在，施密斯派對羅斯福還是無擁戴的表示。民主黨的競選費用

，還是不能達到充裕的程度。現在的經濟恐慌，農村破產，與勞工失業，雖然予執政者以不利，但這種現象是世界的，而不是局部的，況共和黨已竭其能之所及，力謀補救。所以，胡佛的申辯是，希望美國的人民，繼續的舉他爲總統，以完成他未成的救濟工作。他曾說：『假使同胞們仍然把這高位所應負的責任，放在我的身上，我必繼續我所有的建設工作。』

從內政的主張看來，共和民主兩黨這次所宣佈的政綱，就其最重要者，可分述如左：

（一）禁酒問題。共和黨主張開放酒禁，民主黨也主張開放酒禁。共和黨主張修改憲法附文第十八條，允許各州對於酒律得各自規定，但同時得由中央政府予以監督。民主黨則主張根本廢止憲法附文第十八條。

（二）救濟失業。共和黨主張由中央設臨時救濟金，向各州出貸。民主黨則除此辦法外，更主張中央與辦建築事業，以容納失業的工人。

（三）勞工問題。共和民主兩黨均贊成減少每週的工作時間，但民主黨除此而外，復主張救濟失業與老年郵金辦法，由各州法律自行規定。

（四）救濟農業。共和黨贊成維持農業委員會的生存，由此委員會以提倡農業合作事業。民主黨主張取消農業委員會，另外恢復農民銀行。

（五）關稅問題。共和黨贊成保護關稅，民主黨贊成互惠關稅。至於救濟世界金融問題，共和民主兩黨均主張召開世界金融會議。

（六）戰債。民主黨反對取消戰債，共和黨對於此點無表示。

與中國有直接關係的，當然是兩黨的外交政策。關於此點，民主黨所表示的如左：

『强硬的外交政策包括：對世界維持和平；國際爭執由仲裁解決；不干涉他國內政；維持條約神聖；維持財政義務的信用與好感；加入國際法庭，但對於國會通過的保留條件，仍然維持；遇有破壞國際條約時，利用國際會議，以鞏固主張廢止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巴黎公約之效力；國際協議，縮減軍備；及與西歐國家合作，以保持門羅主義的精神。我們反對取消各國欠美國的戰債。』

共和黨的外交政策，則係分別的表示。除對於外交政策總題目作有幾段引言外，關於對中日爭執，南美問題，

世界法庭，及軍縮問題的方針，復有分段的表示。現在我且把共和黨對於中日交涉的政綱原文，照譯於左：

『過去一年，遠東情勢，中日兩國因發生爭執而大規模的訴諸武力，足以使世界深爲關切，並且使保障和平的堡壘，與解決國際爭執的和平工具，受重大的試驗。

此爭執不僅危及太平洋沿岸的安寧，並且違反二世紀以來國際條約所保障的門戶開放與中國領土行政的完整。

自爭執開端以來，大總統與國務總理對於中日兩國保持其公正態度，以免轉入爭執的漩渦，同時並堅決的維持歷來政策，維持美國利益與條約上應得的權利。對於足以危害條約權益與世界和平的發展，亦從未予以姑容。

際此爭執期間，美國政府與國際聯盟國家的行動是一致的，並同時使各國明白了解，美國政策由美國政府自定，對於維持世界的共同秩序與和平，美國常願意加以援手。

美國是首先援引巴黎公約所指示的原則之國家，並且繼之以申明，無論何處與無論採用任何方法以破壞此條約，或對此條約發生侵害的危懼者，均與國際間有休戚的關係。

更進一步，稟承總統的命令，國務總理於答復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時，將上述的原則，更擴而大之，就是，中日兩國間，凡有利用武力，或違犯巴黎公約，而搆成的一切形勢，條約，或協定，美國政府必不予以承認。

此項原則，首經胡佛總統創議，繼被國際聯盟採用，作爲解決中日交涉的定義。此原則在今日不失爲國際公法上的重要貢獻，並且是道德與物質方面的重要保障，足以阻止一個國家享受用武力而攫得的戰爭品。如此原則，對于和平與秩序開闢一條新的途徑。

假使對于巴黎公約第二條有不能履行的危險者，我們主張由國會通過議案，授權于政府，召集或參加國際會議』。

站在中國的地位看來，無論是共和黨的胡佛，或是民主黨的羅斯福當選爲總統，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決不至發生激烈的趨勢。共和黨贊成召開國際會議，以討論中日的糾紛，但民主黨也主張：『遇有破壞國際條約時，利用

國際會議，以鞏固主張廢止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巴黎公約之效力』。所以，黨與黨之間，我們無所取捨。至于胡佛或羅斯福于當選爲總統後，能否實現黨的主張，召開國際會議，以解決中日爭執，則須看胡佛或羅斯福的魄力，與將來國際間的形勢如何爲轉移。若以人的方面論，則胡佛的意志較羅斯福爲堅强；胡佛對中日爭執嚴重性的認識較羅斯福爲深刻。但從黨的方面看，共和黨對外政策，偏重經濟的實益，民主黨對外政策，偏重和平的理想。共和黨若勝選，美國對日有益趨强硬的可能。

還有一點，據說美國總統選舉是國聯延期討論黎頓報告書重要原因之一，這並不是因爲總統選舉的結果，足以變更美國對于中日問題的外交方針，而是因爲在十一月八日以前，美國全國上下的注視點，完全集中于選舉問題的身上。在選舉大總統的年頭，差不多人人都帶着幾分選舉狂熱症。除掉選舉總統外，同時還有衆議員選舉，三分之一的參議員選舉，三十餘州的州長選舉，州長以下，還有許多的市選舉。這些選舉，都在十一月八日的那一天舉行。在這各種各色的選舉競爭空氣中，誰還有閑工夫顧慮到中日問題的發展？

照近來報紙上所登載的消息看來，民主黨勝選的空氣，似甚濃厚，但最後的勝利，我相信還是屬于胡佛。

中國教育危機的分析

何思源

中國今日之社會，有一普遍可驚之現象，即智識階級長時期失業是。一機關招考錄事，一呼而集者千數百人，其資格皆中小學畢業生也。一中學更易校長，而託函薦，紛至沓來，謀一教職員者，動輒百數十人，其資格皆專門大學畢業生也。他如一行政機關，一局署，一公所，賓朋接踵，函電紛披，或拒或迎，佔每日工作之大部者，亦皆爲安插失業問題。更如一公務員，一部分首領，退食自公，高朋滿座，寒暄未已，履歷出懷，以其資歷，衙所希求，幾無不有大才小就之憾；而僧多粥少，心與力違，幾人人有滄海遺珠之哭！凡此種種，極目皆是。都市愈大，失業者愈多。曠觀歐美各國，亦時時發生失業問題，惟失業者什九爲工人，且爲一時經濟困難之現象。未聞有智識階

級，千百成羣，長久擁擠於都市者。智識階級長時期失業，——學校畢業生長時期失業，實爲中國獨有之現象。學校爲社會造人才，而社會不能用，國民有智識者日多，而國家反日呈杌隉搶攘之象。此種嚴重而普遍之狀態，其責任不能不由職司教育行政者尸之。中國革新教育四十年，其結果如是！痛心之餘，深察所以致此之因，根本弊端，約有二點：

一，中國四十年之教育制度，大都由歐美各國輾轉抄襲而來。歐美以工商立國，中國以農業立國，立國之基礎既殊；歐美爲資本主義集中已成立之社會，中國爲產業落後自由演化之社會，社會之構造亦異。教育制度，固爲將來創造新國家之工具，而對於社會構造，民族精神，相差過遠，專唱「學校改造社會」之高調，勢必至學校造出之人才，不爲社會所需要，社會需要之人才，學校復未嘗顧及。學校與現社會隔離日遠，而學生畢業後，反日與現社會接近，改造之力未充，應付之術不足。即所造就者，皆係特出之人才，已不免與社會扞格之弊；矧大學林立，選拔冗濫，粗製濫造，詬病同深，已非復人才教育性質，祇能爲國民增加頭銜，爲國家虛耗經費而已。夫豈手創教育制度之當局所及料哉！

二，中國幾千年來之士大夫觀念，仍盤踞於一般國民之腦海；「學而優則仕」之說，仍成爲天經地義；科舉雖廢，而秀才舉人進士，與小學中學大學，其階段固可等量齊觀也。學校畢業後，進可以顯揚父母，奮志青雲，退可以誇耀里閭，撐持門戶。此種思想，尚爲今日大多數國民所同具。就山東一省論，除膠東一隅外，概爲農業社會，以田地爲唯一命脈，父傳子受，非有大變故不至割棄，其有倡議增加田賦附捐者，則一般人視爲公敵，積極反對。保守之習，相沿已久。而近年來有例外焉：一縣教育當局，爲創辦縣立中學，按畝加捐，各地主視爲當然，頌聲盈耳；父兄爲供給子弟升學計，更不惜自戕命脈，變賣祖業。僅足溫飽者，變產入縣立中學；中產之家，則變產入省垣中學；富厚之戶，更變產升入南京北平等處學校。學生所學何物，學校是否完善，向不過問；學生畢業後，成爲何等人才，貢獻於社會者何在，亦鮮有注意及之者。肄業期滿，證書下頒，衣錦榮歸，門庭顯煥。一登龍門身價貴，萬金難買子孫榮，爲父兄者，至此即已躊躇滿志矣！

以如斯之教育制度，應如斯之國民心理，結果如何，不難逆料。其已表現于事實者，約有數端：

一，中產之家，生活無憂者，學生畢業後，反無以生

活；原有職業者，一變而爲無業。游民充斥，社會不安，與國民生計教育，完全背馳。

二，小學畢業生，人人希望入中學，中學畢業生，人人希望入大學，大學畢業生在社會無出路，則羣集教育界，謀爲中學教員，不得升學之中學畢業生，無以生活，則徘徊都市，謀爲一小學教員。循環往復于大中小學之過程，形成一部分人之特殊教育機關，與大多數不識字之民衆無涉，與一般國民之生計亦無涉。

三，大學畢業生，所學既不適於現社會，於是優秀者競入教育界，其次則紛入行政界。所從事者，既均非直接生產之事業，於生產教育完全無補；耗多數之經費，造就不生產之份子，國家亦蒙重大損失。

四，學校畢業生，既羣趨於不生產之途。而各種職業學校，亦不爲人民所重。職業教育之實效無由表現。

五，來自田間之大中學生，畢業後，大都厭棄鄉村生活，寧甘失業，不願復回田間。以致畢業生日增，無補於鄉村文化之低落，且農村生產，亦日呈凋零之象。

六，有定額之教育經費，大部分用於擴充大學，增設中學。因之義務教育與民衆教育經費，爲所侵佔，失學之學童，與不識字之成人，與日俱增。

七，大學畢業生既多，麕集各地以謀生活，請託不遂，繼之以奔競，奔競不已，繼之以爭鬨。一人之力不能勝利，則分門別戶，巧立名目，爲團體之爭。其在學校者，利用青年，擁甲排乙，而學潮生；其在政界者，結納現勢力，是丹非素，而內戰起；其游蕩於各方面者，則鼓惑不識字無智識之民衆，顚倒事實，威迫利誘，而共黨之禍發，學校破壞，都市紛擾，鄉村亦漸形搖動，整個社會，陷入恐怖狀態！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惡因惡果，振古如斯！居今日而求救濟之法，亦惟就所求得之惡因，反其道而行之耳。一般國民之士大夫虛榮心，亟應早日打破，其要則在智識階級之自覺，社會輿論之造成，與夫負有訓練民衆之責者，努力宣傳，喚醒迷夢。非教育界一部分之力所能臻此。

至於改革中國現在之教育，已爲國內教育界一致之呼聲，其致力之方向，雖言人人殊，各有見地，而努力實施生產教育，則爲公認之先決問題。愚以爲生產教育之實施，須從根本做起，小學教育，應以不離兒童固有生活爲原則，切忌摹仿外國形式，使兒童數典忘祖，致新生活能力未克養成，舊生活方式遺棄殆盡，邯鄲學步，貽誤終身。中學教育，應專以升學爲目的，縮減班次，嚴選眞才。專

門教育，更應力祛積弊，專以造就實用人才爲主。國民教育之主旨既定，人才教育之標準亦明，中學以上各校濫竽充數之風，幷能切實矯正，然後職業教育之效力可見，普遍可期，生產教育乃有實現之望。全國小學學生，天資優秀者，由中學而大學，造成社會上切實有用之人才，中人以下之學生，則羣趨于各級職業學校，各因性之所近，各得最需要之知識技能，蔚成社會上最有力之生產份子。夫而後學得實際，用其所學，學校與社會相互爲用，交受其益。不惟失業問題，無形解決，國家社會轉危爲安，亦在此一舉。

農業教育與改良農業(一)

叔永

農業教育是甚麼？單簡的一句回答，是利用科學的研究，以求農業的進步。故農業教育是應用科學的一種，這是第一個重要性質。第二，農業的性質，無論甚麼新法與研究，要有大規模的應用，然後有效能可言。所以農業教育的最後目的，就在他的最大應用。這兩點若不顧到，而高談農業教育，是無異於捫籥談日的。

我國當今的教育家，一談到實業教育，往往以農業與工業相提幷論，一若農業教育與工業教育可以用同樣的方法，達到同樣的目的者，其實這是不對的。農業教育與工業教育最大的差別所在，就是工業教育的最大目的，在造成幾個工業家以建設一些新工業。農業教育的目的，若僅僅在造成幾個農業家以設立幾個新農場，那末，不用說這個目的沒有達到，即使達到了，我們仍不能說是農業教育的成功。因爲農業教育的效用，以普及於多數農人爲目的，少數人的獨善其業，於大體是沒有多大影響的。

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國內的農業學校——無論是農業專門學校或大學的農學院——都免不了兩重的大失敗。此話怎講？讓我慢慢道來。

第一，現今的農業學校不能造成農業專家。一個農業專家，必須自己來自田間，或者對於農事工作有相當的關係或經驗。古人說，『農之子恆爲農，士之子恆爲士』，這在古代社會已然。現今社會進化，自然不似這樣的呆板，但是我們曉得，牠的變動，是由鄉間而城市，幷不是由城市而鄉間。所以要農科的學生，學成了仍舊歸農，除非

他本來是由農家來的，便狠少希望。目下的農科學生，有多少是由農家來的？關於這一層，我們沒有可靠的統計。不過用常識來判斷，我們曉得平常鄉間的學生，能進大學已經是少數了。這些鄉間的學生，來自眞正農家的，尤其是少數的少數，其中的大部分，還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富家子弟。所以在現今的高等農業學校裏面，要找出眞有農事經驗和興趣的農家子弟，恐怕眞是鳳毛麟角了。這些學生，既然不是農家之子，那末，他們學成之後，還是去幹他們祖傳的『士』的職業，那就是說，去做官，教書，或者其他任何不用手而用腦的工作。這是農業學校不能造成農業專家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便是農業學校自身和實際農業的隔離。我們曉得現今的農業學校，大半都有一個兩個農場，可是這些農場，通常只是拿來作實驗的用，當然不發生農業上的問題。實際上，農業學校有一個實習的農場，已經是狠好的了。我曾經看見某某農業學校，把牠廣大的農場租給鄉下農人去耕種以收租取利，而僅僅留下幾畝閒地爲學生作實習用的。這樣的實習，既與實際的農業問題相隔千里了，至於憑書本講授的智識，大半是舶來或理論的，與實際農業的距離，更不免有萬里之遙。所以農業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在都市裡稱一個農業專家，一旦回到鄉間，恐怕就有『邯鄲學步』之嘆了。所以農業學生的不能業農，不能不說是農業學校的第一個失敗。

有了這第一個失敗，自然便有第二個失敗，那便是農業不能改良。不過若是有人說，我們若能免除了第一個失敗，第二個失敗也就可以自然的免除，我們以爲事情尙不如此的單簡。我們曾經說過，農業和工業不同，不能以少數人的成功，作爲全體利益的代表。所以若說農業教育對於農業改良有了貢獻的話，必定是農學研究的結果，有利用於大多數農家的可能。現在我們要細細檢查一下農學研究的結果，能够達到大多數農人的過程。

第一，我們要假設先有一個研究機關。這個研究機關，可以就是農科學校，但是這個學校，必定要有施行研究的能力，而不可但以教課爲唯一責任。

第二，這個機關，必定要對於某區域的農家有相當的聯絡，知道他們工作的情形及須要改良的問題。

第三，這個機關，必須有相當的人才，對於農家的大小困難問題，皆能給他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

第四，這個機關，必須有相當的設備，對於提出的解決方法，能作長時間的試驗。

第五，農業改良的方法，試驗成功之後，必須有相當的組織，把這個改良的方法推行到多數農家去實用，幷且隨時加以幫助或指導。

按照上面這五個步驟，我們可以看出農業學校的職責，應該在甚麼地方。第一，農業教育的目的，在用科學方法，研究農業的改進，故農業學校的第一個職責，在造成研究的人才。第二，研究改良的結果，必須應用到多數農人身上，故農業學校的第二個職責，又在養成許多推廣的人才。第一種人才，是屬於學術研究的，第二種人才，是屬於組織及行政的。前者需用的人才較少，但造就較難；後者需用的人才較多，但造就較易。一個農業學校，若不能兼籌並顧，至少當顧到前者而放棄後者。不幸現今的農業學校，都適得其反。他們的畢業學生，做推廣員，辦行政事業，則綽有餘力；做研究員，辦學術事業，則感覺不够。無怪乎我們天天仰望農業學校來改良我們的農業，而農業不振，更日甚一日了。

漫游散記（十）

丁文江

雲南個舊（續）

◉個舊的土法採鑛冶金業

個舊每年產錫一千萬到二千萬元。在民國三年，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土法開採提煉。這是中國土法實業最發達的地方，所以牠的詳細辦法很有紀錄的價值。

個舊的鑛業和任何其他的鑛業根本不同：普通開鑛最怕的是有水；抽水往往是開鑛成本中重要的一筆賬。個舊則最缺的是水。錫鑛的大大部分生在五六百公尺的高山上。山是石灰岩所成，根本是漏水的。在開鑛的地方，沒有河，沒有泉，沒有井，而錫鑛是一種生在紅土裏的細砂，非先把紅土洗掉，不能提煉，所以個舊錫鑛的產量常常看洗鑛水的多少爲定。普通洗鑛全靠雨水。開鑛的人在石灰岩的山上，用紅土砌許多蓄水池。個舊的氣候夏秋是雨期，冬春是旱期。旱期中無水可用，大家盡力的挖鑛，並且把鑛砂運到蓄水池不遠的地方。五月以後，雨水來了，蓄水池有水可用，大家併力的洗鑛。把紅土洗淨以後，鑛砂才可以上爐提煉。因此洗鑛時期不過五個月，產量上受相

當的限制。

個舊廠通用的術語很多，這原是因爲技術上的需要而自然發生的。但是有幾個是根據迷信，譬如鑛裡的土叫做塊，（含鑛的土也叫做塊），石頭叫做硤。因爲土和石頭都是沒有鑛的表示，所以應該避忌。塊是表示土裡面和着鑛，硤是表示石頭裏夾着鑛，自然比土和石頭吉利得多。鑛叫做硃，大概是「鑛」的訛字。開硃的地方都可以叫做廠。廠裏的採硃的地點叫做尖子，地面叫做草皮（其實開硃的地方都是寸草不生），地面上的石頭叫做磷崗。開採的方法可分爲三大種：一爲碰尖，二爲草皮，三爲冲塊。

碰尖是順着鑛苗向石頭山裏打的硐子。這種硐子普通高不過五尺，寬不過三尺。偶然遇着意外的好鑛——所謂結瓜的地方，因爲鑛脈普通是細而長的，好像瓜藤；偶然變寬變大，成功整塊，就好像瓜藤中結的瓜一樣——硐子才會得放大，不幸遇着貧鑛，或是鑛脈斷了，要打石硐再找鑛脈，因爲節省工本起見，這種地方高不過三尺，寬不過二尺；一個人揹着鑛砂剛剛可以扒得過去，硐子是順着鑛脈打的，鑛脈是極不規則的，所以硐子都是灣灣曲曲，上上下下，忽平忽斜，忽寬忽窄。平的地方叫做平推（推就是梯子的意思，）斜的叫做斜推，陡的叫做陡推，直上直下的叫做吊井。開採的年代越久，硐子越深，路越難走。老尖之外，又有支尖。老尖的路叫做大窩路，支尖的路叫做岔窩路。開鑛的工人往往要走很遠的窩路，才到挖鑛的地方。這叫尖子頭。從碰尖口到尖子頭近的一百多步，遠的到四千步。凡硐尖的深淺，都是以步計，據我的估計，因爲窩路極難走，一步平均不過一尺半左右。所以個舊的硐尖近的百幾十尺，遠的有六千尺——約三里左右。這大約是個舊土法開鑛最遠的限制，因爲再遠了沒有法子通風，燈點不着，人也不能生存。在堅固的石頭裡面，窩路往往只有石頂石壁，否則用兩根直立的，一根橫架的木頭做支柱。這叫做架欐。頂蓬石質鬆軟的地方，有時每一步架一欐；甚至于每一寸架一欐（叫做寸欐）。欐木的圓徑不過二寸至三寸，但是往往用很堅固的栗木。個舊硐尖的鑛幾乎全是所謂土質的塊，很少有石鑛，所以挖塊只用鎒子，不必放礮。只有探鑛（叫做冲尖子）或是硤石太多的時候方纔用火藥轟炸。

硐尖開在土質裡面的叫做草皮硐。這種硐尖最深不過幾百步，壽命不過幾年；比不得石山裏的硐尖有百幾十年還沒有廢棄的。

草皮尖是露天開採。單挖成片的土塊叫做開明槽。塊

夾在地面石縫裡的叫做辦磷崗（又寫做辦煉缸）。開草皮尖比開碉尖當然容易的多：不但露天開採，工作方便，而且一塊地方的鑛量多少，成分若干，都可以預先計算，不致于有意外的虧本；不比得開碉尖的人對于鑛量鑛質絲毫沒有把握，所以個舊的草皮尖多于碉尖十幾倍。然而草皮尖的塊含鑛平均不得過千分之二，碉尖則在百分之三以上。最好的碉尖，有時能挖含鑛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塊。辦鑛的人立刻可以發財。但是有時幾年挖不出塊來，辦鑛的人往往破產。因爲碉尖的塊含礦成分很多，碉尖的產量在民國三年也佔個舊產量全部的三分之一以上。

冲塊尖是草皮尖的變相。個舊附近山谷左右的土，大抵含有錫砂。但是辦草皮尖的至少須有含鑛千分之一的塊，纔可以不致虧本，所以有許多含鑛很少的草皮，不能成尖。這種貧鑛可以利用天然的水力先來冲洗，所以叫做冲塊。冲塊的方法是揀一個有水的谷道，在牠上游開許多大池吸收雨水，並且把四面含有鑛砂的水引入其中。這叫做水路。水路下游開一條長溝，或是利用天然的冲谷。這叫做龍溝。龍溝短的幾里，長的十幾里不等，溝的盡頭用石頭砌三四道平行的石槽。這叫做壩塘。靠壩塘的上游開一條橫溝，把旁谷的清水引入龍溝。這叫做兌水。沒有下雨的時候，先挖許多塊，堆在龍溝的兩旁。等到雨水期來，水路的蓄水池水滿就把池裏面的水放到龍溝裏面，同時把龍溝兩旁的塊推入溝中。這種含塊的濃水叫做塊水。塊水將到壩塘的時候，與兌水合流，細泥與所含的鑛砂分離而上浮。水和細泥從壩塘的上面流了出去；鑛砂分量較重，都沉在壩塘的底下。壩塘有三四道，最後的一道叫做濫渣。沉在濫渣壩塘表面的鑛砂顆粒很細，成分已經不多。濫渣以下就完全是廢水。壩塘前面又挖一個淺水池，把沉在壩塘底下的鑛砂放到池裏面冲洗。冲塊人工最省，但是非有相當的地形水源不能利用，而且水少則塊不多，水大則壩塘容易冲破，所以地利以外還要能得天時。民國三年只有大溝，卡房，老個舊冲，和白沙冲幾處產淨鑛每年約三百多噸，不及個舊全廠產額千分之四。

無論用什麼方法挖出來的塊都得用水淘洗。淘洗的地點叫做溜口，都在挖鑛不遠的地方。溜口附近開幾個水塘。水塘上流開許多小溝，使得上流的雨水可以流入池中。這叫做水路，是開鑛極重要的需要。因爲如果沒有水路，就沒有水洗鑛，無論尖子如何好，都沒有用處。所以開鑛的往往因爲爭水路而發生衝突。洗鑛用槽。槽的種類很多，洗的手續也極其複雜。單簡講起來，槽有三種：第一是

。用磚頭砌成長方形的磚槽。槽底是一個四十幾度以上的斜面，長約一丈五尺，寬約一丈。第二是用石頭砌成的平槽，長約七尺，寬約三尺。槽面是平的，前後用木板隔爲兩部，後部蓄水，前部貯鑛。前部之前有一個圓的深坑，與前部相通。第三是斜面的陡槽。槽的大小不一：大的長一丈，寬六尺；小的長四五尺，寬二尺半。斜面則自三十度至六十度不等。洗鑛的方法，看鑛砂的成分和顆粒而定。大致各尖子挖出的粗塊先放在磚槽的斜面上。一個人澆水，兩個人用木扒揉研。大塊的塊（叫做大頭）檢出來，另外搥碎再洗。碎塊經揉洗以後輕的泥漿與較重的鑛砂和雜質分離。流出的泥漿叫做出渣，留在斜面的不純粹的鑛砂叫做槽腰，然後把槽腰放入平槽。一面由槽的後部放水，一面工人用板鋤攪拌。粗質留在槽底，謂之悶砂；細質泥漿流入槽前的坑中，也叫做出渣。悶砂再上平槽，用木扒淘洗，謂之勒鑛。所得鑛砂成分已在六十分以上，謂之廠砟。凡磚槽平槽所流出的出渣，含鑛還多。磚槽的出渣，再上磚槽或平槽揉攪，也成悶砂。平槽的出渣，顆粒較小，須上大陡槽（謂之瀑槽）用水淘洗（謂之匯）再上磚槽噴洗。所得之鑛謂之噴砟。廠砟噴砟都用騾馬駝到個舊，先用石碾磨細，再上平槽或小陡槽攪噴。等到成分在百分之七十左右，方可上爐。這叫做上爐砟。凡所謂揉，攪，勒，匯，噴都是術語，表示手續的不同。研究其原則，在磚槽裏揉鑛，是使粗塊裡的大部分泥漿爲鑛砂分離。凡各種塊都須經此手續。平槽是用流水分別粗細：粗者留在槽中，細者流出槽外。所謂攪和勒不過是程度問題。但只可適用于粗鑛。用陡槽匯噴完全是洗細砂（叫做冗砟），因爲砂細了在平槽裏面不能和泥漿分離；必須放在陡槽的斜面上，用少量的水慢慢的澆洗。凡用水洗鑛都叫做溜，有一溜，二溜種種的名稱。用磚槽平槽洗鑛又叫做大水溜，用陡槽洗鑛叫做小水溜。最後一溜所得的泥漿叫做尾首。尾首還含有少量的錫鑛，可以賣給專洗尾首的人細細的淘洗。這種人往往衆辦渣子，就是把以前開鑛人已洗過的廢砂從新淘洗。連尾首渣子都不肯放棄，很足以表現我們國民節儉的精神。

凡運到個舊的廠砟不必再洗就可以出賣。計算的方法，不以重量而以容積。容積的單位是升。十升爲桶，十桶爲石，三石爲槽。每升約重八斤到十二斤，看廠砟的成分而異。平均兩石廠砟重約一公噸（一千六百八十斤）。

煉錫的爐子是土磚砌的。後牆直而前牆曲，所以爐身上部是半個漏斗的形式，上大而下小。後牆高七尺多，厚

八寸，底下有二尺長的一條縫，縫上有一塊橫鉄板支持牆腰。風箱管就安在縫裏，四邊用黃土封塗，不令透氣。裝風箱管不用圓洞而用長縫，因爲如此可以把風管隨意向上下移動，以應爐火的需要。前牆比後牆厚而低。底下也有一尺二寸的長縫，也用土封好，只在最下留一小孔。這是出錫的路。孔前有一砂池，砂就流入其中。不出錫的時候，風從後吹入，火從孔出，砂池溫度很高，錫不能凝結。前後牆之間爲爐身，鑛砂和炭就裝在裏面。每炭兩層，中間夾鑛砂一層。每六小時，裝砂八桶（約八百斤）用炭五百斤。上鑛之後錫就陸續流入砂池。錫流完了，渣子方纔流出。渣子流完，然後上鑛。每三小時工人把沙池裏的渣子去掉，取錫出池，倒在沙模裏面，凝成錫片。每片重約五十斤，每五十片爲一張。張是計算錫的單位，因爲每錫五十片，課稅一百二十二元，收稅委員發稅單一張，因此得名。出爐的渣子，含錫還多。又可以拿來碾洗。等到每渣百分含錫三十餘分，再和鑛砂攙合入爐。如是輾轉煉洗，週而復始，所以從沒有棄掉的渣子。又錫砂有硬軟之分。硬砂要火力大，須用栗炭，軟砂要火力小，須用水東瓜炭。砂在硬軟之間則用松炭。或者用兩三種炭混合上爐，叫做配炭，是土法煉錫最困難的技術。大約砂粒細則易鎔，所以叫做軟砂；砂粒粗則難化，所以叫做硬砂。火力過小則鑛不能鎔；火力過大則錫又養化成灰，所以必須配炭。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南京鍾山書局

國風 半月刊

第二號

廿一年九月十六日

銅版人物風景插圖八幅

艾默生……范存忠

熱河省形勢論（中）……張其昀

張蔚西南園叢稿序……柳詒徵

一位留學中國的日本詩人……繆鳳林

中國人的短距離賽跑……倪尚達

相對性原理淺說……戴運軌

高等算學分析自序……熊慶來

詩錄……張江樹

秦嶺隅涉……徐近之

懷椿閣記……秦敦世

無錫文獻之二……

定價 每期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通訊及定報處 南京中央大學門前蓁巷巷口 城南支店太平路三二二號

錐指集

翁文灝著。彙列關於地質地理古生物學鑛床地震及其他科學通俗論文二十六篇，附圖及照片多幅。每冊定價三元。北平西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國聯調查團報告一瞥　孟眞

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　蔣廷黻

讀了孟眞先生「再談幾件教育問題」以後　楊亮功

又是一樁私運煙土的大案　莊生

西方文化的侵入與中國的反應(通信)　蔣明謙

第二十二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鼎山書社　卿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新生命書局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大公報代辦部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南京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于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浙江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　北海縣中合作社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

孟眞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後，稱讚牠的說牠可以代表世界公論，不同情於牠而不至於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者，也有甚至說他是件「含糊之傑作」(a masterpiece of ambiguity)者。我以爲稱牠爲「含糊之傑作」未必即是不公道的菲薄牠，而其所以成爲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原故。作這報告的袞袞諸公，其中至少如李頓伯爵麥駿將軍實在是善人，以公道及世界和平爲意者，不過，他們在國際聯盟的紙老虎掉破之後到東亞，一面要顧到現在的事實，一面要顧到國聯立場之面子及下台問題，而因現在的事實即日本人一手造成的事實，原與國聯立場絕對矛盾，諸公徘徊於矛與盾之間，欲求出一個公式，將矛與盾都對付過去，焉得不「含糊」呢？惟其如此，故此大著本身先有一基礎的矛盾，即敘說事實之經過與其結論並不是一個精神所支配：敘說事實，如論九一八之責任及滿洲國之兩事，與我們所見並無不同，而其結論乃與此等事實全不相涉了。

這個大著似乎專向深處尋求，作些「探本追源」之論，而求「基礎解決」之法，於是乎議論到中國二十年的政情，以爲中國之不上軌道是世界的患害，而爲此滿洲事件之一個主因。眞可惜，李頓諸公何不寫一專章以敘述日本對於中國統一與近代化之貢獻？袁世凱將有統一的樣子了，日本把他打一大下子。我們恨袁世凱，因其背叛國家，日本怕袁世凱，怕他能統一中國，這並不同的。安福賊徒上臺了，日本大大幫助一下子，於是乎種下這些糾紛，而中華民國幾幾乎斷送。國民黨打到北平了，張作霖被他殺了，他勸張學良不歸南京。國民黨將要成事了，便是這東北之一擊。此外如分化南北各種浪人之行動，奉直戰中之日本將官，石友三叛亂中之土肥原，等等一切，一部十七史眞不知從何處說起？日本人眞有大造於中華民國之統一哉！自徐世昌錫良時代算起，中國人要在東三省辦些新事業，日本人總給以打擊，無數的案子在那裏，而最近幾年之鐵路建設竟爲日本人趁早動手之動機與借口。日本人眞有大造於中國之近代化哉！這些事，至少李頓麥駿兩公當然知道的，且當然知道他的重要。若謂，說了這些話徒動感情，無補實際，則中國不統一之局勢，舍此重大的一個

方面，而但看到地方觀念及家族主義以爲議論，又安能得其實在？一個大民族之統一與近代化，一面需要自身的努力，一面也要適宜的環境。若日本人專以分割中國爲心，破壞中國統一爲志，中國之統一大是困難的。我們誠然要自己努力，不過同時也要指明別人的責任。今此報告既以探本追源爲號，而本源責任說不明白，對知道東北事件不多的中立國讀者，似是危險的。我以爲我們政府大可正面應付日本人營爲中國非統一的近代化的國家之說，而直率的宣布日本在二十年中對這一層之貢獻，看他算個什麼東西，反正華盛頓九國公約久已假定我們貴國有些特別的。

這個報告中的解決辦法，或者於中國不算無益吧，假如我們承認「辱者賤之常」的話！於日本眞是大有利益了，造一個新約，承認以前一切日本的「條約」權利，法律的承認日本在東北之「特殊利益」，法律的大大限制中國在東北主權之行使，東北用外國顧問其中又是日本人最多，日本人治外法權之推廣，東北中國鐵路實際上在南滿路支配，且日本並以改訂商約之故，在東北以外之中國地方又有了經濟特別地位，而抵貨永遠取消，以後中國如派兵到東北，便成「侵畧」，而其他方面便可爲所欲爲。如此種種，只換得滿洲國名義之取消，誰說西洋人之講面子在中國人下？傻哉荒木，送這麼大一塊寶藏到嘴裡，又註明是全世界公送的，反要噴回去，大罵一頓！老成帝國主義之精妙如此，新進帝國主義之魯莽如此，孺子之不可教如此！讀者以我這解釋爲過火嗎？則請細細推求九十兩章中各項原則及辦法之可能的各種結果如何，恐怕正不止此罷！

這篇大作中把日本中國的意見幾乎都分別輕重容納了，例如對九一八事件，既已說了「是晚日方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爲合法之自衛辦法」，而接着又說一句微妙的話，「惟當地官佐或以爲彼等之行爲係出於自衛，調查團於說明前語時（此處外交部譯文有小誤，故改之。）不將此假定予以擯除」。這眞敷衍到了好笑的程度了。其對於日本人强詞奪理的話，並無正面之回答，只代他設想些困難，而微婉勸告之。以這樣一個兼容的態度，遂有這樣子的含糊。其含糊普及于一切語氣中。世界的人對東北事件已經够不清楚的了，而讀此一部有深心的含糊著作，恐怕不能減少其原來之不清楚罷？世人愈以爲東北問題複雜，愈於中國爲不利，因爲東北問題本是領土侵佔，法律上事實上何複雜之有？複雜之談，正是日本宣傳軍之煙幕而已。

嗟乎，國聯在去年的幾次決議案是如何的，而今也到了這個田地，給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換得一個獨立名義之

取消，並完全超過日本民政黨內閣所要求五條之大上了。去年之累次決議，以盟約爲前提，今年以既成事實爲前提，並不高談盟約了。看到這篇大文，眞不能無今昔之感！

至於提議之辦法，在精神上將中日共管及國聯委治之意義皆容納了，而其名固是「自治」也。中國以條約爲宣言，日本以其顧問爲中國文官，於是何是內國，何是外事，一切糾纏不清，而中國人若進兵東北，不管以何理由，便是「侵略」，日本得自由行動焉。此外特種憲兵之頭目是一國人，財政之題目即是一國人，多頭政治，保護多種國民，白俄也要受一個金牛憲章了。如此的一大組織，似乎非眞的世界大同不能工作，非如上海一切國人整個以榨取中國人利益爲前提亦不能工作。國聯管與國，與國本身有個政治的底子，今東北之政治的底子在那裏？

至於自治之說，胡適之先生以李頓麥斐施兩三君所屬之英美德三國皆是聯邦制，故易於有此想法，這話是對的。不過，中國東北決非不列顛帝國之加拿大之比，而是德意志民國之萊茵各省之比，更變本加厲者也。若美國目目在圖謀吞併加拿大，加拿大恐怕不能以騎警爲國防，而與母國輕其關係如今之狀況能？法國數年前之希望於萊茵河者，何嘗不即是一個「自治的萊茵」，由法國軍隊駐防之？反正這個辦法是實行不了的，反正日本人要奪勇當前担負破壞這個計畫書的責任的，則中國政府不可不取對此報告書有相當好意的態度。不過，同時也要步步有着，句句愼重，以免將來成爲口實。其應特別保留者，一時想到有下列幾件：

一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有對於普遍於全國之事項之立法權，例如刑法民法之制定等。

二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限制關內人向東北移民之任何立法及行政措施。若沒有這一項，則日本人能以我們的東北發展其經濟而我們反無之。

三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對於關內中國居民往關東者有特別之待遇，如服務官署之限制，稅率之不同等。

四報告書中固明言使用外國顧問是過渡的辦法，則應明定其年限，以免「過渡」永遠不得過。且一獨立國尚有革命之權，東北新制也總該在將來有個改變的可能，宜明白規定其條件。

五中央保留在東北設置最高監察官之權，以監察東北行政是否有悖於中央職權之處，有違於中央允准東北自治宣言之處。查英國各自治領土之「總督」是母國政府即名曰英王之代表，而國務總理是地方自治

政府之首領。今地方自治之首領既由中央以一種方式任命，自不適用此法，但此首領恐是對於地方議會負責者，故中央政權在東北者必有適宜之代表人，不列顛帝國之此制度，應變通而採用之。且中國歷史上每將地方之行政監察分而爲二，漢之刺史，明之巡按，最初皆監察官也。此制在其他各省行憲政時亦宜採用，依建國大綱所定省長由民選後，中央政權必有相當之代表在地方者，即以此項高等監察官爲適宜，漢之刺史，明之巡按，初設之意大可爲法。

總而言之，中國政府既不可抹殺此報告，以分日本之謗，也不便絕無說明不附條件的欣然承認，以陷自己之地位，只好加之以嚴重之保留，副之以詳盡之宣言，而接受之。好在此路反正是不通的，無非做一種應有盡有的外交姿勢而已。

國聯報告書之弄到如此不上不下之地位者，其小因是調查團中或者有簡直莫明其妙的人，故他人不得不遷就之，於是文章愈複雜了。其大因是國聯極到一個極明顯極暴烈的破壞盟約以及巴黎公約華府九國公約之事件，而又無力支持其地位。報告書未出之前，我們問各種公約與所謂既成事實誰得上風？既出之後，我們得到答案了，公約是個影子，陰天還不見，事實是一切的！這不是國聯盟約之死刑宣告書，國聯去年決議案的取消令嗎？至於李頓諸君，其心可佩，其勞可感，徘徊於沒有辦法之中是可諒的，我們不應該責備！責備自己，另求出路罷！

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

蔣廷黻

去年十二月十日國聯行政院的議決案所給與調查團的任務有二：一個是調查中日衝突的遠因，近因，及現狀；一個是攷慮解決的方法，「務須對於兩國之根本利益，予以調和。」調查團對於所負任務預先定了一種態度，報告書摘要說：「該團聲明對於已往行動之責任，堅持較輕，而對於尋求防止將來再發生此類行動之方法，堅持較重。」調查團雖把兩種任務都作了，確自定了輕重的區別。因此報告書雖是整個的，前後相貫的，末後兩章——論解決

原則及其體方案的兩章——無疑的是報告書的主腦。調查團也因此僅首先發表前八章的摘要，於後二章則發表全文。

麥頓爵士及其同事在這二章裏爲中日兩國指出了一條邦交的新路。其精神及主旨完全與行政院的議決案相符——「務須對于兩國之根本利益，予以調和。」這是我們完全贊成的，也是我們歷年所主張的。原來現代的外交不是在佔便宜，是在調和國際的利益。我們外交的出路也不是在危害外人的利益來促進我們的利益，是在設法使中外的利益共同長進，最低限度，要使我們的利不就是外人的害。本此精神，調查團要日本退讓兩件事：(一)取消「滿洲國」，(二)撤回東省的駐軍。同時也要中國退讓三件事：(一)東省的特殊自治制度的創立，(二)日本在東省經濟權利的承認，(三)中日新商約的締結。爲善後計，調查團此外又提議中日兩國應締結和解，仲裁，互不侵犯，及互助之條約。我們現在看看這個方案是否「對於兩國之根本利益，予以調和。」

在調查團的眼光裏，日本對中國有兩條路可走。一條就是九一八以來所走的路：用武力分割中國。換句話說，在中國的領土上建設亞洲大陸帝國。九一八的事變，在日本方面，是按照預定計畫行的，非自衛的。調查團報告書第四章說得有據有理。無論日人如何强辯，我們恐怕這個判詞是天下永久的定讞。「滿洲國」原先是日人造的，現在也是日人把持的。換言之，「滿洲國」就是日人大陸帝國的實現。有了這個第六章，「滿洲國」的傀儡戲完全揭穿了，日人此後再不能掩蓋天下人的耳目了。這條路是軍國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滿洲國」的維持「與國際義務之主要原則不合，(does not appear to us compatible wit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並與遠東和平所繫之兩國好感有碍，且違反中國之利益，不顧滿洲人民之願望；衆之，此種辦法日後是否可以維護日本永久之利益，亦尚屬疑問。」日本單靠移民不能解決她的經濟問題。移民以外，必須圖進一步的工業化。若然，不能不謀市場。那末，中國關內各省市場的重要遠在東省之上。爲日本計，中日關係比日滿關係還重要。日本斷不可因專顧滿洲而喪失中國關內的市場，何況在日本軍國主義之下滿洲不能安寧，經濟無從發展呢？至於日本軍閥在東省設防的計畫，調查團亦以爲行不通。「日本軍隊受時懷反側之民衆包圍，其後有包含敵意之中國，試問日本軍隊能不受重大之困難否耶？」維持

「滿洲國」及在滿洲設國防皆是軍國主義的政策，行不通的。其理由除調查團所舉的外，我們還可加一個：就是調查團的報告，尤其是第五章及第九章。依我看來，這兩章給了「滿洲國」莫大的打擊。

調查團確爲日本指出一條新路：日本放棄在東省的帝國野心而專力於純粹的經濟事業。日本怕中國危害她的已得權利麼？調查團提議中日兩國新訂條約，承認日本在東省之經濟利益，包括鐵路及土地商租權。日本怕以後東省的發展沒有她的分麼？調查團提議中日在東省經濟合作。日本怕東省行政不良足以妨碍她的經濟事業麼？調查團提議東省應有特殊的自治制度。此外調查團還提議中日新商約以圖促進中日貿易。日本所有的實在利益都顧到了。調查團並不要日本放棄她的根本利益，不過要日本變更求利益的方法。

日本所走的路及調查團所指的路有很大的差別——時代的差別及國情的差別。一條路是軍國所走的，一條路是工商國所走的。調查團的團員均來自受過歐戰洗禮，工商經驗及殖民經驗較富的國家。他們的思想恐非後進的日本帝國所能領會。不知調查團曾否攷慮日本的國情。報告書第一章認中國近年的政情使中日衝突尖銳化了。中國近年一面圖謀收回國權，一面繼續演我們的內戰，使友邦皆感不便，尤其是鄰近的日本。我認這個批評雖非公允的，但是客觀的而且是友誼的。我惋惜調查團未對日本近年的政情照樣加以客觀的，友誼的研究。因爲遠東問題鬧到如此田地，日本的政情和中國的政情是同等的造因。日本的物質文明是近代而又近代化了，但是她的政情包含着封建及軍國元素甚多。軍閥的跋扈，在鄉軍人會及黑龍會的活動，亞洲大陸帝國的野心：這些現象不加以研究，則遠東問題絕不能了解。西人徒知近年與中國交涉的麻煩，不知我們與日本鄰居的困苦。日本不但地理上多火山，政治上就是遠東，全世界的一座大火山，時時可以爆發的。因爲調查團對日本的政情未加充分的研究，所以報告書論中國政情致有欠公允之處。報告書說國民黨使中國近年仇外的空氣濃厚了。不錯，但此中有點大區別不可忽略的。國民黨在野時代向帶親日色彩。孫中山先生看破了締造新中國須得日本的好感。他一生所處的境遇也不容他不聯絡日本。聯俄以後，北伐之初，國民黨雖口倡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實際的對敵是英國。南京案件發生的時候，新興的國民黨與日本尚是感情融洽。近年國民黨及一般民衆對日本的惡感實起自濟南案件。這是客觀的東家所不能

否認的。報告書摘要不提濟案。我不知道調查團是否認濟濟案的眞正意義及其所發生的影響。日本所派到濟南的軍隊，不是來保護日僑，是來要過路錢的。派遣軍隊到濟南就是明白的表示：除非中國給日本相當的報酬，日本不會讓中國統一。所謂相當的報酬就是東三省。假使在民國十七年及十八年的前半，國民黨當局把東省送給日本，就是田中也不得派兵到濟南。縱使我們承認濟案及九一八事變，國民黨的過激主義有以招之，民國四年的二十一條總不能歸咎於國民黨。民國元年，日本一面與民黨聯絡，一面與清廷交涉，許清廷以協助，只要清廷願意放棄東三省調查團的團員倘各翻看其外部所藏之外交公文，就知道此中的內幕。宣統末年，第一個銀行團準備大借外債與中國的時候，日俄兩國竭力阻止，明說中國的現代化不利於日俄。調查團只分析了中國近年的政情而不注意日本近年的政情，因此團員對遠東問題的性質未得着根本的認識，又因此所提出的解決的方案是日本軍閥所不願接收的。

調查團似乎不能不知道前段所說的。調查團或者想日本不乏開明的領袖。倘國聯及美國給這般人相當的精神援助，他們或能挽回狂瀾。所以調查團的方案與去冬民政黨內閣所提出之基本五條若合符節；在利於日本方面，只有過而無不及。雖然，我們對於調查團的方案是佩服的。遠東和平關係中日兩國的前途和全世界的前途太大，調查團不能因爲日本已瘋狂的走上了死路，就不盡人事之可能而不指出一條活路。在我國方面呢，我主張不問日本接收與否，我們除一點應保留，一點待攷慮外，應完全接收調查團所擬的方案。我這樣的主張，並不是因爲我不知道這方案之含有若干矛盾及其有不利於我國者。調查團向我們也指出一條新路。概而言之，這條路就是中日合作。調查團的理由有兩個：

一．「中日間此種經濟之接近，固與日本有重大之利益，與中國亦有同等之利益，蓋中國藉此經濟上及技術上與日本合作，可獲得建設國家主要工作上之助力。」

二．「中國有識之士既已承認建設與近代化爲該國之根本問題，亦即該國之眞正國家問題，則彼時不能不確認此種業已開始且有如許成功希望之建設及近代化政策之完全，實有賴於一切國家培植友好之關係，而與彼在咫尺之大國維持良好之關係，尤屬重要。在政治上及經濟上，中國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態度及在滿洲方面之經濟合作

，尤爲可貴。中國政府應將基於新喚醒之民族主義之一切要求——即使正當而且急切——置於此種國家內部建設之最高需要之下。(all the other claims of her newly awakened nationalism legitimate and urgent though they may be-should be subordinated to this one dominating need for the effectiv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我主張接收的理由就是調查團所舉的，尤其是第二個。國人不可不再三細讀調查團這段良藥苦口的忠告，其中所含的意義是極深厚的。我國當前最急最要的事業，無疑的，是國家整個的現代化。爲完成這事業，無疑的，我們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態度」。爲獲得這友善態度—萬一尚有方法能獲得—更無疑的，惟有承認日本在東省的經濟利益及中日經濟合作這一條路。無論我們對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是如何悲觀，我們不能不竭力竭誠一試。因爲失敗的責任，無論如何，不可落在我們的身上。

我所要保留的一點就是東三省特別自治制度應有確定的年期限制。論這制度產生的方式，表面上是由中國政府以宣言行之，事實上是根據中日的協定。因爲中國政府的宣言事先須得所謂顧問會議的通過，而這會議的代表實際是中日各半的；事後又須「轉送國際聯合會及九國條約之簽字各國；國聯會員國及九國條約之簽字國對于此項宣言當表示知悉；而是項宣言將被認爲對于中國政府有國際協定之約束性質；此項宣言嗣後倘須修改，其條件當依照上述之程序彼此同意宣言本身中，預爲規定。」論其內容，這制度對中央政府之權利加以極大限制，對地方政府强以聘請外國籍顧問，尤其是日本籍顧問，且取消中國在該地方駐兵權。方式同內容皆損害中國主權，而修改這制度必須得日本的同意。就國聯的立場說，這個辦法說不通。就是國聯的委任統治制(mandatory system)尚以培植受委治者的完全自主爲目的。東省這種特殊制度，既違害中國的主權，可能無年期的限制？調查團雖說過此制度之最後目的，「乃爲造成一種純粹中國人之吏治，使無雇用外人之需要，」但無年期明文的規定，則易引起糾紛。至於中央及地方政權之劃分全無終止之日，更不適當。就中國的利益說，中國應能斟酌情形變更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且各省與中央之關係應該一致；既不一致，只應爲短時的，過渡的。我以爲不如把這制度分爲三項，各別處理之。中央與地方權利劃分的協定應限十年或十五年；此後則如他省一樣同受中國憲法的約束。外國顧問應於特殊制度終

止後五年或十年按年遞減淨盡。至於不駐軍一層，不妨在宣言中不提，而擱於中日和解，仲裁，及互不侵犯的條約中，而無年期的限制。這樣國聯盟約，中國利益，及遠東和平均可顧到了。

我說待攻慮的一點就是中日經濟合作，尤其是中日新商約。我們平日也想過中日經濟合作是一個解決的方法，苦於想不出一種辦法一方面能使日本滿意，一方面又能不反門戶開放主義。九國條約給此主義的界說是：外國不得在中國任何區域有任何優越權利。我不知道我們如何可以與日本合作，同時又不違反這界說。原來海約翰提議此主義的時候，並未諮詢中國。到華府會議，中國確簽訂了九國條約，且現在的門戶開放主義與中國領土及行政的完整是分不開的。爲中國計，此主義應竭力擁護，不應由中國破壞。可惜報告書的摘要，於經濟合作，及中日新商約，言之不詳。我們只能留待攻慮。

讀了孟眞先生「再談幾件教育問題」以後

楊亮功

孟眞先生這篇文字，比較他的那一篇『教育崩潰之原因』和平多了，但是也還不免有點武斷和偏見。茲就鄙意所及，聊爲陳說。

一，孟眞先生認爲大學不是適用教育學的場所。關于此點，孟眞先生不免有點無病呻吟。現在大學教育學院或教育系，本來是訓練中小學師資而非訓練大學教授之場所。在事實上，現在中國大學教學還談不到應用甚麼「教育學」似乎還無庸孟眞先生鰓鰓過慮。至于孟眞先生謂大學教育學和教育行政爲無關弘旨，爲九牛一毛，誠然！中國人不講求衛生，也不見得就死光；泥水匠不懂工程學，也能建造房屋；產婆未在產科學校畢業，也能接生，不過是應該不應該罷了。工商業界現在雖然是大家主張用科學管理，但是在孟眞先生看來，大學爲研究學術場所，又何必談行政效率呢？孟眞先生又謂赫胥黎不善言詞，以其學問能引出許多生物學家，但是假若以赫胥黎的學問，又能善于言詞，長于教學，其受教者之所獲益，恐怕是更大罷。

二，孟眞先生認爲教育家必于文理各科中有一專門。誠然，教師教學，必須于其所教科目，有深切之瞭解，這

是盡人皆知。不過孟眞先生喜談歐洲教育制度，必知德國中學教師，于大學畢業經過考試後，必須有兩年長時間之嚴格的教育訓練，始得爲正式教師；比較孟眞先生所主張文理科學生以四分之一時間兼習教育科，恐怕要嚴重得多罷。又歐洲有好些新大學設立教育學院，孟眞先生認爲新創之大學，在學術上無多大威權，不足爲法。但是要知這舊立大學，多拘于成法，還是新立大學往往能順從新的教育趨勢，實不能因其初創而一筆抹殺。美國大學都設有教育學院招收中學畢業生。中國大學之設立教育學院，何嘗是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爲模型耶？

三，孟眞先生認爲中小學課程門類要少而內容充實。眞正說起來，歐美各國中小學普通科目，實在無多大差別，並非如孟眞先生所謂「這十幾年來，中國教育制度日趨于美國化，而中學之課程日淺，科目日多」。所不同者，歐洲係分校制，美國係分科制。歐洲中學內僅設有普通科目，其職業科目歸入于單獨設立之各種職業學校。美國中學分普通科，師範科，及其他各種職業科，其各種職業科目皆容納于一校內之各科中。若將美國中學之各種職業科目除去，其餘普通科目，恐未必較歐洲中學所設立之科目相差甚多。蓋歐洲中學之目的，專爲升學之預備，美國中學之目的不僅在預備升學，並且給予不升學者以職業之訓練。學校性質不同，課程組織自異。至于中學課程內容是否充實，程度深淺如何，也要看學校年限之長短而定。德國Gymnasium九年畢業，其課程程度自然要優于美國六年中學也。孟眞先生主張中小學課程門類要少，要知學校科目之多寡，也要隨社會進化和需要爲轉移。中世紀大學僅有神醫法三科，何以近代大學增加了許多院系科目呢？

四，孟眞先生根據其以上所談之三種意見，復有下列四項之主張：

1. 大學不設教育學院，因爲這個不能本身獨立成一種學問；也不應設教育系，因爲教育學自身不成一種嚴整的獨立的訓練。

2. 大學中應設教育學講座及教育研究所，以爲中學教師及有志攻治教育者之訓練場所。

3. 大學文理科學生願兼習教育者，其學分本科對教育科爲三與一或四與一之比。

4. 中學課程科目上儘量減少，內容上儘量提高。

三四兩項前已論及，茲不復贅。二項似與一項相矛盾：教育學既是根本不能獨立成一種學問，復不能成一種嚴整的獨立的訓練，何必又于大學中設教育學講座呢？教育

研究所之設立，更是不應該了。至于教育學是否爲一種獨立的學問，差不多已成舊案，似乎不須再行上訴了。但孟眞先生認爲教育學不是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否因爲教育學要借重別的科學的內容和方法如心理學社會學，以解決教育上之問題，遂有此種主張呢？果爾，則醫學亦借重別的科學如生物化學；工程學亦借重數學，物理，化學，皆將不能成爲一種獨立之學問了。若以此爲大學院系設立之標準，恐怕北京大學之十四學系，有一大半要停閉了。教育學雖應用別的科學的方法或別的科學研究之結果爲工具，以解決教育問題，但教育學本身自有其目的，對象，系統，及問題，猶之醫學應用生理學心理學及化學以治病及配藥，不能因此遂謂醫學爲不是一種獨立學門也。

總之教育學本身應有存在之價值，教育學之理論和方法，日趨精密，範圍日趨擴大，從事于教育事業者——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應受專門訓練，差不多已成定論和一種不可遏止之趨勢。縱使眼前走到旁道，將來總是歸到正路上去的。但是孟眞先生總算是我們研究教育者的諍友，毫不客氣的給我們許多的批評，足以使我們研究教育者反躬自省，努力改進，這是我們應該感謝的。

又是一樁私運煙土的大案

莊生

記得十八年，上海發生過一個搶煙土的案件，警備司令部與公安局的兵警，不知何故，居然開鎗了，南京派了禁煙委員會委員長張之江去查辦過，弄的昏天黑地似的；連查辦大員，還辭過一次職；可是，不知道怎樣一下，這喧天的大案，就此了結了。今年夏天，國民政府的職員，也曾犯過一次販土案；被一個推諉，兩個敷衍，也就過去了。現在永年輪船，從重慶開到漢口，又被查獲煙土九百餘斤，還有嗎啡五百餘斤。據兩湖特稅處呈報漢口總部的呈文，以及各日報的記事看去，船上三個官艙，依王委員伯羣的秘書劉燮衡說，是王氏包的，這樣大宗違禁物品，就是從那三個艙裏抄出的；而且交部秘書長雙清之妻，也被捉將官裏去。此案的結果如何，現在固然猜不到；可是細細觀察那特稅處的呈文，似乎這次是要認眞辦下去的。因爲：一則，漢口是中外觀瞻所繫的地方，又是蔣總司

令行轅的所在。二則，黃振興陳希曾張難先諸位搜查的當事者，聽說都是很認眞做事的角色。三則，此案牽涉中央委員，前交通部長王伯羣，及其秘書劉燮衡，與秘書長雙清之妻。四則，鴉片煙誠然是川土；但是那樣大宗嗎啡，是特別引人注意的。因爲上述的種種原因，所以我說這次煙土案，似乎應該不會再馬馬虎虎了結的！

實際一點的說來，鴉片煙的事宜，在我們這國家裡，可眞算不了一回事體。人民自動種的也有，政府教種的也有，一經盡納稅的義務，便如別種物產運銷的也有，人民拚命抗種的也有，政府壓迫着非種不可的也有，因種煙而賠財喪命的也有，因不種煙而交納禁煙罰欵的也有；私售的也有，公賣的也有。南京有禁煙委員會，是行政院的部會之一，好像是在那裡禁煙；可是，上海的煙稅收入，數年以來，聽說每月總在二百萬元上下；還有人在那裡要把每兩煙土，加抽二角的甚麼稅。湖北特稅處，今年以前，每月也要收稅一百五十萬元上下。陝豫兩省，在鄭州合設一個局所，專司查運事宜；有時平常行路的人，一不小心，就會有人給你的行李裏，加入些煙土，叫你吃官司，認罰欵的。模範的山西，也曾提倡了這種國貨。至於金丹白丸嗎啡等，那更有說不盡的故實了；除了舶來品租界產不計外，北平山西，據報上的記載，都曾經發覺過製造的機關。現在四川好像也能製造了。

乍看這些事實，似乎與這次永年輪土案沒有甚麼大關繫。可是，你如果能思量一回，便知道這眞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私運煙土案；實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問題。

一，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禁煙命令也不知道頒布過多少次。國民黨的主義，政策，和宣言，也是絕對禁煙的。從十七年起，到了今天止，南京禁煙委員會依舊存在，每年以百姓膏血所供給的直接禁煙經費在五十萬元之譜。政府壓根兒沒有開過煙禁，沒有過明令弛禁種煙，何以幾乎全國各省都在種煙？私運的私運，公賣的公賣；中央當道豈眞看不看，聽不見？

二，各省特稅處，是不是變象的煙稅局？假使對的話，那中央的禁煙命令是甚麼？假使是官樣文章，爲甚麼要這種官樣文章？江蘇種煙的地方當然比別省少得多，但是省政又在那裏公賣的甚麼？

三，這次永年輪的土案，是因爲沒有納稅，才算是私運呢？還是，如果經過所謂正式完稅手續，便不是私運呢？

四，這次運土案，牽涉中央委員與政府公務員。漢口

總部的查辦，是不是能依法辦理？上次的國府職員運土案，責任都推諉到那可憐的勤務身上。這一次刑法的效力是否能加于重要官吏？這又是司法問題。一部三百多條的刑法，又碰到了一個試金石了！

五，嗎啡是舶來品，是有限制的違禁毒品。現在北平河北山西加上四川，都能製造了。這是政府允許的，還是私造的？是作藥物用的，還是作製金丹白丸原料以及打針用的？難道中央與地方都不曉得嗎？

六，近年來對外貿易入超特別的大，大家都知道是因進口糧食忽然增加的原故。鴉片烟種的多，糧食自然產的少，這是極平常稀鬆的道理，中央地方當道，就會不曉得嗎？鴉片戰爭的恥辱，相隔太遠了，我們當然會漸漸忘懷的。但是宣統末年，交文（山西交城文水縣）與武（陝西興平武功縣）爲種煙而流血的事，現代的壯年人，當然還能記得，爲甚麼中央與地方當道，居然因爲要錢，連這些恥辱慘劇都會忘却了？

上面所列舉的種種問題，除非政府明白說出其所以然，不但我們老百姓不能了解，恐怕連政府中多少當道，也會莫名其妙的。因爲這個年頭裏，矛盾的新鮮的出人意料的事實及現象太多了，實在由不得人不往壞處去着想。在這案件未曾了結以前，我們可以根據上述的種種，提出兩個根本的問題，請社會和政府深切注意。

一，中國是不是需要禁煙？主張不需要的，自然也有片面道理，因爲沒錢不能養兵，不能行政，不能打土匪，在目前財政狀況之下，鴉片煙的稅收是不能犧牲的。但是那麼政府一切根據禁煙政策所發的宣言明令，以及禁煙委員會，統統都得馬上取消。因爲騙了人，騙不了自己。騙了今天，騙不了明天。騙來騙去，於人無益，於自己有大大的損害。政府當局爲了國家大事，喪失了個人的信用名譽是不值得的。假使一經明白規定，弛開煙禁，一則百姓得的利益，不會再被文武官吏，假借名義，十次八次的壓榨了。二則政府應收的稅款，也不會叫人中飽了。三則運的銷的中間人，也不會明偷暗抹的取巧投機，而且發財升官了。拿這政策來作統一中國的試驗品；看一看中國，是不是有統一的可能，也許是有利益的嘗試。不過這種鴉片煙的國家是否有統一的價值，也實在是疑問。——不然的話，倘使認鴉片煙是毒物，是亡中國的利器，是滅絕中華民族的急先鋒，是土匪充斥的根源，是擁兵自衛的軍閥的滋養品，是糧食不足，與大量入超的大原因，是政治不能澄清，不能上軌道的大根苗；甚至內而共產黨的猖獗，外而

強隣的侵略，都與鴉片有相當連帶的關繫，萬萬不能弛禁的：那麼，上自中央，下至各省市的政府，就應該把那種忽而種煙，忽而罰款，忽而收稅，忽而公賣，忽而私售，的穢聽腥聞，一切的矛盾現象，着着實實的，澈底清理一下。從此把掩耳盜鈴，說好話，做壞事的政策永遠放棄。假使有幾個省市，不遵從政府的命令，政府應該積極的裁制，絲毫不能姑息。邊遠的省分中央政府一時無法裁制的，應該封鎖牠們，使牠們的鴉片運不出，賣不掉，然後牠們自然會自動的禁種。

二，中國是不是要想走到法治的路上去，還是永遠住在人治的墓坑裏吶喊着求救呢？事實告訴我們，現在一切社會人事，都有公佈的相當法律在實施着，這實在是國家要想走上法治正軌的一個明証。可是既然有了法律，這受法與守法的人上，是不是還有問題？依法律的條文看，明明白白是沒有甚麼區別的；那就是凡是中國的人民與官吏，都應當遵守的了。如果司法者，在其中有了舞文弄法的區別，這是一個簡單的司法人員辭職問題，還是整個法律的適用問題？永年輪上運土案，是政府的試金石，我們應該督促政府澈底追究。不論犯法者的身分如何，都要受同樣法律上的裁判。要不然中華民國法律是單爲老百姓頒布的。條文上應明白規定『議親議貴』的辦法，免得使中央委員及其他有勢力的親貴不安，使執行法律的官吏作難！

西方文化的侵入與中國的反應（通信）

蔣明謙

適之先生：

近來讀了 先生的『慘痛的回憶與反省』引起我絕大的感動，我所要說的話，先生已經說了大半，例如『反響是有的，然而每次反響都不能達到挽救危亡的目標，都不曾建設一個有力的統一國家的目標，況且每一次的前進，總不免同時引起了不少的反動勢力。』『四十年的奇恥大辱，刺激不可謂不深，四十年的救亡運動，時間不可謂不長，然而今日大難當前，三百六十五個晝夜過去了我們還是一個束手無策，這是我們在這個絕大紀念日所應該深刻反省的一篇痛史，一筆苦賬。』『我們的大病原，依我看

來，是我們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禍延今日，』『病根太深，是我們的根本困難』『所謂民族的自救運動，其實只是要救治這些根本痛苦，這些病根不除掉，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什麼民族復興都是廢話。』『然而還有許多人不但不信我們的民族國家是有病的，也還有許多人不肯相信我們生的是七年之病，也還有一些人不肯費心思去診斷我們病究竟在那裡。』這是何等深澈痛切的話！已經太晚了的診斷自己（反省），我們同胞還不肯去做，這眞是使人痛心極了！

這些千眞萬確的話，現在能够認識的人已經很少，能够相信的尤其寥寥，即使相信了，也還不肯實說，不肯認錯。根本的反省與努力，認爲是最迂緩的路不肯走；基本的建設認爲是平庸不屑爲。幾年前看見現代評論上擘黃先生『可惜太聰明了』一文，幾年以來每一回想，心中仍是怦怦的不住的跳動。老實說，我們幾千年來老祖宗造的孽自然太深（因爲他們都是以生人走死路，一切行爲總是反自然反社會反進化反生存的），而我們近代對於西方文明侵入以來的反應，尤其太不像樣子。只可惜現在的人們，還不想把這些史實的前因後果回想一下反省一下啊！

中國問題的發生，其近因是西方文明的侵入而中國人反應之。我們古代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已凝固了，化石似的呆呆的存着，對於外來刺激的反應，太遲鈍了，太迂緩了，太不澈底了，所以反應了一百年，仍然沒有得到反應的效果。

從歷史上看來，中國人的反應，在時間上總是落後。外人侵入大概可分爲四期，中國人的反應，也可以分爲四期：第一期，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從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外患的要點是通商戰爭，開放門戶，中國人無反應。第二期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五年自英法聯軍至中日之戰。是期又可分二期，上期的外患如前，下期則爲割地（喪失土地皆在此期）。反應則上期爲軍事工業；下期爲培植軍事人材，交通礦業開始。第三期自一八九五至一九一八，外患爲喪失鐵路礦山等權及劃分勢力範圍。中國至是始放棄整軍從武，而整興實業，改革政治制度。第四期爲一九一八以後，外人經濟侵略愈加緊急，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端。自對片戰爭以至英法聯軍，外人已經打破了我們南方的門戶，擾到首都，喪權辱國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境地，而中國還是沒有甚麼感覺；僅僅當時江浙閩廣的海濱邊吏，受了洋人的禍，才認識了洋人的『船堅礮利』，然而也只是一種感覺而已，實際上的反應也還是無從說起，雖然

龔自珍魏源等倡『籌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著了幾部半揣想半傳說式的地理書，在中國也沒有大影響。一定要等到英法聯軍破了北京北方的門戶洞開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以東的地方讓喪失了，政府中一部分官僚當時曾辦過外交，受過外人侮辱的，才有了注意外交的覺悟，才設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疆吏當中的一部分如曾左李等受過常勝軍之賜的人，才有感覺不如人的覺悟，才有江南造船廠，福建造船廠的設立。一定要等到藩屬喪失盡了，門戶完全洞開了，才有訓練新式軍隊的覺悟。一定要等到瓜分之禍迫在眉睫了，才改革政治制度。要中國經濟破產了，才提倡工商業。一定要等到商戰失敗了，才有提倡學戰的覺悟。即至到了現在，還有許多人還在鄙夷西方文明爲『物質文明』，而尊崇東方文明爲『精神文明』，與三四十年前所謂『東方倘道西方倘藝』的思想完全同一鼻孔出氣。我敢大胆的說，現在多數人對於西方文明的本身，和中國人反應的出路，還是沒有深刻的認識和覺悟，也許要到了國已亡種已滅的時候，才會覺得所謂『精神文明』是不足恃，才會覺得祖宗的遺產實在太少，我們不但是物質上的窮人病人，且是精神上的窮人病人罷！這種現象，本來是有一定的因果關係的，好像大家紈袴子弟非至一敗塗地以後，不肯改變其驕奢淫逸的習慣似的。不過我們究竟是個人，是這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因子，也可以影響歷史演進的方面，我們若能及時努力，做到把時代使命完全認識，完全完成，那麼這一百年來的反應縱然失敗，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必定已有了相當的基礎了。然而我們今日還要憑赤手空拳，去作喚醒迷夢的初步工作，這樣的結果，也就够我們忍受了！

不但時間上是反應得太遲了，就是事實上也反應得太慢了，且太不澈底了，從沒有一種整個的認識。任何一種運動和事實，都有其前因後果，都有其體系，豈是强拉雜湊補綴粉飾所能收效的，而中國近代的反應，幾及百年，尚少人覺悟這一層。在第二時期上期以爲只要有了洋槍洋礮輪船，一切就有辦法，下期以爲有了新式軍隊就有辦法，第三期以爲只要整興實業改革政治制度，就有辦法。然而一切運動都失敗了，兵工廠造船廠的建設，只成了內亂的源泉，新式軍隊的訓練，只成爲軍閥割據的張本，中法之戰，中日之戰，八國聯軍，無不大敗，欲雪國恥，反以速禍。交通的建設，實業的提倡，不能生利，反以引入外資，使經濟侵略更加澈底。民主政體適所以養軍閥，議會政治適所以養豬仔。眞如　先生所說『無論甚麼良法美意

，一到中國都成了「踰淮之橘」都變成四不像了。』一切改革運動的根本思想和途徑，就根本錯了，那裡還能有好的成績呢？

即使各種運動的根本計劃很好，方向確是不錯，因爲人才的關係，也必歸於失敗。我們試一看八十年來反應的主體，就可明白。第一期中是幾位學者如龔自珍魏源等，他們都是熱心時事的學者，不過因爲他們是舊式的學者，少與外人接觸，有的或者竟未與外人接觸過，所以他們只能纂述海外地理的傳說，借以喚起國人對於海防之注意。第二期的主動者，在政府中是奕訢等，在大吏中是曾左李等，他們或是頑固的親貴，或是理學家，他們因訂約等對外交涉，或練兵的關係，曾與外人有短時間的接觸，故所見者爲『中國文武制度高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第三期中反應的主體，又可分爲三派，舊的李鴻章張之洞等，已知提倡工商學，半新半舊的康梁一派，雖是由讀古書出身，但曾游歷海外，亦曾研究一點外國學術，思想，就大不相同，他們便主張變法維新，要改革政治制度了。新派的革命派，他們多生長在海疆海外，受外國的教育較多，便主張革命。及第四期文化運動，主動的大都是留學生，受完全新式教育或外國教育者，所以主張新文化。

因爲各人的環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故其運動亦不同。但是因爲時代變得太劇烈了，運動者來不及時時進步以適應環境，雖然後來不及適應，然而他們終於是運動者，所以就發生了兩種結果：

第一，倡其所不知，行其所不能的改革運動。這種運動是極端的危險而有害，但時勢所趨，無可如何。因爲運動者所受教育，所處的時代，所處的地位的關係，他們所能知道的，所有的能力，終是有限得很，總是看不穿，把不定，一知半解，開口就倡，熱心可佩，結果可悲。第一期龔魏等的影響很小，可以不論。第二期上期的曾左李等，是做八股出身，以古文爲業的人，初不知機器爲何物，輪船爲何狀，要出來提倡製造機器輪船，作這些事業的主動者，試問怎能勝任？下期張之洞與李鴻章要提倡工商業，也是一樣。所以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很多笑話，他在廣東就要設廠於廣東，他到湖北就要搬到湖北（這自有其隱衷）初不知煤在何處，鐵在何處，性質如何，產量如何，就去訂購鐵爐，後來簡直不能用。他當時說『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何處無有佳鐵』這種不學無術的人，來做當時改革運動的主將，這不能不爲中國前途痛哭。其他類此的例極多。第三期中的政治改革者，初不知憲政爲何物，西

政爲何事，即使不遭舊黨的反對，也未必不敗。這是改革運動無不失敗的自身方面的第一原因——改革運動者成了空言的『提倡者』。

第二，運動失敗了，當時改革運動的主將往往變成反動的主將。梁啓超先生在五十年來中國文化概論裡說『第一時期如郭嵩燾張佩綸張之洞等輩，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時期，嵩燾佩綸輩已死去，之洞却還在，之洞在第二時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風氣的一個人，到了後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第二時期，康有爲梁啓超章炳麟嚴復等輩，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陣頭最前的一排，到了第三時期，許多新青年跑上前綫，這些人一輪一輪的被擠落後；甚至全然退伍了』。這種現象誠然是進化很速的表現，然而也充分表示前一時期主動人物到後一時期來反動，也就活活的顯出這些反應都是沒有重心，不相聯貫的運動，違反了『重大建設是繼續工作逐步累積前進而成的』原則，因此改革運動不能成功。這是改革運動無不失敗的自身方面的第二原因——改革運動沒有重心不相連續。

在種種運動以外，還有許多反對的人，層出不窮，在初期的時候，反對『以夷變夏』，改革運動者常有受大逆不道的罪名的危險。在左宗棠創辦福建船廠時，曾極力駁斥指製造輪船爲失體的人，他的奏疏中說『創始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李鴻章辦理機器各局，以爲時人，『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爲奇技淫巧，以爲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並引蘇東坡的話，『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爲，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不及，』可見其憤慨。福建造船廠曾經福建大吏再三反對，請求停辦。當時大學士倭仁等反對學算學尤力。光緒初年郭嵩燾著書說了一句『現在的蠻夷與以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當時的人羣起攻擊，閣到奉旨把書的版銷毀了才了事。到了中日之戰失敗，政府一籌莫展，百事皆非，朝臣有主張鼓勵製造以求富强的，也有以戰敗歸於官辦船機等局的辦理不善而主張招商辦理的，甚至有說西法不能制勝，歸罪於學堂製造局之無用而主張一律裁撤的。可見反對的紛起，無有已時，幾至無事不有反對者，無時不有反對者，即至文化運動，仍有反動者。百年以來，國人無論何事，皆無通力合作之一日，草草偷安紛紛攘攘的就度過了。

這樣反應的結果，除了古代留下的病根，又加了新的

病根，病是一天一天的沈重，以前反應雖是遲緩，現在更成了麻木。以前反應雖不澈底，然而努力的精神還可佩，現在這種精神也銷沈了。最初還想自强雪恥，後來恥不敢雪了，成了依附外人的心理，更把奴隸根性加重了。兵戰失敗了簡直就不談國防，商戰失敗了簡直就不談交通實業，三十年來已不想練兵向外，二十年來已不建築鐵路了。……總之，以前還要反應，後來簡直麻木了，以九一八這種絕大的創痛，還不足以鼓起人心！以近二十幾年來的情形與前比較，更爲可痛，我們現在望治之切，努力之勤，改進之猛，已經不如幾十年前的古人了。這眞不能不使人有江河日下之感了。

反應的薄弱，也就成功了反應的不澈底。舊的勢力還沒有掃除，就在趾高氣揚的慶賀成功，隨時把舊的汚穢引到新的運動中去。我不知道改革運動者，究竟有多少大的本領和魄力，有多少的努力和工作，够來這樣的消滅腐陋。拖泥帶水藏垢納汚的作了一種支離破碎的補綴粉飾工作，在舊的汚跡上，刷上了一層美麗的外衣，在破爛的腐物上補上一塊新的東西。試問今日中國人的社會經濟政治學術思想各方面，久經認爲必須改革消滅的，現在有幾種是的確已經改革掃除？久經認爲必須建設創造的，有幾種已經的確去努力建設創造過？我們眞敢說是三十年前人人認爲三大害的鴉片小脚八股（鴉片且不說，現在已公賣了）小脚眞已除去了嗎？八股眞已消滅了嗎？脚是不纏了，即代以高跟鞋，這能說是在衛生方面比小脚好些？八股是不做了，然而黨八股洋八股又起而代之，且日益興旺了。害人的東西不止一端，害人的鬼不止一法，你用這個方法把他打跑了，他還是改頭換面的又來（這也是由於深中儀文主義的毒），沒有打絕了的決心，永遠也打不了。至如『三個亡國性的主義』，和『五鬼』，更不消說了。

因爲這樣所以中國成了一個『多重社會』，無論甚麼東西，都是多重的，把整個的歷史完全同時來放在中國。魯迅先生曾做了一篇『二重思想』，很痛切的指出這種大病，他說『中國社會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食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這許多事物擠在一處，正如我輩約了幾人氏以前的古人，拼開飯店一般。便是竭力的調和，也只能煮個半熟；伙計們既不會同心，生意自然也不能興旺，店舖總要倒閉。……四方八面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

物，每重可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互相抱怨着過活，誰也沒有好處。要想進步，更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爲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

現在應當是我們最後覺悟最後努力的時間了。若還不下最大的決心，作澈底的改革運動，從根本作起，以『出生入死』的精神，作『鍥而不舍』的工作，前途的希望是絕少了。一百年的反應僅僅如此，再不努力，則須要作的工作，愈積愈多，擔負愈重，愈難勝任了。個人一生的生活，是有苟且偷安的可能，是有僥倖的可能，雖然這不是人生，但他可以從別人去竊取給養以自活。然而社會的生存，是絕對沒有可以僥倖的，也絕對沒有偶然的幸運。作多少工，就得多少益，要得多少益，便要作多少工，『要怎樣結果，便要怎樣栽。』除了努力以外別無捷徑方法。去年我曾經給朋友的信，很痛心的說『人人都只是舍難就易，不肯從根本上去作苦工，只是滿口浮辭濫套，是沒有益處的。人人只說提倡科學，而不肯專心去研究科學，口頭的提倡又有何用；人人只說救國，而不從根本上去創造可以救國的實力，空談又何所補。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極是。自己不作難的事，而責人以難的事，終於互相抱怨，誤人自誤而已。我相信，只是空言提倡科學，而不自己親身去研究科學，使科學成爲自己的東西，自己能够建樹科學於自己的園地，則科學永遠是科學，永遠不會爲我有，十年之後，百年之後，還是要喊提倡科學，然而還是沒有科學，如此下去永遠也不會有科學。救國也是一樣，不創造可以救國的實力，天天只是喊救國，喉嚨都喊破了，也不能救國也不能免於滅亡。……我相信如果沒有「出生入死」的精神，沒有永遠不屈的奮鬥，沒有終生「鍥而不舍」的工作，一切計畫都是空想，一切希望都是無望。努力雖不一定能成功，而成功必出於努力，沒有僥倖可以成功的。僥倖的事只是偷別人努力的結果。這是狹義的說法。廣義的說努力就是成功，工作的價值是不會消滅的。』因爲個人的工作，只是在作爲推進社會的一種原動力，只是在作一個後人努力前進的憑借，並不是要作永久遵行的規模，也不是要作爲至高的軌範只不過爲完成其時代使命而已。牛頓的光的微塵說被海根恩的光之波動說打倒了，於牛頓或許是失敗，然於物理學則是成功。古代的學說，古人的事業，不知推翻了多少，埋沒了多少，這於發明者創作者或許是不幸，但在學識史進化史上則是幸事。其實，把眼光放開來看，他們發明者創始者也是幸

事，因爲他們的工作，已經促成了進一步的工作，引出了更好結果，他們已經盡了他們的時代使命，即是他們已經成功。所以我常常對朋友說『個人之生，不是爲要作某種典型的偉人而生，乃是爲要完成其一個因子的時代使命而生，所以我們絕不要想作某種偉人，只想我們怎樣完全知道我們的時代使命，而完全完成我們的時代使命，把社會推進。』因爲我以爲人類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只是在他能而且要永遠的努力企圖上進，即是永續的努力造成進化。永續的努力企圖進化，即是人生的價值與意義。——這與　先生的『社會的不朽論』意思相同，我叫他做橋梁作用的人生價值論。

由近百年來我們對於西方文明侵入以後的反應看來，我以爲都未能一步步的各自完成其時代使命，因爲前人都未完成他們的時代使命，所以我們至於今日的悲境。我們現在應當要完全認識我們的時代使命，要完全完成牠了。第一步應當深切的反省過去的歷史，正確的認識現在的使命；第二步應當嚴密的計畫，努力的工作，『使命的認識，當求之於歷史；計畫的成立，當本之於學術；工作的進行，當獻之以此生。』（我與友人書中語）所以我們已經由精確的研究以得到的清切的認識，其必須改革者，誓必改革其必須力行者，誓必力行。絕不爲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止，亦絕不爲任何困難所克服，務必期其澈底。自己總要在千百年來人們如出一轍的故轍外闢出新路，與其由故轍以苟且偷安，何如由新路以盡歷堅苦；與其失敗於故轍，何若失敗於新途；若此，即失敗，亦可多增一番經驗。至於決定所要力行的，若無更強大而更有科學上的証據的理論起而代之，則永不改變。一切要掃除的，雖不必定由我而完全掃除，但至少我總不再爲他傳播；一切要創作的工作，雖不必定由我而成功，但至少總要期其自我作始。我們如要作一個現代的人，這點子覺悟，決心，和努力，是至低限度的必要條件，也是我們前進的起點。

蔣明謙上　十月一日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出三大張，內容除每日一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術」「藝術」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繪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　國內通信各埠每月一元三角　日本及租借地每月一元五角　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　郵費在內　美加南洋歐洲每月四元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自殺　丁文江
中國煤鑛業的厄運—經濟戰的一個例　翁文灝
農業教育與改良農業（二）　叔永
銀的地位　葉良才
漫游散記（十一）　丁文江
個舊錫務公司

第二十三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獨立評論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鳳文齋（代定）　鼎山書社　卿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新生命書局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大公報代辦部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浙江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　北海縣中合作社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自殺

丁文江

自殺是人類極普遍的現象；在任何國家裡面總有少數的人因一時情感的衝動，或是經長期的悲觀和失望，不願意再活在世上。但是社會對于自殺的觀念則因爲人生觀或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各國不完全一律。基督敎認自殺爲罪惡，所以歐西的人都把自殺者看做社會的劣分子。英國人態度最嚴重。法律上認爲自殺者是一種刑事犯；自殺不遂的人要受法庭的審判，處有期徒刑；自殺身死的人檢驗的時候陪審員照例的要加以因一時發瘋而自殺的判語。社會上都認爲自殺是不名譽的事。自殺者的親屬往往引爲恥辱，戒爲忌諱。在歐洲大陸各國自殺雖然不在刑事範圍之內，社會大抵以爲自殺是卑怯者的行爲。連共產的蘇俄也是如此。我們只要看共產黨重要黨員霞飛自殺了以後，他的朋友對于他的批評就知道了。

在我們中國則恰恰相反。社會上認爲自殺是弱者的一種反抗，往往表示同情。羞憤自盡的是烈女，合室自焚的是忠臣，厭世蹈海的是烈士。甚至于因爲戀愛而情死的也傳爲佳話。舊刑律上有「威逼自盡」的一條；威逼的人要受嚴厲的懲罰。所以受了人家的委屈而不能報復的人往往跑到仇家門前上吊，使他打一場人命官司。這種觀念不但與歐洲通行的思想衝突，而且絕對的有害于近代化的社會。稍有知識的人大概都能同意的。

不幸這種觀念無形的影響到我們對于國家的態度。許多人不知不覺的把國家當做一個人看待。等到遇見危難的時候，往往以爲國家寧可自殺，不可以對于敵人有任何屈服或是讓步的表示。慷慨激昂的士大夫開口就說『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兩宋之于金元，前明之于滿清，滿清之于列强，都是如此。其結果是國家自殺的目的果然達到了，而造成國家的人民勢不能個個自殺，演成功我們歷史上的許多醜態和悲劇。

現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了。我們看國人的輿論，覺得國家自殺主義又要風行全國了。我先要聲明，我個人對于報告書的意見完全給孟眞相同（見獨立評論二十二號），他對于報告書所提議的辦法，表示許多不滿意的點，但是最後他說：

『反正這個辦法是實行不了的，反正日本人要奮勇當前担負破壞這個計畫書的責任的，則中國政府不可不取對于此報告有相當好意的態度。不過同時也要步步有着，句句愼重，以免將來成爲口實』。

他又說應該特別保留下列幾件：

一，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有對于普遍于全國之事項之立法權。

二，不得有限制關內人向東北移民之任何立法及行政措施。

三，不得對于關內中國居民往關東者有特別之待遇。

四，應明言使用外國顧問的年限。

五，中央應保留在東北設置最高監察官之權。

我認爲這是一個實際建設的提議，是我們今日唯一的途徑。老實講起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不能滿我們的意，稍有常識的人早應該知道了。報告書之不能發生直接效力，至少到日本承認「滿洲國」以後，誰都也明白了。所以今日我們所應該決定的不是我們滿意不滿意或是直接有無效果的問題。我們最大的希望，不過是要運用外交，使日本在世界上完全孤立，使得全世界的人從今以後覺得破壞和平的責任完全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把日本許多對于中國不利的宣傳，許多很能動人聽聞的辯護一齊推翻。做到這一步，已經是我們外交上的成功。一個國家不能自衛，而要靠外交來收復失地原來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看看這幾天國內大多數所發表的言論，完全不從對付國際輿論着想，只知道激動國民的情感，甚至于痛詆國聯和國聯調查團不公道。連上海的十五個中委和西南執行部政委會所發的通電態度都是如此。我們不知道這種態度的用意究竟何在。我們希望國人要反省，照這種通電來決定我們對付國聯的方針，完全是自殺。我們先要明白國聯積極幫我們恢復失地的能力固然是有限，列强公然承認日本統治東北，却可以給我們很大的打擊。我們要希望將來收復失地，目前至少要保存世界對于我們的同情，消極的否認「滿洲國」政府。要做到這一步，無論我們對于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如何不滿意，不能不採用好意接收的態度，萬萬不可喪失列强的同情。這幾天日本的報紙極其注意中國的輿論，並且利用這種材料做對于我們不利的宣傳。一面要表示中國人也不承受報告書，足見得破壞國聯信用的責任不專在日本。我們再要唱我們的高調，喊我們的口號，豈不是睜着眼睛上日本人的當麼？

平心而論，我們不能抵抗侵畧我們的敵人，而向友邦求援，本來不是什麼名譽的事。不錯，照國聯的盟約我們是可以要求人家援助的，但是援助的程度本來是要大家決定的。何況這幾年來我們的革命外交把可以援助我們的國家差不多都得罪盡了。譬如兩個私人打架，弱者吃了虧，向旁觀者申訴求援。因爲旁觀的人主張調停，不肯加入打架，弱者就向旁觀者漫罵。這是何等愚蠢！

還有許多人以爲我們倚賴國聯是根本錯誤的。凡一個國家不能保衛自己的領土，而要倚賴旁人，當然不是辦法。但是在我們沒有能够恢復自衛的能力以前，當然應該要利用國際上的情勢，來增加我們的能力，和緩我們的危急。凡知道日本軍閥的計畫的人，都能相信在這一年以內，國聯和國際的公論已經給了我們不少的幫助。我們在這個時候，決不可得罪國聯，決不可失去世界的同情心，決不可自殺。

個人自殺是卑怯的，國家自殺不但卑怯而且是瘋狂。個人自殺，還可以一死了之。國家自殺，人民仍然是不了。國際公法不比得大清律例，沒有威逼自盡的條文。我們向日本國上吊，不但不能得世界的同情，而且要遭世界的笑罵。我們的口號應該是『寧爲玉碎！』因爲碎的玉變爲塵土，一個錢不值；全的瓦還可以建築新屋，爲我們民族謀將來的生存。

中國煤鑛業的厄運——經濟戰的一個例

翁文灝

中國煤鑛總產額從民國元年九百萬噸起突然增加到民國二十年的二千六百萬噸，二十年之間增加到一倍有餘，要算中國近代工業中進步最速的一種了。這其間固然是撫順開灤二家佔去了一半，但其他如津浦平漢各路附近的煤鑛確也有不少的進步。這種進步當然於全國經濟有很大的好處，即就開灤而論，雖是中英合辦，然每年有三百萬噸銷往國外，在中國對外貿易上收回許多利益，又有一百幾十萬噸銷往長江一帶，抵制相當數量的日本煤進口，也挽回了不少損失。

自從近幾個月以來中國銷煤最多的上海市場突然感覺日本煤的嚴重壓迫，其他長江各埠亦受同樣或間接的影響。中國人儘管高唱抵制日貨，日本貨進口反源源增加。中

國的抵制是只靠幾個人的起誓，日本人的奮鬥却專從經濟實力上着力。紗，布，紙，絲，水泥等貨，都是這樣的。我們儘說抵制，他們偏越加推銷。其中煤炭的傾銷尤其利害，價格特別減低，還可賒賬買賣，如此克己那怕沒有中國人去買他。

日本煤在本國的原價約日金五元到九元，視等級而異，加上運費等等到了中國價約日金六元至十一元。近幾個月日煤價格愈降愈低，劣等的低到四元，優等的也不過八元，而且日金的兌換率又因日本政治之動搖而逐漸低跌，其結果弄得日煤價格更加降低。至最近聽說上海日煤有低到每噸三兩的。中國的煤呢，從北方運到上海只運費一項已不在十元錢以下，如何能够與他競爭。只有開灤的煤從秦皇島出口較爲便利，還可勉强掙扎，但已不能不跌價相競，十分吃力了。開灤煤最大銷路原來是在日本以及中國沿海，現在受了日本的嚴重壓迫與抵制，當然不能不設法在長江上流或內地稍爲推廣。於是內地煤鑛即使直接未受日煤競爭，也間接受到影響了。這是前波逐後波，當然的結果。

最討嫌的是撫順煤鑛，他一年產額多至七百餘萬噸，成本既輕，南滿鐵道又給他特別低廉的運費，鑛稅幾乎全免，而且有意的搗亂，在遼寧省每噸賣十二元之多，而老遠的運到三千里外的漢口煤價反跌落到十元。離漢口最近的中國大鑛—六河溝—單鐵路運費便要八元開外。對於眞正日本煤的抵制也許還可加重他的進口稅，以保護我們的國產，但進口稅是對於外國貨物而言的，撫順是在我們的國內東三省，他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們將如何辦法呢。

日本用這種傾銷辦法至少有一部份是要虧本的，他們的目的便是暫時犧牲，務要打破我們抵制日貨的陣線。如果中國幾個大煤鑛都停閉了，破產了，當然中國煤自己不够供給。中國自己沒有供給，當然非買他不可，那時當然說不上抵制。等到抵制不可能了，他們即使再加上些價，我們也不能不買他，那末他們的傾銷計策便成功了。這便是一種經濟戰爭。他們寧使虧本而賣賤煤，我們能不能不貪便宜而仍買國產，這固然要看愛國心的短長，但更不能不看經濟上相持實力的强弱。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要操經濟戰爭的勝算，至少要稍有經濟抵抗的實力，我們必須有上下一致之精神，更必須早有充份的準備。如果我們交通上能够增加車輛改輕運費，稅則上能够酌量減免，工程及管理上能够減輕成本，即

使稍受犧牲，我們也應該極力掙扎，抵制到底。現在不但以上種種不能辦到，甚且往往還在向相反的方面進行。而且設備方面如舟車不够運，碼頭不够裝，堆棧不够存，一切毫無準備，而種種法外需索敲榨莫不增加實業負担。即在平時不過傾銷的時候，已經不能與他們供給可靠運送便捷的外貨相競爭，而既在此拼命搏擊的時候，當然只好望風披靡了。

因此想到我們對於重大經濟的需要，應該有一個澈底的瞭解，定一個整個的計畫。譬如政府對於鑛業，我總覺得東挖一個小鑛，西開一個小廠，雖然很可作爲練習試驗之用，但終無關於國家的經濟大政。爲某種事業的本身言，爲個人辦事的成績言，一鑛一廠不論大小都值得我們努力經營。但政府最大的職務應該立下一般企業之軌道，使各方面都能順軌進行，不專在辦成一二種特殊事業，以舖張二三子的成績。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定的政策和上下共守嚴格實行的法律，一二個特殊事業恐也不能獨自長久。

一國的經濟政策必須以其自然背境爲基礎，不能憑空理想。關於中國煤鑛業的前途必須認識一個最重要的基礎事實，便是北方鑛藏非常豐富，南方供給非常缺乏。北方因爲鑛多，所以現在已供過於求，鑛業不易再爲發展。南方因爲供給不足，所以外國煤（除日本外尚有安南等煤）便源源而入。要打破這種供求不均進退兩難的局面必須一方面鼓勵北煤南運，一方面更應發展北方工業以推廣煤的用途。關於前者即鼓勵北煤南運的方法，最要緊的莫如分別鐵道運費，使由北而南和由西而東的運費特輕，由南而北或由東而西的運費則不妨稍重。更要增加車輛輪船的力量，及碼頭堆棧的便利。關於後者即發展北方工業的必要，注意的人似尚更少。大家以爲上海是近代工業的天然中心，最多也不過要想以長江流域爲工業區域。其實工業需要最重要的便是原料與動力，煤鑛供給便宜的地方即是建設工業適宜的區域。所以發展華北工業這個提議不但爲煤鑛謀銷路，也是爲工業輕成本。冀魯豫晋四省佔有全中國百分之五十六的煤鑛儲量，也可算是世界煤鑛最富的區域。而且層厚易採，所以在長江流域的煤鑛每噸開採成本總要五六元以上，在華北只要二三元以下，實在是天然勝利。不過現在雖然稍稍開採，但因內少連類而起的工業，外有多方壓迫的强鄰，所以悶得不能出氣。如果能好好開發，眞足以樹立中國工業的中心。如再能推廣外銷，因華煤之熱力足能煉焦，種種優點當不難在太平洋各地開闢廣大銷路。假如能有每年一千萬噸出口（前數年中國因撫順開灤

二鑛已有八百萬噸出口）便可換回一萬萬元資金。所以只要我們能够好好去做，中國煤鑛還是有很大的希望，不必因一時的厄運灰心。

農業教育與改良農業（二）

叔永

若是所謂農業教育，不限於成立幾個農業學校，造成幾個高等或中等的畢業生，扔在人海茫茫的社會裡面，任他們去自尋一條出路，而以農業的改良及農人的受益爲終竟的目的，我們以爲整個的農業教育，應該包含以下三個階段：（一）關於學術的教育，（二）關於訓練人才的教育，（三）關於普及農民的教育。現在姑且依次說明如下。

在農工醫這三種重要職業中間，照舊式的眼光看來，農是最用不着學術的一個職業。所以無論何國，農民總是最無智識的人民部分。因此，農業也是最少進步的一種職業。現代的眼光，和古來不同的地方，就是擧頭要承認農業是可以用學術來改進，而不是完全靠天吃飯，或是墨守舊法，一成而不可變易的。換一句話說，我們要承認，天然的力量或缺陷，都可以用人爲的方法來管理或補充，因此，我們就把農業的本根，放在學術研究方面上了。這不但是我們的希望如此，近百年來，農業上的重要發明，也使我們的信心愈加堅固。譬如物理化學上關於土壤成分，肥料功用的發明，生物學上關於傳種改良的發明，都可以使農業的方法和觀點，發生極大的變化。所以我們曉得農業學校，是近代教育統系中的一個蒼頭特起的異軍，（美國的農業學校，在一八六二年所謂莫利士分地助學案通過後始見興盛），其實也不過是近代學術發達的表現。若高談農業教育而忘了學術的本身，無異拔本而求木之茂，塞源而求泉之長，是不可能的。

農業科學，是應用科學的一種，我們在前已說過了。不過應用科學與純粹科學，只有材料之殊，并無方法之別。而且許多應用，都直接由純粹科學得來，他們是分離不開的。例如曼德耳研究生物的遺傳，於農業上的改良物種有莫大的貢獻。里比希研究生物化學，於農業上土壤改良，人造肥料，都導了一個先河。至於巴斯德用他做生學的

智識，挽救了法國蠶業的危難，尤是人人皆知的。我們若要改良農業，設如先沒有一個完備的，有效的學術研究機關，一旦遇見農業上困難問題，休想有解決的能耐。所以學術教育，是農業教育的第一個重要階段。

學術研究，固然是農業教育的根本，但在事業性質上，却不能如一般教育之過求普及。因爲這些專門研究，人才經費，都有極端的限制，一求普及，便非把程度標準放低不可，結果也就失其專門的性質了。現在要把少數專門研究的結果，應用到成千累萬的農家工作上去，這是農業教育的第二個問題。試舉一個淺近的例。譬如改良種子，是我國農業極重要的問題。據農作物專家洛夫教授的話，單就改良種子一項，不難增加農作物的產量至百分之四十以上。又據張心一先生最近發表的『中國糧食問題』說，中國東北，北，中各區十四省（註）的穀產總量，爲四一，〇九七，七八二，〇〇〇斤。設如以三百斤爲一担，則十四省的穀產總量爲一萬三千六百九十餘萬担，其百分之四十，應爲五千四百餘萬担。這個增加的數量，已足抵制每年輸入的米量而有餘。不過據張先生說，十四省種稻應須的種子，爲一，一八〇，八〇〇，〇〇〇斤。同樣以三百斤爲一担，約須種子三百六十萬担。這樣巨量的改良種子，決不是少數機關或少數人所能育成，而必定是有大規模的組織，和多數的有訓練的人才，參加工作。農業教育，對於造就這種實際的人才，自然也有不容旁貸的責任。

這種人才的養成所，可以是高等的農業學校或農事試驗場，只是我們要注意的，這種人才，絕對不僅是行政人才，而必定是對於農業的專門技術，有相當的心得與訓練。因爲他們的工作，是要把專門研究所得，施行到實際農業上去。在實際農業上，設如他們遇到了意外的困難，非有自己解決的能力不行。因此，一個徒知教課的高級農業學校，或徒知行政的高級農事試驗場，都不配做這樣人才的養成所。這種人才，是從實際研究的空氣中養成出來的。

（註）十四省係指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察哈爾，山西，河北，山東，河南，湖北，安徽，江蘇，浙江，廣東。見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叢書。

訓練人才的教育有了，其次是普及農民的教育。這件事看似困難而實容易。困難的是農民人數太多，智識太低，不能强聒不知，家喻戶曉；容易的是農人所注意的是實際利益。設如他們曉得於己有利，自然會爭先恐後，服從

指導。據廣東嶺南大學蠶絲系的報告，他們初製無病蠶種的時候，不過幾十張尚無人要；後來用無病蠶種的收成增加，被一般農人知道了，次年製種幾千張，還不敷分布。

要是我們上面所說的三段教育，都是不甚謬於事實的話，那末，我們可以看看農業教育的組織，應該怎樣，纔能盡他們應盡的責任。我們曉得，無論那國，農業教育的機關，不外兩種。一是農科學校，一是農事試驗場。就性質上說，關於研究方面的事，應屬於學校；關於實行推廣的事，應屬於試驗場。幷且這兩種機關，因其性質的不同，也應該有一點先後緩急的分別。按照我國目下的情形，因爲人才經費的種種關係，顯然的，研究學術的機關，應取集中政策，而推廣實行的機關，應取普及政策。那就是說，高等農業學校，不必每省皆有，而實行推廣的農事機關，却是各省不能不齊備。因爲我國雖然是幅員廣大，但就地理的區分和土壤的成分說，全國却可分爲三五個大區域。照普通的畫分，是華南爲一個區域，華中爲一個區域，華北爲一個區域。三個之外，或者再可以添上東北，西南兩個區域。我們希望全國的土壤調查清楚後，分區更可以精密一些。在每個區域以內，至少應該有一個設備完善，程度高超的農業學校。屬於這個區域的各處地方，他的農業情形既然是大同小異，凡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到這裡來研究解決。可是農事試驗場，是要施行當地的表演及推廣工作的，其勢不能不各省有各省的組織。可是實際上使我們感到意外的，是各省的農業學校，比農事試驗場來得更多，而且當今政府要人，一談及振興農業，就主張添設些農業學校。他們不管中國的農業學校已往的成績怎樣，他們不問農業學校所要做的是甚麼工作，他們更不曾考慮農業教育整個的問題是甚麼。他們只以爲學校是萬應如意丹，有了學校，甚麼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結果中國的農業教育非失敗不可，而我們的要人也非失望不可。

數年前南京東南大學農科對於全國棉作的計畫，狠可以表示研究機關和實行機關不能相携幷進的情形。他們的計畫，要設棉場於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十二省，每省又各分區，計十二省共分十九區。每區設試驗場一處，面積在五百畝以上。除試驗場外，每區設立育種場至少二十處，每處面積至少百畝。統計這個改良棉業的計畫，共要地四萬七千五百畝，分布在十二省區裏面。這樣的一個計畫，只有中央政府可以實施，任何大規模的農業學校，恐怕都沒有這個力量！他們改良農作的計畫，也同改良棉作

的規模大致彷彿。一個農業學校，爲甚麼要開出這些大而無當的計畫，其實只是因爲各處的農事試驗場都未成立，他們不過要兼辦試驗場的職務罷了。倘若各省都有了農事試驗場，這許多不相干的計畫，自然都用不着。於是農科學校，專做他們研究的工作，各處的試驗場，專做他們育種推廣的工作，學術研究的結果，就慢慢的可到農民身上去了。

還有一層，看似與農業教育無甚直接關係，而其實關係極大的，便是農業學校的當局及教員，應當使他們久於其位，非有萬不得已的事故，不可輕易更動。因爲一種農業的試驗，每每要經過幾年的時間，纔能得到結果。例如改良一類種子，固非經過三數代的培養，不能斷定他是否成功，就是研究一種害虫的生活史，也大概不是期年數月之間所能竣事。設如在工作進行中間，忽因人事的變更，使其功虧一簣，即不啻拋棄九仞之功歸於無用。所以從事實說，有上等的人才而不能久於其職，往往不如次等人才繼續不斷的工作，反能做出相當的成績。一般官立學校的成績，都不能使人滿意，而農業學校尤甚。我們以爲學校當局及教員的位置不能安定，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

二十一，十，十，

葉良才講
徐輔治譯

銀的地位

一，以銀鑄幣的幾種阻礙

自三十年以來，銀本位制度，已漸見減少。這種變遷，簡單說起來完全因爲工業發達。銀往往與銅，鉛，鋅，及其他的金屬，生在同一個礦苗內，採冶其一，必採冶其他。雖販賣各種金屬所獲之利益不等，然失之彼，恒得之此。例如銀價雖跌，銅，鉛，鋅之價，未必與之俱跌。故總計，仍能得相當之利益。近年工業發達，各種主要金屬，均爲工業上之必需品，如銅之於電業，鋅之於建築，及鉛之於汽車業，是也。故此數者之銷場日見擴大，供給日見增多，因之銀的產量，亦隨之而增加；至於銀的需求如何，市價如何，則均未顧及。以上所述，可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的銀產額統計中證明之。在這一個時期內，銀價跌落得很厲害，自七角一分一兩，（係英兩，以下同）跌至四角九分，而產額則每年加增，自二四五，〇〇〇

，〇〇〇兩，增至二六一，〇〇〇，〇〇〇兩。這種增加的原因，多半是因爲銅價上漲，採冶銅鑛日多。銅在一九二五年，平均每兩爲一角四分，至一九二九年，則爲一角八分。

銀產額（以一百萬兩爲單位）	銀每兩價	銅每兩價
	分	分
一九二五 二四五	六九	一四
一九二六 二五四	六二	一四
一九二七 二五一	五六	一三
一九二八 二五七	五八	一五
一九二九 二六一	五二	一八・二三
一九三〇 二四六	三八	一三・一一
一九三一 一九六	二九	八・二四

但是普通一般人，對於這種事實，未加注意。我們若在銀產額上，再加以進一步的考察，便知道自含銀鑛苗——普通認爲最純淨的銀鑛苗——中出產的銀額，反日見減少。在一九一九年，自含銀鑛苗內出產之銀，佔銀產額總數百分之三十七，在一九二五年，佔百分之二十六，目前則竟不及百分之二十。貨幣第一個條件，是供給與需求要穩定。現在從副產中生出的銀量既如此之多，而其他金屬，在實業上的需求，又如是之大，銀的價格當然不定。像這種情形，銀在鑄幣上，自然要生出很大的阻碍。

美國銀產的來源

	一九一九	一九二五	一九二九
	%	%	%
含銀鑛苗	三六・七	二五・六	一八・二
鉛鑛苗	二七・七	二八・一	一九・二
銅鑛苗	二四・八	二七・一	二九・五
鉛與鋅合鑛苗	一〇・二	一七・三	二八・三
其他	〇・六	一・九	四・八

從各國銀產額而論，一九〇〇年以前，產額最大者，首推美國。一九〇〇年以後，則首推墨西哥。在一九三一年的全世界銀產額中，墨國所出產的幾占了一半。這種情形，在平時尚不見特別重要，惟如墨國政治經濟情形，一旦起了紛亂，在銀產額上，就能起很大的變化，而銀價亦因之受影響。譬如在一九一四年，墨國因革命的結果，銀產額自七千萬兩，減少到二千七百萬兩，用比例算起來，其損失爲百分之七十三。因爲銀在墨國爲出產品的大宗，生產上亦要時時受政府的干涉。從報紙上的新聞看來，我們可以常常證明，停止採鑛政府是不容許的，因爲這種情

形，可以影響到一國的經濟狀況。墨國在一九三〇年的產銀額爲一〇五，二〇〇，〇〇〇兩，較之一九二九年爲一〇八，七〇〇，〇〇〇兩，僅減少百分之三。

世界之主要銀產國及其產額之百分比

	一九〇〇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	%	%	%
墨西哥	三三・〇	四一・四	四三・四	四五・四
美國	二三・一	二三・五	二〇・七	一六・〇
加拿大	二・六	八・五	一〇・八	一〇・四
其他	四一・三	二六・六	二五・一	二八・二

除上面所述的種種情形，足以使銀產額不能穩定外，銀的用途有限，亦是一個很大的原因。金之用於工藝方面者，佔金產額的三分之一，銀之用於工藝方面者，僅佔銀產額十分之一。歷年銀在工業上的用途，比較起來，尚稱穩固，其比例在一九二五年爲百分之十五，至一九三〇年僅減到百分之十一。這一件事，主張銀有鑄幣可能性的人，常常引爲辯論的理由。但同時他們未想到假使眞要拿這巨量的銀額去鑄幣，並要他的價值穩定，政府方面所負的責任，是異常重大的。

歷年銀在實業上的消費

	數額（以一百萬兩爲單位）	在出產總額中之百分比
		%
一九二五	三六	一四
一九二六	三九	一五
一九二七	四〇	一五
一九二八	三九	一三
一九二九	四三	一三
一九三〇	三五	一一
一九三一	四二	一六

二，美國實行複本位制之經過

世界各國，雖皆曾以銀鑄幣，但除美國之外對於採用複本位制的問題，少有加以深刻研究。因爲世界上除美國及墨國之外各國產銀很少。銀價之上下，不致受很大的影響。惟英國固在印度儲有巨量的銀，故很注意這件事。中國則因採用銀本位制，亦加以相當的注意。

美國最初的幣制，本爲複本位制。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一七九二年所頒布的造幣條例，規定金幣與銀幣的兌換率爲依據重量的一與十五之比。這種比例，係依照當時金與銀的市價而規定的。但後來因爲金價與銀價的變動，竟使這種條例，完全不適用。自一七九二

年至一八三四年，中間的幾年，在造幣廠內的銀價，反比在市場上的高，因此全國金幣日見減少，而銀幣則充斥市場。爲恢復金幣在市場上流通起見，美國國會在一八三四年將金幣與銀幣的比例提高至一與十六。這種新規定，後來又覺得太高，所以銀幣鑄得很少。最後在一八七三年，國會感覺固定金幣與銀幣兌換比例之困難，且在事實上，當時已無銀幣流行，遂毅然採用金本位制，並停止鑄造銀幣。

自一八七五年以後，因有新銀的生產，銀在市場上漸見增加，銀價則與普通一般商品共同跌落。到一八八〇年，跌落至一與十八的比例，到一八九五年，竟到一與三十五的比例了。於是大家紛紛要求恢復鑄造銀幣。這種要求的來由，可擇要述之如下：

一、產銀人要阻止他們出品價值的低落。

二、主張濫發紙幣的人，反對恢復紙幣兌換現金，以免延長商業上不景氣之現象。

三、農民因農產品價值低落，陷於困境，欲以跌價之貨幣，償他們的債務。

這種議論，對於恢復自由鑄造銀幣一事，並未成功，但定了兩個折衷的辦法，其結果又使巨量之銀幣，在國內通行。這兩種辦法，一是勃蘭安利生（Bland-Allison）條例，由政府每月購買二百萬元至四百萬元價值之銀額，作鑄造銀元之用，二是一八九〇年的休門（Sherman）條例，由財部每月購買四百五十萬兩的銀額，並以此發行庫券。這兩種辦法，使市面上幾乎多了五萬五千萬幣面超過幣值的銀元及庫券，市場上通行的金幣，減少了很多。不但如此，財部對於維持一個相當的金準備，亦生了很大的困難。於是一九〇〇年國會遂毅然通過採用金本位制，並且決定不再鑄造銀幣及發行庫券。

美國採用複本位之經過，將及八十年，結果證明欲將銀規定一個固定的價值，殆不可能。近十年來，銀產額增加不已，上述的辦法，如在現時試行，其所遇困難當更多。據現時的調查，每年產銀總額，平均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兩，較之金產額，約多十二倍。世界存銀額，雖無統計，但大約估計，至少當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較之存金額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相差甚多。欲在市場上維持此含有巨大性的貨物，並穩定其市價，決非美國或任何一國之力所能及；但同時歐洲各國，存銀既少，又不產銀，且經濟力薄弱，要他們支出大宗款項，來加入此種運動，事實上殆不可能。

三，恢復世界經濟繁榮問題中銀之重要地位

一般主張穩定銀價者，竭力指出白銀價低落後之影響：一，約計有八萬萬人民——全世界人口之四分之三——減少購買力，二，全世界貿易損失七八千兆元。白本人觀之，此類議論，於經濟的判斷上，似欠明確，而數字之估計，又不免過甚。其錯誤點，即彼等不能明瞭，如日本一類的國家，因採用虛金本位制度的結果，其幣制已聯屬於金本位，其國內貨幣之價值，與其固有之價值，已不相關連。實行銀本位之重要商業國，僅餘中國，但中國人口雖多，商業則僅占全世界百分之二。

國際商業情形（以千兆爲單位）

	一九二九　百分比	一九三〇　百分比
美國	一七、四	二六、〇
歐洲	三六、〇	五三、六
非洲	二、八	四、二
日本	二、〇	三、〇
印度	二、一	三、一
中國	一、五	二、二
其他	五、三	七、九
總計	六七、一	五三、六

印度多數財富，均爲存銀。我人對於印度的情形，或不免有相當的疑問。此處須引用經濟學的理論以說明之。我們細細分析，便知道所謂消費，大半取於入息，而非直接取於財富。換言之，消費的減少，大概是由於資本中生出來的物產的折價，而不必是由資本本身的折價。否則一國的財源，必有完全竭蹶之時。印度的出口貿易，常常超過入口貿易，結果時時有金銀輸入的事實，足以証明印度不是如此。印度不將銀出售，去買外國的商品，但是以貨換貨，拿他們的土產，去換外國的創造品。

印度的貿易（以美金一百萬元爲單位）

	出口	入口	出超
一九二六	一、一六六	八四九	三一七
一九二七	一、一五二	八九五	二五七
一九二八	一、二〇二	九〇四	二九八
一九二九	一、一六四	九〇〇	二六四
一九三〇	九二七	六六六	二六一

上面關於印度情形之論述，如觀中國之海關統計，更見明顯。印度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爲虛金本位制。中國則幣制上全以銀爲單位。自銀價低落後，上海銀元之

兌換率，愈趨愈低。在一九二九年，平均跌至美金四角，一九三〇年跌至三角，至一九三一年六月，則竟跌至二角二分。然一考中國之海關報告，進口額不但不見低落，且見增加，一九二九年進口額爲關平一、二八一、〇〇〇、〇〇〇兩，至一九三〇年，增至一、三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兩。同時出口額，則反見減少，自一、〇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兩，減至九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三一上半年之報告，與一九三〇上半年之報告相較，進出口兩項，俱見減少，但出口方面，減少甚巨。自上述比較，可作一結論，即中國在兌換上雖極不利，仍能維持其對外貨之購買力，而外國購自中國者反較少。

中國進出口額統計（以關平一百萬兩爲單位）

	進口	出口
一九二七	一、〇三四	九三九
一九二九	一、二八一	一、〇三一
一九三〇	一、三二八	九一三

關於銀在購買力上重要之種種謬論，即查美國之商務統計，亦不能得相當之根據。一九三一年上半年美國出口總額，較一年前損失百分之三十六，對中國部份之出口，僅減少百分之二十一。再看由中國輸入之進口額，較一年前減少百分之三十五，與美國進口總額減少之百分數實相等。美國對於金本位各國貿易減少之數反較甚於中國，雖或受其他種種之影響，然謂目下世界商業不景氣現象，完全係銀價跌落所致，則不能成立。

美國一九三〇及一九三一兩年上半年進出口額統計

（以一百萬金元爲單位）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減少之百分比
出口總額	二、〇七五	一、三一六	三六
對華出口額	四三	三五	二一
進口總額	一、七三六	一、一〇七	三七
自華進口額	六八	四四	三五

四，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銀價跌落之原因

銀價之低落，係自一九二六年與其他產售商品——尤其是各類金屬——之落價，同時開始。銀價在一九二六年爲六角七分，至一九三一年六月跌至二角七分，鉛自九分跌至三·六分，銅自一角四分，跌至五分，鋅則自八·四分，跌至三·三分。在此時期中，這幾種金屬，除銅之外，在價值上，均低落約十分之六。然則使銀價跌落之第一重要原因，祇能謂爲各種商品價格低落之一種普通勢力

而已。

足使銀價低落之特殊原因有二：一爲墨西哥出產及其副產中繼續所出巨量之銀額。一爲英，法，安南及印度之取消銀幣。印度於一九二六年採用虛金本位一事，尤關重要。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印度爲世界唯一之銷銀國，銷銀數約占全世界銀產額中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自改制後，印度每年所進的銀額，即見猛跌。在一九二六年印度所進銀數，爲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兩，至一九三一年，跌至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兩。印度復同時有售銀的政策，如銀價稍漲，或須補充其金準備時，彼即出售。在一九二七年，印度出售之銀爲九百萬兩，至一九三一年，增爲三千五百萬兩。

中印二國之銷銀數(以一百萬兩爲單位)

	印度	在銀產額中之百分比	中國	在銀產額中之百分比
一九二五	一〇六	四四	五九	二四
一九二六	九二	三六	七四	二九
一九二七	九〇	三六	八五	三四
一九二八	八九	三五	一二四	四九
一九二九	八二	三一	一三七	五三
一九三〇	九四	三八	一二三	四九
一九三一	五九	三〇	六八	三五

不但印度廢止銀幣，同時歐洲諸國，亦相繼而起，取消從前銀幣制度，徒鑄造巨額成色不佳之輔幣。在這種情形之下，銀既無鑄幣的用途，以前用於鑄幣的銀，完全到市場上去，故市場上的銀額，更見增多。據漢第及侯門二氏(Handy and Herman)之估計，每年在市場上增多銀額，約爲三千萬兩。再加上印政府每年售出的三千五百萬兩，市場上至少多出六千五百萬兩，約占每年平均銀產額四分之一。

因改換幣制致市場上供給增多之銀額

(以一百萬兩爲單位)

	印度售銀數	因鑄造成色不佳之輔幣溢出之數	總計
一九二五	〇	七·〇	七·〇
一九二六	〇	〇·七	·七
一九二七	九·二	九·二	一八·四
一九二八	二二·五	三七·五	六〇·〇
一九二九	三五·〇	三二·〇	六七·〇
一九三〇	二九·五	四二·〇	七一·五
一九三一	三五·〇	二四·五	五九·五

銀在印度市場上，既有限制，中國遂變爲唯一重要之

傾銷地。由金融之出入口報告中，時時可以看出歐洲的國家，同印度及安南，均有巨量之銀額，輸入中國。不幸中國連年戰爭實業不進步，內地不發達，因之不能以輸入之銀，使之在市面上流通，徒在上海堆積許多無用的存銀，爲投機事業者所操縱，使銀價更形低落。

上海之存銀（以一百萬兩爲單位）

	最高	最低
一九二七	一四一	一〇八
一九二九	一九八	一四六
一九三〇	二四〇	一九三
一九三一	二一八	一八七

五，目下之形勢

近來銀價，稍見平穩。此種較好之現象，是否永久，頗引起一般人之興趣。世界經濟會議，不久舉行，價銀問題，已預定爲屆時討論之一事，有一部份人頗注重之。關於規定銀的固定價值之不可能，已於上述美國採用複本位制之經過時言及之。本人對於穩定銀價之任何計劃，均不甚樂觀。但該會對於取締貨幣之成色，並設法加鑄銀輔幣之議，或可同意，如是不但可使市場上銀之供給量減少，並可增高銀之需求，於市場上不無利益，但各國政府對於此事，恐不能同意實行。

至銀價及舊貨商品之價格，漲落有並行之趨勢，已於前段述之。茲欲所指明者，即商品價格與商業活動有密切之關係。其理至爲明顯，如欲增加日常消耗品之銷數，須特農民，鑛工以及其他原料出產人收入之增加。換言之，如商業繁盛，在市場上之原料，自亦受良好之影響。設目下世界商業不景氣之情形，能一旦恢復，我人可斷言，銀價亦必隨其他原料之價值而高漲。近來紐約証券價格之變動，可作將來銀價變動之一良好預示。

據本人觀察，目下商業不景氣現象，其危險期，已成過去，我人正可待其漸漸恢復。目下雖僅少數商業，其指數表已見向上，然如英國戰爭公債之變換，各國中央銀行之再貼現率，繼續折減，及美國金元之重現平穩，與恢復信用，是見財政上之信用，已復舊觀。凡此種種，皆可預期。商業上之進步，自本人觀之，爲銀價可漸高漲之一最好辯証，雖目下因有多數無用之存銀，及中國因出口額減少，而銷銀不多，故一時間銀價似尚無高漲之可能。

本人於前段歷述關於銀的根本上之幾種阻礙：一，銀爲銅的副產品，二，墨國銀產額之重要關係，三，銀在實業上用途之有限，四，印度之售銀。至今日止，對於上述

四點之救濟方法，尙未解決。此外尙有一說，謂現有之鑛脈，四年後其金產額或將減少五分之一。將來如無新的發展，銀是否再現疲弱，致價格益將低落，亦未可知。

漫游散記（十一）

丁文江

雲南個舊（續）

◉個舊錫務公司

許多人知道張之洞開辦漢陽鐵廠的笑話。前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提議建築蘆漢鐵路（就是以後的京漢）的時候，張之洞做兩廣總督，他以爲修鐵路要用鋼軌，製鋼軌必先煉鐵，提議在廣東建築鉄廠，托駐英公使薛福成向英國廠家購買機器。英國人請他先把鐵鑛和焦炭標本寄了去化驗並且把鐵鑛煤鑛的鑛量距離詳細說明。張之洞生氣的說道，「中國這樣大的地方，那裡沒有好的煤鑛鐵鑛？只要照英國通常用的機器買一份就好了。」于是英國人賣給他兩個一百噸的化鐵爐，一個八噸的鹼法煉鋼爐，兩個八噸的酸法煉鋼爐。機器沒有到，張一洞已經調任到湖北。他就把他的鋼鐵廠帶到湖北來。機器到了，他把牠隨便的裝在漢陽，一面纔趕緊找鐵鑛煤鑛。幸虧盛宣懷把他所找到大冶鐵鑛獻給他，鐵鑛問題方始解決。光緒二十年（一九九四）廠砌好了，要開爐了，沒有焦炭，他向德國去買了幾千噸來試煉！從光緒十六年起到二十二年止（一八九〇—一八九六），他用去了一千一百二十幾萬兩銀子沒有能煉出鐵來。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盛宣懷接辦，纔找到萍鄉煤鑛。但是因爲煉鋼爐不合用，煉出的鋼沒有銷處。資本又完了，沒有法子，纔向日本人開始借款三百萬元。終久把大冶鐵鑛送給日本。

二十年以後，雲南省政府組織個舊錫務公司，用新法煉錫。他們的辦法和張之洞的差不多是一樣！

個舊的錫鑛原來是完全商辦的；官家只曉得收稅。到前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唐炯做雲南鑛務大臣，仿照東川銅鑛的辦法，在個舊設立鑛務公司，把鉛到四川去的錫，作爲公司的專利品，不准旁人承辦。事實上當時大宗的錫都是由安南出口，很少運向四川，所以鑛務公司並沒有在個舊發生多大的影響。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土

匪周雲祥在個舊作亂，鑛務公司停辦。第二年個舊大旱，沒有水洗砂，許多鑛商因之破產。省政府爲救濟鑛商起見，由藩庫撥銀三十萬兩，合商本二十萬兩，組織一個官商公司，放欵于辦鑛的人，但是公司自己並沒有辦鑛煉錫。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滇越鐵路通到蒙自，法國人有要求在蒙自設廠的傳說。省政府于是提議由自己在個舊設廠，用新法煉錫。第二年把官商公司改組爲個舊錫務公司，定資本爲二百五十萬元：官股一百萬元，陸續收足，商股的一百五十萬元則始終只收到七十六萬。

當日主持公司事務的是一位候補道，人極其能幹，但是完全不懂辦廠採鑛，所請工程師是禮和洋行所薦的德國人費勞滌。這位先生是學冶金的，並不懂得採鑛，而且機器是向禮和洋行買的，他是禮和薦的；名義上是公司的僱員，事實上變爲賣機器人的代表。所以當日公司並沒有探得有可採的鑛，也沒有與土法採鑛的人訂有任何的合同，劈頭就向德國買了七十二萬元的機器。其中有兩個二百五十馬力爲爐，一個三百基羅華特的發動機，一個每天能洗四百噸的洗砂廠，六座用煤氣煉錫的倒焰爐，還有八千公尺長的高線鐵道。這些機器單運費關稅兩項費欵二十四萬元，裝設費五十萬元，再加上住房地基等等，共用去一百六十六萬元，所以一噸錫沒有出，公司的資本已經用得精光。

機器是民國二年裝好的。洗砂廠每天可以洗砂四百噸，差不多可以把當日個舊全廠出產的砂洗完。但是砂從何來？土法開鑛的人對于新法根本的懷疑，而且利害往往衝突，當然不願意把砂送到新廠裏來洗。況且土法的鑛離新廠還遠，地面又不集中，用什麼方法把砂運到廠裏來？公司所買的高線鐵道，原是爲運砂用的，但是運到個舊，公司並不知道安放在什麼地方。當日公司的商股董事李文山原是用土法開鑛的鑛商。于是由他主張把高線鐵道敷設到廠南邊的南蛇洞。但是到民國三年止，南蛇洞並沒有發見任何的鑛苗。

不但如此，發動機爲爐和煉錫爐都是要用煤的。煤從何來？安南的煤是無烟的，不能適用。雲南全省並沒有一新式的煤鑛。于是乎要燒爲爐，只好向滇越鐵路附近土法開採的小煤鑛隨時收買，再用騾馬從碧甸寨運到個舊，每一噸價在二十元以上，而且時有時無。煉錫是用煤氣的，普通的烟煤不一定適宜於製造煤氣。煉錫爐原來計畫每十二小時可以出錫。因爲煤氣不好，試驗的結果常常需三十小時。最後纔發見阿迷州附近烏格村的煤最爲合用，但是

到民國三年止，鳥格只有幾個極簡陋的土窰，煤層又很薄，煤量極少，一年都挖不出幾百噸煤來。

於是化了一百七十萬元所建築的廠雖然成了功，而高線鐵路無砂可運，洗砂廠無砂可洗，煉錫爐無錫可煉，無煤可燒。和張之洞辦漢陽鐵廠的歷史可謂無獨有耦。所不同者，錫是貴重金屬，不比得鐵是不值錢的，鐵的價值在國際市場上不過三分錢一斤，錫則在一元以上。個舊是中國土法採冶最發達的地方，不比得漢陽。所以個舊錫務公司新式廠失敗以後，就用土法來救濟。本來個舊錫務公司是用官商公司來改組的。官商公司原是個放賬的機關。錫務公司就繼續做這種放賬的事業。但是到民國三年止，放了出去收不回來的欵子有六十萬之多；其中的三十萬就是公司董事李文山所欠。

民國三年的時候高線鐵路和洗砂廠雖非完全沒有用處，煉錫爐却有時可以開爐。砂的來路有兩種。一是向用土法開鑛的人買來的。個舊的習慣，開的人不一定自己煉錫；所出的砂往往賣給爐房。二是公司自己用土法開了幾處草皮和碙尖。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個舊市以北十里路的馬落革。我在個舊的時候公司出錫一年不過八十噸，當然不能維持開支。但是不上幾年馬落革變爲一個極旺盛的碙尖，到最近這幾年，居然每年出到一千噸錫。因此公司沒有破產。民國九年請了一個美國工程師，把裝在南蛇洞的高線鐵路移到馬落革來，所以民國十二年以後，馬落革的鑛可以用高線運到廠上，不必再用馬駝。近來又開了一個二百尺深的直井，預備改良井下工程，但是煤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洗砂廠洗冗碌也沒有十分成功。但比起漢冶萍的結局來總還算是差强人意的了。

在馬落革的西南還有古山一區。民國三年的時候是由廣東人所辦的寶興公司開採。當時所辦的都是草皮，成分很低，但是因古山在老陰山的西坡離蒙自不過三十里，交通很方便，所以工人很多。當日公司安置水管一萬四千多尺，把大屯海的水引到古山。再用吸水機抽高一百八十尺，分配到洗塲的溜口。當日的水量每小時有六十噸，每年預計可得錫八十噸。近幾年來，古山也歸個舊錫務公司所有。草皮之外又有發現碙尖，將來或可變爲馬落革第二。

◉徵求本刊第二，三，四號；讀者諸君如有上述三期本刊，願寄回本社者，本社當酌贈以新出之本刊，由寄者指定願得第幾期爲交換。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陳獨秀案　傅斯年
輿論　君達
談東北義勇軍　陶希聖
中國的燃料問題　翁文灝
如何救濟農民　董時進
漫游散記（十二）雲南個舊　丁文江

第二十四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獨立評論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新生命書局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浙江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　北海縣中合作社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晉民書報社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　滙海書局

江蘇　長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陳獨秀案

傅斯年

最近陳獨秀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捕去，移交中國官廳，又解到南京，押在軍政部軍法司候審。這事件引起兩北輿論重大的注意，平津的幾個重要日報都有社論，論這件事，而其結論皆不外乎政府處置此案應分別陳氏之功罪，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的判決，不可徒然用一個「反動」的公式率然處分。輿論的這個態度我覺得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們絕不能要求執政者法外狗情，同時也絕不能同意當官者之主觀用事。我們對一切司法案件皆應如此主張，對陳案何獨不然？

陳獨秀案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假如陳氏是在江西或湖北共黨巢穴中捕去，他是一個現行犯，這事情簡單得多了，然而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中捕去，而其本身與其同派的人又早已爲蘇俄背後之第三國際開除了黨籍，且對於他們這些人的態度是拔刀相見的。假如陳氏在江西共黨區域被共黨捉了去，他登時便要明正了蘇俄的典刑了，現在是國民黨之政府捉到手，於是處置此事完全有考慮陳氏一生行跡，及近二十年中國革命歷史之必要。

我們爲要去論這件事，應該把陳氏行跡分作三段去看。

第一段是攷慮國民黨清共以前十年中陳氏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這裡所論革命者，不只政治革命，應該概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本來近代的革命不單是一種政治改變，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會的，文藝的，相互改革，否則革命只等於中國史上之換朝代，試問有何近代意義呢？且就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看，其中含有無限的社會改造，何曾是「你去我來」的公式呢？所以我這一段中把革命用做廣義的，必爲讀者所同意罷！

清末陳氏在日本時，加入革命團體，而與當時長江革命人士一派較親密，與學浙各部分較疎，又以他在學問上及著文的興趣，與國粹學報民報諸人聞聲之來往最多，然而因爲他在思想上是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人，他永遠是他自己。東南革命時，他先在南京，後到安徽都督府中做柏文蔚先生之秘書長。民國二年，反袁舉義，失敗逃

亡，在日本度他那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蝨子的生活。袁世凱死了，他回來，在上海開始辦「新青年」。要知道陳獨秀對于革命的貢獻，新青年便是最重要的証據。

「新青年」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看，一是自民國四年九月創刊時至民國六年夏，這時候是他獨力編著的。二是自民國六年夏至九年年初，這是他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幾個同志特別是在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共辦的，不過他在這個刊物中的貢獻比其他人都多，且他除甚短時期以外，永是這個刊物的編輯。三是自民國十年年初算起。這個刊物變成了共產主義的正式宣傳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適之先生等便和這個刊物脫離了關係。現在從「新青年」中看陳君之貢獻與變遷是很明瞭的。

獨秀是在反袁的的立場上最努力的人，文字的和實際政治的皆然。袁氏代表什麼呢？若把袁氏看做代表帝制，眞正太把事情看淺了。蔡孑民先生的見解最澈底：他說，

袁氏之爲人，蓋棺論定，似可無事苛求。雖然，袁氏之罪惡非特個人之罪惡也。彼實代表吾國三種之舊社會：曰官僚，曰學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奢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壇祀帝，小學讀經，復冕旒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表學究之頑舊也。武廟宣誓，教會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旅歐雜誌第三號）

袁氏之死，雖不曾將這三個社會帶了去，而反應之下却給反對這三種社會的分子一個陽春。新青年便應運而生于民國四年之秋。那時候的志士雖也知道中國的問題並不簡單，然而總看見希望在前面，希望的寄託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給之體力智力爲基礎，西洋近代文明之貢獻爲工具，以刷洗這幾千年的瑕穢之青年身上。獨秀把這個意思透闢的扼要的，寫在他的「新青年」發刊詞中，他說。

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于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麻，決不作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發軌于這個立點上，則後來之倫理革命論，文學革命論，民治論，以及社會主義，都是自然的趨勢，必然的產物。

而陳氏之發揮這個立點，尤有一個基本精神，即是他的猛烈的透闢的自由主義。我們可於他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中（新青年一卷一號）看出他自己造成之來原，他的精神到底是法蘭西革命的產品，並不是一個「普羅」的產品，這或者是他終久受不了第三國際的部勒，而做馳的「異端」之緣故罷？

他在這個立點上發軌，自然要着眼到教育問題，他于教育問題上標出四個綱領，（一）現實主義，（二）惟民主義，（三）職業主義，（四）獸性主義，（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這樣的一個教育綱領現在還不是過時的，而獸性主義尤其需要。他於「獸性主義」一節下說。

人間道德之活動，乃無道德的衝動之繼續。良以人類爲他種動物之進化，其本能與他種動物初無異致，所不同者，吾人獨有自動的發展力耳。强大之族，人性獸性同時發展，其他或僅保獸性，或獨專人性，而獸性全失，是皆墮落衰弱之民也。

獸性之特長謂何？曰，意志頑狠，善鬥不屈也；曰，體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賴本能，不依他爲生活也；曰，順性率眞，不飾僞自文也。

其「抵抗力」一篇（同書一卷三號）痛論我國人「今日卑劣無恥退葸苟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正和他的獸性主義相發明，在今天舉國不振作之情況下看來，尤覺親切。他的思想中這個「尼采層」是使他最不能對中國固有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協的，也正是他的文學革命倫理改造兩運動中之原動力。

文學改良之論創於胡適之先生，他在這個運動中第一篇文字是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二卷五號）。他在這篇文章中標舉入手法八件：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照這個方案做下去，只有做白話之一路。他在這篇文字的末段中也露出這個意思，而未曾作絕對的主張。獨秀接着在次一號中（二卷六號）發表了一篇響應的文章，叫做「文學革命論」，他說，

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其原因之……大部分，則爲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汚深積，

並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於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個講台不僅注意在新文學之寄託物，白話，且高標新文學應有之風氣，而說出新文學應有之風氣是和中國政治與社會之改革不可分離的。這眞是一個最積極的新文學主義，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及革命史上一個不磨的文件！以後文學改革的趨勢多集中在白話問題，誠然，這是初步中最基本的問題，然而白話終不過是個寄託物。用白話來做寫實主義的文學固然方便，用他來做古典主義也未嘗不可，用他來寫人道主義固然方便，用他來寫薩臘生活也一般方便。當時有個「學衡雜誌」，專攻擊白話文，我有一次對朋友說他們眞把這事看得淺了，他們接受了白話文主義，還可以固守他的古典主義呢？當時對于外國文學又每每沒有別擇，我有一次對一個談外爾德的朋友說，你要打倒李義山，這是很有道理的了，然而要引進外爾德這是多麼矛盾呢？我這裡說上這些不相干，無非要形容當時在文學改革的運動若干混亂的現象。獨秀開頭便看得透闢，以爲文學革命之憑借第一是用白話以代古文，第二是借歐洲新文藝之眞實，以代中國傳統文學之虛僞，所以當年文學改革運動不僅是個形式主義，且是一個質料問題。

獨秀當年最受人攻擊者是他的倫理改革論，在南在北都受了無數的攻擊，誹謗，及誣衊。我覺得獨秀對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正在這裡，因爲新的政治決不能建設在舊的倫理之上，支持封建時代社會組織之道德決不適用于民權時代，愛宗親過于愛國者決不是現代的國民，而復辟與拜孔，家族主義與專制政治之相爲因果，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獨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頭蛇尾的，所以才有這樣探本的主張。

獨秀在新青年八卷以前對社會主義的傾向全沒有具體化，但新青年自第六卷起漸注重社會問題，到第七卷的下半便顯然看出馬克斯主義的傾向了。自國民黨清共以來的立場論，共產黨是罪犯了。然清共以前，十三年改組以後

，國民黨自身對于民衆運動之注意，特別在勞工運動上，不在共產黨之下，則獨秀當年之創此路徑，只可看做前驅，不得視爲反動。

凡以上三事——文學革命倫理改造社會主義——是民國五年至十二年中最大的動盪力，沒有這個動盪力，青年的趨向是不會改變的，青年的趨向不改變，則國民黨之改組與國民革命軍運動之成事皆不得其前提。這個歷史的事實，不能因爲陳獨秀現在累絏之中而抹殺之！

至於國民黨清共以後，陳在法律上是罪犯了，那時節他若被捉到，這問題到也簡單了。然而他于清共以後，不久便爲正統派的共產黨者開除，弄得中國既不能容，蘇俄又不能容，姑且利用上海之多國政治潛藏于一時。在這幾年中，我們一面偶然看到中國正統派共產黨即主持江西湖北殺人放火事業之共產黨，對他之猛烈攻擊，其重要口號之一便是「打倒陳獨秀主義」，一面又偶然在朋友處看見他求賣一部中國語音學的稿子，輾轉聽到他的窮困顛連。他現在是不是現行犯自有法律決定，但他背後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白色的和赤色的，是無疑的！

在記載他被捕事件之新聞中，頗有怪話。例如第一次北平各報登載他在工部局的口供，說：因反動被捕三次，第一次在北京，爲警察廳捕去。這正是五四運動後一個月他在北平大世界散傳單被捕，這算是「反動」，眞正是工部局的話了。自工部局之基本立場看去，國民黨全是反動，現在不得已而與之妥協罷了。然而我們中國人看去，陳獨秀第一次被捕只是因爲反對北洋安福之賣國行動，而捕他者恰是國民黨所要打倒之軍閥！今天又有一個報上說，「緣陳獨秀前與李大釗同爲中國共產黨起初之重要人員，嗣李在北平被獲就刑，而陳遂銷聲匿跡。」嗟乎，李在北京之死，是就刑呢，是被害呢？李雖是共產黨員，然他是誠心與國民黨合作之人，他死在帝國主義與張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國民黨清共之前，然則他雖是爲共產黨而死，也爲國民黨的事業而死，是被害，不是就刑！否則今之國家豈不承襲了張作霖的正朔呢？

考慮陳獨秀與中國改造運動的關係，與國民革命之關係，與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關係，我希望政府處置此事，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付法院，公開審判，我並不要求政府非法寬縱。我希社會上非守舊的人士對此君加以充分之考量，在法庭中判決有罪時，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政府

以其擔負執法及維持社會秩序之責任，決無隨便放人之理，同時國民黨決無在今日一切反動勢力大膨脹中殺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燄萬丈的大彗星之理！

輿論

君達

前月臥病，偶讀陸放翁詩有一首是：

去歲淮邊寇未歸，諸生上疏論危機。人才消失方當慮，士論崢嶸未可非。萬事不如公論久，諸公莫與衆心違。……

因此想見每逢國勢危急的時候，總是這樣的議論風起，種種責望於政府。而社會心理，尤其是士大夫階級，莫不切望政府尊重輿論。所以中國在平時輿論雖然沒有多大力量，但到了外侮侵凌的時候，全國人心激動，便發生頗有聲勢的輿論。雖然在專制時代，當國者如果犯着輿論所不韙的，也不免小則一切行不通，大則落一個千古罵名。『萬事不如公論久，諸公莫與衆心違！』放翁告誡，凜然猶有餘威。

但是當局者應付國難，究竟只要聽著輿論，順著衆心，就足以挽救危局，制勝敵人麼？子細想想，無論何人，都會承認那是萬萬不能够的。輿論就是一般人的公共意見。許多人意見一定不會相同，相同的只有公共目標。這種目標在危難的時候，當然是安邦定國，進一步或許是克敵制勝。至於如何達此目的，則應取的途徑，該用的方法，便不如此簡單了。輿論的目標是簡單的，眞摯的，也是神聖而必須尊重的，但所以達此目標的途徑與方法，必須詳考環境的變化，熟察國家的地位，隨機應變，決定步驟，那便是政府當局的責任，不能盡問之路人了。

政府對輿論的態度如果一意孤行，完全不顧，同少數人的利益，背多數人的是非，那一定是不對的，也一定要失敗的。但是國家大事，尤其在國難嚴重的時候，是內容很複雜的，變化很迅速的。局外之人沒有機會與聞共事，往往不能明白其中癥結所在。所以輿論所冀望的目標雖不會錯，而輿論所主張的方法，也不一定是對，而且往往不合實際的形勢。如果當局的人只知道盲從輿論，結果恐正與目的相反，而且料理國事，必須着眼於久遠的輿論，而

輿論往往圖一時的痛快。應付國難，必須看透實際的利益，而輿論往往易受感情所激刺。那是稍知羣衆心理的人所公認的。當局的人應該以誠意接受輿論的鞭策，但不可因貪空名而過受他們束縛。如果當局的人沒有眞知灼見，或有了見解而沒有胆氣自表主張，以求輿論諒解，甚或畏懼輿論，詭隨盲從，更且故唱比輿論更高的空調，以引輿論入於更深的迷途，這種尊重輿論，即使受短期間的輿論歡迎，但不久事實終要戰勝空言，所得的結果，正好違反輿論所要求的目標。那時候輿論不會責備自己的糊塗，而一定要深罪盲從詭隨的政府。我彷彿記得歐戰時，法國虎相克雷孟梭(Clemenceau)曾經說過：

"La faute que le peuple ne peut pas pardonner, c' est celle qu'on le laisse commettre"

（譯言）國民不能寬恕（對於政府）的錯誤，正是聽從他們（指國民）自己所犯的錯誤。

中國古代做大臣的事君之道，最不好的是逢君阿君，最好的是忠君格君。現在政府對於國民，也應該細察他們實際的需要，長久的利益，忠誠勇猛，以副他們的期望，更應該以誠心取得他們的信仰，以眞理解除他們的誤會。孔先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辦法，原有可以原諒的理由，但究竟還不是最好的模範。最好是要使他們『知之』而且『由之』。公論固然應該尊重，但大政治家對於公論，並不但是消極的聽從，而且應該積極的領導。士論峥嶸原不可非，而衆心是非，應使之得所指導，有所依歸。如此方是尊重輿論的正道。但萬一衆心迷糊，不能覺悟，則大政治家應取的態度，是寧使個人受千古之寃枉，勿使國家蒙百年之損失！

談東北義勇軍

陶希聖

東北義勇軍是國人很注意的一件事。我遇見東北的朋友，總要詳細的問一問那裡的近況。王之相，霍戰一，諸位先生都曾把那裏的情形細告。此外也還有些消息，從別方面傳來。

初見面的陌生人可以因爲援助義勇軍，結成生死的朋友。某君有一回運送軍用品到遼東。他想託一家某國輪船

公司把機件運到某海口，再由海口輸入內地供給那一帶的自衛軍使用。他想和該公司買辦交涉。他謁見時，先由船長接見。他說到他的任務。船長便說道：「你如果把這話告訴買辦，他一個年老家富的人，斷不允許。我來想一想罷！」船長籌算了一夜，回一封信，說他已與家庭告別。他決意冒百死爲民族做這一點小事。他說他已把生命與民族相比，他認定生命沒有民族那樣重。他預備各種文件方法，竟瞞下買辦幹一趟無人知道的偉大的壯舉。日本軍隊突然嚴密搜查，把機件發見。船長懷着他決死的赤心，不露絲毫的恐慌顏色，竟把日兵支過，把機件運到目的地。

這樣可歌可頌的行爲，不止一件。單身夜行百里以上的將領，荆棘叢裏匍伏進軍的勇士，除了被埋在大礮轟毀的戰壕裏面的十九路軍的兵士，再沒有人能够相比的了。

但是，我們不要以爲這些無名英雄是爲了能戰勝日軍而作戰的。他們是爲了作戰以伸張中國民族獨立的精神而作戰的。有好多投筆從戎的志士，一股雄豪的氣概被幾個問題的答案澆冷了，只得退回關內。他們問：義勇軍有多少兵？義勇軍有什麼計畫？義勇軍有什麼把握？實地的答案是什麼？義勇軍的兵數是無常的。義勇軍沒有預定的戰略。義勇軍沒有戰勝的把握，義勇軍不是爲戰勝而作戰的。義勇軍沒有給養，軍部指揮部沒有官式的機關。

東北只就遼寧一省來說，民間的鎗支估計有二百萬。義勇軍的可能的數目就是二百萬，外加徒手的隊伍，大刀的隊伍。

他們對日本軍隊的關係，不是兩國的關係，乃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關係。他們的戰法是革命游擊戰法。你如果向義勇軍要整齊的營壘，行軍的預計，你是錯誤的了。你如果向義勇軍要官階，要官長的待遇，不如到滿洲國去找東方民族聯合會。革命成功之後固然可以做官，沒有革命還是地下活動的時候就有官做的。

義勇軍在目前不能够把東三省雙手奉還中國的民族，但是義勇軍的活動如果發展下去，日本終竟要把這塊不能下咽的骨頭吐出來。瀋陽到通化的鉄路工程，日本工程師及管理人不敢過問，他們只有强迫中國職工去承當。撫順煤礦是日本資本家經營已久的大事業，義勇軍一夜來臨，便受了七十萬圓以上的損失，——滿洲日報的記載當然不會謊報的。吉林省只有五縣納稅給長春。黑龍江的北部東部都是日軍威力所達不到的處所。

東三省的佔領，增加日本的財政恐慌。他們的軍閥用

以號召小農的，是集團移民，停頓許多，沒有進行了。都市裡工商事業萬般衰落。日本資本家所希望的商品銷場及原料市場失却了救濟他們經濟恐慌的作用。

○　○　○

我們並不悲觀。我們並不樂觀。

義勇軍的接濟是很困難的。他們需要些什麼？正式軍隊要錢。沒有大批的錢，軍官們是不下動員令的。錢到了手，動員令却送達到床第間去了。義勇軍不是這樣的。他們目前急需糧食。

他們憑藉爲營壘的乃是鄉村，尤其是山林。今年東北的農耕大部爲民族獨立而荒廢了。遼東吉東及黑龍江興安嶺山脈的叢山裡是有錢買不到東西的。他們急需外來的接濟。從熱河接濟他們的糧食，是最方便的。但是，熱河今年沒糧食吃了。熱河只有黑糧吸，却沒有白糧吃。

糧對於兵的關係有多們大。倉空兵散的故事，在中國歷史是常見的。

他們其次需要彈藥。彈藥的來源是很窘的。國家本有若干的兵工廠。兵工廠的出品是有主的。義勇軍從這一些主子募捐，也有三萬五萬十萬三十萬的解囊相助。但是我們試以遼寧一省計，百萬的義勇軍每人要分一排子彈，則一次也要五百萬。一排鎗能打幾分鐘？我們請軍事專家作一個專家報告！

書生的妄想是全國兵工廠爲義勇軍造彈一天。但是，四川的戰爭，山東的戰爭，鄂豫皖的軍事，及此種戰爭所引起的劍拔弩張形勢，終竟要打破這種妄想。

錢的來源決不是財政部，猶之彈的來源不是軍政部一樣。錢的來源有兩處最大。一是海外華僑，一是上海。錢裡面有多少用到義勇軍身上去，是我們不忍提出的一個問題。硬打穩紮的義勇軍有時因不善於宣傳，得不到相當的接濟。善於領欵的義勇軍有時沒有多大的實力。這情形近幾月來好多了。各地各有歷史的義勇軍蜂起，消息來得比較的準確了。

但是各處義勇軍實力消長是無常的。有時候一個領袖的姓名爲國人所公知，但是他的實力衰落了。有時候一路軍隊發展很快，却得不到指名的捐欵。人數的消長以領袖的號召力爲決定因素。固有號召力的首領的力量始以彈餉爲人數的因素。所以各軍的歷史是不容忽視的。便是由於這點，義勇軍的系統難於統一。如强求統一，反妨碍他們各自發展，現存的系統，有抗日救國軍，有國民救國軍，有各地自衞軍，各地自治軍，有受有政治名義的軍隊。

抗日救國軍的名義是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所授予的。如鄭桂林，唐聚五，彭小秋等路都是的。其後援有一後援會，以朱慶瀾氏爲會長。

國民救國軍是朱霽青氏所統帶的。朱氏是東北老國民黨員。他決不抱一黨派成見去求發展。他與十九路軍有很好的感情。最近有十九路軍工程隊三百人將與他合作。

有政治名義的如黑省的馬占山氏，吉省的丁超李杜二氏。他們是各有相當的獨立性的。

各地的自治軍自衛軍各有獨立的發展。宮長海氏，王德林氏都是吉遼最有希望的領袖，也各有獨立的存在。

他們雖各有歷史，但全有相當的合作關係。在東省裏，除了爭民族獨立以外，斷沒有眼前的權位可爭的。

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北平。

中國的燃料問題

翁文灝

中國的固體燃料—煤—是狠充足的，但是液體燃料却狠缺乏。現在所用的煤油及汽油幾乎全靠美國及南洋的進口貨，每年要到二萬萬加倫，價值一萬二千萬至一萬五千萬元，爲對外貿易最大漏巵之一。如何得到供給，如何減少漏巵，成爲重要經濟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分爲二部份來看。煤油是一事，汽油又是一事。外國煤油自從一八七八年（清光緒四年）開始輸入中國，至現在已五十餘年，把中國的油燈蠟燭幾乎完全打倒，所以用途日廣。起先還有美國煤油和英荷煤油的競爭，後來他們互相調和，把中國市場共同的壟斷了。但是這種繼長爭高的銷路到近幾年來反現停滯或退步的趨勢。試觀民國以來的進口統計，民國元年煤油進口是一九九、一九六、〇〇〇加倫，到了民國二十年進口數目反跌到一六五、八二七、〇〇〇加倫。可見二十年來進口煤油有減無加，這是漏巵漸少的一種好現象。所以能够如此的原因，全因爲現在較大的城市都逐漸用了電燈，因此煤油的用途鄉下雖然推廣，城市却反減少。電燈的發電或是用煤，或是用水力。煤是中國天產豐富的東西，自然應該儘量利用。用水力發電還只有四川及雲南二省會有小規模試辦，可以仿行的當然不祇一處，這也是狠可推廣的。所以煤油進口的抵

制似乎還不甚難，而且進口的數量目前已在減少了。

完全不同的是汽油問題。汽油的重要用途是做汽車及飛機的動力來源。這兩種東西皆是近代交通的最大利器，幷且於國防上亦有重大關係。中國近年來新造鐵路甚少，但公路的建設確大有進步，所以汽車的數量亦增加甚速。據最近的估計全國汽車約已有三萬九千餘輛。因爲用途日增，所以汽油進口的數量亦年年增加。汽油進口從一九〇六年纔開始，到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還不過四十萬加倫，到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便加到二九、八九五、〇〇〇加倫，就是二十年來增加了七十五倍之多，亦就是平均每年要增加三倍有半。現在各省公路方在積極進行，有許多人似乎狠有理由的都相信修建公路是促進統一的最好方法。如此下去，以中國面積之大，所需要的汽車當然還要大大的增加。美國面積二百九十萬方哩，有汽車二千六百萬輛，如照此比例則中國面積四百萬方哩，應有汽車三千六百萬輛。即使照法國爲例，他們面積二十萬方哩，現有汽車一百七十萬輛，中國也應該有三千四百萬輛。即使以最少的零數做標準，如果中國要有汽車四百萬輛，豈非比現在還要增加一百倍。如此則汽油需要將增到三十萬萬加倫，價值約二十萬萬元。這還沒有把飛機的需要計算在內。如果我們要有相當的國防我們必須要有幾千架的飛機，當然更需要許多汽油供給。從此看來汽油的供給眞是中國的極大問題，汽油的銷費增加到每年二三十萬萬加倫，價值十幾萬萬元，照現在情形繼續下去是狠容易實現的。

如果這樣巨量的汽油都要仰給于外國進口，不但漏巵太大，而且緩急也不可靠，所以我們至少須有一部份自己供給的能力。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自己開採石油礦，關於國內石油礦的希望前次已大畧說過（參閱本刊第十七號）現在可以不說。此外還有可以代添汽油或取得汽油的方法，但這種方法到現在還只能做一部份的補助，而不足供全部份的需要。

第一種方法是用固體燃料代添汽油。十餘年來歐洲早已有人研究用焦炭或木炭爲汽車的發動力。民國十八九年北平研究院駐歐研究員沈宜甲君便注意考察法國的Gobin-Poulenc 比國的 Bellay 各種方法，向國內多方宣傳。國內亦有人自起製造。二十一年五月隴海路工程師湯仲明君及湖南建設廳技正向惠君差不多同時試驗成功了用木炭代汽油的汽車。這眞是一件可欣幸的事。這裡有應該注意的一點，便是中國是森林狠缺乏的國家，木炭用途太廣供給一定不够。同時中國無烟煤比世界各國特別的多，必須想

法子去利用他。木炭開汽車既然能行，用無煙煤一定也能成功。即如山西河南湖南都是無煙煤特別多的省份，正好利用他代添汽油。所以這個方法如果能完全成功而且充份推廣，一方面對於我們缺乏的汽油可以得到替代，一方面對於我們特富的無煙煤又可以得到意外的利用，這眞是一舉兩得的事。所以我希望研究汽油代用品的人們努力往這方面進行。

不過固體燃料最多只能應用於汽車，而不能用於飛機。所以汽油還是必要的。汽油不但能從石油礦內提出，而且也能從煤內提煉。近年以來各國都狠注意於低溫蒸溜的試驗。這種試驗的原則是因爲在高溫度的燃燒中煤炭內的氣體物質多被毀滅而消失，現在用低溫度來慢慢的蒸溜他，可以分析出若干油類物質。這種研究工作，中國二年以來方始着手。一方面我們在地質調查所內附設了一個沁園燃料研究室，逐步設備起來，從理論及實用方面作各種研究。一方面並將中國重要幾種煤礦寄往比國用Zuydenhon-ds方法做小規模的試驗，並由沈宜甲君參加研究。對於中國各種煤質已經做過初步試驗。例如山西大同煤炭，用這個方法，每一噸能提出九十公斤原油，這原油內含有約百分之二十的汽油。如此計算，則每噸煤只能煉十八公斤即約四加倫的汽油，就是，要得一千萬加倫的汽油須用二百五十萬噸煤炭。但同時還可得到許多如煤氣，扁陳油，煤油，柏油，及半焦炭等其他的產物。所以這種方法供給汽油雖然不算頂多，但對於煙煤的利用却極充份。

假定中國天然的石油礦並不豐富，但煤炭的儲藏却是十分充裕，這是已証明的事實。以上二種方法，一是用無煙煤以代替汽油，一是用煙煤以提煉油類，皆是用有餘以補不足，極適合於中國需要。而且中國煤礦多在內地，用普通方法狠不容易運到外面，因爲運費太貴沒有銷路。如果能用以上二種方法，則內地的煤炭亦得了一種新的用途，而煉成油類之後自然容易運得出來。雖然各種方法發明未久，一半尚未脫試驗時期，但離成功的日子已不甚遠。只要努力研究，推廣，即使不能完全解決中國燃料問題，至少可以得到一大半的解決。

講到此地，我又甚深的感覺許多事實問題都得從實際研究去求解答。現在從事此種研究的人還是太少，力量還是太弱。但是此問題不在本篇範圍之內，且俟另有機會再說罷。

如何救濟農民

董時進

年年鬧饑荒的中國，今年竟會鬧生產過剩，因爲生產過剩，就成爲穀賤傷農，雖說不至於餓死人，然而經濟的困難，也可以逼死人。日前報載，綏遠五原地方，紅糧二百六十斤，祇值七角，穀子值七角有零，地百畝約收一萬三千斤，可售洋三十元，而正稅及附加即須五十元，全部售出尚不够上稅。又日昨得四川書信，今年米穀收成，非常之豐，穀價每石（約三百二十斤）值三元有奇，（去年值十餘元）欵稅非常之重，所以地主及種地的人，都喊不了。新近有友人從東南來，言及今年收成亦是特別的好，但是穀價往年約十元的今年僅五六元，農民也是叫苦。這類消息，在報上也見的很多。

近些年來，天公待中國太苦了，今年似乎要來酬補一下，不過這一回又太好，又使我們消受不住。於是一般人說，中國的命運眞苦，不鬧饑荒，又要鬧熟荒。但是實際上中國不應該鬧熟荒，如果運用得法，很可以轉禍爲福。否則便辜負了天公的好意。

關於救濟的辦法，目前各地方鬧得最響的，是開辦積穀。這是中國原有的老法子，他的效用，不但可以收納目前過剩的糧食，並且可以存儲起來，預備荒年。積穀的用意，確是很對，不過在現時辦理起來，事實上頗有困難。第一，請問從那裏拿錢來收買穀去積存；如果不用錢收買，那即是變相的徵發或沒收，這當然不是農民所願意的。第二，存積的穀有何保障，誰能担保這穀准可以作將來發放給災民用，而不致被兵隊或土匪搶用。如果沒有這層保障，而官廳借積穀爲名，又在地方上籌欵收買穀糧，這不但未能救濟農民，反而給他們加上一層負担。除了上邊的兩層困難而外，還有一個問題：即是有無辦積穀的必要？我以爲在交通比較利便的地方，毋須乎再辦積穀，應該想別的方法。例如在江浙諸省，全世界的糧食都可以達到，若對於來源不加以限制，而以區區小欵收買國積，就想提高穀價，那眞是做夢。

總之，我們要知道，積穀對於備荒年的效用大，對於救生產過剩的效用小，並且也決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一年豐收可以積穀，假使連來幾個豐年又怎樣辦？還有，我

們都忘記了問一句，我們的所謂生產過剩，是否眞的？是否全國總過剩？我們看外國糧食仍舊在大宗進口，並且有許多人還是沒有飯吃，便可以知道中國農產不一定有過剩。美國近幾年所鬧的過剩，確實是因爲全國人吃不了，那纔是眞過剩。中國目前所鬧的過剩，是局部的過剩，是因爲生產地方的糧食，達不到消費地方。所以根本的救濟辦法，是要溝通生產區域與消費中心，使糧食可以順自然的道路流通，不是要使牠鬱積在生產地點。這樣，一方可以救濟生產者，一方又可以減少漏資，才不至於鬧出一面苦過剩，一面買外國糧食的笑話。

至於糧食不能由生產地方達到消費中心的原因，不僅是交通不便，最重要的還是人爲的障碍。軍政當局如果眞有救濟農民的誠意，惟有趕快取銷通過稅捐，即使不能完全取銷，也應該大大的減少。這不僅是對於農民有益，而且對於地方，對於官廳的收入，也是有益的。因爲稅捐太重，人民惟有停止運銷，結果不但農產稅征收不到，而且因農民購買力及上繳力減少之故，恐怕連其他許多的稅捐也收不到。這決不是恐嚇的話；希望軍政當局們把眼光放遠些，大家都有好處，殺雞求卵，大家都不利。

生產區域和消費及出口地點，已經溝通之後，應該再進一步取銷一切糧食出口禁令及障碍，同時要限制外國糧食的入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過要注意，這兩種手段，必須以溝通生產地點和消費地點爲前提，如果這前提辦不到，後兩層不但沒有效果，並且恐怕徒使消費者的担負增加。

其次，生產者所出的地畝捐，也是與生產過剩間接有重要關係的。許多農民所感的苦痛，是出賣農產所得的價錢不够繳款，這不一定是由於價錢低，或者也是由於款太重。目前許多地方的農產價錢固是太低，然而即使再高一些，假若稅捐無限的增加，農民仍舊是要喊不得了。假若稅款可以減輕，那末農產的價格即使不提高，農民所感的困難，也要輕一些。所以我們還有一個要求，即是將農民所出的土地正附稅，酌量減免。還有一個變通辦法，即是許人民以農產物代替稅銀，（因爲官廳拿錢去，也是要用去買糧），農產物價錢，按普通年成價錢酌量計算。例如現時穀價五元，平年約十元，某農民應上稅十元，即許其以一石穀代交。這辦法是很合理而且公平的，因爲在穀價昂貴的年分，軍隊常有加徵穀糧，或賤價强制收買穀糧之事。那末，現在穀價賤跌，軍營裏面買糧，自然也不須平常那許多錢，所以他們應該可以准人民按平年糧價，以穀

物折合稅銀。從農民方面說，這比較辦理積穀的利益，還實在些。

此外關於救濟生產過剩的方案，在外國的成例很多，例如低利放款，減輕運費，公家收買，津貼出口等，都是些常用的手段。中國情形不同，不必抄襲別人，不必唱高調，尤其是就現在的中國政府說，我們絕不能希望過奢。我們不必要求什麼恩惠，祇要求他們體諒農民，除去障碍，就如辦到上述的幾層，已經很好了。至於許多地方正在熱烈提倡的積穀，我認爲在運輸十分不便的地方，如果公家有存儲的現金，不須另在地方籌款，並可以確實的永久的担保積穀的用途，仍可以開辦。否則不宜。此外如軍隊上有不用的存款，也可趁此時機，預備糧食，以備將來之用。這或者對於目前急須銷貨的農民，也多少有些益處。

最近聽說政府找到幾位外國農業經濟專家，來替我們想法救濟農村破產。這又是白花錢。外國專家毋論學術怎樣淵博，畢竟他們所知道的是外國東西，中國農村所害的病症，在外國是亘古不曾有的，外國人從沒聽說過，也從沒夢想到，他們又能想出什麼特別高明的方法。其實我們的毛病，我們自己並非不知道，也並非想不出醫治的法子，祇奈軍政當局不肯實行去醫治，即使有心去醫治，他們不肯稍犧牲一點兒。不但外國專家，連神仙也想不出一個法子，能够一面教農民不破產，一面又可以使軍閥無限制的括地皮。

漫游散記（十二）

丁文江

雲南個舊（續）

◉新舊鑛冶業的比較

個舊錫務公司早年的失敗與改革個舊的舊鑛冶業有絕大的關係。當公司初成立時候，一班用土法的廠商雖然因爲利害的關係不甚贊成，但是一方面怕官廳的勢力，一方面對於新法莫測高深，也不敢公然反對。等到廠造成了，沒有鑛砂，也並沒有看見公司的工程師能用新法探鑛開鑛，於是大家都以爲個舊的錫鑛，只能用土法開採。初次試驗洗砂廠的時候，對於冗碌，成績不佳，於是大家對於新法洗鑛，也根本的懷疑。惟有新式煉錫爐完全成功。比

較開通的爐戶（凡煉錫採鑛商人之通稱），頗覺得新法煉錫比土法高明。但是因爲舊有設備和利益的關係不肯放棄舊業。而且錫務公司又因爲煤的來源不可靠，常常停爐。停爐的時候自己也用土爐來煉錫，所以不能完全得到爐戶的信用。

平心而論，個舊的鑛冶業，的確可以算是土法的大成功。一點新式設備沒有，碉尖能有幾千尺遠，距地面直下一千多尺深，當然不是很容易的事。在缺水的高原上面，能利用少量的水來洗很難洗淨的冗鑛，且工作不過半年，居然能維持八千噸上下的產額，當然是成功的表現。煉錫的手續很單簡，出的粗錫平均含錫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並不比新法所煉的粗錫壞。但是我們稍爲研究，就知道這種成功，是有特別原因的。第一是錫鑛生在石灰石的高山上。石灰石中間裂縫很多，是完全漏水的，所以開鑛的人沒有土法最怕的水患。因爲同樣的原因，上面的空氣從天然裂縫流轉地中，碉裏面的通風並不困難。第二是錫砂的成分很高。各大碉尖的砂含錫平均在百分之五以上；以成分論，是最好的富鑛。第三是錫鑛是生在紅土裏。不但質很軟，容易挖，容易碎，而且全部分養化的程度極高；普通習見的硫化鑛物，完全養化，所以容易提煉。有這種好的天產和地利，而成就不過如此，實際上仍然沒有能充分利用我們的富源。

第一講煉錫。因爲錫砂裏面沒有硫化物，所以很容易提煉。但是土法煉錫不加溶解料，所以鑛砂一定要洗得極淨，方可以上爐。用新式的爐子，加點白沙（矽養）做溶解料，含錫百分之五十的砂就可以不必再洗。土法爐子所用的砂，含錫平均總在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又因爲同樣的原因，爐子的溫度比較高的，流出的渣子裏面含錫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不錯，這種渣子，還是要輾，要洗，要再上爐，然而洗的最後那一次仍然有許多錫要流到廢水裏去。這還都不是土法的致命傷。土法所最不能存在的原因是牠完全要用木炭。每煉錫一噸用炭在四千五百斤左右。以個舊每年產錫八千噸計算，每年需用木炭一萬六七千噸。個舊附近沒有一根樹木。所用的木炭來路在百里以外。在民國三年土法煉錫每噸用款一百五六十元，錫務公司的新式煉爐，不用木炭而用煤，每噸用款不過一百元。當日據我的計算從民國三年起再有二十年必至無木炭可用。照最近我所得的材料，我的預計果然沒有錯誤。民國三年一斤木炭平均價目是洋二分七釐。到民國十二年一斤要賣四分五釐。民國十七年漲到一角二分。煉錫的成本從民國三年

的一百六十元漲到六百餘元。大概不出五年，土法煉錫因爲沒有木炭，一定要完全淘汰了。

第二是洗砂。土法洗砂最少要洗六次，多則十幾次。每次所用的人工極多，時間很長，極不經濟。假如個舊所產的砂都集中到個舊錫務公司洗砂廠淘洗，則一次就可以洗完！不但如此，因爲山上沒有水所以非在雨期土法不能洗砂，一年之中不到半年可以工作。新法洗砂廠移砂就水，終年可以不停。即此一端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效能。

第三是採鑛。個舊採鑛的習慣與別處微有不同。辦草皮的應向地主租地，每年不論出砂多少，應該付一定的租價。租價則看水路的寬狹而定，所以論槽而不論畝。每有可以洗一槽塊的水，再有相當的塊，辦鑛的人出租金三四百元不等。辦碙尖的人也要納租於地主，（叫做抽收），但是以所得的鑛砂爲標準：普通碙尖所得的砂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爲地主的租價。不得鑛砂則不完租。所以無論是草皮或是碙尖，地主的租價是開鑛的人一筆重要的擔負。而其實開鑛的地方本來是寸草不生，並沒有經濟上的價值。地主不但有取租的權利，而且有在碙子裏挖塊的權利，叫做開還尖。碙的主權是開尖子人的。他可以允許旁人在他的碙子開分尖，叫做子尖。子尖出鑛碙主也有抽收和開還尖的權利。以此類推，子尖之中，又可以由旁人開孫尖。各碙尖本來相距不遠，時常容易發生糾葛。再加上這種極複雜的權利和義務，其爲障碍自不待言。用新法開鑛，至少碙尖的地主權可以取消，開採的工作可以合理化。

當民國三年的時候辦草皮的比碙尖爲多。但是草皮的面積當然是有限的。當日我預料草皮必定因爲含鑛塊的面積減少要漸漸了衰歇。果然到了民國十七八年的時候，草皮的產額只佔全廠出產十分之一；比民國三年大約要減少了四倍。所以要維持或是增加個舊的產額非多開碙尖不可。而目前所工作的碙尖，只有兩處：一是老廠，一是馬落革的新廠。除去馬落革是個舊錫務公司所開之外，所有老廠的碙尖都是幾十年或是百數十年的老碙。這是因爲在個舊開新碙尖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探鑛的初步當然是要靠露在地面上的礦苗。這種鑛苗大抵已經爲前人挖去。馬落革的成功實在是僥倖的。民國三年我所見的鑛苗才不過幾公寸，並不是以表示地底下礦藏。個舊錫務公司所以肯冒險開採，一來是有廠無鑛，不能不努力供新廠的需用；二來資本當然比土法開鑛的雄厚的多，比較的不怕虧本。所以要增加新碙尖非集中資本，不能成功。而且錫務公司的辦法也是不可爲訓的。眞正新法開鑛，沒有着手開大碙

子以前，先要探鑛。在個舊區域之內探鑛不能單靠露在地面的鑛苗。將來必須要用最新式的電氣或磁力測量；不必開碉先從這種測量決定地底下有無得到鑛苗的希望。用電氣和磁力測量原不適用於探錫鑛。因爲個舊的錫鑛都雜在赤鐵鑛中間。探到赤鐵鑛苗，錫鑛就可以探到，所以大概可以利用這種新方法。

目前老洞的工作大部分消耗於走「窩路」。從洞尖口子到尖子頭——就是挖鑛砂的地點——窩路往往在幾千尺之外。因爲窩路的傾斜平均在三十度以上，有的還是吊井，工人背了五十斤的鑛砂從尖子頭向洞口走，每一小時走不到四千尺，所以深的洞尖，一個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一班）只能往返三次。實際上這種洞尖的尖子頭離洞口雖遠，距地平直下不過一千多尺。並且一個老洞裡的還尖，子尖，孫尖雖然窈窩路很多，各尖的尖子頭相距都不甚遠。假如用新法開採，只要測定一個離各尖的尖子頭最適中的地點，從地面開一個大的直井，一直下去，就可以達到各尖子頭的左近。如是工人上下，鑛砂運輸都可以改用昇降機。一個工人的效能比目前可以增加幾十倍，鑛砂的成本當然可以減少，產量當然可以大大的增加。

以上所說的各點還不是個舊土法採鑛必須改良的主要原因。採鑛原是勞働中最苦最危險的事。中國的土法採鑛比任何新式的採鑛都要苦幾倍，危險幾倍。而個舊的錫鑛在土法裡面又要算是最違背人道的。不但是錫鑛生在紅土的塊裏面，頂蓬很鬆，架的木頭往往容易倒塌，把工人壓死，而且塊的左右都是石壁，開的窩路爲節省工本起見，往往只能使一個人側身通過。在洞尖裏面走路，頭固然是抬不起來，而且忽上忽下，點着油燈，在很滑的石灰石上爬着，空着手已經危險。我在銀洞曾下去過一次。兩點多鐘走了三千尺遠——就是一點鐘只能走半里多路！上來以後比走三十里路還累。措鑛的工人用一個麻布搭連口袋，一頭裝上二十五斤鑛砂，前後的搭在肩上。右手拿一根一尺多長的棍子做拐棒，身上穿一身白粗布的褂褲，頭上裹上一塊白布的包頭。包頭右邊插一根一尺長的鐵條，鐵條的頭上掛着一盞油燈。包頭左邊插一根四寸多長的竹片或是骨片。措鑛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喘的聲音幾十步外都聽得見。頭上流下的汗把眼睛閉着了，用竹片撂去，再向前挨着爬走。洞子裏的溫度當然比洞外高。走到洞口，渾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擠得下水來。凉風一吹，輕的傷風，重的得肺炎肺癆。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處叫做伙房。是一間土牆的草蓬，幾十個人睡在一

處。我曾在銀洞的伏房裏睡過一夜。終夜只聽見工人咳嗽的聲音，此停彼起，絡繹不斷。我聽着這種淒慘的音樂，想着在洞裏聽見的喘聲，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早上起來一看，沒法可以下脚，因爲地下到處都是工人的涕唾！工人的工資平均每月不到五元。身體最强健的往往於每日規定應措的塊之外，多措幾斤（謂之私塊），另得塊價。這種少數的工人每月或可得洋十元。住宿衣服飯食都是辦鑛人供給。飯食每日不拘次數；往往措塊一次，吃飯一頓。米飯之外，只有黃豆磨的湯，別無旁的菜蔬。出砂多的尖子，每月吃肉一次，叫做打牙祭。普通則逢節纔有葷吃。衣服已經講過，是一套白布的單褂褲。個舊鑛廠上水最缺乏。爲節省用水起見，工人早上起來，洗臉就不准喝湯，喝湯就不准洗臉。洗臉都不能自由，更說不到洗澡和洗衣服。鑛砂是紅的。工人進出洞尖，衣服裡外都染成紅色。所以在廠附近旅行，看見着髒的紅色衣服的，就知到是下碉子的工人。

飲食衣服居住如此，工作如此，工資如此，招工似乎不很容易了。事實上却又不然。雲南是窮省分，生活程度很低。不但是離個舊不遠的幾縣有人在鑛做工，就是距廠十站的地方，到了農閑的時期，往往有人步行來廠應招。其中尤其以宣威縣的人爲最多。據辦廠的人對我說，無論那一處的工人，在碉尖裏的工作都抵不上宣威人。那一年（一九一四）的九月初，我從宣威向富益調查。路上遇見許多人穿着極破爛的髒紅布衣服，滿面飢色，扶着竹杖，從南向北而走。我猛然想起，這些人頗像個舊廠上的砂丁，但是九月是工作最緊張的月份，砂丁又似乎沒有大隊回家的道理。我正在疑慮着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向我說道，「你不是丁委員嗎？你不認得我了。我是帶你在銀洞下洞尖的老郭。你雖然鬍子長長了，還是穿的一樣的衣服，所以我認得你」。我問他道，「老郭，個舊廠出了甚麼事了嗎？何以你們這時候回家？又何以弄得這樣窮？」「委員！你不知道嗎？外國人打起仗來了。大錫賣不掉，許多廠都歇了工。連欠我們的工錢都要不到。我們只好沿路討飯回家。幸虧這幾天田裏的包穀（玉蜀黍）熟了。我們可以偷點吃吃。庄家人也知道我們的苦處，就是看見了，也不追問。要不然眞要在半路上餓死了！」我急問他道，「外國和誰打仗？」「我也說不清。只聽說洋鬼子大家都打起來了，而且法國鬼子打敗了。」

這是我第一次得到歐洲大戰的消息。這也是我第一次看見歐戰對於我們發生的影響。

外交月報

（九一八紀念號）

第三期要目

事變照片（十四幅）……
卷頭語……周天放
對於九一八事變之感想……顧維鈞
盲人瞎馬之外交……胡政之
提高國民知識爲中國今日救亡之惟一良策……錢泰
論外援……蔣廷黻
國難一年的對日外交……邱昌渭
中日鉄道競爭之眞像……郭毓潤
由去年的九一八說到現在的日內瓦……王大楨
東北問題之將來……龔德柏
最近十年來日本主義之進展……曹重三
日本資源之缺乏及其解決之計劃……王德生
法國外交政策之轉變……殷葆璨
和製滿洲國記……徐生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鐵路下之東北鐵路……鄒西山
瀋變密聞……郭堅白

零售每冊四角，國外五角，預定半年六冊，國內連郵一元五角，國外二元五角；全年十二冊，國內三元，國外五元。郵票代償，不折不扣以一角以下爲限。

北平西城府右街運料門裡寶光門側外交月報社經理部

平明雜誌

第十二期要目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分析的研究……克林
國際聯盟與遠東糾紛……郭垣
羅斯福的生平……盛蘭
直接稅間接稅的區別及其優劣……馬肇奎
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的幻夢……孟平
蘇俄的戲劇主潮……鄭桂泉

附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節要……啓眞黎夫編

出版處：北平安福胡同三十二號平明雜誌社。

定價：每冊二角，預定三月一元二角二分；半年二元二角四分；全年四元二角八分。

南京鍾山書局

國風半月刊

第十六號出版

十月二十一日

大學王註讀敍……歐陽漸
明孝陵志……王煥鑣
與安嶺屯墾工作……張其昀
河套圖志序……張鵬一
國際雲岡節略序……竺可楨
通訊及定報處　城北總局　中央大學門前秦巷巷口　城南支店太平路三二二號
定價　每期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電話三一三九五

世界論壇（二則）……何兆清
實驗教育發達略史……羅廷光
地球之形狀……張樹森
烏蘭察布盟橫過記……徐近之
江都文獻（毛元徵傳）……柳詒徵

時代公論

第三十號

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從統計會議說到全國統計事業（上）……褚一飛
一條迷茫的救國道路……曹翼遠
再論司法官訓練問題……彭年鶴
各國化學武器之進展……葉嶠
新大陸之古希臘—馬耶文明……馬星野

「教育崩潰的原因」辯正……王以中
讀者論壇……
中國國民黨的病象……古成

通信：陝西實業考察記（五）……何慶雲

特別優待青年學生預訂全年報費二元
圖書館預訂全年報費二元半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鞭策週刊

第二卷第六期

目次

評國聯調查團報……李季谷　二十
日本的策略……獅北　一年
何以處國難……須尊　十月
中國佛教遺物……民生　九日
玉簫說探討……不失

零售：每冊四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
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
社址：北平祿米倉二十七號。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尙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合衆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暹羅緬海參國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國際勞工組織

曾炳鈞著

國際勞工組織不特爲戰後的國際勞工立法機關，且爲戰後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研究機關。對於這個機關，凡欲了解國際大勢者絕不容忽略過去。本書以純粹客觀態度，根據原始材料，分析十數年來此項機關之內部構造，活動概況，工作成績，幷闡明此項組織所由產生之歷史背境。取材豐富，論斷謹嚴。實價大洋八角正。

總發行處　北平文津街社會調查所

北平稅捐考略

輯雷輝著

本書根據實際調查結果，將北平自民元至民二十國市兩稅都數十種條分縷晰，舉凡各種稅捐之沿革，率則，收數，備述無遺，材料確實，可爲研究我國地方稅者之參攷。實價七角。

引得

（譯自英文 INDEX，舊用日本譯索引或更轉爲索隱）爲學術上重要工具，西文著作每多附載，中籍則素付闕如，致尋檢書中一條，輒須翻閱全著，學者苦之。引得編纂處成立於民國十九年秋季，當事中文書籍引得之試驗。其排列次第，一準新發明之度撿法，學用皆甚簡捷。更附拼音及筆畫引得，俾對度撿方法未嫻熟者，亦無扞格之弊。已出版者十餘種，如：

儀禮引得　附鄭注引書及賈疏引書引得

儀禮爲經典要籍。然考古者患其辭義瑣雜，熟讀爲難。引得編纂處編製引得，舉書中所載之儀文名物，鉤玄提要排列易檢。用以研究本書，可收按圖索驥之效。又儀禮鄭注及賈疏引用諸書，多已散亡。故更將其引用書名，分別引得，以爲輯佚之助。卷首有各本儀禮卷葉推算表二，俾一册引得，可以用諸二十種通行版本。又洪煨蓮教授序文，關於禮經之源流演變，細加考論，殆亦治經學者所欲一讀者也。

每册定價二元外埠酌加郵費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分二巨册：上册爲書名引得，下册爲人名引得。不僅採輯無漏，且凡一書而有二稱二人而同一名，僞書之假托，數人之合著，箋注之另有其人，附庸之別爲一書，往往分作數條，排比易檢。手此二册，則總目二百卷，加以未收書目五卷，絕無難檢之病矣。引得據大東書局影本，卷首有卷目內容表及推算公式，凡有其他版本者亦可用引得無患。又洪煨蓮教授序文一篇，詳述四庫全書及各目錄提要之編纂，並評論其得失，殆亦凡留心四庫掌故者所欲一讀者也。

每部定價四元外埠酌加郵費

讀史年表附引得

讀史年表共二十四張，始漢迄清，代爲一表，詳注公曆年數與各帝王之年號，廟號，諡號，名諱，陵號，以及代諱諸字，並附有標年度尺一，中印甲子紀元，用以量各表兩旁之尺格，則年數可不勞指算。表後附有引得，頗易尋檢。篇首有洪煨蓮教授序文，詳言年表起於漢代及漢前紀年不易考訂之故。

每部定價三元外埠酌加郵費

其餘各種另有詳細出版目錄函索即寄

編輯兼發行者　引得編纂處

代售處　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內各重要大書坊，具列詳細出版目錄中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廢止內戰的運動　丁文江

教育罪言(一)　旭生

行政機關改革的必要　達

提倡國貨的治本辦法　蔣廷黻

日煤傾銷的情形(通訊)　湛然

第二十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獨立評論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新生命書局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浙江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　北海縣中合作社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

山東　尚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　滙海書局

江蘇　吉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廢止內戰的運動

丁文江

十月三十日廢止內戰大同盟在北平成立分會。距發起的時候已經五個多月，距總會的成立也兩個多月了。這幾個月中許多人對于這種結合免不了悲觀；以爲空言于事實無補，而且與事實矛盾，所以原則上雖然贊成，不肯有積極堅決的援助。

最足以使人悲觀的是這幾個月所發生的內戰。上海各團體發起廢戰大同盟的時候，正遇着陳濟棠與海空兩軍破裂。其後總算和平了結了，但是廣東海軍裡面最大的飛鷹艦已經炸沉。到了九月山東韓復榘和劉珍年衝突。至今這一件戰事還沒有結束，四川又發生了大戰。加入戰爭的軍隊人數在三十萬以上。由此看來，我們儘管發表我們的主張，人家依然打他們的私仗，似乎所謂廢戰同盟沒有任何的用處。但仔細一想，這種意見是不對的。中國內戰的習慣和原因，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這種幾十的年的病，就是「三年之艾」也未必能醫，何況成立不到三個月的私人團體。若是只要我們隨便的結合一個團體，發表幾次宣言，內戰就可以消滅，這種團體眞正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內戰越容易發生，廢戰的運動越要加緊工作。我們相信全國人心的確厭惡內戰。但是這種厭惡的心理沒有具體的表現和組織，決不會發生效力。廢戰運動是組織表現反對內戰輿論的第一步。所得的效果全看加入運動者的熱心和能力，並且要經過長期的努力和堅決的奮鬥，纔會發生影響于政局的。

第二可以令人懷疑的點就是所謂內戰的定義。誰都知道共產黨是個政治團體，但是牠是全付武裝的。國民政府把牠當做匪看待用大兵去剿牠，牠並沒有因此喪失牠政黨的資格。然則所謂「剿匪」工作是否在內戰範圍之外？韓復榘攻擊劉珍年說他破壞省制，殘虐人民，所以不能不解散他的軍隊。韓復榘不是最高軍事機關，我們可以說他本沒有自動解散其他軍隊的權力。假如中央政府認爲某處軍隊作惡太多，有裁制牠的義務，而這種軍隊不受裁制並且武裝的抗命。中央是否應該避免發生內戰，聽牠存在？假如在一區域之內有甲乙兩軍駐紮。乙軍忽然開釁，向甲軍進攻，甲軍是否應該避免內戰，用不抵抗主義退出防地，或

是聽乙軍繳械？這種複雜的事實問題，五月二十五日發起廢戰大同盟的幾個團體的通電和所擬的章程，並沒有說明。就是滬江大學劉湛恩先生的「國內非戰建設運動釋疑」的一篇文章也只引用章程第二條說，「政府如果不顧國家運命，……倒行逆施，……軍閥如果恃兵以逞，爭殺不已，……吾人須用非武力方法解決。無論任何一方有此嫌疑，應由民意機關裁判曲直，加以制止」。惟在八月二十七日上海總會成立的大會所通過的二十四件提案之中有一件，「將內戰意義確定爲非剿匪性質之戰事行動，而由常務委員會就事實上考察認定之」，與本問題頗有關係。照這個議案的用意看起來，一種軍事行動是否認爲內戰，應由常務委員會隨時就事實決定。但是內戰的定義沒有確實的規定，常務委員會恐怕很難臨時判斷，判斷的結果是否能令多數會員滿意，也是疑問。發起廢戰同盟最熱心的吳鼎昌先生六月九日在南開大學講演這個問題，說得比較的明白。他劈頭說：

「內戰是甚麼？簡單說，不是一種『叛亂』，就是一種『革命』。……民國二十一年來內戰之歷史，武昌之起義，雲南馬厥之伐叛，廣州之北征，本來無人表示不贊成之意，更無人倡廢止之說，然而其結果均等于零點。此種有意義之內戰，人民尚祗受其禍，未蒙其福。此外內戰之次數，更指不勝屈。表面上無一不標榜政治意義之存在，事實上無一不暴露個人權利之競爭……故有人主張中國『內戰』二字應改爲『私戰』。……鄙人就這樣民生狀況而論，敢說是無意義的內戰，現在固然打不得了，就是那有意義的內戰，暫時也打不得了，恐怕結果都是爲敵人打的啊！」

由此看起來，吳鼎昌先生的意思內戰分叛亂和革命兩種，有意義的內戰是革命，無意義的內戰是叛亂，但是結果都等于私戰。照這樣講，「剿匪」當然是內戰，而中央政府裁制不良的軍隊所發生的衝突不一定是內戰。

李廉先生在國聞週報（九卷二十二期）所發表的「論非戰運動」也說到這一點：

「所謂內戰，該同盟章程並無明確規定。……內戰雖多，性質不同，有爲軍閥互訌的內戰，有爲假借中央政府地位，實行剷除異己的內戰，但若想樹立健全的中央政府討伐叛亂的內戰（連共在內），在相當範圍內，也不能避免。……廢止內戰，應指廢止前兩種，至于根據眞正民意，奠定國基，討伐叛亂

的內戰，是樹立長治永安大業的必然的過程，……這種戰爭人民要竭誠擁護援助。……主張非戰運動的人，對于此點應加說明」。

參觀上面這兩段，內戰的定義可以算比較的明白；就是凡有以武力反抗政府，或是不得政府命令，自相火併，都是內戰。同時中央政府以武力討伐叛亂不在廢止之列。然則廢止內戰運動，事實上不能不擁護現在的政府；至少反對任何人以武力來推翻現在的政府。

這種意見我個人是贊成的。我贊成的原因不是因爲我對于現在的政府比較的滿意，是因爲在外患危急的時候，我們萬萬不可以沒有政府。用武力來推翻現在的政府，不但如吳鼎昌先生所說，最後結果未必良好，而且目前政局先要混亂，國家立刻要喪失一切自衛的能力，或者竟喪失國際發言的權利。不過假如我們一方面反對以武力推翻政府，一方面不能不承認政府有討伐叛亂之權，或者反足以促進政府以兵力統一的政策，增加內戰的爆發。韓復榘攻劉珍年就是以統一省政爲口號的。我以爲我們可以進一步主張，在幾年之內，外患沒有告一結束之前，國內政權軍權的分配一切暫以維持現狀爲原則。已經在中央政府權力之下的省分固然不能有任何叛亂的動作，實際上等于獨立的區域更不能擴張牠獨立的範圍。同時中央政府也應該暫時放棄牠統一的政策，不可以武力來强迫這種區域，減少牠獨立的程度。這就是幾年前胡適之所講的和平割據，不過目前割據的形勢不若那幾年明顯而已。適之這種主張我一向是不贊成的，因爲這不但不是根本的辦法，而且根本不是辦法。然而目前外患的危險遠非前幾年可比。再有內戰，國家立刻有滅亡的可能。割據無論如何不好，總比滅亡好的多，兩害取輕，暫時不能不容忍部局的割據。然後可以希望全國同心協力一致禦侮，免得有人要利用外交問題，報復私仇，擴充私力。我這種主張不但適用于國民黨旗幟之下的勢力，就是共產黨也應該受同樣的待遇。只要共產黨肯放棄牠攻城略地的政策，我們不妨讓牠佔據一部分的土地，做牠共產主義的試驗。但是牠若是仍然要貫澈武力革命，趁外患危急的時候，擴張牠的地盤，我們應該贊助政府以全力來撲滅牠，因爲要不然國家必不能抵抗外侮。等到中國亡了，中國的共產黨又豈能單獨生存？

上面所講的辦法不能適用於土匪式的軍隊。我們既然承認政府有討伐叛逆的權利，當然更要承認政府有維持尋常秩序的義務。凡任何區域內有强迫人民種鴉片烟的，有用殘酷的刑罰窘取人民錢財的，有用强盜的行爲掠取給養

的，都是不可姑息的蟊賊，應該用兵力消滅的，因爲這是養成叛逆，促成革命的原動力。不能及早消滅牠，內戰是決不能避免的。

如果我這主張是不錯的，則廢戰運動的最重要的責任是造成有是非有公道的輿論。因爲有了這種輿論，人民纔能够判斷那一種戰爭是我們應該反對的內戰。某一次內戰應該由某方面負責任。那一種戰爭是我們應該擁護的討伐。在任何國家——尤其是在革命流行的國家——要使拿鎗桿的人把他們的爭鬥是非，取決於私人的機關，是絕對不可能的。非武力式的抵抗，不是絕對不能做的，但是先要多數的人民了解事變的重要，明白曲直的眞相，然後人民纔有犧牲的決心和勇氣。不然大家只抱着悲天憫人的態度，奔走號呼，當事的人心不能服，氣不能平；事外的人，模糊影響，敷衍對付，於事何益。就如這一次山東的事變，上自政府，下至人民，都沒有從是非方面着想。我以爲當韓復渠出兵的時候，中央政府的責任不僅僅在於制止戰事，同時要派人澈底查究，韓復渠攻擊劉珍年的事實是否是眞的。如果劉珍年的行爲眞如韓復渠所說的一樣，政府應該澈底的消滅這種惡軍隊，不可因韓復渠出兵而反存姑息。韓復渠事前沒有向中央陳訴，先自出兵，當然也應該受相當的懲罰，不能因爲劉珍年有罪而完全卸脫責任。現在政府只知道命令兩方停戰，而對於爭鬪的是非完全不管，如何可以服人，如何可以保全威信？如果劉珍年的軍隊是應該保存的，何能因韓復渠攻他就把他調往他省？如果他是無惡不作的土匪，山東不要他，爲什麼要移禍於他省？同時韓復渠要明白，要統一省政，要先自己沒有破壞全局統一的行爲。目前省政依然沒有統一，而已經供給日本人許多絕好的宣傳材料，使我們在國聯的代表無面目見人。這種行爲於國家固然有害，於他自己又何嘗有絲毫的益？至於四川的戰爭，情形更爲複雜，是非更不容易明瞭。但是何以中央至今不派人到四川去調查？四川距中央太遠了，中央制止戰事，遠不如對於山東的容易，但是假如能將戰爭的眞相調查明白，盡量的把牠宣布出來，至少國人可以認清這一次川戰的責任應該誰負，政府一切的處置纔可以得國人的諒解。

吳貽芳先生說，中國的內戰都是私戰。要打倒這種私戰，先要揭穿一切假公濟私的面具，一無顧忌的宣佈事實的眞相，纔能够有公道的輿論，具體的主張。

教育罪言（一）

旭生

看一國的現狀，須要看牠的政治或經濟情形如何，看一國的將來，須要看牠的教育狀況如何，大抵是一件顛撲不破的道理吧。我國現在的政治紊亂，經濟窘急，糟糕到十二萬分，已經成了人人不容否認的眞實，可是「否極轉泰」，不過是玄學上糢糊不清楚，並且靠不住的觀念。牠的將來如何，實在是一個無人能知的大謎。要看現在教育的實在狀況，却令人不寒而慄！考民國二十年來，教育的情形可分爲三期：民國初年，承清末之頹習，教育界中無研究之空氣，學生照例上課，照例畢業，唯唯否否，無所短長，不足語于學術，就想恭維牠，頂多也不過說此時期中風潮較少，學生的普通水平線雖低，而能達到此水平線者尙屬不少而已。是爲第一期。自民五蔡孑民先生到了北大以後，提倡研究，教育界之視聽爲之一變，至民八五四運動以後，而達于最高潮。新文化的呼聲徧于全國。大多數的青年均興高彩烈，以爲光明世界卽在眼前，大家對于他們也有無限的希望。雖說此期內的懶惰學生，成績頗有在第一期懶惰學生下者，然大體講起，可以說這個時期是教育界有自信力的時期。是爲第二期。近數年來，雖說教育界的風潮並不比前一期多，教育界的經費情形還比前一期較好，而大家對于教育界的信仰却已完全消失。教育破產之呼聲日有所聞，尤其是在去年國難以後。在這個艱危的時候，大家對于教育界希望頗奢，而教育界自身的弱點却是窮情盡相地暴露。不惟民衆對于教育界懷極深的不滿意，就是教育界的自身，也何嘗不自慙形穢。當學生大爺們同教職員先生或黨國的大人先生爭權利的時候，也未嘗不能抬出幾個大帽子同他們辯論，可是當他們回到齋舍，羣居放言的時候，他們也一定自己知道他們所說，毫無誠意，一文不值。自信力消失，是爲第三期。感覺到自己的空虛無能，也可能的成爲一種好現象，但是像這樣消極絕望的狀態，如果繼續下去，已足以演成自殺而有餘。教育破產，將來無望，我們中華民族一定要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然則詳細審察教育之是否即如此糟糕，其糟糕的情形若何，程度若何，糟糕的原因何在，再進一步看用什麼法子可以糾正牠，恐怕是現在一個頂重要問題了。談到這樣

實在的問題，說話不免要有些得罪人的地方，並且有時候不得不將我們自己的罪惡暴露出來，讓大家看。可是國難如此緊急，如果大家還是互相欺蔽，互相蒙混，那就不如乾乾脆脆地承認作亡國奴，還可以少些糾葛蘿蔴；如果脈管裡面還有若干的血液，還不甘心作仇敵的奴隸，那我們就需要赤裸裸地把我們的罪惡表襮出來，披露出來，使大家全明明白白地曉得，然後可以找挽救的方案。

在談一切以前，有一件淺陋錯誤的意見，却是一件頗普徧的意見，必須完全丟掉，才可以看出教育自身的眞相。這個意見，就是：通常一談到教育腐敗的時候，總有不少的人說：這是由於教育經費的短少和困難。還有人說：這是由于教職員薪水的輕微。實在教育經費的不確定是教育辦不好的一個原因，却不是一個頂重要的原因。至于教育經費，如專就北平及其他大城來講，並不能算少。教職員的薪水實在過于豐厚了！我們先講教育經費問題：專就北平一城來講，由部發的院校經費，每月三十六萬元，除了北洋工學院的兩萬餘元以外，全屬於北平一城的高等教育經費。一年總計就有四百餘萬。以外清華大學每年經費也在百萬以上。然則單單北平的高等教育經費，國家每年即須用去五百餘萬。拿五百多萬的高等教育經費，却不能辦出一個像樣的大學，這豈不是咄咄怪事！我聽說東京帝國大學在不多年以前，每年的經費還只有百餘萬，可是人家所辦大學的成績是什麼樣子！我們北平各大學的成績是什麼樣子！如果「由今之道，勿變今之俗」，學校的經費盡于教職員薪水——實在教職員薪水總額超過預算總額者，在國立各大學中，也不是不常見的事——學生的精力盡于講堂聽講，那就再添一兩千萬元，我敢斷言，想得到什麼發明與發現，仍是沒有大用處的。國聯教育調查團中有一位 Falski 先生，係波蘭從前的教育總長。他因爲中國的教育改進，同波蘭有很多相仿的地方，所以特別注意。據他的估計，北平的小學教育經費，想全辦義務教育，已足敷用。他指摘我們的小學教室，用半天，閒半天，爲什麼不能盡量利用？又指摘我們小學校長的不担任教課爲世界各國之所無有，均關緊要。從以上各條所說，已足見我國教育款項的浪費。在我國這樣民窮財困的時候而教育界猶這樣的不經濟，眞令人無限痛心。至於說教職員薪水太低，不曉得他們所據的是什麼標準。當我歐戰前在法國的時候，法國大學教授的薪金，每年不過一萬六千餘佛郎，約合我國幣五六百元。其副教授半之。各副教授亦均著作等身，不過年限未到，尚未得教授的名義而已，拿

北平普通的教授來講——除了極少數外——也不過可以當他們的學生，絕不能同他們度長量短也。並且他們以授課及著作爲他們的專門職業，不能同北平在別界據有職業而來教育界「玩票」之講師們所可比。在各大城大約只有一個大學，兼課的問題更無從發生。可是法國的生活程度比中國高。歐戰以後，生活程度大增，自然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就全體講起，北平大多數的教授，學問比法國的副教授差的多，而待遇則比他們優厚。這樣還吵著薪水低微，爲什麼不把自己的學問同人家也少比較一下子呢！再進一步說，教育爲社會中的一種事業，不能離社會而獨立，尤其是不能離社會經濟而獨立，是一件顚撲不破的道理。歐美各國，雖說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可是他們大學教授的年俸比一個工頭一個優良農人的每年所得不能相差多少。加到一倍或兩倍，也就算頂多了。至于蘇俄，近幾年勞心界得與勞力界享同等的待遇，已經引爲非常幸事的更不必說。在我們中國，則最優良的工人農人，每年所得，也不過三五百元；一個大學教授的每年所得，則十倍十數倍而未有已！這樣的現象不說是病態不能。我敢斷言：設想有些人也能作工作農，也能在大學裏面教書，全國大學教員薪俸，一律減半或減三分之二那個時候，大家一定還是爭著在大學教書，不願意作工作農！由這以上所說，可見教育經費的不穩定與退休金等類制度之未制定實行，可以爲教育腐敗的原因，至于教育經費，現在雖不能說太充裕，却還不能說太短少；教職員薪額已經過優，絕無輕微的毛病。這樣的意見，一定有不少的人來罵我，可是事實如此，我也無法作另外的說法。

現在且將學生的受課情形及成績，學校的管理，功課的編制，學校經費的支配，各種情形，撮要一說。

想問學生成績的優良與否，必須先看他們受課的情形如何，是一件一定不可易的道理。終日上課的學生成績果然還未見得優良，可是終日不上課的學生却一定無從優良起。我們來看現在學生的上課情形是什麼樣子。遠者不論，姑專就北平說。我有一個朋友，他從前在保定育德中學教過學，今年春天他在平西溫泉遇著他的一個舊學生。他這個學生現在北平一個頂有名的私立大學肄業，是一個東北軍閥的子弟。他同他說：你今年要在某學院畢業了，但是我覺得你在這四年裏面，並沒有上到一個月課呀。他的令高足，想了半晌，回答說：到學校倒不止一個月，瞧瞧朋友呢嗎呢，上課却的確不到一個月。某學院如此，其他私立各大學可知。至于國立各大學，不錯，辦理是比私立

各學校較好一點。平心講起，國立各大學考取學生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大私弊，所以牠裏面的學生比私立各學校學生的程度整齊的多。牠所較好的不過如此。北平有一句話說國立學校，只要考進去，隨便住四年，就準可以畢業。這句話雖少有點過分，可是離事實相差並不很遠。我從前初辦師範大學的時候，師範大學學生上課的平均數，總不能到百分之四十。及至我緊辦了幾個月後，上課的平均率也不過到百分之七十。學校雖有曠課三分之一就要休學的規定，可是每年一批一批地畢業升級，並沒聽說有什麼休學的。我在那裏辦了大半年，說是管理較嚴，其實我們所能辦到者，不過此學期中絕對沒有來的學生讓他們休學而已。這已經成了這幾年裏面的破天荒，已經怨聲載道。師範大學也並不比其他的大學壞。一校如此，他校可知。所以專就北平一地而言，每年公私立大學畢業學生不下數千人，而能把自己所學的功課，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在總數中不能過百分之十。——這個比例，我開頭總還覺太小一點，以後問很多在教育界有經驗的人，他們全說：這個比例，止有過大的，沒有過小的。可是大學畢業生的使命，是否止要把功課弄明白，就算完成了呢？大學是教職員同學生研究高深學術的地方，高深學術增高的重大責任全落在他們的肩膀上面。這幾千畢業生裏面，能認清高深學術是什麼，並且對于牠有特別興趣的，不能過百分之一二。可是對于高深學術的興趣，是研究學問的一種要而不足的條件。研究學問，不但需要具濃厚的興趣，並需要有特別的能力。在這每年數千的畢業生中間，不惟對于高深學術有興趣，並且具有能力者，不曉得有十個八個沒有。大學教育的成績大約如是。再看他們畢業後的服務情形。這三五個具有興趣又具有能力的人，爲國家社會的鴻寶，但是學校經費已盡于教職員薪水，圖書儀器異常缺少，雖想繼續研究，而機會大非易得，對于社會無大影響，暫置勿論。如果這百分之十的把功課弄明白的學生能安心地在教育界服務，也總還算差强人意。可是那百分之九十的功課還沒有弄清楚，却也在大學畢業的人，往那裏安插他們呢？他們覺得你們是大學畢業，我們也是大學畢業，你們每月能掙到一百或二百元的生活費，我們爲什麼不應該有同樣的收入？並且這百分之九十的先生們，雖然不能說個個活動能力很大，可是活動能力大的也頗不少。至于那百分之十的書呆子們，精力盡于伏案，活動能力大的並不很多。歸結，這百分之九十的人們，一部分大舉地向教育界進攻。他們不得意的時候，興風作浪，使這一班功

課還清楚的人不得安心服務，得意的時候，他們自己又毫無辦法。每次教育界的風潮，內容情形大約如是。另外一部分跑到政界裏面，軍界裏面，爲政客軍閥作蔑片。他們有飯吃，什麼事情全不能作。如果飯碗感覺到有危險，就要興雲作霧，什麼事情全可以作出來。這幾年來各省的什麼獨立運動，分離運動，大部分全是念書人飯碗問題的作祟。當國難初起，人心憤激尚未降低，精誠團結的口號高唱入雲的時候，我在上海，遇著北大一位老同事，他對我說：「前兩天見著某君——某君的姓名我已經忘記，但一定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在某機關作事的人——我問他怎麼樣好，他回答說：『有什麼好？糟糕極了』。我問他什麼糟，他說：『好好的，又講什麼和的？這和議一講成，廣東的人不全來了麼？飯碗不又要打破了麼？這還不糟』」。當時我們談及這些話，我們全非常地生氣。可是以後仔細一想，說這樣話的先生，不過比他人老實一點，所以把心中的話誠誠實實地說出。至于存同樣心的人，眞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像這樣的國民，却說他們能同仇禦侮，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麼？陶希聖先生說：中國在歷史上，無其他的階級，止有士大夫階級；士大夫當數目少的時候，也可以敦品勵行，比方說東漢；數目過多的時候，就要互相排擠，互相傾軋，蕩檢踰閑，無所不至，比方說唐宋之末季；中國歷代對于異族的抗爭，全由此階級領導，可是他們作的並不很好（此引綜括陶先生的大意）。我覺得他這些話很有道理。現在大學所能養成者，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才，不過是一種士大夫階級。他們不上大學的時候，還可以工，可以農，可以商。現在上了大學，不能工，不能農，不能商，却對于士的本質是什麼還不了了，不要說他們能盡什麼責任了。這樣的教育如果長此繼續下去，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現在暫且退一步，設想這百分之十把功課弄清楚的學生能安心地服務，中國的學術是不是就有光明的前途？茲事體大，且聽下回分解。

行政機關改革的必要

達

（一）

一國的政治無論是什麼主義，什麼制度，總得由適當的機關來推行。如果行政機關推行得不好，無論你有什麼

偉大的主義，高明的政策，都會把他弄得非驢非馬，甚至于與原來目的背道而馳。所以有政（Policy）更須有治（administration），而治便全靠行政機關。譬如一輛汽車固然要有發動機，但也要車子與輪子與他相配繼行。如果將新式發動機裝在輪子轉不動的舊式大車上，決不能成功一輛合式的汽車。

自從民國以來中國政治制度如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等經過了不少的改革和試驗。但是行政機關的變更却是極少，尤其是行政院的各部。中國行政組織向來是籠統的。前清晚年受了外侮的感動，才覺悟原來禮吏戶兵刑工六部制度不足以推行近代所需要的複雜行政，乃陸續添設了不倫不類的組織，像什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什麼路鑛總局……。經過好幾番出洋考察，才設立了學部郵傳部農工商部等新式機關，但是內部制度還是照舊，組織與精神還是一樣，不過多幾座衙門而已。民國初年也不過改了幾個名目，參用了一些日本名詞，內容並沒有澈底改革。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把中央政府搬到南京，把前清以來的傳統組織也搬了去。因爲這種行政機關始終是承襲舊法，沒有改革，所以各機關非得要有幾位『老公事』的官僚，事務便不能進行。民國初年的北京各部院必須請教于前清辦奏摺或掌稿的老夫子，南京國民政府初組織時也必須物色幾位北京的老秘書與老科長。于是老先生們喟然長歎說：『青年學生究竟不行，非得咱們老手來指導一下，必定弄得笑話百出』。這話當然很對，固然『准此』弄成『奉此』，『理合』誤作『相應』，實在並沒有什麼大了不得，不過有時大學教育造成的青年，一當事務，思想的不清，事理的不明，確也真出意外。但是老先生們本事也不過這一些，不敢說不好，實還嫌不够。凡事必須從實際上着想，自實際上去做，認淸問題，找尋答解。而他們却只會用一成不變的格式，辦籠統圓滑的公事。所以只有因循，不會進步。用前淸衙門的經驗來辦現在新式複雜的行政，決不會成功。我們天天希望全國統一，一切政事聽命中央。但中央機關如果自身太不健全，則他的工作如何會好，他的命令如何能行呢。

舉幾個例來說明，例如海關行政，稅務司方面是新的事務的組織，關監督方面是舊的官僚的組織。假使要以關監督去代管稅務司的事務，我相信一定要多添幾倍人，還弄得一塌糊塗。譬如叫老官僚去接收海關郵政之類新的機關，他們一定覺得組織欠對稱，名目欠雅馴，要大加更張。等他更張完了，便變成舊式的衙門。

再舉一個積極的証明，國民政府新成立的機關如建設委員會等，因爲是新的組織，不全落官僚機關的窠臼，辦事精神及成績的確好得多了。例如無線電事業，在北京政府時代的各部，只與英日美三國訂了三個合同，傷失權利甚多，並無什麼實際成績。在建設委員會手裡便不費多錢，于短時間內，造成全國效率最高的通信利器。收發的便捷，報費的便宜，都在有線電之上。等到改併交通部之後，便又看不見什麼進步了。

所以中國行政機關必須革除老的官僚精神，方能適應新的事務需要。中央各部之中似乎要稱財政部比較能合於這個條件，究竟辦事的效率也比其他各部高的多了。

（二）

此外中央行政各機關大多數還可稱是模範的官僚衙門，第一個缺點是政務事務一點不分。一部分爲數司，一司等于日本所謂一局，司長對于他的專管範圍的事務，在法律章程及預算規定範圍之內，是應該有相當自動推進的權責的。他在他的權責以內的工作，應受一部長官的嚴密監督，但不應受他的擾亂或掣肘。乃實際上完全不然。一部幾百個人直接受指揮于一個部長。做司長科長的要印一個信封，或買一把椅子，都須事請部長的示。對于他們屬下的職員更甚少賞罰與黜陟之權。所以他們唯一的職務只有伺候上司，聽候命令。而做部長的人，往往只有政之身份沒有治的經驗，又那能一一指揮得了。一部的事固然是假部長之名以行，但決不能專讓部長一人來做，此乃當然之理。這話並不是要縮小部長的權能，正惟事務有人推行，他乃可以專心他的政務。否則儘有做部長的只管一部的庶務，而完全放棄國家政務的。

國民政府確也做了一個改革，即是每一部都設政務常務二個次長。照理應該常務次長久于其職，習于其事，政治上雖有變更，行政上可以不會停滯。誰知事實上並不如此。兩個次長好像前清的左右侍郎，不過多一個官而已，來來去去，性質並無分別。其實還是同北京政府時代一樣，整個的部務好像部長個人的家務，決不容一個常務次長分了些去。這都因爲中國行政各部承襲前清遺風，以部長爲『堂官』，其他職員只有趨承顏色，不能施行職權，相習成風，只有伺候，少有工作，所以謂之做官，不是做事。

第二個缺點是事務的分配不合實際。例如實業部的礦業司，他的主要職務是礦區註册，礦業警察（指礦工安全，用水用地等事言），礦權訴訟等事，所以司內組織便應

該各有專管，各用有特別訓練之人，例如管警察必須有礦業專門經驗，管訴訟必須有相當法律知識，如此方能依照礦法，切實管理。如果用幾個籠統名詞分科，如督理，審核，計畫等類，則性質不專，用人便沒有標準。純用普通公牘人才固不能勝，即全用採冶畢業學生亦未必盡當。各科人才既無分別，則事體分配又有何意義。又如一個地質調查所，他的分部天然是礦物岩石古生物化學等各研究室，因爲此各部份的設備及工作完全不同。乃中國則屢經有人提議，要分爲調查，研究，化驗，編輯各科。其實一個地質學家豈能調查而不研究，或調查研究而不編他的報告，不調查研究或化驗的人又叫他編輯什麼。這正如若干機關的出刊物，喜歡多列門類，有論說，調查，研究，計畫，著譯各欄，表面上似乎好看，實際上簡直不通，也眞是模範的官僚精神。所以我說一個機關的內部組織必須按切事實。應分而不分，則事務不能進行。不應分而强立許多名目，則事務分配難明，用人必定冗濫。犯了這個毛病，無論如何辦事難有效率。

第三個缺點是有整個的預算而沒有分別的預算，而居監督地位的長官又把預算過于隨便變更，弄得各部份的工作，不能有一定的計畫及積漸的進行。近一二年內國民政府主計處對于各機關的預算決算總算辦得狠爲認眞，可算中央政府最有成績的一事。（這也正因爲主計處是一種新的組織。）但他的目標似乎還只注重于全國或某大部份收支之整個的適合，而尚未暇細管各個機關的收支能否按預算實行。在主計處方面說，這原是緩急先後當然的次序，但各個別機關的事務，却大受沒有具體預算的影響。至於監察院審計部的工作，專好吹求瑣屑而毫無政策綱領，雖費了許多紙片而未見任何意義，所以於監督實行預算的效用毫未發展。（這也正因爲審計部是一種官僚組織，誤以爲審計者一加二是三而已）。

第四點也是官僚機關最普通的缺點便是一切事務只有行文，無論什麼事上級機關只要把『仰即遵辦』的令行出去，便盡了他的責任。如此層層下去，落到最末層便是縣裡的差役。從前辦統計便是如此。部咨省，省令縣，縣交他的差役，于是人口的數目，農田的面積，工業的產額，一概都有了。再由縣呈省，省咨部，合統起來便成全國統計。現在看起來都是紙上空文，與實際相差甚遠。但這已算一個紙上行文的最好成績。

以上所述，不過就一般人不甚注意之點，略舉數例，其他多人共知的流弊不必多說。但是以上所說的數事，確

有重要關係，例如各機關之冗員充塞而辦事仍毫無效率，一般多歸咎于做長官的濫用私人，其實並不盡然。因爲各司各科，職務不專，性質不明，所以究竟某部份需要何種人才根本沒有標準。用人而不知職務的需要自然只好以情面做標準了。

（三）

現在又有一個特殊問題。從前政府機關的用處是專以治民，就是管理監督人民所經營的事業，使他們的權利義務有一定的分際，得一定的保障與限制。譬如對于各種實業，政府的職務是定出若干法律，使人民可以循着法規各自去締造經營，而由行政機關去監視他們是否合法進行。中國向來行政機關的職責也都是如此。自從科學發達，各種事業日益複雜，研究計畫往往有人民單獨力量辦不到的事情須要以政府力量去指導輔助，但這已不是狹義的行政範圍以內。另有一種事業是政府也像私人一樣去直接經營實際的或有利的事業，這種辦法中外皆從古有之，到近代國家社會主義發達更取得了一種新的社會的意義，而實行範圍愈加推廣。到了蘇俄式的共產主義，更廢除了私人的經營，而一切事業盡歸國營，於是國家機關以直接經營事業爲主要職務而舊式的管理人民事業的行政，轉居于次要甚至于將被淘汰的地位。所以在資本私有制度之下或共產主義之下，一大部分行政機關的意義與職務實大不相同，其組織當然也應該隨之而異。

中國現在當然不是共產主義國家，但三民主義似乎狠採用國家社會主義的意思，而且因爲感覺中國產業過于落後，全國上下都有趕緊建設的呼聲。所以國營省營各種事業，大家都認爲當然，與民營事業並行不悖。但這種直接公營事業，究竟應由何種機關用何種組織去做，似乎至今沒有研究清楚。

以組織似龐大而實簡單的行政機關去經營複雜的實際事業，其性質的不同及力量的不足既甚爲明顯，所以晚清以及民國以後北京政府，每逢舉辦一種特殊事業，都得特派一個督辦，或者另組一個機關，專負其責。例如河工，水利，大鑛，巨廠，往往如此辦法。有關係的行政部署只有按照法規，以爲名義上之監督。這種辦法，一方面認定特殊事業必須特別人才及組織方能經營，一方面並默認行政部署重在監督指導一般事業，而不宜于直接管理特殊經營。最大的例外只有交通部，但郵政電報鉄道，都是由外國人用新組織所創辦，而中國收回續辦，蕭規曹隨，並非專用老式的衙門組織。而且從許多事實可以看得出外國

人組織被中國政府收回後，改革愈甚的其辦事效率亦低減愈速。組織之不切實，用人之不穩定，用錢之無限制，種種原因甚多。

所以這件事便成了現在一個問題，現在許多事業都要國營或省營，要以中央或地方的行政機關直接來做有營業性質的事業。但同時中國並未採用蘇俄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完全廢除或限制私產制度。于是行政機關很明顯的同時兼負二種責任，一是輔助監督私有事業，二是建設管理國營及省營事業，所謂建設及實業各行政機關皆是如此。因此發生的問題是：第一，以上面所說二種責任加于同一機關能否兼全並顧，得到適當的調和。第二，平常行政機關（如部廳）的組織及辦事習慣能否勝任實際事業的經營。

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國民政府的制度也有將行政機關及建設機關分開的意思，所以中央有建設委員會，外省有建設廳之設立。但建設委員會之權限又似乎不甚廣大，有許多建設事業並不歸他管。另一方面又有許多行政機關也在極力鼓吹或進行同類的建設事業。甚至於發生如新近的江浙皖三省築路問題，應歸建設委員會呢，還是經濟委員會呢，還是鐵道部呢。又如國營鋼鐵廠應歸建設或經濟委員會呢，還是實業或鐵道部呢。退一步說，且不問誰是主管，只問重大的建設事業，仍用司長科長的行政制度去經營呢，還是另創什麼比較健全有效的組織？

這類問題實有甚大意義，因為中國的存亡已將到了最後的掙扎，在此民不聊生的時代來辦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有如以最後一滴血來爭生命的延長。如果再像招商局，漢冶萍，以及若干國營鐵道的失敗，恐怕以後事業更少希望，而中華民族的命運也快完了！

（四）

當然為政在人，在這個根本制度尚在游移，適應新環境新需要的組織尚待創造建設的時代，如果辦理得人，都能看重自己的責任，盡心盡力去幹，組織雖不甚完全，亦未始不可以補偏救弊，對于國家及社會有不少的貢獻。所以現在行政之不好也不能專怪制度，實在也要怪人。

現在有一班青年喜歡說打倒官僚，其實官僚也是社會上必不可少的份子。我們目前的苦處是只有舊的伺候趨承（甚至于營私舞弊）的官僚，而尚未養成自盡職責努力工作新的官僚。現在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大多數的出路還是直接間接去做政界的職務，但大多數心理却認定做官是不甚清高不甚有價值的職業，我以為這是一個極矛盾的而極危險的錯誤。如果好人不做官，國家的事怎麼會好。

就我的個人經驗所知，在許多學術機關服務的青年，大多數志氣奮發，努力用工。看看若干青年學者勇往直前的氣概眞令我感覺中國前途之尙有無限光明。反之在行政機關服務的青年，却往往志氣頹唐，悲觀消極，輒覺爲之傷心短氣。這種相形愈顯的現象，其原因第一或就在乎擇業之初已受上節所述之心理影響，而有一種淘汰作用。第二而且是最重要的，亦在乎機關組織及領導人格之大不相同。因此感覺近年以來幾個專門研究學術機關之成立，眞可算是民國政府的重要成績。希望這種研究院研究所能明白他們工作的意義，不但是發表幾許學術成績，稍稍參加于世界學術的進步。而且應該一方面立起一點工作的標準，使全國的學術界及教育界都能得到一種仰望及希冀的目標。另一方面，似乎應該可以給行政機關得一些組織及辦事的模範。因爲就現在情形而論，多數行政機關之凐與糟，與若干新興學術機關之努力而沈著，眞成極燦爛的反映。他們——行政機關——如能承認這點，稍稍領受一些教訓，便應該知道用人最重成績，辦事要循規道，用錢要用得實在，如此後進青年也必會歡欣鼓舞努力上進了。舊的官僚既已腐化惡化到絕無希望，只有盼望新的份子覺悟自己責任的重大，養成能力，抱定宗旨來改革與建設中國的行政。

提倡國貨的治本辦法

蔣廷黻

同治年間曾國藩李鴻章等起始提倡「商戰」。從那時起到現在，我們這六十年的商戰總是勝仗少而敗仗多。現在我們經濟的窮困已到了極點。這是大家所公認，無須詳說的。提倡國貨近來也成了時髦。國貨的展覽，國貨陳列館及國貨商場的設立，宣誓不買仇貨等現像都表示國貨運動的前進。但是還不澈底，還不是治本之法；我們還是把提倡國貨的問題看得太簡單。我們已往下的功夫偏重了消費者的勸勉。我們希望消費者本愛國的精神，買一次東西就爲國貨作一次犧牲。我們加在人的天性上的負擔太重了，天性就要反叛。如果國貨在質，量，價三方面與外貨相差不遠，愛國的精神可以濟事；如果相差太遠，愛國心亦無濟於事了。就是全國人的愛國心到了沸點，從今天起忽

然絕不買外貨—當然這是作不到的—我們這個經濟社會勢必慌亂，終究害多而利少。

提倡國貨的治本須從製造及推銷—工業及商業—同時下手。工商兩業在一國的經濟裏好像人身的兩腿。左腿進一步，右腿就須跟上；不然，左腿就不能再提一步。從製造下手，我們第一須研究國貨的困難；第二設法解除這些困難。製造國貨的困難有非我們所能想像者。我們試拿紡織業作個具體例子。日本紡織業是我們紡織業的勁敵。日本的棉花全採自外國，大部分採自中國。日本從中國輸出棉花的時候，須納出口關稅；從中國海口運到日本工廠須多出一段運費；日本的工資又比我們的高；日本的紗和布運進中國的時候又多一段運費及一次進口關稅。論情論理，從日本來的紗和布似不能與上海天津各廠的出品競爭；事實正與情理相反。困難在那裏呢？這是我們所應該知道及設法解除的。據我所知，困難很多，且不是一方面所造成。第一，政府須負一部份的責任。中國紗廠及布廠雖無須納進出口的關稅，但所納的雜稅，中央的，省的，市的，不知多少。廠主均是敢怒而不敢言。中國工廠雖省了海上的來往運輸，但原料及出品的運送遇着無窮的困難。外商在中國使用鐵路及汽船反比國商能得便宜。第二，工人亦須負一部的責份任。中國工資雖低，工作效率更低。通盤計算，中國工廠的勞工幾是全世界最不經濟的勞工。近年煽動工潮者日見其多。往往工潮一起，所謂黨部或社會局的調停不過趁機向廠主索報酬。第三，廠主，無論是私人或團體，亦有不善於經營者。中國工廠的管理奇像百出。董事支車馬費年至數千元。廠內總是人浮於事，所有董事的親戚朋友皆得安置。購買原料或煤炭的時候，經理看作發財的機會。如有提倡同行各廠公立購置機關，用投標式來採辦原料和燃料，經理們必羣起而攻之。多數紗廠資本並不充足，以致購買原料及出售貨品皆受周轉不靈的掣肘。棉業界尚是我國工業界比較發展的一門，其他更加幼稚。棉業界固然是能力不齊，但資方經營大抵離合理化太遠。有了上文所舉方方面面造成的困難，宜乎國貨不能抵抗外來品。

手工業的厄運更勝於新工業。貨品必須跟着消耗習慣跑；稍一落伍，則無銷路。消耗能力大的階級比較皆與新潮流接近；他們的生活外洋化很快，而且外洋化的程度很高。其結果消耗力愈大的人買外貨愈多。操手工業的人有些簡直被新生活習慣淘汰了；有些不過苟延殘喘。這種人資本有限，智識有限。處這種全國家過渡的時候，他們

不但不能過渡，且不知有過渡的必要。製造者與消耗者各處一岸，中隔鴻溝。非有一個外來的勢力脅操手工業者搭一道橋，他們只好坐以待斃。手工業的前途與國家經濟的關係並不在工廠工業之下。我們說這句話並不是因爲我們反對用機械，反對設工廠；也不是因爲我們在機械工業與手工業的競爭要偏袒手工業。我們的理由是中國不能工業化到英美德那等程度。我們的天賦資源不及她們。在將來的中國，手工業必須佔個重要地位。而且要解決鄉村的經濟問題非大提倡手工業不可。

從推銷方面看，國貨也有種種的困難。第一，有許多貨品，消耗者很難判定那種是國貨，那種不是國貨。第二，國貨的品樣甚多，有些牌子實在可用，有些牌子實在不可用。消耗者許多不能或不願試驗。他們年復一年的買老牌子的，而這老牌十之分九是外國牌子。倘他們爲愛國心所衝動，偶而試一種國貨，其結果如何要看運氣。倘若運氣好，他所試的是一種好牌的，他心滿意足的以後繼續買這牌子的國貨。運氣不好呢，他所試的不中用呢，他宣誓不買國貨了。物品界也可以有害群之馬。第三，消耗界也有種種壞習慣應該糾正的。我看起來，印度綢遠不及中國綢美麗，而有些女士們偏要衣印度綢。中國現在的草帽論質論式都很好，而有些大人們要花錢買巴拿馬草帽。中國現在很難產報紙，而大都市的大報偏偏要學英美式的報章。倘國民政府要作一件善事，頂好即時頒布法律不許新聞紙每天過三大張；過此數者郵局不爲遞送。這一舉就可堵塞不少的漏巵。雜誌的主編者大可不必迷信篇幅之多就是雜誌的好。在這個年頭，亂費紙者就是不愛國。製造要合理化，消耗也要合理化。

上面所舉的困難不過是舉例而已。此外別的困難必很多。我們如了解這些困難就知道提倡國貨應如何下手始能收效。我們所需要的是個國貨研究所。國貨是爲政府及軍閥的雜捐雜稅所累嗎？讓國貨研究所首先作一個切實的調查，然後將調查的結果充分的發表，以造輿論。這種事，資本家個人不便作，作了恐觸當權者之怒。國貨研究所不過是一研究機關，無資產可收沒，用不着有所顧忌。如果是鐵路局子搗亂，也讓這個國貨研究所去調查事實，繼以充分的宣傳。事實要正確，宣傳要具體。從包頭運子包棉花到天津。在包頭等車皮等了多少日子；站長索了多少錢；沿途某處假某名目留了多少日子，又索了多少錢；一直到天津貨棧爲止。我們應該把輿論的日光照照其中的黑暗。這是爲製造國貨除環境的困難。

工廠工人的效率也應加以研究。在外國，效率問題雖未完全解決，確有了不少的經驗，我們大可借鏡的。効率與生活有關：工人生活的調節；工資與工作時間的規定；工潮避免的方法及和平解決的方法：這些都應切實研究和改良。廠方經營種種之不合理化應該指點出來。工人與資本家雙方的教育都是這個國貨研究機關所能作的事。廠裏倘發生技藝的問題，研究所應能介紹專家爲之解決。所以這個研究所可以說是工業界的參謀部，也可以說是工業界的醫院。

關於手工業，我們所能作，所應作的事更多了。工人們不知道買主的心理，研究所可以發給他們圖樣和模型，並且加以指導。他們所用的原料不合式，研究所應替他們找合式的原料。此外或者我們還有物產未被利用，研究所可以提倡新的手工業。

同時國貨研究所應在推銷上做功夫。國人不知道那種是國貨；研究所應發表國貨指南一類的書籍，先從日用物品作起，附帶圖畫。國人不知道那種國貨是好牌；研究所應替消耗者作試驗。我們可以拿牙膏作一個例子。研究所可採買市場上所有的國貨牙膏，請化學家加以分析，將分析的報告請牙醫士加以評論，並請二十人試用，以決味道的好壞，然後根據這三種研究發表報告。研究所應該發給國貨中之優者一種獎牌，一種圖記。消耗者可憑這圖記購置。這就是把研究所的信用推及於貨品。社會對研究所的信用比較容易培植，因爲研究所本身是不謀利的。社會的信用既大，工業界的人更願聽研究所的指導，而製造的改良就更容易。

三年前，天津反日會從其所得之愛國捐撥出了二十萬基金以設立這樣的一個國貨研究所。開辦僅一月，天津黨部借名查賬去令停辦。今年夏季始復業。我認爲這個研究所規模雖小，走的是正路。他的辦法是提倡國貨的治本辦法。他的成敗很有關國貨的前途。社會及政府都應該給這個研究所相當的鼓勵及充分試驗的機會。

日煤傾銷的情形（通訊）

洪然

我今日讀了翁詠霓先生的『中國煤礦業困厄運』。翁先生對于日本人的經濟侵略，及我國辦礦的及辦工業的應注意的事件，已說的狠詳細。我現在將我最近搜集關于日煤傾銷的事實，列成二表，以供讀者的參攷。

（一）由日本運來上海的煤

日煤	上海碼頭交貨	碼頭費	關稅	經手費	海運	共計	折合在日本海口價	合日金	在日本售價
高尾	五・七五兩	〇・六〇兩	一・五兩	〇・五兩	日金一・四〇圓照七七匯率一・八兩	三・五兩	二・一七兩	二・八三圓	四・一五圓
福島	五・七五兩						二・三三兩	二・八八圓	四・一五圓
大谷	八・〇三兩						四・七四兩	五・八〇圓	六・八〇圓
池野	五・八〇兩						二・二七兩	二・九五圓	四・一五圓
神田	六・二五兩						二・七三兩	三・五三圓	四・一五圓
元山	四・〇〇兩						〇・四七兩	〇・六一圓	四・一五圓

（二）撫順煤在東三省及上海所售的價格折合在礦區所得之價如下

售價	鐵路運費	裝卸費	海運	共計	折合在礦價格
奉天　七・七〇圓在火車上交貨	一・二〇圓			一・二〇圓	六・五〇圓
大連　一〇・七〇圓在煤廠交貨	三・五九圓	一・〇〇圓		四・五〇圓	六・二〇圓
上海　七・五〇圓在船上交貨	三・五九圓	一・〇〇圓	一・一〇圓	五・六〇圓	一・九〇圓

看以上二表就可知道從日本來的煤傾銷的程度最低是一・〇〇圓（大谷煤），最高是三・五四圓（元山煤）。撫順煤的傾銷程度照奉天售價是四・六〇圓，照大連售價是四・三〇圓。現在我國對于撫順煤加了一・三五兩的關稅合日金一・七五圓（七七匯率），關于撫順煤還有二・五五圓至二・八五圓的傾銷，無法抵制。

翁先生說撫順煤在遼寧售價十二圓，那是塊煤的價格，我說的奉天每噸七・七〇圓，是末煤最近的價格。

對于此種傾銷我國應當採什麼辦法呢，我看只有二種辦法。一是引用我國現有的傾銷法，一是增加關稅，或是二法同時並用。傾銷法立時即可適用。關稅一層聽說三年前我國與日本有一種協定，關于煤及洋灰棉紗等多種物品的進口，在三年內中國不能加稅。不過此項協定似乎明年五月就可滿期，到那個時候增加關稅應當沒有問題了。

Z62
4

字典
辭典

辭源 丁種

正編二冊 定價七元

續編一冊 定價五元

王雲五大辭典（袖珍本） 布面一冊 定價三元

王雲五小辭典 硬紙面一冊 定價七角

兩書取材適宜，解釋明白，均依四角號碼檢字法編次，易學易檢。附錄各科參考表多種，尤合需要。更附筆畫索引，即未習四角檢字法者，亦可檢查。

縮本新字典……一冊 定價八角

國音常用字彙……一冊 紙面定價六角 布面定價一元

國音學生字彙……一冊 定價三角

學生字典……一冊 定價六角

求解作文兩用

英漢模範字典 布面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本書兼有字典文範之長，於單字釋義註音之外，并廣附例句，指示用法，無論讀書翻譯作文時，以此參考，均有左右逢源之樂。近代學者如吳稚暉、蔣夢麟、林語堂諸先生，均稱此書爲現在英漢字典樹一進步之起點，其價值可知。凡中等學生及海關、郵電、商業機關人員，均不可不人手一編，以資參考。

英華合解辭彙……布面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雙解標準英文成語辭典……布面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漢英辭典……布面一冊 定價二元

商務印書館

國難後出版

尚有多種在重版中不及備列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尙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第二次

審訂者陶孟和

中國勞動年鑑

編輯者 邢必信 吳鐸 林頌河 張鐵錚

社會調查所自從十八年印行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後，就着手搜集一切關於勞動的資料，續編第二次年鑑。這本書便是三年來許多人繼續努力的結果。第一次年鑑的資料截至十六年十二月止，本書的資料，即自十七年一月編起，至二十年十二月止，時期既然銜接，體裁也大致相同，但在選擇資料上，更爲精審。全書共分三編二十一章，合計八百餘頁。定價精裝三元六角正，平裝大洋三元正，又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定價布裝大洋三元八角紙面大洋三元三角，凡同時定購兩次勞動年鑑者，第一次年鑑按對折收價，以示優待，但此種優待辦法，以在總發行所購買者爲限。總發行所北平文津街社會調查所。代售處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天津大公報代辦部，上海大公代辦部

引得

（譯自英文 INDEX，舊用日本譯索引或更轉爲索隱）爲學術上重要工具，西文著作每多附載，中籍則素付闕如，致尋檢書中一條，輒須翻閱全著，學者苦之。引得編纂處成立於民國十九年秋季，崙事中文書籍引得之試驗。其排列次第，一準新發明之庋攏法，學用皆甚簡捷。更附拼音及筆畫引得，俾對庋攏方法未嫻熟者，亦無扞格之弊。已出版者十餘種，如：

儀禮引得　附鄭注引書及賈疏引書引得

儀禮爲經典要籍。然考古者患其辭義瑣雜，熟讀爲難。引得編纂處編製引得，舉書中所載之儀文名物，鉤玄提要排列易檢。用以研究本書，可收按圖索驥之效。又儀禮鄭注及賈疏引用諸書，多已散亡。故更將其引用書名，分別引得，以爲輯佚之助。卷首有各本儀禮卷葉推算表二，俾一冊引得，可以用諸二十種通行版本。又洪煨蓮教授序文，關於禮經之源流演變，細加考論，殆亦治經學者所欲一讀者也。

每冊定價二元外埠酌加郵費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分二巨冊：上冊爲書名引得，下冊爲人名引得。不僅採輯無漏，且凡一書而有二稱二人而同一名，僞書之假托，數人之合著，箋注之另有其人，附刊之別爲一書，往往分作崙條，排成易檢。手此二冊，則總目二百卷，加以未收書目五卷，絕無難檢之病矣。引得據大東書局影本，卷首有卷頁內容表及推算公式，凡有其他版本者亦可用引得無患。又洪煨蓮教授序文一篇，詳述四庫全書及各目錄提要之編纂，並評論其得失，殆亦凡留心四庫掌故者所欲一讀者也。

每冊定價四元外埠酌加郵費

讀史年表附引得

讀史年表共二十四張，始漢迄清，代爲一表，詳注公曆年數與各帝王之年號，廟號，謚號，名諱，陵號，以及代諱諸字，並附有標年度尺一，中印甲子紀元，用以量各表兩旁之尺格，則年數可不勞指算。表後附有引得，頗易尋檢。篇首有洪煨蓮教授序文，詳言年表起於漢代及漢前紀年不易考訂之故。

每部定價三元外埠酌加郵費

其餘各種另有詳細出版目錄函索即寄

編輯兼發行者　引得編纂處

代售處　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出館內　各重要大書坊，具列詳細版目錄中